0352561

HANYU FANGYAN GAIYAO

汉语方言概要

袁家骅等著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HANYU FANGYAN GAIYAO

汉語 方言 概要

袁家驊等著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書共分 12 章。第 1—3 章緒論：方言，汉語方言学，汉語方言發展的历史鳥瞰。第 4—11 分論：北方話、吳、湘、贛、客家、粤、閩南、閩北各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語音(描写語音学和历史比較音韵)，詞彙特点和語法特点，按照各方言的具体情况而稍有詳略。第 12 章綜論，从語音、詞彙和語法三方面举例說明現代汉語方言的亲疏关系。本書可供高等院校中国語言文学系有关"汉語方言"等課程的教学参考之用。

HANYU FANGYAN GAIYAO

汉語 方言 概要

袁家驊等著

* * *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90 号

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

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門內前拐棒胡同 17 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統一書号：9060·398 字数：500 千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1 1/4

196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9)2.50 元

目　录

序……5

凡例……6—10

第一章　方言……1—8

方言概念(1—3)——共同語(4)——語言分化和整化的因素(5)——民族和民族語(6)——方言定义(7)

第二章　汉語方言学……9—15

古典傳統(1)——方言詞汇語法举例(2—3)——語源考釋和語音規律(4)——方言学內容(5)——方言地理学(6)——方言学和历史比較語言学(7)——人文历史的联系(8)——汉語方言学的目的和任务(9)

第三章　汉語方言發展的历史鳥瞰……16—22

汉語的統一和穩固(1)——上古时期(2—5)——中古时期(6—9)——近代和現代(10—13)——現代汉語方言分类(14)

第四章　北方話……23—56

一. 汉民族共同語的基础方言(1)——北方話的共同特点(2)

二. 四个次方言区的划分(3)——11个代表点的声韵調对照表——声母比較說明(4—16)——韵母比較說明(17—27)——声調比較說明(28—30)——方音向北京語音靠攏的趋势(31)

三. 北方話的詞汇特点

普遍話詞汇規范問題和方言同义詞对普通話詞汇的丰富作用(32—38)——方言詞汇中的外来因素(39)

四. 北方話的語法特点

普通話語法規范問題(40)——詞法(41—45)——詞类(46—53)——語助詞(54)——句法(55)

第五章　吳方言……57—102

一. 引言(1)

二. 吳音(2—39)

苏州音系:声、韵、調表和說明(3—18)——变調和輕声(19)——文白异讀(20)——又讀(21)

历史比較音韵:声母的对应(22)——韵母的对应(23—29)——声調的对应(30)

永康音系:声、韵、調表和說明(31—38)——变調(39)

三. 吳方言詞汇特点(40—45)

吳方言对普通話詞汇的丰富作用(40)——吳方言詞形、詞义和普通話比較(41—42)——吳方言詞汇的內部分歧(43—44)——吳方言小詞汇(45)

四. 吳方言語法特点(46—59)

詞法(46—49)——詞类(50—56)——語助詞(57)

第六章　湘方言……103—127

一. 引言(1)

二. 長沙音系(2—23)

声、韵、調表(2—4)——声、韵、調説明和举例(5—14)——声、韵、調演变的重要条例(15—23)
三. 双峰音系(24—43)
声、韵、調表(24—26)——声、韵、調説明和举例(27—38)——文白异讀(39)——声、韵、調演变的重要条例(40—43)
四. 湘方言詞汇特点(49—54)
五. 湘方言語法特点(55—58)
附录: 長沙話和双峰話举例
第七章 贛方言……128—145
一. 引言(1)
二. 南昌音系(2—11)
声、韵、調表(2—4)——声、韵、調説明和举例(5—7)
历史比較音韵(8—11): 声母的对应(8)——韵母的对应(9—10)——声調的对应(11)
三. 贛方言詞汇特点(12—17)
四. 贛方言語法特点(18—22)
附录: 南昌話举例
第八章 客家方言……146—178
一. 引言(1—2)
客家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1)——关于客家方言的研究(2)
二. 梅县音系(3—22)
声、韵、調表(3—5)——声、韵、調説明(6—14)——变調和变音(15—16)——文白异讀(17)
历史比較音韵(18—22): 声母的对应(18—19)——韵母的对应(20—21)——声調的对应(22)
三. 客家方音特点(23—28)
四. 客家方言詞汇特点(29—38)
五. 客家方言語法特点(39—51)
附录: 梅县客話举例
第九章 粤方言……179—238
一. 引言(1—3)
二. 广州音系(4—16)
声、韵、調表(4—6)——声母説明和举例(7)——韵母説明和举例(8—10)——声調説明和举例(11)——变調和变音(12—13)
历史比較音韵(14—16)
三. 粤方音特点(17—26)
四. 粤方言詞汇特点(27—37)
五. 粤方言語法特点(38—68)
名詞(38—41)——代詞(42—45)——形容詞(46—48)——动詞(49—51)——数量詞(52—57)——副詞(58)——介詞(59)——連詞(60)——語气詞(61)——句法(62—68)
附录: 广州話举例
第十章 閩南方言……239—289
一. 引言(1—3)
二. 厦門音系(4—19)
声、韵、調表(4—6)——声、韵、調説明和举例(7—9)——变調和輕声(10—11)——文白讀音的

分歧(12—14)。
历史比較音韵(15—19): 閩南音和古音比較(15)——閩南音和北京音比較(16—19)
三. 閩南方音特点(20—24)
四. 閩南方言語法特点(25—58)
詞法(25—46)——句法(47—58)
附录: 厦門話举例
第十一章 閩北方言……290—314
一. 引言(1)
二. 福州音系(2—15)
声、韵、調表 (2—4)——声、韵、調説明和举例 (5—7)——輔音同化条例(8)——変調和変音(9—15)
三. 閩方言詞汇特点(16—21)
南北相同例(17)——南北近似例(18)——南北不同例(19)—— 閩南特殊詞汇(20)—— 閩北特殊詞汇(21)
四. 閩北方言語法特点(22—51)
詞法(22—28)——詞类(29—40)——句法(41—51)
附录: 福州話举例
第十二章 綜論……315—330
一. 方音究研(1—8)
描写語音学(1)——历史比較音韵(2)——舌根音(3)——两套塞擦音和擦音的分混(4)——舌上音(5)——韵母系統(6)——元音的演変和対应(7)——声調系統(8)
三. 方言詞汇(9—17)
方言同义詞(9)——南北方言詞汇特点(10)——方言詞汇的發展: 地理因素、外来影响、創新方法(11—16)——20 个方言詞対照表(17)
三. 方言語法(18—27)
語法体系和細节(18)——語序(19—21)——名詞領屬格(22)—— 动詞的"体"(23)—— 被动句和处置句(24)——并列連詞(25)——方言語法的互相滲透(26)——語法規范問題(27)

缺 页

序

1955—56 年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开設“汉語方言学”一課，由我担任講授。这門功課的講授部分是向学生介紹汉語方言概况，从历史方言学的角度略談汉語方言发展的来龙去脉，从描写方言学的角度举例說明各大方言的重要特征；实习部分讓同学們分組記音，每組約 20 人，每二三星期練习記音一次，跟講授課配合，一般总是挑选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同学作发音人，讓同学們对各方言的語音特点有个初步的認識，从而学习和掌握調查方言的技能。我深深感到自己經驗貧乏，知識淺陋，因而在教学中遇到重重困难，但是同学們的积极主动性多少帮助克服了一部分困难。一年內为講授課編写了一些講稿，年終还有几位同志記录了自己的家乡話，整理出初步的报告，如謝自立同志的苏州話，郑华雄同志的浙江永康話，向熹同志的湖南双峰話，熊正輝同志的南昌話，何耿丰同志的客家話，溫端政同志的浙江平阳的閩南話，这样就为現在这本《汉語方言概要》打下了最初的底稿。1957 年石安石同志和詹伯慧同志参加合作，并得到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組的支援，把近年来累积的材料供我們参考，安石同志改写了北方方言一章，伯慧同志改写了粵方言和閩南方言二章。1958年王福堂同志也参加合作，帮助完成了全部初稿。最后，約請丁声树同志、李荣同志、吳宗济同志（語言研究所）和高华年同志（中山大学）审閱全稿，他們在百忙中抽空看稿，提供了許多宝貴的意見。此外，陈世民同志（厦門大学）、黃家教同志（中山大学）和錢淞生同志（浙江师范学院）也就閩、粵方言提供了宝貴的意見。这本書实际上可以說是集体合作的成果。这样的合作，只有在党的領导之下，才是可能的。作为主編，我謹向以上許多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謝。不消說，書里面还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錯誤，特别是关于观点和体例方面的，都应該由我个人負責，希望讀者严格地批評指正，以便今后有修訂的机会。

全国高等院校大都設有“汉語方言学”或“方言調查”課，迫切需要一些綜合性的教科書或教学参考書。教师們如果采用这本書，还得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重点地增补材料，結合某些章节另写講授提綱，給学生拟出一些思考和討論的練习題。克服这門課程的講授的困难，跟建立汉語方言学的科学体系，是分不开的。一般地說，应該讓学生首先掌握本地区方言和普通話的对应关系，然后由近及远，由今及古，循序漸进。这类課程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調查方言的技能，所以倘以实习課为主，而以講授課为輔，当然也是合理的。在党的語文政策的正确指导之下，方言研究应該为推广普通話和促进汉語規范化服务，为文字拼音化鋪平道路。全国实現了人民公社化，城乡差别开始趋向于消灭，方言工作者（包括語文教师）正面临一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帮助全国社員学好普通話，引导方言向普通話集中。这也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成就的标志之一。汉語方言調查研究的深入和提高，迫切地要求高等院校中文系培养更多的紅透专深的工作干部。本書編著者热忱地希望今后仍能得到有关单位的同志們的繼續支援和合作。

这本書体例細碎，符号繁多，在排印和校对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麻煩是不难想像的。所以，最后，編著者还要郑重地向文字改革出版社和京华印書局的同志們表示由衷的深刻的感謝！

袁家驊　1959, 12.

凡　例

一、本書供高等院校中国語言文学系汉語方言方面課程的教学参考之用，与"現代汉語"配合，在同学們已經掌握了北京音系的的基础上进行教学。

二、汉語方言复杂，本書采用国际音标标音。中古（切韵、广韵）音系声、韵、調名目，請参看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字表》。

三、汉語方言的教学和調查研究，应当密切結合当前推广普通話的任务。教学方法和形式，請参考1956年高等教育部审訂的《汉語方言学教学大綱》。各地高等学校，不妨按照所在地区的方言情况，选擇一二种方言作为重点講授的对象，面对現实联系实际。

四、方言調查研究方法，請参看近来出版的專著。本書只是提供各重要方言的具体資料（举例性質），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灵活利用。生产劳动和方言調查相結合，为今后的方言調查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可以使調查工作更深入、更細致。

五、書中所用語音符号，請参考下面的音标表、汉語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对照表，輔音、元音、标調举例。

一、音　标　表

	部位 / 方法		双唇	齿唇	齿间	舌尖前	舌尖后	舌叶（舌尖及面）	舌面前	舌面中	舌根（舌面后）	小舌	喉
輔音	塞	清 不送气	p			t	ʈ		ȶ	c	k		ʔ
		清 送气	p‘			t‘	ʈ‘		ȶ‘	c‘	k‘		ʔ‘
		濁 不送气	b			d	ɖ		ȡ	ɟ	g		
		濁 送气	b‘			d‘	ɖ‘		ȡ‘	ɟ‘	g‘		
	塞擦	清 不送气		pf	tʊ	ts	tʂ	ʧ	tɕ				
		清 送气		pf‘	tʊ‘	ts‘	tʂ‘	ʧ‘	tɕ‘				
		濁 不送气		bv	dð	dz	dʐ	ʤ	dʑ				
		濁 送气		bv‘	dð‘	dz‘	dʐ‘	ʤ‘	dʑ‘				
	鼻	濁	m	ɱ		n	ɳ		ȵ	ɲ	ŋ		
	滾	濁				r							
	閃	濁				ɾ	ɽ						
	边	濁				l	ɭ			ʎ			
	边擦	清				ɬ							
		濁				ɮ							
	擦	清	ɸ	f	θ	s	ʂ	ʃ	ɕ	ç	x	χ	h
		濁	β	v	ð	z	ʐ	ʒ	ʑ	j	ɣ	ʁ	ɦ
	无擦通音及半元音	濁	w ɥ	ʋ			ɹ			j(ɥ)	(w)		

元音	圓唇元音	舌尖元音 前	舌尖元音 后	舌面元音 前	舌面元音 央	舌面元音 后
高	(ɥ ʮ y ʉ u)	ɿ ʅ	ʅ ʯ	i y	ɨ ʉ	ɯ u
				ɪ ʏ		ʊ
半高	(ø o)			e ø	ɘ ɵ	ɤ o
				E	ə	
半低	(œ ɔ)			ɛ œ	ɜ	ʌ ɔ
				æ	ɐ	
低	(ɒ)			a	A	ɑ ɒ

二、汉語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对照表

（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相同的不另注明。）

1. 声　　母

b[p]　p[p‘]　m　f　　d[t]　t[t‘]　n　l

g[k]　k[k‘]　h[x]　　j[tɕ]　q[tɕ‘]　x[ɕ]

zh[tʂ]　ch[tʂ‘]　sh[ʂ]　r[ʐ]　z[ts]　c[ts‘]　s

2. 韵　　母

i　u　ü[y]　a　ia　ua　o　uo　e[ɤ]　ie　üe[ye]

ai　uai　ei　uei　ao[au]　iao[iau]　ou　iou

an　ian　uan　üan[yan]　en[ən]　in　uen[uən]　ün[yn]

ang[aŋ]　iang[iaŋ]　uang[uaŋ]　eng[əŋ]　ing[iŋ]

ueng[uəŋ]　ong[uŋ]　iong[yŋ]

3. 声　　調

媽 mā[ma˥]＝ᶜma(阴平)　　麻 má[ma˧˥]＝ˢma(阳平)

馬 mǎ[ma˨˩˦]＝ᶜma（上声）　　罵 mà[ma˥˩]＝ma⁾(去声)

嗎 ma[·ma](輕声)

三、輔音举例

1. p　北京：布[pu˥˩]
2. p‘　北京：普[p‘u˨˩˦]
3. b　苏州：皮[bi˨˩˦]
4. m　北京：木[mu˥˩]
5. ɸ　湖南湘乡：分[ɸən˥]
6. β　江苏松江：胡[βu˨˩]
7. w　广州：蛙[wa˥]
8. ɥ　浙江永康：云[yeŋ˨˩˦]
9. pf　兰州：追[pfei˥]
10. pf‘　兰州：吹[pf‘ei˥˩]
11. f　北京：夫[fu˥]
12. v　苏州：附[vu˨]
13. ʊ　兰州：外[ʊɛ˨˩˦]
14. t　北京：刀[tau˥]
15. t‘　北京：滔[t‘au˥]
16. d　苏州：道[dæ˨]
17. n　北京：恼[nau˨˩˦]
18. l　北京：老[lau˨˩˦]
19. ɻ　广东台山：四[ɻi˧]
20. ts　北京：資[ts˥˥]
21. ts‘　北京：雌[ts‘˥˥]
22. dz　湖南双峰：时[dz˧˧]
23. s　北京：私[s˥˥]
24. z　苏州：茶[zo˨˩˦]
25. ʈ　西安：周[ʈou˨]
26. ʈ‘　西安：抽[ʈ‘ou˨]

27. ɳ　河北深县：南[ɳaˊ]
28. tʂ　北京：知[tʂʅ˥]
29. tʂ‘　北京：痴[tʂ‘ʅ˥]
30. dʐ　湖南双峰：池[dʐʅˊ]
31. ʂ　北京：詩[ʂʅ˥]
32. ʐ　北京：日[ʐʅˋ]
33. ɕ　浙江永康：居[ɕyˈ]
34. ɕ‘　永康：区[ɕ‘yˈ]
35. ʝ　永康：渠[ʝyˊ]
36. ȵ　永康：元[ȵyeˊ]
37. ç　永康：虚[çyˈ]
38. j　广州：夜[jɛˊ]
39. tɕ　北京：鷄[tɕi˥]
40. tɕ‘　北京：溪[tɕ‘i˥]
41. dʑ　苏州：騎[dʑiˊ]
42. ɲ　苏州：銀[ɲiŋˊ]
43. ɕ　北京：希[ɕi˥]
44. ʑ　上海：齐[ʑiˊ]
45. k　北京：該[kai˥]
46. k‘　北京：开[k‘ai˥]
47. g　苏州：茄[gɒˊ]
48. ŋ　苏州：誤[ŋəuˋ]
49. x　北京：海[xaiˇ]
50. ɣ　湖南双峰：鞋[ɣaˊ]
51. ʔ　云南玉溪：肝[ʔæ˧]
52. ʔ‘　云南玉溪：寬[ʔ‘uæ˧]
53. h　苏州：花[ho˥]
54. ɦ　苏州：鞋[ɦɒˊ]
55. 清音化：ḅ, ḍ。

四、元音举例

1. ɿ　北京：絲[sɿ˥]
2. ʅ　北京：詩[ʂʅ˥]
3. ɥ　苏州：書[sɥ˥]
4. ɥ　湖北麻城：树[ʂɥˊ]
5. i　北京：衣[i˥]
6. ɪ　苏州：烟[ɪ˥]
7. e　北京：梅[meiˊ]
8. E　苏州：三[sE˥]
9. ɛ　广州：爹[tɛ˥]
10. æ　苏州：好[hæʌ]
11. a　北京：干[kan˥]，广州：花[fa˥]
12. A　北京：家[tɕiA˥]
13. ɐ　广州：閉[pɐi˧]
14. ɑ　北京：綱[kɑŋ˥]
15. ɒ　苏州：街[kɒ˥]，
　　南京：茶[tʂ‘ɒˊ]
16. o　广州：火[fo˨]
17. o　苏州：茶[zoˊ]
18. ʊ　双峰：波[pʊ˥]
19. u　北京：烏[u˥]
20. y　北京：雨[yˇ]
21. ø　苏州：干[kø˥]
22. œ　广州：靴[hœ˥]
23. ɤ　北京：餓[ɤˋ]
24. ɯ　兰州：二[ɣɯˊ]
25. ɚ　北京：兒[ɚˊ]
26. ɵ　广州：虚[hɵy˥]
27. ˜　鼻化，厦門：影[iã˩]
28. $o_{\perp}$　舌較高
29. $o_{\top}$　舌較低
30. $o_{\supset}$　唇較圓
31. $o_{\subset}$　唇較展
32. $o_{\cdot}$　开口度較小
33. $o_{\vdash}$　舌位較前
34. $a_{\dashv}$　舌位較后

五、标調举例

标調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用旧来标四声画半圈的办法表示調类，一种是用五度制声調符号表示調值。

1. ˥55　北京：他 t'a˥＝ˌt'a（阴平）
2. ˧44　苏州：書 sɥ˧＝ˌsɥ（阴平）
3. ˧33　广州：富 fu˧＝fu²（阴去）
4. ˨22　广州：父 fu˨＝fu²（阳去）
5. ˩11　厦門：見 kĩ˩＝kĩ²（阴去）
6. ˧35　北京：人 ʐən˧＝ˏʐən（阳平）
7. ˨24　苏州：时 zɥ˨＝ˏzɥ（阳平）
8. ˨13　長沙：殊 ɕy˨＝ˏɕy（阳平）
9. ˨23　双峰：尼 ȵi˨＝ˏȵi（阳平）
10. ˧53　成都：古 ku˧＝ˇku（上声）
11. ˧52　福州：談 taŋ˧＝ˏtaŋ（阳平）
12. ˧51　北京：去 tɕ'y˧＝tɕ'y²（去声）
13. ˧42　济南：淘 t'ɒ˧＝ˏt'ɒ（阳平）
14. ˧41　長沙：許 ɕy˧＝ˇɕy（上声）
15. ˧31　福州：胆 taŋ˧＝ˇtaŋ（上声）
16. ˨21　广州：扶 fu˨＝ˏfu（阳平）
17. ˨˩214　北京：苦 k'u˨˩＝ˇk'u（上声）
18. ˧˥513　苏州：試 sɥ˧˥＝sɥ²（阴去）
19. ˨˧213　福州：旦 taŋ˨˧＝taŋ²（阴去）
20. ˧˨242　福州：淡 taŋ˧˨＝taŋ²（阳去）
21. ˧˩241　永康：換 ɦua˧˩＝ɦua²（阳去）
22. ˧˩331　苏州：示 zɥ˧˩＝zɥ²（阳去）
23. ˧˩3231　陕西商县：抓（了）tsɥ˧˩
24. ˧˩5231　商县：簸（了）puə˧˩
25. ˧˩2141　商县：賠（了）p'æ˧˩
26. ˥5　广州：恰 hap˥＝hapˌ（上阴入）
27. ˧33　广州：呷 ha:p˧＝ha:pˌ（阴入，长）
28. ˨2　广州：合 hap˨＝hapˏ（阳入）
29. ˨22　广州：狹 ha:p˨＝ha:pˏ（阳入，长）

变調不屬于調类范圍，只标調值，写在竪綫的右边，从左到右：

30. 北京：好天 xau ˨˩˧ t'ian˥（好 214→21）
31. 北京：米粉 mi ˨˩˨ fən˨˩（米 214→35）
32. 苏州：今朝 tɕin˧˥tsæ˧˨（44→21）
33. 厦門：銀單 gun ˨˧ tan˥（銀 24→55）
34. 厦門：好人 hɔ̃˧˥ lin˨˩（好 51→55）
35. 永康：桂花 kuəi˧˨xua˥（桂 52→33）
36. 永康：眼睛 ŋa ˨˩ tɕiŋ˧（眼 13→11）
37. 輕声，北京：了 ·lə 或 lə˧ 或 ˧ 或不标調。

第一章　方　　言

1. 方言概念最早大約出現在我国周代，就是所謂殊方异語。古希腊語 dialêktos 指一个地方居民的話。这个概念的出現是随伴着書面文学語言傳統的建立和巩固，凡是不合于語言規范或标准的便是方言，所以方言和标准語(或文学語言)一向在人們的心目中多少含有对立的意味。两千余年来，不論中西，这个模糊概念实际上包含三層意思：一、方言是同一个語言的地方变体，特别是語音方面，往往是其他地方的人覚得难于听懂的。二、方言是不見于書面的特殊口語，是不够大雅的土語。三、方言間在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互有异同，一个語言的方言往往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就是在人口很少，分布面积很小的地点，居民的話也可能因年龄、性别、职业、阶級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广州 n 和 l 大多数人能分，少数人却混而为一了。如果居民来源不同，这个地点的方言現象，就会更复杂些。这些認識虽然带有片面性，但多少是符合实际經驗的。

2. 十九世紀以来，語言科学运用比較方法，建立了語言發展的历史系統和語言間的亲屬关系。一个語系包括几个語族。一个語族包括几个語支或語言，每个語言内部又有程度不同的方言差别。例如印欧語系包括八个到十个語族。有些語族(如印度伊朗語族、波罗的斯拉夫語族、日耳曼語族)各包括几个語支或語言，有些語族(如希腊語、阿尔明尼亞語、阿尔巴尼亞語)只有一个語言。又如汉藏語系分为藏緬彝語族，苗傜語族，汉僮語族，而汉僮語族又分为汉語支和僮侗語支。同系、同族、同支的語言有共同的重要的构成部分——語音体系、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构有很多符合一致的特征，这說明它們有共同的起源，而各語言間的差异成分是分化以后独立發展的結果。当然，語言間相同和互异的部分的比重是多种多样的，相同部分也必須符合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才能証明彼此的共同起源。汉藏語系的比較研究还不能滿足这个要求。至于方言間的异同，相同部分一般总超过甚至压倒互异部分。

3. 語言的發展是不断的分化和整化的过程，有时一种作用是主导而另一种是潛流，有时两种作用采取不同的方式互为消長或者彼此平行。在不同的社会發展阶段和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語言的分化和整化会有不同的情况。远古时代，原始共产制或氏族制时代，人类还沒有發明文字，或者开始利用圖画或象形文字，換句話說，就是有史以前，人类語言和方言的具体發展内容我們知道得極少；可是有史以来，任何文献資料都能够証明或者暗示方言的存在跟人文历史至少是一样的古老。根据今天尚无文字或初創文字的少数民族語言的調查，例如海南島黎族解放前还处在原始公社的末期(合亩制)，大小凉山彝族解放前还处在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过渡时期，可是他們的方言分歧已經达到甚至超过我們所想象的复杂程度。当然，今天發展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境遇和他們的語言决不能跟二三千年前的人类語言相提并論，我們决不能單純依据社会發展阶段的相同而作出一般的籠統的推断。尽管如此，近代的語言科学揭示了語言和方言發展的一些基本規律，可以作为我們討論的依据。

4. 共同語概念。历史上或現代的几个方言或語言在尚未分化的共同时期的統一状态叫作共同語或原始語或基础語，这个語言也許有历史文献可考，如拉丁語之于罗曼諸語言(由通

俗拉丁語的諸方言發展为独立語言的），但是一般往往沒有历史文献可考，如共同印欧語之于印欧系諸語族，共同印度伊朗語之于印度語和伊朗語；依照后一种情形，“母語”只是个虛拟的假設。共同語內部系統單純一致，形成統一的整体，当时人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通，感覚不到任何的方言差别，几乎可以說沒有方言的存在。比如現代俄語分南北两个方言，a 音化和 o 音化，дорога“道路”南方讀[da'roga]，北方讀[do'roga]，город“城市”南方讀['gorat]，北方讀['gorot]，这两个方言源于共同俄語；俄語、烏克兰語和白俄罗斯語源于共同东斯拉夫語；东斯拉夫語、西斯拉夫語和南斯拉夫語源于共同斯拉夫語；斯拉夫語和波罗的語源于共同波罗的斯拉夫語；波罗的斯拉夫語、印度伊朗語、阿尔明尼亞語、阿尔卫尼亞語源于共同 Satəm 語，Satəm 語和 Centum 語源于共同印欧語。① 从共同印欧語到現代俄語南北方言，經过了六个共同时期。这个俄語系譜表示三、四千年来俄語發展的繼承性，虽然俄語在历史上出現要晚得多，約公元十世紀。有文献資料可考的最古老的斯拉夫語是古保加利亞語，也叫作古教堂斯拉夫語。又如現代印度的許多方言或語言如印地語(Hindi)，孟加拉語(Bengali)，馬拉替語(Marathi)，古哲拉底語(Gujerati)等，这些語言（或方言）的系譜就更复杂。可是阿尔明尼亞語和阿尔巴尼亞語历史較短，沒有亲近的同支的姊妹語言，只好借助于其他較古語族的語言来联系共同印欧語，我們有理由說这两个語言和共同印欧語之間也有过一連串的环节，只可惜沒有被保存下来。共同語概念在語言發展的繼承性上是一个形式标志，对于語言研究的分类和分期有一定的意义，可是这种共同語本身一般却只体現在被保存的語言或方言的共同特征上。怪不得斯大林在强調語言的亲屬关系的同时，附带糾正了关于“母語”理論的錯誤理解②。

恩格斯描写美洲各个印地安人部落的語言情况是“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在事实上，部落与方言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实，不久以前还在美洲發生，即到今日，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內說着两种亟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二千人以下，但是齐洛基部落却有二万六千人，这是在美洲說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地安人”③。恩格斯的發現对語言学上的“母語”理論可說是一个深刻的透視！按照恩格斯的分析，部落方言和共同“母語”不是两个先后出現的东西，而是同时并存的現象，或者說，所謂共同語（如共同印欧語，共同日耳曼語……）只能实际体現在部落方言里，如果共同語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語言学概念或公式。恩格斯的論述使共同語这个概念变得有血有肉，有了具体內容了。恩格斯应用这个原理来說明希腊語或拉丁語的發展史是完全成功的。我們应該避免机械地理解共同語，避免把共同語概念过于抽象化或簡單化。

研究汉語方言，一般联系中古切韵广韵音系，有时也联系以詩經为代表的周秦古音。切韵音系和現代方言的关系很象古教堂斯拉夫語同現代斯拉夫語族諸語言的关系，詩經音系跟現代方言的关系在理論上說也有点象拉丁語同現代罗曼語族諸語言的关系。詩經音系和切韵音系是汉語史的两个被保存的完整的环节，对現代方言說具有共同語的意义，但不是虛构的。这两个环节当然还可以利用历代文献和現代方言以及其他資料加以补充和修正。对北方話来

---

① Centum“百”，拉丁語，C-讀舌根塞音；Satəm“百”，古伊朗語，S-讀舌尖或舌叶擦音，是共同印欧語 *k-的顎化結果。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32 頁，时代出版社。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87 頁，人民出版社。

說，我們还可以增加一个近代环节——中原音韵。如果要問，这些被保存的环节的語音系統內部究竟是單純一致的呢，还是包含了时間上和空間上不同的复杂成分？我們只能回答說，包罗古今南北的一个語音系統是很难想象的，可是一个地点（如長安）或地域（如長安到洛阳）的方言就是在古代也未必是很單純的——从未經过不同方言的接触或影响。关于周秦时代的，或春秋以前的华夏語言分布情况，在原則上可以适用恩格斯关于美洲印地安語和古希腊語的論述。（春秋时代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割据制度的开始，分散的部落語言或方言必然要發生大規模的联合。）

共同語內部如果存在方言差异，正是以后方言分化的潛伏因素，当然这种方言差异一般不至于严重地影响它作为互相了解的社会交际工具，所以不能因此否認共同語的內部統一。印欧語系演化的弟一个环节是分为 Centum 語和 Satəm 語，一般比較語言学家認为共同印欧語时期已經潛伏了这个分化的因素，这种純理論的假設符合我們今天对于方言的經驗。所謂共同語也必然已經經过長期的發展；如果分布面积辽闊，和旁的非亲屬語言發生过接触，那么这个所謂統一的共同語內部必然是相当复杂的。古代語言学家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平，从事于客观的描写和分析，并不排斥处理手腕的灵活性，权衡輕重而有所取舍。

5. 語言分化和整化的因素。人們生活的共同体——氏族、部落或部族，由于人口增加，不得不向周圍分散，分布面积日益扩大，距离較远的各地区的居民形成了独立的或半独立的生活集体，彼此来往減少，如果有山林沼澤的天然阻隔，竟至完全隔絕，这样，原来相同的語言在各地区会發生不同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差别逐漸增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方言还可能發展为独立的語言。这是原始共产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最自然的語言分化現象。古汉語和古斯拉夫語大概都經过这种情形。起阻隔作用的地理因素，在資本主义时代，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逐漸被克服了。河流是天然的阻隔，同时也是天然的交通要道，可以助長方言的分化，也可以促进方言的接近。

历史上經常發生人民集体迁移的事实，有些是武装侵略，也有些是和平垦荒，語言随着使用者的分离而走向分化的道路。一个整体分裂为两三个較小的集体，初分离时不同地区的社会集体当然还是說着完全相同的語言，可是迁移的長途中和新居的环境里必然遇見許多新鮮事物，这就会給語言带来新的成分，丢掉了故乡母体語言里一些用不着的成分，方言的差异自然就产生了。因迁移而形成新的方言，汉語里可以拿客家話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可是客家从北方的故乡迁移到遙远的南方，今天客家話同他的母体北方話究竟有那些共同的語言特征，还沒有被揭露。欧洲有两个出名的亲屬語言，芬兰語和匈牙利語，地理上遙遙相隔，必然是远古时期長途迁移的結果，可是他們的故乡（一般相信是在亞洲）已經找不到了。从語言成分上要找出長途迁移的历史痕迹，那就更困难了。因为二、三千年来地球上居民的变动是不断發生的，历史学家和語言学家在这方面还要作許多考証和調查工作，还要克服許多严重的困难。近代史提供了許多确凿的資料，可是問題的性質大不相同。資本主义初期，欧洲人大規模的不断殖民，侵占了南北美洲、非洲、奥洲的大片土地。資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改变了，所以英国本土、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奥洲的英語經常保持接触，發展到今天还保持了統一的局面，方音的細微差异并不严重地影响交际，所以也沒有变成几个独立的語言。

居民靜悄悄地向周圍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都会發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或方言的接触和相互影响。两个部落或部族的接触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侵占，征服，或和平

相处。如果是侵占或征服的方式，結果是文化高和人口多的語言影响了或者代替了文化落后和人口稀少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战胜了或者同化了少数异族統治者的語言；可是繼續保存和發展的語言，在一定地区內，因与外族接触特别密切和頻繁，也会吸收外族語言中有用的成分而形成了自己的方言特点。十一到十三世紀法国北部人征服并統治英国，給英語詞彙带来了大量的法語成分，如 beef（牛肉）、mutton(羊肉)、pork(猪肉)，比較英語固有的詞 ox(牛)，sheep(羊)，pig(猪)。可是蒙古人和滿洲人征服和統治了中国，給汉語带来的影响却是微小的。站(驛站)，胡同，几乎是汉語中仅有的蒙古語借詞。滿洲人終于采用了汉語。至于和平相处的形式，可以是通商貿易，文化交流，其次是互通婚姻，使不同的語言有更多互借的机会，取長补短，互相丰富。广州話近百余年来吸收了一些英語詞語，如打波（ball），恤衫（shirt），燕梳（insurance保險），巴士（bus 公共汽車）；东北人管面包叫裂巴，管皮鞋叫巴金卡，借自俄語 хлеб 和ботинка。又如广西僮語北部方言和貴州布依語，屬于同一語支，距离很近，可是过去僮語不断吸收粤語詞語，布依語却借用西南官話詞語，这就使二者增加了一定的差异。两种不同的語言互相接触，只是使一方或双方的詞彙更丰富，并不产生新的第三种語言。十九世紀末，上海有一种所謂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据說詞彙采用英語和葡萄牙語，而語法結构服从汉語，可是这种混合的非驢非馬的"行話"，随着帝国主义的衰亡而消失了。这个事实生动地証明了"語言交配說"的无稽。

語言分化为方言以后，方言間的差异是逐漸增加的，可是有些方言長期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有些方言在同一时期可以变得距离很远。这种不平衡的發展必然有很复杂的原因，而民族成分的單純和复杂被有些語言学家認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南島語分布在东南亞、南洋和太平洋的許多島屿上，地理上遙遙相隔，可是語言或方言的差别并不太大。这多少是因为海洋上不同民族的混合机会較少，民族血統比較單純，語言受外来影响也自然較少，所以各地的方言不容易發生急剧的变化。又如蒙古語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区，蒙古共和国，直到西伯利亞和甘肃新疆。單就蒙古(內蒙和蒙古共和国)說，方言差别还不算太大，东部和西部的差别略大于南部和北部的差别。这一片广漠的地区，不同民族的接触和混合机会大概也不很多，所以方言的分化和演变也不至于十分急剧。至于过去長时期內，蒙古人过着游牧生活方式，居民經常流动，方言区的形成和巩固就比較困难。相反地，汉族人民过去長期处于封建統治之下，农村經济生活是分散的，为方言土語的形成和巩固創造了有利的条件。可是应用民族溶合的理論来說明汉語方言的历史和現状是有困难的，这方面还需要作很多考証和調查。比方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內的华(夏)、夷、戎、狄、蛮等部落或部族已經經过了大規模的联合和溶合；战国以后，秦、楚、吳、越以至徐戎、姜戎、淮夷、蜀人、庸人等部落都包括在"华"的概念里了。① 上古的这些部落是不是使用同一語言的亲屬方言，到今天还是一个疑問。按照左傳上涉及語言的記載，有些部落的語言似乎不是华語(汉語)，至少彼此距离是很远的。例如：

> 戎子駒支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幣不通，言語不达"。（左傳襄公十四年）
>
> 楚人謂乳，谷：謂虎，于菟；故命之曰：斗穀于菟。（左傳宣公四年）

这两段記載說明中国古代有些部落語言超过了一般亲屬方言的关系。这些异族同华夏混杂在一起，經过長期的斗爭——歧視、压迫、奴役，他們的語言終于随着秦汉的統一消溶在华

---

① 参看李亞农：《西周与东周》，第一章，1—14 頁。

語——汉語里，被同化了。如果这个推测符合事实，异族相处对于古代汉語方言的分化局面，不能說沒有影响，关于上古汉語方言的导族影响的理論，原則上也适用于中古时期的"五胡"，只是在不同的語言基础上，历史条件也大有改变了。

語言的整化严格地說只指亲屬方言的趋于統一，但是有时也指非亲屬語言或不同的語言的同化。語言的整化和統一必然以一个有权威的方言或語言为基础。所謂有权威的方言或語言，是指使用者政治地位和化文水平高于其他的部落或部族，特别是这个方言或語言已經建立了丰富的文学傳統。整化也跟分化一样，是長时期的运动过程。古代部落的联盟和合并，如果他們說的是亲屬語言或方言，而他們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也不分高低，这些語言和方言可能同时并用，互相影响，互相滲透，同时向政治文化的中心地点集中，完成整化和統一的过程。这个政治文化中心的話在古希腊語叫作 koine，共同地点方言，原来是一个方言的中心城市的口語，如雅典話之于 Attica 方言或罗馬話之于 Latium 方言，广州話之于粵方言，梅县話之于客家方言。可是有些方言只是好些土語群的总称，內部分歧很大，沒有一个享有較高威信的地方話，例如吳方言。

語言的整化和統一，实际上就是方言的集中和消磨，通过基础方言所形成的标准語作为整个部族或民族的文化工具發揮了普遍的深刻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資本主义时代通过政治經济的集中。汉語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是复杂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統一，汉語經过了急剧的大規模的整化，悠久的書面語言更形巩固，但是長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并不能改变农业經济的分散状态，文化教育只是封建統治阶級的特权或專利，所以日益脫离口語的書面語言并不能消灭方言分歧的局面，換句話說，書面語言沒有能够很好地結合一个有权威的基础方言，方言集中的力量太薄弱，分歧的方言土語不但不能够逐漸消磨，反而在半独立状态中平行發展，結果各方言間的距离愈来愈远，方言和書面語言的距离也愈来愈远，虽然两个对立面的互相影响和滲透也从来沒有停止过。只有到了五四时期白話文运动和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汉語規范化和文字改革运动开始，汉語的發展才适应汉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起着急剧的变化，为普通話的發展和方言的集中与消磨开辟了新的康庄大道，方言的分化和分歧讓位于汉民族語的整化和統一，虽然長时期內在一定限度上民族共同語和方言还是要并存——平行使用的。語言的整化可以說是資本主义时代語言發展的主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說："在任何現代的發达的語言中，自然产生的口語之所以能上升为民族語言，一部分是由于語言是以現成材料經过历史發展的結果，如罗曼語与日耳曼語；一部分是由于民族溶合与混合的結果，如英語；一部分是由于經济和政治的集中决定了各种方言的集中，因而形成为統一的民族語言的結果。"① 这一个概括的公式完全适合于說明汉語方言發展的历史和趋势。

語言的分化和整化是語言發展的基本运动形式，分化是离心的分散或分离，整化是向心的集中或統一。分化的初期，母体和各个分支依不同的历史条件可以保持不同的关系：从屬、联盟、并行，或者独立隔絕。"母語"和支裔的关系却是个純历史語言学的概念。在这个理論基础上，我們能够正确地、全面地認識方言的形成和变迁。当然，我們必須結合一个具体語言（包括方言）的历史研究和描写研究，才能深刻地体会和闡發这个理論，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宝庫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1934 年俄文版，414 頁；參看《馬克思主义与語言》，34 頁，中华書局。

語言学上的应用是需要語言学家不断地来丰富的。

作为描写研究的对象、一个方言就是一个語言單位，是全民性的，有它的語音系統，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构，所以語言和方言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假使我們接受沙胥尔的語言（le langage）、言語(la langue)和話(la parole)的說法，方言是言語或話，带有地方色彩的活的口語。桑席叶夫用"話"(речь)这个术語包括語言和方言两个概念①，这說明方言和語言虽然决不应該等同起来，可是也决不象河水不犯井水似的可以完全划分开来的。

6. 从历史發展上看，方言这个术語只是对共同語——抽象的原始語或民族共同的标准語說的，几个方言是一个共同語的繼承，或不同的方言从屬于民族共同的标准語，是包括在民族語里面的地方形式。民族共同語，或簡称为民族語，具有統一的标准和規范，內部一致，單就这一点說跟上面所談的原始共同語概念是相通的；民族共同語是書面和口头統一的形式，也叫作文学語言，是長期历史發展的結果，內容是无限丰富的，对方言有无比的約束力，自身在一定意义上是超方言的，这一点就不能跟抽象的原始共同語混为一談。这兒值得申說一下民族和民族語这两个概念。民族是資本主义时代形成的历史范疇，民族語却是个不同性質的历史范疇。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我們可以說部落語言，部族語言和民族語言，因为語言不能脫离語言的創造者和使用者而存在。可是我們决不能說奴隶制的語言，封建制的語言，資本主义的語言。时代的变革必然引起語言內部，特别是詞彙方面的或大或小的变革。但是語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爆發性的革命。"所以語言的生命比任何一个基础，任何一个上層建筑的生命都長久得无比。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一个基础及其上層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其上層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会使得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語言，消灭一种語言的結构和产生具有新的詞彙和新的文法結构的新的語言。"② 关于汉民族語的形成和發展，經过了几度不同規模、不同方式的分化和整化，我們必須联系汉族人民的历史才能有正确的認識，但是我們不应該把汉民族語和汉民族两个不同性質的历史概念混淆起来。比如有人認为中国資本主义萌芽于明末或清季，我們决不能因此推断汉民族語开始形成于明末或清季。中国長时期停滞在封建主义阶段，从鴉片战爭到 1949 年全国解放为止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可是决不能因此机械地給汉語作出类似的历史分期。

汉語和它的方言的發展史的突出特点就是書面語言的統一，書面語言和口語的脫节，方言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同时从屬于書面語言。这种状态跟汉族人民的經济政治文化生活是分不开的。方言口語和書面語言距离很远。各方言平行發展而同时不断地接受書面語言的影响，文言和白話在有些方言里(如閩南方言)几乎形成了双重系統。直到五四运动才出現了新局面，文白逐漸接近起来，方言开始重新向汉民族共同語集中。

7. 前面提到"方言差异"，这个概念可以指一个方言內部的細微差异，成为方言繼續分化的潛伏因素，也可以指方言間相符或相异的特点，就是同言綫的空間分布。方言是一个語言整体或單位，是一个完整的系統，而方言差异是一个語言系統里面或几个方言系統中間的突出标志，意味着方言現象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習慣上我們应用方言这个术語时，往往专指方言間的差异标志，撇开了方言間的共同部分——方言作为語言的分支的主要方面。

---

① 桑席叶夫等:《論方言、少数民族語言》，3 頁，东方書店 1954。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5—6 頁。

我們不妨給方言下一个适当的定义：方言是共同語的繼承或支裔，一个方言具有异于其他亲屬方言的某些語言特征，在历史时期往往从屬于民族統一的标准。这个定义可以包括所謂"語言的地域性的变体"。地域性(包括地点性)对語言或方言的本質和發展不是主要的，可是習慣上我們往往按照方言通行的地区給它起个名字，如汉語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粵方言，閩方言等。可是客家方言却是按照居民来源或成分說的。語言学家所关心的首先是語言的系統和特征，其次才联系到語言或方言的使用者的人文历史方面。比如四川华阳凉水井客家話，根据語言系統和特征屬于客家方言，在西南官話区形成了一个孤立的方言島，單說华阳凉水井方言(或土語)就会誤認为屬于西南官話系統了，其实"近邻"和"远亲"不是一回事。在有些方言边緣或交接的地带，划分方言界限往往感到困难，也必須根据語言本身的特征斟酌决定。方言界限是長时期在一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居民的流动性和社会关系(包括貿易、婚姻等)对方言区的界限經常發生影响，所以我們發現方言分界不符合于現代的行政区域的分界，甚至有些地带是多方言区。古代地广人稀，交通困难，方言分布現象也許比較單純，近代或現代的历史条件就大不相同了。(亞洲、欧洲和美洲的語言和民族的具体情况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上述定义多少可以帮助我們解决划分語言間和方言間的区别的困难。比如东斯拉夫語包括俄罗斯語、烏克兰語和白俄罗斯語三个独立的語言，北日耳曼語包括丹麦語(包括冰島語)、瑞典語和挪威語三个独立的語言，因为每个語言是一个独立民族的語言，虽然彼此間的距离并不很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互相了解的。另一种情形如印度中古方言發展为今天的印地語，孟加拉語、馬拉替語、古哲拉底語……，都在一定时期以內發展了各自的文学傳統，其中印地語人口最多，是印度的主要語言，孟加拉語也有相当丰富的文学遺产，这些都未尝不能算作不同的語言，虽然今后發展的方向是向印地語集中。另一种情形如德語在历史上有北方低德語，和南方高德語之分，十六世紀以后以南部撒克森方言为基础發展了德国的統一的語言，虽然南北方言至今还保持了显著的距离。汉語有些方言間的語音差别几乎象法語和西班牙語的差别那么大，可是秦汉以来始終隶屬于統一的書面語言，近代以主导的北方方言为基础正在形成和發展汉民族共同的普通話。区别語言和方言，首先要依据語言特点的异同，可是作为一个部落、部族或民族的社会交际和文化教育的工具，統一的共同語傳統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考标准。在尚未創制文字或建立标准語的氏族、部落、部族語言，"方言"和"語言"实际上是同义詞。

科学术語的定义带有概括性和抽象性；概括性和抽象性愈大，定义也就愈加严密。但是和具体实踐相結合时，定义的运用有一定的灵活性(当然不能歪曲定义)，單靠定义就等于硬搬教条，并不能解决問題的一切困难。何况象方言这类术語，还沒有人人一致同意的毫无漏洞的定义呢！語言学家处理一个語言的方言时，必須从实际出發，通过有計划的調查，掌握足够的語言材料，經过細密的分析和比較来認識各地口語的异同，从語音、詞彙和語法三方面观察，然后得出綜合的印象和結論。划分方言是描写語言学的任务，也是历史比較語言学的任务，同时还要参考人文历史的各方面，帮助我們說明和了解方言分合和發展的历史和現阶段。汉語方言有了長时期的發展，一般人根据傳統的說法分为官話、吳語、粵語、閩語、湘語、贛語、客家話等，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是要說出科学上的根据却是描写語言学和比較語言学的任务。近人研究汉語方言，着重語音系統的分析和比較，虽然不够全面，可是在草創阶段还是切实可行的，因为長时期的書面語言的統一对各方言有很大的約束力，方言間的詞彙語法差异往往是細

微的，而不是十分显著的。可是依照現代科学的要求，方言現象的錯綜复杂使我們不能滿足于过去印象式的初步分类。單單划分方言区还远不能揭露方言間的关系。用方言地圖上的同言綫表示方言間各个方面、各种类型的异同还沒有足够的經驗，把千头万緒的方言現象化为簡明精确的条理，避免重复和遺漏，进一步联系人文历史的各方面，这些工作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至于我国有些少数兄弟民族語言，由于一向缺乏政治經济的任何形式的集中，过去多半沒有文字，沒有建立以一个权威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語，人文历史也缺乏丰富的文献資料，所以調查研究他們的方言土語，工作就更加繁重。可是我們給这些少数民族語言划分方言时，先从語音下手，再比較詞彙和語法的异同，乃是必須遵循的工作步驟。关于汉藏系各語言的方言詞彙和語法研究，我們还在摸索和积累經驗的阶段。一个方言內部有时可以划分几个次方言。次方言往往就是一个土語群，習慣上管一个小小地点的方言叫作土語，一个城市或乡村的話。两个邻鎮或邻村之間也可以存在方音或土語的差别。方言、次方言、土語和土語群这些术語要按照語言的具体需要适当地运用。（"次土語"这个术語似乎沒有多大用处。）有些語言学家力求术語簡單，不管方言或土語都叫作方言，在綜合比較研究时会感到不方便。方言或土語的划分所依据的是語言特点的差异，而不是憑借听得懂或听不懂的印象，也不应該受民族或地域名称的迷惑。

参 考 資 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三，易洛魁人的氏族》，80—94頁。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

阿瓦涅梭夫：《方言、方言学》，人民出版社，1954。

第二章　汉語方言学

汉代經师研讀先秦典籍，辨識异文，考訂字音，建立了訓詁学；楊雄别树一帜，搜集当时各地的口头詞語，編纂了一部方言比較詞彙——《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别国方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許多博学的佛教徒翻譯佛經，有些学者受了印度声明学的影响，致力于汉語語音或字音的分析，建立了音韵学。这个悠久的傳統到了明清学者又得到进一步的發揚。現代的汉語研究繼承了古代的优秀傳統，在西方十九世紀以来的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影响之下，开拓新的园地，呈現了空前蓬勃的生气。可是楊雄虽然那么早作出了搜集方言詞彙的范例，可惜后世学者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考古証今往往局限于考求本字，專門追求俗語和古字的印証，例如"框架"在現代吳方言有"骨子"(骨子里，骨疑卽櫃)、"匡当"(框当，門边横木)等同义詞(《說文》：櫃，匡当也)，"拖""餵"按《說文》似应作"拕""萎"(手部：拕，曳也；草部：萎，食牛也)[1]。汉字不适于轉写口語，更不适于轉写外族語言，多少是阻碍語言科学發展的原因之一。現代的科学技术水平終于克服了傳統精神中的缺点。

2. 古人研究方言，專門搜集俗字俚語，在欧洲也不能例外。欧洲最早的方言詞彙出現于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中叶俄国科学院出版了大俄罗斯方言詞典稿。方言特殊詞彙指不見于書面語的詞語，或者意义上和用法上起了不同变化的詞語。方言里有时还發現只見于典籍而不見于現代書面語的詞語，致使有些学者相信某些偏僻地区的方言多少保存了比較完整的古語面貌。其实方言詞彙中一部分可能是古語的保存，一部分却是創新或别有来源的，也有一部分是不易稽考的。例如，吳方言无錫、江阴讀 huŋ˥(聞聞)，溫岭讀 ɕyuŋ˥，广州俗字作"烘"，就是《集韵》里的"嗅"字："嗅，香仲切，鼻审气也。"南北各地曾經通用的口語"那膜"ᶜna•mo，意思是合掌拜揖，是中古时期通过佛經从印度語借来的，《穆天子傳》中的"膜拜"是半印半汉的新造詞，現在已經廢弃了。吳語"推扳"ᶜt'E•pE(苏州音，意謂怠慢；稍逊，略差，見《海上花列傳》)，《玉篇》中的嬐嫳："嬐嫳，无宜适也"，音义相近，是同源詞。可是賈誼《新書劝学》中的儃僈："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不省耳，"疑卽怠慢，与嬐嫳是否同源或者有无派生关系，却是个疑問。[2] 古人利用方塊字轉写口語，跟我們今天的習慣也差不很多，代音未必十分謹严，这就增加了詞源考釋的困难。

3. 十九世紀早期，欧洲語言科学呈現了新的生气，有些語言学家开始注意到方言的特殊語法。欧洲最早的方言語法著作要推德国 Johann Andreas Schmeller 的《巴伐利亞方言語法》(1821)。汉語表意文字不易显示詞形变化，我們对于古汉語的形态問題还缺乏正确的認識。今天汉語方言語法的調查研究多限于語序和語助詞的差别；語序的差别畢竟是微小的，而語助詞的差别从語源学的角度看又往往无法比較。比如人称代詞"我、你、他"，复数后加"們"，厦門人說我ᶜgua，你ᶜli，伊ᶜi，复数后加-n：ᶜgun，ᶜlin，ᶜin；上海人說我ᶜŋu，儂ᶻnuŋ，伊ᶜi(或一律讀阳平)，第三身有些地方是"其"(?)ᶻge(常熟)或ᶻgi(崇明，溫州)，复数我侬ᶜŋu•ɳi 或簡化作侬

① 楊树达：《長沙方言考》。《积微居文集》卷下。

② 吳文英：《吳下方言考》卷五：儃僈音摊蹩；又，嬐嫳音摊开。"按儃僈一作誕謾，亦作譠謾，参看《辭海》。

ˢɳi，那ᶜna，伊啦ᶜi•la，ˢge•to²；广州人說我ˢŋo，你ˢnei，佢ˢk'œy，复数后加"地"tei³：这些詞形的語音差异是明确的，詞彙上也有分歧。从詞源上說上海"儂"与众不同（溫州讀"能"与"人"字同音），吳方言ˢge，ˢgi 和粵方言ˢk'œy 有无关系，还是个疑問。最令人迷惑的是复数形式的詞尾，北方話"們"ˢmən 和閩南話的-n 虽然貌似，但未必同源，跟吳方言的-la，-to² 和粵方言的-tei³除語法作用相同外是漠不相干的。表示領屬关系的后加成分也說明了同样的問題：我的，厦門ᶜgun 或ᶜgun•e，上海ᶜŋu•gə，广州ˢŋɔ kɛ˧。这类构形成分，極少是共同的，叫我們无法窺探較古汉語的逼眞的面貌。語序和語助詞的异同也同样不能說明共同語源的問題。比如說"你先走吧"，'厦門ᶜliˢkiã tai³ᶜsi•ɔ（你行在先ɔ），上海ˢnuŋ ᶜsɪ tɕ'i˧•ba（儂先去吧）但ᶜiˢlai k'ua˧•tsɛ（伊来快哉），广州ˢneiˢha:ŋᶜsin（你行先）：这些例子只是說明閩、粵方言語序近似，吳方言語序介乎北方話和閩粵方言之間；句尾語气詞灵活性就更大，各方言几乎自成体系，虽有偶合，但是互相比較并不能說明什么語源关系。吳方言句尾語气詞"哉"有人以为就是古汉語的"哉"：《詩》"亦已焉哉"，《書》堯典"吾其試哉"，其实严格地說也只能算是巧合或近似的一个例子。（古"哉"字多表示感嘆語气，吳語"哉"用法是多样的。）这类語气詞几乎同感嘆詞差不离，不宜于作为語源比較的憑借，比如現代口語中的"呵呀"，'呵噫"，"喔唷"，音义近似"伙頤"，"嚄"，"唬"，这些都是比較特殊的語言原料，古今中外相差无几。（《史記》陈涉世家：伙頤！涉之为王沉沉者。又外戚世家：嚄！大姊何藏之深也。唬，《方言》：声也。《玉篇》：唬，呼麦于六二切，声也。）語法形态是語言中最稳固的部分，印欧語学者以形态系統的比較为首要任务，可是研究現代汉語方言显然不能持有这样的成見，因为汉語不同于印欧曲折語类型，汉語方言分化（从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平行地或半独立地發展，長期間已經形成很大的距离了。

4. 方言間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构照例是大部分相同的，所以方言詞彙和語法的研究总偏重于相异的或不同于标准語的特殊部分。可是共同的詞彙和語法成分，由于語音演变的結果，面貌未必相似，必須运用比較方法找出对应規律，指明同异的詳細条例。"我"讀ᶜuo，ᶜgua，ᶜŋu，ˢŋɔ，"你"讀ᶜni，ᶜli，ˢnei，完全符合北京話、厦門話、上海話和广州話各自的內部語音規律；ˢge，ˢgi（其？），ˢk'œy（佢）在沒有足够的証据說明是类推作用的結果以前，只好算作不同的詞。（广州話第三身人称代詞ˢk'œy 讀阳上，可能是受了第一第二身的影响，从阳平变为阳上，取得一致，可是韵母的对应依然不符合一般条例，广州"其"讀ˢk'ei）。

方言研究要从横切面的描写入手，特别是語音的描写，然后进一步作縱的历史的比較。个别方言的特殊語言成分（詞彙和語法）有些是外来的影响或独立創新的結果，也有些是古語的保存而在其他方言中消失了，分别指出是語言学家的任务。讓我們再举些例子說明这个意思。粵方言鷄公ᶜkaiᶜkuŋ（公鷄，动物阳性），ᶜkaiᶜna，ᶜkaiᶜhɔŋ（鷄乸，鷄項，动物阴性），吳、湘、閩、客諸方言也能找出类似的詞形，但絕少見于北方話。我們不妨暫作以下的假設：1. 古方言詞的遺留，2. 从僮語或其他少数民族語言借来的，3. 从一个已經消失了的語言借来的，4. 独立的創新。这几个假設在沒有充分的証据以前只好存疑，可是这几个方言曾經有过比較密切的关系，再从其他方面（如地域接近）考虑，方言間的互借是很可能的；如果說这种共同現象只是各方言不謀而合的独創，就无异于說这些現象是孤立的，沒有內在联系的了。可是不同方言間有些特征，可以是互相影响或滲透的結果，也可以是起于共同淵源的平行而一致的發展的結果。比如山东、江苏北部、河北南部、河南、湖北有些地方"我"說成"俺"，是北方話內部的創新，"我們"有些地方（如湖北）讀ᶜa•mən，連讀变成ᶜam•mən 或ᶜamən，于是应用一种特殊的类推手

腕——还原构詞法(back-formation)，从ˈamən 得出ˈam(俺)，終于代替了"我"，按照北方話的語音結构規律，ˈam 又变成了ˈan ①。創新的方式是多样的，有时要符合語音規律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例如"今天"北京說"今兒"ˌtɕiər，是"今日"(ˌtɕin•zɻ>ˌtɕin•ər>ˌtɕiərʔ)变来的，大致符合于北京一般兒化韵的演变規律；济南ˌtɕi•mər，宁波 tɕiˀmˀtsɻ(吉密子)，似乎保持了中古音的痕迹，可是同样的一个詞在粵、客方言由于第二音节不讀輕音，便起了不同的变化：广州ˌkam iatˌ>ˌkam matˌ(順同化)，梅县ˌkim ȵitˌ>ˌkin ȵitˌ(逆同化)。語源考釋包括單詞、詞形和語法成分，在汉語还得注意字形和字音的識别，但不等于考求本字。汉字經过長期發展，有时不同的字代表同一个詞，如"霉、黴、黴"，"搓、蹉"，"緣、禪、蟬、嘽"这类例子不可胜数；有时同样的字却代表了不同的詞（包括同音假借)，如"虹"讀ˌxuŋ，口語作 kaŋˀ，是古方音的保存，吳方言区还有一个同义詞 høyˀ(苏州)，hɤˀ(上海)，heˀ(无錫江阴)，虹带霧气，楊愼《丹鉛录》作鱟，翟灝《通俗編》作彀，李翊《俗呼小录》作吼，《通雅》引諺"东鱟日头西鱟雨"；"好"讀上声(好坏)和去声(爱好，与口語"孝衣，戴孝"的孝字同音，《釋名》釋言語：孝，好也)；"去"口語有 tɕʻyˀ，kʻiˀ 或 kʻɯˀ 两讀("竭"字 kʻiˀ，kʻɯˀ 漸被廢弃)②。方言口語忠实地保存了古詞的音义。方言区通用的俗字，有时利用同音代替，在搜集方言詞彙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 方言研究糾正了过去对待方言的非历史观点。方言从屬于民族共同的标准語，但和民族共同的标准語一样是同一語言的繼承和發展，方言并不是标准語的分支，方言里不合于标准語的特殊詞語、詞形、詞义和語法現象，是受方言自身的發展規律所支配(語音演变、类推、借貸、創新)，并不是标准語的歪曲。当然，标准語对方言有无限的約束力和深刻的影响；标准語自身也建立在一个方言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工和規范化，不断地吸取其他方言的有用成分来丰富自己(往往通过文学作品)，所以方言和标准語間的关系是千絲万縷的，語言学家要条分縷析地指出来龙去脉。

方言或方言現象不是孤立的，要全面地研究方言就得分三个步驟，也就是方言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一个方言本身的調查，搜集丰富的精确的資料，系統地描写它的語音、詞彙和語法。(借詞或外来影响可以包括在内或分别处理。)第二，方言和标准語比較，找出二者的語音对应系統，詞彙和語法的异同，这样就可以理解二者是同一語言的分化和發展，并为全民族統一的标准語的發展(普通話的推广)服务。至于一个方言和其他方言比較，或者几个方言互相比較，也屬于这一性質。第三，把以上研究的結果，跟該語言的較古阶段比較，找出这个語言分化和發展的过程。后二者可以合并处理：姊妹方言的語音对应条例是平行發展的結果，是分歧复杂的語音現象的系統化，联系历史可以揭示語音演变和分化的条件。第一种是描写語言学工作，后两种是历史比較語言学工作(也是历史方言学的任务之一)。

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調查研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尤其是还沒有文字，还沒有建立文学語言的陌生語言，它的方言往往是分歧复杂的，就必須这样做。这种語言既然沒有历史記录，我們就无从联系它自己的較古的历史阶段，而只好联系跟它有亲屬关系的語言。比如彝語方

---

① 《湖北方言調查报告》，第一册，29 頁。"俺"在山东和旁的一些地方單复数不分，是一个佐証。比較北京土語 ʻm̩•məor ʻm̩mə，有时簡化作ʻm̩，也是从"我們"变来的。咱 ˧tsan<咱們 ˧tsa•mən 的演变过程更近似"俺"。

② 章太炎《新方言》序所述"轉語"六例，多与方言音义轉变有关。

言可以联系藏緬語，僮傣侗水語方言可以联系泰(暹罗)語，各亲屬方言互相联系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都要运用比較方法才能揭發語言分化和發展的历史。事实上，我們知道，方言和标准語的差异，亲屬方言間的差异，有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形，所以我們实际处理一个語言的方言时，不妨斟酌輕重緩急，集中注意一个或几个方面。不然，方言研究就几乎占有了語言学的全部領域，而忘掉自己的特殊領域了。

6. 方言学的特殊領域就是欧洲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兴起的方言地理学(或語言地理学)。十九世紀中叶，語言学家开始糾正了过去的偏向——过分重視語言的历史材料而輕視或忽視活的方言口語(这种偏見至今并未絕迹)。新的發展趋势导致了方言地理学的建立。1876—1881年，德国 Georg Wenker 調查了德国北部和中部的方言，繪制了六幅德国方言地圖。1897—1910 年間 Jules Gilliéron 的法国方言地圖，1915 年出版的欧洲部分俄罗斯方言地圖稿，1928 年以后 K. Jaberg 和 J. Jud 的意大利方言地圖，規模宏大，奠立了欧洲方言地理学的基础。后来陆續出現了丹麦，瑞典，罗馬尼亞，美国新英格兰的方言地圖。最近(1957)苏联科学院出版了莫斯科以东中央各省的俄語方言地圖。方言地圖使語言發展的現阶段的空間分布一覽无遺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并且由于語言分化和發展的不平衡性，現代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往往能够透露語言發展过程中的許多重要情况，历史文献里所找不到的情况，这样就补充了和克服了历史比較語言学中存在的某些困难，也正是历史比較語言学用以"拟构"古音的最强有力的根据。例如北京音沒有入声韵，要直接联系切韵音系就很难理解，幸亏閩粤客方言保存了韵尾 -p, -t, -k, 吳方言簡化为-ʔ，江淮方言苏北有些地方弱化为喉部肌肉的紧縮，阴阳入有分的(少)也有不分的(多)，北方話山西中部北部和河北張家口專区也有类似情形，这些分散的現象串联起来不是正好說明北京入声和入声韵消失的过程么？方言的过渡地带，好象語言發展的过渡阶段，在描写研究和比較研究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方言地理学揭發了一个重要的語言事实，就是每一个方言特征(不論語音、詞彙或語法方面的)有一定的分布区域，不同的方言特征可以有或者往往有不同的分布区域，就是方言差异在空間的体現。一幅方言地圖是用綫条繪出一个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方言地圖的繪制首先要作有計划有系統的調查，关于語音符号的內部統一和調查点的疏密和选擇都要严格地規定，精确地記录方言現象。地圖上的界綫叫作同言綫(изоглосса)，往往是曲折的，不規則的。好些代表不同方言特征的同言綫集中在一幅綜合的地圖上，有些綫部分地互相吻合或重迭，这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区；还有些綫互相交叉，錯綜复杂，使方言区的划分很不稳固和明确。同言綫"網"曾經使 Gilliéron 和其他一些語言学家作出片面的推論：每个方言特征多少是孤立的个别現象，方言的划分只能拿个别特征的同言綫作标准，而几个同言綫的吻合只是偶然的。他們只承認語言中的方言差异，而否定了方言整体或方言区的存在：

几个同言綫互相吻合而形成的綫"丛"，正是方言区間的显明的疆界。許多同言綫的交錯，表示这个語言和它的方言曾經經过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新質的扩展和旧質的消磨好象浪潮的涌退，用彼此矛盾和互相影响的方式出現并稳定在不同的区域里。其次，不同的同言綫也不应該等量齐观，有些綫只代表个别的詞語和个别的語音，有些綫却关系着語音結构或語法体系的重要部分，不消說后者是主要的，应該作为划分方言的依据，而前者是次要的，也許只是土語群內部的分歧，并不牵涉方言的整体。方言地理学的同言綫理論是符合我国古典傳統精神的。楊雄早在二千年前已經揭露了方言詞彙分布的錯綜复杂情况。比如齐語

詞彙跟其他方言約有以下各种联合一致現象:齐魯,齐宋,荆齐,齐楚,齐赵,燕齐,青齐究冀,齐魯青除,齐燕海岱,齐楚江淮,梁宋齐楚北燕,齐楚宋衛荆陈,等;东齐显然是另一方言,跟其他方言的共同詞彙有以下的分布情况:东齐青除,东齐吳揚,东齐陈宋江淮,东齐北燕海岱,东齐秦晋,等;齐和东齐是两个邻近的土語群,所以揚雄《方言》里还有"杂齐"这样的称呼。(孟子所謂齐东野人之言,是比較籠統的說法。)另一方面,方言地理学糾正了早期历史比較語言学留給我們的一种錯誤印象。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語言学家为了建立語言系屬的分类和分期,認为語言的分化一般采取突然分裂的形式,不同的語言間或方言間有划然的鴻沟,不同的历史阶段是黑白分明的。可是方言研究讓我們体驗到語言分化或整化的緩慢發展和逐漸过渡的实質。

7. 历史文献所保存的材料不能完全告訴我們关于語言的一切具体細微現象,尤其是語音方面。語音的历史研究,即使在拼音文字,多少局限于抽象的音类的分析,說明音类間的关系。汉語音韵学就是如此。为了說明历史上的語音衍变,我們有时不得不借助于推測和假定。現代方言或方音作为研究对象却是具体的,通过观察、辨别和分析,必要时还可以借助于仪器实驗,从直接的感性認識提高到系統的分析和分类。欧洲的历史語言学曾經被譏为"字母的科学",古人留下来的字母是不容易完全兌現的。汉語音韵学長期利用方塊字来标音,古人所起的許多不够科学的术語更令人迷惑。直到晚近几十年,由于語音学和音位学的进步,現代方音的研究才使古音系統在一定限度內具体化了,字母或者方塊字才有了实际的內容,符号代表了具体的音值,一向被視为玄妙的术語才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了。活的方言口語提供了历史文献所不能提供的珍貴材料。另一方面,現代方言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文献材料里所能包括的,同样地会使我們陷于迷惑,所以我們同时也必須依靠历史比較語言学的成果,作为方言研究的出發点或基地。

历史比較語言学一面强調音变規律沒有例外,一面也充分估計到类推、借貸、文字影响、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干扰因素。根据这个原理,活方言的調查研究多少讓我們进一步認識到語言發展是一种不断的运动过程,是矛盾的統一。單單观察語言間或方言間的互相影响和滲透,就不难理解一个音变規律的运动在長时期內往往不是直綫的、單純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規律中遇見"例外"或"特例",我們也就不必惊异,而应該从各方面去找出这些例外的原因。語言規律是复杂現象中存在的条理,問題在于怎样去發現。比如中古溪母[k‘]在現代广州話里变成了[h](开ᶜhoi, 口ᶜhau, 气 heiᵌ, 客 ha:kᵌ),合口呼[hu]又变成了[f](科ᶜfɔ, 火ᶜfɔ, 快 fa:iᵌ, 闊 futᵌ),可是有些字音不符合这个規律,坤ᶜk‘wan, 楷ᶜk‘a:i, 叩 k‘auᵌ, 缺 k‘ytᵌ, 这些例外字不妨暫时假定是受了文言或北方話的影响,与其說是繼續保存了,不如說是重新恢复了原先的[k‘]。广州讀 k‘ 的字,如果在邻县(如順德)有些个还保存 h,就可以是很好的証明。另一方面,广州話里有好些字原来应該讀作不送气的 k,却讀了送气的 k‘,如"規沟購禁級給冀驥暨揭詰孑孓概丐盖拘駒括决蕨……",这似乎表示另一股潮流——可以說是一股后起的逆流使 k 变作 k‘,波及了 k‘>h 的正規的演变。客家話受粵方言影响很深,有些字讀 h 或 k‘(如"肯口渴款抗怯乞"等)。方言从来不是孤立的,經常受到書面語言或其他方言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同一个語言或方言里的音变規律互相干扰,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广州話 k‘>h 这个規律的徹底闡明,还有待于邻县方言的調查和比較。

历史比較語言学还揭發了語音演变往往引起語法形态的变革,或者說,形态学的变革往往

是語音演变的后果。根据这一原理，我們多少能够理解汉語方言中許多語法成分的歧异現象。汉語富于双音詞，后面附加的詞尾往往輕讀，發音很不稳固，不容易長期保持不变，这就需要經常的整飾和創新。比如动詞时体的完成式，北京人說"吃了飯了"，苏州人說"吃仔飯哉"，广州人說"食咗飯咯"，詞形和句式完全相似，可是表示完成的了[·lə]、仔[·tsɿ]、咗[ᶜtsɐ]，却不是同一来源的語言原料。印欧語的比較研究强調形态成分的来源相同，决不滿足于平行的类似，这个要求如果强加于汉語方言的形态比較，就会大失所望了。

最近三四十年来，普通語言学企圖总結历史比較語言学和方言学的成果，建立一般性的理論，特别是結构語言学在方法和技术上企圖开辟新的基地。这方面的努力多少有些成就，如关于音位系統的分析，对方言調查研究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不可否認，困难和缺点是很多的，如新术語的杜撰和濫用，語法結构的分析和傳統語法的糾纏，还不能完全跟方言調查研究的具体实踐相結合。新的經驗的累积还是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

汉語方言是丰富复杂的，調查研究工作还在初創阶段。汉語方言学对汉語史和汉藏語系的比較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負担着創造經驗和建立理論基础的任务。

8. 末了兒，却不是次要的，就是方言学怎样結合民族或居民的人文历史，作綜合的研究。斯大林說："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①] 語言不能脫离社会生活而存在，語言發展和居民迁徙，宗教迷信，生产活动，阶級斗爭，風俗習慣(包括衣飾)，等等，都有密切的互相呼应的关系；語言材料和社会历史互相印証，更能說明現象的本質。比如現代胶东方言，在北方話里自成一个土語群，这使我們合理地联想到胶东地区在春秋以前的居民是萊夷，和齐国是近邻，战国时代合并于齐，地域大致相当于楊雄《方言》里的东齐，这样的历史淵源跟現在胶东話的特殊面貌未尝沒有关系。所以近来有人希望方言調查和社会人文調查（包括考古）互相結合或配合，是完全合理的。早在十九世紀，就有人注意到借詞所提示的民族迁徙的痕迹。可是我們一方面应該重視語言和社会人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得注意社会人文的历史变革并不是語言發展的唯一因素。語言或方言是千百年間人民共同創造和使用的社会交际工具，社会制度發生急剧的变化必然給語言或方言带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詞彙和詞义的新陈代謝，可是这决不会引起語言特征的本質的变革。語言發展的稳固性和变动性在任何历史阶段从原則上說是基本一致的，虽然具体情形的复杂性在各别語言或各别阶段决不相同。我們处处要从具体語言材料出發，不能把社会人文現象作为語言研究的前題。

9. 汉語方言学的建立是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的。汉民族共同語的發展——普通話的推广，标准音的教学，詞彙、語法的規范化，汉字簡化和拼音文字的創建，民間文艺(包括地方戏剧)的搜集和整理，这一系列工作跟方言調查研究都是不可分割的。少数兄弟民族語言，特别是汉藏語系各語族和語支的調查研究，也要采取同样的方式，首先建立一个語言或語支的方言体系，按部就班地进行各語族的內部比較研究，最后才能企圖展开汉藏語系的大規模的比較研究，回过头来联系汉語的最古阶段。汉藏語系以汉語的历史为最悠久；用描写方法和比較方法研究汉藏語系各語族或語支的方言分布和亲屬关系，能不能联系汉語的最古阶段，可以作为一个檢驗的标准，檢驗我国語言科学的發展是不是攀登了一个高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20 頁。

峰。但是在馬克思主义的原則指导下，我們尽管重視語言的繼承性和漸变性，却更强調語言的变革和創新；我們应該絲毫不苟地指出語言長期分化的結果，同时也必須清清楚楚地看到語言整化和統一的必然趋势及其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有利条件下，語言的發展将出現史无前例的变革和創新，将以整化和統一为唯一的运动形式向前跃进，所以几千年来形成的汉語方言分歧現象，并不影响推广普通話和文字改革等运动的迅速开展，同时汉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的适当配合，也必然会产生积極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第三章　汉語方言發展的历史鳥瞰

1. 要了解汉語和它的方言的發展的历史，必須密切联系汉族人民的历史。汉族和汉語的历史是悠久的。單說从周秦到現代，二三千年間，汉語跟着汉族人民的分合，究竟經过几度的分化、集中和統一，我們現在只能描写一个粗略的輪廓。

秦汉以来，汉語保持了統一的局面，表現了極大的稳固性，这和汉族人民的历史是分不开的。显著的历史条件是：

① 中央集权的統一政治体系，实际上包括封建割据，以自然經济为基础，这种社会状态長时期内繼續保持，割裂和分立状态是比較短暫的。

② 文化傳統富于保守性，一綫繼續不断，汉以后崇尚儒家思想，使之为封建統治服务；唐以后实行讀經科举制度，巩固了古典文学語言的傳統；这情形一直維持到晚清末年。

③ 文字沒有脫离意象体系，定型化以后沒有改变，从古到今各地按不同的方音認字和讀書，維系了書面語言的統一，这在拼音文字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④ 汉族是个先进民族，远近四邻的部落或部族不断地吸收汉族文化，他們的語言也不断地借入汉語詞語，特别是日本語，朝鮮語和越南語，其次是国内少数民族語言里保存了大量的汉語借詞，給古代汉語的研究提供了宝貴的資料——汉字本身所不能提供的資料。汉語給与人家的多，只在和平时期，如隋唐时代的佛典翻譯，接受了比較深刻的外来影响。至于外族的侵扰和征服，如五胡和辽金元，是汉語史分期的重大标志，但是并沒有打断汉語發展的一綫相承。

以下按照汉語史的分期談談汉語方言变迁的梗概。

上古时期

2. 上古时期包括周秦（公元前十一至三世紀）和两汉（公元前二世紀至后二世紀）。

我国在周朝以前沒有信史。相傳黃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时三千，周初分封八百諸侯。这种国就是氏族或部落，諸侯就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首領。不难想象，每个氏族或部落都有自己的語言或方言。

《書經》舜典說："蛮夷猾夏"。又說："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左傳》定公十年："裔不謀夏，夷不乱华"。《論語》八修："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无也"。《孟子》滕文公上："吾聞用夏变夷者，未聞变于夷者也"。上引各文都以华夏和蛮夷并提。相傳燧人氏之世，有大人足迹出于雷澤，华胥踐而生伏羲。华字最早当出現于此。夏是大禹的国号，"禹受封为夏伯"。（帝王世紀）《說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段注謂称夏以别于四夷。华（魚部合口）夏（魚部开口）音近，所指都是中原居民。

据近来有些历史家的說法，殷人是东夷族，兴起于黃河中下游，約于公元前 1600 年击溃了中原的羌族——夏。其后周人也是羌族的一支，兴起于陕西渭水流域。（参看尚鉞主編《中国

历史綱要»六，九頁。）

秦汉統一以前的黄河流域居民已經經过了几度的变迁，种姓是很复杂的，語言或方言也必然是复杂的。

先秦两汉的文献显示春秋战国时期的汉語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和發展。周末許多部落互相并吞和联合，許多小部落方言融合为几个較大的部落方言；同时百家爭鳴，諸子的作品虽然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却逐漸形成了共同的統一的文学語言——雅言。《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执礼皆雅言也"。雅言的基础应該是当时王畿成周一带的方言。但是雅言的建立并不意味方言的削弱。

孟子斥楚人許行是南蛮鴃舌之人（見滕文公），又对堯舜君臣关系的不正确的傳說斥为齐东野人之言（見万章）。另外有一段記載，更清清楚楚地說明齐和楚是两个不同的方言。滕文公下，孟子对戴不胜說："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語也，則使齐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則日撻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嶽之間数年，虽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可見齐語和楚語是两个不同的方言，距离是相当大的。

《左傳》文公十三年有一段記載，暗示秦晋方言有一定差别。晋人害怕秦人任用本国人士会对己不利，就派魏寿余詐降秦国，見机取回士会。秦伯欲取回魏降地，寿余說："請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秦便不得不派士会和他先行。寿余和士会是河东人，大家用乡音打交道自然便利些。

《礼記》王制說："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許愼《說文解字》序："諸侯力征，不統于王，言語异声，文字异形。"可以想見，周末許多亲近的小部落方言联合为几个大部落方言，数目是大大地減少了。可是每个部落方言內部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土語的分歧，各部落方言間的差别也会变大的。

3. 秦并吞六国，統一天下，不但在中国政治上是个划时代的标記，就是对汉語的發展也产生很大的作用。《礼記》中庸篇托名孔子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中庸的所謂"今"，应該是指秦統一（公元前 221 年）以后，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描写的秦始皇的統一措施是相符的。李斯作小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書同文"就是文字定形而归于統一，消灭"文字异形"的現象。秦文既然作为天下文字的标准，秦方言的地位也必然有所提高。文字的統一对諸部落方言的發展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虽然并不意味方言土語的消磨。直到东汉时代，書同文以前的情景在人們的記忆里还是很清楚的。郑玄說："受之（注：指文字）者非一邦之人也，人用其乡，同音异字，同字异言，于茲随生矣。"王充說："經傳之文，圣賢之語，古今言殊，四方异談也。"可見先秦时期的方言和文字是同样的分歧。書同文的政策虽然不能消灭或改变方言的分歧，可是奠定了文字統一的基础，这个傳統繼續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沒有間断，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是不用夸張的，对汉語方言的發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4. 我們对于古代方音的歧异，由于不表音的形义文字的限制，認識是很模糊的。清代学者研究周秦古音，主要根据詩經和楚辞的用韵，旁征說文解字的諧声。楚辞用韵比詩經略寬，但二者基本一致，这似乎說明春秋战国时代的語音結构，至少就書面語言或雅言而論，各地的差别并不太大。詩經三百篇，采自广大地区，有些韵按照后代的韵書看来是不合的或勉强的，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古今音韵起了变化，用中古韵書去繩墨古音当然不能貼合；再就是

所謂周秦古音的确含有各地不同的方音。至于方音混杂或一字异讀，应該只限于少数的特例。但是从詞彙上看，楚辞用"兮，些，只"等語助詞和名物形动詞多与詩書不同，似乎反映了周末南北方言的差异。（后汉王逸釋楚語二十一則，近人瑞安李翹著屈宋方言考共六十八字，可供参考）。余如"公羊多齐語，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尝有一字哉？"（顧炎武《日知录》。）或者說，先秦典籍，有些方言色彩較重，有些却是以王畿成周方言为基础的雅言。

汉代距古不远，可是对于先秦典籍的語言文字已經感到生琉，經师們竞起作注，如詩、礼公羊、谷梁、淮南子的箋注，建立了訓詁学，这說明这期間汉語已有显著的演变。汉代著作，如刘熙多青徐語，許愼多汝南語，何休郑康成多齐語，汉書注多隴西秦語，这些都提供了两汉方言的零星佐証。可是丰富的方言資料，还得首推楊雄的《方言》，其次是許愼的《說文解字》和刘熙的《釋名》。楊雄答刘歆書說："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閭翁孺者……犹見輶軒之使所奏言，……君平才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又說："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部衛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斋油素四尺，以問其异語，归卽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岁于今矣。"应劭《風俗通》序："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会，周章質問，以次注續。"楊雄二十七年的搜集記录可以說是繼承輶軒使者的事业，書中主要材料采自孝廉衛卒之口，还有一部分却采自散佚的先秦典籍，所謂"旧書雅記"，带有考古証今的意味。所以《方言》所載实际上包括周末和秦汉的方言資料。其次，書中地名，如宋衛韓周都是沿用周代旧名，晋赵魏分說或并提指三家分晋以前或以后也沒有交待清楚，所以从地域上看也不限于汉代的方言。如方言卷一："……秦晋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語也，初別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釋也。"又如卷二："瞷，睇，睎，晾，眄也。陈楚之間，南楚之南曰睇，东齐青徐之間曰睎，吳楊江淮之間或曰瞷，或曰晾，自关而西，秦晋之間曰眄。"比較《說文》："吳楚謂瞋目顧視曰眴，海岱之間謂眄曰睎，江淮之間謂眄曰瞷，南楚謂眄曰睇。"① 两書所載大体符合，但并不是完全相同。这也多少說明調查方法受了时代的限制，要追寻一个方言詞或几个方言同义詞的古今南北的踪迹是一項艰巨的工作。

5. 楊雄方言里所記录的詞彙，按照性質可以分为四类：一、通語，凡通語，凡語，通名，是普遍通用的詞；二，某地某地之間通語，四方之通語，四方异語而通者，通行区域很广，但并不普遍；三，某地語，某地某地之間語，通行区域狹小；四，古今語，古雅之别語，是冷辟的古語的殘余，通行区域也是很狹小的。这些方言詞的分布往往是錯綜的，从先秦到两汉的分布情况是經常發生变动的，所以楊雄說"初別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換句話說，方言区的界限从来不是十分固定的。近人根据方言所称引地名之分合，西汉方言可以划分十三个：一、秦晋；二、郑韓周；三、梁、西楚；四、齐魯；五、赵魏之西北；六、魏衛宋；七、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八、东齐与徐；九、吳楊越；十、楚（荆楚），十一、南楚；十二、西秦；十三、燕代。其中秦晋方言的地位显然高于其他方言，各方言間的亲疏关系也不是相等的，有些也許还夹杂一些非汉語成分，如东齐青徐之夷，秦之羌狄，南楚之蛮，北燕之东胡。这些非汉語現在无从稽考了。例如东齐海岱之間原为古东夷或萊夷所居。說文："东夷謂息为咽。"郭璞注尔雅："东齐呼息为咽。"这說明东齐方言含有东夷語成分。但是东夷語和东齐語的系屬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无从推断。

---

① 睇，今广州讀ʻtʻai，按照《广韵》：特計切，应該讀阳去，声母不送气。語源可疑。

按照上引左傳文公十三年的故事，秦和晋原来是两个有一定差别的方言，可是西汉年間却联合成为一个方言了。上古是一个很長的时期，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割据和中央集权，社会政治起了几次大改变，可是自然經济不可能消磨方言的分歧。总的看来，上古汉語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可是今天的吳語、湘語、粤語也开始播种和萌芽了。古楚語包括湖北、湖南（"南楚江湘之間"）和長江中游南岸一带，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說是今天湘語的前身。春秋战国时期，越灭吳，楚又灭越，政治疆界的变动也可能影响到方言由分而合。楊雄方言里提到吳楚、吳越、荆吳，荆楊，荆吳楊甌，荆吳淮泗，可見汉代長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几个方言是相当接近的。这种局面到了三国时代也許还有进一步的發展。三国时代的吳語如果按照政治势力范圍而有平行的發展，那么吳越楚的方言界限也許更难划分了。今天吳語和湘語有些突出的共同特征，从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历史上互相联系的綫索。

中古时期

6. 中古时期包括隋唐宋三个朝代（公元七至十三世紀）。可是从上古到中古有一个很長的过渡时期：魏晋南北朝（公元三至六世紀），这期間五胡乱华（公元三〇四至四三九年），对汉族和汉語来說，是一个空前重要的外来因素。这些非汉語的西北部落——匈奴、羯、鮮卑、氐、羌，給汉族人民带来不少的灾难，迫使汉族人民的一部分向南迁移，可是給汉語并沒有留下深刻的影响，或者說，汉語并沒有从他們吸收多少詞彙。汉語表現了一貫的稳固性，这跟汉族人口众多和文化先进是分不开的。

要研究晋代的方言詞彙，可以利用楊雄《方言》的郭璞注。（《尔雅》注也可以作为次要的参考。）楊雄所記录的方言詞，有些到了晋代已經变成通語，詞形也有些由單音变成双音。例如卷一"虔、儇，慧也，……楚或或謂之譪。"注"他和反，亦今通語。"卷二"鈒，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鈒，或謂之嫽。好，凡通語也。"注"今通呼小姣潔喜好者为嫽鈒。"还有汉时某地的詞，变为晋时另一地的詞。如卷一"……自关而东，河济之間，謂之媌。"注"今关西人呼好为媌，莫交切。"卷五"把，宋魏之間謂之渠挈。"注"今江东名亦然，諾猪反。"郭注不但体現了汉語古今南北的变迁，有时也体現了詞义的發展。如卷一"凡物盛多謂之寇。"注"今江东有小鳥，其多无数，俗謂之寇也。"这是一个由泛指而用于專称的例子。卷十三"煬，翕，炙也。"注"今江东呼火熾猛为煬，音恙。"（煬，今苏州讀 iɒŋ²，俗亦作旺。）郭注方言讓我們看出汉語演变的途徑和間接所受外禍的影响。（江东包括今江南吳語区。）

7. 中古汉語音韵系統很完整地保存在一系列的韵書里。隋陆法言修集《切韵》五卷（公元六〇一年），分部一百九十三，意欲論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据选精切，除却疏緩。"他又說："吳楚則时伤輕淺，燕赵則多伤重濁。秦隴則去声为入，梁益則平声似去。又支脂魚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卽須輕重有异。"（均見切韵自序）所謂輕淺与重濁，可能是指韵母元音的洪細（如哥一等后 a，加二等前 a），但也可能是指声母發音的差异；各地調类一致而調值互异，根据現代方言的經驗是不难想象的；支和脂，魚和虞，先和仙，尤和侯，韵母音值趋于混同，的确由来已久了。

隋初《顏氏家訓》音辭篇是專論方音方言的著作。顏之推說："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水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用地

理条件来解釋方音或方言歧异的原因，中外古今大不乏人，当然是不合科学的。唐陆德明在《經典釋文》序里說："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滯于沉濁。"这样說法是比較地客观的。

今切韵殘佚，我們研究中古音韵，大都根据《广韵》。广韵遵循陆法，分部二〇六，平分上下卷，上去入各一卷。中古音四声俱备，尚未分阴阳。二〇六韵部大概是綜合古今参照南北而有所取舍，未必是一时一地的語音。广韵似乎給我們一个印象：隋唐时代汉語音韵結构，南北大体还是接近的，因为如果差别太大，匯通或兼顧就是不易想象的事。但是陆顏所說的南北方音差别，到底具体內容如何，那就不是韵書本身所能告訴我們的了。韵書对音类的分析是精密的，但形义文字不能表示具体的音值。

8. 日語所保存的两种汉語借詞，讓我們今天还多少能以窺見隋唐时代汉語南北語音差别的具体內容。日譯吳音借自第五、六世紀的江浙一带的話，日譯汉音借自第七、八世紀的西北或長安的話，二者的語音特征的痕迹多少还保存在現代的吳方言和西北方言里。

西北和吳越方音的差别，請看下面的例子：

	馬	魔	挪	耐
日譯汉音	ba	ba	da	dai
日譯吳音	me	ma	na	nai
今山西文水	mba	mbuu	nduu	ndai
今上海	mo	mu	no	ne

鼻音声母带有濁塞成分，是西北方音的一个重要特征，現在还保存在局部地区，很清楚地反映在日譯汉音里。

至于音节結构，隋唐时代西北和吳越都还保存了整套的鼻音韵尾 -m -n -ŋ 和塞音韵尾 -p -t -k。

	粘	难	叶	猎	舌	白
日譯汉音	den	dan	io:(e-pu)	rio:(re-pu)	setsu	haku
日譯吳音	nen	nan	io:(e-pu)	ro:(ro--pu)	zetsu	biaku
今粵音	nim	nan	ip	lip	sit	pak

現代汉語方言里，粵語保存了完整的韵尾鼻音和塞音，所以上面引用粵音以資参証。

可是对中古的汉語方言，要作出較全面的划分，由于文献不足，是很困难的。当时南北方言已經有了显著的差别，但是还沒有發展到現在北方話和吳方言这样大的差别程度，从上引日譯汉音和吳音可以看得很清楚。

9. 五胡乱华对汉族和汉語的間接影响，据近人研究，特别体現在客家話和閩語的萌芽。楊恭恒《客話本字》說："客之先，居丰鎬河洛齐魯之交，或为衣冠世族，或为耕凿遺民，皆涵濡于二帝三王之化。自东晋永嘉五胡蹂躪，冠带数千里之地，戎羶污染，靡有宁居，于是衣冠之族、豪杰之徒，如侃逖嶠琨之輩，相与挈家渡江，共圖恢复，王謝之家，尤为卓著。王謝旧河东太原人也。其余入閩著姓，則有林邵何胡等八家。其他流民避乱江南，流离轉徙，有南徐南司等州郡，謂之侨軍州。軍州卽今之州县，所謂侨者卽客耳。"中原汉人第二次向南迁移，發生于唐代黃巢起义年間，一般認为是客家南迁規模最大的一次。

近代和現代

10. 近代指元明清(十四至十九世紀)，現代指鴉片战爭(1840)以后。語言的發展不能有爆發式的革命，語言史的分期是繼承性的而不是割裂的，所以近代和現代的汉語方言的發展这兒当作一个时期处理。

近六百余年間，汉語發展为七个主要的地域方言：北方，吳、湘、贛、客家、粵、閩(閩南和閩北)。贛方言据目前的了解，缺乏独立突出的方言特征，贛东南接近客家話，贛北接近下江官話，贛西跟湘語不易划分界限，贛东一小部分地区接近吳語。中国長时期的中央集权和封建割据的政治局面以自然經济为基础，維系了汉族內部的統一，在一定程度上維系了汉語的統一，特别是書面語言的統一；同时由于汉族人口不断增加，时常受到北方外族的侵扰，分布区域向南推移，日益扩大，加上其他的历史因素(如农民起义，集体迁移，区域經济的繁荣，地理交通条件的改进等等)，汉語終于分化(同时也有整化)和發展为七个大方言。吳語、湘語、粵語萌芽于上古时期，閩語和客家話萌芽于中古时期，上面已經談过了。黃河流域在上古和中古时期是汉語的中心地带，向北分布到長城以內，可是到了近代，随着政治經济文化等历史条件的改变，汉語的中心轉移到河北，仍然在北方話范圍以內，南宋局势偏安，金元奠都燕京，为現代北方話打下了新的基础。明代沐英平定云貴，北方話深入西南。滿清入关，統治中国二六八年(公元1644至1911年)，采用了汉語，并且把北方話傳播到东北广大地区，同时山东移民把胶东方言的特色也带到了辽东半島。所以近代汉語方言仍以北方話为主导，向南北發展，通行区域远远超过了上古和中古时期，逐漸变成全国性的交际工具，十六世紀以后叫作"官話"，是今天"普通話"的基础。近代北方"官"話是在"滇南車馬，縱貫辽阳，岭繳宦商，衡游薊北"(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宦和商往来于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是官話——普通話的傳布者。其他六个方言只在特定区域內活跃，同时也不断地接受北方官話的影响。

11. 就語音結构說，近代北方話是"新汉語"。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以北方語音为标准，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声母不分清濁，开始形成了現代汉語的面貌。相形之下，吳、粵、閩、客家諸方言似乎保存了較多的隋唐故語和秦汉雅言的遺迹，值得今后从縱横两方面深入調查研究，逐步揭發汉語的悠久的發展史。

12. 从口头語言和書面語言的关系观察，北方話的地位的重要也远超过其他方言。秦汉以后，汉語的書面形式已經僵化了，跟人民口語逐漸脫节。这种正統的"文言"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五四"运动为止。可是早在十二、三世紀出現了一种接近口語的新的書面語，如唐宋禪家和理学家的語录，諸宮調，話本，以及笔記小說里的片段对話。这种"白話"作品，繼以金元的北曲，明代的水滸傳、西游記、三国演义、金瓶梅和三言、二柏等長短篇小說，和清代的紅楼梦和儒林外史，都以北方話为基础，为現代汉語建立了深厚的傳統，虽然沒有完全摆脫旧文言的影响。这类話本、小說以及流行一时的俗曲，有时也夹杂一些吳中俗語，带有各自的地方色彩，可以說是地域方言对文学語言的形成起了丰富作用。

13. 鴉片战爭以后，中国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發展。这样就产生了資产阶級民主主义思想和中国人民的强烈的民族意識。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了我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1949年完成了中

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汉族已成为社会主义范疇的新型民族。同时汉語發展的方向也愈益明确。明末方以智在《通雅》里主張"因事而合音，因音而成字"，首次提出了汉語拼音化的要求。清季劳乃宣等为汉字設計拼音方案。1912年有注音字母的出現。1945年毛澤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論》里指出"汉字必須在一定的条件下改革，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党中央提出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現代典范的白話文为語法規范的普通話。汉字簡化运动正在稳步前进。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批准了汉語拼音方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国的政治經济文化空前的集中了。今后在一个長时期內，汉語規范化运动和方言的集中相輔相成，各地域方言将繼續存在和發揮一定的作用，并繼續服从和丰富汉民族共同語，終于消融在民族共同語里头，使今天方言分歧的現象成为历史的陈迹。

現代汉語方言分类

14. 方言分类主要是根据語言特点，尽可能考虑到方言形成和發展的历史，这里面也包括地理因素。汉語方言的調查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現在只就一般所知道的情况，分成以下七个：

1. 北方話　　人口約38,700万，占汉族总人口(54,700万)的70%，
2. 吳方言　　人口約 4,600万，占汉族总人口8.4%，
3. 湘方言　　人口約 2,600万，占汉族总人口5%，
4. 贛方言　　人口約 1,300万，占汉族总人口2.4%，
5. 客家方言　人口約 2,000万，占汉族总人口4%，
6. 粵方言　　人口約 2,700万，占汉族总人口5%，
7. 閩方言　閩南人口約1,500万，占汉族总人口3%，
　　閩北人口約 700万，占汉族总人口1.2%。

以上数字是不很精确的，粵、閩、客三个方言的人口不包括海外华侨。閩方言具有突出的异于其他方言的南北共同特点，同时閩南和閩北之間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方言間的距离或远或近，不可一概而論。两个毗連的方言要經过細密的調查才能划分界綫，而这种界綫往往是不很固定的。有些地方話的性質不易归类，例如江苏南通县一部分无疑是屬于吳語区，可是另一部分的話有七个声調近似吳語，古全濁声母变送气清音却类似客家話，从詞彙和語法特点上看应該当作下江官話(江淮方言)看待，屬于北方話系統。又如皖南話，有点接近吳方言或贛方言，正确的分类尚有待于今后的調查研究。各个具体方言的历史背景、語音系統和詞彙語法特点，以下分章叙述，这兒就不細談了。

参考資料

罗常培、吕叔湘：《現代汉語規范問題》，見《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文件汇編》，4—22頁，科学出版社，1956.7.北京。

丁声树、李荣：《汉語方言調查》，見《現代汉語規范問題学术会議文件汇編》，80—87頁。

《汉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历史研究編輯部編，三联書店，1957，北京。

何仲英：《訓詁学引論》，第二章代語的沿革、第三章現在方言。《万有文庫》，商务印書館，1933。

第四章　北方話

一　汉民族共同語的基础方言

1. 北方話按照广义的說法，就是所謂"官話"。北方話区域包括長江以北地区、長江以南鎮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带、湖北(东南角除外)、四川、云南、貴州、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占汉語地区的四分之三；使用人口近四亿(包括一些說汉語的少数民族——回族滿族等)，占說汉語的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北方話是汉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基础方言，这是長期历史發展的結果。因为北方話区域在汉族历史上无論政治、經济、文化各方面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宋代以来，許多著名的白話文学作品，从"話本"和"元曲"到《西游記》《儒林外史》和《紅楼梦》，都是以北方話为基础写成的。明朝初年外国人学說汉語就是以北方話的典型代表北京話做标准的（如朝鮮人編的会話課本《朴通事》和《老乞大》)。后来，"官話"("官"是公共的意思)名称的产生，也說明北方話体現了汉語發展的趋势，它作为基础方言的地位已經巩固起来了。

2. 北方話內部的一致性非常强，从哈尔濱到昆明，直綫距离 3,000 公里，两地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难。北方話內部，語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詞匯方面大同小异，特别是常用詞匯如人称代詞、指示詞、疑問詞等都相当一致。語音系統比較簡單，共同点是：

(1) 古全濁声母清化。"拜敗""富父""旦蛋""貴跪""救舅"，每对字讀音沒有区别。而且，共同的規律是，古平声全濁声母变为送气清声母，如"旁糖狂穷茶才"；上去声全濁声母則变为不送气清声母，如"被柱社妇"、"罢抱住树"。現代北方話的全濁声母一般只有一个 ʐ(或 z，如"人日")，有的再多一个 v(如"文武"，一般可以当作合口韵零声母处理)。

(2) 平分阴阳，全濁上声变去声，絕大部分地区有阴平、阳平、上、去四个調类，調类分派情况相当一致。

例字	中古(声母清濁、調类)		現代
剛开	清、平	→	阴平
穷寒	濁、平	→	阳平
古好	清、上	→	上
五女	次濁、上	→	上
近社	全濁、上	→	去
盖共	清濁、去	→	去
急各額合	入	→	(阴平、阳平、上、去各地不一)

(3) 輔音韵尾少，沒有 -p、-t、-k 和 -m。有入声的地区，入声或者收 -ʔ 或者无尾。-m 并入 -n。"甘干""險显"不分。一般只有 -n、-ŋ 两个鼻輔音韵尾。

二　四个次方言区的划分

3. 方言是复杂的社会現象。既要看到北方話內部一致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內部分歧的

一面。下面，选择了十一个大中城市的話，就声、韵、調三方面分别列表比較。从这里，可以了解北方話內部一致和分歧情况的大概。（表見第 24—29 頁）

值得提醒的是，在方言集中，方音向普通話标准音靠攏的过程中，这些大中城市的語音也不是單純一致的，內部分歧的程度有大有小，所以下列 11 点的語音比較表，由于幷未經过周密細致的調查，每点的語音实际上只是采取了"一家之說"，当然希望它有較大的代表性。

根据語音特征，一般把北方話分为四个次方言：

（1） 北方方言　即狹义的北方話，又叫北方官話，分布于河北（北京在內）、河南、山东、东北三省和內蒙一部分。其中胶东半島和辽宁沿海的語音，又有突出的特点。

（2） 西北方言　即西北官話，分布于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和青海、宁夏、內蒙各一部分。內部方言分歧多一些，特别是山西中部和北部。

（3） 西南方言　即西南官話，分布于湖北（东南角除外）、四川、云南、貴州等省和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內部最为一致。

（4） 江淮方言　即下江官話，分布于安徽江苏两省的長江以北地区（徐州蚌埠一带屬北方方言区，除外）和長江以南鎮江以上沿江地带。

11 个代表点的声韵調对照表

声　母　表（一）

例字	布	普	木	夫	刀	淘	年	脑	連	老
1. 北　京	p	p‘	m	f	t	t‘	n		l	
2. 沈　阳	p	p‘	m	f	t	t‘	ɳ①	n	l	
3. 济　南	p	p‘	m	f	t	t‘	n②		l	
4. 郑　州	p	p‘	m	f	t	t‘	n③		l	
5. 太　原	p	p‘	m	f	t	t‘	n		l	
6. 西　安	p	p‘	m	f	t	t‘	ɳ	n	l	
7. 兰　州	p	p‘	m	f	t	t‘	l(n)④			
8. 成　都	p	p‘	m	f	t	t‘	ɳ	n		
9. 昆　明	p	p‘	m	f	t	t‘	n	l		
10. 汉　口	p	p‘	m	f	t	t‘	n(l̃)			
11. 南　京	p	p‘	m	f	t	t‘	l			

①②③④"年脑連老"在沈阳、济南、郑州、兰州的声母根据《方言和普通話丛刊一》；别的調查材料和这有出入：沈阳（郭韵書）是 n、n、l、l，济南、郑州（王潔民）和兰州（高本汉）是 ɳ、n、l、l。

声　母　表(二)

例　字	資	足	此	促	私	俗	周	知	猪	抽	齿	除	时	書	人	日	如	鋭
1.北　京	ts		ts‘		s		tʂ			tʂ‘			ʂ		ʐ			
2.沈　阳	ts		ts‘		s		ts			ts‘			s		○			l
3.济　南	ts	tɕ	ts‘		s	ɕ	tʂ ⑤			tʂ‘			ʂ		ʐ		l	
4.郑　州	ts		ts‘		s		tʂ			tʂ‘			ʂ		ʐ			
5.太　原	ts	tɕ	ts‘		s	ɕ	ts			ts‘			s		z			
6.西　安	ts		ts‘		s	ɕ	t	tʂ	pf	t‘	tʂ‘	pf‘	ʂ	f	ʐ	○	v	
7.兰　州	ts		ts‘		s		tʂ	pf		tʂ‘	pf‘		ʂ	f	ʐ		v	
8.成　都	ts	tɕ	ts‘	tɕ‘	s	ɕ	ts			ts‘			s		z			
9.昆　明	ts		ts‘		s		tʂ			tʂ‘			ʂ		ʐ			
10.汉　口	ts		ts‘		s		ts	tɕ		ts‘	tɕ‘		s	ɕ	n	○		ɹ ⑥
11.南　京	ts		ts‘		s		tʂ			tʂ‘			ʂ		ʐ			

声　母　表(三)

例　字	解	吉	迹	卷	其	齐	鞋	希	息	该	开	海	虎	爱	业	有	元	未	五
1.北京	tɕ				tɕ‘		ɕ			k	k‘	x		○					
2.沈阳	tɕ				tɕ‘		ɕ			k	k‘	x		○					
3.济南	tɕ				tɕ‘		ɕ			k	k‘	x		ŋ		○			
4.郑州	tɕ		ts	tɕ	tɕ‘	ts‘	ɕ		s	k	k‘	x		○					
5.太原	tɕ				tɕ‘		ɕ			k	k‘	x		○ (新派) ŋ (老派)		○		v	
6.西安	tɕ				tɕ‘		ɕ			k	k‘	x		ŋ	ɳ	○		v	
7.兰州	tɕ				tɕ‘		ɕ			k	k‘	x			○			v	
8.成都	tɕ				tɕ‘		x	ɕ		k	k‘	x	f	ŋ	ɳ	○			v
9.昆明	k		tɕ		tɕ‘		x	ɕ		k	k‘	x		○	n	○			
10.汉口	k		tɕ	ts	tɕ‘		x	ɕ		k	k‘	x		ŋ		○			
11.南京	tɕ	ts		tɕ	tɕ‘	ts‘	ɕ		s	k	k‘	x				○			

⑤济南 ʦ, ʦ‘, ʂ, ʐ, 另据材料是: ʧ, ʧ‘, ʃ, ʒ。⑥《湖北方言調查报告》是 ʐ。

次方言区域的詳細划分，有待于方言普查和分区調查的完成。北方話区域和許多少数民族地区接壤或交錯，比如北方和蒙古族、朝鮮族，西南和藏族、苗族、僮族等等。汉語和这些少数民族語言区的分界如何，也有待于今后的調查。有些地区是双重語言的，划分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內蒙古和广西的部分地区。

下面就一些重要的特点，把北方話区域內各地的方音加以比較，北京話是这个区域內最重要的方言，因此进行比較就以北京語音为中心。①

声母比較說明

4. f、x 合口的分混

北方話总的趋势和北京話相同，f、x 不混，比如北京話"夫"ɕfu，"呼" ɕxu；"房"ʂfɑŋ，"黃"ʂxuɑŋ；"馮" ʂfəŋ；"紅"ʂxuŋ。分混不一的現象主要發生在西南方言区。以下两种現象最占优势.

（1）f、x 全分，如汉口、昆明。

（2）u 韵前全是 f；其他韵前 f 和 x 不混，如重庆、成都、湖北公安。

韵　母　表(一)

例　字	資	知	直	兒	低	敌	猪	普	僕	讀	俗	魚	域	巴	拔	家	甲	瓜	刮
1. 北京	ɿ	ɿ		ɚ	i		u					y		a		ia		ua	
2. 沈阳	ɿ			ɚ	i		u					y		a		ia		ua	
3. 济南	ɿ	ɿ		ɚ	i		u					y		a		ia		ua	
4. 郑州	ɿ	ɿ		ɚ	i		u					y		a		ia		ua	
5. 太原	ɿ		ə?	ɚ	i	iə?	u		ə?	uə?	yə?	y	yə?	a		a?	ia		ia?	ua	uə? uɑ?
6. 西安	ɿ	ɿ		ɚ	i		u			ou		y		ɑ		iɑ		uɑ	
7. 兰州	ɿ	ɿ		ɯ	i		u							a		ia		ua	
8. 成都		ɿ		ɚ	i		u				yo	y	yo	a		ia		ua	
9. 昆明	ɿ	ɿ		ə	i		u					i	iu	a		ia		ua	
10. 汉口		ɿ		ɤ②	i	y	u			ou		y		a		ia		uɑ	
11. 南京	ɿ	ɿ	ɿ?	ɚ	i	i?	u			u?		i	u?	ɑ ɒ	a? (新派) ɒ? (老派)		iɒ	iɒ?	uɒ	uɒ?

① 北京語音（普通話标准音）的描写和分析，参看李荣《汉語方言調查手册》第肆章"北京語音概要"或近来有关普通話語音的出版物，这兒为了避免重复，从略。

② 根据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报告》：实际讀音比 ɤ 舌位高，接近 ɯ。

韵　母　表(二)

例　字	歌	这	格	德	波	薄	伯	解	姐	潔	果	握	郭	国	却	缺
1.北京	ɤ				o			ie			uɔ				ye	
2.沈阳	ɤ				ɤ			iɔ			uɤ				ye	
3.济南	ə		ei		ə		ei	iæ	ie		uə				yə	
4.郑州	ɤ		ɛ		ɤ		ɛ	iɛ			uɤ			uɛ	yɤ	yɛ
5.太原	ə	ə?/a?		ə?	ə	ə?/a?	iə?	iɛ		iə?	uə	ə?/a?	uə?/ua?	uɛ?	yə?	
6.西安	ɤ（这 ɭə）			ẹ	o		ẹ	ie			uo	yo	uo	uẹ	ye	
7.兰州	ɤ（这 ɭə）				ɤ			ie			uɤ	ɤ	uɤ		ye	
8.成都	o	e			o		e	iai	ie		o	ue			yo	ye
9.昆明	uo	ɤ			o		ɤ	ɛ	ie		uo				io	ie
10.汉口	o	ɤ			o		ɤ	ai	ie		o			uɤ	io	ye
11.南京	ɔ	ɛ	ə?		o	ə?		iaæ	e/ie	ie?	o	u?	uɛ?		io?	ie?

韵　母　表(三)

例　字	摆	百	崖	怪	被	飞	悲	内	擂	对	未	高	焦	藥	斗	某	酒
1.北京	ai		iai/ia	uai	ei					uei		ɑu	iɑu		ou		iou
2.沈阳	ai		ia	uai	ei					uei		ɑu	iɑu		ou	u	iou
3.济南	æ	ei	iæ	uæ	ei				uei			ɒ	iɒ	yə	əu		iəu
4.郑州	ai	ɛ	iai	uai	ei	i	ei		ui			ɑu	iɑu	yɤ	ou		iou
5.太原	ai	iə?	iɛ	uai	ei			uei				ɑu	iɑu	yə?	ou	u	iou
6.西安	ɛ	ẹ	iɛ	uɛ	i		ẹ	uẹ		i		ɔ	iɑu	yo	ou	u	iou
7.兰州	ɛ	ei	ɛ	uɛ	i	ei		uei		ei		ɔ	iɔ	ye	ou	u	iou
8.成都	ai	e	ai	uai	i	ei		uei				ɑu	iɑu	yo	ou	oŋ	iou
9.昆明	ɜ	ɤ	ɛ	uɛ	i	e		ue				ɔ	iɔ	io	əu		io
10.汉口	ai	ɤ	ai	uai	ei					uei		ɑu	iɑu	io	ou		iou
11.南京	aæ	ə?	iaæ	uaæ	ei			uəi				ɑu	iɑu	iɔ?	əu		iəu

韵　母　表(四)

例　字	盘	天	年	管	短	权	根	金	准	滚	遵	顿	論	群	旁	娘	光	庆	風	京	翁	东	荣	容	穷
1. 北京	an	ian		uan		yan	ən	in	uən					yn	aŋ	iaŋ	uaŋ	əŋ		iŋ	uəŋ	uŋ			yŋ
2. 沈阳	an	ian		uan		yan	ən	in	uən					yn	aŋ	iaŋ	uaŋ	əŋ		iŋ	uəŋ	uŋ	yŋ		
3. 济南	æ̃	iæ̃		uæ̃		yæ̃	ẽ	iẽ	uẽ					yẽ	aŋ	iaŋ	uaŋ	əŋ		iŋ	uəŋ	uŋ			yŋ
4. 郑州	an	ian		uan		yan	ən	in	un					yn	aŋ	iaŋ	uaŋ	əŋ		iŋ		uŋ			yŋ
5. 太原	æ̃	iɛ		uæ̃		yɛ	əŋ	iŋ	uŋ					yŋ	ɒ̃	iɒ̃	uɒ̃	eˇ)		iŋ		uŋ			yŋ
6. 西安	æ̃	iɛ̃		uã		yɛ̃	ẽ	iẽ	ẽ	uẽ			yẽ		ɑɣ	iɑɣ̆	uɑɣ	əŋ		iŋ	uoŋ	oŋ	yŋ		
7. 兰州	an	iɛn		uan		yɛn	ən	in	un				yn		ɒ̃	iɒ̆	uɒ̃	ən		in	un		yn		
8. 成都	an	ian		uan		yan	ən	in	uən		ən			yn	aŋ	iaŋ	uaŋ	ən	oŋ	in	oŋ		yn	yoŋ	
9. 昆明	ɑ̃	iɛ		uɑ̃		iɛ	ə̃	ĩ	uə̃					ĩ	ɑ̃	iã	uɑ̃	ə̃	oŋ	ĩ	oŋ		ioŋ		
10. 汉口	an	ian		uan	an	yan	ən	in	yn	uən	ən			yn	aŋ	iaŋ	uaŋ	ən	oŋ	in	oŋ		ioŋ		
11. 南京	a˘	e˘	ie	ua˘		ie˘	əŋ	iŋ	ue˘					iŋ	a˜	ia˜	ua˜	əŋ		iŋ	oŋ		ioŋ		

声　調　表

例　字	剛	知	專	尊	穷	陈	床	才	古	展	手	老	近	厚	靠	助	出	德	笔	不	日	月	白	食
1. 北京	阴平 ˥55				阳平 ˧35				上 ˨˩˦214				去 ˥˩51				阴平	阳平	上	去			阳平	
2. 沈阳	阴平 ˧33				阳平 ˧35				上 ˨˩˦213				去 ˥˩41				阴平	阳平	上	去			阳平	
3. 济南	阴平 ˨˩˦213				阳平 ˥42				上 ˥55				去 ˨˩31				阴平				去		阳平	
4. 郑州	阴平 ˨˩13				阳平 ˥42				上 ˧˥54				去 ˨˩31				阴平						阳平	
5. 太原	平 ˨˩11								上 ˥˧53				去 ˥55				入 ˨˩21 (青年) 阴入 ˨˩2				阳入 ˥˧43 (老年)			
6. 西安	阴平 ˨˩31				阳平 ˨˦24				上 ˥˧42				去 ˥55				阴平				阳平			
7. 兰州	阴平 ˥˧53				阳平 ˨˩31				上 ˥˧42				去 ˨˦24 (或 ˧44)										阳平	
8. 成都	阴平 ˥44				阳平 ˨˩31				上 ˥˧53				去 ˨˦13				阳平							
9. 昆明	阴平 ˧33				阳平 ˨˩31				上 ˥˧53				去 ˨˦13				阳平							
10. 汉口	阴平 ˥55				阳平 ˨˩˦313				上 ˥˧42				去 ˨˦35				阳平							
11. 南京	阴平 ˧˨32				阳平 ˩˨14				上 ˨˩22				去 ˥44				入 ˥5							

拿湖北来說，大部地区是 f、x 全分，小部地区分混不一，除第(2)項所說，还有下列情况：

（3）有 f- 无 x-，如麻城。①

（4）有 x- 无 f-，如巴东。

（5）u 韵前全是 f-，其他韵前全是 x-，如恩施。

（6）oŋ 韵前全是 x-，其他韵前全是 f-，如来鳳。

上面六种分混情况，列表如下：

	夫	呼	房	黄	馮	紅
汉口	ˌfu	ˌxu	˧˩faŋ	˧˩xuaŋ	˧˩foŋ	˧˩xoŋ
成都	ˌfu	ˌfu	˧˩faŋ	˧˩xuaŋ	˧˩foŋ	˧˩xoŋ
麻城	ˌfu	ˌfu	˧˩faŋ	˧˩fa ŋ	˧˩foŋ	˧˩foŋ①
巴东	ˌxu	ˌxu	˧˩xuaŋ	˧˩xuaŋ	˧˩xuŋ	˧˩xuŋ
恩施	ˌfu	ˌfu	˧˩xuaŋ	˧˩xuaŋ	˧˩xoŋ	˧˩xoŋ
来鳳	ˌfu	ˌfu	˧˩faŋ	˧˩faŋ	˧˩xoŋ	˧˩xoŋ

5. n、l 的分混：

古泥来两母卽北京話的 n, l。北京話在这一方面也是北方話的代表，就是說，北方話中泥来不混的現象占优势。大体說，北方方言区，完全不混；西北方言区很多地方不混，有些地方部分相混；西南方言区和江淮方言区很多地方完全相混，有些地方部分能分，而完全能分的很少。

同是分，不見得都是 n 和 l 的分别：同是混，是 n 或 l 各地并不一样。这需要分"开合"和"齐撮"两方面来說明。

开合口字，如"难兰""奴盧"这两对字，在能分的地区，每对的第一个字总是 n-，第二个字总是 l-。

齐齿撮口字，如"年連""女旅"这两对字，在能分的地区，每对字或者是 n- 和 l- 的区别(如北京)，或者是 ȵ- 和 l- 的分别(如西安)，或者是 ȵ 和 n 的分别(如成都)。上面所說"部分能分"的地区，就是指这部分字能分别。这样看来，齐齿撮口字在北方話区域絕大多数地区都能分别。

泥来完全相混的地区，声母或者一律是 l（如南京），或者一律是 n(如重庆)，或者 n 和 l 两可(如兰州②)。

实际情况比我們归納的要复杂得多，比如安徽相邻的肥东肥西两县，在开合口字，一律是 l-，但在齐齿撮口字却是：肥东長临河 l-，肥西騎龙村 n-，肥西董新街"泥" nɿ，"犁" zɿ，"年連" n-。

下面是比較表(太特殊的情况不計)：

	脑(泥)	老(来)	泥(泥)	犁(来)	
北京	ˇnɑu	ˇlɑu	˧˩ni	˧˩li	完全不混
西安	ˇnɔ	ˇnɔ	˧˩ȵi	˧˩li	

① 这里根据《湖北方言調查报告》方言地圖第一圖(9 个例字)。按照"分地报告"的同音字表，麻城等地在 oŋ 韵前能分 f-、x-，表中"紅"讀 ˧˩xoŋ。

②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方言字彙"中兰州开合分为 n- 和 l-，齐撮分为 ȵ- 和 l-。

成都	ᶜnau	ᶜnau	₍ɳi	₍ni	部分相混
平壩(貴州)	l–	l–	ɳ–	l–	
会澤(云南)	n–, l–	n–, l–	n–	l–	
咸阳	n–, l–	n–, l–	ɳ–	l–	
南京	ᶜlau	ᶜlau	₍li	₍li	完全相混
重庆	ᶜnau	ᶜnau	₍ni	₍ni	
孝感(湖北)	ᶜnau, ᶜlau	ᶜnau, ᶜlau	₍ni	₍ni	
兰州	ᶜlɔ ᶜnɔ	ᶜlɔ, ᶜnɔ	₍li, ₍ni	₍li, ₍ni	
枣阳(湖北)①	ᶜlau	ᶜlau	₍ni	₍ni	

6. 尖团音的分混:

尖团音的分混指古精組字变来的今齐齿撮口字和古見組曉組字变来的今齐齿撮口字是不是有分别,即"精經""酒九""聚巨"有沒有分别。北京話是沒有分别的。北方話区域大約有五分之四的地区都不分。据科学院 1955 年的通信調查,分尖团的地区集中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河南西南部、陕西中部、广西东北部。② 例如: 石家庄、青島、郑州、洛阳、宝鷄、柳州、桂林等地都是分尖团的,"精""酒""聚"讀 ts–, "經""九""巨"讀 tɕ–。但胶东蓬莱音相当特别, 尖音字和北京 tʂ–, tʂʻ–, ʂ– 字合而为一类: tʃ–, tʃʻ–, ʃ–, 而团音字則另成一类: c–, cʻ–, ç–。③晋东南阳城則是尖团音各自成为一类: 尖音 tɕ–, tɕʻ–, ɕ–, 团音 c–, cʻ–, ç–。④

7. "街""鞋"的讀法:

古見母匣母的蟹攝开口二等字:"皆阶街解介界戒届諧鞋械懈",字数不多,但是它們代表的語音現象却是重要的。这些字,北方話大部地区类似或相同于北京的讀法——tɕie, ɕie。讀为 kai(或 tɕiai), xai(或 ɕiai), 是西南方言的一个特征。比如:

	街	解	械	鞋	懈
北京	₍tɕie	ᶜtɕie	tɕie˩, ɕie˩,	₍ɕie	ɕie˩
成都	₍kai	ᶜtɕiai	tɕiai˩	₍xai	ɕiai˩
汉口	₍kai	ᶜkai	kai˩	₍xai	xai˩

8. 两种来源的 pf, pfʻ…

pf, pfʻ 做声母,出現在西北。

(1) 帮組来源的 pf, pfʻ——陕西宝鷄、麟游等地, u 韵和 o 韵之前沒有 p, pʻ, 但有 pf, pfʻ。如"跛"pfo, "坡"pfʻo, "布"pfu, "朴"pfʻu。⑤

(2) 知照組来源的 pf, pfʻ——凡北京 tʂ, tʂʻ 声母的 u 韵字, 在兰州、西安、潼关等地都是 pf, pfʻ 声母的 u 韵字; 凡北京 tʂ, tʂʻ 声母的 u 韵以外的合口字,在上述地区都是 pf, pfʻ 声母的开口字(介音 u 失落), 如西安 "猪"₍pfu, "初"₍pfʻu; "追"₍pfe̥, "吹"₍pfʻe̥。不但如此, 凡北京 ʂu, ʐu, ʂu–, ʐu–, 在上述地区都相应变为 fu, vu, f–, v–, 如西安 "書"₍fu, "如"₍v, "水"ᶜfe̥,

---

① 根据《方言和普通話丛刊一》; 但照《湖北方言調查报告》則一律是 n–。前者發音人住枣阳西四十里璩家灣,后者發音人住枣阳城南清潭鎮。

② 根据上引書《"官話"区方言尖团音分合的情况》。其中江苏 44 点,不分尖团的有 41 点。

③ 根据鮑明煒(南京大学)調查記录。

④ 根据田希誠《晋东南語音和北京語音的差别》,見《語文知識》1956 年 6 月号。

⑤ 参考白滌洲、喻世长《关中方音調查报告》第 6 頁。

"軟"ᶜvæ̃。但知照組来源的开口字，在ɿ和ɿə二韵前讀tʂ tʂ‘，在其他韵母前讀tt‘(白話音)，例如：知ᶜtʂɿ，遮ᶜtʂɿə，吃ᶜtʂ‘ɿ，車ᶜtʂ‘ɿə，朝ᶜtɔ，張ᶜtaŋ，超ᶜt‘ɔ，昌ᶜt‘aŋ。讀書音tt‘也已变成tʂ tʂ‘，二者的区别漸趋泯灭。①

山西蒲州(永济)、运城也有pf，pf‘声母。②

9. ts-，ts‘-，s-和tʂ-，tʂ‘-，ʂ-的分混：

"資雌私"和"知蚩詩"两組字的声母，在北京話是有分别的。多数地区有这两組声母的分别，只是分别的具体情形(卽哪些字屬ts-組，哪些字屬tʂ-組)不一样；完全不分的地区比較少些。大体上說，北方方言中，除东北以不分占优势(如沈阳、安东、哈尔濱等)外，一般是能分的。西北方言中，太原、沁县等地不分，其他很多地区能分。西南方言絕大部分地区不分，少数地区如昆明、蒙化能分。江淮方言一般不分，南京、巢县等地能分。

各种分混情形列表如下(以s和ʂ的分混为例)：

	送(心母)	生(审二)	詩(审三)	身(审三)
北京	suŋ˩	ᶜʂəŋ	ᶜʂɿ	ᶜʂən
当阳(湖北)	ʂuŋ˩	ᶜʂən	ᶜʂɿ	ᶜʂən
昆明	soŋ˩	ᶜsə̃	ᶜʂɿ	ᶜʂə̃
天津	suŋ˩	ᶜsəŋ	ᶜsʅ	ᶜʂən
成都	soŋ˩	ᶜsən	ᶜsʅ	ᶜsən

10. 北京ʐ-在各地的分化：

大部分地区一律是ʐ-或者一律是z-。一般是：有tʂ組音的地区是ʐ-，否則是z-。

有些地区發生分化。比如湖北当阳，在uei韵前为ʂ-，其他全为〇-，揚州"瑞"是s-，"热"是〇-，其他一律是l-；沈阳，在uei韵前为l-，其他全为〇-(齐齿或撮口)；济南，在开口韵前为ʐ-，在合口韵前为l-；汉口只有"蕊""鋭"保存z-，其他合口撮口韵前和"日"是〇-，开口韵前是n-；西安、兰州等地合口韵前是v-(参看第8节)，开口韵前是ʐ-(但西安"日"ᶜər)。如下表：

	人	日	热	如	軟	鋭
北京	˧ʐən	ʐɻ˩	ʐɤ˩	˧ʐu	ᶜʐuan	ʐuei˩
成都	˧zən	˧zʅ	˧ze	˧zu	ᶜzuan	zuei˩ (“瑞”suei˩)
当阳	˧ən	˧ɯ	˧ɯ	˧u	ᶜuan	ʂuei˩
揚州	˧lən	la?˩	i?˩	˧lu	ᶜlᵘõ	luei˩ (“瑞”suei˩)
沈阳	˧in	i˩	ie˩	˧y	ᶜyan	luei˩
济南	˧ʐẽ	ʐɻ˩	ʐə˩	lu˩	ᶜluæ̃	luei˩
汉口	˧nən	˧ɤ	˧nɤ	˧y	ᶜyan	zuei˩ (“瑞”suei˩)
西安	˧ʐən	ᶜər	ᶜʐɻə	˧ʏ	ᶜvæ̃	ᶜvẹ

11. 北京零声母字在各地的分混：

---

① 参考白滌洲、喻世長《关中方音調查报告》第6頁。

② 根据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174頁。

北京零声母字，除在一部分地区如沈阳、南京也是零声母字外，各地不一定全部是零声母。分混情况，要按照四呼分别說明。

（1）北京开口零声母字，在各地大别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零声母，分布在各个次方言区，如沈阳、齐齐哈尔、旅大、开封、兰州、昆明、南京、揚州等地都是。另一种是鼻音声母，有的是ŋ-，各个次方言区都有，但在西北和西南最普遍，如呼和浩特、济南、西安、成都、重庆、贵阳、桂林、汉口等地；有的是 n-，“袄恼”混同，这主要出現在河北省和东北地区，如天津、通县、哈尔濱等地。

湖北鍾祥有 ○-，ɣ-，ʔ-，ŋ- 等自由变讀。

甘肃通渭、秦安、武山等地为 k-。

安徽肥东、肥西、舒城等地为 ʐ-。

（2）北京齐齿零声母字，其中一部分各地都是零声母字，例如：“音”“言”“由”等；另外一部分，卽某些古疑母变来的字，各地有分歧，有很多地方是 ○-，也有不少地方是鼻音声母，如“业”“疑”“严”三字，重庆讀 ˧˩nie，˧˩ni，˧˩nian，成都讀 ˧˩ȵie，˧˩ȵi，˧˩ȵian。

（3）北京合口零声母字，很多地方是零声母字；西南不少地方如重庆、成都在 u 韵前是 v-，其他是 ○-，如“五”ᶜvu，“瓦”ᶜua；华北和西北的張家口、呼和浩特、太原、兰州等地一律是 v-，如太原“五”ᶜvu，“瓦”ᶜva。

（4）北京撮口零声母字，各地一律是零声母字，如“魚”“元”“月”等。但錦州“用”讀 ʐuŋ˩（北京 yŋ˩）。

12. 鼻音声母的濁塞成分：

山西西部平阳、文水、太谷、兴县等地，鼻音声母带濁塞成分。比如文水“母”ᶜᵐᵇu，“奴”˧˩ⁿᵈu，“女”ᶜȵᵈʲy，“我”ᶜᵑᵍɔ。重庆、湖北汉阳、河北万全，也有类似現象。但这些特殊發音現象并不构成新的音位。

13. 送气声母的送气成分：

西北各地塞音和塞擦音的送气成分特别显著，不是單純的气流，而是部位比喉擦音 h 較前的擦音，有 x，ɕ，s 等。比如：

x　太原　“怕”pxA，“他”txA，

　　大同　“長”tʂxɒ，

　　归化　“开”kxɛ，

　　西安　“長”ʈxaŋ，“菜”tsxɛ，“出”pfxu；

ɕ　西安　“皮”pɕi，

　　太原　“体”tɕi；

s　兰州　“皮”psi。

14. 苏北南通等地特有的送气声母：

北方話的通例是：古全濁上去入都变为不送气清音；在苏北南通、如皋、泰州等地，却变为送气清音，以南通为例，比如：

pʻ　罢败被办伴笨病薄白

tʻ　代豆蛋弟电定动讀敌

kʻ　櫃跪共

tɕ‘ 就件近匠倦局絕

ts‘ 字在坐暫澤賊族昨

15. 自成音节的鼻輔音。

云南思茅 m 可以自成音节，北京讀 mu 的字，思茅讀 m̩, 例如“木”˧m̩, “母”ˇm̩。

武汉、天門、孝感等地，呼“媽媽”为“ˇm̩ 媽”，其中，ˇm̩ 也自成音节。

第二人称尊称湖北武昌是“ˇn̩ 家”，天門是“ˇn̩ na”，孝感是“ˇn̩ nɛ”，其中 ˇn̩ 也自成音节。

16. 云南玉溪的喉塞声母：

云南玉溪沒有 k, k‘ 两个声母，北京 kk‘ 声母的字在玉溪是 ?? ‘ 声母的字，比如“街”ˌ?ɛ, “缸”ˌ?ã, “快”?‘uɛˀ, “开”ˌ?‘ɛ。

韵母比較說明

17. 合口韵的多少：

(1) 北京 uo 韵字，西南、江淮方言一律沒有 u 韵头。比如成都“多”ˌto, “鍋”ˌko, “窩”ˌo。

(2) 北京 ei, uei 韵——北京 n, l 声母后有 ei 无 uei, 如“內”neiˀ, “擂”˧lei(擂鼓), leiˀ(擂台)；北方話多数地区在 n, l 声母后却是有 uei 无 ei 的，如成都“內”“擂”都是 nueiˀ。其他如太原、西安、兰州、昆明、南京、揚州等地也是。北方有些地方“內”是 -ei 而“擂”是 -uei, 如济南、郑州。再来看看西南方言中的湖北話，湖北大部地区在一切舌尖音后都是有 -ei 无 uei(或少 uei), 比如“內”neiˀ, “擂”leiˀ(neiˀ), “对”teiˀ, “退”t‘eiˀ, “罪” tseiˀ, “脆”ts‘eiˀ, “岁” seiˀ；湖北鍾祥 ts, ts‘, s 后 ei, uei 自由变讀。

(3) 北京 uan 韵——湖北大部地区在舌尖音后有 an 无 uan (或少 uan), 如 “短” ˇtan, “暖”ˇnan, “算”sanˀ; 鍾祥 ts, ts‘, s 后 an, uan 自由变讀。

(4) 北京 uən 韵——北京舌尖前音后 uən 韵字，西南地区除昆明一律是合口的 -uẽ 之外，一般是有 ən 无 uən, 如“頓”tənˀ, “論”nənˀ(lənˀ)“村”ˌts‘ən, “孙”ˌsən。西北 l 之后多为撮口，如西安“論”lynˀ。北京舌尖后音 uən 韵字，在武汉都是撮口，声母跟着也变了，如“准”ˇtɕyn, “春”ˌtɕ‘yn, “順”ɕynˀ。

(5) 北京 u 韵——由古入声韵变来的配 ts, ts‘, s 声母的北京 u 韵字，如“足卒族促肅速俗”等，在部分地区全是(或大部是)撮口，如“足”“促”“俗”三字，济南是ˌtɕy, ˌts‘u, ˧ɕy, 成都是˧tɕyo, ˧tɕ‘yo, ˧ɕyo。北京舌尖前音后的 u 韵，在陕南大部地区(如西安、白水)和湖北大部地区(如武汉、襄阳、来鳳)，都是开口的 ou 韵或 əu 韵，比如武汉“租”ˌtsou, “粗”ˌts‘ou, “苏”ˌsou, “杜”touˀ, “土”ˇt‘ou, “努魯”ˇnou; 陕南部分地区如咸阳，在 ts, ts‘, s 后則是 ɿ 韵，如“租”ˌtsɿ, “粗”ˌts‘ɿ, “苏”ˌsɿ。北京舌尖后音后的 u 韵，在武汉、天門一带一律是撮口韵 y(声母随之变为舌面音)，如“猪”ˌtɕy, “除”˧tɕ‘y, “書”ˌɕy; 湖北麻城、孝感一带和陕南咸阳、兴平等地，一律是舌尖圓唇元音的 ʯ 或 ʯ 韵，如麻城“猪”ˌtʂʯ, “除”˧tʂ‘ʯ, “書”ˌʂʯ。

可見北京話的合口韵特别丰富。西南方言，特别是湖北話，合口韵特别少。

18. 撮口呼的有无：

北方話一般是四呼俱全。但是云南、貴州的大部地区、广西南部地区，撮口多并入齐齿。比如昆明“雨” ˇi, “具” tɕiˀ, “元”˧iɛ, “月”˧ie。江苏南京、六合和晋东南的高平、湖北的宜都、

枝江也缺少撮口呼。①

19. 舌尖圓唇元音 ɥ, ʮ:

陕南很多地区以 ɥ, ʮ 做韵母和介音，但限于和舌尖塞擦音(如 ts, tʂ)及舌尖擦音(如 s, ʂ)相拼。以 ɥ, ʮ 做韵母和介音的字正好是代替了这些声母的合口字，以华县和咸阳为例:

	粗	苏	搓	遂	猪	書	追	水	絨
华县	ˌtsʻou	ˌsou	ˌtsʻɥɭo	sɥɭeiˀ	ˌtsɥɭ	ˌsɥɭ	ˌtsɥɭei	ˊsɥɭei	˧zɥɭəŋ
咸阳	ˌtsʻɥ	ˌsɥ	ˌtsʻuo	suei˧	ˌtʂʮɭ	ˌʂʮɭ	ˌtʂʮɭei	ˊsɥɭei	˧zɥɭəŋ

ɥɭ, ʮɭ 表示圓唇程度淺，是 ɥ 与 ɭ, ʮ 与 ɭ 之間的音。

湖北部分地区也以 ɥ, ʮ 做韵母和介音，不限于和舌尖塞擦音及舌尖擦音相拼。这些字代替了这些地区的全部撮口呼的字。換句話說，它是撮口呼在这些地区的表現形式，以应城和麻城为例:

	猪	書	魚	靴	月	玄	元	軍	运
应城	ˌtsɥ	ˌsɥ	˧ɥ	ˌsɥe	ɥe˩	˧sɥan	˧ɥan	ˌtsɥən	ɥən˧
麻城	ˌtʂʮ	ˌʂʮ	˧ʮ	ˌtʂʮe	ʮe˩	˧ʂʮan	˧ʮan	ˌtʂʮən	ʮən˧

"猪""書"在湖北东部是撮口呼，如武汉就是 ˌtɕy, ˌɕy。

20. "兒""尔""二"的讀法:

古日母止攝开口三等字("兒""尔""二"等)，在現代北方話中一般都是零声母，只是韵母不一样，絕大部分地区和北京相同，是卷舌元音 ɚ(或作 ər)。西北、西南小部分地区有讀 ə(如湖北黃陂)，ɤ(如汉口)或 ɯ(如洛阳、兰州、湖北江陵)或 ei(如桂林)的情形，江淮部分地区讀 ɑ(如揚州)，陕南白水、蒲城等地讀書音是 ɚ，口語音却是 zɿ，保存中古語音的痕迹。

21. 复元音的單元音化:

这里所謂的复元音指 ai, ei, au, ou 四个，韵腹和韵尾都是元音組成的(韵头不計)。部分区域有單元音化的傾向，比較普通的是 ai→ɛ、æ, au→ɔ、ɒ, 例如西安、兰州、昆明、揚州、济南都是这样。北京 ei, 西安是 e, 济南是 e^{i}。北京 ou, 山西兴县、云南大理是 o。

西安、洛阳、郑州、开封等地 f、v 声母不与 ei 韵母相拼，凡北京的 fei, uei, 这些地方是 fi, vi。就是說 ei 变了 i。唇齿音和 i 相拼，是上述各地的語音特点之一。

22. 鼻音韵尾的变化和分混:

北京有两个鼻音韵尾: -n 和 -ŋ。这七对韵母分别得清清楚楚: -ən(陈), -əŋ(程); -in(金), -iŋ(京); -uen(滾), -uŋ(拱); -yn(群), -yŋ(穷); -an(盘), -aŋ(旁); -ian(年), -iaŋ(娘); -uan(关), -uaŋ(光)。北方方言区几乎都能分清楚，其他次方言区就不見得七对都能分清楚。而且，各地无論分混，不見得 -n, -ŋ 两个韵尾都保存，有的丢失而元音鼻化，有的丢失而成純口音。

西北方言区一般是: 沒有 -n 尾，鼻化元音丰富。比如西安，-ŋ 尾保留(不过 ɑ 后弱化为 ɣ̃, 如"旁" ˧pʻɑɣ̃), -n 尾全部丢失而元音鼻化，这样，两类字的分别仍然保持。又如太原，高元音后一律是 -ŋ(-əŋ, -iŋ, -uŋ, -yŋ), 两类字相混; 低元音后丢失鼻尾，或元音鼻化，或变純口音，两类字有分别。兰州則有些相反，高元音后沒有 -ŋ 尾，只有 -n 尾(-ən, -in, -un, -yn), 两

---

① 南京一部分青年已經有撮口呼了。

例字	除	程	仝	京	误	拱	群	旁	盆	旁	年	娘	关	光	元
北京	ʂtʂ'an	ʂtʂ'aŋ	ɕtɕin	ɕtɕiŋ	ʻkuan	ʻkuŋ	ʂʅɕ'yn	ʂʅɕ'yŋ	ʂp'an	ʂp'aŋ	ʂniaŋ	ɳiaŋ	ʻkuan	ɕkuaŋ	ʂyan
西安	ʂtʂ'ɛ̃	ʂtʂ'əŋ	ɕtɕiẽ	ɕtʂiŋ	ʻkuẽ	ʻkoŋ	ʂʅɕ'yẽ	ʂʅɕ'yŋ	ʂp'æ̃	ʂp'ɑ̃ɣ̃	ʂɳiɛ̃	ʂɳiɑ̃ɣ̃	ʂkuã	ɕkuɑ̃ɣ̃	ʂyɛ̃
太原	ɕtʂ'əŋ	ɕtʂ'əŋ	ɕtɕiŋ	ɕtɕiŋ	ʻkuŋ	ʻkuŋ	ɕʅɕ'yŋ	ɕʅɕ'yŋ	ɕp'æ̃	ɕp'ɔ̃	ɕniɛ	ɕniɑ̃	ɕkuæ̃	ɕkuɔ̃	ɕyɛ
兰州	ʂtʂ'an	ʂtʂ'an	ɕtɕin	ɕtɕin	ʻkun	ʻkun	ʂʅɕ'yn	ʂʅɕ'yn	ʂp'an	ʂp'ɔ̃	ʂliɛn	ʂliɑ̃	ɕkuan	ɕkuɔ	ʂyɛn
南京	ʂtʂ'aŋ	ʂtʂ'ɛŋ	ɕtɕiŋ	ɕtɕiŋ	ʻtʰuɛ̃	ʻkoŋ	ʂʅɕ'iŋ	ʂʅɕ'iɔŋ	ʂp'a	ʂp'a	ʂlie	ʂlia	ɕkuɑ̃	ɕkuɑ̃	ʂiɔ

类字相混；低元音后也沒有 -ŋ 尾，北京 -n 尾字在兰州保持 -n 尾，北京 -ŋ 尾字在兰州丢失 -ŋ 尾而元音鼻化，两类字有分别。

西南方言区一律不分“陈”和“程”，“金”和“京”，多半是有 -ən, -in 而无 -əŋ, -iŋ，但昆明、雅安是 -ə̃, -ĩ，桂林是 -ən, -iŋ。此外，昆明并且不能分别“盘”和“旁”，“关”和“光”，前一对一律是 ɑ̃，后一对一律是 -uɑ̃。云南有些地方七对字音都不能分别。

江淮方言区普遍不能分别“陈”和“程”，“金”和“京”两对；南京，六合一带不能区别“陈程”“金京”“盘旁”“关光”四对。

上述各种分混情况列表見第36頁(七对字之外另加一个“元”字)：

23. 入声韵問題

北方話区域內各地大多数沒有入声。古入声分派于其他声調，古入声韵随着也發生变化。由于分派的情况不一，就产生了这些字音的分歧。北方話区域內各地韵母的对应，一般都很整齐，只有古入声字的对应比較复杂，这兒不能一一列举。單就北京話說，下面这些古入声字就有两讀(一般認为前者是口語音，后者是讀書音)：

百	ˈpaɪ,	˧˥po	脉	maiˀ,	moˀ
薄	˧˥pau,	˧˥po	剝	˥pau,	˥po
勺芍	˧˥ʂau,	ʂuoˀ	摘	˥tʂai,	˧˥tʂɤ
色	ˈʂai,	sɤˀ	黑	˥xei,	xɤˀ
鶴	˧˥xau,	xɤˀ	覚(感覚)	ˈtɕiau,	˧˥tɕye
学	˧˥ɕiau,	˧˥ɕye	粥	˥tʂou	˧˥tʂu

在保存入声的地区，入声韵也保存了它的特点。西南区入声多无輔音尾，江淮区入声多收 -ʔ 尾。其他地区入声或无尾或 -ʔ 尾。

以太原为例，把它的入声韵和北京加以比較。

	太原 aʔ	～	北京 a, o, ɤ, ai
拔	paʔ˩		˧˥pa
潑	pʻaʔ˩		˥pʻo
格	kaʔ˩		˧˥kɤ
色	saʔ˩		ˈʂai, sɤˀ
	太原 iaʔ	～	北京 ia
恰	tɕʻiaʔ˩		˧˥tɕʻia
鴨	iaʔ˩		˥ia
	太原 uaʔ	～	北京 ua, uo
刮	kuaʔ˩		˥kua
桌	tsuaʔ˩		˥tʂuo
	太原 əʔ	～	北京 o, u, uo, ɤ, ɿ
箔	pəʔ˩		˧˥po
福	fəʔ˩		˧˥fu
綽	tsʻəʔ˩		˥tʂʻuo, tʂuoˀ
特	tʻəʔ˩		tʻɤˀ

直	tsəʔ˩		˧˥tʂʅ
	太原 iəʔ	～	北京 i, o, ai, ie
密	miəʔ˩		miˀ
迫	pʻiəʔ˩		pʻoˀ
白	pieʔ˩		˧˥pai, ˧˥po
协	ɕiəʔ˩		˧˥ɕie
	太原 uəʔ	～	北京 u, uo, ɤ
讀	tuəʔ˩		˧˥tu
作	tsuəʔ˩		tsuoˀ
乐(快乐)	luəʔ˩		lɤˀ
	太原 yəʔ	～	北京 y, ye, iau, u
律	lyəʔ˩		lyˀ
月	yəʔ˩		yeˀ
脚	tɕyəʔ˩		˩˧tɕiau, ˧˥tɕye
宿	ɕyəʔ˩		suˀ

24. 兒化問題

兒化是北方話的普遍特点。北京話的兒化韵非常丰富。(兒尾自成一个独立音节的,不算兒化。)

各地的兒化不能同样看待。首先是兒化的范圍不同，其次是兒化所引起的韵母变化不一样。

比如說,四川話"娃娃兒""担担兒面"(迭音名詞)，"五妹兒"(称呼)，"張建成兒""王家順兒"(叫人姓名,在重庆一带),"舌头兒",这些詞的兒化，北京就沒有。反过来說,北京話"沒空兒""进村兒""一朵花兒",四川就不說。当然,两地同样要兒化的詞很多,比如"蛋黃兒","摆設兒","豆腐干兒","白菜心兒","拐棍兒","眼鏡兒","打滾兒"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兒化范圍不相重合的部分。

四川話兒化引起的音变和北京不尽相同。以成都为例,兒化的音变遵守下面几条規則:

(1)韵尾一律脫落。如"猫兒"˩˧mau→˩˧mər,"毽兒"tɕianˀ→tɕiərˀ。

(2)主要元音如果是 i, u, y, 則另加卷舌元音 ər, 如"花生米兒" ˩˧xua ˩˧sən ˧˩mi→˩˧xua ˩˧sən ˧˩miər; 如果是其他元音,則变卷舌元音 ər, 如"猫兒"。

(3)四呼一般照旧。但是在唇音后 u 韵母变开口,如"媳妇兒"(兒媳，四川不把妻子叫"媳妇兒"或"媳妇")˧˥ɕi fuˀ→˧˥ɕi fərˀ; 在非唇音声母后 o, oŋ 韵母变合口，如"盒盒兒"˧˥xo ˧˥xo→˧˥xo ˩˧xuər,"鋪盖窩兒" ˩˧pʻu kaiˀ ˩˧o→˩˧pʻu kaiˀ ˩˧uər,"蚩蚩兒" ˩˧tsoŋ ˩˧tsoŋ→˩˧tsoŋ ˩˧tsuər; 再就是 -io 变 -y, 如"麻雀兒"˧˥ma ˧˥tɕʻio→˧˥ma ˧˥tɕʻyər。

下面举几个兒化音节为例,可以看出北京和成都兒化音变的异同:

	北　京	成　都
根兒	˩˧kər(←˩˧kən)	˩˧kər(←˩˧kən)
梗兒	˩˧kə̃r(←˩˧kəŋ)	˩˧kər(←˩˧kən)
歌兒	˩˧kɤr(←˩˧kɤ)	˩˧kər(←˩˧ko)

猫兒　.maur(←ᶜmau)　　ᶜmər(←mau)

米兒　ᶜn̡iər(←ᶜmi)　　ᶜmiər(←ᶜmi)

件兒　tɕiarˀ(←tɕianˀ)　tɕiərˀ(←tɕianˀ)

洛阳的兒化，实际上就是"ɯ化"，洛阳的ɯ韵("兒耳")相当于北京的ɤ韵。例如

年三十兒　　˧ȵiã ᶜsã ˧ɯɻ (←˧˧ʅ)

胡同兒　　˧ku tʻuɯɻ (←ᶜtʻuˌ)

媽兒(媽媽)　　ᶜmɤɯ (←ᶜma)

出門兒　　ᶜtɕʻu ˧mɯ (←˧mən)

气兒　　tɕʻiɯˀ (←tɕʻiˀ)

婆兒婆兒(外祖母)　ᶜpʻɤɯ pʻɤɯɻ (←˧pʻo)

核兒桃　　ᶜxɯ (←ᶜxɛe) ˧tʻɔo

这样洛阳就产生了一套收-ɯ尾的复元音。

25. 郑州的-iai, -yai 和几个合音韵母。

(1)-iai, 只有三个字:

起来　讀 ˧tɕʻiai

娘　　讀 ˧ȵiaŋ,　口語讀 ˧ȵiai。

崖　　讀 ˧ia,　　又　讀 ˧iai。

(2)-yai, 特韵。只有一个"院"字，讀書音 yaiˀ. 又讀 yɛnˀ。

(3)-iau, 如

茄子　˧tɕʻiau　　蝎子　ᶜɕiau

(4)-uau, 特韵。多半是合音字，比如:

驢(大的驢子)　˧luau　　刷子　ᶜʂuau

桌子　　ᶜtʂuau　　袜子　ᶜuau

(5)-yau, 特韵。比如:

瘸子　　˧tɕʻyau

箸(筷子)　tɕʻyauˀ

靴子　　ᶜɕyau

(6)-iəu, 如

鼻子　˧piəu　　篦子　piəuˀ

皮子　˧pʻiəu　　痱子　fiəuˀ

笛子　˧tiəu　　蹄子　˧tʻiəu

妻子　ᶜsiəu　　蝈子(蝈蝈)　˧iəu

椅子　ᶜiəu

以上四个韵母的 -u 尾是名詞詞尾，作用相当于北京話的"子"。

26. 西南几个 -ŋ 尾特字——四川"謀、某、牡、敏、茂"这几个字，有 -ŋ 尾；湖北东北部如麻城、武汉和中部的鍾祥，"木、目、母"这几个字也有 -ŋ 尾；都是很特别的現象，不合一般規律。和北京比較:

	謀	某	牡亩	茂
北京	˧˩mou	˨˩˧mou	˨˩˧mu	mau˨˩˧
重庆	˧˩moŋ	˨˩˧moŋ	˨˩˧moŋ	moŋ˨˩˧

	木目	母
北京	mu˨˩˧	˨˩˧mu
汉口	˧˩moŋ	˨˩˧moŋ

北京話“告訴”連讀的时候“訴”讀为輕声的 suŋ，有了鼻音 -ŋ 尾，也是一个特殊現象。

27. ya 韵——关中“嗟” ˨˩˧tɕya，武昌“靴” ˨˩˧ɕya白，苏北“抓爪(~子)耍”有讀 ˨˩˧tʂya，˨˩˧tɕya，˨˩˧ɕya 的。

声調比較說明

28. 調类的多少——北方話区域的主要趋势是：平分阴阳，入声消失，共有四个声調(即阴平、阳平、上、去)。也有平不分阴阳的，如辽宁庄河，河北蔚县，張家口，山西太原、黎城，甘肃康乐、庄浪等地。也有去分阴阳的，如鄂东黄梅、麻城，江苏南通等地。部分地区有一个或两个入声調类，河北如張家口、万全一带，山西如太原、平定、榆次、交城等地，陕西如延川、吳堡、靖边等地，貴州如赤水，云南如宾川，四川成都以西以南沿岷江一带如崇庆、峨眉、乐山等地，和重庆以西沿長江一带如江津、泸州、宜宾等地，湖北东部武汉以外地区如黄梅、麻城、天門等地，江淮如南京、楊州、泰州、泰县、东台、巢县等大部地区。入声分为两类的地区，有的分阳入和阴入，如泰县，有的阴阳类的字不合古音系統，可以說分为高入和低入，如河北怀安；調类分派还有其他特殊情况。

从調类数目来說，本区域內至少三个多至七个，其中以四个为最普遍，其次是五个。

三个的：

康乐(甘肃)	平	上	去
掖县(山东)	阴平　阳平	上	(去声并入三声)
黎城(山西)	平	上	去(阳平并入)
临城(河北)	平	上(阴平并入)	去

四个的：

張家口	平	上	去	入
北京	阴平　阳平	上	去	
济南、成都	阴平　阳平	上	去①	

五个的：

南京	阴平　阳平	上	去	入
太原(老年人)	平	上	去	阴入　阳入
怀安(河北)	平	上	去	高入　低入

六个的：

泰兴(江苏)	阴平　阳平	上	去	阴入　阳入	
麻城(湖北)	阴平　阳平	上	阴去　阳去	入	

① 济南有小部分人平声不分阴阳，只有三个声調。成都有小部分人保存入声，調值近似阳平而略長。阳平是 ˧˩˨₃₁，入声略似 ˧˩˨₃₃₁，共有五个声調。

七个的:

南通(江苏)　阴平　阳平　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29. 入声的分派——这里指沒有入声的地区。古入声在各地分派情况不一，但仍有規律可寻。

分派最單純的莫过于西南方言，絕大部分地区古入声几乎全归阳平;只有四川中部內江、自貢、富順、隆昌一带几乎全归去声;湖北鄖西、竹溪等地全濁归阳平，其他归阴平、阳平不定。

北京、天津、沈阳是:古全濁归阳平，古次濁归去声，其他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不定。

济南、文登是:古全濁归阳平，古次濁归去声，其他归阴平。

开封、郑州、洛阳是:古全濁归阳平，其他归阴平。

西安、城固是:古全濁和次濁归阳平，其他归阴平。

兰州是:古全濁归阴平，其他归去声。

附例字: 全濁——白食　次濁——日月　清——出色笔各

30. 輕声和变調

輕声往往影响到韵母的变化，这里只談声調問題。

輕声在北京話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詞匯作用和語法作用(甚至包括語句的节奏)。不仅仅北京才有輕声，其他地方也有，比如沈阳，"大爷"一詞可以有三种讀法四种意义①:

大爷(重輕)——伯父

大爷(輕重)——1. 大爷爷(祖父輩排行第一的)

2. 对資产阶級分子的一种称呼，如"闊大爷"之类。

大爷兒——大哥

輕声在西南方言里就不那么重要了。北京話必須区别"本事"(重重，"电影本事")和"本事"(重輕，"他本事不小")，"練習"(重重，"交了練習")和"練習"(重輕，"練習写字");四川話里它們却无語音区别，辨义完全靠上下文和語言环境。四川話里語助詞、連詞等等都不念輕声。

变調在各地都有，規則却不一样。比如沈阳話变調的特点是: 上声 ˨˩(213)在各个声調(包括上声)之前一律变半上(˨˧21)。但北京在上上相連的时候，前一音节变阳平。湖北鍾祥話变調的特点是:阳平在各調(尤其是去声)之前略略提高，去声在各調之前都要發生变化。成都話的变調特点显著的表現在迭字双音詞的第二音节上，規則是:阳平或去声变阴平，如"索索"(繩子)，"棒棒"(棍子);上声变阳平，如"鏟鏟"(鏟子)。

方音向北京語音靠攏的趋势

31. 各地語音都不十分單純，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往往內部有些分歧。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流动，比如南京居民中苏北来的就占很大一个数目;武汉三鎮，地当华中水陆交通中心，旅客来往頻繁。另一方面是由于普通話势力的扩展，表現在語音上，就是各地方音向普通話标准音——北京語音集中的趋势。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汉民族內部的团結、統一的日益加强，这种趋势便表現得更强了。

比如，据南京大学中文系最近所作南京城区和郊区 38 个点的調查，分不分尖团很不一致:

① 根据尙允川《辽宁省方音初探》稿。

城內南部老年人几乎全部能分，中年以下几乎全部不分，西郊和北郊部分能分，而不分尖团已逐漸成为南京話的主流了。又如南京話大多数人沒有撮口韵，但一部分人是撮口韵很完全或者有部分撮口韵。

又如武汉，在知識分子口里，相当一部分人已經把“人”說成 ˧ɹən 而不說 ˧nən，把“热”說成 ˧ɹɤ 而不說 ˧nɤ 了，已經把“兒”說成 ˧ɚ 而不說 ˧ɤ 了。

又如太原，“爱”“傲”“欧”这些字，老年人还带 ŋ- 声母，青年人却丢了 ŋ- 声母而念零声母了。

由此看来，北京語音作为普通話标准音的地位是无可怀疑的。等到方言普查工作完成，普通話推广工作进一步开展，那就会加速方音特点的消磨而向北京語音集中的發展。当然，也要看到，这絕不是三年、五年的事，它需要相当長的时期。

三　北方話的詞彙特点

普通話詞汇規范問題和方言同义詞对普通話詞汇的丰富作用

32. 北方話的詞匯是普通話詞匯的基础。在北方話区域內普遍通行的詞，絕大部分都在普通話里巩固下来了，是普通話詞匯規范化工作的依据。

• 另一方面，可以說是次要的方面，北方話內部的詞匯并不是完全統一的，北方話各个次方言或土語之間，都有一些詞匯上的差别。这个差别既表現在一般詞匯上，也表現在基本詞匯上。

以太阳、月亮为例。太阳，北京、保定叫“老爷兒”，沈阳、西安、桂林叫“日头”，太原、呼和浩特叫“阳婆”（太原又叫“阳婆爷”）……。月亮，保定叫“老母”，太原叫“月迷爷”，郑州叫“月奶奶”或“月明”，魯西叫“月老娘”……。据手头的材料，仅河北一省对太阳和月亮的叫法就有这样多种：

太阳——老爷兒，爷爷兒，爷爷，日头，日头爷，日头影兒，阳婆兒，阳婆，前天爷，佛爷兒。

月亮——月奶奶，明奶奶，月里兒，月亮，月光爷兒，后天爷兒，后天爷，老母亮兒，老母地兒，老母兒，月老娘。

尽管如此，几乎各地都同时通行“太阳”“月亮”这样的名称，至少能听懂“太阳”和“月亮”这样的名称。“太阳”、“月亮”毫无疑問是普通話的詞，而那些同义的方言詞，随着普通話的推广正在日益縮小其使用范圍。

再举几个較有分歧的常用詞为例。

北京	白天	夜里头，黑家	小孩兒	老头兒，老头子
沈阳	白天	夜里	小孩兒	老头子
呼和浩特	白天	黑夜	小孩兒	老汉
济南	白天	晚上	小孩兒，小孩子	老头兒，老头子
洛阳	白晝	□□[xaŋ˩hɯ˥]	孩子，小子	老头兒
西安	白日呢	黑咧[xai˩lie˩]	娃，小娃	老汉，老者（尊敬）
成都	白天	黑了[xe˩no˥]	小娃兒（兒自成音节），細娃兒	老汉兒
昆明	白日	晚晨	小娃娃，小娃子	老官

貴阳	白天	晚上	小娃娃	老者
武汉	白天	夜里，晚上	小伢(伢，ia˩或 ŋa˩)	老爹，老头
揚州	日里	夜头①	小孩子	老头子
北京	脑袋，脑壳，脑袋瓜兒，脑瓜子	脑門子	脖子	麻雀
沈阳	脑袋	脑門兒	脖子	麻雀，家雀兒
呼和浩特	头		脖子	家雀兒
济南	头，脑袋	額拉盖	脖子	家雀
洛阳	□脑[ti˥ nɔo˩]	頂門盖兒，額□头[ɛ˧lɔo˧t'ɯ˧]	脖子	小虫兒
西安	脑窟，脑袋□[sə˩](乡下)	額顱[ŋẹ˧lou˩]	脖，脖子	雀兒
成都	脑壳	額顱[ŋe˧nou˥]	頸子	麻雀兒，家麻雀兒
昆明	头	額[ə˩]	頸子，頸根	谷雀，小雀
貴阳	脑壳	額顱[ŋe˩˧ləu˥]	頸子	麻雀
武汉	脑壳	額角	頸子	麻雀
揚州	头脑子②	囟[ɕĩ˥]門子	頸項	麻雀
北京	白薯	老玉米	土豆兒，山藥蛋	轉日蓮
沈阳	地瓜	包　米	土豆兒	向日葵
呼和浩特	紅薯	王茭子	山　藥	葵　花
济南	地瓜	棒　子	地　蛋	朝阳花
洛阳	紅薯	玉蜀黍		向日葵
西安	紅芋(乡)，紅苕(城)。	包　谷	洋　芋	向日葵
成都	紅苕	玉　麦	洋　芋	向阳花，朝尔葵
昆明	白薯		洋　芋	朝阳餅，朝阳子
貴阳	番薯	包　谷	洋　芋	葵花
武汉	苕	包　谷	洋苕，洋芋	葵花
揚州	山芋	玉如書[y˥lu˩˧su˩]	洋山芋③	葵花④

普通話对这些同义的方言詞要有所选擇。"麻雀""玉米"……等屬于普通話詞匯，这沒問題。

① 河北河間叫"后行"，圍場叫"黑下"，隆化叫"黑家"。

② 天津叫"脑瓜子"，河北保定叫"脑瓜兒"。

③ 大連叫"土豆子"。

④ 河北各地还有許多不同的名称如：望日蓮（定兴，涿县），望爷蓮（東鹿，武强），日头花（平山，建屏），老爷兒轉、太阳轉、百家子（承德），白妮兒朝鳳、黑妮兒朝鳳（石家庄），朝阳光兒（高邑，藁城）。

但是，普通話选擇"白薯""紅薯"还是"甘薯"，选擇"土豆兒""洋芋"还是"山藥"……，目前在書面語中还不很稳定，尚有待于商討。

33. 各地都有一些独特的为外地人所不理解的詞。先就北京話举些例子：

宣(宣和，宣吞，宣分)——松軟。这饅头蒸得眞宣。

拿放[˧na•faŋ]——要挾。

冲道——敢說敢做。

哏哆[ˇxən•tuo]，斥兒——申斥。

概嘍[˧kai•lou]——攬取，暫时保留。先概嘍着，以后再說。

步輩兒——步行。

瞅[ˇtʂ'ou]，瞜[ˇlou]——看。

脑頦，瓢兒——头。

出溜——滑，小兒走路。

曲溜兒——紋迹。

抻練——以难題窘人。

心路兒——計謀。

窩囊，窩囊肺[ˇuo•nəŋ feiˋ]——懦弱无能(之人)，不整潔。

二乎——犹疑。

咋呼[ˇtʂa•xu]——囂張。

排稁[˧p'ai•ɕyan]——教訓。

再看看天津話的例子：

白乎——夸夸其談。

打鑤，离奚，奚离——开玩笑。

吊坎兒——說隐語。

个个(第二字輕声)——乳房。

个个(第二字上声)——自己。

个扭兒——不团結。鬧个扭兒多不好。

广——打　他們倆广起来了。

老公——烏鴉。

老喝，老听——蜻蜓。

科祥——不幸中的幸运。

淹浸——枉費，糟踏。

話把——奚落。

猛个丁——突然。

饒——不但。饒沒有瘦，反倒胖了。

生古——坏。这两下子还眞不生古。

洛阳話里有：

白晝——白天。

第兒——第二天。

以早兒——日常。

陣陣兒——現在。

連連兒——馬上。

羌不兒——大概。

看美——恰巧。

对正——将就。

挺那兒——躺下。

悠悠——蹓躂。

丢步兒——跑。

圓圈兒——周圍。

一傍个兒——旁边。

外先——外边。

重庆話里有：

二天——过几天，以后。

万天——大后天。

屋——家。你的屋在哪里？

哈包兒——傻子。

棒老二，棒客——土匪。

塞[˧tsu]——鼻子不通。

开黃腔——說外行話；說錯話。

摆龙門陣——講故事；談天。

充[tsʻoŋˋ]壳子——吹牛，說大話。

涮罈子，扮灯兒——开玩笑，作弄。

抛撒[ˇpʻau ˧sa]——浪費。

归于，归——完成。收拾归于了，請进去吧。

估倒——强迫，逼迫。

煞擱，么台——完。剛煞擱你就来了；戏么台了。

簷老鼠兒——蝙蝠。

丁丁猫兒——蜻蜓。

劈脫——容易。

ᶜp'a——鮇軟，烂。肉煮得很ᶜp'a。

p'ieˀ——坏，俗作孬。如p'ieˀ人，那个东西p'ieˀ。

背时——倒霉。

弯酸——打麻煩。

照孽——可怜。

这些地方色彩濃厚的詞，通行区域很小，一般都不能进入普通話。可是也有少数通过文学作品的引用和推荐，被广大讀者所接受，未尝不可能被普通話所吸收，从而丰富了普通話的詞庫。所以紛繁的方言詞彙，正是丰富普通話詞彙的源泉之一。

34. 各地有一些音同(或音近)字同的詞，意义上却有区别。如果不弄清它們的意义，会造成很大的誤解。比如：

揩：(成都)擦。揩汗；揩桌子。(揩，阴平。)

(河南新乡)揩[ᶜk'ai]：逮，捉。揩住他！(揩，阳平。詞源不同。)

憨：(北京)粗。这根繩子眞～。

(魯西)傻，懞憨。比較苏州ᶜhE。

客：(成都)客人。来了一个客。

棒客，强盜。撞客，騙子。

(河南新乡)女兒。这是他的客。

谷子：(成都)稻子(未去壳的)。

(北京)小米。

声气：(北京)名声。

(重庆)声音(人的)。

秧子：(天津)涉世不深的"大少爷"。

(重庆)禾苗。

冰糕：(大連)冰淇淋。

(重庆)冰棍兒。

地瓜：(济南)即北京的白薯，重庆的紅苕。

(重庆)另外一种农作物，可以做菜。

粥：(北京)稀飯。

(河北涞源)干飯，米飯。

爹：(武昌)父亲。

(湖北天門)祖父。

爷爷：(武昌)祖父。

(湖北京山)父亲(京山祖父叫"爹爹")。

公公：(貴阳)祖父。

(揚州)外祖父。

(重庆)祖父的姊(妹)夫。

35. 有些地方往往發現具有独特含义的詞，例如

乱：(河南新乡、輝县)住。他在郑州乱过。

果子：(山东聊城、堂邑)点心；油条(同北京)。

毁：(山东聊城、堂邑)打。

手巴掌兒：(山东聊城、堂邑)手巴掌。

(辽宁新民)手套。

那么[ᶜna mə]：(辽宁新民)考虑。你那么那么再說。

跟着：(辽宁新民)剛才。他跟着走。

紧張：(河南汲县)照管，照顧，帮助。你給紧張紧張吧。

糊塗：(河南汲县)稀飯。

紅：(河南新乡)卖力气。这个人干的眞紅。

瞎了：(西安)蹧踏，浪費。

巴結：（天津）培养，带挈。再巴結二年再做事去。

罢了：（天津）了不起，有你的。你眞罢了！

36. 有些通用的詞在各地意义寬窄不完全一致。比如“鼻子”，在成都、重庆、洛阳和河北涉县等地，不但可以用来指五官之一的鼻子，也可以用来指鼻涕。普通話和大部北方話区域的方言里，“肥”專用于人以外的动物，“胖”專用于人，但在郑州不論人畜都可以用“肥”，如說：“这个人長得很肥。”河北石家庄、正定、涿源等地不論人畜都可以用“胖”，如說“猪長胖了”。四川話不管蒼蝇蚊子，都可以叫“蚊子”；如果要分别，就有“長脚蚊兒”（卽普通話“蚊子”），“飯蚊子”（黑头蒼蝇）和“蛆蚊子”（綠头蒼蝇）等。

武汉把午飯以前的时間一概叫做“早晨”，下午叫“中时”；昆明則是早飯以前叫“早晨”，早飯以后晚飯以前一概叫“下午”：武汉的“早晨”和昆明的“下午”跟一般的了解不同，大概由于定时用餐的習慣各地有所不同。北京話“老头兒”和“老头子”有爱憎的感情色彩的区别，济南虽然也有“老头兒”和“老头子”，却沒有爱憎的区别。河北圍場、隆化等地“娘”和“媽”两个詞往往分工：称呼亲母用“娘”；称呼干、繼母用“媽”（沒有干媽的也可以用“媽”称呼亲母）。

有些詞在一个地点或地域方言里起了特殊的音变，因而被認为是特殊的方言詞。例如北京、天津和东北人，往往把言語[ɕian·y]說作[ɕyan·y]或[ɕyan·i]，把埋怨[ɕmai yanˀ]說作[ɕman·yan]，把抱怨[pauˀ·yan]讀作[pauˀ·in]，这里面的同化、异化、連音变化是容易辨認的。可是有些音义相近的詞，在同一地点或不同地点的發音不符合一般的語音演变和語音結构規律，到底是同源詞还是同义詞，往往不易肯定。例如：

在[tsaiˀ]（你在哪兒？）：

北京：[ᶜai]与“挨”同音：～近，～次序（比較广州喺[ᶜhai]）。

天津：[taiˀ]又作“再”講。

洛阳：[kaiˀ]，正在[tʂəŋˀ kaiˀ]

泔水[ᶜkan ᶜsuei]北京指油膩的髒水。四川指“米泔水”：

东北：賅水[ᶜkai ᶜʂui]，賅水井[ᶜkai ᶜʂui ᶜtɕiŋ]（下水道）

該[ᶜkai]（应該，該当）：

天津：[kaŋˀ·tʂə]～～我啦＝該輪到我啦。

魯西：[ᶜkaŋ·tʂə]这事～～他倒楣。

茧子[ᶜtɕian·tsɿ]：

北京、东北：ᶜtɕiaŋ·tsɿ，手上老茧。

把[ᶜpa]（把行李收拾好）：

天津：paiˀ，peˀ，maiˀ。

晾[liaŋˀ]北京把湿衣服挂起来晒干或阴干都叫～：

西南：晾[liaŋˀ]（～衣服，在透風阴处使干。）

晾[laŋˀ]（晒干）（比較苏州 lɒŋ²。）

上面举的每組例子，字的音义畢竟相近，語源上的关系是不能完全否認的。（試比較北京“客”讀[tɕʻieˀ]，“去”讀[kʻɯˀ]，被認为旗人口音。这类特殊音变的原因，一时不易确指，但不能因此便否認其語源关系。）可是看看下面几个例子：

北京：糊鍋巴[ɕxuᶜka·pa]，鍋底上烤糊了的干飯，

京东平谷：□□[ᶜkaᶜpar]的，該死的，咒語，

魯西：格巴兒[ᶜke·par]，树上小枯枝，音近“胳膊，胳臂”，

格膀[ᶜke paŋˀ]，粗大的枯枝干，音近“胳膀”。

这些方言詞尽管音义有点兒近似，可是認为詞源上存在任何关系，就覚得太牵强附会了。

37. 方言詞彙的分歧，可以就詞义和詞形两方面观察比較。詞义表現主观的認識，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每一个詞的运用，跟具体环境都有不能分割的关系。詞彙創新和發展的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但不是沒有規律的。通名和專名，这两个概念就多少說明了一部分的現象。比如饅头和包子是两个平行的名称，有些方言用饅头来概括包子，又有些方言用包子来概括饅头，另外加上“带餡兒的”和“不带餡兒的”来說明二者的异同。河北涿县、易县“包子”是饅头，“餡兒包子”才是包子；蠡县、博野把二者統称为饸子，带枣泥、豆沙餡的叫饅头，带菜餡或肉餡的叫包子。豫北却用“饃”来概括一系列的食品：

饃，蒸饃：饅头，

白饃：面粉做的饅头，

黑饃：粗粮（或者搀点兒面粉）做的干粮，

油饃：油条，

燴饃：燴餅，

烙饃：烙餅。

“饃”或“饃饃”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是很普遍的面食通称；連餅子也包括在饃以內，并不限于豫北，显得特别些。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手絹兒，毛巾，头帕，是三个平行的名称。四川管手絹兒叫帕子，同时“帕”又是一个通名：搭脑壳帕，露水帕（新娘蒙臉用），洗臉帕，洗澡帕，洗碗帕等。

詞义由平行而交义，或者一个通名包括几个專名，这样就产生了許多同义詞和多义詞。比方說“买”东西，因所买的东西不同处置的手段或方式也就跟着不同，各方言都有不同的說法，如四川：买东西，割肉，打酒，端豆付，称白糖，吊炭，扯布，抽綫，包水烟，置家具。又如下面几个例子，通行地域并不限于四川：

丢，抛，投，扔，摔，弃，舍；

使，用，花，費（～心），出（～錢，～力）；

遇，碰，逢，撞；

担，挑；背；提；抱；带，拿；

缺，爭[ᶜtsən]，欠，少，短，沒得；

使得，要得，合式，对头，可以，对，合；

粗，壮，苯，憨，傻，呆，糙（米），村（話）；

滾水，开水，漲水（云南）；ᶜlai 或 ᶜnai 水，燙水，热水；

同义詞之間意义相符或近似的部分可大可小，不能脫离上下文和当时当地的环境来理解，所以也不能任意替換。多义詞有时不能表达明确的細致的意义差别，例如西南方言“整”这个字用得很广泛，甚至包括了两个相反的意义：整田，整米，培整房屋，打整房圈，打整毛病，整頓人馬，烂了要整，整好……这些例子里“整”含有积極的建設的意义；可是整人，整死人，整烂了，这些例子里“整”却含有消極的破坏的意义。脫离了具体环境，这类同义詞和反义詞就有混淆

的可能。同一个"乖",一般当"乖巧"講,云南云县当"好看"講("这姑娘眞乖"),可以說是方言同义詞;可是"乖張","乖戾"却是反义詞了。关于詞义的引申(包括歪曲)和發展,从方言里可以找到許多有趣的例証。

38. 給熟悉的或新鮮的事物起一个"外号"或"别名"也是产生方言詞的一个源泉。例如:

熊:黑瞎子(东北),

蛇:長虫(北京),皮条(河南安阳),皮了(河南林县),

梟,猫头鷹:夜猫子(鲁西),咕咕喵(河南临安),土叫(通許),

喜鵲:麻邓兒[ˌsma karˀ],麻尾翹[ˌsmaˌi tɕʻiauˀ](河南通許),麻蚱子[ˌsma tʂaˀtɵ](河南汲县)。

前面所举的麻雀,向日葵,玉米等在各地有不同的叫名,也屬于这一类型。

方言詞汇中的外来因素

39. 一个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必然在这个地区的方言詞彙里留下深刻的痕迹。边緣地区,特别是东北和西南,有些地名和山川的名称一望而知是少数兄弟民族語言的音譯或轉写,如兴安岭(蒙語),佳木斯,哈尔濱,黑龙江,松花江(滿語),瀾滄江,撒尔溫江,伊鲁藏布江(藏緬語)。这类地名值得專門从事調查,对語言和历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可惜一向沒有得到足够的重視。

方言詞彙的外来成分,并不限于專名,日常用語的例子也不少。东北話里就有一批土詞,一部分是从滿語借来的,有些个也出現在北京土語里,例如

察喇[ˌsʦʻa•la]——勇敢,潑剌,显著。(滿語借詞?)

洛索[ˌluoˌsuo]——不利落(滿語原意为春季雪多)。

埋汰[ˌsmai tʻaiˀ]——骯髒。

ˌtʻuˌlu——食言,爽約。(滿語)。

骨立[ˌsku liˀ]——精美(滿語原义为情义相投)。

顩[ʂənˀ]——吓人。

搡[ˋsaŋ]——用力推,扯。

纞[naŋˀ]——多。人～,卽人多。

嫫性[ˌsmu ɕiŋˀ]——丑而大。

撇拉[ˋpʻie•la]——淺器皿。～～盅,～～硫,引申为敞口,中間空虛。(滿語原义为碟子)。

喇忽[ˋla•xu]——疏忽。(滿語)

呶呶[ˌnau•nau]——呶呶不休,喧嘩。意同粘絮[ˌsnian ɕyˀ],唧唧[tɕiˀtɕiˀ]。

扎孤[ˌsʦa•ku]——治疗。～～病,意卽治病。(滿語)

特勒[ˋtʻə•lə]——衣冠不整。歇后語"癩蛤蟆带腰刀——特勒兵"。(滿語)

北方話的方言詞彙,值得今后深入發掘。

四　北方話的語法特点

普通話語法規范問題

40. 普通話以現代典范的白話文著作为語法規范的依据。要正确地理解語法規范和方言語法特点的关系，应該看到汉語語法結构在各方言土語間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北方話內部的一致性就更大，可是枝枝节节的差异却也不少，要作为普通話的語法規范还必須經过文学的加工提練。方言語法的特点，并不能越出汉語語法的基本結构，可是任何細微的枝节，必須經过文学的加工提煉，被人民大众所接受，才有可能被認为是合于語法規范的。方言区的人民学習普通話，首先是克服語音和詞彙上的两道难关，然后經常通过說和写的实踐，灵活运用和掌握語法規則，并注意观察和分析，提高到語法理論上的認識。

在学習普通話的过程里，有些重要語法項目，为簡便起見，也可以放在詞彙里处理。例如代詞和連詞，各方言和普通話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别，把不同的方言代詞和連詞（括包介詞）挑出来，造成短句，用会話形式讓学生練習，就容易收到效果。又如句尾語气詞，不能离开句子單独理解，最好編成生动的短文，讓学生朗讀，才能学会灵活运用。关于普通話的語法教学，各方言区今后还得随时总結經驗，改进方法，提高效率，使口語和書面語趋于一致，讓人人掌握富有生命力的現代文学語言。

北方話內部語法的一致性虽然很大，可是由于分布区域辽闊，各地的方言語法特点也是很多的。方言語法的特点往往可以帮助我們說明現代汉語語法中存在的問題。近年来語文杂志上發表了一些零星报道，足以表明各地的語法特点的确值得我們重視并深入調查。下面分别談談詞法，詞类，和句法，举些突出的例子；語助詞跟句法不可分割；并不企圖作出全面的或系統的描写或比較。

詞　法

41. 汉語方言的构詞和构形方法，这兒暫不作严格的区别，根据目前的了解，主要的約有以下几項：

a）重迭

b）附加（詞头、詞尾、詞腰）

c）內部曲折（声、韵、調的变換，輕声，合音）

d）复合

这四种方法由于語音的演变，有时可以錯綜結合。例如北京口語里，人称代詞的复数式是在單数式后面加"們"：我們，你們，他們，可是在我們倆[ᶜuom lia]，你們倆[ᶜnim lia]，他們倆[ᵪtʻam lia]，"們"[·mən]縮減为－m 便变成前一音节的韵尾，这样合音或連音变化的結果使人称代詞的基本形式起了內部曲折，可以說是人称代詞的双数式或复数的又式的萌芽。这个萌芽会不会生長和巩固，是今后語法規范的一个問題。又如"兒"尾本来是附加法，由輕讀而变成前一音节的韵尾，逐漸在北京口語里發展了一批丰富的兒化韵，一向当作語音問題看待的，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詞法問題，已經得到許多語法学家的重視，因为兒化韵在北方話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現象，尽管方塊兒汉字还在摇头表示怀疑。

42. 重迭法在普通話里应用在五个方面：量詞或名詞重迭表示“每”或“逐一”，如个个，天天；亲屬称呼如爸爸，姐姐；少数常用名詞如星星，咄咄·形容詞重迭并加語尾表示强調，如高高的，慢慢兒的；动詞重迭表示尝試一下，如看看，尝尝。重迭法在各方言有时应用得更广泛。

西南方言（以四川成都話为代表）应用重迭法构成大量的名詞，第二音节往往讀阴平并兒化，大致相当于北京的單音兒尾名詞，如堆堆——堆兒，根根——根兒，盘盘——盘兒，眼眼——眼兒（小洞），卷卷——卷兒，罐罐——罐兒，豆豆——豆兒。

西北方言也有一定数量的迭音名詞，如西安話：帽帽（小帽兒），布布（小塊烂布），水水（吃餃子蘸的醋）。西安話單音名詞重迭并兒化后还可以作形容詞用，如：这菜水水兒的（水分很多）；或者作另一名詞的定語（不兒化）：盒盒粉（用盒子装的粉，不是散装或其他东西装的），瓶瓶酒；或者附加在另一名詞前面构成新的名詞，如包包白菜（洋白菜），籠籠肉（粉蒸肉）。尤其突出的是，西安話度量詞和指示詞也可以重迭，度量詞重迭表示計量方式，如：这米不卖升升（不按升卖），指示詞重迭表示所指的具体位置，如：你·ti 站在这这等着（你們站在这兒等着）。

不妨再以洛阳話为例，看看重迭构形法的应用到底有多大的伸縮性。双音形容詞的重迭可以有三种形式：ABB, AAB, ABAB；每个双音形容詞可以有一种或两种形式，却很少有三种齐备的，例如：

牢实：这双鞋牢实实的，很經穿，

囫圇：囫圇圇兒一个饅头，他一下子吞进去了；

現成：什么都現現成的，或現成成的；

雪白：雪白白，雪白雪白，

噴香：噴香香，噴香噴香。

最后两个例子，在有些旁的方言里，往往重迭为：雪雪白，噴噴香或香噴噴（但沒有“香噴”）。又如“象样”按重迭式看，也可以归入形容詞一类：这孩子，嬌慣的不象象样兒。形容詞重迭以后，有加强程度的作用。

洛阳話动詞的重迭形式就更多样化了。一种是表示惋惜和不滿，如：衣服叫他給弄髒了髒，这本書，叫他給弄丢了丢。这种重迭法多半出現在被动句里。另一种可以說是謂語的两用重迭式，同一个詞既作动詞用，重迭并兒化后又作状語用，表示程度的加强，如：

他母亲的眼睛，瞎瞎兒瞎啦！

他坐坐兒坐着，連一点兒也不帮。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重迭法虽然是一个很簡單的語法手段，可是在不同的方言里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或領域發展；而在同一个方言里，由于应用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詞类或不同的句式），就有了不同的語法作用或語法意义。西南、西北、中州各地，重迭和兒化可以結合，这跟北京話倒也是一致的。

43. 詞头和詞尾的附加是汉語构詞法很普遍的一种。北方話最常見的詞尾是“子”和“兒”，“子”一般自成弱化的輕音节，“兒”大都变成前一音节（詞根）的韵尾了。北京話兒尾和子尾名詞可以含有大小、爱憎或褒貶的意味，其他方言也偶有类似現象。例如洛阳話：

棍兒（小）——棍子（較大）　　門兒（門，門路）——門子（門路）

筐兒——筐子　　口兒（缺口，机会）——口子（裂口）

洛阳話兒化詞也有重迭式：媽兒媽兒（奶，乳），窩兒窩兒（窩窩头），格兒格兒（格子）。

四川話迭音名詞特别丰富，跟子尾名詞相比有时可以带有褒貶的意味，如：娃娃（小孩兒），私娃子（私生子），賊娃子（盜賊）。

兒尾并不限于构成名詞，还能改变名詞的詞性。比如西安單音名詞重迭后加上兒尾便变成形容詞了：土土兒（有点塵土或有点土气），面面兒（軟）。同样，子尾在西安話还可以加在动詞的后面表示輕微的憎恶（單音动詞后面加"挖子"），如：散伙子了（散了），牺牲子了（牺牲了），撕挖子了（撕毁了或撕打起来了），海挖子了（豁出去了，"海"在这兒是动詞性的）。

"兒"尾在各方言的音值有显著的差别，对前一音节韵母的音色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各方言的語音自成系統，兒尾詞必須服从各自的語音演变規律和語音結构規律。例如

（北京）花$_{c}$xua：花兒$_{c}$xuar，盖 kai$^{\backprime}$：盖兒^{c}kar。

（郑州）带 tai$^{\backprime}$：鞋带兒 $_{\varsigma}$ɕiɛ tar$^{\backprime}$，車$_{c}$tʂ‘ɛ：小車兒^{c}siau$_{c}$tʂ‘ar。

（甘肃武山）刀欛兒$_{c}$tau pa$^{\backprime}$·ʐ（ʐ 自成音节，"兒"單讀 $_{\varsigma}$ʐ$_{白}$，$_{\varsigma}$ər$_{文}$）。

（四川荣昌）杯$_{c}$pei：杯杯兒$_{c}$pei$_{c}$pɜr。

至于每一种詞形在具体詞彙中应用范圍的广狹，可以說是类推作用的結果，各方言不尽相同。比如四川話有些子尾詞，在普通話并不带有子尾：餅子，树子，羊子，烟子。类推作用对一个語言或方言的語法的發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普通話人称代詞和人物名詞后面加"們"尾表示复数：我們，同志們，姐妹們，可是人称疑問代詞"誰"就沒有复数式。河北蔚县話却有"誰們"。河北蒿县話里"們"的应用就更惊人，差不多可以加在任何名詞的后面：头夫們（許多牲口），树們，衣服們，活們（有些活兒）。这是方言語法中类推作用的一个突出例子。

河北邯鄲話，以"的"[tə]代替了普通話构詞用的"子"[^{c}ts$_{1}$]。比如：

冷的——雹（河北各地一般叫"冷子"）

房的——房子　　屋的——屋子

鼻的——鼻子　　嘴片的——嘴唇

脖的——脖子　　胰的——胰子

桌的——桌子　　筷的——筷子

包的——包子　　餃的——餃子

茄的——茄子

河南汲县也有一个类似的子尾：缺子$_{c}$tɕ‘ye·tai（痣），馬札子^{c}ma$_{c}$tʂa·tai（木制躺椅），麻蚱子$_{\varsigma}$ma tʂa$^{\backprime}$·tə（喜鵲）。

河南郑州原阳一带有一个[－u]韵尾相当于普通話的"子尾"。郑州"鼻、皮、茄、婆……"等原来不收[－u]，可是說到"鼻子、皮子、茄子、老婆子……"却一律收[－u]：

鼻$_{\varsigma}$pi：$_{\varsigma}$piəu（鼻子）　　茄$_{\varsigma}$tɕ‘iɛ：$_{\varsigma}$tɕ‘iau（茄子）

皮$_{\varsigma}$p‘i：$_{\varsigma}$p‘iəu（皮子）　　婆$_{\varsigma}$p‘ɤ：^{c}lau$_{\varsigma}$p‘au（老婆子＝老婆）

以上这些特殊詞尾的来源目前还难闡釋。（郑州"兒尾"类似北京的卷舌兒化韵，参看 25 节）。

其次是詞头的附加。亲屬称呼前面冠以"阿"，如阿爹，阿姨，阿哥，阿姐，不但出現在北方話区域以內，就是在东南各方言也很普遍，可是地道的北京話沒有这个習慣。老王，老五（第五个兒子或兄弟排行第五），老弟，这类亲密称呼是全国通行的；可是河北青龙、隆化、圍場等县，"老"是"么"或最小的意思：老姑，老叔叔，老兄弟，老兒子。老虎，老虫等动物名称屬于另一类型。

序数詞的詞头"第"在各方言沒有什么分歧，可是"第一"、"第二"在量詞前面西南方言也可以說"头一个"，"二一回"。

所謂詞腰或詞嵌，在汉語詞法(构形)里只限于特种詞語。北京附近許多县說"知不道"，跟西南"曉不得"含义相同，也許是根据"看不見"，"拿不动"……类推出来的。可是我們說"看得見"，"拿得动"……，"知道"或"曉得"是單純詞，一般不能嵌入"不"或"得"，可見"知道，曉得，看見，拿动"，每个詞或語有特殊的含义和性能，在詞法的分析研究上不能簡單地归为一类；方言現象的比較还需要历史材料的印証，才能說明每个詞形和詞义的發展。

44. 所謂內部曲折——狹义的形态变化，專指声、韵、調的变換和音素(不是音节)的增减。方塊汉字一般不能表示这类現象，所以古汉語里也許有些內部曲折現象被淹沒了，无从观察了。我們熟知的例子如"买、卖"，"好、好"，利用声調的变換表示詞义和詞性的不同。現代方言却可以提供一些突出的例子，大概是創新的結果而未必是古汉語特点的殘余。

陝西商县話人称代詞利用声調的变換表示單复数。"我、你、他"讀上声（˥53）表示單数：ᶜŋɤ, ᶜȵi, ᶜt'ɑ("他"由阴平轉为上声，仿佛是語法因素所促成的类推作用)，讀阴平(˧21)則表示复数。关中地区好些县(包括西安)都有类似現象，可惜尚未經过系統的調查。

又如苏北贛榆話人称代詞利用音素的增减表示單复数，每个詞形的来源从語音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来：

	單　数	复　数
我	ᶜuo, 俺 ᶜan(带感情色彩)	俺 ᶜan(兼作泛指式)
你	ᶜni, (敬称)ᶜȵ	ᶜȵ
他	₍t'a	₍t'am

45. 复合詞又叫作合成詞，在汉語双音詞里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并列式复合詞的两个詞素原来許是两个單音同义詞，所以次序的顛倒并不影响意义。例如"力气"和"气力"，"講演"和"演講"，各地習慣不一致。西南方言"道地，鬧热，欢喜"，反而接近吳語。有些复合詞(或复合詞的一种——單純詞)的詞素結合得很紧，跟复音詞几乎很难区别。不妨以四川話为例：

看承：重視，优待。　經絡：招待，照料。　婆娑(你)：麻煩(你)。

該欠：欠。

老火：糟糕，意想不到(貶意)。

偏正式或向心式复合詞如

望板：天花板。　过場：花样，花头。　活路：活兒。

动宾式复合詞如

談匠：背后議論。　打眼：显眼(这个疤疤～～得很)。

四川話里的这些詞語，大半通行于西南各省，有些个接近吳語（如看承，經絡，望板，过場)。"鷄公"，"鷄母"，詞形近似湘、贛、閩、粵、客家諸方言。

詞　类

46. 詞的分类，特别是实詞——名詞、动詞、形容詞的分类，是汉語語法的一个重大問題，至今还沒有一致公認的看法和办法。方言語法里也还沒有發現什么特别有利的例証，能够帮助我們更好地解决这个問題。

上面談詞法，举了一些人称代詞的特点。这兒不妨談談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的特点，它們在北方話里是比較一致的。

普通話指示代詞的基本形式以“这”[tʂɤˀ, tʂeiˀ]和“那”[nɤˀ, neiˀ]組成。（tʂeiˀ、neiˀ是“这一”、“那一”的合音。）我們在河北保定地区遇見一些比較特别的形式，不禁叫我們联想到东南各方言，例如：

ɳieˀ•kə 这个，ɳieˀ•mo 这么，ɳieˀ•ɕie 这些（易县），teiˀ•kə这个（定县）；

haˀ•ke 那个（保定），haˀ、haiˀ那（定县）。

試比較广州ᶜni“这”，厦門ᶜhi, ᶜhe“那”，南昌ˢhɛ“那”；这些詞形音近义同，倒也耐人寻味。

疑問代詞“什么”和“怎么”，北方話內部大体一致，只是各地發音起了变化：

什么ˢʂɿ ma 或•mə——啥ˢsa, ˢʂa, 甚 ˢʂən

“啥”和“甚”都是“什么”的合音，有些地方两种和三种形式同时并存。“啥子”是后起的形式，通行于东北、西北和四川，連北京附近的通县也这么說。（昆明、貴阳人說“哪样”，武汉人說“ 么事、么东西、么家伙”，可以算是不同的詞）。

怎么ᶜtʂən•ma 或 mə——咋ᶜtʂa, ᶜtʂəm, ᶜtʂən（如“咋办？”“咋整？”）

北京話“哪”[ᶜna, ᶜnei]是远指代詞“那”的詢問式，重讀，并变換声調，多半用于方位的詢問：哪兒（什么地方），北京口語ᶜna•xarˀ，或者带有选擇的意思：哪一个。西南也有“哪兒，哪塊，哪一个”的說法，其他地区多半說啥地方，甚地方，啥人（或誰）。可是“哪兒，哪一个”近来有逐漸推广的趋势。

詢問什么时候，北京也說“多会兒”，通行于河北各地。另有一个相当普遍的說法是“多嗌，多嗌兒”，大概是“多早晚”的合音。

47. 关于动詞的“体”或“时态”的形成，可以在方言現象里得到一些啓示。

普通話表示动作的完成往往用两个“了”字：“他吃了飯了”，第一个“了”字是动詞的詞尾，第二个“了”字是句尾語气詞，每个“了”字的性質和功能不同，可是在整个謂語形式里几乎是不能分割的，“他吃了飯了”并不等于“他吃了飯……”或“他吃飯了”。一个句子的語气除了輕重音、抑揚（語調或句調）和頓挫以外，往往还需要一个語气詞，才能表达完整的节律，这是汉語結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从語音并結合語法来进行分析。

陕西商县話便是利用語調来表示动作的完成的，这种語調是語气所形成的內部曲折，体現在声調和韵母的变化上，因而有时需要，有时并不需要句尾語气詞。例如：

抓 tsɥ↓（阴平）：抓[tsɥ：ᴡ3231]一把泥（抓了……）。

簸 puəɤ（上声）：簸[puə：ᴡ5231]一斗米啦（簸了……）。

吃tʂʻɿ↓：吃[tʂə：ᴡ]飯啦沒有？（吃了飯……）。

起 tɕʻiɤ：起[tɕʻiɛ：ᴡ] 床啦，你还不起！（起了……）。

賠 pʻeiㄟ（阳平）：賠[pʻæᴡ2141] 本啦（賠了……）。

上面这些动詞，在句子里头由于声調——語調的变化，使韵母延長或元音开口度加大而改变了音色。这种形态曲折决不是方塊字所能表示的。

江苏泰兴話利用动詞的衍音表示各种“动态”：完成，持續（靜态），結果等；这个衍音由于連音变化在开尾或元音尾韵后面讀 a，在鼻尾韵后面讀 ŋa，在入声韵后面讀 ka，是个輕音节：

睡 a一覚。念 ŋa 五遍。踢 ka 一脚。（a, ŋa, ka 相当于“了”，表示完成）。

吃 ka 个飽上加飽。(“了”,表示完成,后随結果补語。)

門关 ŋa 好 a 了(使成式)。这个伢兒这些时变 ŋa 乖 a 哩。(ŋa——a 連用,后加語气詞“了”或“哩”,补足完成語气。)

台上坐 a 主席团。忙 ŋa 过年。看 ŋa 人做。(a, ŋa 相当于“着”,表示持續或进行)。

浸 ŋa 水里。羊毛出 ka 羊身上。(ŋa, ka 相当于“在”,表示經常性,可以說是持續状态之一种。)

上面的例句說明动作的完成或进行(或持續)要根据整个謂語来判别,动詞的后加成分是相同的,可是起了連音变化。

北方話动詞进行态还有别的表示法。例如“坐着吃比站着吃好”,河北怀安話是“坐的[tie˒]吃比站的吃好些兒”。試比較江苏江阴話(吳語系統):坐得吃比立得吃好。

48. 四川話用“倒”[ᶜtau]表示动作的持續或进行,很象泰兴話的語尾 a,相当于普通話的“着”。例如:坐倒吃比站倒吃好,跟倒大家打和声(随声附和),你同倒我去,照倒这样做,向倒天望,拥倒看,挨倒写,睏倒放,慢慢走倒等他,开倒門睡覚……,这类例子可以叫做“同动式”或“連动式”,就是两个动作同时进行、两种状态同时存在,或先后次序相連,也可以說前一个带“倒”尾的动詞修飾后一个主要动詞。动詞后附“倒”尾也可以單独作謂語用,如:心想叫你跟倒我,起早睡黑看倒你,把脚盖倒。

“倒”也能表示动作的完成,有时后面再加一个“了”字来补足完成語气,往往带有宾語或目的补語。例如:阴沟塞倒了(塞住了),他找倒一張紙,今日遇倒唱歌人,开水燙倒人了。“倒”并不輕讀,动詞和“倒”之間还可以嵌入“不”和“得”:老虎打不倒,打倒小松鼠;罈子口封得倒,人口封不倒。这个“倒”有时相当于普通話的“到”:找到,遇到,打到(不是“打倒”),跟“找着,遇着,打着”的含义相同。下面的例句在普通話里就必須用“到”:抄倒哪塊了?走倒北海了。

“倒”表示持續状态,如果后面跟有方位补語,就相当于普通話的“在”,跟泰兴話的 a 簡直是一模一样。例如:放倒桌子上,他把杯子拿倒手上玩,錢都鎖倒箱子里头了。

“倒”表示进行或持續,也可以換作“倒起”[ᶜtauᶜtɕʻi],显不出什么差别:

吃倒起再說=吃倒再說。

看倒起看倒起就过年=看倒看倒就过年。

强調进行語气另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他看倒書 teˀ=他在看書。

他說倒話 teˀ=他在說話。

四川話的語尾“倒”并不是处处都相当于普通話的“着”。伺候倒,注意倒……但不能說“互相勉励倒”,只能說“互相勉励”。四川話也有“了”[ᶜliau],表示靜态的持續,仍然相当于普通話的“着”,也可以用“得有”来替代。例如:

画上画了一座楼=…画得有…。

盒子里装了半斤白糖=…装得有…。

这里葬了三位烈士=…葬得有…。

49. 四川話动詞尾“起”,約有三种用法。馬起臉(板起面孔),花起鼻子,摆起一副臭架子……这类“起”都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續,跟北京話一样。

跟“同动式”的“倒”相仿,带“起”尾的动詞修飾另一主要动詞的方式或状态。例如:

这塊肉是炒起吃还是燉起吃？　　蝴蝶飞起走了。

不坐車，走起去。　　哪个山歌唱贏我，倒起走到北京城。

表示动作的完成，譯成普通話要运用动补結构的謂語形式来表示。例如

花衣服破了，补起再穿。（补好了…）

題做起了才能出去玩。（做完了…）

怎么两天还沒写起一篇文章。（写成…）

关起門，点起灯。（关上了…，点起了…）

50. 普通話复合动詞或动补結构中間可以嵌入"得"和"不"表示可能和不可能：看得見，拿得动，吃得完，看不見，拿不动，吃不完。方言里有些不同的格式。例如

	可能	不可能
普通話	拿得动	拿不动
石家庄	拿 ti(或 li)动	拿不动
保　定	拿动了[ᶜliao]	拿不动
洛　阳	能拿动	不能拿动
西　南(云貴)	拿动得	拿动不得

普通話过去完成体的否定式，如：沒有吃过，沒有見过，沒有去过，在云南云县話里是：吃不过，見不过，去不过。这显然是类推的結果。

51. 形容詞的不同程度，方言里有些特殊的表示法。北京人常說"挺好"，偶尔也說"滿[ᶜman]好"，很可能是从不同的方言吸收进来的。河北各地多半說"挺好"，不大說"很好"。"好得很"，洛阳話是"好哩很"，或"通好着哩"。

西安話用两种后加形式表示形容詞程度的加强：

瞎很(很坏)　　瞎的狠狠(坏得很)

瞎咂啦　　聪明咂啦

"咂啦"是一种副詞性詞尾，同样能加在动詞后面：罵咂啦，欺負咂啦。

成都人不但說"很好，好得很"。还能說"好得極"，"高很了"(意思是：非常好，十分高)。云貴人說"响伤了"，"老实响"，"扎实响"，意思是声音非常高或响亮。

楊州話在形容詞前面加上付詞性修飾語"蛮"或"稀"，含有褒貶和爱憎的意味，蛮好：很好，很不錯；稀髒：挺髒，够髒的。

52. 并列連詞"和"，北京口語又讀 xanˀ，更常用的是"跟"。"同"的含义略有不同。"同"、"跟"、"和"还沒有明确的分工。南京話"高"[ᶜkau]，輕讀，是很特别的：北風高太阳，我高你。"与，及，以及"，是文言的殘余，書面語里依然存在，口語里說得少些。

53. 介詞"从"(你从哪兒来？)，單就河北一省而論，各地用詞約有以下几个：由，打，解，順，格，把(涉县)等。

語助詞

54. 語气詞是句子的重要組成部分，感嘆詞是离开句子而独立的。任何地点方言的語气詞都自成系統，而不容許任意替換，而感嘆詞只是感嘆的声音，在不同的語言或方言仿佛都差不很多。这两类詞的数目很小，可是在談話里出現的頻率很高。从語音的角度看，語气詞和感

嘆詞是一个語言或方言的語音系統的特殊組成部分，有时会越出基本音系的范圍以外，如北京話表示应允，招呼或惊怀的詼[E˨]或[˧˩E]。普通話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語气詞系統就必須严格地服从北京語音。下面就河北、河南各地举些例子：

陈述語气：北京“了”

保定：他吃了[ˈliou]飯了[·lie]。

怀安：我到了[·lao]家了[·lia]。

青龙：时間不早了[·liou]。

滿城：他吃了[ˈliou]飯了[·lian]。

万全：他吃了[lao˥]飯了[lie˥]。①

疑問語气：北京“嗎”，“呢”

保定：你拿动了唄[·pei]？（拿得动嗎？）

万全：你去·lə？你不去·lə？（·lə＝嗎）

你去不去·lə？（·lə＝呢）

祈使語气：北京“吧”

保定：你去吧。（同北京）

惊嘆語气：北京“啊”

洛阳：他怪(是)聪明哩！（他多聪明啊！意外發現）

强調語气：北京“啊”，“呀”

洛阳：你写的字怪(是)好哩。或

你写的字眞好啊。（同北京）

你通(是)聪明着哩。

句　法

55. 各方言的句子格式是大同小异的。先就疑問句看看南北的差别：

普通話	是什么？好么？	是不是？好不好？
云南	果[·kə]是？果好？	是不？好不？
貴州	可[kʻə]是？可好？	是不？好不？

江淮和云貴一样：果是？可是？是不？試比較吳語：阿[ɑ]是？是勿是？

有时句子格式相同，修辞却变化多端。例如比較句：

普通話：这个比那个好些。这个不如那个。

河北青龙：这个比那个得。这个不跟那个。

“不如”也可以換作“不及，不比，比不上，比不贏(西南)，沒有……好”，意义近似，修辞色彩却有不同。

被动句和处置句也同样可以运用各种修辞手腕。“他被同志們批評”，“被”字換作“給，受，挨，遭，叫(教)，讓，由”，含意也可能有細微的出入。“把旧知識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級知識分子”，“把”字換作“拿，使，帮，将”，含义上在不同的方言就看不出显著差别。方言口語由于选詞不同，以致用詞習慣有較大的分歧，可是各方言的語法結构基本上是一致的。

---

① 万全話有四个声調：平˥42，上˧54，去˩113，入ʔ˥42。˧44 是一种变調。（入声原有高低两个，但漸趋混同。）

第五章　吳方言

一 引 言

1. 远古时代，今吳語区的居民情况不得而詳，古文献中的記載也只能作为参考的資料。《小戴記》王制："东方曰夷，被髮文身。"又說："南方曰蛮，雕題交趾。"《正义》解釋"雕題"是"以丹青雕刻其額。"又說："非惟雕題，亦文身也。"可見夷和蛮風俗相同，东夷南蛮大概分布在今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带。

《史記》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髮，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吳。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正义》补充說："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錫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勾吳。（索引：勾者，夷之發声，犹言于越耳。）寿梦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孙使子胥筑閶都之，今苏州也。"

《史記》越勾踐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髮，披草萊而邑焉。"按《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賀循《会稽記》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越絕記》云："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春秋时代，吳王夫差为越王勾踐所灭。越并吳后六世，复并于楚。后来楚国又被秦始皇并吞。汉兴以后，刘邦封其侄刘濞为吳王。刘濞在文帝景帝年間，招致天下娛乐子弟枚乘鄒阳严夫子等。

周秦时代吳越方言沒有留下什么文学遺产，只在赵曄《吳越春秋》和刘向《說苑》等書里有些零星的記載，讓我們能想象吳越方言的存在。《吳越春秋》里的漁父歌，長句参差，近似楚辞，而不象詩經整齐簡短，全文如下：

伍員奔吳，追者在后。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欲渡，因歌曰："日月照耀乎寖已馳，与子期乎蘆之漪。"子胥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余心憂悲，月已迟兮，何以渡为？事寖急兮将奈何？"既渡，漁父視之，有飢色，曰："为子取餉。"漁父去，子胥疑之，乃潛深葦之中。父来，持麦飯，鮑魚羹，盎浆，求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豈非穷士乎？"子胥出，飲食畢，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問其姓名，不答。子胥戒漁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数步，漁者复舟自沉于江。

漁父歌是最早的吳歌，似乎說明了吳語和楚語在民歌形式上的接近。

《說苑》善說篇里記載了一首"越人拥揖歌"，无法闡釋，另附楚語翻譯，歌辞形式近似上述漁父歌。越歌原文大概是語音的轉写：濫兮抃草濫予昌擅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堤随江湖。"楚語譯为"今夕何夕矣，搴州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几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今天把原

文和譯文对照着看，我們怀疑这首歌所代表的“越語”不屬于汉語系統，不同于“吳語”的前身。

《吳越春秋》和《說苑》是汉代的作品。晋以后的“子夜歌”和“吳声歌曲”显示了吳語的詞彙特点，如第一人称用“儂”而很少用“我”，但是“儂”多系女子自称。荆楚間流行的“西曲歌”里也同样出現“儂”字。“儂”字的音义有待于考釋，今吳方言“儂”多半用作第二人称。

南朝宋刘义庆撰《世說新語》有两段記載，透露了一些有关吳音的特点。雅量篇：“桓公伏甲設饌，广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謝之寬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諷浩浩洪流，桓憚（选？）其曠达，乃趣解兵。”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生咏，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后名流多斆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晋書》七九謝安傳同。）謝安的鼻疾疑是南人学習北音的征象。

《世說新語》政事篇：“王丞相拜揚州，宾客数百人幷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人。’任大喜說。因过胡人前彈指云：‘兰閤！兰閤？’群胡同笑，四座幷惊。”“兰閤”二字大概是胡語的轉写，褒誉贊嘆之辞。

上面两个故事說明东晋南朝的江左知識分子吟詩都拿北音作标准，但未能完全摆脫乡音。《顏氏家訓》音辞篇：“易服而与之談，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与之語，北方朝野終日难分。”可見江左士族操北語而庶人操吳語，河北阶級虽殊，而語言无别。①

魏晋南北朝的汉語方言划分，在郭璞《尔雅》、《方言》注里有些暗示，如荆楚（或楚）、关西、河北、齐（或东齐）、江南、江东，都是較大的方言区，而經常提到的“江东”是指長江下游南岸或东吳（卽江左），东晋南渡后的主要根据地，是郭璞和大批士族以及一部分平民南渡后侨居的地区，相当于今日的吳語区。（“江南”指長江中部南岸）。这时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接触，养成了“共重吳声”的風气。② 金陵方言似屬于吳語范圍。南音輕浮，北音（以洛生咏为代表）重濁，是当时的一般印象，《顏氏家訓》音辞篇和陆德明《經典釋文》叙录中都有类似的描写。关于中古时期的吳語，从梁顧野王《玉篇》和唐陆德明《經典釋文》中可以發現一些方言字反切。

南宋建都杭州达 149 年（公元 1128—1276），越中方言受了北方話（中州音）的影响，鮮明地反映在今日带有濃厚“官話”色彩的杭州話里。杭州話屬吳語，可是文白异讀的字較少（如“問味”只讀 v-，沒有 m-），兒尾詞很發达，人称代詞完全采用了北方話，都是向北方話靠攏的結果。可是拿杭州話和邻近的紹兴話比較，就显得北方話影响的局限性和吳方言的稳固性，这也是封建統治时代的必然現象。比如杭州話的語助詞，显然是一个混合系統，試与紹兴話比較：

“的”　杭：他 tɪ? 身体蛮結实 ti；
紹：伊 ge? 身体蛮蛮結实 go?。
杭：是 ti, tɕiɪ? 个事情不能馬虎 ti；
紹：是 go?, 革 ge?（＝go?）事体随便勿来 go?。
杭：好好叫走，或，好好 ka 走；
紹：好端端 ge? 走。

明清以来，昆曲、彈詞、小曲和小說里有許多說白和描写是运用苏州話的。但是純粹苏州

① 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吳語》。《史語集刊》第七本第一分，1936。
② 周因梦：《博聞强記的郭璞》。《中国語文》49 期 41 頁，1956 年 7 月。

話的文学作品要推晚清的一部小說《海上花列傳》。后来《九尾龟》，《歇浦潮》，《吳門絮語》等，都是在《海上花列傳》的影响之下产生的。《海上花列傳》的描写部分还是采用了北京話或北方話，只有对白才是苏州話。例如：

王阿二一見小村，便攛上去嚷道："耐阿好！騙我阿是？耐說轉去两三个月晚，直到仔故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嗄？只怕有两三年哉！我叫娘姨到棧房里看仔耐几埭，說是勿曾来，我还信勿过。間壁郭孝婆也来看耐，倒說道勿来个哉。耐只嘴阿是放屁！說来哚閑話阿有一句做倒！把我倒記好来里！耐再勿来末，索性塔耐上一上，試試看末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瘪动气，我搭耐說。"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輕輕的說話。說不到三四句，王阿二忽跳起来，沉下臉道："耐倒乖煞哚！耐想拿件湿布衫撥来别人着仔，耐末脫体哉，阿是？"小村發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說完仔了嗄"。（《海上花列傳》第二回。）

現代吳語的分布区域包括江苏省江南鎮江以东部分（鎮江不在內），崇明島，和江北的南通（小部分）、海門、啓东、靖江等县，以及浙江省的絕大部分。从語言特征上說，靖江和丹阳是吳語的北極，接近下江官話，浙南溫州金华衢州三区是吳語的南極，境內还有閩南話（人口約 100 万），畲話和蛮話。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吳方言內部的复杂是有悠久的背景的。揚雄《方言》中并提吳揚，吳揚江淮，吳楚衡淮，足見吳方言和江淮話在两千年前就有了特殊的密切关系。今天浙南土語的复杂，也不禁令人联想到揚雄《方言》里并提的吳越，甌越，揚越（一說卽南越），荆吳揚甌，东甌（郭注："东甌亦越地也，今临海永宁是也。"一說东甌卽甌越，永宁卽今永嘉），西甌（郭注："西甌，駱越别种也"）。浙南甌海方言的历史背景，包括不同方言或不同語言的接触，尙有待于今后的調查研究。不过典型的吳語，从多方面考虑，以苏州話为代表是比較适宜的，可惜不能代表浙南，所以另以永康話为例，略作补充。

二 吳 音

2. 吳語的共同語音特征是：

（1）具备濁塞音 b, d, g, 濁塞擦音和濁擦音 v, dz, z, dʑ, ʑ, ɦ。例如上海讀并 ˩bin, 定 ˩din, 茄 ˩ga白, 从 ˩dzuŋ, 求 ˩dʑiɤ, 万 ˩vɛ, 时 ˩zɿ, 邪 ˩ʑia, 匣 ɦa?˩。这类濁声母只出現在阳調。浙江景宁 p t 变作 b d 而原来的 b d 变作 bɦ dɦ, 江苏丹阳濁声母漸趋清化，是南北两个極端的例子。

（2）單元音丰富，很少 ai ei au ou 等眞性复元音。但是这一标准不适用于浙江南部。

（3）鼻音韵尾只有一个 -ŋ（苏州有 -n 和 -ŋ, 但不能区别音位）。例如上海金（古收 -m），斤（古收 -n），京（古收 -ŋ），一律讀 ˧tɕiŋ。少数地区鼻音韵尾 -m 和 -n 虽然消失，可是留有鼻化韵母。

（4）声調的主要类型是七个或八个，古入声韵尾 -p -t -k 一律变为喉塞音?，例如上海十（古收 -p）zə?，七（古收 -t）tɕʻiɪ?，百（古收 -k）pa?。可是上海、丹阳、永康表現了不同的簡化趋势。松江、吳江、嘉兴声調多于八个，是另一个發展方向。

声、韵、調表和說明

3. 27 声母表

塞　音	p p‘ b, t t‘ d, k k‘ g
塞擦音	ts .ts‘ (dz), tɕ tɕ‘ dʑ
擦　音	f v, s z, ɕ (ʑ), h ɦ
鼻　音	m n ɳ ŋ
边　音	l
另声母	○

注：括里弧的 dz ʑ 是方音变体。

4. 50 韵母表

韵尾 / 韵头	开尾韵							鼻尾韵				塞尾韵					边鼻韵
开口	ɿ 兹	ɥ 朱	æ 宝	ɒ 败	E 晏	ø 安	o 哑	ən 陈	aŋ 杏	ɒŋ 剛	oŋ 公	ɪʔ 一	aʔ 拔	ɒʔ 白	ɤʔ 合	oʔ 沃	ḷ 兒
齐齿	i 鄙	iɪ① 变	iæ 表	iɒ 也		iø 玄	io 靴	in 命	iaŋ 两	iɒŋ少 講文	ioŋ 兄	(iɪʔ) ① (吸)	iaʔ 甲	iɒʔ 脚		ioʔ 欲	ṃ 嘸
合口	u 布	ᵊu 烏		uɒ 怀	uE 为	uø 欢		un 困	uaŋ 少 横	uɒŋ 光			uaʔ 滑		uɤʔ 活		ṇ 你
撮口	y 雨	ᵠy 欧	iᵠy 旧					yn 允		yɒŋ 少 旺			yaʔ 少 曰		yɤʔ 越		ŋ̣ 丘

① ɪ 和 iɪ、ɪʔ 和 iɪʔ 当作同一个韵母的变体看待。

5. 声調表

調类	調值	例　字
阴平	ㄱ 44	詩書 ᶜsɥ
阴平	ㄴ 24	时如 ˧zɥ
上声	ㄴ 41	水暑 ᶜsɥ
阴去	ㄴ 513	試恕 sɥ˃
阳去	ㄴ 331	示树 zɥ˧
阴入	ㄱ 4	式識 sɤʔ˩
阳入	ㄴ 23	食蝕 zɤʔ˧

6. 声母方面有些重要特点，說明如下：

(1)清塞音 p p‘ t t‘ k k‘ 的發音硬而脆——肌肉紧張，破裂性强，尤其是出現在短促的入声韵前面。

(2)濁塞音 b d g 开始成阻时是清的——声带不顫动，破裂(除阻)时带有較强的濁气流，所謂清塞濁流，可以标作 b‘ d‘ g‘ 或 b̥ɦ d̥ɦ g̥ɦ 或 ɪɦ tɦ kɦ，这是就一般的吳語發音說。可是浦东、川沙、南匯等县，發这套濁塞音却带有喉部肌肉的紧張，微微有点兒气呼倒流的瞬息，反而減弱了呼出的濁流。这一种發音类型可以标作 ’b ’d ’g。浙南溫州金华衢州地区，这套濁塞音要軟些，沒有那么强的濁气流，更沒有喉部肌肉的紧縮。

各地所有的濁声母都表現了內部一致的發音特点。濁塞擦音和濁擦音的濁气流跟摩擦成分混合在一起就显得更强：dz‘=tzɦ, dʑ‘=tʑɦ, v‘=fɦ 或 fvɦ, z‘=sɦ 或 szɦ, ʑ‘=ɕɦ 或 ɕʑɦ, ɦ=hɦ。这种發音特点对于各地濁塞擦音(dz dʑ)和濁擦音(z ʑ)的分混也許不无影响。

鼻音和边音也有同样的情形：m=mɦ, n=nɦ, ɳ=ɳɦ, ŋ=ŋɦ, l=lɦ。

(3) ts ts‘ s z 的發音部位是舌尖抵齿齦，比北京音 ts ts‘ s 要后些，可是在舌尖韵 ɿ 和 ʮ 前面給人一种印象：与 ɿ 相拼时部位要前些，与 ʮ 相拼时部位要后些或高些——略带有 tʂ tʂ‘ ʂ ʐ 的色彩，其实这中間發音部位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决不能构成两套輔音。与 ʮ 相拼时，ts ts‘ s z 一开头就是圓唇的：ts͡ʷ, ts‘͡ʷ, s͡ʷ, z͡ʷ，因此，我們感覚跟 ts(ɿ) ts‘(ɿ) s(ɿ) z(ɿ) 微有不同。(无錫、衢州却可以分辨两套声母。)赵元任在《現代吳語的研究》里談到由中古音知、徹、澄、禪三等变来的讀 tʂ tʂ‘ ʂ ʐ (如“張周超昌少陈繩上”)，由知、徹、澄二等变来的讀 ts ts‘ s z (如“札責撐初山茶助”)，根据最近的調查已經不能分辨了。(苏州城外十里許的新郭鎮尚有能分的，但不很严格。)

(4) n k k‘ g h 只拼开合韵，ɳ tɕ tɕ‘ dʑ ɕ 只拼齐撮韵，唯一的例外“你”讀書音是ᶜni。

(5)尖团音的分别很严格：挤ᶜtsi, 取ᶜts‘i, 死ᶜsi, 齐ᶻzi 讀尖音，几ᶜtɕi, 起ᶜtɕ‘i, 喜ᶜɕi, 奇ᶻdʑi 讀团音。tɕ tɕ‘ ɕ 的發音部位比北京相当的舌面塞擦音略后。

(6) ɦ 只出現在阳調开合韵。阳調齐撮韵前面的所謂零声母，其实是一个輕微的濁擦音 ɦ 或 j。至于零声母出現在阴調时，也往往有輕微的喉部肌肉的紧張或喉塞音，也同样沒有构成音位的价值。

7. 介音和四呼　为了同其他方言保持系統的一致，苏州韵母也立了 -i-、-u-、-y- 三个介音或韵头，采用了开齐合撮的名目。其实这样处理的方法对苏州語音的描写是不很帖切的。比方說，北京話的介音比較清晰并且可以微微延長，可是苏州話的 -i-、-u-、-y- 在任何情况下(例如受升降調或曲折調的影响)都跟声母結合在一起，不能延長，所以与其說是(半)元音性的韵头，不如說是声母的形容性的附屬成分：-i- 使声母顎化，-u- 使声母圓唇化。至于 -y- 除了入声韵 ya? yɤ? 中的以外，可是算是 -u- 在舌面音 tɕ tɕ‘ ɕ 等声母后面的变体。按照严式标音，这类所謂介音应該写作 ĭ ŭ ў 或 j w ɥ，如表 pĭæʏ，怪 kŭɒʏ，决 tɕўɤ?ɬ。

此外，圓唇的舌尖元音 ʮ 按性質同 ɿ 放在一起是合适的，可是同时具有合口或撮口的特点。I 的音色接近 i，严式标音应該写作 iI，特别是在舌面輔音后面，这样一来，就应該算是齐齿。为了迁就开齐合撮的分类法，韵母表里 ʮ 放在 ɿ 的旁边，算作开口；I 和 I? 在舌面声母后面是 iI 和 iI?，有时是 ie 和 ie?，算作开口或齐齿都可以。

假使放弃开齐合撮的名目，另外添設三个半元音 j、w、ɥ(作为声母或声母的附屬成分)，那么苏州話的韵母系統就大大地簡化了(这同样适用于一般吳音)，結果只剩下韵母表中所有的开口部分，全部單元音和复元音(ᵊu 和 ᵠʏ)，四个收 -n 尾和三个收 -ŋ 尾的鼻尾韵(阳韵)，和四个自成音节的边音和鼻音，共得 29(或 28)个韵母如下：

ɿ ɥ i ɪ u y,

æ ɒ ɛ ɸ o, (ᵊu) ᵠʏ,

ən in un yn, aŋ ɒŋ oŋ,

Iʔ aʔ ɒʔ ɤʔ oʔ, m̩ n̩ ŋ̩ l̩。

同时声母表里增加三个声母: j w ɥ。

8. 鼻音韵尾 苏州韵尾鼻音有 -n 和 -ŋ, -n 只出現在高元音 i u y 和央元音 ə 的后面, -ŋ 只出現在低元音 a ɒ 和后元音 o 的后面,有些人也把 -n 讀作 -ŋ, 特别是讀 in 这个韵母,所以 -n 和 -ŋ 沒有区别音位的价值。in un yn 的实际音值是 iən uən yən。aŋ 和 ɒŋ 二韵的 -ŋ 尾很微弱,舌根和軟顎幷不接触,同时使前面的元音微微鼻化,严式标音可以写作 ãŋ(或 ã)和 ɒ̃ŋ(或 ɒ̃)。

在多音节的詞語里, 前一音节的 -n 尾往往受后一音节的声母發音部位的影响而發生同化作用。例如:

門面 ˩mən mɪ²˨ ⟶ məm mɪ,

飲馬桥 ˦in mo²˨ ˩dʑiæ ⟶ im mo dʑiæ,

混江龙 ɦun²˨ ˦kɒŋ ˩loŋ ⟶ ɦuŋ kɒŋ loŋ。

-ŋ 尾微弱, 沒有發生类似的同化現象。以上是就苏州、吳江、崑山一带(-n 尾和 -ŋ 尾)的讀音而說。至于其他地方,如江阴、常州、上海,只有一个 -ŋ, 發音强弱幷不完全一致, 上字韵尾照例不受下字声母影响。

9. 塞尾韵(入声韵) 入声韵后面带有喉部肌肉的紧張或輕微的喉塞音 ʔ, 元音很短促, 不能延長,而元音的舌位照例要比舒声韵里的后些,音色要略微暗些。

在多音节詞語里,前一音节如果是入声,由于同后一音节連讀, 入声韵尾 ʔ 就消失而溶入于后一音节作为声母的輔音,这个輔音仿佛既作了前一音节的韵尾, 又作了后一音节的声母, 可是幷不延長。例如:

石板 zɒʔ₂ ˦pE ⟶ zɒpE,

值得 ɀɤʔ₂ tɤʔ₃ ⟶ zɤtɤʔ,

目光 moʔ₂ ˦kuɒŋ ⟶ mokuɒŋ,

热天 ȵiɪʔ₂ ˦tʻɪ ⟶ ȵiɪtʻɪ,

学堂 ɦoʔ₂ ˦dɒŋ ⟶ ɦodɒŋ,

疾病 zɪʔ₂ bin² ⟶ zɪbin,

寂寞 zɪʔ₂ moʔ₂ ⟶ zɪmoʔ。

10. 元音音位 除去两个舌尖韵和四个边音鼻音韵, 还剩下 44 个韵母, 从中可以归納出 10 个元音音位来,就是 i ɪ u y ɛ æ a ɒ ɸ o。

i u y 大体上就是标准元音的 i u y, 只是 u y 略松。

u 与唇音 p pʻ b m f v 相拼时是个單純元音, 但与其他声母相拼时就产生一个流音 ə 而复元音化为 ᵊu, 所以 u 和 ᵊu 可以算作同一个韵母的变体。

ɪ 介乎 i 和 e 之間,同双唇輔音相拼是單純元音, 同舌尖和舌面輔音相拼时就产生一个輕微的 i 流音: iɪ。ɪ 出現在入声韵里要后些, 短些: ɪ̯ 或 iɪ̯, 同舌面声母相拼也可以讀成 iəʔ。依照一般習慣,以下在舌面声母后面标作 iɪ。

ʏ 出現在 ᵠʏ 和 ⁱᵠʏ 二韵中要松些，开些，是和 I 同部位的圓唇前元音。ᵊu 和 ᵠʏ 两个复元音有共同的特点：动程很小，ɵ 和 ɸ 都是流音性的(短暫)，主要元音是 -u 和 -ʏ(較長而清楚)。所以 ᵊu 和 ᵠʏ是 前短后長，前輕后重，是微微"跳跃式的"假性复元音，跟一般的前响或后响复元音不同。ⁱᵠʏ 只出現在舌面声母后面。上海話里有 ᵊu，沒有 ᵠʏ。苏州的 ᵠʏ 跟广州的œy(堆追居虛)也有很大的差别。

E 比第二标准元音 e 略低，离第三标准元音稍远。E 与韵尾 -ŋ 結合时变为 ɵ，在入声韵与韵尾 -ʔ 結合时变为短 ɤ，偏央。-ɵ- 和 -ɤɨ- 不妨認为 E 的音位变体。(試比較北京音的 e：梅 ˧mei，門 ˧mən，月 yE˥，歌 ˨kɤ。)

æ 是偏央的前元音，在 iæ 韵里稍有复元音化的傾向：iɛɐ("表桥")。

ɒ 是微微圓唇的偏央的后元音，大約位于元音圖上 ɐ ɒ ɔ 三角形之間，也可以标作 ɐ̟。ɒ 出現在入声韵就显得更后更暗。æ 和 ɒ 的舌位高低差不多，一前一后，形成对称：æɨ 和 ɒ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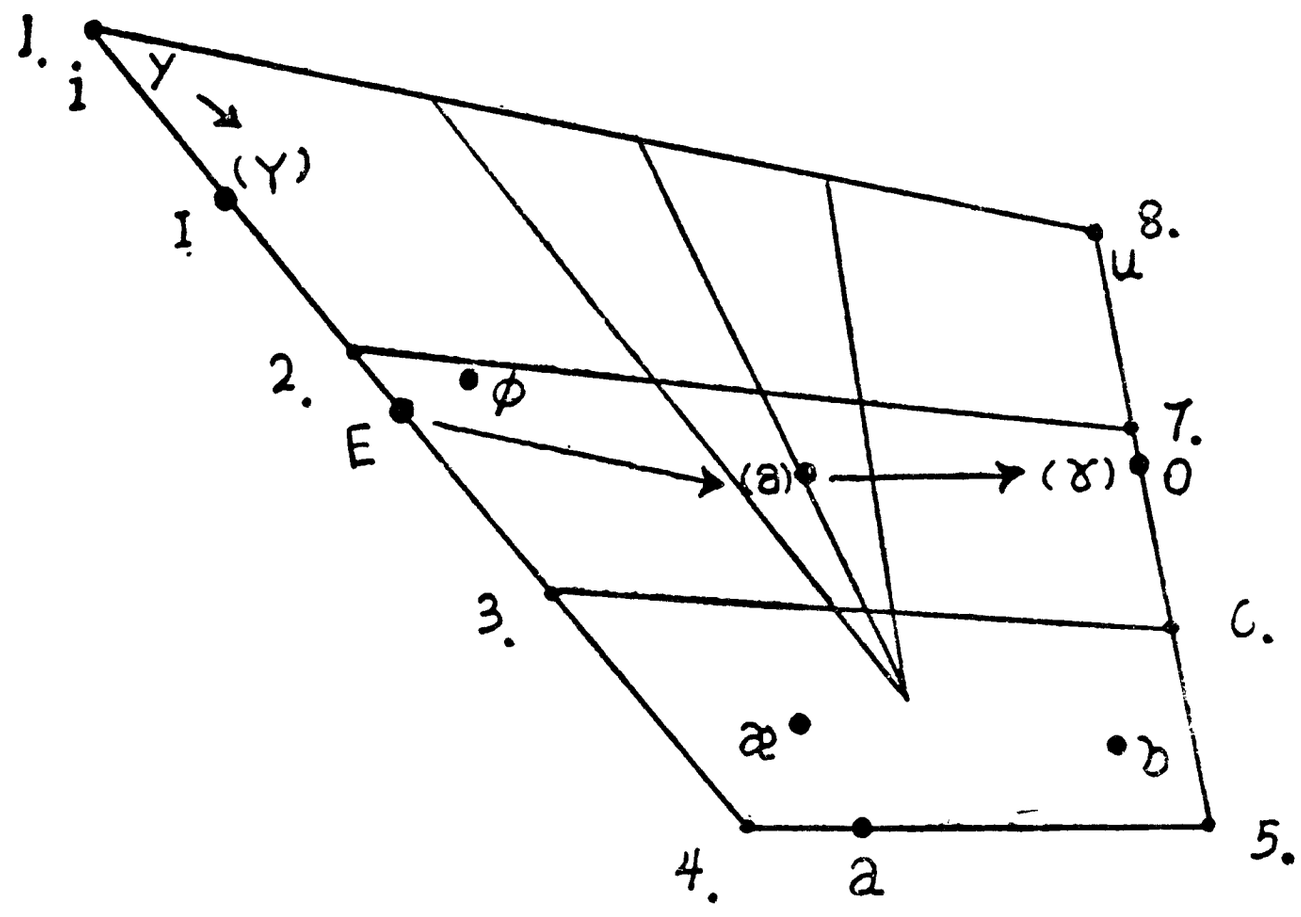
a 只出現在鼻尾韵 aŋ iaŋ uaŋ 和入声韵 aʔ iaʔ uaʔ yaʔ，舌位比第四标准元音偏央。这类鼻尾韵的韵尾 -ŋ 弱化了，甚至脫落了，同时主要元音也半鼻化：ãŋ 或 ã，所以实际上 a 总是半鼻化的 ã。按来源說，古唐阳江三韵今讀 ɒŋ，iɒŋ，uɒŋ，古庚耕二韵今讀 aŋ，iaŋ，uaŋ。入声韵 aʔ iaʔ 和 ɒʔ iɒʔ 有合流的趋势，一律讀 ɒʔ iɒʔ，同时 uaʔ也讀作 uɒʔ，这也許是一部分青年受了上海語音的影响。

ɸ 舌位略高于 E，圓唇，偏央，也有人記作 ɵ。

ɔ 比第七号标准元音略低，在入声韵里很短，舌位更低，約介乎 o 与 ɔ 之間(后者有人記作 ɔ̟。)

以上 10 个元音音位及其主要变体，試用圖式表示大意如下：

苏州元音示意圖



注：上图只注明苏州元音音位，数目字 1 2…8 表示八个标准元音。

苏州元音有些特点，試与上海或其他邻县比較：

苏　州	上　海	例字				
		m–	b–	p'–	l–	t'–
i	i	味^{2}	˩皮	˧批	利^{2}	˧梯
I	(I)	面^{2}	便^{2}	˧偏	練^{2}	˧天
E	e	妹^{2}	˩陪	˧胚	类^{2}	˧推
	(ɛ)	慢^{2}	办^{2}	˧攀	˩兰	˧摊
ɒ	a	卖^{2}	罢^{2}	拍˩	賴^{2}	˧他
æ	ɔ	˩毛	剖^{2}	˧泡	˩牢	˧滔
ø	e、ø	滿^{2}	伴^{2}	˧潘	乱^{2}	˧貪
o	o	˩麻	˩爬	怕˩	落^{2}	托˩
u(^{ə}u)	u	亩^{2}	步^{2}	˧鋪˩	魯^{2}	˧拖
^{ɸ}Y	ɤ	˩謀	˩鄱	剖˩	˩樓	˧偷

上海青幼年多半不能分辨 i 和 ɪ，或 e 和 ɛ，但分混情形很不一致。邻县如无錫、江阴、常熟，一般都能分别这四个元音。

11. ɿ 和 ʯ　这两个舌尖韵只拼 ts ts' s z，ɿ 是不带摩擦的 ʐ，ʯ 是 ɿ 的圓唇化，双唇微微突出作細圓形。ɿ 和 ʯ 的来源是古魚虞(遇攝合口三等)支脂之(止攝开合三等)祭(蟹攝开合三等)六韵，与精組声母相拼今讀 ɿ，与知系声母相拼今讀 ʯ，例如"資次私"是 ɿ，"支处書除"是 ʯ。

12. ḷ ṃ ṇ ŋ̍　这四个是自成音节的响音，發 l m n ŋ 略加延長，不跟其他声母相拼，出現頻率很小。ṃ 只有三个字：˧姆，˩嘸，亩^{2}。ṇ 只見于第二人称代詞多数式 ˧ṇto$^{?}$，和第三人称代詞單数式 ˧ṇnE。ŋ̍ 只見于口語"˩吳˩魚五^{2}。"

ḷ 作为韵母时發音部位要高些，舌尖从齿龈微向上顎移动，略帶有北京卷舌韵 ɚ 的色彩。ḷ 这个韵母的来源是古日母止攝开口三等支之二韵的一部分字，限于讀書音，如"˩兒尔^{2}二^{2}"。(有人記作 ɛɹ$_{T}$。)

13. 韵母表里有三个韵母各出現一次。横 ˩ɦuaŋ(梗合二庚)，旺 iɒŋ^{2}$_{白}$(宕合三阳)，曰 ya$^{?}$(山合三月)。

14. 鼻元音　上面談鼻音韵尾时，說苏州韵母 aŋ ɒŋ 中的 a 和 ɒ 带有鼻化的色彩，可是苏州韵母系統里已經沒有古韵尾 -m 和一部分 -n 的痕迹了。有些地方，如靖江、紹兴、衢州，却有單純的鼻元音作韵母的，一般源于古咸深(收-m)山臻(收-n)四攝。例如紹兴音系有三个鼻元音 æ̃ ɸ̃ ẽ，另有互相对称的入声韵 æ$^{?}$ ɸ$^{?}$ e$^{?}$，配合齐齿合口，自成一套：

鼻元音	æ̃ 三散	iæ̃ 念	uæ̃ 关
	ɸ̃ 酸鈍	iɸ̃ 冤云	uɸ̃ 碗
	ẽ 汗本	iẽ 棉	uẽ 魂
入声韵	æʔ 納压	——	uæʔ 括
	ɸʔ 潑	iɸʔ 越	uɸʔ 活
	eʔ 撥合勿	ieʔ 的密	ueʔ 活又

15. 声韵配合关系 按照声母的發音部位和韵母的开齐合撮，苏州話的声韵配合关系如下表所示：

韵母 / 声母	开 口	齐 齿	合 口	撮 口
p p' b m	杯	茄	(玻)	○②
f v	翻	(非)①	(夫)	○
t t' d n l	丹	低	○	(呂)少
k k' g ŋ h ɦ	該	○	圭③	○
ts tsʻ s z	者	疽	○	(娶)少
tɕ tɕʻ dʑ ɲ ɕ	○	基	○	居
○-	哀	衣	威	遇

① 括弧表示只与 i, u 單韵配合。

② ○表示沒有配合关系。

③ 舌根音組 ŋ 沒有合口韵字。

④ l、ɥ 只与 ts 組配合，ɪ 作为开口或齐齿(即 iɪ)都可以：这三个韵母沒有包括在这个表里。边音鼻音韵母不同任何声母相配合。

16. 声調說明——苏州話有七个声調。阴平略低于北京的阴平，如詩 ᶜsɥ，工 ᶜkoŋ，音 ᶜin，消 ᶜsiæ。阳平略低于北京的阳平，如田 ˩dɪ，肥 ˩vi，牙 ˩ŋɒ，奇 ˩dʑi。上声略低于北京的去声，如姊 ᶜtsɿ，企 ᶜtɕʻi，首 ᶜsᵊy，宝 ᶜpæ。阴去是高降而低升的曲折調，如替 tʻiᵌ，快 kʻuɒᵌ，政 tsənᵌ，报 pæᵌ。阳去是中降調，起头兒維持一段中平的瞬息，然后下降，如树 zɥ˨，大 dᵊu˨，运 yn˨，脑 næ˨。阴入高低相当于阴平，但是很短促，如笔 pɪʔ₅，潑 pʻɤʔ₅，客 kʻɒʔ₅，竹 tsoʔ₅。阳入調值相当于阳平，但是很短促，上升的程度要差些，如特 dɤʔ₂，寂 zɪʔ₂，肉 ɲioʔ₂，月 yɤʔ₂。上声只有一个，都是古清声母字；古濁声母(包括次濁)都变同阳去，只有很少几个次濁声母字还留在上声。

17. 吳語大体保持了完整的四声：平上去入，并依声母的清濁各分为阴阳。可是吳語調值一般不很明朗清晰，沒有調查經驗的人往往不容易分辨和掌握。阳平上去的分辨似乎更困难，上海是个典型的代表。上海青年以下的只有五个調：

阴平，中降調 ˥₄₂：詩 sɿ，低 ti，梯 tʻi，衣伊 i，

阳平上去，中升調 ˧˥₂₄：时是事 zɿ，題弟第 di，求舅旧 dʑiɤ，

阴上去，˧₃₅ 或 ˧₄₃₄：使試 sɿ，底帝 ti，体替 tʻi，

阴入 ˥₅：跌 tɪʔ，鉄 tʻɪʔ，噎 ɪʔ，

阳入 ˨˧₂₃：食十 zəʔ，敌笛 dɪʔ，叶 ɪʔ。

还有个别青年，阴平上去也混而为一了，結果舒促各分阴阳，只有四个調。近似的簡化現象最近也發現在宁波城內和苏州乡間。

另一种簡化現象如丹阳：平声不分阴阳，城內入声也不分阴阳，上去的阴阳或分或合城乡不一致，反正只剩了五个調，近似下江官話。至于永康的入声消失，留在下面再談。

相反，吳江声調多于八个。吳江盛澤的阴上和阴去，黎里的阴去和阴入，都依声母的全清(不送气)次清(送气)各分为两类調值，这样就有十个調了。(《現代吳語的研究》，76—77 頁)声調的分合与声母的發音方法有密切关系，从吳語里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証。

18. 声韵調的配合关系　声母和声調的配合受到严格的限制，略如上述。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如第 15 节表中所示。入声韵可以說是声調和韵母互相結合的特殊类型，同时也受到这两种限制。所以苏州話声韵調配合所构成的音节，实际上不滿 1000。声韵調配合总表从略。

变　調　和　輕　声

19. 多音节詞語，結合紧密，往往产生音变現象。第 8、9 节談到前一音节韵尾被后一音节声母同化，便是音变的一种。人們熟知的两个方言字：嫑 fiæʾ(創始于《海上花列傳》)。孭 ʿfən 或 ˩vən(創始于《九尾龟》)，是所謂合音現象，两个音节合并成一个，就象北京話的甭 ˩pəŋ。这类变音在苏州話里并不怎么丰富，所以也就不很重要。这兒要談的是貫徹在整个語言里的变調，其中一部分可以算是輕声。

(一)双音节　苏州七种声調的組合，可得双音节詞語 49 种，其中多半發生变調，以第二音节变調或变輕声为主要类型，第一音节变調或前后音节都变調为次要类型，前后音节都讀原調而不变的約占全部的三分之一。現按調类次序，分述如下：

①上字阴平不变，下字任何調类一律变輕声，調值是低降 ˨₂₁。下面每种結合形式举一个例子：

阴平＋阴平：今朝 tɕin˥tsæ˥˨，

阴平＋阳平：工人 koŋ˥ȵin˧˨，

阴平＋上声：身体 sən˥tʻi˩˨，

阴平＋阴去：尴尬 kɛ˥kɒ˦˨，

阴平＋阳去：兄弟 ɕioŋ˥di˩˨，

阴平＋阴入：亲戚 tsʻin˥tsʻɪʔ˥˨，

阴平＋阳入：猪肉 tsɥ˥ȵioʔ˧˨。

②上字阳平，下字阴平、上声、阳去、阴入、阳入，上下字都讀原調不变；上字不变或(一部分)变同阳去，下字阳去不变；上字不变，下字阳平变同阳去，下字阴去变同上声。例如：

阳平＋阴平：鬍鬚 ɦu˧˩si˥ 不变，

阳平＋阳平：寒流 ɦɸ˧˩lᵠy˧˩ɦ，

阳平＋上声：头頸 dᵠy˧˩tɕin˩ 不变，

阳平＋阴去：奇怪 dʑi˧˩kuɒ˥˧，

阳平＋阳去：肥皂 bi˧˩zæ˩ 不变

惭愧 zE˩guE˩ 或 zE˩ɦguE˩，

阳平＋阴入：颜色 ŋE˧˩sɤʔ˥ 不变，

阳平＋阳入：盲目 mɒŋ˧˩moʔ˩ 不变。

③上字上声不变，下字阴平、上声变高升調 ˧₃₅，下字阳平、阳去也不变，下字阴去变輕声 ˩₂₁；另一种情形是上字上声变同阴去，下字阴阳入不变。例如：

上声＋阴平：手巾 sᵠy˨˩tɕyn˥˦，

上声＋阳平：倒霉 tæ˨˩mE˧ 不变，

上声＋上声：土改 tʻəu˨˩kE˨˦，

嫂嫂 sæ˨˩sæ˨˦，

上声＋阴去：宝貝 pæ˨˩pE˥˨，

上声＋阳去：姊妹 tsi˨˩mE˩ 不变，

上声＋阴入：首飾 sᵠy˨˩˥sɤʔ˥，

曉得 ɕiæ˨˩˥tɤʔ˧，

上声＋阳入：酒席 tsɸʏ˨˩˥zɪʔ˧。

④上字阴去变同阴平，下字舒声各調都变輕声 ˩₂₁；如果下字是入声，上下字都不变。例如：

阴去＋阴平：細胞 si˥˦pæ˥˨，

阴去＋阳平：剃头 tʻi˥˦dɸʏ˧˨，

阴去＋上声：报紙 pæ˥˦tsɻ˨˩，

阴去＋阴去：告訴 kæ˥˦sᵊu˥˨，

阴去＋阳去：挂号 ko˥˦ɦæ˩˨，

阴去＋阴入：告發 kæ˥fa˥ʔ 不变，

阴去＋阳入：快活 kʻɒ˥ɦuɤʔ˧ 不变。

⑤上字阳去变同阳平，下字上声、阳去、阴入、阳入也不变；下字阴平、阴去变同上声；下字阳平变同阳去。例如：

阳去＋阴平：运輸 yn˩˧sɥ˥˦，

阳去＋阳平：面皮 mɨ˩˧bi˧ɦ，

阳去＋上声：上海 zɒŋ˩˧hE˨˩，

阳去＋阳去：恋爱 lɪ˩˧E˥˨，

阳去＋阳去：暴动 bɒ˩˧dorʒ˩，

阳去＋阴入：料作 liæ˩˧tsoʔ˥，

阳去＋阳入：部落 bu˩˧loʔ˧。

⑥上字阴入不变，下字阳平、上声、阴去、阴入、阳入也不变；下字阴平变高升調 ˥₃₅；下字阳去变高降低升調 ˨₄₁₂。例如：

阴入＋阴平：一旦 ɪʔ˥tE˥˦，

阴入＋阳平：發条 faʔ˥diæ˧ 不变，

阴入＋上声：竹笋 tsoʔ˥sən˨˩ 不变，

阴入＋阴去：急躁 tɕi?˥tsæ˩ 不变，

阴入＋阳去：一定 i?˥din˨˩，

阴入＋阴入：發作 fa?˥tso?˥ 不变，

阴入＋阳入：畜牧 ɕyɤ?˥mo?˧ 不变，

⑦上字阳入不变，下字舒声各調都变輕声˧₂₁；下字入声也不变。例如：

阳入＋阴平：十三 zɤ?˧sE˥，

阳入＋阳平：月球 yɤ?˧dʑi$^{\phi}$y˧，

阳入＋上声：日本 zɤ?˧pen˨˩，

阳入＋阴去：白菜 bɒ?˧ts'E˩，

阳入＋阳去：实在 zɤ?˧zE˨˩，

阳入＋阴入：蹩脚 bi?˧tɕiɒ?˥ 不变，

阳入＋阳入：特别 dɤ?˧bi?˧ 不变。

（二）多音节　这兒所要討論的，限于三个和四个音节的詞語。有些三音节詞語，在發音上可以算是一串連讀的音节或一个气呼群，可是語法結构上是些不同类型的詞組，受句法上的輕重和停頓規律所支配，就不屬于这兒所要討論的三音节詞語。比如动宾結构的三音节詞組：打耳光，說笑話，做生意，乂麻将，变戏法……，其中第一音节是动詞讀原調不变，后二音节服从双音节变調規律。又如表示时間的三音节詞語：礼拜一，礼拜三，三月三，七月六……第三个音节是数詞讀原調不变，前两个音节按照双音节变調处理。除去这些不算，按七种調类的組合形式来估計，三音节詞語可以有 343 种，四音节詞語可以有 2401 种，可是这是个抽象的估計，并不符合实际，要系統地找出三音节和四音节詞語的变調規律，先得占有大量可靠的語言材料，才能进行分析和归納。下面只根据一些常用詞語，地名（街名），店名……，作为举例性質，指出几項具有一般性的条理，当然还不能概括全部的現象。

①許多日常应用的三音节詞語，头上两音节大体服从双音节变調規律，第三音节讀輕声——低降調 ˧₂₁；如果第三音节原来是入声，韵尾的？完全消失，整个音节讀得很輕微，韵母也不再給人以"短促"的印象。例如：

阴平＋上声＋阳平：秋海棠 ts'$^{\phi}$y˥ hE˩˨ dɒŋ˧˨，

阴平＋阴平＋阳平：正山門 tsən˥ sE˥˨ mən˧˨，

阳平＋阳去＋阳去：楊柳树 iaŋ˧ l$^{\phi}$y˩˧ zɥ˩˨，

上声＋阴平＋阳去：水烟筒 sɥ˩˦ I˥˦ do˩˨，

上声＋阴平＋阳平：火車头 h^{ə}u˩ ts'o˥˦ d$^{\phi}$y˧˨，

上声＋阳去＋上声：小事体 siæ˩ zɿ˩˧ t'i˩˨，

阴去＋阴平＋阳平：太平洋 t'ɒ˩˦ bin˧˧ iaŋ˧˨，

阳去＋上声＋上声：共产党 goŋ˩˦ ts'E˩ tɒŋ˩˨，

阳去＋阳去＋阳入：电話局 dɪ˩˦ ɦo˩˧ dʑio?˧˨，

阳去＋阳入＋阳平：旧学前 dʑi$^{\phi}$y˩˦ ɦo?˧ zɪ˧˨，

阳去＋阴入＋阴入：大阿福 d^{ə}u˩˦ ɒ?˥ fo?˥˨，

阴入＋阴平＋阳去：百家姓 pɒ?˥ kɒ˥˦ sin˩˨，

阳入＋上声＋阴去：陆稿荐 lo?˧ kæ ˩˨ tsɪ˩˨，

阳入＋阴去＋阴平：沐泰山 mo$^{?}$˧ t‘ɒ˥˧ sE˥˩，

阳入＋阳去＋阳平：热被头 ȵiɪ$^{?}$˧ bi˨˦ d^{ɸ}y˧˩。

②三音节中第二音节如果是濁声母舒声(即阳平阳去)，一律讀中平調 ˧$_{33}$。例如：

阴平＋阳平＋阴平：东吳村 toŋ˥ ɦ^{ə}u˧˩ ts‘ən˥˩，

阳平＋阳平＋阴平：黃源兴 uɒŋ˧ ȵio˧˩ ɕin˥˩，

阳去＋阳平＋阳平：洞庭湖 doŋ˨˦ din˧˩ ɦ^{ə}u˧˩，

阳平＋阳去＋阴平：玄妙观 iɸ˧ miæ˨˦ kuɸ˥˩，

上声＋阳去＋阳平：飲馬桥 in˩(im˦) mo˨˦ dʑiæ˧˩，

③三音节中第一音节如果是濁声母舒声(即阳平阳去)，第二音节如果是阴平，則上两个音节都讀原調不变。例如：

桃花塢 dæ˧ ho˥ ᵊu˥˩，

甜西瓜 dɪ˧ si˥ ko˥˩，

大光明 dɒ˨ kuɒŋ˥ min˧˩，

老閶門 læ˨ ts‘ɒŋ˥ mən˧˩

④四音节詞語数量較小，前三个音节一般按三音节变調規律处理，第四音节一律讀輕声，这样后两个音节都是輕声，那末前两个音节的声調变化就仍然以双音节变調規律为基础。例如：

大成坊巷 dɒ˨˩ zen˧˦ fɒŋ˥˩ ɦɒŋ˨˩，

社会主义 z^{ɸ}y˨˩ ɦuE˨ tsɥ˨˩ ȵi˨˩

文白异讀

20. 苏州話里文白异讀現象并不十分突出，下面举些日常应用的例字，先标白話音，次标文言音。

①古日母字：热日 ȵiɪ$^{?}$₂(日头)，zə$^{?}$₂(日月)，人 ₅ȵin(—gə$^{?}$ 人)，₅zən(人物)，讓 ȵiaŋ^{2}(讓伊去)，zaŋ^{2} (謙讓，揖讓，退讓)，肉 ȵio$^{?}$₂，zo$^{?}$₂，染 ȵiɪ^{2}，zɸ^{2}。勒認 ȵin^{2}(認得)，zən^{2}(認識)，蕊 ȵy^{2}(蕊头)，zE^{2}，z^{ɸ}y^{2}(花蕊)，兒₅ȵi(兒子)，₅ɭ(兒女)，二耳 ȵi^{2}(耳朵)，ɭ^{2}(耳目)。

②古微母字：問 mən^{2}(問問)，ven^{2}(問題)，尾 mi^{2}，ȵi^{2}(尾巴)，vi^{2}(首尾)，味 mi^{2}(滋味)，vi^{2}，蚊(文)₅men，₅vən，物mə$^{?}$₂(物事‘东西’)，və$^{?}$₂(物件)，望忘 mɒŋ^{2}，vɒŋ^{2}，網mɒŋ^{2}，uɒŋ^{2}；微 ₅mi，₅vi。

③古見母字：家傢加嘉 ᶜkɒ，ᶜtɕiɒ，監間 ᶜkE，ᶜtɕiɪ，介疥戒界届 kɒ^{ɔ}，tɕiɒ^{ɔ}，江 ᶜkɒŋ，ᶜtɕiaŋ，講 ᶜkɒŋ，ᶜtɕiɒŋ，夾甲 ka$^{?}$₃，tɕia$^{?}$₃，角 ko$^{?}$₃，tɕio$^{?}$₃，梗 ᶜkaŋ，ᶜkən。古溪母字：鉛 ᶜk‘E，ᶜtɕ‘iɪ，艦檻 ᶜk‘E，ᶜtɕ‘iɪ，嵌 k‘E^{ɔ}，dʑiɪ^{2}

④古疑母字：五 ŋ^{2}，ᵊu^{2}，吳 ₅ŋ，₅ɦ^{ə}u，(模韵)，顏₅ŋE(顏色)，₅ɪ，ᶜ眼 ŋE^{2}，ɪ^{2}。

⑤古匣母字：下夏 ɦo^{2}，io^{2}(麻韵)，咸鹹閑 ₅ɦE，₅ɪ，限陷 ɦE^{2}，ɪ^{2} (咸韵)，狹 ɦa$^{?}$₂，ia$^{?}$₂(洽韵)，学 ɦo$^{?}$₂，io$^{?}$₂(覺韵)，行 ₅ɦɒɾ(行业)，₅ɦaŋ(行头)，₅in(行动)(庚韵)。

⑥古止攝合口三等字：亏 ᶜtɕ‘y(吃亏)，ᶜk‘uE(亏心)(溪母支韵)，跪 dʑy^{2}，guE^{2} (群母支韵)，餵 y^{ɔ}，uE^{ɔ} (影母支韵)；龟 ᶜtɕy(烏龟)，ᶜkuE(龟鶴延年)(見母脂韵)，櫃 dʑy^{2}，guE^{2} (群母脂韵)，鬼 ᶜtɕy，ᶜkuE，貴 tɕy^{ɔ}，kuE^{ɔ}(見母微韵)。

⑦古梗攝开口二等字：生 ᶜsaŋ，ᶜsən，更 ᶜkaŋ，ᶜkən，孟 maŋ^{2}，mən^{2}(以上庚韵)，爭 ᶜtsaŋ，

ˌtsən（耕韵）。

古曾攝开口一等登韵：朋 ˧baŋ, ˧bən。

⑧少数字口語音保存了古反切：鳥 ˈtiæ(«广韵»都了切，端母篠韵)，ȵiæ²，旺iɒŋ²，uɒŋ²(喻母阳韵)。

有些白話音只出現在特定的詞語，如物事 mə?₂ zɿ²，火很旺 ˈhən iɒŋ²；可是'物'和'旺'在事物，物件，物价……，兴旺，旺盛，發旺……，只能說 və?₂ 和 uɒŋ²。文言音已經在口語里扩展領域。文白两种發音只是从語源上說，而从描写的角度看，已經不是相同或相等的詞或詞素了，因为二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又如'吃亏'可以說成 tɕ'i1?，ˌtɕ'y 或 tɕi1?，ˌkˈuE，可是'亏心'，'亏欠'，'亏債'……这些都是口語里常說的，'亏'只能說作 ˌkˈuE。可見有些根深蒂固的日常詞語，虽然保存了語音的自然發展的痕迹，可是在書面和口头統一的文学語言的影响之下，地盘越来越縮小了。

又　讀

21. 有些字有不同的讀音，往往代表不同的詞。意义上有联系，但詞性或用法不同。这些詞写法相同，似乎表示派生的关系，可是哪一个是根詞，哪一个是派生詞，只能根据历史文献上出現的早晚来推断，事实上却往往不可能。

①声母不同例

背 pE˩ 背脊，bE² 背書。

强 ˧dʑiaŋ 强弱，dʑiaŋ² 倔强，ˈtɕ'iaŋ 强迫，勉强。

朝 ˧zæ 朝代，ˌtsæ 朝气，明朝。

肚 dəu² 肚皮，ˈtəu 猪肚，肚子。

②韵母不同例

被 bi² 棉被，被头，bE² 被你打(文)

差 ˌts'o 差人，ˌts'ɿ 参差

恶 o?˩ 罪恶，u˩ 厭恶

③声韵不同例

率 sɤ?˩ 率領，lɪ?₂ 效率

單 ˌtE 單薄，˧zɸ 姓

省 ˈsin 反省，ˈsaŋ 省儉

参 ˌts'ɸ 参加，ˌsən 人参

降 ˧ɦɒŋ 投降，kɒŋ˩，tɕiaŋ˩ 下降

甲 k'ɒ?˩ 指甲，tɕ'iɒ?˩（掐），tɕia?˩（甲乙）

④声調不同例

	阴平	：阴去		阳平	：阳去
tin	釘～子	釘～住	voŋ	縫～衣	縫一条～
tsoŋ	中当～	中射～	mu	磨～墨	磨～子
k'oŋ	空天～	空～閑	liaŋ	量～衣	量气～
tE	担～心	担一～	diæ	調～和	調～头

阴平：阴去

tɒŋ	当～心	当典～
tsiaŋ	将～就	将～領
siaŋ	相互～	相看～
p'u	鋪～張	鋪店～
in	应～当	应适～

阴上：阴去

hæ	好～坏	好～象
sæ	少多～	少年～
tæ	倒跌～	倒顚～
kɒ	假眞～	假放～
səu	数数一数	数～目
sE	散松～	散解～

阳平：阳去

zɸ	傳～遞	傳～記
dE	彈～琴	彈子～
nE	难困～	难灾～
ɦᵊu	和～气	和搀和
zoŋ	重一重山	重輕～
bɪ	便～宜	便方～

阳上：阳去(苏州不分)

liaŋ	两～三个	两半斤八～
zE	站車～	站～起来
li	里村～	里一～路

这些又讀現象多半是同音假借，同一个字代表不同的詞或詞素。上海"大"文言讀 ˩da，白話讀 ˩du，可是大世界 ˩da sɿ˩ ka˩，大馬路 ˩du ˧mo ˩lu，似乎是为了元音的和諧。近来許多人把"大大叫" ˩du ˩du·tɕiɒ 改說作 ˩da ˩da·ti，显然是受了普通話的支配，也可归入文白异讀的一类。

历史比較音韵

声母的对应

22. 对于吳音(以苏州音系为代表)有了初步的認識，不妨进一步看看吳音和普通話标准音(北京音)的对应关系，并引証中古切韵广韵音系，互相对照。

声母对应有五項重要条例：

①吳語濁塞音 b d g，相当于北京的清塞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吳 b～京 p'(平)　旁陪平(古并母)
　　京 p (仄)　并倍刨别白
吳 d～京 t'(平)　同淘圖(古定母)
　　京 t (仄)　定动舵独笛
吳 g～京 k'(平)　狂葵逵(古群母，开合口)
　　京 k (仄)　懽共跪文柜文

②吳語濁塞擦音或擦音，相当于北京的清塞擦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吳 z(dz)～京 ts'(平)　殘才存藏(古从母)
　　京 ts (仄)　字坐昨贈(古从母)
　　京 tʂ'(平)　陈傳茶(古澄母)，乘查(古床母)，成垂(古禪母)
　　京 tʂ (仄)　住直宅(澄)，助(床)，植(禪)
吳 dʑ(ʑ)(齐撮)～京 tɕ'(平)　牆全(从)，求渠桥(群)
　　京 tɕ (仄)　匠就(从)，件巨轎(群)

③清塞擦音，吳語多半只有 ts ts‘ 和 tɕ tɕ‘ 两套，北京却有 ts ts‘, tʂ tʂ‘, tɕ tɕ‘ 三套，对应关系如下：

吳 ts～京 ts　　再左(古精母)
　　京 tʂ　　張猪札(古知母)，周專責(古照母)
吳 ts‘～京 ts‘　　寸采(古清母)
　　京 tʂ‘　　超寵撐(古徹母)，昌吹初春(古穿母)
吳 tɕ～京 tɕ(齐撮)　　精酒(精)，見糾居(古見母)
吳 tɕ‘～京 tɕ‘(齐撮)　　清秋(清)，溪器(溪)

dʑ tɕ 和 tɕ‘ 的对应，專指吳語不分尖团的方音，如上海、杭州；吳語很多地区分尖团，如苏州、无錫，来自古从精清三母的字仍讀 dz(z) ts ts‘。

④擦音，吳語一般有四对清濁相配：f v, s z, ɕ ʑ, h ɦ，北京沒有 v z ʑ ɦ 四个濁擦音，却另有一对 ʂ ʐ。吳語 h 和北京 x 發音部位前后不同。

吳 f～京 f　　夫副方費(非敷二母)
吳 v～京 f　　附坟(奉母)
　　京(-u)　　无务(微母)
吳 s～京 s　　三斯(心母)
　　京 ʂ　　少書山(审母)
吳 z～京 ʂ　　繩事食(床母)，上树順(禪母)
　　京 ʐ　　仍忍如乳(日母)
吳 ɕ～京 ɕ(齐撮)　　心相宣(心母，吳語分尖团的讀 s)，希喜虛(曉母)
吳 ʑ～京 ɕ(齐撮)　　邪詳徐(邪母，吳語分尖团的讀 z)，嫌賢現(匣母，吳語区有讀 ɦ 或另声母的)
吳 h～京 x(开合)　　好化虎灰烘(曉)
吳 ɦ～京 x(开合)　　孩胡回紅話(匣)

吳語少数地方 h ɦ 在合口韵前有讀 f 或 Φ, v 或 β 的，如浦东：呼 ᶜfu，胡 ˢvu，松江 ᶜΦu，ˢβu。

⑤鼻音，吳語有 m n ɳ ŋ 四个，北京只有 m n 两个：

吳 m～京 m　　門梅(古明母)
　　京(-u-)　　問白 尾白(古微母)
吳 n～京 n　　难鬧(古泥母)
吳 ɳ～京 n　　年女(古泥娘二母，齐撮)
　　京 ʐ　　讓白(古日母)
　　京 ɚ　　兒耳二白(古日母，吳文言讀 ɿ 或 ɚ)
吳 ŋ～京〇　　誤危熬吾(古疑母)

韵母的对应

23. 韵母的对应关系要复杂得多。可是从中古到現在，吳語韵母同北京的比較，吳音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元音化，單元音化，前元音化，鼻音韵尾-m 和大部分-n 脫落，入声韵尾

-p -t -k 一律簡化为 -ʔ, 等等。下面按韵母表分类，列举苏州韵母和北京韵母的对应条例，并注出中古韵母的来源(举平以赅上去)。

24. 苏州話舌尖元音基本上相当于北京話的舌尖元音，但是由于苏州話只有一套舌尖声母 ts ts' s z, 而北京話有两套: ts 組和 tʂ 組，所以苏州的 ɿ 相当于北京的 ɿ 和 ʅ，来自中古止攝开口三等支脂之; 可是同样来源的韵母，由于中古声母精組和知、照組不同，所以精組字苏州一律讀 ɿ, 而知照組字苏州讀 ɿ 或 ʮ, 这是从韵母上多少反映了声母来源的不同。苏州 ʮ 一部分相当于北京的 u, 来自中古遇攝合口三等魚虞，是苏州話前元音化的結果。例如(例字只标苏州讀音，和北京讀音相同或相近而容易推測的便不另标音):

苏州	例字	北京
ɿ	資 ˌtsɿ、子 ˇtsɿ、雌 ˌts'ɿ、此 ˇts'ɿ、刺 ts'ɿˋ、思 ˌsɿ、慈 ˏzɿ、自 zɿˊ。	ɿ
ɿ	之 ˌtsɿ、紙 ˇtsɿ、至 tsɿˋ、侈 ˌts'ɿ、齿 ˇts'ɿ、师 ˌsɿ、史 ˇsɿ、池 ˏzɿ、市 zɿˊ。	ʅ
ʮ	支 ˌtsʮ、旨 ˇtsʮ、智 tsʮˋ、痴 ˌts'ʮ、耻 ˇts'ʮ、詩 ˌsʮ、試 sʮˋ、时 ˏzʮ、示 zʮˊ。	ʅ
ʮ	猪 ˌtsʮ、主 ˇtsʮ、注 tsʮˋ、褚 ˇts'ʮ、处 ts'ʮˋ、書 ˌsʮ、暑 sʮˋ、如 ˏzʮ、树 zʮˊ。	u

少数特例: 乳苧 zɿˊ(虞魚)，厠 ts'ɿˋ(之); 嘴 ˇtsʮ, 吹 ˌts'ʮ, 水 ˇsʮ(支旨)。

25. 高前元音也表現了錯綜的对应关系，例如(讀音相同的字不另标音):

苏州	例字	北京
i	比閉譬、皮 ˏbi、疲 biˊ、机几寄欺豈气、奇 ˏdʑi、技 dʑiˊ、希喜戏、宜 ˏɲi。 毅 ɲiˊ、离、利 liˊ、衣移以意、义 ɲiˊ、低底帝涕体替、提 ˏdi、弟 diˊ、挤 ˇtsi。 济 tsiˋ、妻 ˌts'i、砌 ts'iˋ、西 ˌsi、洗 ˇsi、細 siˋ、齐 ˏzi、米。	i
y	蛆 ˌts'i、取娶 ˇts'i、趣 ts'iˋ、须 ˌsi、絮 siˋ、徐 ˏzi、敘 ziˊ、去 tɕ'iˋ白、呂 liˊ。 拘举句区去、瞿 ˏdʑy、具 dʑyˊ、虛許淤愉雨遇、呂文、娶 ˇtɕ'y ˇts'ʱy。	y

苏州一部分字的 i 却相当于北京的 ei、ie、ɿ、ɤ、uei:

被婢 biˊ, 眉 ˏmi, 飞非 ˌfi, 匪 ˇfi, 費沸 fiˋ, 肥微 ˏvi, 未味 viˊ(北京 ei);

姐 ˇtsi, 且 ˇts'i, 些 ˌsi, , 諧 ˏi, 懈 iˊ(北京 ie);

死 ˇsi(北京 ɿ); 耳餌 ɲiˊ白, lˊ文(北京 ɤ);

維惟 ˏvi, 髓 ˌsi, 泪 liˊ(北京 uei)。

高后元音 u 和次高后元音 o 形成了更复杂的对应关系，例如

苏州	例字	北京
u	补布鋪普、蒲 ˏbu、部 buˊ、夫釜付、无 ˏvu、父 vuˊ、幕。	u
u	波 ˌpu、播簸 puˋ、坡 ˌp'u、頗 ˇp'u、婆 ˏbu。	o
o	磨魔摩模摸婆。	o
o	暮慕墓募恶母、复 voˊ。	u
o	巴 ˌpo、把 ˇpo、霸 poˋ、怕 p'oˋ、琶 ˏbo、麻 ˏmo、拿 ˏno、渣 ˌtso、义 ˌts'o、沙 ˌso、查 ˏzo。	a
o	虾 ˌho、下夏 ɦoˊ、鴉丫 ˌo、啞 ˇo。	ia少
o	瓜 ˌko、寡 ˇko、夸 ˌk'o、跨 k'oˋ、花 ˌho、化 hoˋ、华 ˏɦo、蛙 ˌo。	ua少
o	釵 ˌts'o、晒 soˋ。	ai少
o	遮 ˌtso、車 ˌts'o、舍 ˇso、赦 soˋ、蛇 ˏzo、社射 zoˊ。	ɤ少

i 主要来自止攝开口三等支 脂 之和蟹攝开口三四等祭 齐，y 来自遇攝合口三等虞 魚，u 来自遇攝合口一三等模 虞。值得注意的是，u 韵所拼的声母都是唇音(帮 非二組)，而同样从模 虞二韵来的韵母，要是出現在其他声母后面，却讀作 ᵊu，例如：

ᵊu　都 ᶜtəu、賭 ᶜtəu、妬 tᵓuᶽ、土 ᶜt'əu、徒 ᶻdəu、肚 dəu²、姑 ᶜkəu、古 ᶜkəu、故 kəuᶽ、枯 ᶜk'əu、苦 ᶜk'əu、袴 k'əuᶽ、租 ᶜtsəu、祖 ᶜtsəu、粗 ᶜts'əu、醋 ts'əuᶽ、苏 ᶜsəu、数 ᶜsəu动、səuᶽ名、素 səuᶽ、鋤 ᶻzəu、助 zəu²、虎 ᶜhəu、胡 ᶻɦəu、戶 ɦəu²、奴 ᶻnəu、努怒 nəu²、盧 ᶻləu、魯路 ləu²、誤 ŋəu²、(遇合一模、合三魚虞)…京 u。

做 tsəuᶽ、錯 ts'əuᶽ(遇合一模)，所 ᶜsəu(遇合三魚)…京 uo

从音位学的角度，把 u 和 əu 当同同一音位，因出現在不同部位的声母后面而实际發音有所不同，这样处理也符合历史的或語源的观点。可是苏州另一部分含 əu 的字，却来自果攝开一歌、合一戈韵，北京讀 uo 或 ɤ，例如：

ᵊu　多 ᶜtəu、駝 ᶻdəu、舵 dəu²、左 ᶜtsəu、做 tsəuᶽ、搓 ᶜts'əu、罗 ᶻləu (歌)；朵 ᶜtəu、妥 ᶜt'əu、墮 dəu²、果 ᶜkəu、过 kəuᶽ、銼 ts'əuᶽ、瑣 ᶜsəu、坐 zəu²、火 ᶜhəu、貨 həuᶽ、禍 ɦəu²、臥 ŋəu²、騾 ᶻləu、裸 ləu² (戈)…京 uo

歌 ᶜkəu、个 kəuᶽ、苛 ᶜk'əu、可 ᶜk'əu、課 k'əuᶽ、何 ᶻɦəu、賀 ɦəu²、餓 ŋəu²…京 ɤ

26. 苏州 ɪ、E(uE)、ɸ(iɸ uɸ)主要来自咸(收 -m)、山(收 -n)二攝，相当于北京的 an ian uan yan，一部分 E(uE)也相当于北京的 ei uei ai uai，相互間的錯綜关系就更复杂了。苏州鼻音韵尾消失得无影无踪，北京 -m 和 -n 合流，都讀作 -n。分别举例如下：

苏～京	例　字
ɪ(iɪ)～ian	陷 ɪ²(咸开二咸)；貶 ᶜpɪ、尖 ᶜtsɪ、簽 ᶜtsʻɪ、遣 ᶜsɪ、潛 ᶻzɪ、漸 zɪ²、檢 ᶜtɕiɪ、劍 tɕiɪᶽ、欠 tɕʻiɪᶽ、鉗 ᶻdʑiɪ、儉 dʑiɪ²、險 ᶜɕiɪ、嚴 ᶻȵiɪ、驗 ȵiɪ²、廉 ᶻlɪ、臉 lɪ²、淹 ᶜɪ、盐 ᶻɪ、掩 ᶜɪ、厭 ɪᶽ、焰 ɪ²(咸开三盐严)；点 ᶜtɪ、店 tɪᶽ、添 ᶜtʻɪ、舔 ᶜtʻɪ、甜 ᶻdɪ、墊 dɪ²、兼 ᶜtɕiɪ、謙 ᶜtɕʻiɪ、歉 tɕʻiɪᶽ、拈 ᶻȵiɪ、念 ȵiɪ²(咸开四添)；艰 ᶜtɕiɪ、柬 ᶜtɕiɪ、諫 tɕiɪᶽ、雁 ɪ²(山开二山删)；編 ᶜpɪ、变 pɪᶽ、篇 ᶜpʻɪ、騙 pʻɪᶽ、便~宜 ᶻbɪ、辨 bɪ²、煎 ᶜtsɪ、剪 ᶜtsɪ、箭 tsɪᶽ，迁 ᶜtsʻɪ、淺 ᶜtsʻɪ、仙 ᶜsɪ、綫 sɪᶽ、錢 ᶻzɪ、踐 zɪ²、建 tɕiɪᶽ、遣 ᶜtɕʻiɪ、乾 ᶻdʑiɪ、健 dʑiɪ²、掀 ᶜɕiɪ、宪 ɕiɪᶽ、焉 ᶜɪ，言 ᶻɪ、演 ᶜɪ、堰 ɪᶽ、綿 ᶻmɪ、面 mɪ²、諺 ȵiɪ²、連 ᶻlɪ(山开三仙元)；边 ᶜpɪ、扁 ᶜpɪ、徧 ᶜpʻɪ、片 pʻɪᶽ、駢 ᶻbɪ、顛 ᶜtɪ、典 ᶜtɪ、天 ᶜtʻɪ、田 ᶻdɪ、电 dɪ²、箋 ᶜtsɪ、荐 tsɪᶽ、千 ᶜtsʻɪ、 ᶜtɕiɪ、茧 ᶜtɕiɪ、見 tɕiɪᶽ、牵 ᶜtɕʻiɪ、眠 ᶻmɪ、年 ᶻȵiɪ，硯 ȵiɪ²、怜 ᶻlɪ、練 lɪ²、烟 ᶜɪ、賢 ᶻɪ、燕 ɪᶽ、現 ɪ²(山开四先)；恋 lɪ²、沿 ᶻɪ(山合三仙)。
yan	癬 ᶜsɪ(仙开)；弦 ᶻɪ(先开)，痊 ᶜtsʻɪ、宣 ᶜsɪ、选 ᶜsɪ、全 ᶻzɪ(仙合)。
ie	冶 ᶻɪ文、也 ɪ²文(假开三麻)。
E～an	担 ᶜtE、胆 ᶜtE、毯 ᶜtʻE、坍 tʻEᶽ、談 ᶻdE、淡 dE²、橄 ᶜkE、坎 ᶜkʻE、三 ᶜsE、慚 ᶻzE、暫 zE²、喊 ᶜhE、兰 ᶻlE、濫 lE²(咸开一覃談)；斬 ᶜtsE、蘸 tsEᶽ、攙 ᶜtsʻE、杉 ᶜsE、饞 ᶻzE、站 zE²(咸开二咸銜)；泛 fEᶽ、凡 ᶻvE、犯 vE²(咸合三凡)；丹 ᶜtE、旦 tEᶽ、滩 ᶜtʻE、坦 ᶜtʻE、炭 tʻEᶽ、壇 ᶻdE、但 dE²、贊 tsEᶽ、燦 ᶜtsʻE、珊 ᶜsE、伞 ᶜsE、散 sEᶽ、难 ᶻnE、兰 ᶻlE、懶 lE²(山开一寒)；班 ᶜpE、板 ᶜpE、扮 pEᶽ、盼 pʻEᶽ、办 bE²、盞 tsEᶽ、产 ᶜtsʻE、删 ᶜsE、綻 zE²、蛮 ᶻmE、慢 mE²(山开二山删)；幔 mE²(山合一桓)；番 ᶜfE、反 ᶜfE、販 fEᶽ、煩 ᶻvE、飯 vE²(山合三元)。

ian　监ᶜkE、揀ᶜkE、嵌 k'Eˀ、閑ᶜɦE、限 ɦE²、岩ᶜŋE、晏 Eˀ(咸开二咸銜，山开二山删，見組)；涎ᶜzE、濺 zE²(山开三仙)；鉛ᶜk'E(山合三仙)。

uan　賺 zE²(咸开二咸)，还ᶜɦE、万 vE²(山合二删、合三元)。

ei　卑ᶜpE、彼ᶜpE、丕ᶜp'E、备 bE²、楣ᶜmE、媚 mE²，类累 lE²(止开合三支脂)；貝 pEˀ、沛 p'Eˀ(蟹开一泰)。

uei　追ᶜtsE、醉 tsEˀ、翠 ts'Eˀ、虽ᶜsE、綏 sEˀ、誰ᶜzE、瑞 zE²(止合三支脂)。

ai　獃ᶜtE、戴 tEˀ、苔ᶜt'E、态 t'Eˀ、抬ᶜdE、怠 dE²、該ᶜkE、改ᶜkE、盖 kEˀ、开ᶜk'E、凱ᶜk'E、灾ᶜtsE、載 tsEˀ、猜ᶜts'E、彩ᶜts'E、菜 ts'Eˀ、腮ᶜsE、賽 sEˀ、才ᶜzE、在 zE²、海ᶜhE、孩ᶜɦE、害 ɦE²、奈 nE²、呆ᶜŋE、艾 ŋE²、来ᶜlE、賴 lE²、哀ᶜE、爱 Eˀ(蟹开一咍泰)；豺ᶜzE、駭 hEˀ、迈 mE²、挨ᶜŋE(蟹开二皆夬)。

uai　揣ᶜts'E、衰ᶜsE、帅 sEˀ(止合三支脂)。

uE～uei　規ᶜkuE、軌ᶜkuE、亏ᶜk'uE、葵ᶜguE、跪 guE²、毁ᶜhuE、危帷ᶜuE、委ᶜuE、位 uE²(止合三支脂，見組)。

uan　关ᶜkuE、慣 kuEˀ、还ᶜɦuE又、弯ᶜuE、晚ᶜuE、患 uEˀ(山合二山删，合三元，見系)

φ～an　貪ᶜt'φ、参ᶜts'φ、惨ᶜts'φ、甘ᶜkφ、感ᶜkφ、堪ᶜk'φ、勘 k'φˀ、蚕ᶜzφ、酣ᶜhφ、含ᶜɦφ、庵ᶜφ、暗 φˀ(咸开一覃談)；占 tsφˀ、陕ᶜsφ、染 zφ²文(咸开三盐)；干ᶜkφ、赶ᶜkφ、幹 kφˀ、看 k'φˀ、鼾ᶜhφ、汉hφˀ、寒ᶜɦφ、汗 ɦφ²、餐ᶜts'φ、安ᶜφ、按 φˀ(山开一寒)；氈ᶜtsφ、展ᶜtsφ、战 tsφˀ、扇 sφˀ、然ᶜzφ、善 zφ²(山开三仙)；搬ᶜpφ、判 p'φˀ、盘ᶜbφ、叛 bφ²、瞞ᶜmφ(山合一桓、帮組)。

uan　端ᶜtφ、短ᶜtφ、断 tφˀ、团ᶜdφ、段 dφ²、鑽ᶜtsφ、纂 ts'φˀ、酸ᶜsφ、算 sφˀ、鸞ᶜlφ、乱 lφ²(山合一桓)；閂ᶜsφ、撰 zφ²(山合二删)；專ᶜtsφ、轉ᶜtsφ、川ᶜts'φ、喘ᶜts'φ、串 ts'φˀ、椽ᶜzφ、傳~記zφ²(山合三仙)。

iφ～yan　捐ᶜtɕiφ、捲ᶜtɕiφ、卷 tɕiφˀ、圈ᶜtɕ'iφ、劝 tɕ'iφˀ、权ᶜdʑiφ、倦 dʑiφ²、宣ᶜɕiφ、楦 ɕiφˀ、冤ᶜiφ、援ᶜiφ、怨 iφˀ(山合三仙元)；涓ᶜtɕiφ、犬ᶜtɕ'iφ、淵ᶜiφ、玄ᶜiφ(山合四先)。

ian　县(先合)。

ye　靴ᶜɕiφ(果合三戈)。

uφ～uan　冠ᶜkuφ、管ᶜkuφ、貫 kuφˀ、寬ᶜk'uφ、款ᶜk'uφ、欢ᶜhuφ、喚 huφˀ、桓ᶜɦuφ、換 ɦuφ²、豌ᶜuφ、緩ᶜuφ(山合一桓)；頑ᶜɦuφ、宛ᶜuφ(山合二删元)。

另外有两个韵 ᵠy 和 iᵠy，从發音上看和 φ、iφ 似乎相近，可是来源不同，多半相当于北京内 ou 和 iou，例如

苏～京	例　　字
ᵠy～ou	剖ᶜp'ᵠy、斗ᶜtᵠy、鬥 tᵠyˀ、偷ᶜt'ᵠy、透 t'ᵠyˀ、头ᶜdᵠy、豆 dᵠy²、勾ᶜkᵠy、狗ᶜkᵠy、垢 kᵠyˀ、摳ᶜk'ᵠy、口ᶜk'ᵠy、叩 k'ᵠyˀ、走ᶜtsᵠy、奏 tsᵠyˀ、叟 sᵠyˀ、吼ᶜhᵠy、侯ᶜɦᵠy、后 ɦᵠy²、某 mᵠy²、偶 ŋᵠy²(流开一侯)；否ᶜfᵠy、浮ᶜvᵠy、鄒ᶜtsᵠy、肘ᶜtsᵠy、咒 tsᵠyˀ、抽ᶜts'ᵠy、丑ᶜts'ᵠy、臭 ts'ᵠyˀ、蒐ᶜsᵠy、手ᶜsᵠy、兽 sᵠyˀ、柔ᶜzᵠy、寿 zᵠy²(流开三尤)。
iou	丢ᶜtᵠy、酒ᶜtsᵠy、秋ᶜts'ᵠy、修ᶜsᵠy、秀 sᵠyˀ、囚ᶜzᵠy、袖 zᵠy²、謬 mᵠy²、流ᶜlᵠy

(流开三幽尤)。

au　茂貿 mφy²(侯)。

u　阜ᶜfφy、負 vφy²、嗽 sφy˃(尤)、芻ᶜtsʻφy、雛ᶻzφy(遇合一虞)。

y　縷屡 lφy²(虞)。

ɤ　者ᶜtsφy、奢ᶜsφy、赦舍 sφy˃(假开三麻)。

iᵠy～iou　鳩ᶜtɕiφy、九ᶜtɕiφy、救 tɕiφy˃、丘ᶜtɕʻiφy、求ᶻdʑiφy、臼 dʑiφy²、休ᶜɕiφy、朽ᶜɕiφy、嗅 ɕiφy˃、忧ᶜiφy、尤ᶻiφ、友ᶜiφy、幼 iφy˃、右 iφy²(流开三尤幽)。

ou　仇ᶻdʑiφy(尤)。

27. æ 和 ɒ 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低元音。æ 来自效摄开口二三四等，相当于北京的 au，是苏州話單元音化和前元音化(再加上微微的高元音化)的結果；ɒ 来自果 假 蟹各摄开口一二等和少数三等，相当于北京的 a、ai 和其他几个韵母。

苏～京	例　　字
æ～au	褒ᶜpæ、保ᶜpæ、报 pæ˃、泡 pʻæ˃、袍ᶻbæ、抱 bæ²、刀ᶜtæ、島ᶜtæ、到 tæ˃、叨ᶜtʻæ、討ᶜtʻæ、套 tʻæ˃、陶ᶻdæ、道 dæ²、高ᶜkæ、稿ᶜkæ、告 kæ˃、考ᶜkʻæ、靠 kʻæ˃、遭ᶜtsæ、早ᶜtsæ、灶 tsæ˃、抄ᶜtsʻæ、草ᶜtsʻæ、騷ᶜsæ、少ᶜsæ、sæ˃、曹ᶻzæ、召 zæ²、蒿ᶜhæ、好ᶜhæ、豪ᶻɦæ、号 ɦæ²、毛ᶻmæ、冒 mæ²、鬧 næ²、熬ᶻŋæ、劳ᶻlæ、老 læ²(效开一豪、开二肴、开三宵)。
iau	窖 kæ˃、絞ᶜkæ、敲ᶜkʻæ、酵 hæ˃、咬 ŋæ²(肴韵、見組)。
iæ～iau	标ᶜpiæ、表ᶜpiæ、漂ᶜpʻiæ、票 pʻiæ˃、瓢ᶻbiæ、刁ᶜtiæ、吊 tiæ˃、挑ᶜtʻiæ、跳 tʻiæ˃、条ᶻdiæ、掉 diæ²、焦ᶜtsiæ、悄ᶜtsʻiæ、蕭ᶜsiæ、小ᶜsiæ、笑 siæ˃、樵ᶻziæ、交ᶜtɕiæ、絞ᶜtɕiæ、叫 tɕiæ˃、巧ᶜtɕʻiæ、嘯ᶜɕiæ、曉ᶜɕiæ、孝 ɕiæ˃、乔ᶻdʑiæ、轎 dʑiæ²、描ᶻmiæ、妙 miæ²、鳥 ȵiæ²、燎ᶻliæ、了 liæ²、么ᶜiæ、肴ᶻiæ、舀ᶜiæ、要 iæ˃、耀 iæ²(效开二肴、开三宵、开四蕭)。
au	鐃撓饒ᶻȵiæ、繞 ziæ²(肴宵)。
ɒ ～ a	阿ᶜɒ、他ᶜtʻɒ、大 dɒ²(果开一歌)，爸ᶜpɒ、媽ᶜmɒ、洒ᶜsɒ(假开二麻)，傻ᶜsɒ(假开二麻)，罢 bɒ²(蟹开二佳)。
ia	家加ᶜkɒ、假ᶜkɒ、架駕嫁价 kɒ˃、牙芽ᶻŋɒ(假开二麻)。
ua	抓ᶜtsɒ(效开二肴)。
ie	茄ᶻgɒ(果开三戈)、街ᶜkɒ、解ᶜkɒ、戒界芥 kɒ˃、揩ᶜkʻɒ、蟹ᶜhɒ、鞋ᶻɦɒ(蟹开二皆佳)。也 ɒ˃又(假开三麻)。
ai	摆ᶜpɒ、拜 pɒ˃、派 pʻɒ˃、排ᶻbɒ、稗敗 bɒ²、戴带 tɒ˃、太 tʻɒ˃、債 tsɒ˃、差ᶜtsʻɒ、蔡 tsʻɒ˃、柴ᶻzɒ、埋ᶻmɒ、卖 mɒ²、賴 lɒ²(蟹开一咍泰、开二皆佳夬)。
ɤ	扯ᶜtsʻɒ、惹 zɒ²(假开三麻)。
uo	挪ᶻnɒ(果开一歌)。
iɒ ～ ia	家ᶜtɕiɒ、假ᶜtɕiɒ、架嫁价 tɕiɒ文、霞ᶻɦia、丫ᶜiɒ、訝ᶻiɒ、雅ᶜiɒ、亞 iɒ˃(假开二麻)，佳ᶜtɕiɒ、涯ᶻiɒ(佳)。
ie	邪斜ᶻziɒ、爹ᶜtiɒ、姐ᶜtsiɒ、借 tsiɒ˃、写ᶜsiɒ、泻 siɒ˃、謝 ziɒ²、爷耶ᶜiɒ(假开三麻)；皆偕ᶜtɕiɒ、解ᶜtɕiɒ、介界 tɕiɒ˃文(蟹开二皆佳)。

ɒɒ～ua　娃ʂɒɒ(假合二麻)。

uai　乖ᶜkɒɒ、拐ᶜkʻɒɒ、怪 kɒɒˀ、快 kʻɒɒˀ、淮ʂɦɒɒ、坏 ɦɒɒ²、歪ᶜɒɒ(蟹合二皆佳夬)。

28. 阳声韵(鼻化韵和鼻音收尾韵)的对应关系比較簡單。苏州音系里 ɵ、i、u、y 只和 -n 尾結合，a、ɒ、o 只和 -ŋ 尾結合，从音位上說 -n 和 -ŋ 并沒有辨义作用，可是北京音系里 -n 和 -ŋ 是决不容許相混的。下面举例从簡，以便于掌握：

苏～京	例　字
ən ～ ən	奔噴、盆ʂbən、根垦、眞身、神ʂzən、分、焚 ʂvən (臻开一三痕魂、眞文)，針森、沉 ʂzən (深开三侵)，貞、橙ʂzən(梗开二三耕清)。
un	敦吞、豚ʂdən、尊春孙、順 zənˀ、文ʂvən、倫ʂlən(臻合一三魂、諄文)。
əŋ	崩登、騰ʂdən、曾称升、承ʂzən、恒ʂɦən(曾开一三登蒸)，烹更箏牲、成ʂzən、衡 ʂɦən、萌(梗开二三庚耕、清)。
in ～ in	稟、品、浸 tsinˀ、侵ᶜtsʻin、心ᶜsin、今、欽、琴ʂʤin、吟ʂɲin、音(深开三侵)，宾、貧ʂbin、津ᶜtsin、亲ᶜtsʻin、辛 sin、斤、芹 ʂʤin、欣民、銀ʂɲin、邻因尹(臻开三眞殷、合諄)，拼聘皿(梗开三庚清、开四青)。
iŋ	冰、憑ʂbin、兴、凝ʂɲin、凌蝇 (曾开三蒸)；莖、行ʂin文(梗开二耕庚)；兵、瓶ʂbin、丁听、亭ʂdin、精ᶜtsin、清 ᶜtsʻin、星 ᶜsin、情 ʂzin、京卿、鯨ʂʤin、名迎灵英 (梗开三清、开四青)，頃螢(梗合三四清青)。
ən少	壬任 ɲinˀ(深开三侵)，人ᶜɲin、忍認刃 ɲinˀ(臻开三眞)。
un少	俊 tsinˀ、閏 ɲinˀ(臻合三諄)。
yn少	寻ʂzin(侵)；濬 tsinˀ、訊 sinˀ、旬ʂzin、允(眞諄)。
un ～ un	棍昆昏葷、魂ʂɦun、溫(臻合一魂、合三文)。
yn ～ yn	均、群ʂʤyn、訓云(臻合三諄文)，孕(曾开三蒸)。
in少	巾(眞)。
aŋ ～ aŋ	浜、蚌 baŋˀ、(梗江开二)，張厂、場ʂzaŋ、丈 zaŋˀ(宕开三阳)。
əŋ	彭棚ʂbaŋ、耕坑爭撑生孟冷(梗开二庚耕)
iŋ少	行ʂɦaŋ、杏 ɦaŋˀ、硬 ŋaŋˀ、櫻(梗开二庚)
iaŋ～iaŋ	将ᶜtsiaŋ、槍ᶜtsʻiaŋ、相ᶜsiaŋ、詳ʂziaŋ、姜羌、强ʂʤiaŋ、香娘良恙(宕开三阳)，腔(江)。
aŋ少	讓 ɲiaŋˀ (宕开三阳)。
ɒŋ ～ aŋ	帮、旁ʂbɒŋ、当湯、堂ʂdɒŋ、岡康臧倉桑、尝ʂzɒŋ、忙囊郎、方、房ʂvɒŋ(宕开一三唐阳、合三阳)，邦胖、龐ʂbɒŋ、扛(江)，盲(梗开二庚)。
iaŋ	江ᶜkɒŋ、講ᶜkɒŋ、降 kɒŋˀ、項巷 ɦɒŋˀ(江)。
uaŋ	庄疮霜、床ʂzɒŋ、亡ʂvɒŋ、忘望 mɒŋˀ(岩开合三阳)，椿窗双(江)。
uɒŋ～uaŋ	光匡、狂ʂguɒŋ、荒、黄王ʂɦuɒŋ、汪(宕合一三唐阳)，矿(梗)。
oŋ ～ uŋ	东通、同ʂdoŋ、工空櫻聪、丛ʂzuŋ、烘、紅ʂɦoŋ、翁ᶜoŋ(通合一东)，冬統宗鬆农(通合一冬)，弓恐、共 goŋˀ、中充松、虫ʂzoŋ、龙(通合三东鍾)。
əŋ	捧、篷ʂboŋ、風、馮ʂvoŋ、蒙梦(通合一东、合三东鐘)。
ioŋ ～ yŋ	瓊ʂʤioŋ、凶永(梗合三庚清)，穷ʂʤioŋ、凶、雍、熊ʂioŋ、用(通合三东鐘)。

uŋ少　濃ʂɳioŋ、融容ʂioŋ(通合三东鐘)，荣ʂioŋ(梗合三庚)。

29. 入声韵的对应牵涉到韵母和声調。北京話丢掉了入声，所有的入声韵都讀作舒声韵，声調也分别归并于平上去。尽管如此，双方韵母的讀音多半还是相近的，只是苏州保持了入声，韵母一律讀得很短促；有些語音差别較大的对应，原因很复杂，要从声、韵、調三方面观察，再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如应用頻率，文字影响，方音混杂，等等)，才能理解和說明。

苏～京	例(声調按声母清濁而分阴阳)	字
ɪ?(iɪ?)～i	緝 ts‘、急 tɕ、及 dʑ、吸 ɕ、立 l、揖 ɪ?˥、邑 ɪ?˧(深开三緝)；必 p、匹 p‘、弼 b、七漆 ts‘、吉 tɕ、乞 tɕ‘、悉 s、疾 z、密 m、暱 ɳ、栗 l、一ɪ?˥、逸 ɪ?˧(臻开三質迄)；逼 p、卽 ts、棘 tɕ、極 dʑ、力 l、抑、翼(曾开三职)；碧 p、僻 p‘、的 t、剔 t‘、笛 d、积 ts、隙戚 ts‘、戟 tɕ、惜 s、寂 z、逆 ɳ、历 l、益、液(梗开三陌昔錫)；鼻 b(止开三脂)；籍 z(假开三麻)；隘縊 ɪ?˥(蟹开二四佳齐)。
ie	帖 t‘、叠 d、接 ts、妾 ts‘、劫 tɕ、怯 tɕ‘、捷 z、胁 ɕ、业 ɳ、协 ɪ?˧(咸开三四叶帖)；鿈 p、撇 p‘、别 b、跌 t、鉄 t‘、迭 d、节 ts、切 ts‘、子 tɕ、杰 dʑ、泄 s、截 z、歇 ɕ、灭 m、列 l(山开三四薛月屑)。	
ɿ少	吃 tɕ‘(梗开四錫)，日 ɳ(臻开三質)。	
y少	剧 dʑ(梗开三陌)，恤 s、律 l(臻合三术)。	
ye少	孓厥 tɕ、闕 tɕ‘、薛 s、絕 z(山开合三薛月)	
a? ～ a	答塔、踏 d、獺 t‘、插 ts‘、法、乏 v、霎 s、閘 z、喝腊 l(咸开一合盍、开二洽、合三乏)；八、拔 b、眨 ts、达 d、軋 g、札 ts、察 ts‘、發、伐 v，撒 s、鍘 z(山开一二曷黠鎋、合一三末月)；栅 s(梗开二麦)。	
ia	夹 k、恰 k‘、狹匣 ɦ、押压 a?˥(咸开二洽狎)；瞎 h(山开二鎋)。	
ua少	袜 m(山合三月)。	
ai少	窄 ts(梗开二陌)。	
ɤ少	格隔 k、額 ŋ(梗开二陌麦)。	
ia? ～ ia	峡 ia?˧、甲 tɕ(咸开二洽狎)。	
ie	涅 ɳ(山开四屑)。	
ye	却 tɕ‘、虐 ɳ(宕开三藥)。	
ua? ～ ua	括刮、挖 ua?˥、滑 ɦ(山合一二末黠鎋)，划 ɦ(梗合二麦)。	
ɤ少	豁 h(山合一末)。	
ɒ? ～ ia少	押压 ɒ?˥(咸开二狎)	
ai	百柏伯、白 b、摘 ts、拆 ts‘、宅 z、麦脉(梗开二陌麦)。客、策册 ts‘、陌 m(梗开二陌麦)。	
uo	酌 ts、綽 ts‘、着若弱 z(岩开三藥)。	
ɿ	只炙 ts、赤斥尺 ts‘、石 z(梗开三昔)。	
ie少	猎(咸开三叶)。	
iɒ? ～ ye	爵 ts、雀鵲 ts‘、略掠、約 iɒ?˥、(宕开三藥)；乐 iɒ?˧(江开三覚)。	
iau	脚、削 s、嚼 z、跃 iɒ?˥、藥鑰 iɒ?˧(宕开三藥)。	

ɤʔ ～ ɤ　鴿磕、摺 ts、輒 ts‘、攝 s、涉 z、喝、合盍 ɦ、(咸开一合盍、开三叶)；澀(深开三緝)；割渴、哲 ts、轍 ts‘、設 s、舌 z、曷謁 ɤʔɔ(山开一曷、开三薛月)；得忒、特 d、刻、側 ts、測 ts‘、色 s、肋(曾开一三德职)；革咳責、澤 z、赫厄(梗开二陌麦)。

o　鉢潑末(山合一末)；脖、勃 b、佛 v(臻合一三沒物)；墨(曾开一德)；迫 p、帛 b(梗开二陌)。

uo　掇脫、夺 d、撮捋、說 s(山合一末薛)。

u　不、突 d、卒、拂弗 f、物 v、术 z(臻合一沒、合三术物)；入 z(深开三緝)。

ɿ、ʅ　执湿、十 z(深开三緝)；質失、姪 z(臻开三質)；織式、食 z(曾开三質)；适(梗开三昔)。

ua少　刷(山合二鎋)。

ye少　月 ŋ(山合三月)。

ei少　沒(臻合一沒)；賊 z、黑(曾开一德)。

ai少　塞(曾开一德)。

uɤʔ ～ uo　闊、活 ɦ(山合一末)；或惑 ɦ(曾合一德)；获核(梗合二麦)。

u　骨忽(臻合一末)。

ɤ　核 ɦ(臻合一沒)。

yɤʔ ～ ye　决缺、掘 ʤ、血、悅曰穴 yɤʔ₂(山合三薛月、合四屑)。

y　橘屈郁(臻合三术物)，域 yɤʔ₂(曾合三职)，旭(通合三烛)。

i少　疫役 yɤʔ₂(梗合三昔)。

oʔ ～ u　璞朔(江开二覚)，窟(臻合一沒)，度 d、恶 oʔɔ(宕开一鐸)；卜扑、仆 b、篤禿、独 d、谷哭速、族 z、沃屋 oʔɔ(通合一屋)，足触叔、熟 z、福、服 v、六录(通合三屋烛)。

y　續 z、畜 ts‘、綠(通合三烛屋)。

ɤ　各、鰐 ŋ、壑(宕开一鐸)。

o　剝駁(江开二覚)，博泊、薄 b、縛 v、莫(宕开一鐸、合三藥)。

uo　捉桌、濁 z、握 oʔɔ(江开二覚)；托、鐸 d、郭扩作錯索、昨 z、霍諾落(宕开合一鐸)。

au少　勺 z、烙(宕开一三鐸藥)。

iau少　角 k、壳 k‘、学 ɦ(江开二覚)。

ye少　学 ɦ、岳 ŋ(江开二覚)。

a少　八又(山开二黠)。

ei少　北(曾开一德)。

io? ～ y　菊曲、局 ʤ、畜、欲育 ioʔ₂(通合三屋烛)。

ou少　軸 ʤ、肉 ɳ(通合三屋)。

ye少　覚确文(江开二覚)。

u少　褥 ɳ(通合三烛)。

ɿ ～ ɐ　而兒文尔耳文二文(止开三支)。

m ～ ou　亩(流开合侯)。

u　嘸毋(遇 三虞)。

ŋ ～ y　魚(遇合三魚)。

u　吳五(遇合一模)。

声調的对应

30. 汉語从中古到近代，声母的清濁决定了声調的阴阳，由四声分化为八声，这个發展規律充分体現在現代吳語里。吳語声調的两个主要类型以紹兴苏州为代表，与中古音和北京音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中古声母	清	濁	清	次濁	全濁	清	濁	清	次濁	全濁
中古調类 / 今調类 / 調值	平		上			去		入		
紹　兴	阳平 ∨51	阳平 ˩231	阴上 ˥335	阳上 ˩113		阴去 ˥33	阳去 ˩11	阴入 ˥45	阳入 ˩12	
苏　州	阴平 ˥44	阳平 ˩24	上声 ∨41	（＝阳去）		阴去 ∨513	阳去 ˩331	阴入 ˥4	阳入 ˩23	
北　京	阴平 ˥55	阳平 ˩35	上声 ˨˩214		去声 ∨51			阴阳上去	去声	阳平
例　字	詩刀	时逃	死倒	脑老	是稻	四套	寺道	識得百各	納六	食白

上面以苏州語音为吳音的代表，不能显示浙江南部的吳音特点，下面簡單地介紹永康音系，借以略窺一二。

永康音系

（明清两代金华府所轄金华、兰谿、义烏、东阳、永康、武义、浦江、湯溪八县，在浙南吳語中形成一个土語群，其中以永康話較为单純。永康話內部又有两种方音，西北部称上角腔，东南部称下角腔。假攝开口二等麻韵字，下角有-u-介音，这个-u-介音并发展成为主要元音，把原来的主要元音变为較輕微的韵尾了；上角沒有-u-介音。例如"巴爬麻拿"，下角讀ᶜpua ₌bua ₌mua ₌nua，上角讀ᶜpa ₌ba ₌ma ₌na。县城及其附近都屬下角腔，赵元任在《現代吳語的研究》中所記永康音恐系上角腔。这儿的音系是永康城里的，屬下角腔。）

声、韵、調表和說明

31. 35声母表

塞　音　p p‘ b, t t‘ d, c c‘ ɟ, k k‘ g,

塞擦音　ts ts‘ dz, tɕ tɕ‘ dʑ。

擦　音　ɥ, f v, s z, ɕ ʑ, ç j, χ ɦ,

鼻　音　m n ɲ ŋ,

边　音　l

另声母　〇

32. 41 韵母表

开尾韵	开口	ɿ 資	a 晏		o 哭	ə 不
	齐齿	i 衣	iă 挨(ĭa 也)			iə̆ 叶(ĭə 亦)
	合口	u 鳥	uă 弯(ŭa 关)			uə̆ 鍋(ŭe 滑)
	攝口	y 于	(ÿa 悅)		ÿo 育	yə̆ 远(ÿə 疫)
		ɯ去白				ɯə̆ 安
-i -u 尾韵	开口		ai 压	au 袄		əi 哀 / əu 欧
	齐齿			iau 妖		iəu 幽
	合口		uai 歪			uəi 威
鼻尾韵	开口		aŋ 骯		oŋ 翁	əŋ 恩
	齐齿		iaŋ 央			iŋ 嬰
	合口		uaŋ 汪			uəŋ 溫
	撮口		yaŋ 壮		yoŋ 甕	yeŋ 云
边鼻韵		l 而 ŋ 午				

注: 括弧里的五个韵母出現頻率很小。

33. 声調表

調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調值	˥44	˧22	˥35	˧13	˥52	˥241(或˧24)
例字	金詩	琴时	紧急	近及	敬試	勁事

34. 声母說明

① 声母中实际还有一个 ɣ, 只和 ɯ 相拼, 如"焊" ɣɯə², 算是 ɦ 音位的变体。另有一个 ʔ, 只出現于洪音高調(阴調), 如恶 ʔau, 算是零声母的变体。

② c cʻ ɟ ɕ 来自古見溪群曉三四等, 只与齐齿撮口韵相拼, 而 k kʻ g x 只与开合口韵相拼, 按照音位元理未尝不可以把 c cʻ ɟ ɕ 归并于 k kʻ g x, 算是后者的变体, 可是实际語音的發展, c cʻ ɟ ɕ 有轉化为 tɕ tɕʻ dʑ ɕ 的傾向。青少年已經有一部分不能發 c cʻ ɟ ɕ 而讀为 tɕ tɕʻ dʑ ɕ 了。浦江話正处在过渡时期, c cʻ ɟ ɕ 和 tɕ tɕʻ dʑ ɕ 自由变讀; 金华話 c cʻ ɟ ɕ 全部并入 tɕ tɕʻ dʑ ɕ。所以永康話 c cʻ ɟ ɕ 必須作为四为独立的音位看待。例如:

c: 几 乎 ᶜci, 兼 ᶜciə, 皆 ᶜcia, 驕 ᶜciau, 糾 ᶜciəu, 京 ᶜcir,
姜 ᶜciaŋ, 居 ᶜcy, 捐 ᶜcyə, 乖 ᶜcya, 菊 ᶜcyo 均 ᶜcyeŋ,

弓 ᶜcyoŋ。

cʻ:	欺 ᶜcʻi,	溪 ᶜcʻiə,	揩 ᶜcʻia,	却 cʻiauˀ,	丘 ᶜcʻiəu,	輕 ᶜcʻiŋ,
	腔 ᶜcʻiaŋ,	区 ᶜcʻy,	圈 ᶜcʻyə,	曲 ᶜcʻyo,	傾 ᶜcʻyeŋ。	
ɟ:	奇 ᶻɟi,	鉗 ᶻɟiə,	茄 ᶻɟia,	乔 ᶻɟiau,	求 ᶻɟiəu,	琴 ᶻɟiŋ,
	强 ᶻɟiaŋ,	渠 ᶻɟy,	拳 ᶻɟyə,	局 ᶻɟyo,	群 ᶻɟyeŋ,	穷 ᶻɟyoŋ.
ç:	希 ᶜçi,	吸 ᶜçiə,	瞎 ᶜçia,	曉 ᶜçiau,	休 ᶜçiəu,	兴 ᶜçiŋ,
	香 ᶜɕiaŋ,	虛 ᶜçy,	靴 ᶜçye,	畜 ᶜçyo,	兄 ᶜçyeŋ,	凶 ᶜçyoŋ

③ 永康話里 tɕ tɕʻ dʑ ɕ（只拼齐齿撮口韵）一部分相当于北京語音的 tʂ tʂʻ ʂ ʐ（源于知、照組），另一部分来自精組三四等，和北京音大体一致。就發音部位說，永康的 tɕ tɕʻ ɕ 比北京的要前些，《現代吳語的研究》里标作 tʃ tʃʻ ʃ。

④ ɥ j ɦ 只出現在低調（阳調），ɥ 只拼撮口韵，j 只拼齐齿韵，ɦ 只拼开合口韵，而零声母一般只出現在高調（阴調），按音位原理說 ɥ j ɦ 可以算是零声母的变体。可是 ɥ j ɦ 来自古喻匣二母，同北京音的对应也有一定的規律，所以为了忠于实际語音的描写，仍作为独立音位处理。

⑤ ŋ̍ 也可以写作 ɲ̍。ŋ 的部位比 k kʻ g 稍后。χ 接近小舌部位，比 ɦ 要前些。

⑥ 古帮端二母今讀 p t，可是在古阳韵（鼻尾韵）无介音时今讀鼻音 m n，例如"班板宾奔帮邦崩冰迸兵餅稟"讀 m-，"耽担丹丁东冬敦当登打"讀 n-，同时都保持原来的阴調。

⑦ 声母与声調的关系：p pʻ f t tʻ ts tsʻ s tɕ tɕʻ ɕ c cʻ ç k kʻ χ 17 个清声母只出現在阴調，b ɥ v d dz z dʑ ʑ l ŋ̍ ɟ g ŋ j ɦ 15 个濁声母只出現在阳調。m n 二母并見于阴阳調，来自古明泥二母的屬阳調。少数例外字如拉啦 ᶜla，呢 ᶜŋ̍i，哩 ᶜli，maiˀ（拉），ᶜmai（鋪），ᶜŋ̍iəu（擰、扭），ᶜŋ̍ya（踹），讀阴調。

35. 韵母說明

i u y 都是很松的。i 甚至接近 e，如斤 ᶜtʻ iŋ 或 ᶜtʻ eŋ。

a 是中 A。ai 的实际音值是 ɐe，ĭa 是 ĭA，iă 是 iĕ。au aŋ 中的 a 介乎中 A 与后 ɑ 之間，ua 中的 a 接近后 ɑ。

o 單用只見于原来的入声字，今讀上声，相当于原上声字中的 u。实际口語中 u 和 o 往往混同，似可当作一个音位处理。

ə 是很自然的央元音，在 iə yə 中偏前；在 iəŋ yəŋ 中近--e-，iəŋ 中的-ə-是很輕微的流音，所以韵母表中写作 iŋ̍，在 uə əu uəŋ 中略后。ə 不与零声母相拼。

ɯ 只見于口語，不見于讀書音，例如鋸 cyˀ 文，kɯˀ 白，佢（渠）ᶻgɯ（他），去 kʻ ɯˀ 等，字数不多。

36. 永康話中复元音相当丰富，这一現象能够代表浙南吳語，在整个吳語区內部是独特的。

ai au əi əu 屬于一般的前响复元音类型，卽主要元音加-i -u 韵尾。比如 ai 近似北京的 ai[ae]，金华音值是 aᴇ，浦江东洋單元音化变为 æ 或 ɛ，但有时来源不同，如"梗" ᶜai，金华讀 ᶜaŋ，浦江讀 ᶜɛ。

撮口韵 ya yo 是介音加主要元音；可是撮口韵 yə̆，齐齿韵 iə̆ iă，合口韵 uă uə̆，和 ɯə̆ 都以第一音素为主要元音，第二音素是較輕微的韵尾；另有 y̆ə ĭa ĭə ŭa ŭə 五韵，以第一音素为介音，第二音素是主要元音：这样就形成了两套長短元音对立的韵母，也可以标作 y:ə，i:a，

i:ə, u:a, u:ə, ɯ:a 和 yə, ia, iə, ua, uə。例如：

yə̆[y:ə]	淵 ᶜyə̆,	元 ᶻɳyə̆,	圓 ᶻyə̆,	磚 ᶜtɕyə̆,	船 ᶻʑyə̆,
	穿 ᶜtɕ'yə̆,	傳 ᶻdʑyə̆,	轉 ᶜtɕyə̆,	串 tɕ'yə̆ˀ,	決 ᶜcyə̆。
yə[y̆ə]	郁 ᶜyə,	这 ᶜtɕyə,	出 ᶜtɕ'yə,	齣 tɕ'yəˀ,	橘 ᶜcyə,
	屈 ᶜc'yə,	术 ᶻdʑyə,	術 ᶻʑyə,	掘 ᶻɟyə。	
iə̆[i:ə]	烟 ᶜiə̆,	底 ᶜtiə̆,	啓 ᶜc'iə̆,	必 ᶜpiə̆,	結 ᶜciə̆,
	末 ᶻmiə̆,	热 ᶻɳiə̆。			
iə[y̆ə]	一 ᶜiə,	吃 ᶜc'iə,	急 ᶜciə,	吸 ᶜçiə,	日 ᶻɳiə。
iă[i:a]	野 ᶻjiă,	鞋 ᶻjiă	爷 ᶻjiă,	擺 ᶜpiă,	解 ᶜciă,
	跌 ᶜtiă。				
ia[y̆a]	呀 iaˀ,	也 iaˀ,	姐 ᶜtɕia白,	睹(什么)dʑiaˀ白。	
uə̆[u:ə]	倭 ᶜuə̆,	和 ᶻɦuə̆,	搬 ᶜpuə̆,	破 p'uə̆ˀ,	魔 ᶻmuə̆,
	多 ᶜtuə̆,	可 ᶜk'uə̆,	課 k'uə̆ˀ,	火 ᶜχuə̆,	果 ᶜkuə̆。
uə[y̆ə]	忽 ᶜχuə,	骨 ᶜkuə,	曲 ᶜk'uə,	滑 ᶻɦuə。	
uă[u:a]	灣 ᶜuă,	巴 ᶜpuă,	怕 p'uăˀ,	麻 ᶻmuă,	他 ᶜt'uă,
	沙 ᶜsuă,	踏 ᶻduă。			
ua[y̆a]	关 ᶜkua,	管 ᶜkua,	寬 ᶜk'ua,	还 ᶻɦua,	換 ɦuaᶻ。

（这五个字都是白話音，讀書音仍作 uă。）

这些复元音中的前后音素因輕重和長短不同，音色也略受影响，如 iă[i:a]严式标音可以写作[i:ɐ]，赵元任記作 iA。yə iə uə 都是入声韵变来的。ua 和 uă 有混同的趋势。仅以元音長短区别韵母的对立字并不很多。

前面在苏州音系中討論介音和"开齐合撮"的名目时，为吳語語音結构着想，建議換一套办法：添設 j w ɥ 三个半元音性的声母。永康声母中已有 j 和 ɥ，不妨也增加一个 w，这就会使永康声韵系統更加簡單清楚，韵母表里不再出現 ia ua iə uə yə（一律标改作 ja wa jə wə ɥə），而 i- u- y- 出現时都是元音，并且是复合韵中的主要元音。（短音符号 ˘ 也就用不着了。）

37. 永康話有 21 个复元音韵母，其中 iă uă iə̆ uə̆ yə̆ ɯə̆ 六个自成一套，重点（音量加長，音势加强）在第一音素——高元音，而音色較响的开元音 -a -ə 却是輕微的韵尾。这 21 个复元音韵母的来源約有三类：

第一，中古复元音韵母，今永康仍讀复元音，这可以說是保存了較多的古音，并与北京語音接近。例如：

中古	拟音	例字	永康	北京
果合一戈	uɑ	波梭过	uə	o(uo)
假合二麻	ʷa	瓜寡化	ua	ua
蟹合一灰	uɑi	杯每背	əi	ei
	(見系)	盔悔灰	uəi	uei
蟹合二佳	ʷa:i	蛙挂画	ua	ua
蟹合四齐	iʷei	閨 桂	uəi	uei
止合三支	ʷĕi(見系)	規委伪	uəi	uei

止合三微	ʷěi	归鬼貴	uei	uei
效开一毫	ɑu	毛刀高	au	au
效开二肴	au(帮系)	包飽貌	au	au
效开三宵	iæu(帮見二系)	标驕妖	iau	iau
效开四蕭	ieu	刁蕭澆	iau	iau
流开一侯	əu	偷走够	əu	ou
流开三尤	jəu(端見二系)	酒　救	iəu	iou
流开四幽	iəu	幽糾幼	iəu	iou

第二，古收 -m -n 尾的阳韵字，鼻音韵尾脱落，如 uə(“貪甘干端吞村”)，iə(“貶严兼鞭建边”)，ia(“添顚”)，uə(“般”)，ua(“官鰥关”)，yə(“全劝涓”)。

第三，古入声字丢了輔音韵尾，如插 ᶜts'ua，甲 ᶜkua，乏 ᶢvua，达 ᶢdua，别 ᶢbiə，說 ᶜɕyə，决 ᶜcyə，桌 ᶜtsuə。如果韵母是开口，就产生另一类复元音，如昔 ᶜsəi，落 ᶢlau，藥 ᶢjau，麦 ᶢmai，百 ᶜpai，黑 ᶜxəi。最后的一类也几乎跟北京音不約而同。

三合复元音总以第二音素为主要元音，跟北京音基本相同。(唯北京 uei 的發音較为特殊，重点似在第一音素，幷与調形有关。)

38. 永康話只有六个調：阴平略似苏州的阴平，如詩 ᶜɕi，低 ᶜtiə，梯 ᶜt'iə，西 ᶜɕiə；阳平略似广州的阳去，如时 ᶢʑi，題 ᶢdiə，齐 ᶢʑiə；阴上近似北京的阳平，但起点稍高，前部 2/3 是平的(˥˦₄₄₅ 与 ˥˦₃₃₅ 之間)，如底 ᶜtiə，体 ᶜt'iə，雪 ᶜɕiə；阳上比广州的阳上稍低，也是先平后升，如弟 ᶢdiə，善 ᶢʑiə；阴去与北京的去声相当，如替 t'iəˀ，扇 ɕiəˀ，滴(白，滌？)tiəˀ；阳去有两个自由变讀的調值 ˧˩₂₄₁ 或 ˨˩₂₄，如遞 diəˀ，賤 ʑiəˀ。特别是阴去和阳去連讀时往往只取其一半，阴去 ˧˩₅₂ 变成 ˧˩₅₃ 或 ˧˩₅₄，阳去 ˧˩₂₄₁ 只讀 ˨˩₂₄；單讀时也可以这样，但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或相近的長短，不能太短促。

入声轉化規律　阴入字一律讀如阴上，如急 ᶜciə，促 ᶜts'u，职 ᶜtsəi，得 ᶜtəi，笔 ᶜpə；阳入字一律讀如阳上，如及 ᶢjiə，濁 ᶢdzuə，直 ᶢdzəi，特 ᶢdəi，勃 ᶢbə。只有極少数的字讀阴阳去的。“落”和“老”同音 ᶢlau。但是單字入声消失以后，也幷非毫无遺留痕迹，它們在連讀变調时自成一格，不与上声相混，所以按口語語音說，还保存了八个調类。在韵母上，入声字也有一些特点，如 o 和 ə 两个單元音韵母只見于入声字，短韵头的二合元音韵母也几乎只見于入声字。可是这些有关韵母的特点幷不能把入声字全部区别开来。

变　調

39. 永康話除了上述六类調值以外，还有由連讀而产生的三种常見的变調調值，例如

新詩　səŋ˥˧ ɕi˥，

詩人　ɕi˥ zəŋ˨˩，

时辰　ʑi˨˩ zəŋ˨˩。

˧₃₃, ˧˦₄₂₂, ˨₁₁ 三种調值只出現于連讀。

永康話二字連讀几乎都要变調，規律很复杂，但是也很整齐。二字連讀变調規律可以概括如下：

①前后字都不变的有：阴平＋阴去，阳平＋阴平，阳平＋阴上，阳平＋阳上，阳平＋阴入，阳

平＋阳入，共 6 种。

②前字变 ˩11，后字变 ˥422 或 ˧52 的有：阳平＋阳平，阳平＋阳去，共 2 种。例如时辰 ʂi˩ʐəŋ˩˨，洋芋 iaŋ˩y˧˨。

③前字不变，后字变 ˥422 或 ˧52 的有：阴平＋阳平，阴平＋阳去，共 2 种。例如詩人 ɕi⁻zəŋ˩˨，兵帽 miŋ˥mau˧˨。

④此外連讀約 54 种，都只变前字，阴平阴去阴入变 ˥33，阳平阳去和阴阳上变 ˩11，阳入变 ˩22。例如詩社 ɕi˥ʂia˨，桂花 kuəi˧˥xua˥，屋基 o˨˥ci˥；駝背 duə˩˧pəi˧，树根 ʐy˧˩kəŋ˥，酒杯 tɕiəu˨˩pəi˥，眼睛ŋa˨˩˧tɕiŋ˥；讀書 do˨˩ɕy˥。前字阴阳上虽然都变为 ˩11，但是实际音高微有不同，阴上变来的比阳上变来的微微高些，即起点略高，二者都有下降的意味。这种細微的音高差别在实际口語中并无計較的必要，因为声母的清濁起了主要的辨义作用，誰也不会把抱病 bau˨˩ biŋ˧ 誤作飽病 pau˨˩ biŋ˧，把宝貝 pau˨˩ pəi˧ 誤作抱貝 bau˨˩ pəi˧，把堡壘 pau˨˩ ləi˨ 說成暴力 bau˨˩ ləi˨，把扫地 sau˨˩ di˧ 說成造地 zau˨˩ di˧ 的。阴阳上連讀变調讀 ˩11，阴阳入單讀与阴阳上本調无别，但連讀变調却自成一格：˥33 和 ˩22，不与阴阳上相混，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現象。江苏武进話和河北灤县中部的話也有类似現象。①

不常見于口語的詞語（来自書面語言或普通話的）并不服从上述变調規律，例如唐朝 daŋ˩dziau˩，今天 ciŋ˥ t'ia˥。（口語只說今日 ciŋ˨˥ ȵiə˨。）

永康話双音节詞語一般是重音落在第二音节上；如果特别强調第一音节，則第二音节讀輕声，其变調規律与北京近似，例如賽过 səi˧ kua˧˩，这种情形很少。北京話讀輕声的字，永康都不輕讀，反而重讀，如葡萄 bu˩˨ dau˨˦，蘿卜 lau˩˦ bo˨，玻璃 puə˥ li˩˦。句尾語助詞如"呢"，"嗎"，"得間"……既不变調，也不輕讀。突出的現象是"嗰"（的）的發音，如老嗰（老的）lau˨ kuə˨˦，細嗰（小的）ɕiə˧ kuə˨，大嗰（大的）duə˧˩ kuə˨˦。（試比較北京銀的 in˨ tə˥，金的 tɕin˥tə˥，亮的 liaŋ˧ tə˨˦，你的 ni˨ tə˥。）

三字連讀变調　永康話多音节詞語重音在后，所以三字連讀时第三字一般不变調，但是第二字如果是阴阳平，第三字为阳平阳去时要变为 ˥422 和 ˧51，与二字变調規律相同。第一字和第二字要变調，基本上也服从二字变調規律，第二第三字成为一組，自成規律。三字按不同調类而組合的格式有 512 种，下面只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三家头 sa˥˩ kua˥dəu˩˦	天花板 t'ia˥˦ χua˥˩ ma˨
長生果 dʐiaŋ˩ sai˥˦ kuə˧	难为情 na˩ ɦuəi˩˩ ʐiŋ˩˦
水烟筒 ɕy˨˩ iə˥ doŋ˩˦	打相打 nai˨˩ ɕiaŋ˥˦ nai˨
馬兰头 mua˩˩ la˩˩dəu˩˦	有用場 iəu˨˩ ɥoŋ˨˩ dʐiaŋ˩
桂花酒 kuəi˧˦ xua˥˦ tɕiəu˨	做生活 tsuə˧˦ sai˥˦ ɦua˨
旧夹里 ɟiəu˨˩ kua˨˦ li˨	硬碰硬 ŋai˧˩ p'ai˧˦ ŋai˧
結蛛網 ciə˨˦ tɕi˥˦ maŋ˨	吃螃蟹 c'iə˨˦ baŋ˩ çia˨
白开水 bai˨˦ k'əi˥˦ ɕy˨	落大雨 lau˨˦ duə˧˩ ɥy˨

以上三字結合得都很紧，所以产生連讀变調。但是象"先請我"ɕiə˥ tɕ'iŋ˨ ŋuə˨，是三个詞，結合不紧，所以三字都讀原調；"長恨歌"dʐiaŋ˩˩ ɦəŋ˧ kuə˥ "牙齿痛"ŋua˩ ts'ʅ˨ t'oŋ˧，前二字

---

① 參看王輔世：《怎样分析和記录汉藏語系語言的声調》。《語言調查常識》，83—105頁，中华書局，1956。

發生連讀变調，第三字不受影响，是作为两个詞处理的；“眞快活”tsəŋ˥ k'ua˧˦ ɦua˨，第一字重讀不变調，后二字服从二字連讀变調規律。这第一字不变，似与上述原則不符，也因为是当作一个独立的詞处理的。可見字与字(音节与音节)的結合关系是变調或不变調的大前題。

四字連讀变調　四字連讀的情形極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成語“見义勇为”，“急流勇退”，都分为前后两段，按二字連讀变調处理。此外有少数成語和地名，也可以分为前后两組处理，二字或三字成一組，例如：

勿三勿四　fəʔ˦ sa˥˦ fəʔ ɕiʔ（不三不四）

麻离朽鼻　mua˩ li˩ ɕiəu˧˩ bə˨（麻臉皺鼻）

門口头塘　məŋ˩ k'əu˧˩ dəu˨˩ daŋ˩˧(地名)

西津桥下　ɕiə˥˦tɕyəŋ˥˩ ʝ iau˩ɦua˨(地名)

小称变調　　变調是一种重要的語音現象，同时跟詞义語法也有密切关系。小称变調屬于后者。所謂小称，中心意思是“小”，同时也表示亲爱，風趣，輕視等感情色彩。汉語方言里表示小称的构詞手段是附加詞尾“兒”“子”，利用变調的比較少。永康的小称变調多少相当于杭州的兒尾[l]和浦江的兒尾[－n](同时也有变調)。这种变調很有規律，違反这些規律就不能表达詞語的意义。

小称一般只限于名詞。二字連讀，第一字“小”讀得比原調低：ɕiau˧˩，第二字变調規律如下(去了“小”字便不变調)：

阴阳平变为˧324，如小猪ᶜtɕi，小哥ᶜkuə，小車ᶜtɕ'ia，小書ᶜɕy 小瓜ᶜkua，小鵝ˢŋuə，小鑼ˢluə，小鞋ˢjia，小壺ˢɦu。

阴上、入讀如阴去，如小嬸ᶜsəŋ，小狗ᶜkəu，小鬼ᶜkuəi，小叔ᶜsu，小屋ᶜo。

阳上、人讀如阳去，如小佛ˢvə(小人兒)，小鑊ˢɦuə，小馬ˢmua。

阴去变为˦33，如小凳 niŋᶜ，小秤 tɕ'iŋᶜ，小扇 ɕiəᶜ，小兎 t'uᶜ。

阳去变为˩11，如小树 ʑyᶻ，小帽 mauᶻ，小路 loᶻ。

三字組成的小称跟一般的三字連讀变調規律有所不同，前二字都按連讀后字为阴平时的变調規則变。例如：

翻筋斗 fa˥˦ciŋ˥˦təu˧˨，	金戒指 ciŋ˥˦cia˧˦tsʅ˧˨
紅蘿卜 ɦoŋ˩lau˩bo˨˧，	小面盆 ɕiau˩˧miə˨˧bue˩˧
九九表 ciəu˧˩ciəu˧˩piau˧˨，	三角眼 sa˥˦kau˧˦ŋa˨˨
小老虎 ɕiau˧˩lau˨˩xu˧˨，	食白食 zə˨˦bai˨˦zəi˨˨

許多沒有冠以“小”字的小称，虽然有的感情色彩已不很明显，可是必須按上述規律讀变調，才不至于引起意义上的含混。比如釣魚鈎上有一塊錫叫作“蜡珠” lua˨˩tɕy˥˧，你要是說lua˨˩tɕy˥，也許就沒有人懂得你的意思了。同样，小鯽魚 ɕiau˩˧tsəi˧˦ȵy˩˧ 或大鯽魚的“魚”都讀小称变調，可是青魚、草魚、鯉魚的“魚”却讀原調；脚踏車 ciau˧˦dua˨˦tɕ'ia˥˧（也叫踏脚車)的“車”要讀变調，汽車、火車的“車”却讀原調；“紅蘿卜”变調，“白蘿卜”却不变調；“摆摊”pia˧˩t'a˥˧ 变調，“开店”却不变調；小儂(小人，小孩) 讀 ɕiau˧˩ noŋ˩˧，“大儂”却讀 duə˧˩ noŋ˩。

量詞变調　　量詞連讀变調自成系統，跟一般的連讀变調不同。名詞用作临时量詞，也改从量詞变調規律。阴平字如斤 ciŋ˥，張 tɕiaŋ˥，根(条)kəŋ˥，千 tɕ'ia˥，殘 ts'a˥，阴去字如塊

k'uəi↘, 个 kuə↘, 阳去字如万 va↗, 都讀原調。阳平变为 ↓422, 如錢 diə⊣↗, 連 liə⊣↗。阴上、阴入变阴去，如朵 tia⊣↗, 打 nai⊣↗, 本məŋ⊣↗, 百 pai⊣↗, 只 tsəi⊣↗。阳上、阳入变阳去，如两 liaŋ↗, 丈 dʑiaŋ↗, 粒 luə↗, 合 ɦuə↗, 石 zəi↗。量詞一般都与数詞結合，如三斤 sa⊣ ciŋ⊣, 三錢 sa⊣ diə⊣, 三朵 ⊣a⊣tia↗, 三粒 sa⊣ luə↗。"百、千、万"都当作量詞处理，唯"十"字在数字的末尾时作輕声处理，如十三 zə↗⊥sa⊣, 三十 sa⊣ zə↗。

声調变化可以說是字或詞的內部曲折变化，在詞义和語法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上述小称变調和量詞变調已經足以說明这一点。有些詞往往單靠声調来辨别詞义和詞性，如 oŋ⊣ 塵土，oŋ↘糙米粉; nai⊣ 打（动詞），nai↘ 一"打"(12 个)。

三　吳方言詞彙特点

40. 从文白异讀上，不但可以看出吳方言在語音上經常接受北方話的影响，并且詞彙方面也多少受到北方話的支配。文言讀音是随伴着具体的詞語带进方言里来的。例如"覚"字，在覚着[ko⁷ za⁷]、覚得[ko⁷tɤ⁷]、睏覚 [k'un⁷•kæ] 里是口語音，可是覚悟[tɕio⁷ •u]、知覚[ᶜtsɥ •tɕio⁷]、感覚 [ᶜkφ•tɕio⁷]、覚醒 [tɕio⁷•sin]……都是普通話的詞，吳語讀音也跟着向北方話靠攏了。从这一点上不难想象吳方言的詞彙絕大部分同普通話是一致的。

普通話通过文学作品和交际往还也吸收了一部分吳方言詞，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詞彙。由于吳方言和北方話有很大的共同性，有些方言詞被普通話吸收以后也就难于識别，表面上的"宾主之分"很快就泯灭了。下面几个例子是我們所熟悉的：

尷尬：进退两难，左右为难。見《紅楼梦》。

吃不消：“吃勿消”的改装，意卽受不了。北京歇后語“吃不了，兜着走”跟“吃不消”意义不同，所以“吃不消”不能用“吃不了”来替代。

硬碰硬：一般利害，不相上下，硬是，不折不扣。

有介事，象煞有介事：好象有这么回事，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装腔作势。（吳方言“嘸介事”却沒有被吸收。）

近百余年来，上海話里輸入了一批英語的詞，如卡車（car ＋車），馬达（motor 發动机），引擎（engine 机器），……这些外語借詞通过方言傳布开来，有用的成分已經进入普通話詞彙了，无用的或不必要的成分却逐漸被淘汰或剔除。詞彙的丰富和純潔是两个矛盾的概念，在詞彙規范化工作中需要敏鋭地体察人民口語的傾向，才能保証語言的健康發展。

下面專談吳方言不同于普通話的詞彙特点和吳方言內部的詞彙分歧，以苏州、上海一带的話为中心。

41. 吳方言有一批复合詞，詞素次序不同于普通話，而詞义相当、相近、或并不相干，需要加以具体的分析。例如（輕声字不标調）：

吳方言：普通話	注　　釋
亮月(子)～月亮	詞义完全相当。
鬧热～热鬧	苏沪“鬧热”和“热鬧”并用，似受北方話影响；另有同义詞“鬧忙”[næ²•maŋ]。（“忙”單讀 ˢmpŋ。）
欢喜～喜欢	爱好。北京也有人說“欢喜”，当高兴講，似受吳方言影响，讓两

个詞有所分工。

牵連—牵連　　連带关系，連累。

連牵～連貫　　吳語"勿連牵"是說前言不搭后語。

作料—作料　　烹飪用的調味材料，如醬、醋、料酒。

料作～料子　　如木料，布料等原料。

道地～地道　　西南官話同吳話。

42. 吳方言还有一批詞，意义上起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例如

吳方言	注　　釋
生活[ᶜsaŋ uɣ˒]	与普通話同。但做生活：干活兒；吃生活：挨揍。
家生[ᶜka saŋ]	家具，工具；相当于北方話的家伙，但不能指人。
收作[ᶜsɸy tso˒]	收拾，拾掇，修理。
淘气[ᶜdæ tɕʻi]	吵架，爭吵，指双方面，另有討气，惹气，指單方面，意义接近北京話的"淘气"(頑皮，不老实)。
鑲[ᶜsiaŋ]	对，搀。鑲一眼水：对点兒水。
討[ᶜtʻæ]	娶，如討亲，討老婆；要，要求对方給一点，如：討一根火柴。
跳脚[tʻiæ ˀtɕia˒]	跺脚。
勤力[ᶻdʑinlɪ˒]	勤快。
長远[ᶻzaŋ iɸ]	許久。長远勿見哉：許久不見啦。
長[ᶻzaŋ]	高。長子：高个兒。
厭[ɪˀ]	惹厭或討厭的縮簡，指兒童"皮，頑皮"(比較北京話"臊——害臊")。膩，吃厭哉：吃膩了。厭气：心煩。
壯[tsɒŋˀ]	胖，肥，兼指人和动物。但"虛胖"不能說壯。
薄[boˀ]	稀，如薄粥。吳方言"稀"：疏，不密，同普通話。
闊[kʻuɣ˒]	寬，如布面蛮闊：布面挺寬。
狹[ɦaˀ]	窄，如布面忒狹：布面太窄。
揩[ᶜkʻa]	擦，如揩干淨。揩油：占小便宜。

吳方言詞汇的內部分歧

43. 浙南吳語在詞彙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多少接近閩、粵、湘、贛、客家諸方言。溫州、金华和衢州三个区是浙南吳語的三个土語群，这兒以溫州話的动物名称为例，可以看出方言与方言之間千絲万縷的錯綜关系。地域上浙南和閩北毗邻，方言間互相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可是悠久的历史背景还有待于今后的調查研究。溫州話动物的雌雄性有两种叫名：一种是在动物名称前面冠以"雄"和"草"，屬于吳語系統，接近北方話；另一种是在动物名称后面附加"牯"和"娘"，接近东南各方言。例如：

普通話	溫州話①
公猪	雄猪[ᶻɦyoŋ ᶜtsei]，猪牯[ᶜtseiᶜku˒]

① 溫州話有八个声調：1. 阴平ᶜ□44，2. 阳平ᶻ□31，3. 阴上ʻ□˒54，4. 阳上ᶻ□˒24，5. 阴去□ˀ 42，6. 阳去□ᶻ 11，7. 阴入□₁23，8. 阳入□₂12。上声韵母带有喉塞音，可以看作声調的附屬品。入声并不短促。

母猪　　草猪[ᶜts'ɜʔ ᶜtsei]，猪娘[ᶜtsei ˢɲi]，猪兒娘[ᶜtsei ˢɲ̩ ɲi]

公牛　　雄牛[ˢɦyoŋ ˢɳau]，牛牯[ˢɳau ᶜku?]

母牛　　草牛[ᶜts'ɜʔ ˢɳau]，牛娘[ˢɳau ˢɲi]

公馬　　雄馬[ˢɦyoŋ ˢmʊʔ]

母馬　　草馬[ᶜtɕ'ɜʔ ˢmʊʔ]，馬娘[ˢmʊʔ ˢɲi]

公狗　　雄狗[ˢɦyoŋ ᶜkauʔ]

母狗　　草狗[ᶜts'ɜʔ ᶜkauʔ]，草狗娘兒[ᶜts'ɜʔ ᶜkauʔ ˢɲi ˢɲ̩]

公猫　　雄猫[ˢɦyoŋ ᶜmɔ]

母猫　　草猫[ᶜts'ɜʔ ᶜmɔ]，猫娘[ᶜmɔ ˢɲi]。

44. 吳語指代詞和时間方位詞是很复杂的，可以构成好些錯綜的同言綫，作为划分土語群的依据。下面以人称代詞为例，企圖作一番初步的分类，材料主要根据《現代吳語的研究》(第二部"吳語"，第五章詞彙)；在詞源考釋未能作出結論以前，这个分类暫时只能以詞或詞素的語音近似为归类标准。

杭州和靖江的人称代詞同普通話大体一致，便不包括在下面的討論里。尽管吳語人称代詞在各地的系統很分歧，可是"我、你、他"三个詞所形成的主流或潛流依然是根深蒂固的。

① 第一身單数式約分为四組：(1) 我(江浙通行)；(2) nəu²(苏州，少用)，ˢɲ̩ nəu，ˢu nəu(吳江)，ˢɲ̩ ne(嘉兴)；(3) ˢɳ ˢnoŋ(松江)，ˢ u nən(衢州)；(4) ˢŋo loʔ₂(紹兴)，ˢŋo noʔ₂(宁波)。后三种是各地的"又式"，通行程度不如"我"(松江吳江除外)。ˢɲ̩(溫州，宝山又音)，ˢɳ(松江)，似乎是"我"或"吾"的变音。上海少数人說：aʔ₃，laʔ₂，大概来自宁波的第一身多数式。

② 第一身多数式"我們"約分为四組：(1)"我"加上不同的詞尾：-toʔ₃(宜兴)，-ˢdʑi(丹阳)，家 ᶜka 或 ᶜko(江阴、常州)，-ˢli(无錫、常熟、昆山，吳江又式)，-le(溫州)，-ˢni 或 -ˢɲi(宝山、上海、吳江)，-na(松江 ˢɳ na)，-ŋa(嘉兴 ˢɲ̩ ŋa)，-t'e(黄岩)，-de(衢州)，-laŋ(金华 ᶜa ˢlaŋ)，-ˢnoŋ(永康 lɯəˢ ˢnoŋ)。(2) 詞尾 -laʔ₂，如 ˢŋa laʔ₂(紹兴、嵊县)，ɦaʔ₂ laʔ₂(余姚)，aʔ₃，laʔ₂(宁波)；(3) ˢŋa ᶜpɛ(諸暨)；(4) ɲiˢ(苏州、上海、浦东)，大概是"我你"的簡化(上海青年多說 ˢŋu ɲi)，ˢɲ̩ ɲi(吳江)。

少数地方有相当于"咱們"的說法，"我和你"簡化为"我你"或"和你"：ᶜhɛ ᶜɲi，ᶜŋɤ ᶜhɛ ᶜɲi(江阴)，haʔ₃ ɲi，haʔ₃ ˢɲi ko(常州)，倪 ɲiˢ(苏州)，ˢɲi(浦东、上海)；ˢɲ̩ ɲi，ˢɲ̩ t'a(吳江)；ˢnɛ ɲi(无錫)。

③ 第二身單数式約分为四組：(1) 你(多数地点)；(2) 儂 ˢnəŋ(溫州，常熟)，nənˢ(昆山)，ˢnoŋ(宝山、浦东、上海、余姚)，ˢnoŋ(嵊县)，ᶜnoŋ(金华)，zəʔ₂ ˢnoŋ(松江)，ˢɲi nəŋ(衢州)。(3) neˢ，ɳˢ(寘格?)(苏州)，ᶜna(吳江)，ˢne(嘉兴)，ˢɳ(黄岩)；ˢɲ̩(丹阳、宁波、永康)，ˢɲi(諸暨)；(4) ˢɳ neˢ(吳江)，noʔ₂，noʔ₂ loʔ₂(紹兴)，ˢɲ̩ noʔ(宁波)。

④ 第二身多数式可以分为三組：(1) 你或儂加上不同的詞尾。大都与第一身多数式詞尾相同；除去(2) ˢɳ təʔ(昆山、宝山)，ˢɳ ˢna，ˢɲ̩ na(吳江)，ˢne laʔ(嘉兴)，ˢna loʔ(紹兴)，ˢɳ naʔ(宁波)；(3) 簡化式 ˢna(浦东、上海、紹兴)，naʔ₂(余姚)。

⑤ 第三身單数式約分为六組：(1) 他 ᶜt'a(金壇、丹阳、江阴)，ᶜt'o(宜兴、溧阳)；(2) ˢda(常州)，ˢdo(无錫)；(3) ᶜli，ᶜli ne(苏州)；(4) 渠，其(?) ˢge(常熟、余姚、黄岩)，ˢgi(溫州、

衢州、崇明)，ˌgɯ(永康)，gəʔ˩(金华)；(5)其 zɿ²ˌ dzi (松江)，ˌdʑi(諸暨、宁波、衢州又式)；(6)伊 ˌi(昆山、宝山、浦东、上海、紹兴、嵊县)，ˌi(嘉兴)，ˌi nəu(吳江)。

⑥ 第三身多数式，各地按照上述單数式加上不同的詞尾，和第一第二身多数式基本一致。

⑦ 相当于"誰"的有三种主要形式：(1)啥人；(2)ˢlo kəʔ(哪个，如无錫)；(3)紹兴 ˢɦa ˌzɿ，宁波 ˢzɥ noʔ，溫州 gaʔ ˌʑi 或 ˌʑi nəŋ(誰人)，其中 ˌzɿ，ˢzɥ，ˌʑi 似出于同一語源"誰"。还有些特殊形式，不列举。

45. 下面搜集了一批吳方言詞，大多不見于或少見于北方話，有少数几个也出現在东南各方言，依声母次序排列，附注苏州讀音。(韵母 ɒ，不与 a 对立，改作 a。散見上下文的詞，多从略。)

ˌpaŋ 浜。沟，小河。

ˌpɒŋ tsʻən 帮襯。照应，帮忙。

ˌpɛ 扳，掰。北京扳[ˌɾan]，擘[ˌpai]。扳字見《公羊傳》。《集韵》換也，又引也。吳諺：蜘蛛網扳倒石牌楼。扳差头：挑眼兒，找岔(碴)兒，故意刁难。ˌpɛ poʔ 扳駁：反駁。

ˌpɛ 捭。拉，拽[tʂuaiˀ]。捭俚出去：拉他出去。

ˈpɛ mɪˀ kʻoŋ 板面孔。怒容，生气，同人計較，板臉。

pɛˀ taʔ 背褡。背心，嵌肩兒。

pæˀ 趵。物体突然跃起。

pənˀ 遁。逃往。奔去声。遁头，向往和投靠的去处。

ˈpən ˈti tsɿ 本底子。本来，压根兒；底子

piˀ、pɪʔ 潘。潘干。《心明經音义》引《通俗文》云：去汁曰潘。

ˌpiæ tsɥ 标致。漂亮。

pɪʔ pɛ 必板。一定，必然。同义：板定，定規。

ˌpo mɒŋ 巴望。盼望。

ˌpɸ ˩zaŋ 搬場。搬家，迁居。

pɤʔ 撥。給，被。比較广州"畀"[peiˀ]，北方"把"。

pʻaŋˀ ˩ɦu 碰和。打牌，叉麻将。

pʻaŋˀ yˀ 口雨。淋雨。

ˈpʻɒŋ 髈。腿。大脚~，小脚~：大腿，小腿。

ˌpʻi 皮刨。削，去皮。

ˌpʻu (鋪)。沸，沸溢。

ˌpʻu zən 鋪陈。鋪盖，行李。

b

ˌba dɸy 排头。吃~，挨罵，挨排揎。与"排場"不同义。

bɒɪ² zɿ 棓(棒)箠。棒槌，擣衣杵。

˩bɛ 蹩。爬；步行涉水。見《广韵》、《集韵》(銜韵)。諺云：雨落勿蹩高墩，穷人勿攀高亲。

bən² (笨)。刨根。

bɪʔ 趕。追赶兒。

bɪˀ (别)。回轉，扭轉。~轉头来。

˩boŋ zən 塜塵。灰塵，飞塵。字又作埲。

˩bɸ 潑。水溢。《集韵》，《韵会》：蒲官切，音盘，洄也。音义近漫[mɸ²]。

bɸ² (伴)。躲。~起来。

bɸ² ˈtsɥ 拌咀。吵咀。

bɣʔ siaŋˀ 孛(白?)相。溜達，玩兒，游戏。好~，好玩兒。

˩bu mɪ², (无錫)˩bɣ mɪ² 捕面。洗臉。(江阴)˩bu 平，用手扒弄使平。

bu² 逋。蹲。逋窠，指鷄禽蹲在窩里不下蛋。(逋，古清母，与此不合。此音为"匍"的引申义或"抱"的变讀?)

ᵇbu² ᶜk'əu 薄藭。薄荷别种。

ᶜtaŋ iaŋ 打烊。晚間店鋪收拾关門，停止买卖。(上海)

ᶜtaŋ ua?t'a? 打滑跶。泥地上走路不稳。滑雌滑跶，形容道路泥滑。跶，見《玉篇》、《通俗篇》。

ᶜtaŋ tsaŋˀ 打賬。打算。同义：扩賬。

tɒ? 搭。①同，和。搭仔耐一淘去：同你一起去。②搭酒，用小菜就酒。搭酒菜。

tɒ? tsiaŋ 搭浆。馬虎，不負責任。不如"拆烂汚"严重。

tɒ? tɕ'iaŋ 搭腔。插嘴，理睬。

ᶜtE 担。拿，带。~撥伊，拿給他。同义：ᶜnE。(上海)

ᶜtən 膯。吃得太飽。(北京：吃撐了。)又指鶏禽类的胃膆：食膯。見《广韵》，《类編》。

ᶜtən 鐓。鶏去势。

ᶜtən 戡。以手托物而审其輕重。拟即戡子的戡。

tənˀ 轉。伸物使長。字或作扽，頓。《广雅》釋詁，《玉篇》：扽，引也。

tənˀ ᶜtsɒŋ (敦牀)。佃戶租田向地主交納押金叫做上敦牀。

tiˀ 滴，滴。滴水。埤蒼：瀌，漉也，一曰滴水。《集韵》：丁計切，音帝。諺云：繩鋸石头断，水滴阶沿穿。

ᶜtiæ ɕiæ 刁梟。奸刁，阴險。

ᶜtin tæ 丁倒。顛倒，反倒。

ᶜtin tsən 頂眞。認眞。

tɪˀ 踮。踮脚，脚尖着地。

to? 涸。~雨，淋雨。諺云：穷人穷来四脚撐，財主人穷来一涸酱。一涸，一小滩。(字彙补：透各切，音橐，雨貌。今吳語讀端母，非透母。)

to? (篤)。扔。~磚头。

to?ᶜtsɥ (篤)咀。口吃。篤子，結巴壳子。

tɤ? (得)。粘，黏。

t'a? (塌)。抹，塗。瞎~一泡：乱写一气。

t'a? dE 塌台。丢丑，丢臉。同义：坍台[ᶜt'E dE]。

ᶜtɒŋ (湯)。擋。~風，擋風。~勿住，抵擋不了。

ᶜt'E 蜇。《篇海》：蔑蜇不能行。

ᶜt'E ᶜpE 推扳。略差，稍逊；怠慢。字或作嫳婆，儃僈。《集韵》：婆，薄半切，嫳婆无仪适也。

t'Eˀ 燙。以湯去毛。見《字林》，《越語肯綮录》。音义近"蛻"。

ᶜt'ən 汆。浮在水面。見《字彙》，《字林撮要》。諺云：汆脫木排撩柴爿。

ᶜt'iæ 口。讀如挑撥的挑。~俚，讓他吃个甜头。

t'ɪˀ 捵。剔灯心。捵子即剔灯棒。字或作栝。

t'ɪ? 貼。貼正，恰巧。貼对面，貼当中。

t'o? 度。两臂引長叫一度。意同寻。見《字彙补》。

ᶜtɸ'y 敲。抖擻。《集韵》：敲，他口切，展也。

t'əuˀ 氆。~毛，指鳥兽掉毛。

d

da² 汰。略洗。~浴，洗澡。見《玉篇》。

da² 埭。①行列。《正韵》：埭俗作坎，以土堰也。諺云：蒔秧看前坎。②趟，回。去仔一埭，去过一回。

da² haŋ 大亨。有錢有势的人。(上海)

ᶢdɒŋ lu 堂鑼。鑼。

dɒŋ² 蕩。再洗使净。

ᶢdæ 淘。打~，打伙兒，交朋友。一~，一起，一塊兒。

ᶢdæ zən 淘成。出息。嘸~~。

dən² 鈍。①有点倒楣，遇見不快的事兒。②冷嘲。撥俚鈍光煞仔；吃仔两句鈍杠。

ᶢdoŋ dɪ 銅鈿。錢。

doŋ² tɕ'i 动气。生气。

do? dɸy do? næ 踱头踱脑。傻头傻脑。

ˌdɸy ts'ən 头寸。钞票。(上海: ˌdɤ ʦs'əŋ。)

k

ka? li 夹里。里子(衣服的)。

ka? pɪ? tsaŋ 隔壁賬。話不对头。

ᶜkɒŋ tsaŋ 講章。談論。

ᶜkE 賅。拥有。《集韵》: 柯开切, 音該, 贍也。沪諺:吃仔上海飯,賽过賅百万。

ᶜko 劀。刀割。

ᶜkoŋ 拱。掘。猪鼻头拱烂泥。

kɤ? 佮。佮伙,佮藥, 佮縫。字或作合, 郃,郃。

kuaŋ˃ ᶜhu 光火。發怒。

kua? ˌbi 括皮。精明,会打算盘,爱占便宜。(上海)

kuɤ? tsɥ 汨咀。漱口。

k'

ᶜk'E sin 开心。快活。寻~,开玩笑。

k'a? k'a? 恰恰。剛才。俗作坎坎。

k'ɒŋ˃ 囥。藏匿。《集韵》: 口浪切, 音亢, 藏也。比較閩南 k'ɯŋ˃(潮州)。

ᶜk'æ tɕiɸy 考究。講究。

k'ən˃ 慳。①慳吝, 嗇刻。②汗垢,(北京)泥(皮膚上的)。

k'o? tsaŋ 扩賬,壳章。打算。

k'ɸ˃ zən 看承。看得起,优待。

k'uE˃ dɸy 塊头。个兒。大~~。

g

ga? 軋。拥挤,挤。

ga? dɸy 軋头, ga? tsaŋ 軋賬。吃~~: 上当,左右为难。

ga? zɤ? 軋实。确凿,的确。

gE² 垓。斜靠,倚牆而立。扫帚~勒牆角落头。

gua? 囗。碰着, 襯(了一下)。音义近刮。

guE² 摜。摔。字亦作摜。~脫, 扔掉。义近 huE˃。

gæ² ts'i? gæ² pa? 搞(?)七搞(?)八。胡搞,糾纏不清。

ʦ

ᶜʦaŋ 張。張張,探視亲友。~望。

ᶜʦE 剪。用刀剁。

ᶜʦE 揝。~勁, 起勁, 兴致勃勃。(《集韵》:攢揝,子感切,毛动也。)

ᶜʦE 巉。陡(坡度)。

ʦE˃ 欑。漂亮。俗作斬或崭。~新。《說文》:孈,白好也。《广雅》:孈,好也。《集韵》:欑,則旰切,鮮衣謂之襸。

ᶜʦæ bE 招賠。賠礼。

ᶜʦɿ lu 猪魯。猪。(上海)

ᶜʦɿ ˌdɸy ᶜsE 猪头三。不識好歹的人, 咒罵語。

ᶜʦin ts'ɤ? ʦɿ 精赤仔。赤裸裸。

ʦi? dɸy 节头。指头,趾头。

ʦi? k'a?(ʦɿ) 节掐(子)。指甲。

ʦo? ɕin 作兴。可行,可以,也許。勿~~。不合适,不应該。

ʦo? zən 作成。給甜头吃,給顏色看。

ˈʦɸy ᶜsɥ 走水。失火。

ʦəu˃ ˌɳin ka 做人家。节省。

ʦ'

ᶜʦ'a zɤ? 扯直。两抵对消。

ʦ'a? k'oŋ 拆空。落空。

ᶜʦ'ən 抻。拉直。

ᶜʦ'ən 裎。粗俗貌。俗作村。(北京)寒傖。

ʦ'iaŋ˃ 齛。用酒汁醃螃蟹、虾: ~蟹, ~虾。

ᶜʦ'ɪ 搋。插。俗作扦。見《集韵》。

ᶜʦ'o 义。丫叉,火叉。

ʦ'o? k'a? 促掐。刁枭,阴險。("促狹"音轉?)

ᶜʦ'oŋ k'ɤ? 冲尅。五行忌走。俗作冲

克。

ts‘ɣ? (坼)。朽烂，烂断。

ts‘ɣ? k‘ɒ? 出客。打扮得很漂亮。

ts‘ɣ? soŋ 出松。逃走。(上海)

ts‘ɣ? hɣ? 赤黑。漆[ᶜtɕ‘y]黑。

ts‘ɣ?(ts‘a?) kuə? lo? 赤骨落。赤膊，光膀子。

f

fa? ȵiɪ? 發热。發燒。

fa? ɕio? 發噱。發松，滑稽。

ᶜfE ᶜko 番瓜。老倭瓜。

ᶜfoŋ liaŋ 風凉。凉快。說~~話。

fɣ? ba² 勿罢。不止。

fɣ? sɣ? dɸy 勿識头。吃~~~，受气，挨罵。

v

vE² zɿ 飯糍。鍋巴。

vi² uɸ 未完。未了之事，債务。

s

sE³ ku 賽过。好象，仿佛……似的。同义 象煞。

ᶜsɒŋ ȵ 十五(←zɣ? ȵ²)。

si³ ȵiaŋ 細娘。女兒，女孩子。(常熟)

ᶜsiæ 撲，又讀 ᶻziæ。以竿伸入巢穴搗弄或撩(撈)东西。

ᶜsiæ L‘E 小开，小老板，店主之子。(上海)

sin³ k‘o? 信壳(子)。信封。

sɪ? lɪ? tsɿ 屑粒(子)。碎屑，渣兒。

ᶜsɥ zi 舒齐。妥善，停当；自在。勿~~，欠安。

so? hu 宿貨。旧貨，过时不易推銷的貨物。(上海)

z

za² u³ 射汚。屙屎。

za? mɣ? 着末。末了兒。同义：阿末。

za? 煠。水煮或油煎，炸。《广韵》：士給切，湯煠。《博雅》：瀹也。

za? ȵaŋ 石硬。石拔挺硬：硬綳綳。

ᶻzE zɿ 才是。都是，全是。

ᶻzE t‘u 濺吐。涎，吐沫。

zE² tsɪ? 鼏蠔。蟋蟀。《唐韵》：蠔，資悉切，音唧，蜻蜊別名。《唐詩風疏》：蟋蟀一名蜻蜊。

zE² i³ 在意。留神。𣍐~~，沒有留神，大意。

ᶻzi dɸy 齐头。恰恰，恰巧。

ziaŋ² sa? 象煞。好象。~~是，賽过是。~~有介事。

ᶻzɿ 薙。刀剃，剃。

zɿ² kɸ 事干(浙江)，zɿ² t‘i 事体。事情，事兒。粵：事干[si² ᶜkɔn]。

zɿ² ᶻmin tsoŋ 自鳴鐘。时鐘。

zɿ² ᶻlE hu 自来火。火柴。

zɪ? (拾)。拾，揀。

zɸy² kɸ 袖管。衣袖。

ᶻzɸ læ²•da² 船老大。船長，船戶。(“大”或讀白話音 dəu²)

zɸ² ts‘əu³ 纏錯。弄錯，攪乱，混了。

zɣ? 斫。折断。~脚，瘸子，拐子。(《集韵》：之列切，音浙，折或作斫。音不合。)

zɣ? dɸy 直头。簡直。

zɣ? p‘ɪ? p‘ɪ? 实辟辟。《素問》：脉搏而实，如指彈石，辟辟然。

tɕ

ᶜtɕi hu 幾化。多少；多末。幾幾化化，許許多多。

ᶜtɕiæ kuE 交关。很，非常。粵 ᶜka:u ᶜkwa:n。

ᶜtɕiæ dɸy 澆头。拌面用的葷素小菜，类似北京的面碼兒(素的)或滷。

ᶜtɕin lo? 經絡。打算，条理。(四川話 ᶜtɕin ᶻlu。)

ᶜtɕin kən 頸根。脖子。

ᶜtɕiɪ ka? 肩胛。肩膀。

tɕin³ dæ 勁道。勁兒。

tɕi? kun³ 結棍。利害，棒。

tɕiɪ? ᶜtsɥ 結蛛。蜘蛛。(吳語“蜘”和“蛛”

往往同音。）

tɕiɪʔ mɪʔ tsɿ 吉密(子)。今日，今天。吉密夜头，今晚上。(宁波)

tɕʻ

ᶜtɕʻi tɕinˀ 起勁。高兴，兴冲冲。瞎~~，徒劳，白費心計。

ᶜtɕʻia 口。歪。~头，歪脑袋。看~头，歪着脑袋看人打牌。

ᶜtɕʻiE tɕi 牽記。挂念，惦記。

ᶜtɕʻiφy 怵。恶劣，不正經。《广韵》：去秋切，戾也。

ᶜtɕʻiφy 揪。捉住。

tɕʻiɪʔ tɕʻy 吃亏。

tɕʻinˀ 撳。按住。見集韵。或作罄。《尔雅》郭璞注，压極为罄。

tɕʻioʔ zφˀ 曲鱔。蚯蚓。

dʑ

ᶜdʑiɒ 敞。麻利，强。諺云：山山有老虎，处处有~人。

ᶜdʑiaŋ 强。便宜。

ᶜdʑiaŋ ȵioʔ 澡浴。洗澡。(宁波) 同义：澩浴，汰浴，洛浴。

ᶜdʑiE 掮。用肩扛。掮客，兜买卖、拉生意、跑碼头的人。(上海)

dʑiɪʔ 極。急燥。發~。参看 ᶜɦφy dʑiɪʔ 頡頸。

dʑioʔ 局。~气，运气。吃~，有好吃的。勿~哉，有点糟了。

dʑioʔ 觲。牛羊以角頂人，或触物。見《越語肯綮录》。拟作觿。

ɕ

ᶜɕiæ 撬。揭起。音义近 ᶜɕiɪ 掀。

ɕiˀ 口。閹鷄叫做~鷄。

ɕioʔ dφy 噱头。沒出息、出洋相的人。义近孱头，寿头，肉头，皆咒罵語。参看 faʔ ɕioʔ 發噱。

ᶜɕiφ 揎。掌人頰。义近排揎之揎。

h

ᶜhɑ 口。給。我~你一本書。同义：撥。(江阴)

hɒʔ, ᶜhɛ 口。同，跟。我~你一淘去，我同你一起去。同义：搭。(江阴)

hɑʔ ᶜsE ɦuoˀ sɿ 瞎三話四，hɑʔ tsʻiʔ tɑʔ pɑʔ 瞎七搭八。胡說八道。

ᶜhE 顯。黄腫。《广韵》：面虛黄也。字又作疫，顯。

ᶜhE 憨。~皮老臉，皮厚不識羞。(魯西ᶜhan 样，傻样，笨相。)

ᶜhæ 耗。哈剌，变味。~麻气。

ᶜho dφy 花头。花样。起~~，~~經、花样經：耍花样。

hoŋˀ 嗅。聞聞，鼻审气。見集韵。

ɦoʔ siφ 霍閃。閃电，打閃。

hφyˀ 鱟。虹而有霧气。(《集韵》：魚名，似蟹有子，可为酱。借用同音字。)

ᶜhəu tsʻɒŋ 伙艙。伙食。开~~。

ᶜhuɒŋ(荒)。蛋黄，蟹黄。

ᶜho(花)。用刀切开。北京"划开"之划，阳平，同义。

huEˀ 甩。摔。义近 guEˀ 摜。~脫：扔掉。

huɤʔ 寤。睏一寤，睡一小覚。《广韵》沒韵有寤字。

huaʔ ᶜpɪ 豁边。出乎意料之外，不可收拾。

huaʔ ᶜdʑiφ 搳拳。猜拳。

ɦ

ᶜɦɑŋ 行。~船。音义近航。

ᶜɦɒŋ 絎。《广韵》：刺縫也。《玉篇》：行孟切，縫紩也。

ᶜɦæ sæ 毫燥。快，火速。同义：快燥。

ᶜɦφy tsɿ 瘊子。瘊丁，疣之小者。見《正字通》。

ᶜɦφy dʑiɪʔ 頡頸。急迫貌，大声語无倫次。見《广韵》。同义：dʑiɪʔ 極。

ᶜɦuE 儇。聪明。(宁波)

ɦun² ziæ 混撰(繞?)。胡鬧,鬼混。

m

ᶜma tsaŋ³ 买賬。甘拜下風,佩服。

ˌmE dɸy 焜头。点火的紙捻兒。(比較觸霉头:倒霉,晦气。霉俗作楣。)

mi² ləu² (霧)露。露水,霧。

ˌmiæ dɸy 苗头。别~~:比高低,比好坏。軋~~:探測别人意向或态度。(上海)

min² voŋ² 胴縫。合攏无隙。《正字通》:胴音敏。《韵会》:胴合。

mɪ² ᶜtʻɒŋ 面湯。洗臉水。

mɤ? zɿ 物事。东西,物件。

ˌm̩ pɤ? 嘸撥, ˌm̩ mɤ? 嘸沒。沒有。

n

ᶜnE 拈。拿。(上海)

nɪ², n̩iE² 念。二十。說文:廿,二十幷也。席氏讀說文記曰:宋人題开业寺有念五日字。

nɪ² dɸy 念头。癮头。

ˌno po 拿把。把握。~~勿稳,拿不定主意,沒有把握。

ˌno ˌdʑiæ 拿乔。拿糖(北京)。

noŋ² soŋ³ 弄聳。作弄,逗。

n̩

ˌn̩in kʻɒ? 人客。客人。(浙南)

n̩iɪ? tɕiɒ? 日脚。日子,日期;光景。

n̩iɪ? ᶜhun 热昏。胡鬧,作事不近情理令人惊讶。

ŋ

ˌŋa səu 牙鬚。鬍鬚。

ŋaŋ² sɒŋ 硬伤。受到意外損失、难于补偿而覚惋惜。(上海)

ŋa? 齾。缺口。《說文》堨?

ŋ̍a? kuɤ? dɸy 額骨头。額头。

ᶜŋE ᶜŋE 啱啱。剛才。粵 ᶜŋa:m ᶜŋa:m。同义:kʻa? kʻa? 恰恰。

ˌŋE mɤ? 磕墨。研墨。《洛阳伽兰記》:礱磕舂簸。

l

la² pæ 癩保。癩蛤蟆。

lɒŋ² 烺。湿物張挂使干,不需日晒。

ˌlɒŋ dɸy 鍠头。槌子。

ˌlɒŋ kʻɑŋ, ˌlɒŋ gɒŋ 狼抗。物体过大,不易摆布。

lE² ᶜtE, lɤ? tɤ? 磊蕰,褼襫,槅榼。茂盛;衣飾过多过重;累贅,笨重,不曉事。《說文》:磊蕰,重聚也。《玉篇》:槅榼,木盛貌。或以褼襫为暑月所戴冷笠,以青繒綴檐而蔽日者。見《吳下方言考》。

læ² ɾE 老闆。店主,厂主,掌櫃的。

læ² diæ² dɸy 老調头。瘧疾。

læ² tsʻiaŋ 老槍。老練,老手。

læ² zoŋ 老虫。老鼠。

læ² ˌmən kʻE 老門檻。精明,內行。

læ² la? 老辣。手段利害。

læ² n̩yŋ 老奸。老婆。(宁波 ˧lao n̩yŋ。)

li² paˀ ᶜtɕiɸy 礼拜九。預料事情必无效果。(上海)

ᶜlin 拎。提起。

ˌlin do? 零鐸。冰或冰柱。

lin², lən² 磷。縫(衣)。

loŋ² dɒŋ 弄堂。胡同。

lo? ᶜsəu 落苏。茄子。(上海)

lo? ˌzaŋ 落場。下場,收場,結局。

lo? lɸ² 絡乱。紛乱。

lɸy² voŋ² 漏縫。漏洞。

lɤ? sɤ? 垃圾。又讀 lɒ? si?。

ˌləu 腡。指面罗紋。又称箕斗。

ləu² dæ 路道, ləu² dɸy 路头, ləu² su 路数。原由。啥~~,怎么回事。

O

Eˀ ɕiɪ? 晏歇。待一会兒。~~見:回头見。

ᶜæ ˌdʑiæ 坳翹。干翹,不平兒。

ᶜia 野。非常。好来~哚。

ia² kʻua 夜快。傍晚。

Iˀ 賧。比量長短。見广韵、集韵。

ɪʔ˩ t'aʔ kuaʔ tsɿ 一塌括子。归勒包堆，一股脑兒。

ɪʔ˩ ᶜkɸ tsɿ 一干子。独自一人。

ɪʔ˩ ŋE² ŋE² 一眼眼。一丁点兒。

ˢiaŋ 揚。乘風去秕。

ˢiaŋ 烊。融化。~冰，~雪。

ˢiaŋ diɪ 洋鈿。銀元。

inŋ²(旺)。火势旺盛。《方言》卷十三：煬，炙，炙也。郭注：今江东呼火熾猛为煬，音恙。

ᶜin siɪʔ 引綫。針。

inʔ(印)。(火)灭。

ioŋ² zaŋ 用場。用处，用途。

iæ² tsɿ 鷂子。風箏。

ᶜiɸy ᶜtsoŋ 有种。有胆量，有志气。(上海)

ᶜo 窊。凹陷。

ᶜo 挼。善意强予，强加。~上仔門。

ᶜo 揉。抓。~一把：抓一把(米)。

oŋʔ 膌。~冻气，食物餿而有臭味。見广韵。

ŋ 鼾。~鼻头，鼻塞語音不清。《埤蒼》：鼻病也。又見广韵、集韵。

ɣʔ 焮。蔵火为种。《正字通》：蔵火使复燃也。(参看uɣʔ˩ 頚。)

ᶜɸy 嘔。叫，喚。(宁波)

ᶜuɒ zɸ 歪纏。繞脖子，胡鬧。

uɒʔ˩ kʻaʔ 挖掐。尖刻，深沉。~~心思。义同促掐。

uaʔ² 划。擦。~洋火。

ˢuaŋ sɥ 横势。横竪，反正。

ˢuɒŋ ᶜkʻoŋ 惶恐。害羞。(宁波)

ˢuɒŋ loʔ 諸諉。諾言落空，失望。《集韵》：諸，言不恭也；諉，謘也。

ᶜun tʻən 溫吞。水微溫。

uɣʔ˩ 頚。沒入水中，埋在灰里。見唐《韵》，《集韵》。俗作沃。

uɣʔ² saŋ(或sən)活猻。猴子。

uɣʔ² loʔ 活絡。①灵活，不固定。②魚的头尾。紅燒~~，紅燒头尾。(无錫)

四 吳方言語法特点

46. 吳語語法結构同普通話基本一致，这兒所要談的特点在普通話里也能找到类似的現象，只是具体的例証不同罢了。以下分为詞法，詞类，語助詞三項。語助詞是句法中的重要成分，語助詞离不开句子，和一句的謂語有更紧密的关系。

詞　法

47. 重迭是吳語构形的主要手段之一。重叠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形容詞和动詞前后附加的重叠成分(有几个名詞附加了同样的重叠成分，詞性变得跟形容詞差不多)，一种是动詞的重叠式。

①形容詞后加重叠成分　一个單音节形容詞后面加上两个重叠音节，意义上就起了細微的变化，这个詞法手段在修辞上有很大的价值。下面的例子是从胡文英的《吳下方言考》里挑出来的，每个例子右下角注明出于該書的卷数(一至六)。有几个例子采自毛奇龄的《越語肯綮录》，右下角注明"越"字。这些例子現在有些还活在人民口头，有些也許只在偏僻乡間才能發現。

关于色彩或明暗的形容詞，例如黑黔黔三，黑黝黝六，黑黯黯四(深黑)，青茲茲三(肌膚青伤)，青熒熒四(光微不明)，綠沉沉四(深綠色)，白皚皚五(白而耀眼)，白醪醪越(神减而白)，面白醪醪五(面无血色)。

关于冷热感覚的，例如寒忒忒三，寒嗽嗽四（寒而战慄），寒颼颼六，冷颼颼六，冷洒洒三，冷森森四（寒而解衣），凉修修六（風乍冷），洮滤滤三，洮溼溼五，煖炯炯越（煖之至），热熇熇五（肌膚微热），热懋懋五（心火煩起），火貓貓，急貓貓，汲貓貓五（事之宜急者），風萊萊四（風寒而勁），風浰浰六（風不絕）。

关于各种情貌的，例如恼忽忽三，气齁齁六（气急），痴騰騰，迂腐騰騰四，癡詅詅三（不慧而笑），眥賂賂四（盯視），阿哎哎五（假意善言細述），骨头輕骾骾五（不稳重），熟滔滔五，日長滔滔五（晝長），慢嗷嗷四，窪寥寥四（餓極），空謬謬五（器中无物），稀罝罝二，細倪倪三，散被被三（不衫不履），厚髓髓四（皮厚），溷湛湛六（酒浆类甚濁），長攕攕四（手指長白），長敫篠越（身莽长），直嶢嶢，直壁嶢嶢五（物之直而不能曲者）石閟閑四（閉門无隙），石頯頯四（怒容不解），脚町町四（足勤而至远），欱歍歍三（以手痒人頸而使笑）。

动詞前加重叠成分　这类例子很少，如趧趧邅四，埤埤坐四（小兒排成行列而坐），瞚瞚坐，瞚瞚望越（呆坐而候人曰瞚，都灰切）。

②动詞重叠式　动詞在不同的句型里重叠后表示不同的情貌。例如在一个复句里，两个动作發生次序有先后，头一个动作的完成用重叠式表示（以下的例子采自永康話）：

vaˌ zəiˌ˩ zəiˌˀ tsəi˥ kʻɯ˥ təiˊ kaˀ。（吃了飯再走罢。）

飯　食　食　再　去　吧

在"多"或"少"后面，动詞重叠式表示动量的增減：

i˧˩ sai˧ au˧ ŋˌ tuə˧ kʻuəŋ˥ kʻuəŋ˥ˊ。

医　生　叫　你　多　睏　睏（睡睡）。

kuˊ luəˀ zɿˌ˩ kuə˥ ŋuəˌ˩ tɕʻiŋ˥ ŋˌ˩ ɕiau˥ kaŋ˥ˊ kaŋ˥ˆ。

这　些　事干（事情）我　請　你　少　講　講

动詞重迭后再加上語助詞maˊ，表示試一下的意思。（或者动詞不重迭而加語助詞 ciəˆ maˊ，作用和意思完全相同。）例如

maŋˆˀ maŋˆˊ maˊ。（望望看，看一下。）

duˌ˩ duˌˀ maˊ。（讀讀看，讀一下。）

动詞重迭可以带有宾語（邏輯上的宾語，往往省略），宾語是非生物便加語助詞zəiˀ，宾語是生物便加語助詞gɯˊ，表示命令或祈求語气：

dəi˩ tsuə˥ cʻia˧ cʻia˧ˆ zəiˀ。（請把桌子擦一擦。）

台　桌　揩　揩

ɕiə˥ˊ ɕiə˥ˆ zeiˀ。洗洗罢。

bauˆ˩ bauˆˊ zeiˀ。鉋鉋！

luə˩ luəˀ gɯˊ。摸摸！（撫摸）

uaŋ˧ uaŋ˧ˆ gɯ˩。哄哄！（比如小孩哭了，哄他别哭。）

苏州上海一带，动詞重迭后加"看"便有試一下的意思，有时后面跟有另一个动詞表示两个动作相繼發生（比較上面的永康話例）。例如：

讀讀看[do?•do?•kʻɸ]。（試讀一下。）

去去就来[tɕʻiɯ•tɕʻi zɸy˥ lE˥]。（去一会兒就回来。）

形容詞作为动詞的修飾語，重迭后一般加詞尾"里"，少数动詞也可以加"叫"尾，如：慢慢里吃，慢慢叫吃。"叫"尾往往用于祈使語气，形容詞重迭加"叫"尾可以独立成句，如：慢慢叫

(慢点兒),輕輕叫(輕点兒),好好叫(当心点兒)。

48. 詞头詞尾的附加是汉語构詞的主要手段之一,吳方言当然不能例外。这兒專談吳語构詞的几个詞尾。引言里提到杭州"兒尾"詞特别丰富,兒尾的有无是江、浙吳語內部分歧的一个重要标志,可是兒尾在浙江也不是普遍存在的。苏沪一带沒有兒尾,"子"尾、"头"尾詞也就相应地增多,这符合于語言發展过程中互相补偿的原則。

"子"尾　苏州話里子尾特别發达。普通話里有些名詞不带任何詞尾,苏州話都給加上个子尾,如鏍子(鍋),車子,学生子。普通話有些带兒尾的名詞,苏州話也給換上个子尾,如杏子、桃子、盆子(盘兒、碟兒),銅角子(銅子兒)。更突出的是,时間詞也往往带上个子尾,如昨日子,礼拜日子,格日子(那一天,指过去),归轉子(那一回)。数詞后面不能加"子",所以星期(或礼拜)一、二……跟普通話一样。

如果不受描写語法的拘束,而从語音和語源上着眼,这个子尾(俗作"仔")在苏州話里就应用得十分广泛了。附加在动詞后面表示体或时态,下面再談。附加在"同、搭、比、为"这类字后面,可以构成一种介詞表相互关系或因果关系,如:同仔(或搭仔)俚一淘去(同他一起去);連搭仔倪,屋里向攏总有五口(連同我,家里共有五口);比仔俚还要鬧(比起他来还要鬧气);为仔耐,倪吃煞仔苦头(为了你,我吃尽了苦头)。

"头"尾　吳語"头"尾的应用也很广泛。带"头"尾的名詞,有些是用动詞构成的,跟普通話一样,如零头,找头,看头,遊头,来头,苗头。有些名詞,普通話带"子"尾或"兒"尾,苏沪一带却換上个"头",如斧头(斧子),竹头(竹子),鐲头(鐲子) 鈕头(鈕子),簍头(簍子),鼻头(鼻子),書踱头(書獃子);盖头(盖兒,盖子),絹头(手絹兒),角落头(犄角兒),紙焜头(紙捻兒),調头(調兒),口头(口兒,出口)。有些"头"尾名詞普通話并不带有任何詞尾,如紙头,望头(希望),朝晨头,空朝头(清早),窗口头,被头(被,被窩,但"被窩兒"相当于苏州話的"被头筒")。有些"头"尾名詞含有貶意,如花头,花样头,(嘸)清头(胡塗),(弄)空头(鬧着玩兒),孱头,寿头(碼子)。"把头"这个詞,現在北方也通行,可能是从上海一带傳来的。

"头里"　苏沪一带应用"头里"这个詞尾造成一些表示方位或时間的名詞,如亮头里,暗头里,角落头(里),床横头(里);夹忙头里,高兴头里(正高兴的时候),瞌梦头里(睡梦中),从小头里(幼小时期),黃昏头(里)。

49. 浙江有些地方有"兒尾",大概是南宋以后受了杭州話的影响。杭州話兒尾自成音节,詞根的韵母不起任何变化,如凳兒[tən˧˩],茄兒[ʦdʑi ʦ˧]。义烏"兒"口語讀[ʦɳ],文言讀[ʦɦe],"兒"尾变成前一音节的韵尾-n,同时前一音节的韵母变長元音,如:書[ᶜɕy]——小書兒[ᶜsɯɤᶜɕy:n],瓶[ʦbən]——瓶兒[ʦbə:n]。

平阳城內"兒"口語讀[ʦŋ],名詞的"兒尾"可以是前一音节的韵尾,同时韵母变成長元音,新合成的整个音节也变了声調,如刀[tœ˥](阴平)——刀兒[tœ:ŋ˧]。这个兒尾也可以自成音节:刀兒[tœ˥ ŋ˧]。这种两讀現象可以說是語音演变的过渡状态。

利用变調构成小称名詞,在构詞的語法作用上相当于兒尾,前面介紹永康音系时所談的小称变調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浙江其他地区(如溫領)也有类似情形。

詞　類

50. 前面討論吳方言詞彙时,試圖利用人称代詞的語源或語音归类,把吳方言分成若干土

語群。單看苏州話的人称代詞，系統也是够复杂的：

	單　数	复　数
第一身	我 ŋəu², 奴 nəu², 吾 ɳ², 俚 ɳi²	俚 ɳi²
第二身	耐 nE², 你 ɳ²(宾格?)	你篤 ɳ²to? 或 ᶜɳto?, 耐篤 nE²to?
第三身	俚 ᶜli, 俚耐 ᶜli•nE, 唔耐 ᶜɳnE	俚篤 ᶜli to?

每个詞形的形成——語源的解釋，由于文献不足，一时很难得出肯定的結論。方言口語脫离了文学語言的約束；这类詞的应用頻率很高，因而难免發生特殊的音变；居民成分来自四面八方，方言間互相影响……这些都是造成方言內部分歧的原因。"俚"用于單复数，倒有点象北方話的"俺"。一般的解釋是：我哈你[ŋəu² ɦɒ? ɳi²](我和你)→我你 [ŋəu² ɳi²] →[•ŋɳi²] →俚[ɳi²]，試比較上海話我俚[ᶜŋu •ɳi]或俚[ᶜɳi]"我們"。

表示多数的詞尾"篤"相当于普通話的"們"，如"朋友篤"。可是在普通話影响的支配之下，"篤"尾已經失掉了生長的能力，所以現在苏州人只会說"同志們"，却不說"同志篤"。

这兒附录上海和浙江諸暨的人称代詞系統，以資比較。上海話人称代詞跟苏州話有同有异。諸暨話的人称代詞形成了一个整齐的系統，在吳方言里是一个突出的类型。

上海	1. ᶊŋu(我),	ᶊɳi, ᶊŋu•ɳi(←—ᶊŋu ɦa? ɳi 我和你),
	2. ᶊnoŋ(儂),	ᶜna, ᶊna(←—ᶊnoŋ la?),
	3. ᶊi(伊),	ᶊi la?。
諸暨	1. ᶊŋou(我),	ᶊŋa ᶜpE(我班),
	2. ᶊɳi(你),	ᶜɳia ᶜpE(你班),
	3. ᶊdʑi(其),	ᶊdʑia, ᶊdʑia ᶜpE(其班)。

这些詞形是長期的語音演变的結果，輕重和連讀所起的作用是不难观察的。

51. 苏州話的指示代詞比較簡單些，可是近指和远指常有混淆的趋势，多数式索性不分远近。

近指　該个 ᶜkE •kɣ?, 哀个 ᶜE kɣ?(kɣ? 或讀 gɣ?)(这个)。

远指　归个 ᶜkuE kɣ?, 該个 ᶜkE kɣ?(那个)。

多数　格星 kɣ? ᶜɕin(这些，那些)。

表示方式和程度，似乎也不分"彼此"

实梗 zɣ? kaŋ, zaŋ²(这样，那样)。

那哼 na?•haŋ, naŋ²(怎样)。

52. 苏州話表示方位的詞語形式自成完整的系統，試与普通話比較如下：

苏州話	普通話
該搭 ᶜkE ta?	这兒
归搭 ᶜkuE ta?	那兒
陆搭 lo? ta?, 陆里 lo? li, 陆里搭，啥場化 ᶜsaᶊzaŋ hu	哪兒
俚搭 ɳi² ta?	我們这兒
心浪 ᶜsin lɒŋ	心上
里势 li²sɥ, 外势 ŋa² sɥ	里边，外边

屋里向	屋(子)里(头)
头浪向	头上(面)
勒里,勒倪屋里	在这兒,在我家里
勒浪,勒課堂浪	在那兒,在課堂上

从这一堆例子看来，苏州話和北京話几乎是“相見不相識”了。同一語言的不同方言間可以有这么大的距离,同一語系的不同語言間可以有更大的距离也就不难想象了。

时間詞在談詞法时已經举了些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往往附加詞尾“子”,“头”“里向”，例如姑歇(子)(这会兒)＝姑歇辰光(归歇辰光、一般不加“子”尾),归轉仔,下轉仔,格日子,前日子,昨日子,今朝(子),明朝(子),后日(不加“子”),礼拜日子;朝晨头，空朝头(清早起,一清早,大清早),黄昏头,夜快(头);日里向,夜里向。还有一日天(一天工夫),两日天,几日天,“天”是个中心成分,含有工夫或时間的意思。

53. 形容詞和一部分动詞利用前后附加成分来表示程度的加强，这些附加成分不妨叫作程度副詞。

前加“蛮”[ᶜmE]、“忒”[tʻɤʔ]:蛮好(挺好),忒大(太大,[ᶜtʻ(u)ei 大])。

前后加“交关”[ᶜtɕiæ kuE]:交关好(很好),大来交关(大得很)。

前加“忒煞”[tʻɤʔ sɒʔ]:忒煞大(太嫌大)。

后加“来稀”[ˌlE·ɕi],“得势”[tɤʔ·sɥ],“煞”[sɒʔ]:大来稀(有点太大,嫌大),客气得势(有点太客气)，怕煞(面孔生得怕煞:面相長得非常可怕)，吓煞[hɒʔ sɒʔ]吓得要命)。(“怕”,可怕或恐怕;吓煞人,吓得煞人和吓得来:意义上有使动和被动之分,要联系上下文来决定。)

“得来”(有时簡化为“来”)附加在动詞后面往往还需要一个补語:时髦得来(时髦得什么似的),性急得来,瞌来(瞌得慌),牵記得来,極得来要死要活(極,性急,急迫),說得来八面玲瓏。

54. “得”和“勿”嵌在动詞和結果补語的中間,說明可能和不可能;如果带有宾語，語序跟普通話不同。例如

苏州話	普通話
吃得落(吃得脫)	吃得下(吃得了)
吃勿落(吃勿脫)	吃不下(吃不了)
說俚得过	說得过他
說俚勿过	說他不过,說不过他

“勿”是个否定副詞,修飾动詞时次序有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动詞本身含有“得”的成分。例如:

	曉得	勿曉得	曉勿得少
	舍得	勿舍得	舍勿得
	犯着	勿犯着	犯勿着
但是	得知	勿得知(或勿知)	
	关得	勿关得(或勿关)	
	过意	勿过意	意勿过(“过意不去”)

55. 动詞的"体"是用后加成分来表示的。苏州話的这些具体后附成分自成系統，不同于吳方言区的其他地方話，更不同于其他方言，可是完全符合汉語共同一致的語法結构。

"仔"[tsɿ]尾表示完成，相当于"了"，例如：来仔两埭（来了两回），吃完仔飯（吃完了飯），隔仔两日，恨伤仔俚（恨透了他），晏仔点点（晚了一会兒）。

"仔"要是附加在含有持續意义的复合动詞或动补結构后面，便能加强持續的語气，相当于普通話的"着"，例如：吃牢仔俚說出心里閑話（逼着他說出眞心話），伴牢仔俚一步也勿离开（伴着他，紧跟着他寸步不离），管牢仔俚（管住他），板起仔只面孔（板着臉）。

"脫"[tʻɤʔ]、"脫仔"[tʻɤʔ tsɿ]附加在动詞后面表示完成，这样組成的謂語不必跟有宾語或补語（單加"仔"尾的动詞一般都跟有宾語或补語），例如：逃走脫哉（逃掉啦），忘記脫哉（忘掉啦），借仔俚格債还脫仔末拉倒（借了他的債还掉了末就算啦），撥强盜杀脫仔（被强盜杀死了），隔脫仔两三日（再过了两三天）

"过"[ku]、"歇"[ɕiɪʔ]、"过歇"[ku ɕiɪʔ]="歇过"附加在动詞后面表示过去曾經發生，例如：我去过上海，耐𣍐去歇（你沒有去过）；該种人倪倒从来𣍐碰着过歇（这种人我倒从来沒有碰見过）；俚勒倪搭吃歇过飯（他在我这兒曾經吃过飯）。

"煞"[saʔ]、"煞脫"[saʔtʻɤʔ]、"煞快"[saʔkʻuɒ]、"煞仔"[saʔtsɿ]附加在动詞后面表示事态已經發展到了極限，即将完成而未必完成，如：急煞（急得要命），急煞脫，急煞快，急煞仔（快急死了）。这些后加成分只限于少数描写心理或感情状态的詞（性質介乎动詞和形容詞之間）：急，極，气（生气），吓（受惊），要好，起勁（高兴）等。

"仔"字在苏州話里应用得非常广泛，有时只是个語助詞，例如：讓我替耐做仔罢（讓我替你做了罢）。

56. 苏州話的处置式和被动式用"拿"和"撥"組成，这两种句子結构形式相同，但"拿"字句的主語是施动者，"撥"字句的主語是受动者，例如：

俚拿倪吓仔一跳。（他把我吓了一跳。）

倪撥俚吓仔一跳。（我給他吓了一跳。）

"拿"和"撥"都是动詞，可以独立运用，如：俚手里向拿仔一本書（他手里拿着一本書），我撥仔俚一本書（我給了他一本書）。"撥"要是用在另一个动詞后面，謂語便不再是被动式（撥＋施动者），而变成动宾結构，例如：还撥俚仔完結，或：还撥仔俚完結（还給了他完事）。

語助詞

57. 語助詞（包括一部分連詞、副詞和所有的語气詞）在各方言口語里都自成系統，很少完全相同的；就是在一个地方話里，各人在不同的場合，由于說話的感情和風格不同，語助詞的运用也有很大的灵活性。讓我們看一下苏州話的語助詞。

倘忙[ᶜtʻɒŋ mɒŋ] 倘使，要是，引进条件副句，例如：倘忙礼拜日子耐到城里向去，对勿住請耐替我带点零碎物事轉来，省仔我自家跑一埭。（要是星期天你进城去，劳駕請你替我带点零星东西回来，省得我自己走一趟。）

难[˩nɛ]、难末[˩nɛ mɤʔ] 那末，这末一来，承上啓下，独立用于一句的开头。例如：

难下轉請耐照应点倪。（那末下回就請你照应点我們。）

难末，倪倒有点光火哉。（这末一来，我倒有点生气啦，發脾气啦。）

格末[kɤʔ mɤʔ] 比"难末"語气稍强，近似广州話的咁[kam¹]，例如：格末請耐自家講講看。（那末請你自己說說看。）

要末[iæˀ mɤʔ] 往往連用，引进选擇并列句，例如：要末自家动手，要末請别人替脫仔。（或者自己动手，或者請别人替代。）要末贊成，要末反对，啥格实梗含含糊糊介！（或者贊成，或者反对，为什么老是这样含含糊糊的！）

必过[pɪʔ ku] 不过，可是，表示轉折語气，例如：撥俚罵仔一泡，必过我心里向倒有点勿服气。（挨他罵了一頓，可是我心里头倒有点兒不服气。）

咦[iᵌ] 又，表示輕微的惋惜，例如：咦勿去哉（又不去啦）；替咦替耐勿落（替又替不了你，或替你不了）。

以上屬于連詞或副詞类；以下大都是句尾語气詞，一般讀輕音，或随感情和語調而起高低抑揚的变化，所以一律不标声調。

哉[tsE] 了，啦，用于陈述或輕微的感嘆語句，例如：看錯仔眼睛哉（眼睛看錯啦）；只怕有两三年哉；加二勿連牵哉（越發不象話啦）。

个哉[kɤʔ tsE]或[gɤʔ tsE] 比"哉"語气稍强，例如：倒說勿来个哉；說勒浪格閑話倒咦忘記脫个哉（說过的話还明明在那兒，倒又忘記得干干淨淨的了）；直头撥耐鈍光个哉（簡直捱你嗤兒啦，捱你斥責、嘲笑）。

末哉[mɤʔ tsE] 表示安慰、祈求、恐吓等語气，例如：耐只管放心末哉（你尽管放心罢）；慢慢叫用末哉（慢慢兒吃，别忙）；索性搭耐上一上，試試看末哉（索性同你过不去，給你个顏色看看）。

哉碗[tsE uE] 表示肯定，例如：好哉碗（行了，成了）；勿局哉碗（糟糕啦）。

碗[uE]、个碗[kɤʔ uE]或[kuE] 表示应允或惋惜，例如：好格碗（也好）；也勿造至于弄到实梗样式碗！（何至于弄成这个样子！）

哚[toʔ]、哚碗[toʔ uE] 表示諷刺或惊怀，例如：耐倒乖煞哚（你眞是乖巧啊）；倒直头来得利害哚（眞是利害得很）；倒鬧忙哚碗（可算是热鬧的了）。

哼[ɳia]、格哼[kɤʔ ɳia]或[gɤʔ ɳia] 表示祈求，例如：豪燥点說哼（快点兒說罢）；椅子浪坐哼（請椅子上坐啊）；耐去仔，要豪燥点轉来格哼（你去了，要快点兒回来的啊）。

罢[ba] 同北京話的"罢"差不多，例如：倪老实搭耐說仔罢（我老实对你說了罢）。

末[mɤ] 表示頓挫，同北京話的"末"差不多，例如說說笑話末，就說勿連牵哉（开开玩笑，就当起眞来了）；面孔末漲仔通紅，头浪向汗末出仔几化（臉末漲得通紅，头上汗末出了許多）。

阿[ɒʔ] 用于謂語前表示詢問或疑問，例如：耐阿好？（你好么？）；阿要忒嫌难为情仔点？（豈不太难为情了么！或，难道不覚得难为情么？）；阿曾去过歇上海？（曾經去过上海嗎？）。

阿……嗄[ɒʔ…iɒ] 表示疑問，"嗄"讀[iɒ]或[tɕiɒ]，例如：阿是两三个月嗄？（难道是两三个月嗎？）；耐阿曉得俚勒浪生病嗄？（你可知道他在生病嗎？）。

啥……嗄[sɒ…tɕiɒ]、哉嗄[tsE tɕiɒ] 表示惊怀和疑問，例如：啥犯着嗄！（那犯得着！）；啥一声勿响哉嗄？（怎么不言語啦？）。

第六章　湘方言

一　引　言

1. 楊雄《方言》里屡次提到"南楚江湘"，也偶尔提到"荆汝江湘"和"江湘九嶷"：这一片辽闊的地区大概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至于"沅湘"，"湘潭"（郭注：潭，水名，出武陵），"沅澧"，"九嶷湘潭"……这些都在今天的湖南省境內。我們不妨把"南楚江湘"看作上古时代的一个方言群或土語群，是"楚語"的嫡亲或支系，同时也是吳語的近亲。但是南楚江湘方言群并不包括楚語，楚語在上古时代与齐語享有同等的威望。《方言》卷一載：

"謾台，胁鬩，惧也。燕代之間曰謾台，齐楚之間曰胁鬩。宋衛之間凡怒而噎噫，謂之胁鬩。南楚江湘之間謂之嘽咺"。

"虔，刘，慘，琳，杀也。秦晋宋衛之間謂杀曰刘，晋之北鄙亦曰刘。秦晋之北鄙，燕之北郊，翟县之郊，謂賊为虔。晋魏河內之北謂怯曰殘，楚謂之貪。南楚江湘之間謂之欺"。（欺，戴改作歁，按原本玉篇应作欹。）

这些例子說明方言詞的分布并不受政治疆域的限制。如果采用現代方言地理学的方法，我們給方言詞可以画出曲折錯綜的同言綫，却不易規定稳定的方言区。方言一書里所說"南楚之外"，"南楚之間"，"南楚以南"……地域就更难确定了。

今天湘方言內部是十分复杂的。我們一向認为湘語同吳語有一个共同特征：一套完整的濁塞音，塞擦音和擦音。走遍吳語区，这个特征几乎沒有例外。可是湘語区內部就很不一致。湖南全省較大的城市，如長沙，湘潭，衡阳，邵阳，益阳，常德，至少市区以內几乎找不到这些濁声母的痕迹了。衡阳郊区，离城不远，有些地点还大体保存这类沉濁的語音。可是益阳和它北面的邻县沅江，濁声母不論平仄一律变成不送气的清音，跟長沙一样。全濁声母在湘語区逐漸放弃了中心城市，可是依然盘据在广大的山乡和农村。長沙东面紧挨着的平江和浏阳醴陵，濁声母却一律变成送气清音，屬于或接近客、贛方言系統。較偏僻的城鎮和乡村，如双峰和洞口黄桥，部分濁声母漸趋清化，也多半变成了送气清音。湘語区三面（南、北、西）受西南官話包圍（西面还有苗語和土家語）。倘以濁声母的有无为标准，不妨把湘語分成新老两派或两層。据一般的印象，新湘語跟西南官話互相交际并不困难，可是新老湘語之間却有很大隔閡。因此有些人傾向于把新湘語划归西南官話，可是还缺乏任何历史的根据；新湘語（以長沙話为代表）的古全濁声母的演变和去入二声的分类，同西南官話有明显的区别；当然，西南官話对湘語的滲透影响是不容忽視的。長沙話古全濁声母变不送气清音，类似閩方言；双峰話古全濁声母基本保存，类似吳方言：但是不能机械地把这个語音特征作为分类的根据。

以下的叙述以長沙話代表新湘語，以双峰話代表老湘語，（双峰是解放后从湘乡县分出来的一个县）。关于詞彙和語法，也参考了洞口县黄桥鎮的話（老湘語）。

二 長沙音系

声、韵、調表

2. 23 声母表:

唇　音	p p‘ m f	舌尖后音	tʂ tʂ‘ ʂ ʐ
舌尖音	t t‘ n(l)	舌尖前音	ts ts‘ s
舌根音	k k‘ ŋ x	零 声 母	○
舌面音	tɕ tɕ‘ ȵ ɕ		

3. 38 韵母表:

四呼	开尾、-i -u 尾韵									鼻化韵		鼻　尾　韵			
开	ʅ, ɿ	a	o	ɤ		ai	ei	au	ɤu	õ		an	ɤ(:)n	ən	oŋ
齐	i	ia	io		ie			iau	iɤu		iẽ	ian		in	ioŋ
合	u	ua		uɤ		uai	uei					uan		uən	
撮	y	ya			ye	yai	yei				yẽ	yan		yn	

4. 声調表:

調类	調値	例字
阴平	ㅓ 33	書 ᶜɕy
阳平	ㅅ 13	殊 ˢɕy
上声	ㅓ 41	許 ᶜɕy
阴去	ㄱ 55	恕 ɕyˀ
阳去	ㅓ 21	树 ɕyˀ
入声	ㅅ 24	述 ɕyˌ

声母說明和举例

5. 不送气清塞音 p t k 和送气清塞音 p‘ t‘ k‘, 發音比吳語要軟些, 近于北京音。

p:	比 piㅓ,	菩 puㅅ,	爬 paㅅ,	玻 poㅓ,	拜 paiㄱ,	杯 peiㅓ,
	报 pauㄱ,	搬 põㅓ,	邦 panㅓ,	奔 pənㅓ,	兵 pinㅓ。	
p‘:	屁 p‘iㄱ,	鋪 p‘uㄱ,	跋 p‘aㅅ,	潑 p‘oㅅ,	派 p‘aiㄱ,	配 p‘eiㄱ,
	抛 p‘auㅓ,	判 p‘õㄱ,	片 p‘iẽㄱ,	胖 p‘anㄱ,	烹 p‘ənㅓ,	聘 p‘inㄱ。
t:	啼 tiㅅ,	陀 toㅅ,	爹 tieㅓ,	堆 teiㅓ,	倒 tauㅓ,	条 tiauㅅ,
	讀 tɤuㅅ,	丢 tiɤuㅓ,	团 tõㅅ,	顛 tiẽㅓ,	灯 tənㅓ,	东 toŋㅓ。
t‘:	体 t‘iㅓ,	妥 t‘oㅓ,	鉄 t‘ieㅅ,	太 t‘aiㄱ,	退 t‘eiㄱ,	套 t‘auㄱ,
	突 t‘ɤuㅅ,	舐 t‘iẽㅓ,	飩 t‘ənㅅ,	挺 t‘inㅓ,	痛 t‘oŋㄱ。	

k: 骨 ku↓, 瓜 kua→, 各 ko↓, 械 kai↑, 乖 kuai→, 归 kuei→,
胶 kau→, 狗 kɤu↘, 冠 kõ→, 肛 kan→, 更 kən→, 公 koŋ→。

k': 苦 k'u↘, 夸 k'ua→, 課 k'o↑, 去 k'ɤ↑白, 慨 k'ai↑, 蒯 k'uai↘,
愧 k'uei↑, 叩 k'ɤu↑, 皖 k'õ↘, 看 k'an↑, 肯 k'ən↘, 坤 k'uən→,
空 k'oŋ→。

6. 鼻音 m n ŋ 同北京音。边音 l 略带鼻化: l̃。n 和 l 是同一音位无条件的变体，一般用 n 而不用 l。擦音 x 和北京音相同。f 带有双唇不带音摩擦成分: f^{w}。

m: 泌 mi↑, 牡 mo↘, 每 mei↘, 猫 miau↘文, mau→白, 謀 mɤu↓,
滿 mõ↘, 免 miẽ↘, 忙 man↓, 民 min↓。

n: 离 ni↓, 列 nie↓, 来 nai↓, 雷 nei↓, 脑 nau↘, 了 niau↘,
奴 nɤu↓, 乱 nõ↑, 臉 niẽ↘, 良 nian↓, 冷 nən↘, 林 nin↓。

ŋ: 牙 ŋa↓白, 哀 ŋai→, 偶 ŋɤu↘, 暗 ŋan↑, 恩 ŋən→。

x: 和 xo↓, 孩 xai↓, 否 xɤu↘, 欢 xõ→, 很 xən↘, 封 xoŋ→。

f: 夫 fu→, 怀 fai↓, 賄 fei↘, 凡 fan↓, 分 fən→。

7. 舌尖前音 ts ts' s 和舌面音 tɕ tɕ' ȵ ɕ 部位比北京音略后。舌尖后音 tʂ tʂ' ʂ ʐ 部位很前，实际上是顶音 t̤s̤ t̤s̤' s̤ z̤。

tɕ: 祺 tɕi↓, 猪 tɕy→, 家 tɕia→, 茄 tɕie↓, 决 tɕye↓, 鎚 tɕyei↓,
交 tɕiau→, 囚 tɕiɤu↓, 坚 tɕiẽ→, 磚 tɕyẽ→, 牀 tɕyan↓, 今 tɕin→,
軍 tɕyn→, 穷 tɕioŋ↓。

tɕ': 取 tɕ'i↘, 处 tɕ'y↘, 吃 tɕ'iɤ↓, 怯 tɕ'ie↓, 缺 tɕ'ye↓, 揣 tɕ'yai↘,
穷 tɕ'iau↑, 丘 tɕ'iɤu→, 謙 tɕ'iẽ→, 腔 tɕ'ian→, 創 tɕ'yan↑, 庆 tɕ'in↑,
頃 tɕ'yn↘。

ȵ: 你 ȵi↘, 女 ȵy↘, 惹 ȵia↘, 业 ȵie↓, 尿 ȵiau↘, 牛 ȵiɤu↓,
碾 ȵiẽ↘, 娘 ȵian↓, 宁 ȵin↓。

ɕ: 戏 ɕi↑, 虛 ɕy→, 血 ɕie↓, 說 ɕye↓, 衰 ɕyai→, 曉 ɕiau↘,
朽 ɕiɤu↘, 献 ɕiẽ↑, 悬 ɕyẽ↓, 向 ɕian↑, 爽 ɕyan↘, 形 ɕin↓,
雄 ɕioŋ↓。

tʂ: 知 tʂɿ→, 池 tʂɿ↓, 者 tʂɤ↘, 潮 tʂau↓, 周 tʂɤu→, 長 tʂan↓,
偵 tʂən→, 中 tʂoŋ→。

tʂ': 痴 tʂ'ɿ→, 扯 tʂ'ɤ↘, 超 tʂ'au→, 臭 tʂ'ɤu↑, 唱 tʂ'an↑, 逞 tʂ'ən↘,
冲 tʂ'oŋ→。

ʂ: 施 ʂɿ→, 舌 ʂɤ↓, 少 ʂau↘, 守 ʂɤu↘, 尚 ʂan↑, 閃 ʂɤn↘。

ʐ: 日 ʐɿ↓, 扰 ʐau↘, 嚷 ʐan↘, 人 ʐen↓。

ts: 疾 tsi↓, 左 tso↘, 姐 tsie↘, 灾 tsai→, 綴 tsuei↑, 巢 tsau↓,
瞧 tsiau↓, 做 tʂɤu↑, 鑽 tsõ→, 尖 tsiẽ→, 存 tsən↓, 精 tsin→,
宗 tsoŋ→。

ts': 七 ts'i↓, 錯 ts'o↑, 切 ts'ie↓, 彩 ts'ai↘, 脆 ts'uei↑, 鍬 ts'iau→,
楚 ts'ɤu↘, 竄 ts'õ↑, 千 ts'iẽ→, 燦 ts'an↑, 槍 ts'ian→, 寸 ts'ən↑,

亲 ts'in⊣,　　聪 ts'oŋ⊣。

西 si⊣,　　所 so∨,　　謝 sie⅂,　　稍 sau⊣,　　小 siau∨,　　瘦 sɤu⅂,

酸 sõ⊣,　　选 siẽ∨,　　丧 san⊣,　　想 sian∨,　　省 sən∨,　　心 sin⊣,

送 soŋ⅂。

8. 另声母字以元音起头。

以 i∨,　　物 u∧,　　雅 ia∨,　　蛙 ua⊣,　　蝸 o⊣,　　尔 ɤ∨,

耶 ie⊣,　　越 ye∧,　　衛 uei⅂,　　鋭 yei⅂,　　要 iau⅂,　　有 iɤu∨,

婉 õ∨,　　炎 iẽ∧,　　軟 yẽ∨,　　痒 ian∨,　　印 in⅂,　　溫 uən⊣,

永 yn∨,　　翁 oŋ⊣。

韵母說明和举例

9. 介音有 i u y 三个，發音时带有相当显著的摩擦成分，实际上是 j w ɥ。介音 y 构成的复元音極为丰富，有 ya ye yai yie yẽ yan yn 七个。

10. 韵类和韵尾：長沙韵母可分开尾、元音尾韵，鼻化韵，鼻尾韵三类。鼻化韵中，iẽ yẽ 是純鼻化韵，õ 为半鼻化韵 o~。鼻尾韵有 -n -ŋ 两种韵尾。-ŋ 只出現在元音 o 后面，构成 oŋ ioŋ 两韵。-n 尾韵比較丰富，有八个韵母。在 an ian uan yan ɤ(:)n 五韵中，-n 呈弱化，主要元音略带鼻化，严式标音应为 a~ⁿ ia~ⁿ ua~ⁿ ya~ⁿ ɤ:~ⁿ。

11. 長沙話"你" ȵi∨, 口語多念 ȵ∨。因为只有这一个字，所以不單立韵母 ȵ。

12. 元音音位：38 个韵母中，可以归納出九个元音音位来：ɿ i y e a o ɤ ə u。

（1）舌尖韵母 ɿ 在 ts 組后出現。出現在 tʂ 組后面时，部位就后些，舌尖略微后卷，以 ɻ 来标写。例如：

ɿ: 滋 tsɿ⊣,　　瓷 tsɿ∧,　　子 tsɿ∨,　　雌 ts'ɿ⅂,　　私 sɿ⊣,　　死 sɿ∨,

飼 sɿ⅂,　　寺 sɿ∨。

ɻ: 支 tʂɻ⊣,　　池 tʂɻ∧,　　止 tʂɻ∨,　　志 tʂɻ⅂,　　只 tʂɻ∧,　　痴 tʂ'ɻ⊣,

匙 tʂ'ɻ∨,　　翅 tʂ'ɻ⅂,　　尺 tʂ'ɻ∧,　　始 ʂɻ∨,　　柿 ʂɻ∧,　　日 ʐɻ∧。

（2）高元音 i 單用和作介音时舌位略后：i₋。作韵尾用时，在元音 e 后(ei uei yei)，舌位下降：I；在元音 a 后(ai uai yai)，舌位更降：e。例如：

i: 脾 pi∧,　　屁 p'i⅂,　　帝 ti⅂,　　厘 ni∧,　　飢 tɕi⊣,　　欺 tɕ'i⊣,

乞 tɕ'i∧,　　泥 ȵi∧,　　嬉 ɕi∨,　　祭 tsi⅂,　　挤 tsi∨,　　砌 ts'i⅂,

戚 ts'i∧,　　犀 si⊣,　　易 i∧。

in: 冰 pin⊣,　　拼 p'in⊣,　　皿 min∨,　　訂 tin⅂,　　厅 t'in⊣,　　巾 tɕin⊣,

蜻 tɕ'in⊣,　　吟 ȵin∧,　　兴 ɕin⅂　　浸 tsin⅂,　　清 ts'in⊣,　　性 sin⅂,

引 in∨。

（3）元音 y 唇形不甚园，舌位略后：y꜀₋。例如：

y: 朱 tɕy⊣,　　去 tɕ'y⅂文,　　樞 tɕ'y⅂,　　出 tɕ'y∧,　　术 ɕy∧,　　入 y∧。

yn: 君 tɕyn⊣,　　蠢 tɕ'yn∨,　　唇 ɕyn∧,　　永 yn∨,　　云 yn∧。

（4）元音 e 在韵尾前或鼻化时(ei uei yei iẽ yẽ)，相当于第二号标准元音。在 ie ye 两韵中略开，为 E。例如：

ie: 杰 tɕie↗, 穴 ɕie↗, 节 tsie↗, 且 ts'ie↘, 些 sie→。

ye: 掘 tɕye↗, 厥 tɕ'ye↗, 說 ɕye↗, 热 ye↗, 月 ye↗。

ei: 卑 pei→, 灰 fei→, 对 tei↑, 推 t'ei→, 最 tsei↑, 随 sei↗。

uei: 綴 tsuei↑, 龟 kuei→, 貴 kuei↑, 亏 k'uei→, 威 uei→。

yei: 追 tɕyei→, 垂 tɕyei↗, 吹 tɕ'yei→, 水 ɕyei↘, 鋭 yei↑。

iẽ: 蝙 piẽ↘, 片 piẽ→, 免 miẽ↘, 田 tiẽ↗, 天 t'iẽ→, 肩 tɕiẽ→,
欠 tɕ'iẽ↑, 研 ȵiẽ→, 險 ɕiẽ↘, 箭 tsiẽ↑, 淺 t'siẽ↘, 綫 siẽ↑,
宴 iẽ↑。

yẽ: 捐 tɕyẽ→, 串 tɕ'yẽ↑, 弦 ɕyẽ→, 悬 ɕyẽ↗, 怨 yẽ↑。

(5) 低元音 a 單用或在 -n 前(a ia ua ya an ian uan yan)为后元音 ɑ, 在 u 前 (au) 园唇化为 ɒ, 在 i 后 u 前(iau)高化为 o, 在 i 前(ai uai yai)为央元音 A。例如:

a: 爬 pa↗, 打 ta↘, 化 fa↑, 拿 na↗, 茶 tsa↗, 沙 sa→,
岔 ts'a↑, 八 pa↗, 瞎 xa↗。

ia: 家 tɕia→, 假 tɕia↘, 恰 tɕ'ia↗, 瑕 ɕia↗, 夏 ɕia↓, 鴉 ia→,
亞 ia↑。

ua: 瓜 kua→, 刮 kua↗, 夸 k'ua→, 垮 k'ua↘, 瓦 ua↘, 袜 ua↗。

ya: 抓 tɕya→, 耍 ɕya↘, 刷 ɕya↗。

ai: 派 p'ai↑, 台 tai↗, 乃 nai↘, 楷 k'ai↘, 海 xai↘, 灾 tsai→,
采 ts'ai↘, 賽 sai↓。

uai: 乖 kuai→, 怪 kuai↑, 傀 k'uai↘, 塊 k'uai↑, 外 uai↓。

yai: 揣 tɕ'yai↘, 摔 ɕyai→, 帅 ɕyai↑。

au: 胞 pau→, 炮 p'au↑, 卯 mau↘, 稿 kau↘, 靠 k'au↑, 拗 ŋau↘,
招 tʂau→, 超 tʂ'au→, 曹 tsau↗, 吵 ts'au↘。

iau: 标 piau→, 票 p'iau↑, 秒 miau↘, 疗 niau↗, 餃 tɕiau↘, 巧 tɕ'iau↘,
肴 ɕiau↗, 剿 tsiau↘, 繰 ts'iau→, 俏 ts'iau↑。

an: 旁 pan↗, 盼 p'an↑, 莽 man↘, 反 fan↘, 坦 t'an↘, 奸 kan→,
砍 k'an↘, 按 ŋan↑, 罕 xan↘, 張 tʂan→, 厂 tʂ'an↘, 伤 ʂan→,
簪 tsan→, 产 ts'an↘, 疝 san↑。

ian: 粮 nian↗, 江 tɕian→, 仰 ȵian↘, 乡 ɕian→, 詳 tsian↗, 搶 ts'ian↘,
相 sian↑, 楊 ian↗。

uan: 关 kuan→, 曠 k'uan↑, 弯 uan→, 枉 uan↘。

yan: 装 tɕyan→, 疮 tɕ'yan→, 删 ɕyan→, 爽 ɕyan↘。

(6) 园唇后元音 o 比第七号标准元音略松; 在 -ŋ 前却显得紧些, 为 ʊ。例如:

o: 剝 po↗, 頗 p'o↘, 莫 mo→, 唾 t'o↑, 挪 no↗, 哥 ko→,
合 xo↗, 我 ŋo↘, 搓 ts'o→。

io: 脚 tɕio↗, 角 tɕio↗, 略 ȵio↗, 削 ɕio↗, 岳 io↗。

õ: 半 põ↑, 潘 p'õ→, 饅 mõ↗, 短 tõ↘, 观 kõ→, 款 k'õ↘,
篡 ts'õ↑, 酸 sõ→, 腕 õ↘。

oŋ: 蓬 poŋ˩, 捧 p'oŋ˨˩, 蒙 moŋ˩, 冬 toŋ˥, 通 t'oŋ˥, 龙 noŋ˩,
拱 koŋ˨˩, 孔 k'oŋ˨˩, 諷 xoŋ˨˩, 众 tʂoŋ˨˩, 充 tʂ'oŋ˥, 葱 ts'oŋ˥,
松 soŋ˥, 甕 oŋ˧˥。

ɪoŋ: 穷 tɕ'ioŋ˩, 兄 ɕioŋ˥, 甬 ioŋ˨˩。

(7) 展唇后元音 ɤ 單用或在 uɤ ɤu ɤn uɤn 中为 ɤ, 在韵尾 u 前略呈园唇化, 为 ɤ̟。ɵ 出現在 en uən 二韵, 略前, 略短。例如:

ɤ: 北 pɤ˩, 得 tɤ˩, 車 tʂ'ɤ˥, 蛇 ʂɤ˩, 尔 ɤ˨˩。

uɤ: 国 kuɤ˩。

ɤu: 矛 mɤu˩, 都 tɤu˥, 偷 t'ɤu˥, 努 nɤu˨˩, 够 kɤu˧˥, 偶 ŋɤu˨˩,
浮 xɤu˩, 竹 tʂɤu˩, 欲 ʐɤu˩, 助 ts'ɤu˧˥。

iɤu: 丢 tiɤu˥, 榴 niɤu˨˩, 久 tɕiɤu˨˩, 秋 tɕiɤu˥, 扭 niɤu˨˩, 朽 ɕiɤu˨˩,
蓄 siɤu˩, 曲 tɕ'iɤu˩。

ən: 奔 pən˥, 烹 p'ən˥, 猛 mən˨˩, 魂 fən˩, 等 tən˨˩, 吞 t'ən˥,
能 nən˩, 耕 kən˥, 垦 k'ən˨˩, 痕 xən˩, 眞 tʂən˥, 忍 ʐən˨˩,
俊 tsən˧˥, 逊 sən˧˥。

uən: 滾 kuən˨˩, 昆 k'uən˥, 困 k'uən˧˥, 刎 uən˨˩。

ɤn: 占沾粘 瞻氈 tʂɤn˥, 纏 tʂɤn˩, 展 tʂɤn˨˩, 佔战顫 tʂɤn˧˥, 陕閃 ʂɤn˨˩,
扇搧善朏羶 ʂɤn˧˥。

(8) 高元音 u 相当于第八号标准元音。例如:

u: 补 pu˨˩, 扑 p'u˩, 服 fu˩, 古 ku˨˩, 酷 k'u˩, 务 u˨˩。

13. 長沙話声韵配合关系, 列表表示于下:

声母 \ 韵母	开	齐	合	撮
p p' m	+	+	+①	
f	+		+①	
t t' n	+	+		
k k' ŋ x	+		+	
tɕ tɕ' ɳ ɕ		+		+
tʂ tʂ' ʂ ʐ	+			
ts ts' s	+	+		
○	+②	+	+	+

① 限于單元音 u。
② 限于 o ɤ ɵ 三个韵。

由上表可以看出声母跟 u 韵母配合的只有 p p' f 和 k k', 其他的都只跟 ɤu 韵配合。所以 u 和 ɤu 是互补的, 不妨看作同一韵母有条件的变体。

声調說明和举例

14. 長沙話共有六个声調。例如:

阴平	㇔33	詩 sɿ	莫 mo	奢 sɤ	鴉 ia
阳平	㇒13	时 sɿ	模 mo	蛇 sɤ	牙 ia文
上声	㇕41	使 sɿ	母 mo	舍 sɤ	雅 ia
阴去	㇐55	試 sɿ	幕 mo	赦 sɤ	亞 ia
阳去	㇓21	市 sɿ	磨 mo	社 sɤ	夜 ia白
入声	㇒24	石 sɿ	木 mo	設 sɤ	鴨 ia

声母演变的重要条例

15. 中古非 敷 奉 曉 匣五紐合口韵字，長沙声母或 f 或 x，或分或混，与韵攝有关。大致情况是:

(1) 遇 蟹 止 臻 岩五攝一律为 f。例如:

狐 fu㇒(遇合一模,匣)， 府 fu㇕(遇合三虞,非);

灰 fei㇔(蟹合一灰,曉)， 肺 fei㇐(蟹合三廢,敷);

毁 fei㇕(止合三支,曉)， 肥 fei㇒(止合三微,奉);

昏 fən㇔(臻合一魂,曉)， 坟 fən㇒(臻合三文,奉);

荒 fan㇔(岩合一唐,曉)， 仿 fan㇕(岩合三阳,非)。

(2) 通攝一律为 x。例如:

紅 xoŋ㇒(合一东,匣)， 風 xoŋ㇔(合三东,非)。

(3) 山梗两攝,非阻为 f,曉組或 f 或 x。例如:

煩 fan㇒(山合三元,奉),患 xõ㇐, 宦 fan㇐(山合三删,匣);

横 fən㇒(梗合二庚,匣),轟 xoŋ㇔(梗合二耕,曉)

(4) 果 咸 曾三攝讀同古紐。例如:

火 xo㇕(果合一戈,曉); 泛 fan㇐(咸合三凡,敷); 或 xo㇒(曾合一德,匣)。

此外，曉匣开口韵字一律讀 x。非組流攝开口韵字讀 x，这是个例外，如: 否 xɤu㇕(开三尤,非)。

近十余年来,長沙話受北方話的影响,有些中古曉匣母念 f 的字,有些人又讀为 x(u)的。例如"昏",現有 fən㇔。xuən㇔ 两讀。

16. 長沙音 n、l 不分。古泥 娘 来三母一二等字都念 n 或 l。但三四等字却是来母念 n,泥 娘母念 ȵ,絕不相混,只有个别例外。例如:

南 nan㇒， 藍 nan㇒; 暖 nõ㇕， 卵 nõ㇕;

泥 ȵi㇒， 犁 ni㇒; 女 ȵy㇕， 旅 ni㇕;

長沙話受北方話影响，極个别的泥娘母字有念 n 的，也是近十余年来的事。例如"你"有 ȵi㇕ ni㇕ ȵ㇕ 三讀。

17. 長沙大多数人不分尖团,"酒""久"都念 tɕiɤu㇕; 部分人分尖团: 酒 tsiɤu㇕, 久 tɕiɤu㇕。尖音字只限于齐齿韵，沒有撮口韵。中古合口三等韵的介母或轉为 i,或脫落而变成开口韵。例如: 絮 si㇐(遇合三魚,心),巡 sən㇒ (臻合三諄,邪)。

18. 長沙大多数人区别 ts ts‘ s 和 tʂ tʂ‘ ʂ 两套声母，部分人不分，只有 ts ts‘ s 一套。区别 ts 組和 tʂ 組的，精組庄組合为 ts 組，知組章組合为 tʂ 組。例如：

津 tsin˧(精)，榛 tsən˧(庄)，珍 tʂən˧(知)，眞 tʂən˧(章)。

19. 齐合撮三呼有另声母字，例如烟 iẽ˧，溫 uən˧，魚 y˩。开口呼影母字絕大多数都有声母 ŋ，例如哀 ŋai˧。只有 oõ ɤ 三个开口韵有另声母字，例如：訛 o˩(果合一戈，疑)，窩 o˧(果合一戈，影)，玩 õ˩(山合一桓，疑)，碗 õ˨ 山合一桓，影)，兒 ɤ˩(止开三支，日)。

20. 中古濁声母一律变为不送气清音。这既不同于北方語的平声送气而仄声不送气，也不同于邻近客、贛方言一律送气。例如：头 tɤu˩，屠 tɤu˨，杜 tɤu˩，讀 tɤu˩。

韵母演变的重要条例

21. 中古阳韵 -m-n-ŋ 三种韵尾，-m 轉变为 -n。-ŋ 只在通攝字中保留，例如：烘 xoŋ˧(合一东，曉)，在其他攝也轉变为 -n。-n 大体保留。例如金(深三开侵)，巾(臻开三眞)，京(梗开三庚)都讀 tɕin˧，含(咸开一覃)，寒(山开一寒)，航(岩开一唐)都讀 xan˩。(長沙市北四十里丁字灣“航”和“含”“寒”还保留着区别：含寒ᶜxɛ̃，航ᶜxoŋ。)

咸山二攝开口三等在知照組鼻音尾有弱化趋势，如“沾占(盐)毡(仙)”都讀 tʂɤn˧。

22. 古入声韵韵尾消失，但原入声字仍自成一調类，例如：沃握 ŋo˩。

声調演变的重要条例

23. 平声去声分阴阳；古上声全濁声母字归阳去；上声入声都不分阴阳。例如：分 fən˧，坟 fən˩，粉 fən˨，憤 fən˥，奋 fən˥，份 fən˩，弗 fu˩，佛 fu˩。

阳去字口語音多讀本調，讀書音則多讀阴去。例如：丈量文 tʂan˥ nian˩，一丈白 i˩ tʂan˩；大 ta ˥文，tai˩白；夜 ie˥文，ia˩白。阳去字如果在口語中念成阴去，或在讀書时念成阳去，会使人感到刺耳。几个阳去字构成的詞語，不是都念阳去，就是都念阴去，例如：“現在”念 ɕiẽ˥ tsai˥，或 ɕiẽ˩tsai˩，如果一个念阴去，另一个念阳去，也会使人覚得不象話。一个重要的情况是，有一些阳去字已經不再念本調，而固定为阴去了，例如：度 tɤu˥，附 fu˥，导 tau˥ 等。所以照目前的趋势，阳去似乎有归并于阴去的可能。

三　双峯音系

声、韵、調表

24. 28 声母表：

塞　音	p p‘ b，　t t‘ d，　k k‘ g
塞擦音	ts ts‘ dz，　tʂ tʂ‘ dʐ，　tɕ tɕ‘ dʑ
擦　音	s ʂ ɕ x ɣ
鼻　音	m n ɳ ŋ
边　音	l
零声母	○

注：n 和 l 是同一音位的有条件的变体。

25. 35 韵母表：

开	ɿ ʅ	a			ɵ	o	ʊ	əu	ã	(ɛ̃)	õ	(ən)	aŋ
齐	i		iɛ	ie	iɵ	io	iʊ		ĩ	iɛ̃	iõ	in	iaŋ
合	u	ua	uɛ	ue			ui		uã	uɛ̃	ûi	uən	
撮	y		yɛ									yn	
鼻韵	m̩	n̩											

注：ɛ̃ 是 ã 的又讀，ən 是 aŋ 的又讀，放在括弧里，不算作独立韵母。

26. 声調表

調类	調值	例字
阴平	˥55	跛 ᶜpa, 呢 ᶜn̩i
阳平	˧23	排 ᶻba, 尼 ᶻn̩i
上声	˩21	摆 ᶜpa, 你 ᶜn̩i
阴去	˧35	拜 paᶟ, 逆 n̩iᶟ
阳去	˧33	败 baᶻ, 义 n̩iᶻ

声母說明和举例

27. p t k 是不送气清塞音，p‘ t‘ k‘ 是送气清塞音，發音很軟，和北京音相近而不同于吳語。

p:	跛 pa˥白, pi˥文, 鞭 pĩ˥,	帮 paŋ˥。	巴 po˥,	包 pə˥,	波 pʊ˥,	班 pã˥,
p‘:	拔 p‘a˧, 片 p‘ĩ˥,	抛 p‘ə˥, 胖 p‘aŋ˩。	坡 p‘ʊ˥,	篇 p‘ĩ˥,	怕 p‘o˩,	派 p‘ã˩,
t:	遮 to˥, 張 taŋ˥,	刀 tə˥, 低 ti˥,	多 tʊ˥, 兜 tie˥,	都 təu˥, 堆 tue˥,	担 tã˥(动), 猪 ty˥。	顚 tĩ˥,
t‘:	塔 t‘a˧, 湯 t‘aŋ˥,	他 t‘o˥, 屜 t‘i˧,	滔 t‘ə˥, 偷 t‘ie˥,	拖 t‘ʊ˥, 推 t‘ue˥,	貪 t‘ã˥, 区 t‘y˥。	天 t‘ĩ˥,
k:	佳 ka˥, 奸 kã˥,	家 ko˥白, 羹 kõ˥白,	高 kə˥, 公 kaŋ˥、kən˥,	哥 kʊ˥, 勾 kie˥,	姑 kəu˥, 关 kuã˥。	龟 kui˥,
k‘:	揩 k‘a˥, □ k‘ã˥(水淺),	跨 k‘o˥, 坑 k‘õ˥白,	敲 k‘ə˥, 謙 tɕ‘ĩ˥、k‘ĩ˥,	科 k‘ʊ˥, 空 k‘aŋ˥,	枯 k‘əu˥, 客 k‘ɪɛ˧,	亏 k‘ui˥, 塊 k‘ua˩。

28. b d g 是很軟的濁塞音，除阻时不带濁气流，不同于吳語的清塞濁流。古入声字的濁塞音声母全部清化，舒声字的濁塞音声母也偶有清化的，如“跑” p‘ə˩，不讀* bə˧，“跪” k‘ui˩，文言讀 gui˧，連声調也轉变了。

b:	排 ba˧, 朋 baŋ˧,	爬 bo˧, 皮 bi˧,	浮 bə˧白, 病 bin˧文,	婆 bʊ˧、bu˧, bõ˧白。	便 bĩ˧(～宜),	bĩ˧(～利),
d:	茄 do˧,	桃 də˧,	陀 dʊ˧,	途 dəu˧,	彈 dã˧,	田 dĩ˧,

唐 daŋ˧, 头 die˧, 抬 due˧, 厨 dy˧。

g: 攪 ga˧白, 狂 gaŋ˧, 件 dʑĩ˧, gĩ˧, 共 gaŋ˧, □gua˧(談天), 葵 gui˧, 櫃 gui˧。

29. ts ts‘ s 是舌尖前音,同北京音差不多。tʂ tʂ‘ ʂ 是舌尖后音，卷舌程度沒有北京音那样显著,發音部位要靠前一些，只出現在韵母 ɿ 的前面。tɕ tɕ‘ ɕ 是舌面音或舌面前音,發音部位比北京音略微靠前。

ts: 資 tsɿ˥, 斋 tsa˥, 抓 tso˥, 遭 tsə˥, 租 tsəu˥, 簪 tsã˥, 爭 tsõ˥白, 庄 tsaŋ˥, 蹲 tsuã˥, 鑽 tsuɛ̃˥(动), 尊 tsuən˥。

ts‘: 雌 ts‘ɿ˥, 擦 ts‘a˥, 差 ts‘o˥, 抄 ts‘ə˥, 初 ts‘əu˥, 餐 tsã˥, 窗 ts‘aŋ˥, 催 ts‘ue˥, 窜 ts‘uɛ̃˩。

s: 斯 sɿ˥, 篩 sa˥, 沙 so˥, 騷 sə˥, 梭 su˥, 梳 səu˥, 山 sã˥, 生 sõ˥白, 松 saŋ˥, 宣 suĩ˥。

tʂ: 知 tʂɿ˥, 执 tʂɿ˧, 止 tʂɿ˩, 至 tʂɿ˩。

tʂ‘: 痴 tʂ‘ɿ˥, 尺 tʂ‘ɿ˧, 耻 tʂ‘ɿ˩, 直 tʂ‘ɿ˩。

ʂ: 尸 ʂɿ˥, 失 ʂɿ˧, 使 ʂɿ˩, 世 ʂɿ˩。

tɕ: 鷄 tɕi˥, 加 tɕio˥, 交 tɕiə˥, 糾 tɕiu˥, 哉 tɕiɛ˥, 經 tɕiõ˥, 尖 tɕĩ˥, 爭 tɕiɛ̃˥文, 斤 tɕin˥, 将 tɕiaŋ˩, 疽 tɕy˥。

tɕ‘: 欺 tɕ‘i˥, 超 tɕ‘iə˥, 秋 tɕ‘iu˥, 青 tɕiõ˥白, 千 tɕ‘ĩ˥, 清 tɕ‘in˥, 槍 tɕ‘iaŋ˥, 趋 tɕ‘y˥。

ɕ: 西 ɕi˥, 賒 ɕio˥, 燒 ɕiə˥, 修 ɕiu˥, 搜 ɕiɛ˥, 星 ɕiõ˥白, 先 ɕĩ˥, 心 ɕin˥, 香 ɕiaŋ˥, 書 ɕy˥。

30. dz dʐ dʑ 是濁塞擦音,發音部位和 ts tʂ tɕ 相当,閉塞成分幷不显著,跟濁擦音 z ʐ ʑ 完全混同了。地道的濁擦音只剩下了一个 ɣ。

dz: 时 dzɿ˧, 柴 dza˧, 查 dzo˧, 曹 dzə˧, 坐 dzu˧, 鋤 dzəu˧, 蚕 dzã˧, 从 dzaŋ˧, 罪 dzue˧, 賺 dzuã˧, 全 dzuĩ˧, 存 dzuən˧。

dʐ: 池 dʐɿ˧, 治 dʐɿ˩。

dʑ: 其 dʑi˧, 邪 dʑio˧, 桥 dʑiə˧, 仇 dʑiu˧, 才 dʑiɛ˧, 晴 dʑiõ˧白, dʑin˧文, 前 dʑĩ˧, 層 dʑiɛ̃˧, 牆 dʑiaŋ˧, 随 dʑy˧。

31. x ɣ 是舌根擦音,比北京音 x 部位略后，严格应該标作 ɤ ʁ。从語源上說，x 声母相当于北京的 x 和 f, ɣ 声母相当于苏州的 ɦ 和 v。

x: 哈 xa˥, 花 xo˥, 蒿 xə˥, 呵 xu˥, 呼 xəu˥, 飞 xui˥, □ xã˥(用小火熬), 荒 xaŋ˥, 廢 xui˩, 吼 xiɛ˩, 法 xua˥。

ɣ: 鞋 ɣa˧, 华 ɣo˧, 毫 ɣə˧, 和 ɣu˧, 胡 ɣəu˧, 蛇 ɣio˧, 肴 ɣiə˧, 寿 ɣiu˧, 肥 ɣui˧, 怀 ɣua˧, 紅 ɣaŋ˧, 常 ɣiaŋ˧, 賢 ɣĩ˧, 飯 ɣ uã˧。

32. 鼻音 m n ɳ ŋ 都有使韵母鼻化的傾向。ɳ 只出現在齐齿撮口前。鼻音 n 和边音 l 出

現在不同的韵母前面，可以說是同一音位的变体：开合两呼，韵母倘是鼻化韵或鼻尾韵，一律讀 n，如"南兰"都讀 nãㄧ，"囊狠"都讀 naŋㄧ；韵母倘是阴开尾，一律讀 l，如"老脑"都讀 ləㄌ，"拿拉"都讀 lɛㄧ。〞齐齿呼一部分字，n 讀成 ȵ，如你 ȵiㄌ，但 n 和 ȵ 仍有对立，如林 ninㄧ，令 ninㄧ：銀 ȵinㄧ，甯 ȵinㄧ。边音 l 在开尾韵前面仍讀 l，如历 liㄧ，列 liɛㄧ，在鼻化韵和鼻尾韵前面讀 n，如鈴 niõㄧ白，另 ninㄧ，良 niaŋㄧ。鼻声母 m n ȵ ŋ 之后韵母都有鼻化色彩，"蛮埋"同音，这里把古阳声韵变来的标成鼻化韵，古阴声韵变来的标成非鼻化韵。

m:	埋 maㄧ，	莫 moㄧ，	猫 məㄱ，	木 mʊㄧ，	瞇 miㄱ，	蛮 mãㄧ，
	綿 mĩㄧ，	蒙 maŋㄧ，	梅 mieㄧ，	明 miõㄧ白，	滿 miɛ̃ㄌ，	蚊 minㄱ白。
n:	籃 nãㄱ白，	連 nĩㄧ，	聾 naŋㄱ，	冷 niõㄌ白，nin ㄌ文，		能 niɛ̃ㄧ，
	良 niaŋㄧ，	乱 nuɛ̃ㄧ，	嫩 nənㄧ。			
l:	乃 laㄌ，	□ loㄧ(爬)，	□ ləㄱ(狐腥)，	劳 ləㄧ，	鬧 ləㄧ，	梨 liㄧ，
	料 liəㄧ，	溜 liʊㄱ，	来 lieㄧ，	漏 lieㄧ，	雷 lueㄧ，	內 lueㄧ，
ȵ:	惹 ȵioㄌ，	鳥 ȵiəㄌ，	肉 ȵiʊㄱ，	銀 ȵinㄧ，	娘 ȵiaŋㄧ，	愚 ȵyㄧ。
ŋ:	挨 ŋaㄱ白，	芽 ŋoㄧ，	熬 ŋəㄧ，	吾 ŋʊㄧ，	顏 ŋãㄧ，	藕 ŋieㄌ，
	业 ŋiɛㄧ，	硬 ŋiɛ̃ㄧ，ŋõㄧ。				

33. 零声母字以元音起头；

○:	衣 iㄱ，	鴉 ioㄱ，	腰 iəㄱ，	幽 iʊㄱ，	歪 uaㄱ，	煨 ueㄱ，
	灣 uãㄱ，	冤 uĩㄱ，	安 ʉɛ̃ㄱ，	迂 yㄱ，	挖 oㄱ，	烏 əuㄱ，
	焉 ĩㄱ，，	汪 aŋㄱ。				

韵母說明和举例

34. 介音和四呼：双峰話四呼俱全，作为介音或韵头的 -i- -u- -y- 都是很短促，很不显著的，实际上是声母的形容性的附加成分，使声母变成軟輔音或顎化音，这一点和吳語相似，甚至比吳語还要显著。出現在零声母后面，-i- 和 -u- 是輔音性的 j- 和 w-。介音 -y- 只和 ɛ 构成一个韵母 yɛ。

35. 韵类和韵尾：除 m̩ n̩ 自成音节，不与任何声母相拼以外，双峰話的韵母可以分成三类：以口元音构成的单、复元音，以鼻化元音构成的鼻化韵，以鼻音 -n -ŋ 收尾的鼻尾韵。

鼻音韵尾 -n 和 -ŋ 是互补的，-n 只和高元音和央元音結合，-ŋ 只和低元素 a- 結合；根据音位原理，-n 和 -ŋ 可以說是同一韵尾的有条件的变体，但是实际發音不能任意互換。（試比較苏州話的鼻音韵尾。）

əu 是唯一的复元音，前后因素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 ə- 到 -u 开口度由大变小，带有跳跃的意味，而不是緩慢的过渡。从声韵的配合上看，u 只和唇音 p p' b 相拼，əu 只和其他声母相拌，所以 u 和 əu 是互补的，是同一韵母的有条件的变体。əu 里的 -u 可以說是主要元音，不同于一般的元音韵尾，我們不妨把 ə- 当作过渡的流音看待：ᵊu。（試比較苏州音系里的 u 和 əu。）

36. 元音音位：从 35 个韵母里，除去鼻音 m̩ 和 n̩，可以归納出 9 个元音音位来：i y e ɛ a ə o U u。

①前高元音 i 是松元音，在介音 u- 后面，接近 ɪ：uˈ，但是 i 和 ɪ 沒有对立。从声韵的配合

上看，i 和舌尖韵是互补的，ɿ 只和 ts ts‘ dz s 相拼，ʅ 只和 tʂ tʂ‘ dʐ ʂ拼，i 只和 tɕ tɕ‘ dʑ ɕ 和其他声母相拼，所以 ɿ ʅ i 是一个音位的三种主要变体，这种情形和北京音系里的 ɿ ʅ i 是仿佛的。鼻化韵 ĩ 和 uĩ 的 ɪ 显得更松，約介于 i 和 e 之間。例如：

i:	跛 piㄱ文，	的 tiㄧ，	力 liㄧ，	鷄 tɕiㄱ，	其 dʑiㄧ，	欺 tɕiㄱ，
	西 ɕiㄱ，	义 ȵiㄧ，	衣iㄱ。			
ɿ:	子 tsɿㄟ，	兹 tsɿㄱ，	做 tsɿㄧ，	雌 ts‘ɿㄱ，	时 dzɿㄧ，	斯 sɿㄱ。
ʅ:	知 tʂʅㄱ，	执 tʂʅㄧ，	痴 tʂ‘ʅㄱ，	池 dʐʅㄧ，	失 ʂʅㄧ。	
ĩ:	鞭 pĩㄱ，	顚 tĩㄱ，	尖 tɕĩㄱ，	賢 ɣĩㄧ，	焉 ĩㄱ，	然 ĩㄧ，
	演 ĩㄟ。					
ui:	最 tsuiㄧ，	龟 kuiㄱ，	飞 xuiㄱ，	肥 ɣuiㄧ，	惠 ɣuiㄧ，	威 uiㄱ，
	为 uiㄧ。					
ũi:	卷 tũiㄧ，	穿 t‘ũiㄱ，	犬 t‘ũiㄟ，	拳 dũiㄧ，	傳 dũiㄧ，	全 dzũiㄧ，
	宣 sũiㄱ，	县 ɣũiㄧ，	冤 ũiㄱ。			

②y 是和 i 相当的圓唇元音，圓唇的程度赶不上北京的 y。y 不仅和 tɕ tɕ‘ dʑ ɕ ȵ 相拼，也能和 t t‘ d l 相拌，例如：疽 tɕyㄱ，卒 tɕyㄧ，取 tɕ‘yㄟ，聚 dʑyㄧ，書 ɕyㄱ，述 ɕyㄟ，愚 ȵyㄧ，迂 yㄱ，入 yㄟ；猪 tyㄱ，区 t‘yㄱ，厨 dyㄧ，律率 lyㄟ。但是 yn 和 yɛ 二韵出現頻率很小，只和声母 ɕ 相拼，例如兄 ɕynㄱ，雪 ɕyɛㄧ，拌且撮口有讀成合口的傾向，yn 讀成 uən，yɛ 讀成 uɛ。

③e 是半高前元音。韵母表里只有 ie 和 ue，却沒有單純的 e 韵。ie 和 p t tɕ k 四組声母相拼，但不出現在零声母后面，例如貝 pieㄧ，偷 t‘ieㄱ，灾 tɕieㄱ，勾 kieㄱ。ue 同 t ts k 三組和零声母相拼，例如：堆 tueㄱ，雷 lueㄧ，最 tsueㄧ文，該 kueㄱ，煨 ueㄱ。

④ɛ 是半低前元音，同第三号标准元音差不多，也不單独出現，只和介音 -i- -u- -y- 結合为 iɛ uɛ yɛ 三韵。iɛ 同 p t tɕ k 四組和零声母相拼，例如：白 piɛㄧ，得 tiɛㄧ，則 tɕiɛㄧ，結 kiɛㄧ，热 iɛㄧ，頁 iɛㄟ。uɛ 同 t ts k 三組和零声母相拼，例如夺 tuɛㄧ，穴 t‘uɛㄟ，絕 tsuɛㄧ文 ts‘uɛㄟ白，撮(？) ts‘uɛㄧ(～箕)，割 kuɛㄧ，曰 uɛㄧ，月 uɛㄟ。yɛ 出現頻率很小，例如雪 ɕyɛㄧ(又 suɛㄧ)，說 ɕyɛㄧ。从以上的例子看来，iɛ uɛ yɛ 是从入声韵变来的。另有鼻化韵 iɛ̃ uɛ̃。iɛ̃ 大致相当于北京的 an in ən əŋ，例如搬 piɛ̃ㄱ，彭 biɛ̃ㄧ，滿 miɛ̃ㄟ，孟 miɛ̃ㄧ，灯 tiɛ̃ㄱ，吞 t‘iɛ̃ㄱ，騰 diɛ̃ㄧ，能 niɛ̃ㄧ，爭 tɕiɛ̃ㄱ 贈 tɕ‘iɛ̃ㄟ，層 dʑiɛ̃ㄧ，生 ɕiɛ̃ㄱ，根 kiɛ̃ㄱ，看 k‘iɛ̃ㄟ，很 xiɛ̃ㄟ，恒 ɣiɛ̃ㄧ，硬 ŋiɛ̃ㄧ。uɛ̃ 大体上相当于北京的 uan 和 an，例如：端 tuɛ̃ㄱ，团 duɛ̃ㄧ，鸞 nuɛ̃ㄧ，鑽 tsuɛ̃ㄱ(动)，tsuɛ̃ㄟ(名)，官 kuɛ̃ㄱ，寒 ɣuɛ̃ㄧ，換 ɣuɛ̃ㄧ，安 uɛ̃ㄱ，岸 uɛ̃ㄧ。

ie 和 iɛ 的韵头是很微弱的过渡音，不同于北京的 ie(或 iᴇ)

⑤a 是中 A 而偏后，随着声母和介音的不同，a 的音質也有小小的变化。和舌根輔音相拼，或者前面有介音 -u-，a 的舌位就要后些，約介乎中 A 与后 ɑ 之間。和舌尖輔音相拼，或者前面有介音 i，a 的舌位就稍向前移，約介乎前 a 与中 A 之間，但是更接近中 A。另有两个鼻化韵 ã 和 uã，大体上相当于北京的 an 和 uan，ã 的鼻化程度拌不很强，ã 往往又讀 ɛ̃ 或 iɛ̃。a 在 aŋ 和 iaŋ 二韵中也有微微鼻化的傾向；aŋ 往往又讀 ən。例如：

a:	摆 paㄟ，	搭 taㄧ，	斋 tsaㄱ，	阶 kaㄱ。	
ua:	挖 uaㄧ，	刷 suaㄧ，	摘 tsuaㄧ，	塊 k‘uaㄟ，	乏 xuaㄟ。
ã:	伞 sãㄟ，sɛ̃ㄟ		喊 xãㄟ，xiɛ̃ㄟ，		

班 ɪãㄱ, ɪiɛ̃ㄱ, 攀 p'ãㄱ, p'iɛ̃ㄱ, 斬 tsãㄴ, tsɛ̃ㄴ。

uã: 删 suãㄱ, 关 kuãㄱ, 翻 xuãㄱ, 还 ɣuãㄴ, 灣 uãㄱ。

ɐŋ: 帮 paŋㄱ, 捧 p'aŋㄱ, p'ənㄱ, 庄 tsaŋㄱ, 撞 ts'aŋㄴ,
公 kaŋㄱ, kenㄱ。

ia⁻: 良 naiɾㄴ, 将 tɕiaŋㄱ, 想 ɕiaŋㄴ, 娘 ɳiaŋㄴ, 央 iaŋㄱ。

◯ə 的实际音值介乎央元音 ə 和后元音 ɤ 之間，前面有 i 介音时就更接近央元音ə。例如包 pəㄱ, 刀 təㄱ, 糟 tsəㄱ, 高 kəㄱ, 腰 iəㄱ。

⑦o 是半高后元音，比第七号标准元音稍低，圓唇程度不很强。o 不和 -u- -y- 二介音結合，但和 -i- 結合成 io。口語里有鼻化韵 õ iõ, 但在文言里 iõ 一般讀作 in, õ 一般讀作 iɛ̃, 只有"創撐"等少数字讀 õ。o io 在鼻音声母后面微微带有鼻化色彩，但这和鼻化韵 õ iõ 显然不同。例如:

o: 巴 poㄱ, 遮 toㄱ, 渣 tsoㄱ, 瓜 koㄱ, 夸 k'oㄱ, 挖 oㄱ。

io: 加 tɕioㄱ, 賒 ɕioㄱ, 邪 dʑioㄴ, 蛇 ɣioㄴ, 野 ioㄴ。

õ: 梗 kõㄴ, 咳 k'õㄴ, 行 ɣõㄴ, 生 sõㄱ, (以上白話音); 創 tsõㄴ。

iõ: 餅 piõㄴ, 釘 tiõㄱ(名), tiõㄴ(动), 听 t'iõㄴ, 鈴 niõㄴ, 青 tɕ'iõㄱ
(以上白話音)。

⑧u 是次高后元音，介乎第七和第八号标准元音之間，u 和 u o 是三个不容相混的音位，例如: 不 puㄴ, 博 pUㄴ, 伯 poㄴ, 这三个字同声同調，区别只在韵母上。u 可以和介音 -i- 結合成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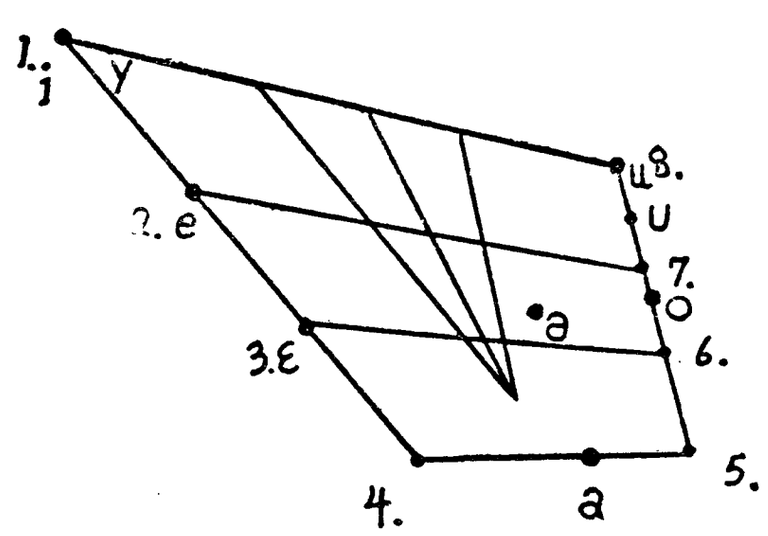
u: 波 puㄱ, 多 tuㄱ, 罗 luㄴ, 桌 tsuㄴ, 角 kuㄴ, 火 xuㄴ,
和 ɣuㄴ, 吾 ŋuㄴ, 我 ŋuㄴ, 恶 uㄴ(～劣)。

iu: 丢 tiuㄱ, 糾 tɕiuㄱ, 仇 ɣiuㄴ白, dʑiuㄴ文, 寿 ɣiuㄴ, 幽 iuㄱ,
藥 iuㄴ。

⑨u 是后高元音，只和双唇塞音 p p' b 相拼，例如: 不 puㄴ, 鋪 p'uㄱ(动), 婆 buㄴ。u 的出現是和 əu 互补的，əu 出現在 t ts k 三組和零声母后面，例如: 都 təuㄱ, 土 t'əuㄴ, 途 dəuㄴ, 魯 ləuㄴ, 租 tsəuㄱ, 姑 kəuㄱ, 呼 xəuㄱ, 烏 əuㄱ, 恶 əuㄱ(厭～)。

根据上面的描写，双峰話 9 个元音的舌位可以画一个圖:

双峰元音示意圖



1—8 表示 8 个标准元音的舌位。
音标代表双峰元音音位。

37. 声韵配合关系: 上面簡單的描写了双峰話的声母和韵母，这兒把二者的配合关系列表如下:

韵母 / 声母	开	齐	合	撮
p p‘ b	+	+	+(1)	
m	+	+		
t t‘ d n(l)	+	+	+	+
ts ts‘ dz s	+		+	
tʂ tʂ‘ dʐ ʂ	+(2)			
tɕ tɕ‘ dʑ ɕ ȵ		+		+
k k‘ x ɣ ŋ	+	+(3)	+	
g	+		+	
○	+	+	+	+

(1)限于單元音 u。

(2)限于舌尖韵 ɿ，按照習慣当作开口呼。

(3) k 組極少和單元音 i 相拼：系 ɤi⊣。k 組齐齿呼的字，北京音都讀开口，如勾 ˩kie，狗 ˩kie，根 ˩kiɛ̃，梗 ˩kiɛ，口 ˩k‘ie，客 ˧˥k‘iɛ，看 k‘iɛ̃˥，核吼 xie˥，黑 ˧˥xiɛ，哼 ˩xiɛ̃，猴 ˧˥ɤie，孩 ˧˥ɤiɛ，恒 ˧˥ɤiɛ̃。另有一部分字，北京讀零声母，如肴 ˧˥ɤiə，藕 ˩ŋie，业 ˧˥ŋiɛ。也有些字北京讀齐齿呼或合口呼而双峰讀开口呼的：鞋 ˧˥ɤa，限 ɤã²，华 ˧˥ɤo，紅 ˧˥ɤaŋ。

例声調說明和举

38. 双峰話有五个声調，例如：

阴平	˥55，	高平調：	披 p‘i，	眯 mi，	机 tɕi，	幽 iu
阳平	˧˥23，	低升調：	皮 bi，	迷 mi，	給 tɕi，	油 iu，
上声	˨˩21，	低降調：	鄙 p‘i，	米 mi，	挤 tɕi，	有 iu，
阴去	˧˦35，	高开調：	閉 pi，	蜜 mi，	祭 tɕi，	藥 iu，
阳去	˧33，	中平調：	鼻 bi，	謎 mi，	忌 dʑi，	右 iu。

平去分阴阳。上声包括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濁声母字，古上声全濁声母字归并于阳去。入声消失，大部分字并入阳平，小部分字并入阴去；古入声全濁声母一律变成了清音，因此阳平包括清濁两类声母，濁声母是原来的平声字，清声母是原来的入声字，这两类声母字的实际調值并不是完全相同，从入声变来的清声母字的調值似乎略高，但是差别極微，从听覚上不易分辨。阴去中除了次濁声母可以作为古入声的标記以外，其他从入声变来的字无論在調值上或声母的發音方法上同原来的去声字都沒有任何差别。

文白异讀

39. 双峰話里有些文白异讀的現象是相当突出的。同样的一个字，如“冷”，文言讀 nin˨，白話讀 niõ˨，前者接近北方話，显然是受了北方話的影响。文白异讀是有一定的語音对应規律的。至于不同語源的方言同义詞，如“我” ŋu˨，口头常說“印”(ʔ) aŋ˨，二者之間沒有任何語音对应关系，就不屬于这兒所說的文白异讀。下面是双峰話文白异讀的几項重要对应条例：

(1) 白話 iõ, õ ～ 文言 in：

釘子 tiõ˥ tsɿ˨白， tin˥ tsɿ˨文，　　明日 miõ˧ i⊣， min˧ i⊣，

星子 ɕiõ˥ tsɿ˩, ɕin˥ tsɿ˩, 罄 tɕʻiõ˧, tɕʻin˧,
醒来 ɕiõ˥ lie˩, ɕin˥ lie˩, 行 ɣõ˩, ɣin˩。

(2) 白話 õ ～ 文言 iɛ̃:

生 sõ˥白, ɕiɛ̃˥文, 羹 kõ˥, kiɛ̃˥,
爭 tsõ˥, tɕiɛ̃˥, 省 sõ˩, ɕiɛ̃˩。

(3) 白話 io ～ 文言 i:

壁 pio˩白, pi˩, 滴 tio˩, ti˩,
劈 pʻio˩, pʻi˩, 吃 tɕʻio˩, tɕʻi˩。
錫 ɕio˩, ɕi˩,

(4) 白話 o, io～文言 ɿ:

只 to˩白, tʂɿ˥, 織 tɕio˩, tʂɿ˩,
尺 tʻo˩, tʂʻɿ˩, 吃 tɕʻio˩, tʂʻɿ˩,
扯 tʻo˩, tʂɿ˩, 石 ɕio˧, sɿ˧。

(5) 白話 io, o ～ 文言 iɛ:

卸 ɕio˧, ɕiɛ˧, 白 pʻo˧, piɛ˩。

(6) 白話 m- ～ 文言 ○:

望 maŋ˩白, aŋ˩文, 晚 mã˩, uã˩。
蚊子 min˥ tsɿ˩, uən˩ tsɿ˩,

(7) 白話 k- ～ 文言 tɕ-,

家 ko˥白, tɕio˥文, 教書 kə˧ ɕy˥, tɕiə˧ ɕy˥。
睏覚 kʻuən˧ kə˧, kʻuən˧ tɕiə˧,

声母演变的重要条例

40. 古輕唇音非敷奉微变为今舌根擦音 x ɣ 和零声母。双峰音系里沒有 f, 这一特点令人联想到閩方言。例如:

非敷二母字: ˂xəu 夫膚敷俘, ˃xəu 府甫斧釜輔, xəu˃ 傅; ˂xui 非飞, ˃xui 匪菲, xui˃ 廢肺費; ˂xuã 翻番, ˃xuã 反, xuã˃ 泛販, ˂xuən 分, ˃xuən 粉, xuən˃ 噴憤奋粪; ˂xaŋ 方芳封蜂鋒, ˃xaŋ 倣紡仿, xaŋ˃ 放; ˧xua 法發髣, ˧xəu 勿笏福幅蝠複覆沸弗拂。

奉母字: ˧ɣue 浮(又讀 ˧bə), ˧ɣəu 符扶, ɣəu˧ 負父附妇, ˧ɣui 肥, ˧ɣuã 凡帆藩煩矾繁, ɣuã˧ 范範犯梵飯, ˧ɣaŋ 防妨馮房逢縫, ɣaŋ˧ 鳳俸奉(又讀 ɣən˧); 入声韵的声母清化: xua˃ 乏伐筏罰, ˧xəu 佛, xu˃ 縛。

微母字: ˃əu 侮舞鵡, əu˧ 霧务; ˃uã 晚, uã˧ 萬; ˧uən 文紋蚊, ˃uən 吻刎, uən˧ 問; ˧aŋ 亡, ˃aŋ 網罔; əu˃ 物, ˧ua 袜。

41. 古濁声母幷定群舒声今仍讀濁塞音, 只有少数字讀送气清塞音, 調类也从阳調轉入阴調; 入声字三母一律清化讀清塞音, 入声消失分派于阳平和阴去。分别举例說明如下:

幷母字, 舒声: ˧ba 排牌, ba˧ 敗, ˧bie 培陪賠, bie˧ 倍, ˧bo 爬琶鈀, bo˧ 罢稗吧, ˧bə 袍鮑, bə˧ 暴抱鉋, ˧biə 瓢嫖; ˧bu 婆, ˧bu 蒲婆菩脯, bu˧ 部簿步埠; ˧bi 皮疲脾琵枇, bi˧ 敝弊幣陛备鼻裨被捭篦, ˧bĩ 便(～宜)駢姘, bĩ˧ 便(～利)辦汴; bã˧ 办辨; ˧biɛ̃ 彭膨盘, biɛ̃˧ 伴拌; ˧biõ 平白;

ˌbin 頻平貧盆憑評屏瓶，bin² 病并；ˌbaŋ 滂旁傍朋棚龐蓬篷，baŋ² 蚌棚白 棒。

特例：pʻiɛ̃ˀ 叛，pʻieˀ 佩，ᶜpʻɵ 跑鰾，ˌpʻi 避，ᶜɾin 笨。

古入声：pʻaˀ 拔，pʻiɛˀ 别(又讀 ˌɾiɛˀ)，pʻoˀ白(又讀ˌpiɛ白)，ˌpʻʊ 勃僕曝，pʻʊˀ薄，ˌpʻi 弼，pʻɵˀ 雹。

定母字，舒声：daˀ 大，ˌdie 头投，dieˀ 豆逗荳，ˌdue 台臺苔抬頹，dueˀ 待怠殆代袋，ˌdɵ 逃陶萄濤，dɵˀ 道稻盜，ˌdiɵ 条調，ˌdʊ 駝馱陀鐸，dʊˀ 舵堕惰，ˌdəu 途塗徒屠圖，dəuˀ 肚杜度渡鍍，ˌdi 堤提題啼蹄，diˀ 弟第遞奠，ˌdĩ 田甜填，dĩˀ 垫电殿佃，ˌdã 潭譚談痰彈，dãˀ 淡但，ˌdiɛ̃ 騰藤滕，diɛ̃ˀ 邓，ˌdiõ 提白，diõˀ 定白，ˌduɛ̃ 团，duɛ̃ˀ 断段緞，ˌdin 庭廷亭停蜓，dinˀ 綻定錠，ˌduɵn 豚，duɵnˀ 鈍，ˌdaŋ 堂唐糖螳同銅桐筒瞳，daŋˀ 蕩宕动洞。

特例：tʻɵˀ 导，ᶜtiʻn 艇挺，tiʻɵˀ 掉調，tãˀ 誕，ᶜsuɵn 盾。

古入声：ˌtʻiɛ 特，tʻiɛˀ 叠牒蝶諜迭，ˌtʻʊ 突，tʻəuˀ 独毒讀牘，ˌtʻi 笛敌狄。

群母字：今开合口讀 g，齐齿大都讀 dʑ，撮口讀 d，但有一部分特例。

开合口：ˌgaŋ 狂逛；gaŋˀ 共；ˌgui 葵夔逵揆暌，guiˀ 櫃跪文，ˌgĩ、ˌdʑĩ 乾鉗虔，gĩˀ、dʑĩˀ 儉件鍵健。

齐齿：ˌdʑi 騎祁其棋旗，dʑiˀ 技忮企耆忌，ˌdʑiɵ 乔桥，dʑiɵˀ 轎桥，ˌdʑiʊ 求球，dʑiʊˀ 旧舅咎，ˌdʑin 琴禽擒芹，ˌdʑiaŋ 强牆，dʑiaŋˀ 匠像象。

撮口：ˌdy 渠厨，dyˀ 苧渠巨拒距具瞿。特例：ˌdo 茄，ˌduĩ 拳权，duĩˀ 倦，ˌduɵn 群瓊郡：这些特例，参看下一条例。

特例：ˌgɵ 搞白，kʻuiˀ 溃愧，ᶜkʻui 跪，ᶜtɕʻiaŋ 强(勉强)。

古入声：tɕʻiˀ 及

42. 章(照三等)知見三組与古三等韵(不論开合)相拼，今多讀舌尖塞音 t tʻ d，例如：

章　假开三麻　遮 ˌto，者 ᶜta，蔗 toˀ。

遇合三鱼　諸 ˌty，煮 ᶜty。

遇合三虞　朱硃 ˌty，主 ᶜty，注鑄 tyˀ。

止合三指　錐 ˌtũi。

宕开三阳　章樟 ˌtaŋ̊，掌 ᶜtaŋ̊，障 taŋ̊ˀ。

昌　假开三麻　車 ˌtʻo，扯 ᶜtʻo。

遇合三鱼　处 ᶜtʻy (相处)，tʻyˀ (处所)。

遇合三虞　樞 ˌtʻy。

止合三支　吹 ˌtʻy。

宕开三阳　昌倡 ˌtʻaŋ̊，厂 ᶜtʻaŋ̊，唱 tʻaŋ̊ˀ。

船母情形不同，只讀 dz dʑ(舒声)，ɕ(入声)，少数字变 ɣ。

知　遇合三鱼　猪 ˌty。

遇合三虞　蛛誅株 ˌty，駐 tyˀ。

宕开三阳藥　張 ˌtaŋ̊，長生長漲 ᶜtaŋ̊，帳賬 taŋ̊ˀ；着睡着 ˌtʊ。

徹　宕开三阳藥　悵暢 tʻaŋ̊ˀ。

澄　遇合三鱼　除 ˌdy，苧箸 dyˀ。

遇合三虞　厨 ˌdy，柱住 dyˀ。

宕开三阳　長長短腸 ˧˥daŋ, 丈杖仗 daŋ²。

見　遇合三魚韵　居車 ˧˦ty(車 ˧˦t'o白), 举 ˦˧ty, 据鋸 ty²。

遇合三虞韵　俱 ˧˦ty, 矩˦˧ty, 句 ty²。

臻合三文韵　軍君 ˧˦tuən。

溪　遇合三魚韵　去 t'y²。

遇合三虞韵　区驅 ˧˦t'y。

梗合三清韵　傾 ˧˦t'uən, 頃 ˦˧t'uən。

臻合三物韵　屈 ˧˥t'y。

群　遇合三魚韵　渠 ˧˥dy, 巨拒 dy²。

遇合三虞韵　瞿 ˧˥dy, 具惧 dy²。

梗合三清韵　瓊 ˧˥duən。

臻合三文物　郡裙 ˧˥duən; 掘倔 ˧˥tuɛ。

韵母演变的重要条例

43. 联系切韵、广韵系統，可以看出双峰韵母演变的总趋势是：高元音化，單元音化，鼻元音化，和入声韵尾的消失。分别叙述如下：

44. 高元音化主要表現在果假二攝上，果攝一等变ʊ，少数三等字变o；假攝二三等变o或io，例如：

攝、韵呼等	今韵	例　字
果、歌开一	ʊ	多駝左搓罗歌何
戈合一	ʊ	波婆磨騾戈科火
戈开三	o	茄
戈开三	io	靴
假、麻开二	o; io	巴爬茶沙; 假鴉(牙喉音)
开三	o; io	遮車; 姐些(齿头音)
合二	o	瓜夸花。

特例：他 ˧˦t'o, 挪拿 ˧˥na, 者˦˧ta, 禾 ˧˥əu, 播 pu²。

"做"字有四讀：tsʊ² 合乎歌韵演变条例，tsəu² 合乎模韵演变条例，(广韵"作"見箇暮二韵); tsɿ² 很特别，从入声"作"(宕开一鐸韵)变来的照例讀 ˧˥tsʊ。

果攝今韵讀 ʊ，并不与遇攝相混；遇攝基本上变 u(重唇)，əu(其他声母)，y(泥来二母)，如"补都卢夫女屡"；但明母字变 ʊ，如"模"。

45. 單元音化表現在蟹效流三攝上，韵尾 -i 和 -u 一律消失，变成單元音后还有繼續高化的傾向。

攝、韵呼等	今　韵	例　字
蟹、咍开一	a; ie; ue	戴乃; 来灾才(半舌、齿头音); 該开呆哀(牙喉音)
泰开一	a; ie; ue	太大; 貝沛(重唇音); 盖害靄(牙喉音)
皆开二	a; ie、iɛ少	排斋皆揩; 挨、諧
佳开二	a; o少	牌奶柴佳鞋; 差晒

	夬开二		迈寨
	祭开三	i; ɿ	蔽敝例祭艺; 滞制世(知照組)
	廢齐开三四	i	刈批迷低題犁妻溪西奚。
	灰合一	ue; ui; ie	推雷催(端組); 魁灰煨(牙喉音); 杯胚梅(唇音)
	泰合一	ue	兌最外
	皆佳合二	ua	乖怪怀捉歪
	夬合二	ua, o	快,話
	祭合三	ui; y	鱖卫(牙喉音); 脆岁税
	廢齐合三四	ui	廢桂惠。
效、	豪开一 肴开二	ə	褒袍毛刀桃遭操曹騷高熬豪, 包跑猫撓抓抄巢梢教敲淆。
	宵开三 蕭开四	iə	标飄瓢苗燎焦樵朝超驕乔囂妖, 刁挑条聊肖澆么。
流、	侯开一	ie	斗偷楼勾候欧。
	尤开三	ie; ue, əu	謀(明母)鄒愁搜(庄組); 否浮,妇(輕唇变喉音)
		iu	周收酬柔、鳩丘求牛休憂尤由(章組、牙喉音)
	幽开四	iu	糾幽。

蟹攝开合口三四等祭廢齐各韵基本上变 i 和 ui, 同止攝各韵合流, 試比較止攝例字: 披(支)梨(脂) 釐(之) 几(微)今韵讀 i, 規(支合) 誰(脂合) 非(微合)今韵讀 ui。但是止攝开口在 ts 組声母后讀 ɿ(如"此資兹"), 在 tʂ 組声母后讀 ʅ(如"知脂之"), 合口讀 y 而声母顎化 (如"嘴虽")。总的趋势比京音、吳音有同有异。

特例: 派 ã(夬), 抓 ua o(肴), 母 ʊ(侯), 漱 uɛ̃(尤), 篩 a(支), 追 ũi (脂合)。其他不一一列举。

46. 鼻元音化現象比較复杂, 古韵尾 -m -n -ŋ 多半消失而使元音鼻化, 只是部分地保存了 -n 和 -ŋ, 分别叙述如下:

①咸攝丢了 -m 尾, 开口一二等变 ã, 如耽(覃)担(談)站(咸)衫(銜), 但一等牙喉音变 uɛ̃, 如感(覃)敢(談), 少数变 iɛ̃, 如憾(覃)。开口三四等变高元音 ĩ, 如尖(盐)严(严)添(添); 合口三等(凡)变 uã, 如帆。

②山攝的演变同咸攝如出一轍, 丢了 -n尾, 开口一二等变 ã, 如丹(寒)办(山)班(删), 一等牙喉音变 uɛ̃, 如干(寒), 少数变 iɛ̃, 如看; 开口三四等变高元音 ĩ, 如鞭(仙)健(元)边(先); 少数字如"踐軒弦"变同合口。合口一等变 uɛ̃, 如端酸官(桓), 但唇音字沒有合口, 所以般(桓)讀 iɛ̃, 合口二等变 uã 如幻(山); 合口三四等变 uĩ, 如全(仙)元(元)犬(先); 但元韵唇音字讀 uã, 如: 翻 ᶜxuã, 反 ᶜxuã, 藩 ᶻɣuã, 晚 ᶜuã, 万 uã²。

③深攝侵韵(开口三等), 变同臻攝, 如品 in, 森 iɛ̃, 但"簪"讀 a 是特例。

④臻攝开口一等变 iɛ̃, 如吞(痕); 三等变 in, 如彬(眞)斤(殷), 但眞韵庄組字变 iɛ̃, 如臻。合口一三等变 uən, 如敦(魂)倫(諄)粉(文), 唇音讀 in, 如奔(魂), 但滂母变 x, 仍讀 uən, 如噴。合口三等少数字变 yn, 如舜(諄)勛(文)。

⑤通攝一等(东冬)和三等(东鍾)多半变 aŋ, 由合口变作开口, 如"东宋風封", 与宕江二攝

相混；三等知章組和喉音字变 in，如“中重熊容，”与臻深梗攝相混。

⑥江攝大部分变 aŋ，如“邦”，少数牙音字因声母顎化讀 iaŋ，如“江”。

⑦宕攝开合口一三等都变 aŋ，如“帮張光方”；但开口三等精組和泥来二母变 iaŋ，如“将良”。

⑧梗攝除少数字保存 -ŋ 尾（萌猛 aŋ，映 iaŋ）外絕大部分变成 -n 尾，或者进一步变成鼻化元音，与咸深山臻等攝相混。

梗攝开口二等多变 iɛ̃，如烹（庚）耿（耕），少数字文言讀 in，如冷迸。开口三四等变 in，如兵（庚）幷（清）拼（青）。

梗攝合口二三四等大部分变 uən，如横（庚）宏（耕）永（庚）营（清）萤（青）。

梗攝开口有許多字在口語里二等变 ɔ̃，三四等变 iɔ̃，例如庚韵（开二）字“撐生坑行羹”，耕韵（开二）字“爭”，都讀 ɔ̃；庚韵（开三）字“平病命”，清韵（开三）字“餅名精晴井輕贏”，青韵（开四）字“青星定經挺听”，都讀 iɔ̃。

⑨曾攝开口一等变 iɛ̃，如“崩登能增肯恒”（登），三等变 in 如“冰陵征蒸兴”（蒸），合口一等变 uən，如“弘”（登）。

47. 入声韵尾 -p -t -k 完全消失，入声韵变成开尾韵。分别叙述如下：

①咸攝原收 -p，开口一、二等变 a，如踏（合）塔（盍）眨（洽）甲（狎）；开口三四等变 iɛ，如猎（叶）劫（业）帖（帖）；合口三等变 ua，如法（乏）。特例：合盍 uɛ，磕 ʊ，炸 o。

②山攝原收 -t，变化略同咸攝，开口一二等变 a，如达（曷）八（点）瞎（鎋），开口三四等变 iɛ，如别（薛）揭（月）撇（屑）。合口一等唇音变 a 或 iɛ，如跋 a、鉢 iɛ（末），其他变 uɛ 或 ue，如掇脫撮括闊 uɛ，捋活 ue；合口二三四等变 uɛ，如刮（鎋）絕（薛）曰（月）决（屑）。在 ʂ-声母后面讀 yɛ，如“雪血”。少数特例：撒 ã（曷），劣 iɛ（薛合），髮 ua（月合），篾 ĩ（屑合）。

③深攝緝韵丢了 -p 尾，变 i，如“立緝急吸邑”；照組变 ɿ，如“执”，但审（生）母讀 ʂ-，韵母变 iɛ，如澀 iɛ。特例：入 y。

④臻攝丢了 -t 尾，开口三等变 i，如必（質）乞（迄），照組变 ɿ，如姪，但审（生）母讀 ʂ-，韵母变 iɛ，如“瑟”。合口一三等变 y，如卒（沒）律（术）屈（物）；其他：核 ie，不 u，勃 ʊ，骨 əu（沒）；蟀 ʊ（术）；掘 uɛ，弗 əu（物）。

⑤通攝（合口一三等）丢了 -k 尾，双唇声母变 u 或 ʊ，如卜 u，木目 ʊ；其他声母变 əu，如独（屋）篤（沃）福（屋）；三等知章組、日母、見系变 iʊ，如竹祝叔肉菊畜郁（屋），烛旭欲（烛），少数見組字讀 y，如“玉局”。

⑥江攝合口二等覚韵丢了 -k 尾，大都变 ʊ 如“剝桌捉确”。少数特例：学 iʊ，握 əu，雹 ə。

⑦宕攝原收 -k 尾，开合口一三等大都变 ʊ，如“博着郭縛”，但三等精、照組和泥来二母变 iʊ，如勺 ʂiʊˀ。特例：莫 o。

⑧梗攝原收 -k 尾，开口二等变 iɛ：百（陌）責（麦），少数变 ie：魄核；特例：拍 o，摘 ua。开口三四等变 i：碧（陌）积壁（昔），章組变 ɿ：只；特例：剧 y，尺白 o，射滴 io。合口二等变 uɛ：虢获，特例：划 o；三等变 y：疫。

⑨曾攝原收 -k 尾，开口一等德韵变 iɛ：北得肋則刻黑；开口三等职韵变 i：逼力即棘忆；知章組变 ɿ：直織；庄組变 iɛ：側色。合口一等德韵变 uɛ：国或；三等变 y：域。

声調演变条例

48. 中古平去二声在現代双峰話里各分化为阴阳两类，清声母讀阴調，濁声母讀阳調。中古上声全濁声母字并入阳去，所以上声不分阴阳，只有一类。入声韵的韵尾消失了，古入声字分别并于阳平和阴去，原来的清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字多半并于阳平。古入声全濁声母也跟着清化了，大部分变成送气清音，小部分变成不送气清音，分别并入阳平或阴去，还看不出严格的分派条例来(参看 38 节)，例如(古入声全濁声母字)：

今讀阳平：白帛 piɛ，达 ta，夺 tuɛ，特 t'iɛ，突 t'ʊ，杂 tsa，絕 tsuɛ，姪 tʂɿ，澤擇宅 tɕiɛ。(声母多半讀不送气清音。)

今讀阴去：拔 p'a，别 p'iɛ，乏伐筏罰 xua，叠牒迭 t'iɛ，独毒讀 t'əu，牘 təu，t'əu，杰 k'iɛ，鍘 ts'a，实食蝕 ʂɿ，直植 tʂ'ɿ，捷截 tɕ'iɛ。(声母大都讀送气清音。)

試比較一字又讀：白 ˧piɛ、p'o˩，˧po 少，賊 ˧tɕiɛ、tɕ'iɛ˩，絕 ˧tsuɛ、ts'uɛ˩。

四　湘方言詞彙特点

49. 湘語的基本詞彙和北方話大致相同，詞語特殊的是少数，特别是受北方話影响較大的如長沙等城市，詞彙上的区别就更小了。这里以双峰話为中心，簡單介紹湘語詞彙的一些特点，有时也引用長沙話和洞口黄桥話互相参照。

50. 双峰話中有些詞的意义广狭和普通話不同。例如：

細[ɕi˩]——普通話里"粗"和"細"相对，"大"和"小"相对，"細"和"小"含义是有区别的，而双峰話的"細"兼有"小"的意思，例如"小孩兒"叫作"細人基"(ɕi˩ ˧in·tɕi)，黄桥話和長沙話也有同样情况。試比較閩方言"大"和"細"两个反义詞。

吃[˧tɕ'io]——普通話"吃"、"喝"、"吸"三者分别用在不同的場合，例如"吃飯"、"喝酒"、"吸烟"。双峰話里却沒有这个分别，"吃飯"、"吃酒"、"吃烟"，都是吃。

炭[t'ã˩]——普通話"炭"專指木炭，双峰話則兼指木炭和煤炭，黄桥話也是这样。

蚊子[ˌmin˪ʦɿ]——双峰話蚊子兼指蚊蝇。这也是湘語普遍的一种說法。例如：

普通話	蚊子	蒼蝇	
双峰話	嚙人蚊子	飯蚊子(家蝇)	大粪蚊(綠头蝇)
黄桥話	長翅蚊	飯蚊子	大腴蚊
長沙話	蚊子	飯蚊子	

只[˧to]——双峰話量詞"只"用的特别广泛，普通話"一头牛"、"一口猪"、"一座山"、"一張桌子"、"一所房子"、"一只鳥"，其中的量詞双峰話都用"只"。黄桥話也在"一張桌子"、"一棵树"、"一匹馬"里都用上"只"。

伯伯[˧po˧po]——双峰話的"伯伯"兼指伯父和伯母，只在詞前加"男"或"女"来分别。伯父叫"男伯伯"，伯母叫"女伯伯"。

51. 双峰話有一些和普通話詞形相同而詞义截然不同的詞。例如：

眼珠[˪ŋaˌty]——指整个眼睛。單指"眼珠"的叫"眼珠子"。

光[ˌkaŋ]——不是指光本身，而是指光引起的現象——亮。如"天亮了"叫"天光了"，甚至

“月亮”也叫“月光”。

谷[˩kəu]——不指小米，而指稻谷。

白話[pʻoˀo²]——不是指白話(口語)或語体文，而是作“故事”講。

这几个例子黄桥話和双峰話完全相同。

52. 双峰話有一些特殊的詞語，其中部分是湘方言区各地共有的。例如：

崽[ˇtɕie]——兒子

堂客[˩daŋ˩kʻiɛ]——妻子

郎[˩naŋ]——女婿

脑壳[ˇlə˩kʻu]——头

布谷子[puˀ˩kəuˇtsɿ]——鴿子

白背鷄[˩po pieˀ˧ˌtɕie]——八哥

簷老鼠[˩ĩˇlə ɕiuˀ]——蝙蝠

哭鳥[˩kʻəuˇtiə]——猫头鷹

老虫[ˇlə ˩din]——老虎

洋蠓蠛[˩iaŋˇma miˀ]——蜻蜓

長沙：洋咩咩[˩ianˌmieˌmie]

狗子[ˇkieˇtsɿ]——跳蚤

秆[ˇkuɛ̃]——稻草

禾綫子[˩əu ɕiˀˇtsɿ]——稻穗

慈姑子[˩dzɿˇkəuˇtsɿ]——荸薺

火毯毛[ˇxuˇtʻã˩mə]——霍乱

构冷子[kieˀˇniõˇtsɿ]——冰

綫車子[ɕiˀ ˌtʻoˇtsɿ]——自行車

伞柱[ˇsã dyˀ]——柱子

摘鎚[˩tsua˩dy]——榔头

冒得[məˀ˩tiɛ]——沒有

里手[ˇniˇɕiu]——內行

費內[xuiˀlueˀ]——辛苦

怕丑[pʻoˀˇtɕʻiu]——害羞

邋遢[laˀtʻaˀ]——骯髒

还有一些是比較古雅的。例如：

郎中[˩naŋˌtɕin]——中医

打尖[ˇtaˌtɕĩ]——吃点心

嗅[ɕiõˀ]——聞

園[˩nuɛ̃]——园

还有些和北京話的是同义詞。例如：

場所[taŋˀˇsɿ]——地方

鋪[ˌpʻu]——床

壁[˩pio]——牆

黄桥也有些特殊詞語。例如：

錘巴子[˩dʐyˌpaˇtsɿ]——拳头

餃子[ˇtɕiəuˇtsɿ]——餛飩

扫势[ˌsau sɿˀ]——后来、末了、結束

剝絲[ˌpʻɔˌsɿ]——蜘蛛

势花[sɿˀˌΦua]——活潑、能干

53. 湘語有些常用詞或詞素和普通話不同，例如：

普通話	刮風	下雨	下霜	打閃
双峰話	發風	落雨	打霜	霍閃
黄桥話	动風	落雨	打霜	打閃
長沙話	發風	落雨		閃电

54. 动物性别的表示方法，普通話是在动物名称前加公、母或雌、雄，湘語却在动物名称后加公、牯和婆、娘等。例如：

普通話	双峰話	黄桥話	長沙話
公牛	牛牯 ˩ȵiuˇkəu	牛牯子 ˩ŋəŋˇkuˇtsɿ	牛公子 ˩ȵiɤuˌkoŋˇtsɿ，牯子 ˇkuˇtsɿ

母牛	牛婆 ˧ȵiu˧bu	牸牛 zɿ²˧ȵəŋ˨	牛婆子 ˧ȵiɤu˧po˥tsɿ
公狗	狗公子˥kie˩kaŋ˥tsɿ	狗牯 ˥kiəu˥ku	狗公子 ˥kɤu˩koŋ ˥tsɿ, 狗牯子 ˥kɤu˥ku ˥tsɿ
母狗	狗婆子 ˥kie˧bu ˥tsɿ.	狗娘 ˥kiəu˧ȵɔ̃	狗婆子 ˥kɤu˧po˥tsɿ
公鷄	鷄公(子)˩tɕi˩kaŋ(˥tsɿ)	鷄公 ˩tʂɿ˩kəŋ	鷄公 ˩tɕi˩koŋ
母鷄	鷄婆(子)˩tɕi ˧bu(˥tsɿ)	鷄嫲 ˩tʂɿ nã˨	鷄婆 ˩tɕi˧po
		鷄娘 ˩tʂɿ˩˧ȵɔ̃①	

五　湘方言語法特点

55. 湘語的語法比起北方話来，并沒有什么很突出的特点。这兒只介紹几个地方話的人称代詞和双峰話的几个名詞詞尾和动詞的“体”。

56. 人称代詞：

	(單数)第一身	第二身	第三身
双峰	˥aŋ(卬)	˥ȵ(你)	˩to‘(他)
黄桥	˥ŋɔ(我)	˥ȵ(你)	˥tʂɿ(其)
長沙	˥ŋo(我)	˥ȵ, ˥ȵi, ˥ni(你)	˩t‘a(他)
	(复数)		
双峰	˥ŋU˧nin, ˥aŋ˧ŋa.	˥ȵi˧nin, ˥ȵ˧niɛ̃.	˩t‘o˧niɛ̃.
黄桥	˥ŋɔ˩tsi(我儕).	˥ȵ˩tsi(你儕).	˩tʂi˥ȵ(其僪).
長沙	˥ŋo˧mən˧(我們).	˥ȵ(ȵi)˧mən˧(你們).	˩t‘a˧mən˧(他們).

从人称代詞可以看到北方話对長沙話明显的影响。

57. 几个詞尾：

头[˧die]——相当于普通話的詞尾“头”，例如“木头”。

子[˥tsɿ]——相当于普通話的詞尾“子”，例如：蚊子，桌子。“子”尾在湘語里的使用范圍要比在普通話里大得多，許多在普通話里不加“子”尾的詞在湘語里也加上了“子”尾。(这只在長沙語里較少些)。例如：老鼠子，螞蟻子，八哥子，老鴉子，星子(卽星星)。“子”尾名詞在双峰話里可以加“大”来形容：大狗公子，大腿子，大星子。

基[tɕi˧]，黄桥儕[˥tsi]——这个詞尾表示小的意思，类似普通話“兒”尾，例如：

普通話	双峰話	黄桥話
男孩兒	芽基 ˧ŋo tɕi	崽家儕 ˩tsai˩ka˥tsi

“基”和“子”不同，“子”带憎意，“基”带爱意。从这点上看，“基”也和普通話的“兒”尾相似。下面双峰話的一些例子，可以显出这种不同的感情色彩：

賊牯子	癩狗子	叫化子	老鼠子	豺狗子；
大哥基	老弟基	舅母基	叔基	嬸基。

“基”有时还可以用作副詞尾。例如：慢点基 mã² ti˨tɕi(慢点兒)，輕輕摸基 ˩tɕ‘iõ ˩tɕ‘iõ mU˨

① 黄桥話有五个声調：1、阴平˥44，2、阳平˧112，3、上声˨21，4、阴去˦24，5、阳去˧13。古入声清声母字变阴平，全濁声母字变阳平，次濁声母字变阴去。此外調类分合大致和双峰話相同。

tɕi˨(輕輕地),一下基 ˧˩i ɣo²˩tɕi(一会兒)。这也和"兒"尾的作用相似。

双峰話的"基"尾还有一个有趣的現象,就是它可以加在"子"尾后,造成叠床架屋的情况。例如:

細鷄公子基　　細桌子基　　細腿巴子基

細老鼠子基　　細兎子基　　細辣椒子基

長沙話沒有这个"基"尾。

此外,双峰話表示动物性别的詞素"公、牯、婆、娘"等,有时似乎不一定直接用来表示性别,倒是有点兒类似詞尾了,还带有亲切的人格化的意味。例如:

灶鷄牯[tsə˩˧tɕi˧kəu]——蟋蟀

禾跳牯[˧˩əu tiə˩˧kəu]——螞蚱

奶婆[nã˩˧˩bu]——乳房

58. 双峰話动詞时体的表示法:"解"和"哩"。

解[˧ka]的用法,單用或同哩[˧˩li]連用,和普通話的"了"大致相同。

①表示动作的現在完成,如:他上解課就回去解哩[˧t'o ɣiaŋ² ˧ka k'u˩ dʑi˩² ˧ɣɯə tɕ'i˩˧ka˧˩li](他上了課就回去了);今日我讀解半本小說哩[˧tɕi ˧˩i ˧aŋ t'əu˩˧ka piɛ̃˩˧˩in ˧ɕiə ˧˩ɕyɛ ˧˩li](今天我讀了半本小說)。

②表示动作的过去完成和将来完成,如:昨夜里他来喊我格时候,我已經睏解哩[ts'ɿ˩ io² ˧˩li ˧t'o ˧˩lie ˧xã ˧aŋ ˧˩kə ˧˩dzɿ ɣie², ˧aŋ ˧i ˧tɕin k'uən˩ ˧ka ˧˩li](昨晚上他来叫我的时候,我已經睡了);明日果个时候,他已經到解北京哩[˧˩miõ ˧˩i ˧ku ku˩ ˧˩dzɿ ɣie², ˧t'o ˧i ˧tɕin tə˩ ˧ka ˧˩piɛ ˧tɕin ˧˩li](明天这个时候,他已經到了北京了)。

③在形容詞后表示状态的变化,如:大家一講,他面得紅解哩[da² ˧ka ˧˩i ˧kaŋ, ˧t'o mĩ² ˧˩tiɛ ˧˩ɣaŋ ˧ka˧˩li](大家一說,他臉都紅了);天不落雨,塘里河里划干解哩[˧t'ĩ ˧˩pu lu˩ ˧y, ˧˩daŋ ˧˩li ˧˩ɣu ˧˩li ɣo˩ ˧ku ˧ka ˧˩li](天不下雨,塘里河里都干了)。

"哩"的用法也和普通話的"了"相当,是語气詞又是时体助詞:

①在句末表示肯定語气,如:我老弟中学已經畢解业哩[˧aŋ ˧lə di² ˧tɕin ˧˩ɕiu ˧i ˧tɕin ˧˩pi ˧ka ˧˩ŋiɛ˧˩li](我弟弟中学已經畢了业了);再过三天就是1959年哩[tɕiə˩ ku˩ ˧sã ˧t'i dʑiu² dzɿ² ˧˩i ˧tɕiu ˧əu ˧tɕiu ˧˩ȵi ˧˩li]。

②表示行为一直繼續到說話的时刻,如:肚子痛哩好几天还冒好[dəu² 'tsɿ t'aŋ˩ ˧˩li ˧xə ˧tɕi ˧t'i ˧ɣa mə² ˧xə](肚子痛了好几天还沒有好);他等你等哩半天哩[˧t'o ˧tiɛ̃ ˧ȵ ˧tiɛ̃ ˧˩li piɛ̃˩ ˧t'ĩ ˧˩li]。

③表示动作的完成,如:今年我已經做哩两千个工分[˧tɕi ˧˩ȵi ˧aŋ ˧i ˧tɕin tsɿ˩ ˧˩li ˧niaŋ ˧tɕ'i ku˩ ˧kaŋ ˧xuən];果搭問題我想哩好久还冒想出来[˧ku ˧˩ta uən² ˧˩di ˧aŋ ˧ɕiaŋ ˧˩li ˧xə ˧tɕiu ˧˩ɣa mə²˧ɕiaŋ ˧˩t'y ˧˩lie](这个問題我想了好久还沒有想出来)。

④在形容詞后表示状态的变化,如:病已經好哩点基[biõ² ˧i ˧tɕin ˧xə ˧˩li ti˩ ˧˩tɕi](病已經好了点兒);果搭两天又重哩点基[˧ku ˧˩ta ˧niaŋ ˧t'ĩ iu² dʑin² ˧˩li ti˩ ˧tɕi]。

"哩"的后两种用法和"解"有些兒交义。象"病已經好哩点基"跟"病已經好解点基哩","明日果个时候他已經到哩北京"跟"……他已經到解北京哩",意思是一样的。但有时候二者不能互換,如"我想哩一想,还是不去好"不能說成"我想解一想……","我已經睏解哩"不能說成"我

已經睏哩”。又如“吃哩飯啊冒？吃哩”，这是回答有沒有吃飯的問題。“吃解飯哩啊冒？吃解哩，”这是回答吃飯的动作是否完畢。所以“解”和“哩”不是完全相同的。

附录：長沙話和双峯話举例

民歌二首（長沙話）

ɕian˧ ni˩˨ mei˩ tsɿ˩˨ tsin˥ tsən˧ nai˧ 乡里妹子进城来，
ɕian˧ ni˩˨ mei˩ tsɿ˩˨ mau˥ tɕʻyẽ˧ xai˧ 乡里妹子冒穿鞋。①
xo˧ pu˧ ka˥ tao˥ ŋo˩ tsən˧ ni˩ kʻɤ˥ 何不嫁到我城里去，
ʂan˩ tɕʻyẽ˧ tɕi˧ pau˧ ɕia˩ tɕʻyẽ˧ xai˧ 上穿旗袍下穿鞋。
tsən˧ ni˩˨ ŋa˩ tsɿ˩˨ mo˥ siau˥ ŋo˩ 城里伢子莫笑我，②
ŋo˩ ta˩ tsʻɿ˧ tɕio˧ xau˩ tɤ˧ to˧ 我打赤脚好得多。③
ʂan˩ ʂan˧ tʻiau˧ tɤ˧ pɤ˧ tɕin˧ tan˥ 上山挑得百斤担，
ɕia˩ ɕyei˩ tɕiẽ˩ tɤ˧ ɕyei˩ tiẽ˧ no˧ 下水檢得水田螺。

北風跟日头（双峰話）

iʊ˩ i˧ i˧, piɛ˧ xaŋ˥ kiɛ̃˥ i˧ die˧ niaŋ˩ kʊ˧ in˧ tsõ˥ tɕʻi˩ lie˧, kʻiɛ̃˧ la˩ i˧ kʊ˧
有 一 日，北 風 跟 日 头 两 个 人 爭 起 来， 看 哪 一 个
kə˧˨ pin˩ dʐɿ˧ da˧ ti˧。 tʻo˥ niɛ̃˧˨ ɳ˩ i˧ ty˧ aŋ˩ i˧ ty˧ tsõ˥ tiɛ˧ mi˧ ɤaŋ˧ ie˩
格(的)本 事 大 点。他 (們) 你 一 句 卬(我) 一 句 爭 得 面 紅 耳
tʂʻɿ˧ kə˧˨ dʐɿ˧ ɤie˧, kʻiɛ˧ tɕĩ˧ i˧ kʊ˧ kəu˧ ɕin˥ kə˧˨ in˧, ɕin˥ ɤiaŋ˧ tʻũi˥ i˧ ɕin˥
赤 格 时 候，看 見 一 个 过 身 格 人，身 上 穿 一 身
mi˧ bə˧ tsɿ˩˨, lə˩ kʻʊ˧ ɤiaŋ˧ ta˧ i˧ kʊ˧ pã˩ tɕĩ˥ mə˧, i˧ bu˧ i˧ bu˧ ma˧ ma˧ tɕi˧˨
棉 袍 子，脑 壳 上 戴 一 个 板 毡 帽，一 步 一 步 慢 慢 基(地)
ɣõ˧ lie˧。i˧ die˧ kaŋ˩: xə˩ ma˩˨, aŋ˩ kiɛ̃˥ ɳ˩ dʑiʊ˧ kʊ˩ ka˥ ba˧˨, la˩ i˧ kʊ˧ ɕĩ˥ po˩
行 来。日 头 講: 好 嘛，卬 跟 你 就 果皆(这么)罢，哪 一 个 先 把
lʊ˧ ta˧ in˧ kə˧˨ mə˧ tsɿ˩˨ kiɛ̃˥ bə˧ tsɿ˩˨ tʻuɛ˧ ka˩˨, dʑiʊ˧ dʐɿ˧ da˧ pin˩ dʐɿ˧,
咯搭(那个)人 格 帽 子 跟 袍 子 脫 解(过)，就 是 大 本 事，
ɳ˩ kʻiɛ̃˧ mo˥ ka˥˨ ti˧。 piɛ˧ xaŋ˥ kaŋ˩: kʊ˩ ka˥˨ ɣa˧ pu˧ i˧ tiɛ˧; pu˧ iə˥ kaŋ˩,
你 看 么 皆帝(怎么样)。北 風 講: 果 皆 还 不 易 得; 不 要 講，
i˧ din˧ dʐɿ˧ aŋ˩ iõ˧ kə˧˨。
一 定 是 卬 贏 格。

piɛ˧ xaŋ˥ kʻə˥ tʻo˥ ɣue˧ tʻy˥ kə˧˨ pin˩ dʐɿ˧, po˩ lʊ˧ ta˧ in˧ kə˧˨ mə˧ tsɿ˩ tʻy˥
北 風 靠 他 会 吹 格 本 事，把 咯 搭 人 格 帽 子 吹
tə˥ di˧ ɣiaŋ˧, iʊ˧ i˧ ɣio˧ po˩ tʻo˥ kə˧˨ bə˧ tsɿ˩˨ kə˧˨ kʻie˥ tsɿ˩˨ io˩ tʻy˥ ka˩ tɕʻi˥
到 地 上，又 一 下 把 他 格 袍 子 格 扣 子 也 吹 解 去
li˧。piɛ˧ xaŋ˥ kʻiɛ̃˥ ta˩ kʻua˥ xue˥ tiɛ˧ iə˥ sɿ˩。tʻo˥ kaŋ˩, xə˩ la˧, aŋ˩ tsə˩
哩。北 風 看 者(着)④ 快 活 得 要 死。他 講， 好 啦，卬 早
dʑiʊ˧ ɕiə˩ tiɛ˧ aŋ˩ iə˥ iõ˧ kə˧˨。tõ˥ xə˩ dʑie˧ kaŋ˩, lʊ˧ ta˧ in˧ i˩ tɕin˥ po˩ mə˧
就 曉 得 卬 要 贏 格。正 好 在 講， 咯 搭 人 已 經 把 帽

---

①冒，沒有。②伢子，小伙子。③赤tʂʻɿ˧文、tsʻa˧白。④ta˩者，动詞詞尾。着，文言讀音是tʊ˧。

tsʅ˩ ta˥ tɕʻi˩ lie˥ li˥, po˩ bə˥ tsʅ˩˧ io˩ kʻie˥ tɕʻi˩ lie˥ li˧˩。 piɛ˥ xaŋ˥ kuɛ̃˩ tɕin˩
子 戴 起 来 哩(了),把 袍 子 也 扣 起 来 哩。 北 風 赶 紧

pʻiɛ̃˥ miõ˥ ka˧˩ tʻy˥, la˩ li˥ ɕiə˩ tiɛ˥ uɛ˥ tʻy˥ tiɛ˥ xiɛ̃˩, lu˧ ta˥ in˥ po˩ bə˥ tsʅ˩˧
拼 命 价 吹, 哪 里 曉 得 越 吹 得 很, 咯 搭 人 把 袍 子

pə˥ tiɛ˥ uɛ˥ tɕin˩。 tə˥ li˥ ɣie˧ lie˥, tʻĩ˥ tin˩ ɣiaŋ˧ kə˥˧ uən˥ io˩ xa˥ tʻo˥ tʻy˥ sã˥
包 得 越 紧。 到 哩 后 来, 天 頂 上 格 云 也 轄(被)他 吹 散

li˥, i˥ kaŋ˥ io˩ tʻy˥ lie˥ li˥。 lu˧ ta˥ in˥ ɣa˥ ʣʅ˧ lu˧ ta˥ iaŋ˧ tsʅ˩˧。
哩, 日 光 也 出 来 哩。 咯 搭 人 还 是 咯 搭 样 子。

i˥ die˥ ʣɸiu˧ in˧ li˥ so˥。 lu˧ ta˥ kəu˥ ɕin˥ kə˥˧ in˥ ɕin˥ li˩ ɕiaŋ˩, ku˩ ta˥ tʻĩ˥
日 头 就 用 力 晒。 咯 搭 过 身 格 人 心 里 想, 果 搭 天

tɕʻi˥ ŋiɛ̃˥ ʣʅ˧ tʻə˩ ĩ˥ sʅ˩ li˧˩; i˥ pĩ˥ kaŋ˩, ʣɸiu˧ po˩ be˥ tsʅ˩˧ tʻuɛ˥ ɣio˧ lie˥。 i˥
气 硬 是 討 厭 死 哩; 一 边 講, 就 把 袍 子 脫 下 来。 日

die˥ kʻiɛ̃˥ ta˩ tɕin˥ tiɛ˥ i˥, ʣɸiu˧ kaŋ˩: ŋ˩ xəu˥ ɕy˥ li˧˩ a˥˧ mə˧˩? ɣa˥ ʣʅ˧ aŋ˩
头 看 者 眞 得 意, 就 講: 你 服 輸 哩 阿 冒? 还 是 叩

kə˥˧ pin˩ ʣʅ˧ da˥ ɕio˥ bo。 piɛ˥ xaŋ˥ tʻiõ˥ ta˩ i˥ die˥ ku˥ ka˥ ka˩˧ kaŋ˩, tɕʻi˥
格 本 事 大 些 罢。 北 風 听 者 日 头 果 皆 解 講, 气

tiɛ˥ bi˧ die˧ ŋã˩ li˥ mə˥ ĩ˥。
得 鼻 头 眼 里 冒 烟。

第七章　贛方言

一　引　言

1. 今天的贛方言区——江西省，春秋时代是吳、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介乎荆、揚二州之間；按照合理的推測，古代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語言可能包括在吳語和楚語以內，或者至少同吳語和楚語有难于划分的亲密关系。可是在楊雄《方言》一書中，这个地域簡直是一片空白。郭璞方言注中的所謂江东，也可能包括这个地区。到了东晋末年，中原汉族受了北方部族的侵扰，逃避战乱，大举南迁，到达了江西中部。以后客家的两次由北往南的迁徙，也几乎以江西为中心站。（参看第八章引言。）这样的历史背景要是給今天的贛方言留下一些不易磨灭的痕迹，倒是不难想象的。

由于長期接受周圍姊妹方言（特别是江淮方言和湘方言）的影响，贛語的特征已經不很突出，分布的疆界也就不很明确。湖北省东南角大冶、嘉魚、咸宁、阳新、通山、崇阳、蒲圻、通城八县，《湖北方言調查报告》划归贛語区。九江話一般認为屬于江淮方言（下江官話）。贛方言有一个較为突出的語音特点，就是中古濁塞音和塞擦音（"並定群從澄崇船"）一律变送气清音，有些人根据这个和其他語言特点，傾向于把客、贛两个方言划归在一起①。如果拿这一語音特点作为标准之一，湖北省东南八个县只有大冶、咸宁、嘉魚、崇阳四县是符合的，其余四县就相差很大了。方言間語音的相互影响和滲透是可能的，还必須找出历史發展的綫索，說明两个方言的确經过一个共同时期，才能算是同一方言的两个分支（例如閩南和閩北）。單从語言的描写研究上着眼，江西南部可以叫做客贛方言，湖南江西二省相邻的县分和湖北东南角可以叫做湘贛方言，界限的划分是不很固定的。

把南昌話作为贛方言的代表也許是最合适的。我們發現南昌話在詞匯方面似乎更接近吳、湘、江淮諸方言，而与客家幷沒有特殊的亲密关系。南昌話第三人称代詞單数式 ˧tɕ'iɛ（佢），宜春讀 ˨kie（宜春平声不分阴阳），同客家方言的 ˧ki 不能說沒有联系，可是同时跟湘語（洞口县黄桥鎮）的 ˨tʂʅ（其），吳語的 ˧ge（其，常熟、余姚、黄岩），˧gi（溫州、衢州），˧dʑi（宁波），粵語的 ˨k'øy（佢），也未尝沒有联系。关于这些方言詞形，現在还不能用严密的音变規律或类推規律来肯定地解釋其間的共同語源。客家有些特殊的方言詞，如該 ˨k'ai"挑"，嬢 ˨oi"母亲，娘"，嫩 ˨kiuŋ"生，育"，……这些都能在四川华阳凉水井的客話里听見，而在临川、南昌、宜春話里却找不到。贛方言比起旁的姊妹方言来，沒有很突出的特征，这正好說明方言發展的一般趋势。今后不久，湘、贛等方言的特殊面貌，必然越来越模糊，同北方話或普通話越来越接近，終于难以識别了。

二　南昌音系

2. 19 声母表　　**声、韵、調表**

双唇音	p	p'	m	Φ

① 参看罗常培《語言与文化》，附录三《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論客贛方言的关系》，159—171 頁。北京大学，1950。

舌尖音	t	t‘	(n)		l
	ts	ts‘		s	
舌面音	tɕ	tɕ‘	ɳ	ɕ	
舌根音	k	k‘	ŋ		
喉　音	○(零声母)			h	

3. 60 韵母表

韵尾 / 韵头	-○ -i -u 尾 韵					鼻 尾 韵				塞 尾 韵				鼻韵
开	ɿ	a	o	ɛ	ə	an	on	ɛn	ən	at	ot	ɛt	ət	n
齐	i	ia		iɛ				iɛn	in			iɛt	it	ŋ
合	u	ua	uo			uan	uon	(uɛn)	un	uat	uot	(uɛ	ut	
撮	y		yo				yon		yn		yot		yt	
开		ai au		ɛu	əi əu	aŋ	oŋ			ak	ok			
齐				iɛu	iu	iaŋ	ioŋ		iuŋ	iak	iok		iuk	
合		uai		(uɛu)	ui	(uaŋ)	uoŋ		uŋ		uok		uk	

注：括弧里的四个韵母出現頻率極小，不計在內。

4. 声調表

調类	調值	例　　字
阴平	˥42	巴 ˍpa, 趴 ˍp‘a, 媽 ˍma
阳平	˧24	爬 ˨p‘a, 霞 ˨ha
上声	˨˩˦213	把 ˇpa, 怕 ˇp‘a, 馬 ˇma
阴去	˥˥55(或˥˧45)	霸 paˀ, 麻 maˀ
阳去	˨˩31	夏 haˀ, 罵 maˀ
入声	˥5	八 pat, 拔 p‘at, 麦 mak,

声、韵、調說明和举例

5. 声母說明和举例

p p‘ t t‘ k k‘ 六个塞音同北京音差不多。

Φ 是双唇清擦音，近似長沙話的 f[f^w]，但是上齿和下唇不接触，双唇的摩擦也不很显著。也有些人的發音是唇齿微微接触的 f^w。

ɳ 只出現在齐撮韵前面，發音部位跟 tɕ tɕ‘ ɕ 相同。开合口只有 l，沒有 n；n 只能作鼻尾韵的韵尾，所以 n 和 ɳ 可以当作一个音位处理。

零声母只出現在开口韵 ɵ 前面(个别語气詞不計)，而在齐齿、合口和撮口韵前面出現时带有輕微的摩擦音 j β ɥ。

每个声母按照它跟任何韵母可能配合的实际情形各举一例如下：

p: 疤 paㄚ, 波 poㄚ, 比 piㄧ, 补 puㄨ, 摆 paiㄧ, 杯 pəiㄟ, 包 pauㄠ, 彪 piɛuㄠ, 班 panㄢ, 搬 ponㄢ, 奔 pɛnㄣ, 边 piɛnㄧㄢ, 本 pɪənㄣ, 餅 piaŋㄧㄥ, 帮 poŋㄤ, 綁 puŋㄤ, 八 patㄚ, 撥 potㄛ, 北 pɪɛtㄜ, 不 pətㄨ, 笔 pitㄧ, 百 pakㄜ, 壁 piakㄧ, 博 pokㄛ。

p': 趴 p'aㄚ, 坡 p'oㄛ, 批 p'iㄧ, 鋪 p'uㄨ, 牌 p'aiㄞ, 胚 p'əiㄟ, 抛 p'auㄠ, 飄 p'iɛuㄠ, 攀 p'anㄢ, 潘 p'onㄣ, 偏 p'iɛnㄧㄢ, 噴 p'ənㄣ, 拼 p'inㄧㄣ, 彭 p'aŋㄥ, 平 p'iaŋㄧㄥ, 螃 p'oŋㄥ, 蓬 p'uŋㄥ, 拔 p'atㄚ, 潑 p'otㄛ, 别 p'iɛtㄧㄝ, 鼻 p'itㄧ, 白 p'akㄜ, 劈 p'iakㄧ, 薄 p'okㄛ, 扑 p'ukㄨ。

m: 媽 maㄚ, 摸 moㄛ, 迷 miㄧ, 模 muㄨ, 埋 maiㄞ, 梅 məiㄟ, 猫 mauㄠ、ㄡ, 謀 mɛuㄡ, 苗 miɛuㄡ, 蛮 manㄢ, 瞞 monㄣ, 猛 mɛnㄧㄥ, 棉 miɛnㄧㄢ, 門 mənㄣ, 民 minㄧㄣ, 蟒 maŋㄤ, 名 miaŋㄧㄥ, 忙 moŋㄤ, 蒙 muŋㄨㄥ, 抹 motㄛ, 墨 mɛtㄜ, 灭 miɛtㄧㄝ, 沒 mətㄨ, 密 mitㄧ, 麦 makㄜ, 莫 mokㄛ(又 motㄛ), 木 mukㄨ。

ɸ: 花 ɸuaㄨㄚ, 火 ɸuoㄨㄛ, 夫 ɸuㄨ, 淮 ɸuaiㄨㄞ, 非 ɸuiㄟ, 否 ɸuɛuㄡ, 翻 ɸuanㄢ, 欢 ɸuonㄢ, 宏 ɸuɛnㄨㄥ, 分 ɸunㄣ, 方 ɸuoŋㄤ, 風 ɸuŋㄨㄥ, 法 ɸuatㄚ, 或 ɸuɛtㄜ, 佛 ɸutㄛ, 霍 ɸuokㄜ, 福 ɸukㄨ。ɸu-(以 u 为介音) 倘改作 f-, 就更符合一般方言的标音習慣: f 只拼單元音 u, 此外都是开口。

t: 打 taㄚ, 爹 tiaㄧㄚ, tiɛㄧㄝ, 多 toㄛ, 低 tiㄧ, 都 tuㄨ, 獃 taiㄞ, 堆 tuiㄟ, 刀 tauㄠ, 兜 tɛuㄡ, 刁 tiɛuㄧㄠ, 丢 tiuㄧㄡ, 丹 tanㄢ, 端 tuonㄨㄢ, 灯 tɛnㄣ, 顛 tiɛnㄧㄢ, 丁 tinㄧㄣ, 蹲 tənㄨㄣ(～船), 釘 tiaŋㄧㄥ, 当 toŋㄤ, 东 tuŋㄨㄥ, 答 tatㄚ, 得 tɛtㄜ, 跌 tiɛtㄧㄝ, 的 titㄧ, 口 tiakㄜ (一点兒), 啄 tokㄛ。

t': 他 t'aㄚ, 提 t'iaㄧㄚ, 拖 t'oㄛ, 梯 t'iㄧ, 途 t'uㄨ, 胎 t'aiㄞ, 推 t'uiㄟ, 掏 t'auㄠ, 偷 t'ɛuㄡ, 挑 t'iɛuㄧㄠ, 滩 t'anㄢ, 貪 t'uonㄢ, 吞 t'ɛnㄣ, 天 t'iɛnㄧㄢ, 厅 t'inㄧㄣ, 囤 t'ənㄨㄣ(～积), t'ənㄣ(谷～), 听 t'iaŋㄧㄥ, 湯 t'oŋㄤ, 通 t'uŋㄨㄥ, 踏 t'atㄚ, 脫 t'uotㄛ, 特 t'ɛtㄜ, 鉄 t'iɛtㄧㄝ, 敌 t'itㄧ, 突 t'utㄨ, 托 t'okㄜ, 讀 t'ukㄨ。

l: 拉 laㄚ, 罗 loㄛ, 梨 liㄧ, 魯 luㄨ, 呂 lyㄩ, 奶 laiㄞ, 累 luiㄟ, 鬧 lauㄠ, 漏 lɛuㄡ, 了 liɛuㄧㄠ, 溜 liuㄧㄡ, 烂 lanㄢ, 卵 luonㄨㄢ, 然 lɛnㄣ, 連 liɛnㄧㄢ, 仁 lənㄣ, 吝 linㄧㄣ, 論 lunㄨㄣ, 冷 laŋㄥ, 鈴 liaŋㄧㄥ, 郎 loŋㄤ, 两 lioŋㄧㄤ, 聾 luŋㄨㄥ, 腊 laˋtㄚ, 热 lɛtㄜ, 列 liɛtㄧㄝ, 入 lətㄨ, 立 litㄧ, 律 lytㄩ, 落 lokㄛ, 鹿 lukㄨ, 綠 liukㄧㄡ。

ts: 渣 tsaㄓㄚ, 左 tsoㄗㄨㄛ, 知 tsɿㄓ, 租 tsuㄗㄨ, 灾 tsaiㄗㄞ, 追 tsuiㄓㄨㄟ, 糟 tsauㄗㄠ, 走 tsɛuㄗㄡ, 周 tsəuㄓㄡ, 站 tsanㄓㄢ, 鑽 tsuonㄗㄨㄢ, 曾 tsɛnㄗㄣ, 眞 tsənㄓㄣ, 遵 tsunㄗㄨㄣ, 正 tsaŋㄓㄥ～月, 張 tsoŋㄓㄤ, 宗 tsuŋㄗㄨㄥ, 札 tsatㄓㄚ, 撮 tsuotㄗㄨㄛ, 則 tsɛtㄗㄜ, 織 tsətㄓ, 卒 tsutㄗㄨ, 摘 tsakㄓㄜ, 桌 tsokㄓㄨㄛ, 粥 tsukㄓㄡ。

ts': 車 ts'aㄔㄚ, 搓 ts'oㄘㄨㄛ, 痴 ts'ɿㄔ, 初 ts'uㄔㄨ, 猜 ts'aiㄘㄞ, 吹 ts'uiㄔㄨㄟ, 曹 ts'auㄘㄠ, 超 ts'ɛuㄔㄠ, 抽 ts'əuㄔㄡ, 摻 ts'anㄔㄢ, 穿 ts'uonㄔㄨㄢ, 層 ts'ɛnㄘㄥ, 秤 ts'ənㄔㄥ, ㄙ, 村 ts'unㄘㄨㄣ, 撐 ts'aŋㄔㄥ, 昌 ts'oŋㄔㄤ, 冲 ts'uŋㄔㄨㄥ, 擦 ts'atㄘㄚ, 賊 ts'ɛtㄗㄜ, 直 ts'ətㄓ, 出 ts'utㄔㄨ, 尺 ts'akㄔㄜ, 昨 ts'okㄗㄨㄛ, 触 ts'ukㄔㄨ。

s: 沙 saㄕㄚ, 梭 soㄙㄨㄛ, 詩 sɿㄕ, 苏 suㄙㄨ, 腮 saiㄙㄞ, 摔 suaiㄕㄨㄞ, 虽 suiㄙㄨㄟ, 騷 sauㄙㄠ, 少 sɛuㄕㄠ, 收 səuㄕㄡ, 三 sanㄙㄢ, 酸 suonㄙㄨㄢ, 生 sɛnㄕㄥ、saŋㄕㄥ, 申 sənㄕㄣ, 孙 sunㄙㄨㄣ, 商 soŋㄕㄤ, 松 suŋㄙㄨㄥ, 杀 satㄕㄚ, 刷 suotㄕㄨㄛ, 蝨 sɛtㄕㄜ, 湿 sətㄕ, 术 sutㄕㄨ, 石 sakㄕㄜ, 索 sokㄙㄨㄛ, 叔 sukㄕㄨ。

tɕ: 借 tɕiaㄐㄧㄝ, 鷄 tɕiㄐㄧ, 居 tɕyㄐㄩ, 焦 tɕiɛuㄐㄧㄠ, 糾 tɕiuㄐㄧㄡ, 捐 tɕyonㄐㄩㄢ, 尖 tɕiɛnㄐㄧㄢ, 今 tɕinㄐㄧㄣ, 軍 tɕynㄐㄩㄣ, 精 tɕiaŋㄐㄧㄥ, 将 tɕioŋㄐㄧㄤ, 絕 tɕyotㄐㄩㄝ, 接 tɕiɛtㄐㄧㄝ, 急 tɕitㄐㄧ, 桔 tɕytㄐㄩ, 迹 tɕiakㄐㄧ, 脚 tɕiokㄐㄩㄝ, 菊 tɕiukㄐㄩ。

tɕ': 茄 tɕ'iaㄑㄧㄝ, 瘸 tɕ'yoㄑㄩㄝ, 佢 tɕ'iɛㄑㄩ, 欺 tɕ'iㄑㄧ, 驅 tɕ'yㄑㄩ, 悄 tɕiɛuㄑㄧㄠ, 秋 tɕ'iuㄑㄧㄡ, 圈 tɕ'yonㄑㄩㄢ, 签

tɕ'iɛnㄟ, 亲 tɕ'inㄟ, 群 tɕ'ynㄦ, 青 tɕ'iaŋㄟ, 槍 tɕ'ioŋㄟ, 穷 tɕ'iuŋㄦ, 缺 tɕ'yotㄱ, 切 tɕ'iɛtㄱ, 七 tɕ'itㄱ, 屈 tɕ'ytㄱ, 喫 tɕ'iakㄱ, 雀 tɕ'iokㄱ, 局 tɕ'iukㄱ。

ɲ: 魚 ɲiɛㄱ, 膩 ɲiㄟ, 遇 ɲyㄟ, 鳥 ɲiɛuㄟ, 扭 ɲiuㄟ, 硯 ɲɛnㄟ, 認 ɲinㄟ, 釀 ɲioŋㄟ, 月 ɲyotㄱ, 捏 ɲiɛtㄱ, 日 ɲitㄱ, 虐 ɲiokㄱ, 肉 ɲiukㄱ。

ɕ: 靴 ɕiaㄟ, 西 ɕiㄟ, 需 ɕyㄟ, 消 ɕiɛuㄟ, 修 ɕiuㄟ, 宣 ɕyonㄟ, 先 ɕiɛnㄟ, 新 ɕinㄟ, 勋 ɕynㄟ, 星 ɕiaŋㄟ, 乡 ɕioŋㄟ, 凶 ɕiuŋㄟ, 雪 ɕyotㄱ, 屑 ɕiɛtㄱ, 息 ɕitㄱ, 戌 ɕytㄱ, 錫 ɕiakㄱ, 削 ɕiokㄱ, 蓄 ɕiukㄱ。

k: 家 kaㄟ, 瓜 kuaㄟ, 戈 koㄟ, 过 kuoㄱ, 鋸 kiɛㄱ, 姑 kuㄟ, 街 kaiㄟ, 乖 kuaiㄟ, 規 kuiㄟ, 高 kauㄟ, 沟 kiɛuㄟ, 艰 kanㄟ, 关 kuanㄟ, 乾 konㄟ, 官 kuonㄟ, 跟 kiɛnㄟ, 棍 kunㄱ, 羹 kaŋㄟ(豆腐～), kiɛnㄟ(調～), 江 koŋㄟ, 光 kuoŋㄟ, 工 kuŋㄟ, 甲 katㄱ, 刮 kuatㄱ, 割 kotㄱ, 革 kiɛtㄱ, 国 kuɛtㄱ, 骨 kutㄱ, 隔 kakㄱ, 角 kokㄱ, 郭 kuokㄱ, 谷 kukㄱ。

k': 卡 k'aㄦ, 夸 k'uaㄟ, 苛 k'oㄟ, 科 k'uoㄟ, 枯 k'uㄟ, 开 k'aiㄟ, 快 k'uaiㄦ, 亏 k'uiㄟ, 敲 k'auㄟ, 摳 k'iɛuㄟ, 砍 k'anㄦ, 看 k'onㄦ、ㄟ(～家), 寬 k'uonㄟ, 肯 k'iɛnㄦ, 昆 k'unㄟ, 筐 k'uaŋㄟ、k'uoŋㄟ, 康 k'oŋㄟ, 空 k'uŋㄟ, 渴 k'otㄱ, 闊 k'uotㄱ, 刻 k'iɛtㄱ, 窟 k'utㄱ, 客 k'akㄱ, 确 k'okㄱ, 扩 k'uokㄱ, 哭 k'ukㄱ。

ŋ: 鴉 ŋaㄟ, 屙 ŋoㄟ, 哀 ŋaiㄟ, 咬 ŋauㄦ, 欧 ŋiɛuㄟ, 淹 ŋanㄟ, 安 ŋonㄟ, 恩 ŋiɛnㄟ, 骯 ŋoŋㄟ, 鴨 ŋatㄱ, 額 ŋiɛtㄱ, 恶 ŋokㄱ。

h: 虾 haㄟ, 何 hoㄦ, □ hɛㄦ, ㄦ(那), 海 haiㄦ, 豪 hauㄦ, 猴 hɛuㄦ, 咸 hanㄦ, 鼾 honㄟ, 亨 hɛnㄟ, 行 hoŋㄦ, 瞎 hatㄱ, 合 hotㄱ, 黑 hɛtㄱ, 吓 hakㄱ, 学 hokㄱ。

○: 夜 iaㄦ, 蛙 uaㄟ, 兒而 əㄱ, 尔 əㄦ, 衣 iㄟ, 烏 uㄟ, 于 yㄱ, 歪 uaiㄟ, 威 uiㄟ, 妖 iɛuㄟ, 幽 iuㄟ, 弯 uanㄟ, 豌 uɑnㄟ, 冤 yonㄟ, 烟 iɛnㄟ, 因 inㄟ, 溫 unㄟ, 暈 ynㄟ, 影 iaŋㄦ, 横 uaŋㄱ, 央 ioŋㄟ, 汪 uoŋㄟ, 翁 uŋㄟ, 用 iuŋㄦ, 滑 uatㄱ, 活 uotㄱ, 越 yotㄱ, 叶 iɛtㄱ, —itㄱ, 物 utㄱ, 郁 ytㄱ, 約 iokㄱ, 屋 ukㄱ。

上面的例子显示了声母和韵母互相配合的基本情况，虽然口語里还有一些不知本字的土詞兒沒有包括在內。

6. 韵母說明和举例

从韵母表可以看出南昌話有八个單元音：ɿ i u y ɐ o ɛ ə，两个自成音节的鼻音：ɳ ŋ̍，三个介音：i- u- y-，两个元音韵尾：-i -u，四个輔音韵尾：-n -ŋ -t -k（或-ʔ）。

ɿ只出現在 ts ts' s 后面，同北京音 ɿ 差不多。由于南昌話不分尖团，i 永远不能出現在 ts ts' s 后面，所以从配合关系上說，ɿ 和 i 可以算作一个音位，ɿ 是 i 在 ts ts' s 后面的变体。

u 的圓唇程度不很显著，在舌尖声母后面是較松的 u-，接近 υ_c，特别是作介音。

ɐ 是前 a，比北京話的 a 要靠前些，甚至于在 au 这样的韵母里。

o 比第七号标准元音 o 略低略开。o 后面带有舌根音韵尾 -ŋ -k 时开口度更大，接近标准元音 ɔ。o 在 yo yon yot 三韵中偏前，接近 ɵ。

ə 单独作韵母时开口度較大，略介乎 œ 和 ɵ 之間，有些人的發音微微圓唇，近似 ɵ 或 ø；可是后面带有舌尖音韵尾 -n -t 时，开口度就很小，接近 ɘ：眞 tsənㄟ[tsən]，織 tsətㄱ[tsət]。只有在 əi əu 二韵中，ə 是介乎 i 和 ɵ 之間的一个松而高的央元音。这个元音的特色很象梅县話（客家方言）的 ə。

-t -k 两个韵尾只有閉塞沒有爆發，閉塞的程度也十分輕微，在青年人的發音里有大部分混同的趋势。-k 在好些人的發音里近似喉塞音-ʔ，所以改标作-ʔ也未尝不可，可是-t 和-k 前面的元音音色的差别还是很显著的：at-aʔ， ak-ɑʔ， ot-ɵʔ，ok-oʔ 或 ɔʔ，ɛt-ɛʔ，ɵt-ɘʔ，it-iʔ，ut-uɘʔ，uk-uʔ，yt-yʔ。

uɛu uɛn uɛt 只出現在 Φ 声母后面和一个"国"字[kuɛtㄱ]，出現頻率極小，所以韵母表里把这三个韵放在括弧里，不当作独立韵母計算。可是为了显示南昌話發音的特点，Φ 只出現在合口韵（以 u 为主要元音或以 u-为介音）的前面；如果按照处理北方方言的習慣，Φu-（-u-是介音）很可以簡化，标作 Φ-或 f-就行了。

ui iu、in un yn、it ut yt 八个韵母的主要元音和韵尾之間都有个輕微的流音 ɵ 或 ɘ，实际音值是[uɵi iɵu iɵn uɵn yɵn iɵt uɵt yɵt]。

ṇ ŋ̩ 两个鼻音自成音节，不跟别的声母相拼，只出現一两次：你 ṇㄴ，五 ŋ̩ㄴ。

上节声母举例已經照顧到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这兒韵母就不必再一一举例了，但有几个韵母跟声母的配合关系值得注意，例如

ɵi 只同双唇音 p pʻ m 相拼：杯 pɵiㄟ，貝 pɵiㄱ，胚 pʻɵiㄟ，陪 pʻɵiㄴ，倍 pʻɵiㄴ，每 mɵiㄴ，梅 mɵiㄱ，妹 mɵiㄴ。

ɵu 只同 ts tsʻ s 相拼：周 tsɵuㄟ，肘 tsɵuㄴ，咒 tsɵuㄱ，抽 tsʻɵuㄟ，綢 tsʻɵuㄴ，丑 tsʻɵuㄴ 紂 tsʻɵuㄴ，收 sɵuㄟ，手 sɵuㄴ，受 sɵuㄟ；还有一个"揉"字[lɵuㄱ]。

ɵ 自成音节，除零声母外，不同其他声母相拼：耳 ɵㄴ 兒，ɵㄱ，二ɵㄴ。

以 ɛ 为主要元音的齐齿韵可以跟 k kʻ ŋ 相拼（这三个舌根音声母照例不拼齐撮韵），例如：鋸 kiɛㄱ，ᶜ沟ᶜ狗够ᵓkiɛu，ᶜ摳ᶜ口kʻiɛu，ᶜ欧ᶜ藕牛ᵓ ŋiɛu；ᶜ跟ᶜ哽更ᵓkiɛn，肯 kʻiɛnㄴ，恩 ŋiɛnㄟ；革 kiɛtㄱ，刻 kʻiɛtㄱ，額 ŋiɛtㄱ。

ɛ 只見一次：口 hɛㄴ，ㄴ（那，指示詞）。

yo 只同 tɕʻ 相拼：瘸 tɕʻyoㄴ。

uaŋ 只出現二次：横 uaŋㄱ（这个人脾气好横，一横一直），桌 uaŋㄴ子（桌子四条腿的横擋）这个韵母沒有当作独立韵母計算。

鼻尾韵和塞尾韵中，主要元音 i y ɛ ɵ 只跟 -n -t 两个韵尾相結合，其他元音后面可以有 -n -t 和 -ŋ -k 四个韵尾。部分青年人只能辨别入声韵韵尾-t 和-ʔ，不能辨别-t 和-k，-t 尾減少，因而韵母系統同这兒所描写的有或大或小的出入。

7. 声調說明

南昌話有六个声調，市区和郊区的調类略有出入。郊区有些人还能分辨阴阳入，但只限于一部分字，而大部分字趋于混同。市区和郊区的調值大体一致：阴平ㄟ42，阳平ㄴ24，上声ㄴ213，阴去ㄱ55（微升，也可标作 145），阳去ㄴ31，入声ㄱ5。

阳平字的声母限于送气的清塞音、清塞擦音和一个 h（这类声母的字古屬濁声母平声，北京話和絕大多数方言今讀阳平），其他声母如 m ŋ l Φ s ɕ ○ 等归阴去。阴去声母沒有送气的清塞音、清塞擦音和 h（这类声母的字在古音和現在的北京音都讀去声，南昌話却归上声）。这两个調类的字的分派情况，市区和郊区是一致的。上声只有一个，不分阴阳（中古上声全濁声母字今归阳去，这在其他許多方言不乏类似現象）。

入声韵尾有 t 和 k 两种，可是有少数入声字是两可的，各人的發音不完全一致。

变調現象并不显著。两个或三个上声字相連，头一个或头两个字的上升程度要差些，即˨213 讀成˨212, 如：好看 hau˨˦ k'on˨˥。

輕声現象接近北京話。双音节調的第二音节往往讀得輕些短些，如日头 ȵit˥ t'ɛu˨˥，衣裳 i˥ soŋ˥˥，姑娘(姑母)ku˥ ȵioŋ˥˥，姐姐 tɕia˨ tɕia˨˥，称称 ts'ɵn˥ ts'ɵn˥˥，拿起 la˥ tɕ' i˨˥。

历史比較音韵

8. 声母的对应　南昌話有 19 个声母，北京話有 22 个声母，包括零声母在內。南昌比北京少五个：n tʂ tʂ' ʂ ʐ，多两个：ȵ 和 ŋ。它們的对应关系和中古音来源，可以概括为八条(白話音下加短横綫：ㅁ)：

① p m t ("帮明端")三个声母两地一致，如宝貝，梅苗，多胆。

② 南昌 p' t' 大部分相当于北京的 p' t'，小部分相当于北京的 p t，例如

南昌	北京	例　字
p' ～	p'	坡破批普票潑(滂)；爬婆皮菩牌陪袍嫖盘彭便(～宜)盆平蓬(並母平声)
	p	斃部敗倍抱办伴便(～利)辦笨并病拔别鼻白薄(並母仄声)
t' ～	t'	他拖体泰鉄脫(透)；提馱台桃头条談团田藤停囤唐同(定母平声)
	t	惰渡弟大兌盜豆蛋断邓殿定遁蕩洞敌(定母仄声)

③ 南昌 k k' h 大部分相当于北京的 k k' x，小部分相当于北京的 tɕ tɕ' ɕ，例如

南昌	北京	例　字
k ～	k	瓜哥姑該乖高勾甘工谷(見母一二等，今开合)
	tɕ	家加嘉傢假賈架嫁价，皆阶偕稭街解介界芥尬届戒械，交郊胶絞教～育較覚，监艰間奸減簡柬揀碱鑒夹袂甲角，江講降～落(見母假蟹效咸山江各攝开口二等，今开口)
k'	k'	夸苛枯开塊盔考摳昆空哭(溪母一二等，今开合)；葵逵狂(群母平声，今合口)
	k	跪櫃共(群母仄声，今合口)；概溉(見母，特例)
	tɕ'	敲，恰掐，确壳(溪母效咸江各攝开口二等)
h ～	x	何孩海豪好吼含喊很寒鶴黑(曉匣母一二等，今开口)
	ɕ	虾霞夏下，鞋蟹懈，孝校学～，咸鹹陷銜狹洽盒，閑限莧瞎轄，降項巷学，吓(曉匣母假效咸山江梗各攝开口二等)

④ 南昌的 tɕ tɕ' ɕ 同北京音的对应要复杂些，这套声母只拼齐撮，基本上是从中古三四等韵变来的，例如(字下加短横表示两讀：舌面音或舌尖音)：

南昌	北京	
tɕ ～	tɕ	鷄拘嬌九肩今井均捐卷姜脚潔(見)；姐挤焦酒尖津将(精)；毽竞(群，今讀阴去)。
	tʂ	猪誅蛛朱株煮主注(遇合三遇麌)，周舟州洲晝咒(流开三尤)(知照)
	tɕ	夆(溪)
tɕ' ～	tɕ'	溪区悄牵輕犬羌曲(溪)；且妻秋千青七(清)；群茄奇求乾琴芹裙权强穷(群母平声)；齐臍樵瞧錢牆秦情全泉(从母平声)

tɕ　巨拒技轎舅俭近及倔倦絕匠局(群母仄声)；藉聚就漸踐尽靜凈集疾寂(从邪母仄声)

ɕ　徐席～子 袖 衫～(从邪)

tʂ‘　儲厨綢筹(澄母平声)，抽臭醜丑处(徹穿)(合三)

tʂ　柱住(澄母仄声，合三)

ʂ　售(禪)

ɕ ～ ɕ　希虛曉休掀欣訓香兄血旭(曉)；兮系賢县刑熊协穴(匣)；写西须消修仙心星迅相些惜雪削(心)；斜謝緒羨習旬祥象(从邪)

ʂ　書舒輸鼠黍恕戍(审)；薯殊墅竪树(禪)

⑤ 南昌 ts ts‘ s 相当于北京的 ts ts‘ s 和一部分 tʂ tʂ‘ ʂ ʐ。这套声母只出現于开合口，是从中古一二等和少数三等韵变来的。例如：

南昌		北京	
ts	～	ts	左祖灾嘴糟資走宗贓則窄作(精)
		tʂ	渣遮招肘知支站針珍准正專張庄章壯中鍾哲桌执織竹烛(知照)
ts‘	～	ts‘	搓雌粗猜操凑参寸聪策(清)；慈才慚曹从(从母平声)
		ts	在坐自字皂造贈藏西～賊族(从母仄声)
		tʂ‘	車侈初楚超产春襯川昌窗暢充插尺出赤徹测(徹穿)垂齪酬蟬禪臣承成盛～滿了(禪母平声)；茶愁池鋤柴巢潮沉存澄呈岔虫崇(澄床母平声)
		tʂ	助寨赵兆召暫棧郑丈杖状秩值軸(澄床母仄声)
s	～	s	梭鎖斯苏素腮賽三孙送色速(心)；誦頌訟俗(邪)
		ʂ	紗奢捨耍施詩史世書舒篩帅晒水岁扫馊山森生省扇，深身声沈聖說刷室識适門拴霜束(审)；蛇社时誓是示事市視誰邵石神滇善裳上熟續涉舌十(禪)
		tʂ‘	純晨常尝(禪)；船唇(船)
		ʐ	瑞(禪)

⑥ 南昌 l 相当于北京的 l 和一部分 n 和 ʐ。中古来母如今南昌和北京都讀 l；中古泥日二母一二等及少数三等(今开口)如今南昌也变作 l，而北京分别讀 n 和 ʐ。例如：

南昌		北京	
l	～	l	拉罗李魯呂来雷撈摟了溜獺卵臉領林輪冷岭郎两良龙腊立落(来)
		n	拿挪糯懦努奴怒乃奶耐捺內脑南男納能暖諾嫩囊农(泥)；濃宁(泥母三四等，特例)
		ʐ	繞柔然染忍仁仍任閏潤戎若褥辱热入(日)

⑦ 南昌 ɳ 相当于北京的 n ʐ 和 ○。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双方对应关系的源流：

南昌		北京	
ɳ	～	n	泥尼倪女鳥尿扭粘碾年念聶孽担逆溺娘虐瘧(泥母三四等，今齐撮)
		ʐ	染弱肉日(文言讀 l，日母三等)
		○	魚拟誼疑拟仪艺义語堯严言研硯业銀凝迎抑阮元原源願月仰育獄(疑母三四等)；浴(以母三等)

⑧ 南昌的ŋ和〇大体上相当于北京的〇，北京沒有 ŋ-声母。例如

南昌	北京	
ŋ ～	〇	牙我俄碍咬偶眼硬额岸昂岳鄂(疑)；鸦亞挨哀爱袄欧晏鴨恩厄安暗恶骯(影，今开口)
〇 ～	〇	耳兒而尔二(日母开口)；医妖有淹炎叶音一央养羊样約，烏无煨味灣晚袜宛溫刎汪翁屋，雨宇羽愈允匀韵域冤悅勇用(影喻)
	ɥ	荣容融(喻)

9. 韵母的对应

南昌	北京	例 字(注南昌讀音)
ɿ ～	ɿ	子ᶜtsɿ，雌꜀ts'ɿ，慈 ₅ts'ɿ，字 ts'ɿ²，私꜀sɿ
	ʅ	知꜀tsɿ，痴꜀ts'ɿ，稚 ts'ɿ²，屎ᶜsɿ，时 sɿ˃
i ～	i	比ᶜpi，批꜀p'i，吏 li²，飢꜀tɕi，寄 tɕi˃
u ～	u	布 pu˃，附 ɸu²，都꜀tu，故 ku˃，楚ᶜts'u，祖ᶜtsu
y ～	y	女ᶜɳy，拘꜀tɕy，聚 tɕ'y²，趋꜀tɕ'y，于 y˃
a ～	a	巴꜀pa，把ᶜpa，罵 ma²，拿 la˃，茶₅ts'a，沙꜀sa
	ia	家꜀ka，假ᶜka，牙 ŋa˃，下夏 ha²
	ua	耍ᶜsa
	ɤ	蔗 tsa˃，車꜀ts'a，扯ᶜts'a，社 sa²
ia ～	ie	姐ᶜtɕia，借 tɕia˃，藉 tɕ'ia²，茄₅tɕ'ia，
	ye	靴꜀ɕia，瘸₅tɕ'ia，₅tɕ'yo
ua～	ua	华 ɸua˃，瓜꜀kua，剮ᶜkua，話 ua²
o ～	o	波꜀po，跛ᶜpo，播 po˃，磨 mo²
	uo	多꜀to，罗 lo˃，左ᶜtso，坐 ts'o²
	ɤ	歌꜀ko，可ᶜk'o，俄 ŋo˃，餓 ŋo²
uo～	uo	果ᶜkuo，过 kuo˃，貨 ɸuo˃
	ɤ	科꜀k'uo，課ᶜk'uo
yo～	ye	瘸₅tɕ'yo
iɛ ～	y	魚 ɳiɛ˃，去ᶜtɕ'iɛ，鋸 kiɛ˃。
ai～	ai	灾꜀tsai，奶ᶜlai，来 lai˃，寨 ts'ai²
	ie	皆꜀kai，解ᶜkai，界 kai˃
uai～	uai	乖꜀kuai，拐ᶜkuai，怪 kuai˃
ei ～	ei	培₅p'ei，倍 p'ei²，每ᶜmei，梅 mei˃
ui ～	ui	催꜀ts'ui，水ᶜsui，岁 sui˃，櫃 k'ui²
	ei	非꜀ɸui，类 lui²，雷 lui˃
au ～	au	刀꜀tau，毛 mau˃，早ᶜtsau，傲 ŋau²
	iau	交꜀kau，教 kau˃，校 hau²
ɛu～	ou	斗ᶜtɛu，偷꜀t'ɛu，漏 lɛu²，奏 tsɛu˃
	au	超꜀ts'ɛu，潮₅ts'ɛu，少ᶜsɛu，邵 sɛu²

iɛu～ou　勾ᶜkiɛu, 購 kiɛuˀ, 口ᶜkʻiɛu, 欧ᶜŋiɛu

iau　标ᶜpiɛu, 了ᶜliɛu, 笑 ɕiɛuˀ, 耀 iɛu²

uɛu～ou　否ᶜɸuɛu, 浮 ɸuɛuˀ

ɵu～ou　咒 tsɵuˀ, 抽ᶜtsʻɵu, 手ᶜsɵu, 受 sɵu²

iu～iu　流 liuˀ, 就 tɕʻiu², 休ᶜɕiu, 有ᶜiu

an～an　班ᶜpan, 淡 tʻan², 难 lanˀ, 斩ᶜtsan

ian　监ᶜkan, 眼ᶜŋan, 咸ᶜhan, 限 han²

uan～uan　关ᶜkuan, 幻 ɸuan², 晚ᶜuan, 頑 uanˀ

an　藩ᶜɸuan, 反ᶜɸuan, 凡 ɸuanˀ, 飯 ɸuan²

on～an　庵ᶜŋon, 汉ᶜhon, 含ᶜhon, 汗 hon²

uan　端ᶜton, 短ᶜton, 鍛 tonˀ, 乱 lon², 轉ᶜtson, 傳 ᶜtsʻon～达, tsʻon²～記

yon～yan　卷ᶜtɕyon, 宣ᶜɕyon, 元 ɳyonˀ, 願 ɳyon²

uan　軟ᶜɳyon

ɛn～an　沾ᶜtsɛn, 展ᶜtsɛn, 然 lɛnˀ

ɵn　痕ᶜhɛn, 很ᶜhɛn, 恨 hɛn²

ɵŋ　登ᶜtɛn, 贈 tsʻɛn², 省ᶜsɛn, 能 lɛnˀ

iɛn～ian　天ᶜtʻiɛn, 連 liɛnˀ, 現 ɕiɛn², 演ᶜiɛn

ɵn　跟ᶜkiɛn, 垦ᶜkʻiɛn

ɵŋ　更庚ᶜkiɛn

uɛn～ɵŋ　宏 ɸuɛnˀ

ɵn～ɵn　本ᶜpɵn, 門 mɵnˀ, 珍ᶜtsɵn, 愼 sɵn²

ɵŋ　征ᶜtsɵn, 証 tsɵnˀ, 秤ᶜtsʻɵn, 胜腎 sɵn²

in～in　敏ᶜmin, 林 linˀ, 吝 lin², 今ᶜtɕin

iŋ　冰ᶜpin, 陵 linˀ, 影ᶜin

ɵŋ　盟萌 minˀ

un～un　魂 ɸunˀ, 敦ᶜtun、ᶜtɵn, 閏 lun²、lɵn², 筍ᶜsun、ᶜsɵn

ɵn　分ᶜɸun, 粉ᶜɸun, 粪 ɸunˀ, 份 ɸun²

yn～yn　君ᶜtɕyn, 俊 tɕynˀ, 訓 ɕynˀ, 运 yn²

yŋ　永泳ᶜyn

aŋ～ɵŋ　爭ᶜtsaŋ, 撐ᶜtsʻaŋ, 冷ᶜlaŋ

iaŋ～iŋ　定 tiaŋ², 輕ᶜtɕʻiaŋ, 晴ᶜtɕʻiaŋ, 影ᶜiaŋ

uaŋ～ɵŋ　横 uaŋˀ

oŋ～aŋ　帮ᶜpoŋ, 忙 moŋˀ, 朗ᶜloŋ, 上 soŋ²

uaŋ　庄ᶜtsoŋ, 床ᶜtsʻoŋ, 創ᶜtsʻoŋ, 撞 tsʻoŋ²

iaŋ　江ᶜkoŋ, 講ᶜkoŋ, 降 koŋˀ, 巷 hoŋ²

ioŋ～iaŋ　两ᶜlioŋ, 槍ᶜtɕʻioŋ, 象 ɕioŋ², 羊 ioŋˀ

uoŋ～uaŋ　光ᶜkuoŋ, 矿ᶜkʻuoŋ, 王 uoŋˀ, 望 uoŋ²

uŋ～uŋ　东ᶜtuŋ, 龙 luŋˀ, 腫ᶜtsuŋ, 重 tsʻuŋ²輕～

ɵŋ	懵ᶜmuŋ, 梦 muŋ², 封ᵓɸuŋ
iuŋ～yŋ	胸ᵓɕiuŋ, 熊 ɕiuŋˀ, 勇ᶜiuŋ, 用 iuŋ²
uŋ	荣 iuŋˀ
at～a	杀 sat, 納 lat, 塔 t'at, 眨 tsat
ia	夹 kat, 押 ŋat, 狭 hat
uat～ua	刮 kuat, 滑袜 uat
a	發法 ɸuat
ot ～ o	撥 pot, 末 mot
uo	脫夺 t'ot
ɤ	割 kot, 渴 k'ot, 喝 hot
uot～uo	闊 k'uot, 活 ɸuot, uot
yot～ye	缺 tɕ'yot, 血 ɕyot, 月 ɳyot
ɛt ～ɤ	哲 tsɛt, 涉 sɛt
o	默墨 mɛt
ei	北 pɛt, 黑 hɛt
ai	帛 p'ɛt, 擇 ts'ɛt
iɛt～ie	别 p'iɛt, 猎 liɛt, 胁 ɕiɛt
ɤ	刻 k'iɛt, 厄 ŋiɛt
uɛt～uo	国 kuɛt, 或 ɸuɛt, uɛt
ɵt ～ɿ	执 tsɵt, 識 sɵt
u	入 lɵt, 不 pɵt
o	沒 mɵt埋～
it ～ i	笔 pit, 敌 t'it, 积 tɕit, 易 it
ut～ u	卒 tsut, 骨 kut, 物 ut
o	佛 ɸut
yt～ y	律 lyt, 橘 tɕyt, 戌 ɕyt
ak～ai	百 pak, 白 p'ak
o	伯 pak
ɤ	格 kak, 客 k'ak, 赫 hak
ɿ	只 tsak, 尺 ts'ak, 石 sak
iak～ i	壁 piak, 迹 tɕiak, 錫 ɕiak
ok ～ o	博 pok, 膜 mok
uo	托 t'ok, 作 tsok, 洛 lok
ye	岳 ŋok, 确 k'ok
ɤ	乐 lok, 各 kok
iau	角觉 kok
iok～ye	略 liok, 却 tɕ'iok
iau	脚 tɕiok, 藥 iok

uk～u　　扑 p‘uk, 独 t‘uk, 鹿 luk, 族 ts‘uk, 哭 k‘uk

iuk～y　　欲 ȵiuk, 菊 tɕiuk, 旭 ɕiuk

10. 南昌話的韵母同中古音和北京音比較，值得注意以下几个条例：

①咸山二攝开合口一二等，一般趋于混同，但在見系声母后面保持了主要元音音色的显明区别，例如：

咸攝	一等		二等	
	覃韵：	感 ᶜkon	咸韵：	减 ᶜkan
	談韵：	甘 ᶜkon	銜韵：	监 ᶜkan
	合韵：	喝 hot	洽韵：	狹 hat
	盍韵：	磕 k‘ot	狎韵：	鴨 ŋat
山攝	一等		二等	
	寒韵：	干 ᶜkon	山韵：	艰 ᶜkan, 删韵： 顏 ŋanˀ
	桓韵：	官 ᶜkuon	山韵：	幻 ɸuanˀ, 删韵： 关 ᶜkuan
	曷韵：	葛 kot	黠韵：	軋 ŋat, 鎋韵： 瞎 hat
	末韵：	闊 k‘uot	黠韵：	挖 uat 鎋韵： 刮 kuat

这二攝的开口一二等的区别，在客家方言也有同样的現象，音类和音值都很近似。如果單从音类上着眼，这个区别也可以說保存在北京音和吳方言里。

②咸山二攝开口二三等在知系声母后也保存了元音音色的显著区别，例如：

咸攝	二等		三等	
	咸韵：	站 tsanˀ(知)	盐韵：	沾 ᶜtsɛn(知)
		斬 ᶜtsan(庄)		占 tsɛnˀ(章)
山攝	山韵：	綻 ts‘anᶻ(澄)	仙韵：	展 ᶜtsɛn(知)
		山 ᶜsan(生)		扇 sɛnˀ(書)

这两攝二三等的区别(从音类上說)在吳方言也保存得很好，但在北京和梅县(客家)已經分不出来了。

③iɛu iɛn iɛt 三个齐齿韵是从中古三四等韵变来的，可是流、臻、曾、梗四攝开口一二等在見組和影母后面大都有-i-介音，例如：

流开一侯　　勾狗够、摳口扣、偶、欧嘔慪 iɛu

臻开一痕　　跟根、恳垦、恩 iɛn

曾开一登德　肯 iɛn, 刻克 iɛt(溪母)

梗开二庚耕　更耕哽耿 iɛn(見母)

　　陌麦　格革隔 iɛt(見母)

这一特点似限于南昌郊区；舌根音和-ɛ-之間产生了一个 i 流音；市区一般讀 ɛu ɛn ɛt(ɛ是較开的 e 型)。

④知系声母發音部位变同精組，但在三四等变开合口而不变齐齿撮口，例如：

假开三麻　遮者蔗、車扯、奢賒、捨蛇社射舍赦 a(特例：爹 ᶜtia)(比較精組：姐借且邪 ia)

遇合三魚　猪著、初楚处、諸煮、書舒鼠恕庶 u(白話音也讀 y)(比較精組：蛆胥徐 y)

效开三宵　朝昭、超潮、燒少紹 ɛu(比較精組：焦樵消 iɛu)

从这一特点推测，ʦ 組和 ʦ 組的混同应該是較晚的变化，如果两組早已合并，在三四等韵前面的变化应該是一致的。文白异讀大概是方音的混杂。

⑤深臻二攝开口三等的演变反映了知、章（照三）組和庄（照二）組声母性質的差别，例如：

深开三侵緝　（知）沉琛 ɵn，（章）針斟枕深审 ɵn，执汁湿十 ɵt，（庄）森参人～ɛn，瀡 ɛt

臻开三眞質　（知）珍鎮陈塵趁 ɵn，姪秩 ɵt

（章）眞診振身申伸神辰晨腎愼臣 ɵn，質实失室 ɵt

（庄）襯 ɛn，瑟蝨 ɛt

这一特点同梅县客家話是一致的。

⑥中古韵尾 -m 今变 -n，-p 今变 -t。梗曾二攝原收 -ŋ -k，大体保存，但是今主要元音如果是 i y ɛ ɵ，原来的 -ŋ -k 便变作 -n -t。

11. 声調的对应

南昌話的声調是参照中古音系和北京音系分类的，大致对应如下：

南昌～北京	例　字
阴平～阴平	巴媽花他拉渣差沙鴉虾
阳平～阳平	爬琶茶查霞虾～蟆題提其齐
上声～上声	把馬打者扯捨假啞体李挤椅
～去声	抗唱菜怕汉
阴去～去声	霸垻榨詐架价帝际季細意
～阳平	时詳扶鵝娘人龙难麻文云
阳去～去声	佩弟罵話社又夏例技义易
入声～阴平	八撥潑僻脫积緝些抑
阳平	拔别習席寂極笛絕熟活匣
上声	北百撇匹鉄谷渴曲雪
去声	密木立逆揑月役物客

阳平字的声母都是中古平声濁塞音和塞擦音变来的送气清音，和匣母变来的 h（限于开口）。中古平声鼻音，边音和匣、云、以三母的字，現在的調值讀同阴去，例如：麻 maㄱ，拿 laㄱ，魚 ȵiɛㄱ，牙芽衙 ŋaㄱ白，iaㄱ文，和＝貨 ɸuoㄱ，皇＝放 ɸuoŋㄱ，时＝世四 sɿㄱ，誰随＝碎岁 suiㄱ，邪斜＝泻 ɕiaㄱ，賢＝献 ɕiɛnㄱ，搖＝要 iɛuㄱ，移＝意 iㄱ……。

上声字包括中古上声清声母和鼻音边音声母以及去声送气清塞音和塞擦音，而中古濁声母（今清音送气）字讀同阳去。例如"五女染老暖买武有"讀上声；而"近柱是坐淡倍"讀阳去。

阴去包括中古去声清声母字，可是送气的清塞音、塞擦音和 h 讀同上声，例如鋪店～＝普 pʻuㄐ，替＝体 tʻiㄐ，套＝討 tʻauㄐ，炭嘆＝毯坦 tʻanㄐ，庫＝苦 kʻuㄐ，靠＝考 kʻauㄐ，看＝侃 kʻonㄐ，刺次＝耻齿 tsʻɿㄐ，臭＝丑 tsʻɵuㄐ，菜蔡＝彩采 tsʻaiㄐ，弃器气契＝啓起 tɕʻiㄐ，欠＝淺 tɕʻiɛnㄐ，劝＝犬 tɕʻyonㄐ……。清塞音和塞擦音的送气和不送气，对声調的演变可能發生影响，吳方言区吳江盛澤話也有类似情形，但是后者分化以后沒有归并，所以声調的数目就增多了。

三　贛方言詞匯特点

12. 根据目前所搜集的南昌和宜春的一小撮方言詞匯来看，我們的初步印象是，贛方言同

其他姊妹方言有特殊来往，而受北方話(特别是下江官話)的影响最深。下面便从这一观点分别介紹南昌話的特殊詞匯。但是这个初步比較带有几分假設性質，并不是經过普查作出的結論。(以下宜春例注明"宜"字。)

13. 南昌話有些詞語似与吳方言接近，例如：

札实 tsat sət：結实

手节头 ᶜsəu tsət ˌt'ɛu, ᶜɕiu tɕitˌt'ɛu：手指

大末节头 t'ai² mat tsət ˌt'ɛu：大拇指

小末节头 ᶜɕiɛu mat tsət ˌt'ɛu：小拇指

手节甲 ᶜsəu tsət kat：指甲

旧年 tɕ'iu² ȵiɛnˀ：去年

榔头 loŋˀ ˌt'ɛu：捶子

脚踏車 tɕiok t'at ᶜts'a：自行車

团近 ˌt'on tɕ'in²：附近，周圍

14. 同湘方言接近的詞語，例如：

墟 ᶜɕy：(赶)集，場(宜：当開 ᶜtoŋ lau²)①

崽 ᶜtsai：兒子

細牙子 ɕiˀ ŋaˀ ᶜtsɿ：小孩子

月光 ȵyot ᶜkuoŋ：月亮(宜：月燒 nyø, ᶜɕiɛu)

綫車(宜) sienˀ ᶜtɕ'ia：自行車

脑壳(宜)ᶜlau k'oˌ：头

發風(宜) fɛˌ ᶜfəŋ：刮風

有些詞語是吳、湘、贛方言共同的：

打霍閃 ᶜta ɸuok ᶜsɛn。打閃

落雨、落雪 lok ᶜy, lok ɕyot：下雨，下雪。

起風 ᶜtɕ'i ᶜɸuŋ：刮風

雪烊(或融)了 ɕyot ioŋˀ (或 yŋˀ)ᶜliɛu：雪化了

15. 动物的雌雄性往往在动物名称后面加"牯、婆"或"公、婆"，这一点特别接近湘方言。(客家用"牯、嫲"，而湘語用"牯、婆"。)可是南昌人多半采用了北方話，在动物名称前面加上"公、母"，另外只保存了"鷄公，鷄婆"……少数几个例子，所以下面从宜春話举例：

猪牯 ᶜtɕy ᶜku：公猪	猪婆 ᶜtɕy p'oˀ：母猪
牛牯 ȵiuˀ ᶜku：公牛	牛婆 ȵiuˀ p'oˀ：母牛
馬牯 ᶜma ᶜku：公馬	馬婆 ᶜma p'oˀ：母馬
驢牯 lyˀ ᶜku：公驢	驢婆 lyˀ p'oˀ：母驢
狗牯 ᶜkɛu ᶜku：公狗	狗婆 ᶜkɛu p'oˀ：母狗
猫牯 ᶜmau ᶜku：公猫	猫婆 ᶜmau p'oˀ：母猫
鷄公 ᶜtɕi ᶜkuŋ：公鷄	鷄婆 ᶜtɕi p'oˀ：母鷄

① 宜春有五个声調：1、平声 ㄧ35：衣，2、上声 ㄴ31：椅，3、阴去 ㄧ33 移，4、阳去 ㄧ214 易(容～)，5、入声 ㄟ53：一。阳平归阴去，阴去中送气清声母字仍讀阴去，其余大致和南昌話相同。

16. 贛方言也有一批詞語，在旁的方言里很少遇見的，例如

灰面 ᶜɸuei miɛnˀ：糊糊，（宜：无佔 uˀ ᶜtɕien）

清湯 ᶜtɕ'in ᶜt'oŋ：餛飩（比較"肉湯"，"豆腐湯"……）（宜：包面 ᶜpau mienˀ）

逆（額？）高 ȵiak ᶜkau＝額 ŋɛt（宜：逆头前 ȵia，t'ɛuˀ ts'ienˀ）。

暱（？）ȵiɛt＝玩 uanˀ：玩兒（宜 ᶜliu）

日上 ȵit soŋˀ：白天

献前日 ɕiɛnˀ ˌtɕ'iɛn ȵit＝大前日 t'aiˀ ˌtɕ'iɛn ȵit

萬后日 uanˀ hɛuˀ ȵit＝大后日 t'aiˀ hɛuˀ ȵit（宜：老后日 ᶜlau hɛuˀ ȵi，）

憨 ᶜhan：頑皮

寒口子 ˌhon tɕinˌ tsɿˌ：蚯蚓

罗卜薯 loˀ ˌp'u ɕyˀ＝番署 ᶜɸuan ɕyˀ：白薯

不做啷 pɐt tsuˀ tɕit：不言語

瞌睏 k'ok k'unˀ：瞌睡（困倦）。ᶜta（或 ᶜtsuŋ）～：打盹兒。

話事 uaˀ sɿˀ：談話

特思 t'ɛtᶜsɿ＝特意 t'ɛt iˀ：故意（宜：特巾 t'e，ᶜtɕin）

宜春話还可以提供一些有趣的例子：

趴紗 ᶜpa ᶜsa：蜘蛛

包粟（？）ᶜpau ᶜsiu：玉米

拜东蓮 pɛˀ ᶜtuŋ lienˀ：向日葵（試比較湖南平江：望月斜）。

簸盆 poˀ p'enˀ：簸箕

扁頸 ᶜpien ᶜtɕiaŋ：脖子

打够 ᶜta kɛuˀ：冻冰

地方 t'iˀ ᶜfoŋ：門坎兒

南長 lanˀ tɕ'ioŋˀ：地方

膝巴公 ts'iˌ ᶜpa ᶜkuŋ：膝盖（南昌 kiɛt ɕit）

口 ᶜt'ɛu：乘凉

口劬 ᶜk'ɛu ᶜka：圍嘴兒

以上有些詞具有生动的形象性，显示了人民口头語言的一种創作方法，同抽象的專門名詞术語的創制相比，可以說是屬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17. 亲屬称謂在汉語各方言总是有两套，用于当面称呼或向人引述，这也是一般語言的習慣，表示感情和礼貌，滿足了社会生活关系中的需要。汉語各方言的亲屬称謂大同小异，南昌話在这方面似乎更接近下江官話。例如：

对　　称	引　　称	
爸爸 pak pak，爹爹 ᶜtiɛ tiɛˌ	爷 iaˀ	父亲
姆媽 ᶜm ma	娘 ȵioŋˀ	母亲
公公 ᶜkuŋ kuŋ	公家 ᶜkuŋ ka	祖父
媽媽 ᶜma ma，奶奶 ᶜlai lai	婆婆 ˌp'o p'o（两用）	祖母
哥哥 ᶜko ko	兄 ᶜɕiaŋ	哥哥

老弟 ᶜlau t‘iᵌ，弟弟 t‘iᵌt‘i	兄弟 ꜀ɕiaŋ t‘i	兄弟
姐姐 ᶜtɕia tɕia	(同左)	姐姐
妹子 miᵌ tsɿ	(同左)	妹妹
叔叔 suk suk	叔子 suk tsɿ	叔父
嬸嬸 ᶜsən sən	嬸娘 ᶜsən ȵioŋ	嬸母
外公 ꜀ŋa kuŋ	uaiᵌ kuŋ	外祖父
外婆 ꜀ŋa p‘o	uaiᵌ p‘o	外祖母
姑爷 ꜀ku ia	郎 loŋˀ	女婿
舅舅 tɕ‘iuᵌ tɕ‘iu，母舅	母舅 ᶜmu tɕ‘iu	舅父
舅母 tɕ‘iuᵌ mu	(同左)	舅母
姑娘 ꜀ku ȵioŋ	(同左)	姑母
姨 iˀ	姨娘 iˀ ȵioŋ	姨母
	老公 ᶜla kuŋ	丈夫
	男客 lanˀ k‘ak	
	老婆 ᶜlau ꜄p‘o	妻子
	女客 ᶜȵy k‘ak	

四　贛方言語法特点

18. 贛方言的詞法同普通話比較，沒有十分显著的特点。可是构詞方法尽管相同，語言材料却可以不同，或者語言材料相同而应用范圍可以有广狹的差异。这兒只談三个詞尾：南昌話的“子”和宜春話的“立”和“积”。

南昌話的名詞詞尾“子”，比普通話的应用范圍要广泛得多。凳子，桌子，繩子，輪子，房子（南昌話与“屋子”同义），鼻子……这些詞兒大体上符合普通話的規范。巷子（＝胡同），窗子（＝窗戶），磨子（＝碾子），拐子（＝瘸子）……这些跟北京話略有出入，但是在广大地区也还可以通行无阻。下面的例子却是南昌所特有的：

麻雀子 maˀ tɕ‘iok tsɿ＝奸雀子 ꜀kan tɕ‘iok tsɿ：麻雀

駝背子 ꜄t‘uo pɘiˀ tsɿ：駝背

男崽子 lanˀ ᶜtsai tsɿ：男孩兒

女崽子 ᶜȵy ᶜtsai tsɿ：女孩兒

細人子 ɕiˀ ȵinˀ tsɿ＝細牙子 ɕiˀ ŋaˀ tsɿ＝小孩子 ᶜɕiɛu ꜄hai tsɿ

酒釀子 ᶜtɕiu ȵioŋˀ tsɿ：不摻水的甜酒

涎圍子 ɕiɛnˀ uiˀ tsɿ：涎布、圍嘴兒

手揑子 ᶜsɘu ȵiɛt tsɿ＝手巾 ᶜsɘu ꜀tɕin：手絹兒

眼睛珠子 ᶜŋan tɕiaŋˀ ꜀tɕy tsɿ：眼珠

这个“子”尾并不带有感情色彩。由于南昌話沒有“兒”尾，所以“老头子” ᶜlau ꜄t‘ɛu tsɿ 就相当于北京話的“老头子”和“老头兒”。

宜春話的“立” li，和“积” tsi，都相当于“子”，可是应用范圍受了限制，例如：

"立": 牙立 ŋaˀ liː男孩兒　　女立 ʿȵy liː女孩兒
繩立 ɕinˀ liː繩子　　盘立 pʻonˀ liː輪子
茄立 tɕʻyøˀ liː茄子　　鞋立 hɛˀ liː鞋子
麻雀鳥立 maˀ tsʻio, ʿtiɛu liː麻雀
猴立 hɛuˀ liː猴子

"积": 巷积 hoŋˀ tsiː巷子　　印积 inˀ tsiː圖章
姐积 tsiaˀ tsiː姐姐　　妹积 møˀ tsiː妹妹
細人积 siˀ ȵinˀ tsiː小孩兒
燕积 ienˀ tsiː燕子

宜春話既有"立"和"积"尾,"子"尾的应用范圍自然大大地讓步了,可是包子、餃子、凳子、桌子、窗子、房子、鼻子、拐子、駝背子、糯十子 loˀ ɕi, tsɿ……这些詞形似乎說明"子"尾的构詞能力并沒有减退。("积"尾似与湘語"基"或"儕"同一性質,甚至同一語源,参看第六章 57 节。)

19. 南昌話的人称代詞除了第一身單数式以外差不多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固有的,一种显然是接受了北方話或普通話的影响,而后者在干部学生口头漸趋优势。

我 ʿȵo　　我們 ʿŋo mənˀ, 又 ʿŋo lɛnˀ
你 ʿȵ, ʿli文　　你口里 ʿȵ koˀ li, 你們 ʿȵ mənˀ文, 又 ʿȵ nɛnˀ
佢 ˧tɕʻiɛ, 他 ˧tʻa文　　佢口里˧tɕʻiɛ koˀ li, 佢們˧tɕʻiɛ mənˀ文, 又˧tɕʻiɛ lɛnˀ
大家 tʻaiˀ ˧ka(或 kanˀ)　　哪个 ʿla koˀ, ʿlai koˀ(指人或物)

表示領屬关系都在后面加 koˀ, 如 ʿŋo koˀ(我的), ʿla koˀ koˀ(誰的)。

20. 指示代詞和表示方位或方式的各种形式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跟其他方言共同之点。

ʿ˧o koˀ 这个　　ʿko ɕiɛt 这些
˧hɛ koˀ 那个　　˧hɛ ɕiɛt 那些
ɕit liˀ, sət liˀ 什么?

koˀ(个)是較常用的一个量詞; 如果后面跟有名詞,就得換一个相适应的量詞,如 ʿko koˀ kʻak ȵinˀ(这个客人)= ʿko uiˀ kʻak ȵinˀ(这位客人), ʿko tsak(或 ˧tʻiɛu)ȵiɛˀ(这只魚=这条魚), ˧hɛ ˧tʻiɛu mɛt(那条墨=那塊墨)……。

表方位: ʿkoʿli 这兒　　˧hɛʿli 那兒　　ʿla liˀ 哪兒
表方式: ʿkoŋ ioŋˀ 这样(做)　　˧hɛn ioŋˀ 那样(做)　　loŋˀ loŋˀ 怎样,怎么
这样(东西)ʿko ioŋ, 那样(东西)˧hɛ ioŋ。

21. "到"原来是一个动詞,跟普通的"到"或"去"用法和意义都相仿。比如說"他去过上海,我沒有去过",用南昌話說是

˧tɕʻiɛ tauˀ kuoˀ soŋˀ ʿhai, ʿŋo mauˀ tauˀ kuoˀ.
佢 到 过 上 海 我 冒 到 过。

可是"到"附加在旁的动詞后面,却相当于普通話的"着",同西南官話的"到"相似。比如說"坐着吃比站着吃好些",用南昌話說是

tsʻuoˀ tauˀ tɕʻiak ʿpi tsanˀ tauˀ tɕʻiak iɛuˀ ʿhau ɕiɛt.
坐 到 吃 比 站 到 吃 要 好 些。

特别的是,这个"到"还可以用在間接宾語的前面,相当于普通話的"給"。比如說"給我一本書"

或"拿一本書給我",用南昌話說是

la˃ it ˂pɵn ˏɕy tau˃ ˂ŋo.
拿 一 本 書 到 我。

这句話用宜春話說就接近吳或湘方言了:

˂pɛ ˂pɵn ˏɕy ˏŋo.
把 本 書 我。

南昌話"拿……到"往往連用,如 ˂pa ˧˩hɛ ko˃ ˏtuŋ ˏɕi la˃ tau˃ ˂ŋo(把那个东西拿給我)。这样,"到"就有三种用法,三种意义:第一种是动詞,第二种表示持續状态,第三种可以算是連动式中表示目的性补語的副动詞。

22. 重叠副詞的詞尾"子",相当于北京話的"兒"或"兒的",很象吳方言(苏州、上海)的"叫",例如:

˂hau ˂hau tsɿ ˂tsɛu, pɵt iɛu˃ ˂p'au
好 好 子 走, 不 要 跑。
好好兒的走,不要跑。(吳:好好叫走,勿要跑。)

˂man ˂man tsɿ tɕ'iak. 慢慢兒吃。(吳:慢慢叫吃。)
慢 慢 子 吃。

附录: 南昌話举例

繞 口 令

(阴平、入声不另标調。)

1. ts'ak tuŋ piak, ˂pu ɕi piak。 ts'ak lan˃ piak, ˂pu pɛt piak。 ts'ak piak ˂pu
拆 东 壁, 补 西 壁。 拆 南 壁, 补 北 壁。 拆 壁 补
piak piak ˂pu piak。
壁 壁 补 壁

2. u it tɕ'iɛn, ma˃ pat pak, p'ak tɕi ˧˩p'o ha² t'an² pɵt kiɛu˃ tɕ'iak。
烏一 千, 麻 八 百, 白 鷄 婆 下 蛋 不 够 吃。

3. p'ak piak kua˃ p'ak ɸua², hat sɿ² ɸua² p'ak sɿ² piak, hat sɿ² piak p'ak
白 壁 挂 白 画, 还 是 画 白 似 壁, 还 是 壁 白
sɿ² ɸua²。(似:胜似,賽过。)
似 画。

4. lan˃ ɕiɛn˃ liɛn˃ lan˃ ˂lian, hat sɿ² ˂lian lan˃ sɿ² ɕiɛn˃, hat sɿ² ɕiɛn˃
兰 綫 連 兰 領, 还 是 領 兰 似 綫, 还 是 綫
lan˃ sɿ² ˂lian。(連,縫也。)
兰 似 領。

四 兄 弟

˧˩ts'uŋ ˧˩tɕ'iɛn ˂iu it ka ɲin˃•ka, ˂iu sɿ˃ ko ɘ˃ tsɿ, tu sɿ² tɕiɛt pa•tsɿ。 ˂iu it ɲit,
从 前 有一 家 人 家, 有四 个 兒 子, 都 是 結 巴 子。 有一 日,
ia˃ ia kiɛn ˧˩tɕ'iɛ mən˃ ua² tɕ'in, ˂tɕ'ian ˂liɛu ˂hau to ɲin˃ lai˃ tɕ'iak ˂tɕiu, ˂p'a
爷 爷 跟 佢 們 話 亲 請 了 好 多 人 来 吃 酒. 怕
ɲin˃ •ka ˂ɕiɛu tɛt ˧˩tɕ'iɛ •ko ˂tsai sɿ² tɕiɛt pa •tsɿ, tɕ'iu² tɕiɛu˃ ˧˩tɕ'iɛ mən˃ mot
人 家 曉 得 佢 个 仔 是 結 巴 子, 就 叫 佢 們 莫
tsu˃ tɕit。
做 吉(吱声)。

ᶜko ȵit ia² ᶜuan, sɿ˩ ɕiaŋ t'i² ts'o² ts'ai² t'iɛn ᶜtɕiaŋ ·li uan˩。ᶜlau t'ai² ᶜk'on
(这)日夜，晚，四兄弟坐在天井里玩。老大看
tɕiɛn˩ t'iɛn soŋ² ɕiaŋ ·tsɿ, moŋ² tɕi˩ ·liɛu ia˩ ·ia ·ko ua², ua² ᶜliɛu it tɕy˩
見天上星子，忘記了爷爷(的)話，話了一句
"t'iɛn soŋ² ᶜmən t'iɛn ɕiaŋ"。ᶜlau ə² t'iaŋ tɕiɛn˩ ᶜliɛu, tɕ'iu² ua²: "miaŋ˩ ȵit t'ai²
"天上滿天星"。老二听見了，就話："明日大
t'iɛn ʂtɕ'iaŋ"。ᶜlau san ᶜɕioŋ ·tɕ'i ᶜliɛu ia˩ ·ia ·ko ua², tɕ'iu² ua²: "ia˩ ·ia ua²
天晴"。老三想起了爷爷(的)話，就話："爷爷話
mot tsu˩ tɕit"。ᶜlau sɿ˩ ᶜkon ᶜtɕin ua²: "ᶜŋo it saŋ tu mau² saŋ"。
莫做吉"。老四赶紧話：我一声都冒声"。

第八章　客家方言

一 引 言

客家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

1. 客家話的形成和分布，同客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所謂"客家"，是对"土著"說的。根据晚近学者們的考証，客家先民本为古代中原一带的汉族居民，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他們逐漸向南迁徙而形成今天的客家分布情况。他們的南迁，虽始于东晋，然而形成特殊的"民系"①还是宋代以后的事。宋明人的著作，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陈一新的《瞻学田碑》，和王世懋的《閩部疏》，都談到汀虔南詔居民的語言近于汉音，而与南方其他华族的語言不同；据客地各方志所載，宋时客家居地戶口"主""客"分列，这就說明了客家先民的迁徙运动，在五代宋初是極其显著的事实②。"稽諸往牒，元和郡县志載程乡（即今梅县）戶口无主客之分，惟太平寰宇記元丰九域志皆分主客，是主客之名当起于宋"③。可見"客"或"客家"的名称，是到宋代才出現的。

东晋以前客家先民的居地，北起幷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揚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換言之，即汝水之东，穎水之西，淮水之北，北达黃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④。东晋永嘉以后，客家先民受战乱所迫，先后經历了几次的大迁徙运动，各次迁徙的概况列表于下⑤。

前三期的迁徙，是客家方言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因素。因为客家先民南迁后，定居在閉塞的山地，一方面保存了他們固有的傳統，另一方面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滲透，而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和保守思想，也增强了他們对外来影响的抵抗；客家住地不但形成了他們自己特殊的社会生活区域，保存了他們固有的文化礼俗，而且在語言上也形成了独立的系統。后两期的迁徙使客家分布的范圍大大扩展，形成了今天全国各地的"客家島屿"。全国的客家住地（包括純客住地和非純客住地）共达 127 县，其中純客住县 32 个，非純客住县 95 个⑥，人口約二千多万，他們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台灣广西湖南四川等省，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是客家的主要部分。客家先民最先移居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的，虽有远在五代以前的，可是那时的人数很少，就是宋初移居在在那些地方的客民，数目也不多，南宋以后客家南迁的才一天多似一天，这种迁移运动直至明朝中叶才稍稍停歇。到了元末，广东东部和北部的客家移民住地，政府已无法将"主戶"和"客戶"分别立册了。可見，广东的客家大半是在宋末到明初才兴盛起来的。⑦广东有純客住县 17 个，非純客住县 44 个。在 17 个純客住县中除赤溪在南部

---

① "民系"見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論》，意即汉族的支派。

② 《客家研究导論》，第一章，17 —19 頁。

③ 罗翽云：《客方言》自序。

④ 《客家研究导論》第二章，64 頁。

⑤ 詳細情形請參看《客家研究导論》第二章。

⑥ 《客家研究导論》，第三章。

⑦ 《客家研究导論》，第三章，57—58 頁。

迁徙次序	迁徙时代	迁徙原因	迁徙起点	到达地点
第一次	由东晋至隋唐	匈奴族及其他外族入侵，对汉族大肆蹂躏，迫使汉族南迁避难	并州司州豫州等地	远者达江西中部，近者到达潁淮汝三水之間。
第二次	由唐末到宋	黄巢起义，为战乱所迫。	河南西南部，江西中、北部及安徽南部。	远者达循州惠州詔州，近者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定，更近者到达江西中部和南部。
第三次	宋末到明初	蒙元南侵	閩西，贛南	广东东部和北部
第四次	自康熙中叶到乾嘉之际	客家人口繁殖，而客地山多田少，逐步向外發展。	广东东部北部，江西南部。	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台灣，有的进入广东中部和西部，有的迁入湖南和广西。
第五次	乾嘉以后	因土客械斗，調解后地方当局协助一批客民向外迁徙。	粤中（如新兴、恩平、台山、鶴山等地）	近者到粤西（高、雷、欽、廉諸州），远者到达海南島（如崖县安定）。

外，都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即今梅县、大埔、兴宁、五华、蕉岭、丰順、和平、龙川、紫金、河源、連平、始兴、英德、翁源、仁化、平远，其中梅县、大埔、兴宁、五华、平远、丰順、蕉岭是客家聚居区的中心。

梅县是过去的嘉应州，轄有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四县。丰順和大埔过去隶屬于潮州府。梅县有人口約50万，兴宁約40多万，大埔、五华各30多万①。在地势上各县相互毗邻，連成一片。全境多山，除有公路和广州、閩西相通外，还有东江通广州，韓江通潮州、汕头。粤东一带的客家文化教育相当發达，小学和中学教育相当普及。客家各县虽分布在閉塞的山地，可是在語言上仍然保存了內部的一致。

在客家移民进入广东的东部和北部以前，那一带地方原有畲民居住，客家移入以后，也經过一段客畲杂居的时期，至于客語和畲語有过怎样的影响，現在还无法知道。近代以来，客家同"广府""福佬"的交往异常密切，因此而引起的語言方面的相互影响，也是探討客家方言时所要注意的。

关于客家方言的研究

2. 由于客家范圍的扩大，特别是清朝中叶广东土客械斗不断發生以后，客家問題才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客家語言才开始有人去探索。

国內人士首先注意到客家語言的要算是鎮平（今蕉岭）人黄釗，他在嘉庆初年所著的《石窟一征》中，特辟二卷叙录客家的語言。据說溫仲和《嘉应州志》卷七《方言》亦以此为藍本②。溫仲

① 据《客家研究导論》第三章的統計数字。

② 《客家研究导論》，第一章。

和《嘉应州志》成書于光緒24年，光緒33年楊恭桓撰《客話本字》，考証了所謂"本字"一千四百多字，所考的"多向疑土談有音无字者"。民国初年兴宁罗翽云撰《客方言》①，全書分釋詞，釋合，釋亲屬，釋形体，釋宮室，釋飲食，釋服用，釋天，釋地，釋草木，釋虫魚，釋鳥兽共12篇，材料丰富，可說是集前二者的大成。此外，章太炎的《新方言》后附有"岭外三州語"，主要是根据溫仲和嘉应州志卷七方言和客話本字里的一些方言材料略加疏补而成，里面所列条目和考証的所謂"本字"很多和溫仲和所述大同小异（如纜 ˧nuŋ，厥 k'im˨，唅 ˧am，等等）。以上几种著作，在体例上虽不尽相同，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語源的考釋，以寻求"本字"为目的，在方法上主要是以古書及古代書面材料中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来同今語互相引証。可是，他們認为客話中有音无字的語詞，都可以在古代字書或古代書面材料中找到相应的書写形式，只要形式或意义有点相似的就認为是某某詞的"本字"，結果在他們的書里，有的一个詞就有好几个本字，如客家"母亲"叫 ˧me，《客話本字》認为本字就是"嫫"和"娭"；"努力肯干"客家叫 k'im˨，本字是"懨"和"勘"；"用手按物"客家叫 k'im˨，本字是"揇"和"捻"，到底那个才是眞正的或最早本字，并不能肯定。其实这种語源观念不是完全对头的，現代客家話中不是每个有音无字的詞都可以在古代字書中找到根据，因为語言是随着人們社会生活的發展而不断的丰富和發展的。他們虽也注意到古今讀音的不同，但一般的解釋只局限于泛言"一音之轉"或"一声之轉"，至于这种不同是否合于語音演变規律，那是注意得不够的。如"˧p'un 松"，客話本字認为 ˧p'un 的本字是"蓬"。（"蓬松：～字俗呼盆上声，蓬盆乃一声之轉"。）但是"蓬"讀 ˧p'uŋ，与 ˧p'un 不同。其实"˧p'un 松"就是"粉松"，形容松得象粉一样，"粉"讀 ˧p'un，非母上声，輕重唇不分的例子在客家方言里是很多的（参看18节）。其次，从前許多人誹謗客家人为野蛮民族，于是写"客"为"猺"，激起客家人士的义憤，他們不但撰文考究客家的来源，以証明客家是汉族的分支，而且也企圖从語言上証明客語"多与古語相合"。他們在考証过程中蒐集了不少宝貴資料，但是也有穿凿附会的地方。如客話本字第四十頁："酗：毗必切，音邲，飲食俱尽也，今食完曰食～，音若弼，弼与邲本同音，俗呼乃异耳"。按"食 p'et˩"的 p'et˩，相当于普通話动詞后的补語成分"完了"和"掉"。前者如"食 p'et˩e"（吃完了），后者如"拿 p'et˩佢"（拿掉它，或把它拿掉）。p'et˩ 用得很普遍，不只是用在"食"字后面。此外，客方言所收的材料，絕大多数还和今天的意思相合，而客話本字里的有些詞如"澎湃"，"饅头"，"臉"，"猙獰"，"伎俩"是不是当时客家一般口語的用詞，也很可疑。

早期客話的研究都是关于詞源考釋方面的著作，近几十年来才有討論語音的文章出現，不过材料还是不多。罗香林在1933年11月初版的《客家研究导論》第四章也談到客家的語言，但語音材料很少，叙述也不够完备，音标用得很乱。例如客家只有一套舌根音［k k' ŋ］，而他在开口和合口前用 g k，齐齿前用 g' k'，大概是因为齐齿前的［k k'］因受前元音影响与开合口前的［k k'］有所不同。又如曉匣二母現在客家开口一律讀 h（合口讀 f），而他用了 x（曉）和 ʁ（匣）两个符号。客家章組和知組全讀［tʂ tʂ' ʂ］（大埔）或［ts ts' s］（梅县），而他用了 ts ts' s 和 ʨ ʨ' ɕ 两套符号。所列韵母也和今天的情况不完全符合。他自称以兴宁音为根据，可是根据我們目前不全面的了解，兴宁 -m -p 韵尾消失，書中所列 am iam 应归入 aŋ iaŋ，im 应归入 iuŋ 等；兴宁也沒有以 u 作介音的韵母，以 u 作介音的韵母应归入相当的开口韵（如 uan 归入 an，uai 归入

① 国立中山大学国学院丛書第一种。該書卷首有1922年余杭章炳麟序，可見成書当在此以前。

ai)，詳細情况請参看第 25 节。1940 年罗常培先生的《临川音系》出版，临川虽不是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論中所列江西的客家住县之一，可是在語言上却与客家方言有許多共同的特点。关于这方面罗先生在《語言与文化》的附录三"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論客贛方言的关系》中已經指出来了。1948 年董同龢發表在《史語集刊》(第 19 本)上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話記音》也是可供参考的材料，因为四川的客家是清朝中叶从广东迁去的。把两地的客家話比較一下，發現它們有下列几个共同的特点:(1)古濁塞音一概讀送气清塞音，(2)曉匣二母合口讀 f，开口讀 x，(3)有六个声調(平入分阴阳，上去不分)，(4)除"賊娃子""私娃子"的"娃"讀 ua˩ 外，沒有 u 起头的字。这些都和广东的客語相合。不同的地方是:(1)n l 不分，(2)入声一律收ʔ，(3)齐齿韵前的 k k' x 和ts ts' s 变为 tɕ tɕ' ɕ，(4)有撮口韵。詞彙方面好些詞保存了客家的特色(人称代詞除复数不同外，單数均相同)，有些詞的构詞形素也有濃厚的客家味。不过，凉水井有 ˧˨p'uŋ ˧˨p'uŋ(蓬子)，˧˨p' in ˧˨p'in(瓶子)，˧p'au ˧p'au (泡兒)，poŋ˧ poŋ˧(棒)，˧fa p'an˧ p'an˧(花瓣)，˧pei ˧pei(杯子)等，这种构詞方式显然是受了西南(四川)方言的影响，是粤东客家所沒有的。

今后如果能对客家方言作全面的調查幷和北方話作比較研究，也許能进一步揭示民族迁徙(分散和匯合)对語言的影响。可是，客家迁徙，所經过的大都是汉語区域，沿途停留可能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許不很稳定，單从現代方言面貌去探寻就更困难了。

二　梅县音系

声、韵、調表

3. 17 声母表

唇　音	p	p'	m	f	v
舌尖音	t	t'	n		l
	ts	ts'		s	
舌根音	k	k'	ŋ		
喉　音	0(零)			h	

注：ɳ 是 ŋ 音位在齐齿韵前面的变体，ɳ 和 ŋ 只算一个音位。

4. 69 韵母表

韵尾 / 韵头	-0 尾韵			-i 尾韵			-u 尾韵		
开	a			ai			au		
齐	ia			iai			iau		
合	ua			uai					
开	e			eu					
齐									
合									

韵尾 / 韵头	鼻尾韵			塞尾韵		
开	am	an	aŋ	ap	at	ak
齐	iam	ian	iaŋ	iap	iat	iak
合		uan	uaŋ*		uat*	uak*
开	em	en		ep	et	
齐		(ien)			(iet)	
合		uen			uet*	

开	ɿ			əm	ən		əp	ət	
齐	i		iu	im	in		ip	it	
开	o		oi		on	oŋ		ot	ok
齐					ion*	ioŋ		iot*	iok
合					uon	uoŋ		uot	uok
合	u		ui		un	uŋ		ut	uk
齐					iun	iuŋ		iut	iuk
鼻韵	m̩	ŋ̩	(n̩)						

注：eŋ ek 的韵尾不稳定，作为 en et 的变体看待，没有放在韵母表里。带星号*的六个韵母出現頻率很小。此外如 ie,io,是連音变化所产生的新韵母，也没有列入。

5. 声調表

調类	調值	例字
阴平	˥44	天
阳平	˩11	田
上声	˨31	老
去声	˧52(或˧42)	共
阴入	˩21(或˩1)	急
阳入	˥4(或˥5)	食

声母說明

6. 清塞音 p p‘ t t‘ k k‘ 的發音比北京音稍硬，跟广州音差不多。例如拜 pai˧, 敗 p‘ai˧, 带 tai˧, 大 t‘ai˧, 概 k‘oi˧, 开 k‘oi˥。

k k‘ 在齐齿韵前面，發音部位从舌根移到舌面中或舌面前，实际音值是 c c‘, 例如基 ki˥ [ci˥], 欺 k‘i˥[c‘i˥]。同样道理，喉門清擦音 h 在齐齿韵前面是 ç（甚至接近 ɕ），試比較孝 hau˧ 和希 hi˥ [çi˥]。

f 跟北京音差不多，如番 fan˥, 火 fo˩。v 是濁擦音，摩擦成分很輕，例如碗 von˩。

ŋ 是舌根鼻音，如咬 ŋau˥, 岸 ŋan˧。在齐齿韵前面，ŋ- 一律讀 ȵ-, 所以把 ȵ- 当作 ŋ- 的音位变体处理。从历史来源上看，ȵ(i) 基本上是古疑母字，也有少数日母字，如日 ȵit˩, 入 ȵip˥, 和一部分泥(娘)母字，如你 ni˥, ȵi˥, 尿 ȵiau˧, 娘 ȵioŋ˩, 年 ȵian˩, 粘 ȵiam˩, 念 ȵiam˧。n(i) 和 ȵ(i) 有对立字，ŋ(i) 和 ȵ(i) 却沒有对立字。

ts ts‘ s 比北京音部位稍后，接触面也稍广，可以算是舌頁音，如灾 tsai˥, 才 ts‘ai˩（方才）ts’oi˩（才能），晒 sai˧。在齐齿韵前面，ts ts‘ s 是混合叶音，略带有 ʧ ʧ‘ ʃ 的色彩，近似广州音。

7. 客家話韵母四呼不全，缺少撮口，这一特点类似閩南話。古遇山臻通諸攝合口三四等字，北京讀撮口呼，客家讀齐齿或合口。

8. 韵头 i- 和 u- 都很短暫，实际音值是 j- 和 w-。i- 使声母傾向于顎化，u- 使声母傾向于圓唇化，都是声母的形容性的附屬成分。但复元音 iu 和 ui 的 i- 和 u- 却是主要元音，較長較重，而后随的元音韵尾較松較輕。可是 ui 在 k k'后面近似wi, 在 ŋ ts ts'ṣ 后才是地道的 ui, 这个特点不能构成音位上的区别，所以仍一律标作 ui。例如流 liu˩, 九 kiu˨, 求 k'iu˩, 修 siu˥; 規 kui˥, 亏 k'ui˥, 危 ŋui˩, 最tsui˦, 催 ts'ui˥, 虽 sui˥。

9. 客家話有六个基本元音: i ɵ e a o u, 分别描写于下:

(1) i 的实际音值有五种: ①一般是松 i, 比标准元音 i 舌位略低，如杯pi˥, 被 p'i˥, 米 mi˨, 回 fi˩。②同 k k' h 相拼时舌位略高，相当于标准元音 i，并使声母顎化，如基企希(参 6)。③作为韵头或介音时，發音短暫，很紧，例如边 pien˥, 絕 tsiet˨。④零声母后面的 i 或 i- 带有摩擦，实际是 ji 或 ji-, 例如衣 i˥, 烟 ian˥, 羊 ioŋ˩, 乙 iat˨。⑤做韵尾时是很松的 ɪ, 例如带 tai˦, 大 t'ai˦, 耐 nai˦, 介 kai˦, 再 tsai˦。

(2) ɵ 不能單独成韵，只出現在 ɵm ɵn ɵp ɵt 四个韵母，只和 ts ts' s 相拼，实际音值介乎 i 和 ɵ 之間。

ɿ i ɵ 是三个不同的音位，如子 tsɿ˨, 姊 tsi˨, 細 sɵ˨, 其中 ɿ 只能做單韵，只和 ts ts' s 相拼。从語音結构上說，ɿ 和 ɵ 可以算是一个音位，所以韵母表上把 ɵ- 韵放在 ɿ 的后面。

(3) e 的音值接近 ɛ, 在 em en ep et 四个韵母里，和作为名詞或动詞詞尾讀輕音时（如帽 e, 刀 e, 去 e, 走 e)，都在 E 和 ɛ 之間; 在 ien uen iet uet 四个韵里，比 ɛ 还要低些。复元音 eu 里的 e- 偏央(受了韵尾 -u 的影响)，也可以标作 ɜu。

(4) a 的音值有以下几种: ①一般偏央，如爸 pa˥, 打 ta˨, 花 fa˥, 媽 ma˥。②在零声母和 k k' ŋ h 和韵头 u- 后面，是中 ʌ, 如亞 a˥, 家 ka˥, 卡 k'a˥, 牙 ŋa˩, 下 ha˦, 瓜 kua˥, 跨k'ua˥。③ ia 的 a- 是偏高的前 a, au 的 a- 介乎 ɐ 和 ʌ 之間; am an ap at 的 a 要前些，aŋ ak 的 a 介乎 ʌ 和 ɑ 之間。

ian iat 和 ien iet 的出現是互补的。ian iat 一般只出現在舌根音和 h 的后面，ien iet (实际音值是 iɛn iɛt)只出現在其他声母后面。例如变 pien˦, 騙 p'ien˦, 面 mien˦, 箭 tsien˦, 間 kian˥, 权 k'ian˩, 眼 ŋian˦, 賢 hian˩。

uan uat (或 uon uot, 大埔只有 uan uat, 沒有 uon uot)这两个韵母只拼舌根音 k k' ŋ, 如官观冠 kuon˥, 关 kuan˥, 貫冠罐 kuon˦, 慣 kuan˦; 括kuat˥。

uaŋ uak 多出現在土談和拟声詞里。

iai 是梅县特有的韵母，来自皆佳(蟹开二)牙音字，这些字在大埔都讀 ai, 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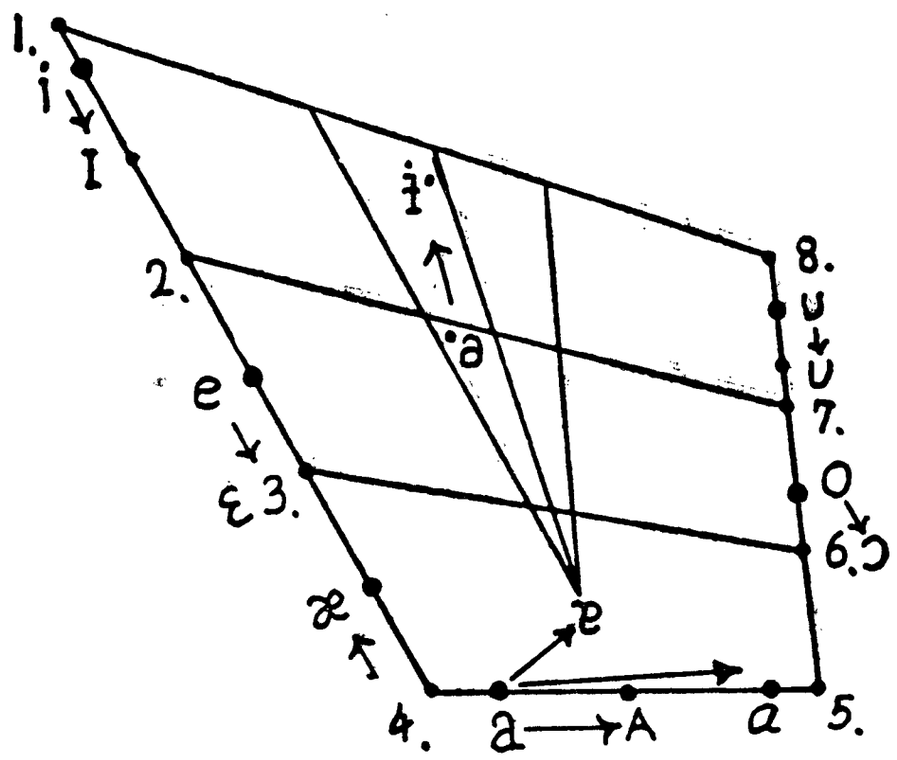
	街	解
梅县	kiai˥	kiai˨
大埔	kai˥	kai˨

(5) o 的实际音值接近 ɔ, 嘴唇不很圓，肌肉很松，例如波 po˥, 婆 p'o˩, 模 mo˩, 多 to˥, 拖 t'o˥, 哥 ko˥, 罗 lo˩, 何 ho˩。

ion iot 二韵多出現在土談和拟声詞里。

(6) u 有以下这些情况:①單独与唇音声母相拼时，唇很閉，但不很圓，也不突出，如布 puㄟ, 簿 p'uㄱ, 步 p'uㄴ。②單独和 t t' n l ŋ 相拼或作韵尾时是松 ʊ, 如都 tuㄱ, 土 t'uㄴ, 努 nuㄴ, 魯 luㄱ, 誤 ŋuㄟ; 老 lauㄴ, 高 kauㄱ。③在 un uŋ ut uk 几韵里舌位偏央略低，如敦 tunㄱ, 尊 tsunㄱ, 东 tuŋㄱ, 公 kuŋㄱ, 忽 futㄴ, 突 t'utㄱ, 督 tukㄴ, 鹿 lukㄱ。④和 f k k' 相拼时是 ɣ, 如夫 fuㄱ, 胡 fuㄴ, 虎 fuㄴ, 戶 fuㄱ, 古 kuㄴ, 苦 k'uㄴ。

根据以上的描写，可以画一个梅县話元音舌位示意圖如下:



1-8 是八个标准元音。• 表示主要的，○表示次要的音位变体。

10. 舌尖元音 ɿ 只和 ts ts' s 相拼，如資 tsɿㄱ, 雌 ts'ɿㄱ, 思 sɿㄱ。

11. m̩, ŋ̩(ṇ), 自成音节，不跟任何声母相拼。ŋ̩(ṇ)的部位不很固定; 如果后面一个音节的声母是舌根音，就讀 ŋ̩, 如五个 ŋ̩ㄴ kieㄟ; 如果后面一个音节的声母是舌尖音，就讀 ṇ, 如五条 ṇㄴ t'iauㄴ。"唔"(否定詞)讀 m̩ㄴ。

12. 梅县話保存了韵尾 -m -n -ŋ 和 -p -t -k, 可是鼻尾韵和入声韵不很完整; iŋ ik, um up, eŋ ek, om op 都不存在，这种簡化是类化和异化作用的結果，因为 iŋ ik, eŋ ek 的舌根音韵尾由于前元音的性質变成了 -n -t (类化)，um up om op 的唇音韵尾由于圓唇元音的性質变成了 -ŋ -k(异化)。梗攝各韵，原收 -ŋ 尾和 -k 尾，主要元音如果变成了 i- e- 和 ə-, 韵尾也就跟着变成 -n 和 -t; 孟 menㄟ, 生 senㄱ, 澄 ts'ənㄴ, 迫 pitㄴ, 宅 ts'etㄱ (以上梗开二庚陌韵)，兵 pinㄱ, 秉 pinㄴ, 碧 p'itㄴ (以上梗开三庚陌韵); 可是 et 和 ek 不很稳定，例如陌韵的帛 p'etㄱ, p'ekㄱ, 有一字两讀的現象。

u- 和 o- 后面的 -m 尾和 -p 尾变作 -n 和 -t 的例子極少: 喝 hotㄴ (咸开一合韵)，賺 ts'onㄟ (咸开二咸韵)。古咸深二攝字(收 -m 尾)在梅县話里主要元音一般都是 a- 和 i-。

13. eu 和声母 k- 相拼时有輕微的流音: iɛu, 如鈎勾沟 keuㄱ [kⁱɛuㄱ], 狗苟 keuㄴ[kⁱɛuㄴ], 購构够 keuㄴ[kⁱɛuㄴ], 特别是在上声和去声字里。

o 和声母 k- 相拼时似有复元音化或合口化的傾向，特别是在上声和去声里，如果果裹 koㄴ [kuoㄴ 或 kwoㄴ 或 kwəㄴ], 过 koㄟ[kwoㄟ 或 kvoㄟ]。

oŋ uŋ 和声母 k- 相拼时也有讀 kv- 的傾向，如港 koŋㄴ[kvəŋㄴ], 公工 kuŋㄱ[kvuŋㄱ], 貢汞 kuŋㄟ[kvuŋㄟ]。这类細微的語音特点，可能是个别人的，在这个初步的簡單描写里暫不深入追究。

声調說明

14. 梅县話的声調分为平、上、去、入四类，平声和入声各分阴阳，共有六类。阴平的調值比北京的要低些。阳平的調值各家記录不同，有些人标作微升的低調，可是根据一般經驗，是个低平調，甚至微降，近似广州話的阳平。入声的音节比較短促，按照音高或調形，阴入相当于阳平，阳入相当于阴平而略高。（大埔阳平是高升 135，其余各調跟梅县差不多。）

变調和变音

15. 梅县話变調的例子極少。最常見的例子是去声字，單讀是 ˥；如果后面跟随一个阴平、阳平、上声或去声字，这个去声字就讀成半去 ˥54 或 ˥53，例如：

愛花 oi˥˧ fa˥，

半年 pan ˥˧ ŋian˩，

旧古 k'iu ˥˧ ku˩，

看戏 k'on ˥˧ hi˥。

其次是阴平＋阳平——→高升＋阳平，例如：（这种变調是屬于大埔的）

天堂 t'ien ˥˧ t'oŋ˧，

开門 k'oi ˥˧ mun˧，

語文 ŋi ˥˧ vun˧，

今年 kim ˥ nien ˧→kin ˧ nien. ˧。

16. 梅县話連讀变音的例子要多些，如：

①名詞詞尾 e 讀輕音（跟去声差不多），时常受前一音节的韵尾的影响而起变化。在开尾或-i -u 尾韵后面讀 e，如盖 e，杯 e，帽 e。前面一个音节收 -n 尾时，e 讀作 ne，如棍 ne，碗 ne，盆 ne。前面一个音节收-m 尾时，e 讀作 me，如金 me，柑 me，点 me。前面一个音节收 -ŋ 尾时，e 讀作 ŋe，如缸 ŋe，釘 ŋe，公 ŋe。前面一个音节如果是入声韵，收 -p -t -k 尾，也起类似的变化，如夹 pe，叶 pe；鉢 te，桌 ke……。

②否定副詞唔 m˩ 常常影响前后音节，發生連音变化，如：

爱唔爱 oi˥ m˩ oi˥?→oi˥ m˩ moi˥→oi˥ moi˥?

唔爱 m˩ oi˥→m˩ moi˥。

唔好 m˩ hau˩→m˩ mau˩（或 p'au˩）。

价唔好 ka˥ m˩ hau˩→ka˥ m˩ mau˩（或 p'au˩）→kam˥ m˩ mau˩（或 p'au˩）。

价唔系 ka˥ m˩ he˥→kam˥ m˩ mie˥（或 p'ie˥）→kam˥ mie˥（p'ie˥）。

系唔 mie˥? he˥ m˩ mie˥→hẽm˥ miẽ˥（或 p'ie˥）?

类似的連音变化如：閑么？ han˩ mo˩?→ham˩ mo˩? 不一一列举。

③合音現象，就是两个音节合并成为一个音节：

几多岁 e? ki˩ to˥ soi˥ e?→kio˥ soi˥ e?

乚多錢？ ki˩ to˥ ts'ien˩?→kio˥ ts'ien˩?

文白异讀

17. 客家話文白讀音的差别并不大，少数字有文白两讀，白話音多半是古音的殘余，偶然是受粤方言的影响，讀書音多半是接受外来影响，特别是北方話和粤方言，偶然是閩南方言的影响。文白异讀現象約分七类，例如：

(1)声母不同(先注白話音，后注讀書音)：

去 hi↘, k'i↘,　　扶 p'u⌟, fu⌟,

望 moŋ↘, voŋ↘,　　苦 fu↓(辛苦), k'u↓,

鳥 tiau↑, niau↑。

(2)韵母不同：

爭 tsaŋ↑, tsen→,　　齐 ts'e⌟, ts'i⌟,

輕 k'iaŋ↑, k'in↑,　　平 p'iaŋ⌟, p'in⌟,

生 saŋ↑, sen→,　　錫 siak↓(金屬), sit↓,

省节～saŋ↓, sen↓,　　格 kak↓(窗～), ket↓(人格),

猛 maŋ↓, men↓,　　迹 tsiak↓, tsit↓,

命 miaŋ↘, min↘。

(3)声調不同(白話讀阴平，文言讀去声)：

动 t'uŋ→, t'uŋ↘,　　下 ha↑, ha↘,

重 ts'uŋ↑, ts'uŋ↘,　　淡 t'am↑, t'am↘,

教 kau→, kau↘,　　坐 ts'o→, ts'o↘,

上 soŋ↑, soŋ↘。

(4)声母和声調不同：

断 t'on↑, ton↘,　　俯 pu↑, fu↓(大埔：俯下 pu↑ ha↑),

(5)韵母和声調不同·

正(端～)tsɵn↘, (～月)tsaŋ↑,

弟 t'ai↑, t'i↘。

(6)声、韵、調不同：

在 hoi↑, ts'ai↘。(比較广州"喺"hai↑。)

(7)有些字的又讀只出現在特殊語詞里，不妨另列一項(單字注文言音)：

腹 fuk↓：肚腹項 tu↓ puk↓ hoŋ↘(腹內，里面)。

中 tsuŋ↑：中心 tuŋ↘ sim↑(大埔說 tuŋ↑ koŋ↑ sim↑)。

牲 sen↑：头牲 t'eu⌟ saŋ↑(指家畜)。

性 sin↘：□性 put↓ siaŋ↘(小孩發脾气)。

粉 fun↓：粉松 p'un↓ suŋ↑.

历史比較音韵

18. 声母的对应

梅县—北京	例　　字(中古声紐)
p—p	巴把波布报表班北(帮)。
p‘—p	备被伴部拔白别(並母仄声)。
p‘	怕普篇(滂);排盆盘朋平(並母平声)。
f	販(非敷);縫馮坟符肥吠(奉)。
m—m	眉美毛冒妙某明沒(明);
○(合口)	尾味微問網(少数微母字)。
f—f	封峰夫番芬放(非敷);奉父腐(奉);
x (合口)	呼虎胡戶(曉匣母合口)。
v—○(合口)	无未晚文望物(微);委畏弯蛙溫汪翁屋(影母合口); 位王往(云母合口)。
t—t	多都肚底敦当登冬(端)。
t‘—t	大惰度弟道豆毒(定母仄声)。
t‘	偷貪(透);投甜提桃堂(定母平声)。
n—n	拿奴努耐內南能(泥)。
l—l	罗路例来留乱鹿(来)。
k—k(开合)	哥个該改，耕耿更格，姑古怪公工国广慣，恭供巩規詭癸軌，閨桂(見母开合口一二等，合口三四等);
tɕ(齐撮)	家价居举交九減(見母开口二三四等，合口三等)。
k‘—k	共跪櫃(群母仄声);
k‘(开合)	可科开快考看坤康慷肯空孔克(溪母开合口一二等，合口三等);
tɕ‘(齐撮)	渠期乔求强(群母平声);丘企敲巧啓欠謙欽圈劝腔去(溪)
ŋ—○	我瓦吳五伍悟桅伪玩(疑母合口一二等);魚語遇虞寓元原願(疑母合口三等);牙涯宜义疑毅驗眼迎(疑母开口二三四等);
ȵ—ʐ	鐃染入热軟人忍認日(日母部分字)。
h—x(开口)	何海孩好号侯合含杭(曉匣母开口一等);
ɕ(齐撮)	鞋懈系希效曉休閑限掀献香虛玄眩熏(曉匣母开口三四等，合三魚文鍾韵)。
ts—ts	做租祖灾最資茲子醉遭走鑽尊作增則縱足(精);
tʂ	詐榨債斬扎庄装壯(庄);遮猪朱周針章証忠脂(大埔讀 tʂ, 章知);
tɕ(齐齿)	姐祭焦椒酒(精母开口三四等)。
ʦ‘—ts‘	粗猜催次餐村(清);查蚕从(从母平声);
ts	坐座在罪自字造族賊(从母仄声);
tʂ‘	車侈耻齿充唱(大埔讀 tʂ‘, 徹昌);池朝程(大埔讀 tʂ‘, 澄母平声); 初楚杪炒制疮(初);鋤柴愁(崇母平声);
tʂ	寨助驟閘棧状(崇母仄声); 治赵兆召丈直郑仲逐(大埔讀 tʂ‘, 澄母仄声);
tɕ‘(齐撮)	且取悄秋签清(清)，前全泉(从母平声)，(开口三四等韵，合口魚虞

仙ㄗ;

tɕ(齐齿)　就捷踐賤截尽疾靜淨(从母仄声,开口三四等)。

ʂ—s　梭瑣苏炶死嫂三蒜孙損送宋(心),似随遂(邪);

ʂ　沙紗师使梢衫森山霜(生); 蛇書世稅水少收陕叔(大埔讀ʂ,書禪船);

tʂ'　船唇(大埔讀ʂ,船母平声);

ɕ(齐撮)　些須洗銷小修心綫宣雪新相姓(心),邪斜序叙(邪),(开口三四等,合口三等)。

〇(齐)—〇(齐撮)　耶野夷油耀秧音于宴(影母开口三四等,以母三等);余預愉喻裕育用羽运永越泳园員院垣远(以云母合口三等);

ʐ(开合)　如儒柔然讓若絨仁(日母部分字)。

19. 观察上面的声母对应情况,可以指出客家声母方面有几个特点:(1)送气音丰富,古濁塞音和濁塞擦音(並定群从澄崇船)不論平仄,一律变送气清音。(2)k k' h ts ts' s 都可以拼i,相当于北京音 tɕ tɕ' ɕ 的齐齿或撮口。(3)知庄章三組字,梅县一律讀 ts ts' s,大埔知章組讀 tʂ tʂ' ʂ,而精組庄組讀 ts ts' s,所以大埔保存了照二(庄)照三(章)的区别。这个区别梅县話只体現在开口三等深攝和臻攝的韵母主要元音的不同上,例如:

例字	梅县	大埔	
沉	˧tsʻəm	˧tʂʻim	(知組澄母,深开三侵韵)
森	ˍsem	ˍsem	(庄組生母,深开三侵韵)
深	ˍtsʻəm	ˍtʂʻim	(章組書母,深开三侵韵)
汁	tsəpˌ	tʂipˌ	(章母,深开三緝韵)
陈	˧tsʻən	˧tʂʻin	(知組澄母,臻开三眞韵)
眞	ˍtsən	ˍtʂin	(章母,臻开三眞韵)
失	sətˌ	ʂitˌ	(章組書母,臻开三質韵)

知組照三組合流,跟照二組不混,这个特点在大埔話里是完全体現了的,例如:

例字	梅县	大埔	北京	
猪	ˍtsu	ˍtʂu	ˍtʂu	(知母)
耻	ˇtsʻɿ	ˇtʂʻɿ	ˇtʂʻɿ	(徹母)
除	˧tsʻu	˧tʂʻu	˧tʂʻu	(澄母)
阻	ˇtsɿ	ˇtsɿ	ˇtʂu	(庄母)
初	ˍtsʻɿ	ˍtsʻɿ	ˍtʂʻu	(初母)
使	ˇsɿ	ˇsɿ	ˇʂɿ	(生母)
諸	ˍtsu	ˍtʂu	ˍtʂu	(章母)
処	tsʻuˋ	tʂʻuˋ	tʂʻuˋ	(昌母)
書	ˍsu	ˍʂu	ˍʂu	(書母)

(4)疑母一二等变开口讀ŋ,三四等变齐齿讀ȵ;但有少数例外,大概别有原因,附大埔讀音(放在括弧里)以資比較:

例 字	梅县(大埔)	
熬,傲	˧ŋau, ŋau˩	(开口一等)
玩	ŋan˩(˩ŋuan)	(合口一等)
牙,涯	˧ŋa, ˧ŋai	(开口二等)
頑	˧ŋan(˧ŋuan)	(合口二等)
宜,迎	˧ni(˧ȵi), ˧ȵiaŋ	(开口三等)
願,原	ȵian˩, ˧ȵian	(合口三等)
堯,研	˧ȵiau, ˧ŋan(˧ȵien)	(开口四等)

(5)影母开口一二等今讀零声母，开口三四等今讀齐齿，合口今讀v:开一哀 ˧oi(大埔 ˧ai), 祆 ˩au;开二矮 ai˩(大埔 ˩ei), 亞 ˧a(大埔 ˩a); 开三腰妖 ˧iau; 开四烟 ˧ian, 宴 ian˩;合一窩 ˧vo, 蛙 ˧va;合二弯 ˧van;合三威 ˧vi(大埔 ˧vui);合四淵 ˧ian。

20. 韵母的对应

梅县—北京	例 字(中古音韵)
a—a	巴芭疤爸 ˧pa, 把靶 ˩pa, 霸壩 pa˩, 爬琶杷耙 ˧p'a, 罢怕帕 p'a˩, 馬碼螞 ˧ma, 媽麻痲 ˧ma; 渣 ˧tsa, 炸詐榨 tsa˩, 查茶搽 ˧ts'a, 沙砂紗 ˧sa, 洒 ˩sa(帮、庄組,假开二麻)。
ia	家嘉加佳 ˧ka, 嫁稼駕賈架价 ka˩, 牙芽衙 ˧ŋa, 霞瑕虾暇 ˧ha, 下夏厦 ha˩(見組,曉匣母,假开二麻)
ua	化話画 fa˩, 蛙娃洼挖 ˧va(曉影組假合二麻)。
ɤ	遮 ˧tsa, 車奢賒 ˧ts'a, 舍 ˩sa, 舍赦 sa˩(章組假开三麻)。
ia—ie	姐 ˩tsia, 借 tsia˩, 斜 ˧ts'ia, 且 ˩ts'ia, 謝 ts'ia˩, 些 ˧sia, 泻卸 sia˩(精組假开三麻)。
	野冶 ˩ia(以母,假开三麻)。
ua—ua	瓜 ˧kua, 寡 ˩kua, 卦挂 kua˩, 夸跨 ˧k'ua (見組,假合二麻)。
ai—ai	带戴 tai˩, 态太泰怠 t'ai˩, 奶乃 ˧nai, 耐奈 nai˩, 灾栽哉 ˧tsai, 再 tsai˩, 裁 ˧ts'ai, 彩采 ˩ts'ai, 蔡在 ts'ai˩(端、精組,蟹开一咍泰); 孩 ˧hai(匣母咍韵); 拜 pai˩, 摆 ˩pai, 排牌 ˧p'ai, 派败 p'ai˩, 买 ˩mai, 卖 mai˩, 斋 ˩tsai, 債 tsai˩, 柴 ˧ts'ai, 寨 ts'ai˩, 晒 sai˩(帮庄組, 蟹开二皆佳夬三韵)。
ie	界戒届介疥誡 kai˩, 涯 ˧ŋai(見組蟹开二皆佳)。
uai	歪 ˧vai, 怀槐淮 ˧fai, 坏 fai˩ (曉匣母, 蟹合二皆); 帅 sai˩ (生母止合三脂)。
iai—ie	街皆阶 ˧kiai, 解 ˧kiai(見母平声,蟹开二皆)。
uai—uai	乖 ˧kuai, 拐 ˩kuai, 怪 kuai˩, 塊快筷 k'uai˩(見組蟹合二皆佳夬三韵):
au—au	包胞 ˧pau, 保堡宝 ˩pau, 报 pau˩, 抛跑 ˧p'au, 袍 ˧p'au, 炮抱 p'au˩, 矛 ˧mau, 帽冒 mau˩, 刀 ˧tau, 倒禱島 ˩tau, 叨稻导 ˧t'au, 桃逃淘陶萄濤 ˧t'au, 套道盜 t'au˩, 脑恼 ˩nau, 牢 ˧lau, 遭糟 ˧tsau, 早枣抓爪 ˩tsau, 灶 tsau˩, 抄操 ˧ts'au, 曹槽吵 ˧ts'au, 造糙 ts'au˩, 梢稍 ˧sau, 巢 ˧sau, 嫂 ˩sau, 高篙 ˧kau, 告 kau˩, 考 ˩k'au (效开一二豪肴); 朝(今～)招

昭 ˌtsau, 朝（～代）潮 ˏts'au, 赵 ts'au˃, 兆肇詔紹召 sau˃（知章組，效开三宵）。

iau 交郊胶 ˌkau, 校狡搞較絞 ˈkau, 教窖 kau˃, 巧 ˈk'au, 效 ˈhau（見組、匣母，肴韵）。

iau—iau 腰夭妖邀 ˌiau, 摇瑶謠遙 ˏiau, 舀 ˈiau, 耀要 iau˃（影組宵韵）；肴淆 ˌˈiau（大埔 ˏhau）（匣母肴韵）。

表裱 ˈpiau, 标飘彪 ˌp'iau, 描苗瞄 ˏmiau, 妙秒渺 ˈmiau, 刁凋雕 ˌtiau, 吊掉 tiau˃, 条調（～味）ˏt'iau, 跳糶 t'iau˃, 尿 niau˃, 燎辽聊寮 ˏliau, 廖 liau˃, 嬌驕 ˌkiau, 矫 ˈkiau, 侨桥 ˏk'iau, 饒荛澆 ˏŋiau, 悄俏 ˈts'iau, 蕭簫消銷宵 ˌsiau, 笑鞘肖 siau˃（帮、端、見、精組日母，效开三宵蕭）。

e—i 批 ˌp'e, 啼蹄 ˏt'e, 替 t'e˃, 洗 ˈse, 細 se˃, 泥 ˏne, 犁 ˏle, 鷄 ˌke, 契 k'e˃, 蟻 ˈŋe,（蟹开四齐，大埔讀 ei）。

ɤ 个 ke˃（果开一歌）。

eu—ou 剖 p'eu˃, 某亩 ˈmeu, 斗抖陡 ˈteu, 鬥 teu˃, 偷 ˌt'eu, 头投 ˏt'eu, 透豆逗荳 t'eu˃, 瘦嗽 seu˃, 漏陋 leu˃, 鈎句沟 ˌkeu, 狗苟 ˈkeu, 購构够 keu˃, 寇扣叩 k'eu˃, 侯猴喉 ˏheu, 候厚后 heu˃, 偶 ˈŋeu, 毆 ˈeu（流开一侯韵，开三尤韵）。

ɿ—ɿ 資姿茲滋 ˌtsɿ, 紫子梓 ˈtsɿ, 辞詞嗣慈磁瓷祠 ˏts'ɿ, 此刺 ˈts'ɿ, 次寺自 ts'ɿ˃, 斯撕私厮司飼絲思 ˌsɿ, 字柿伺 sɿ˃（精組止开三支脂之三韵）。

ʅ 之支枝脂脂 ˌtsʅ, 止址紙趾指旨 ˈtsʅ, 志痣至致制置 tsʅ˃, 痴侈翅雉嗤 ˌts'ʅ, 池持迟 ˏts'ʅ, 齿始耻 ˈts'ʅ, 詩施尸师 ˌsʅ, 时 ˏsʅ, 匙屎使史駛 ˈsʅ, 試侍氏豉示視嗜世势士事 sʅ˃（知系，蟹开三祭，止开三支脂之）。

u 租組 ˌtsʅ, 阻祖 ˈtsʅ, 初粗 ˌts'ʅ, 鋤 ˏts'ʅ, 楚措 ˈts'ʅ, 醋 ts'ʅ˃, 苏梳疏 ˌsʅ, 素訴数 sʅ˃（庄組遇合三魚）。

i—i 比彼 ˈpi, 閉幣弊蔽秘斃 pi˃, 疲 ˌp'i, 皮琵枇 ˏp'i, 屁鼻婢 p'i˃, 迷謎 ˏmi, 棣 ˈti, 梯 ˌt'i, 提題堤 ˏt'i, 涕第弟地 t'i˃, 你弥 ˌni, 尼呢宜 ˏni, 誽 ˈni, 礼里理鲤 ˌli, 梨离璃里厘籬 ˏli, 李 ˈli, 利痢吏例厉励荔 li˃, 凄栖挤 ˌtsi, 祭济际 tsi˃, 妻 ˌts'i, 齐臍 ˏts'i, 西 ˌsi, 欺企技妓 ˌk'i, 期祈旗其奇棋騎 ˏk'i, 啓岂 ˈk'i, 仪疑拟 ˏŋi, 义議艺 ŋi˃, 起希牺熙 ˌhi, 喜禧 ˈhi, 戏器弃气汽 hi˃（止开三四祭支脂之微，蟹开四齐）。

ɚ 尔 ˌni, 耳 ˈɳi, 兒 ˏi, 二 ɳi˃（日母支脂）。

ei 碑杯 ˌpi, 臂 ˈpi, 披被 ˌp'i, 配 ˌp'i, 培 ˏp'i, 备佩 p'i˃, 眉梅玫 ˏmi, 美每 ˌmi, 吠 ˈfi, 廢肺 fi˃（帮系，止开三支脂，蟹合二三灰廢）。

uei 威 ˌvi, 圍 ˏvi, 偉 ˈvi, 位 vi˃（影云 微母，止合三微）。

y 趋 ˌts'i, 徐 ˏts'i, 取娶 ˈts'i, 须需鬚 ˌsi, 絮叙緒 si˃, 居 ˌki, 举据矩 ˈki, 鋸句 ki˃, 渠区驅樞 ˌk'i, 去文具俱 k'i˃, 語愚 ˌŋi, 魚漁 ˏŋ, ˏŋi, 女 ˈŋ, ˈŋi, 遇御 ŋi˃, 羽 ˌi, 於于余 ˏi, 裕豫誉預 i˃（精見系，遇合三魚虞）。

u　　乳 ᶜi, 儒如 ᶻi, (日母虞韵)。

iu—iou　　留榴刘流硫琉 ᶻliu, 溜 liuˀ, 秋 ᶜtsʻiu, 就袖 tsʻiuˀ, 修羞 ᶜsiu, 秀綉銹 siuˀ, 枢 ᶜkiu, 九久玖韭 ᶜkiu, 灸 kiuˀ, 舅臼丘 ᶜkʻiu, 求球裘 ᶻkʻiu, 朽嗅 ᶜhiu(来母,精見組,流开三侯)。

o—o　　波玻坡 ᶜpo, 播 poˀ, 頗 ᶜpʻo, 婆 ᶻpʻo, 模摩魔摹 ᶻmo, 磨 moˀ, (帮組, 果合一戈)。

uo　　多 ᶜto, 朵躲 ᶜto, 拖妥 ᶜtʻo, 駝 ᶻtʻo, 唾惰 tʻoˀ, 罗籮鑼螺 ᶻlo, 左佐 ᶜtso, 做 tsoˀ, 坐 tsʻoˀ, 梭唆蓑 ᶜso, 鎖瑣所 ᶜso, 貨 foˀ(端、精組, 曉母, 果开一歌合一戈)。

ɤ　　歌哥 ᶜko, 科戈 ᶜkʻo, 棵 kʻoˀ, 俄鵝 ᶻŋo, 餓 ŋoˀ, 何 ᶻho, 賀禍 foˀ(見組曉匣母,果开一歌)。

oi—ai　　台抬苔 ᶻtʻoi, 代貸袋 tʻoiˀ, 概溉慨凱愷 ᶜkʻoi, 害亥 hoiˀ(端見組, 蟹开一咍)。

ei　　背 poiˀ(帮組合一灰韵少数字)。

u—u　　补斧 ᶜpu, 布怖布 puˀ, 普埔簿鋪 ᶜpʻu, 蒲菩符 ᶻpʻu, 譜甫浦捕 ᶜpʻu, 步部鋪 pʻuˀ, 夫乎膚 ᶜfu, 湖胡壺扶 ᶻfu, 虎府 ᶜfu, 付戶副富父护辱腐赴褲 fuˀ, 烏汚武侮 ᶜvu, 务霧 vuˀ, 賭肚堵 ᶜtu, 圖塗屠徒茶途 ᶻtʻu, 吐兎度渡杜 tʻuˀ, 努 ᶻnu, 奴 ᶻnu, 魯櫓 ᶜlu, 盧爐 ᶻlu, 路露 luˀ, 姑孤 ᶜku, 雇顧故固 kuˀ, 估枯辜 ᶜkʻu, 庫 kʻuˀ, 悟誤 ŋuˀ, 猪株珠朱諸蛛 ᶜtsu, 煮主 ᶜtsu, 注註駐鑄著箸 tsuˀ, 除厨櫥 ᶻtsʻu, 暑 ᶜtsʻu, 処住 tsʻuˀ, 書輸舒 ᶜsu, 儲薯署殊 ᶻsu, 树竪庶 suˀ(遇合一三模魚虞)。

ui—uei　　对 tuiˀ, 腿兌 ᶜtʻui, 退 tʻuiˀ, 追椎錐 ᶜtsui, 最醉队綴贅 tsuiˀ, 催崔 ᶜtsʻui, 悴翠 tsʻuiˀ, 虽綏 ᶜsui, 誰随隋垂 ᶻsui, 碎岁遂隧 suiˀ(非唇音字,蟹合一三四灰祭齐,止合三支脂微)。

ei　　内 nuiˀ, 雷 ᶻlui(泥来母,蟹合一灰)。

am—an　　凡梵 ᶻfam, 犯范泛患 famˀ, 耽担 ᶜtam, 潭譚談痰 ᶻtʻam, 探 ᶜtʻam, 淡 tʻamˀ, 男南 ᶻnam, 藍 ᶻlam, 覽攬纜濫 lamˀ, 沾粘瞻 ᶜtsam, 占 tsamˀ, 懺 ᶜtsʻam, 三衫 ᶜsam, 蟬 ᶻsam, 甘柑 ᶜkam, 敢橄感減 ᶜkam,艦鑒監 kamˀ, 斟 kʻamˀ, 含銜咸 ᶻham, 憾陷 hamˀ (咸开一覃談、开二咸銜、开三盐,非組咸合三凡)。

iam—ian　　廉鐮 ᶻliam, 签 ᶜtsʻiam, 漸暫 tsʻiamˀ, 潛纖 ᶻsiam, 檢 ᶜkiam, 欠儉 kʻiamˀ, 嫌 ᶻhiam, 盐炎檐 ᶻiam, 掩淹 ᶜiam, 厭艳 iamˀ (咸开三四盐严添)。

an—an　　班斑般搬頒攀 ᶜpan, 板叛版 ᶜpan, 半扮 panˀ, 潘 ᶜpʻan, 办伴辩 pʻanˀ, 蛮 ᶻman, 瞞 ᶜman, 漫慢謾 manˀ, 番翻藩 ᶜfan, 煩矾繁 ᶻfan, 單丹 ᶜtan, 滩摊 ᶜtʻan, 檀壇彈 ᶻtʻan, 蛋嘆炭 tʻanˀ, 蘭攔欄 ᶻlan, 顫 ᶜtsan, 盞 ᶜtsan, 贊 tsanˀ, 泉殘 ᶻtsʻan, 鏟 ᶜtsʻan, 棧燦 tsʻanˀ, 山删 ᶜsan, 产 ᶜsan, 伞散撒 sanˀ (山开一寒,开二山删,开三仙,开四先,合一桓,合二删,合三仙)。

uan 还环 ˌfan, 弯灣 ˌvan, 挽 ˈvan(匣、影母,山合二删)。

ian—ian 边鞭辮 ˌpien, 扁 ˈpien, 編篇偏遍 ˌpʻien, 便(方～)騙 pʻienˀ, 棉綿 ˧˩mien, 面 mienˀ, 田塡 ˧˩tʻien, 电奠殿淀 tʻienˀ, 連联鰱蓮 ˧˩lien, 恋練煉 lienˀ, 箋煎 ˌtsien, 箭荐 tsienˀ, 千迁 ˌtsʻien, 錢前 ˧˩tsʻien, 踐濺 tsʻienˀ, 先仙 ˌsien, 綫 sienˀ, 間艰奸坚肩 ˌkian, 簡 ˈkian, 建 kianˀ, 牵 ˈkʻian, 虔乾(～坤)˧˩kʻian, 遣 ˈkʻian, 健件鍵 kʻianˀ, 言顏 ˧˩ŋian, 眼 ˈŋian, 雁 ŋianˀ, 賢弦 ˧˩hian, 显宪 ˈhian, 現献 hianˀ, 硯县 ianˀ (山开二山删,开三仙元,开四先)。(k kʻ ŋ ho 后面讀 ian, 其它讀 iɛn。)

yan 全 ˧˩tsʻien, 宣喧 ˌsien, 旋璇 ˧˩sien, 选 ˈsien, 圈 ˌkʻian, 权 ˌkʻian, 倦卷犬 ˈkʻian, 券 kʻianˀ, 元源原 ˧˩ŋian, 願 ŋianˀ, 玄悬 ˧˩hian, 圓园員袁 ˧˩ian, 院怨 ianˀ(山合三仙元, 合四先)。(实际讀音参照上注。)

uon—uan 官观冠 ˌkuon, 管館 ˈkuon, 貫冠罐 kuonˀ, 慣 kuanˀ(見組山合一桓,合二山删。讀 uan[wan] 或 uon, 恐受粵語影响?)。

aŋ—aŋ 彭澎棚 ˧˩pʻaŋ, 猛 ˌmaŋ, 冷 ˌlaŋ, 橙 ˧˩tsʻaŋ, 撐 tsʻaŋˀ, 更(五更)庚羹耕 ˌkaŋ, 哽 ˈkaŋ, 坑 ˌhaŋ, 橫 ˧˩vaŋ,(帮、知組見系部分字,梗开二庚耕)。

iŋ 硬 ŋaŋˀ, 行 ˧˩haŋ(行为)(庚)。

aŋ 盲 ˧˩maŋ(庚)。

uŋ 轟 ˧˩vaŋ,(耕)。

iaŋ—iŋ 餅 ˈpiaŋ, 柄 piaŋˀ, 病 pʻaŋˀ, 名 ˧˩miaŋ, 命 miaŋˀ 白, 艇 ˈtʻiaŋ, 領(～导)岭 ˌliaŋ, 領(～袖)˧˩liaŋ, 青 ˌtsʻiaŋ, 井 ˧˩tsiaŋ, 晴 ˧˩tsʻiaŋ, 請 ˈtsʻiaŋ, 凈 tsʻiaŋˀ, 腥 ˌsiaŋ, 醒 ˈsiaŋ, 姓 siaŋˀ, 惊 ˌkiaŋ, 頸 ˈkiaŋ, 鏡 kiaŋˀ, 輕 ˌkʻiaŋ, 影映 ˈiaŋ(梗开三四庚清青韵部分字)。

uaŋ—uaŋ 矿 ˈkuaŋ(見母,梗合二庚)。

əm—an 岑 ˌtsʻəm, 森参(人～)ˈsəm(庄組深开三侵)。

ən—an 跟根 ˌkən, 恳垦 ˈkʻən, 痕 ˧˩hən, 很 ˈhən, 恨 hənˀ, 恩 ˌən (見系臻开一痕)。

əŋ 崩 ˌpəŋ, 朋 ˧˩pʻəŋ, 萌盟 ˌməŋ, 皿 ˈməŋ, 孟 məŋˀ, 衡 ˧˩fəŋ, 登 ˌtəŋ, 等 ˈtəŋ, 凳 təŋˀ, 腾疼 ˧˩tʻəŋ, 邓 tʻəŋˀ, 能 ˧˩nəŋ, 增憎爭箏 ˌtsəŋ, 曾層 ˧˩tsʻəŋ, 贈 tsəŋˀ, 僧生牲笙甥 ˌsəŋ, 省 ˈsəŋ, 更(～加)kəŋˀ, 亨 ˌkʻəŋ, 恒 ˧˩həŋ, (曾开一登,梗开二庚耕,合三清韵部分字)。

iŋ 冰 ˌpiŋ, 銘冥螟 ˌmiŋ, 丁釘 ˌtiŋ, 宁 ˧˩niŋ, 星 ˌsiŋ, 傾 ˌkʻiŋ, 頃(百亩)ˈkʻiŋ, 幸杏 ˈhiŋ, 行(品～)hiŋˀ(梗开二庚耕,开四青,合三清)。

uəŋ—əŋ 耿 ˈkuəŋ(耕),亘 kuəŋˀ(登)。

əm—ən 針斟 ˌtsəm, 枕 tsəmˀ, 深 ˌtsʻəm, 沉 ˧˩tsʻəm, 甚 ˈsəm (知、章組,深开三侵)。

ən—ən 珍眞 ˌtsən, 診疹 ˈtsən, 鎮振 tsənˀ, 陈塵 ˧˩tsʻən, 趁陣 tsʻənˀ, 身申伸神 ˌsən, 辰晨 ˧˩sən, 腎 ˈsən, 愼 sənˀ(知、章組,臻开三眞)。

əŋ 貞偵征 ˌtsən, 整 ˈtsən, 正政 tsənˀ, 呈程 ˧˩tsʻən, 逞 ˈtsʻən, 成誠 ˧˩sən,

聖盛 sɵnˀ(知、章組，梗开三清)。

im—in 林淋临 ˧lim, 凜禀 ˇlim, 侵 ˨ts‘im, 寝 ˇts‘im, 心 ˨sim, 寻 ˧sim, 今金 ˨kim, 錦禁 kimˀ, 欽 ˨k‘im, 琴禽 ˧k‘im, 吟 ˧ŋim, 音阴 ˨im, 淫 ˧im, 飲 ˇim, (来母，精組，見系，深开三侵)。

ɵn 任(姓) ˧im, 壬 ˧ȵim(日母侵韵)。

in—in 彬 ˨pin, 貧 ˧p‘in, 民 ˧mim, 邻 ˧lin, 津 ˨tsin, 进 tsinˀ, 秦 ˧ts‘in, 信 sinˀ (帮、精組，臻开三眞)。

iŋ 兵 ˨pin, 併秉 ˇpin, 姘 ˨p‘in, 平瓶屏萍 ˧p‘in, 評並 ˇp‘in, 明鳴 ˧min, 命 minˀ, 頂鼎 ˇtin, 听汀厅 ˨t‘in, 挺 ˇt‘in, 定錠 t‘inˀ, 灵鈴伶陵凌菱 ˧lin, 令 linˀ, 精晶旌睛蜻 ˨tsin, 清 ˨ts‘in, 靜 ts‘inˀ, 性 sinˀ, 經 ˨kin, 景警 ˇkin, 勁徑境 kinˀ, 輕 ˨k‘in文, 兴 ˨hin, 形型刑 ˧hin, 英嬰纓 ˨in, 盈贏 ˧in, 孕应 inˀ, (曾开三蒸，梗开二三四庚清青)。

on—uan 端 ˨ton, 短 ˇton, 团 ˧t‘on, 段鍛緞 t‘onˀ, 暖 ˨non, 卵 ˇlon, 乱 lonˀ, 鑽 tsonˀ, 篡纂串傳(～記) ts‘onˀ, 酸 ˨son, 算 sonˀ, 寬 ˨k‘on, 欢 ˨fon, 喚煥換 fonˀ, 豌碗 ˇvon, (端、見系山合一桓)；轉 ˇtson, 閂川穿 ˨ts‘on, 傳 ˧ts‘on, 撰喘 ˇts‘on(知系山合二三删仙)。

an 干竿肝杆 ˨kon, 赶秆 ˇkon, 干 konˀ, 看(～守) ˨k‘on, 寒韓 ˧hon, 汉汗 honˀ, 安鞍 ˨on, 按案 onˀ(見系山开一寒)。

ion 旋(?) ts‘ionˀ(头髮中的旋渦，此韵只出現于土談。)

oŋ—aŋ 搒綁謗 ˇpoŋ, 旁傍滂 ˧p‘oŋ, 茫忙 ˧moŋ, 方芳 ˨foŋ, 肪房防妨 ˧foŋ, 紡訪 ˇfoŋ, 党擋 ˇtoŋ, 唐堂螳糖塘 ˧t‘oŋ, 蕩躺 ˇt‘oŋ, 趟 t‘oŋˀ, 狼郎廊 ˧loŋ, 張章彰樟 ˨tsoŋ, 掌長(首～) ˇtsoŋ, 漲帳賬 tsoŋˀ, 倉蒼昌倡丈(姑～) ˨ts‘oŋ, 藏(包～)長(～短)場 ˧ts‘oŋ, 厂杖暢 ˇts‘oŋ, 唱丈(一丈) ts‘oŋˀ, 丧桑霜商伤 ˨soŋ, 常尝裳 ˧soŋ, 丧(～失)賞偿 ˇsoŋ, 尚上 soŋˀ, 剛缸扛肛岡綱 ˨koŋ, 杠 koŋˀ, 康 ˨k‘oŋ, 慷 ˇk‘oŋ, 糠 ˨k‘oŋ, 航杭行(銀～) ˧hoŋ(唐阳江三韵)。

iaŋ 江 ˨koŋ, 講 ˇkoŋ, 降(～落)koŋˀ, 巷項 hoŋˀ(見系江韵)。

uaŋ 亡忘 ˧moŋ, 妄 ˇvoŋ, 望 voŋˀ, 庄装 ˨tsoŋ, 疮 ˨ts‘oŋ, 床 ˧ts‘oŋ, 狂逛 ˧k‘oŋ, 况 ˇk‘oŋ, 往汪 ˇvoŋ, 黄王 ˧voŋ, 枉 ˇvoŋ, 旺 voŋˀ (庄組宕开三阳，非組見系宕合一三唐阳)。

ioŋ—iaŋ 凉粮 ˧lioŋ, 将 ˨tsioŋ, 桨 ˇtsioŋ, 槍 ˨ts‘ioŋ, 相 ˨sioŋ, 强 ˧k‘ioŋ, 仰 ˇȵioŋ, 香 ˨hioŋ, 讓 ioŋˀ(来母、精、見組、日母，宕开三阳)。

uoŋ—uaŋ 光胱 ˨kuoŋ, 广 ˇkuoŋ(見組宕合一唐)。

un—un 敦墩燉 ˨tun, 屯顿盾 ˇtun, 淪輪倫侖 ˧lun, 論 lunˀ, 尊遵 ˨tsun, 蹲 ˧ts‘un, 存 ˧sun, 笋損 ˇsun, 逊蓀順瞬舜 sunˀ, 昆坤琨 ˨k‘un, 綑 ˇk‘un, 困 k‘unˀ, 昏婚葷 ˨fun, 魂 ˧fun, 混 ˇfun, 溫瘟 ˨vun, 稳 ˇvun, (臻合一魂，合三諄)。

yn 俊竣浚 tsunˀ, 旬循巡 ˧sun, 熨 vunˀ(精組喻母，臻合三諄文韵)。

ɵn　奔 ˌpun, 本 ˈpun, 粪 pun˃, 喷 p'un˃, 盆 ˧p'un, 笨 pun˃, 門 ˧mun, 問 mun˃, 分芬紛 ˌfun, 坟焚 ˧fun, 粉憤忿 ˈfun, 文紋聞 ˧vun (帮系,臻合一魂,合三文)。

iun—yn　君軍 ˌkiun, 郡 k'iun˃, 群裙 ˧k'iun, 熏 ˌhiun, 訓 hiun˃, 云匀 ˧iun, 永泳 ˈiun, 运韵 iun˃(見系臻合三文)。

uŋ—ɵŋ　馮篷縫 ˧p'uŋ, 蒙朦 ˧muŋ, 風瘋丰封 ˌfuŋ, 逢蓬 ˧fuŋ, 鳳奉俸 fuŋ˃(帮系通合一三东鍾)。

uŋ　东冬 ˌtuŋ, 董懂 ˈtuŋ, 栋 tuŋ˃, 同桐筒童銅 ˧t'uŋ, 桶統 ˈt'uŋ, 痛动洞 t'uŋ˃, 宗鬃棕忠中終鍾 ˌtsuŋ, 种(～子)腫 ˈtsuŋ, 种众 tsuŋ˃, 匆葱聪充冲 ˌts'uŋ, 农膿濃 ˧nuŋ, 公攻工功 ˌkuŋ, 汞貢 kuŋ˃, 鴻紅烘洪 ˧fuŋ(通合三东冬鍾)。

uaŋ　窗 ˌts'uŋ, 双 ˌsuŋ(江开二江)。

iuŋ—uŋ　龙 ˧liuŋ, 慫 ˈtsiuŋ, 縱 tsiuŋ˃, 从松 ˧ts'iuŋ, 崧嵩 ˌsiuŋ, 誦頌訟 siuŋ˃, 恭供弓躬宮 ˌkiuŋ, 拱巩 ˈkiuŋ, 穹 ˧k'iuŋ, 恐 ˈk'iuŋ, 共 k'iuŋ˃ (通合三鍾东)。

yŋ　穷 ˧k'iuŋ, 胸凶 ˌhiuŋ, 雍 ˌiuŋ, 庸容溶融茸熊雄 ˧iuŋ, 甬勇涌 ˈiuŋ, 用 iuŋ˃ (群曉影喻母,通合三鍾东)。戎絨 ˧iuŋ(北京 ˧ʐuŋ)。

ap—a　答搭 tap˧, 塔榻塌 t'ap˧, 踏 t'ap˨, 納 nap˨, 腊蠟 lap˨, 眨(～眼) tsap˧, 杂 ts'ap˨, 法 fap˧ (咸开一合盍,开三洽,合三乏)。

ɤ　鴿 kap˧, 蛤 hap˧, 合盍 hap˨, 磕 k'ap˧, 摺 tsap˧, 涉 sap˨ (見系咸开一合盍,章組咸开三叶)。

ia　甲 kap˧, 匣 hap˨, 狎鴨押压 ap˧(見系咸开二狎)。

iap—ia　夹 kiap˧, 狹峽洽 hiap˨(見系咸开二洽)。

ie　聶 niap˨, 猎 liap˨, 接 tsiap˧, 妾 ts'iap˧, 捷 ts'iap˨, 靨 ȵiap˧, 叶 iap˨, 劫 kiap˧, 怯 k'iap˧, 业 ȵiap˨, 胁协 hiap˨, 帖 t'iap˧, 叠牒蝶諜 t'iap˨ (咸开三叶业,开四帖)。

at—a　达 t'at˨, 瘌 lat˧, 辣 lat˨, 擦 ts'at˧, 薩 sat˧(端系山开一曷); 八 pat˧, 拔鈸跋 p'at˨, 察 ts'at˧, 杀 sat˧, 瞎 hat˧, (山开二黠鎋), 髮發 fat˧, 伐筏罰 fat˨(非組山合三月)。

ua　袜 mat˨, 滑猾挖 vat˨(山合二三黠月)。

ɤ　哲折浙 tsat˧, 徹撤轍 ts'at˧, 設 sat˧, 舌 sat˨ (知系山开三薛)。

o　鉢撥 pat˧, 潑 p'at˧, 末沫抹 mat˨,

uo　闊豁 fat˧, 活 fat˨, 斡 vat, (帮組,見系,山合一末,合二黠)。

iat—ie　別 p'iet˨, 列烈裂 liet˨, 褻泄 siet˧, 撇 p'iet˧, 篾 miet˨, 鉄迭跌 t'iet˧, 节 tsiet˧, 切 ts'iet˧, 截 ts'iet˨, 屑 siet˧, 結潔 kiat˧ (山开四屑)。(k k' h后面讀 iat, 其它讀 iɛt; 下同。)

孑 k'iat˧, 杰 k'iat˨(山开三薛); 揭 kiat˧, 竭 k'iat˨, 歇 hiat˧, 謁 iat˧(山开三月);

ye　絕 ts'iet˨, 雪 siet˧, 悅閱 iat˨, 厥决訣 kiat˧, 闕缺 k'iat˧, 月越曰粵 iat˨,

血穴 hiat$_{3}$(山合三薛月,合四屑)。

uat—uo　括 kuat$_{3}$, 闊 k'uat$_{3}$、fat$_{3}$(見組末)。

ak—o　伯 pak$_{3}$,

ai　柏百 pak$_{3}$, 册(样～子)ts'ak$_{3}$,

ɤ　册尺(工尺)ts'ak$_{3}$,

ɿ　只炙 tsak$_{3}$, 尺赤 ts'ak$_{3}$(梗开二陌麦)。

iak—i　壁 piak$_{3}$, 劈霹 p'iak$_{3}$, 錫 siak$_{3}$(錫), 屐 k'iak$_{3}$(群母陌韵)。

ɤ　額 ŋiak$_{2}$(疑母陌韵)。

y　剧 k'iak$_{3}$(群母陌韵)。

ie　逆 ŋiak$_{2}$(疑母陌韵)。

uak　kuak$_{2}$(用手背打,偶見于土談。)

ep—i　立粒 lep$_{3}$, lip$_{2}$(来母深开三緝)。

ɤ　澀 sep$_{3}$(生母緝韵)。

et—i　灭篾蜜密覓 met$_{2}$(帮組山开三薛, 开四屑, 臻开三質,梗开四錫); 訖乞 k'et$_{3}$(見組臻开三迄)。

ie　弼 p'et$_{3}$(臻开三質)。

ɤ　得德 tet$_{3}$, 澤賊擇宅$_{2}$ ts'et, 測策 ts'et$_{3}$, 蝨色塞 set$_{3}$, 革格 ket$_{3}$, 克刻咳 k'et$_{3}$, 赫 het$_{3}$, 核 het$_{2}$文(臻开三質,曾开一三德职,梗开二陌)。

uo　或惑获 fet$_{2}$(曾合一德,梗合二麦)。

o, ai　帛 p'et$_{3}$(或 p'ek$_{2}$), 陌 met$_{3}$(或 mek$_{2}$)(梗开二陌)。

o　墨默 met$_{2}$(曾开一德)。

ei　北 pet$_{3}$(德)。

uet—uo　国 kuet$_{3}$(曾合一德)。

ɐp—ɿ　执汁 tsɐp$_{3}$, 湿 sɐp$_{3}$(章組深开三緝)。

ɐt—ɿ　窒質秩 tsɐt$_{3}$ 姪 ts'ɐt$_{2}$, 实 sɐt$_{2}$, 失室 sɐt$_{3}$(知、章組, 臻开三質); 擲斥 ts'ɐt$_{3}$, 适釋 sɐt$_{3}$(知、章組部分字, 梗开三昔); 吃 ts'ɐt$_{3}$(溪母梗开四錫)。

ip—i　立粒 lip$_{2}$, 集輯(編～)習襲 sip$_{2}$, 急給 kip$_{3}$, 泣吸級汲 k'ip$_{3}$, 及 k'ip$_{2}$, (端、見系,深开三緝); 夕 sip$_{2}$(邪母梗开三昔)。

u　入 ŋip$_{2}$(日母緝)。

it—i　緝(偵～)sit$_{2}$(清母緝);

笔畢必 pit$_{3}$, 匹 p'it$_{3}$, 暱 nit$_{2}$, 栗 lit$_{2}$, 七漆膝 ts'it$_{3}$, 疾 ts'it$_{2}$, 悉 sit$_{3}$, 吉詰 kit$_{3}$, 一 it$_{3}$, 逸 it$_{2}$(知、章組以外大部分字, 臻开三質); 迄 hit$_{3}$(曉母, 臻开三迄); 恤 sit$_{3}$(心母,臻合三术)。蟨 pit$_{3}$, 僻辟 p'it$_{3}$, 积迹脊 tsit$_{3}$, 籍 tsit$_{2}$, 惜昔 sit$_{3}$, 席 sit$_{2}$, 益 it$_{3}$, 亦譯易(交易)液腋 it$_{2}$(知、章組以外大部分字,梗开三昔)。剔 t'it$_{3}$, 敌狄 t'it$_{2}$, 溺 nit$_{2}$, 历 lit$_{2}$, 績 tsit$_{3}$, 戚 ts'it$_{2}$, 寂 ts'it$_{3}$, 錫析 sit$_{3}$, 击激 kit$_{3}$(非唇音字,梗开四錫); 疫役 it$_{2}$(以母,梗合三昔)。

ɤ　　瑟 sit$_3$ (生母質韵)。

ɿ　　日 ȵit$_3$ (日母質韵)。

y　　律率(速～) lit$_2$, 橘 kit$_3$(臻合三术)。

ot—ɤ　　割葛 kot$_3$, 渴喝曷 hot$_3$(見系山开一曷), 捋 lot$_2$(山合一末)。

ua　　轄(管～)hot$_3$(匣母山开二鎋韵); 刷 sot$_3$(生母山合二鎋)。

uo　　掇 tot$_3$, 脫 t'ot$_3$, 夺 t'ot$_2$, 撮 ts'ot$_3$(端系山合一末); 拙 tsot$_3$, 說 sot$_3$(章組山合三薛)。

ie　　劣 lot$_3$(来母山合三薛)。

iot　　tsiot$_2$(将液体吸入口内又讀 ˌtsion)。

ok—o　　剝博駁 pok$_3$, 璞樸朴 p'ok$_3$, 募幕 mok$_3$, 莫膜寞 mok$_2$(帮組,江开二覚,宕开一鐸)。

uo　　託托 t'ok$_3$, 落洛絡乐 lok$_2$, 琢 tok$_3$, 桌卓捉作 tsok$_3$, 昨凿 ts'ok$_2$, 朔索 sok$_3$(宕开一鐸,开三藥,江开二覚)。

ɤ　　各閣 kok$_3$, 壳 hok$_3$, 鄂鰐 ŋok$_2$, 握 vok$_3$(見系)。

ye　　覚角 kok$_3$, 确 k'ok$_3$, 岳乐(音～)ŋok$_2$, 学 hok$_2$(見系覚藥韵)。

au　　薄 p'ok$_2$, 芍 sok$_2$, 。

iok—ye　　却 k'iok$_2$, 虐瘧 ŋiok$_2$, 跃 iok$_3$, 雀爵 tsiok$_3$(藥开三)。

iau　　脚 kiok$_3$, 藥 jok$_2$, 鑰 jok$_3$。

uo　　若 iok$_2$(藥)。

uok—uo　　郭廓 kuok$_3$(宕合一鐸)。

ut—u　　不 put$_3$, 突凸 t'ut$_2$, 卒 tsut$_3$, 猝出 ts'ut$_3$, 戌术述秫 sut$_2$, 骨 kut$_3$, 窟忽 fut$_3$, 核(欅)fut$_2$白(臻合一三沒术); 弗拂佛 fut$_3$, 佛 fut$_2$, 物勿 vut$_2$(非組臻合三物)。

o　　脖勃渤 p'ut$_2$, 沒 mot$_2$(帮組沒韵)。

y　　掘 k'ut$_2$ (群母,山合三月)。

iut—y　　郁 jut$_3$(影母物韵); 曲(～折)k'iut$_3$(烛)。

uk—u　　卜 puk$_3$, 扑 p'uk$_3$, 仆 p'uk$_2$, 牧沐穆 muk$_2$, 木目 muk$_3$, 伏服舒 fuk$_2$, 福幅 fuk$_3$, 督篤 tuk$_3$, 讀毒独牘 t'uk$_2$, 竹筑蜀竺囑 tsuk$_3$, 逐軸族 ts'uk$_2$, 促束 ts'uk$_3$, 熟贖屬 suk$_2$, 叔淑縮 suk$_3$, 谷 kuk$_3$, 哭 k'uk$_3$ (通合一三屋沃)。

iuk—u　　足 tsiuk$_3$, 粟宿 siuk$_3$, 俗 siuk$_2$, 辱褥 iuk$_2$ (精組、日母,通合三烛)。

y　　綠 liuk$_2$, 續 siuk$_2$, 曲(歌～)k'iuk$_3$, 局 k'iuk$_2$, 玉獄 ŋiuk$_2$, 旭畜蓄 hiuk$_3$, 欲浴 iuk$_2$(通合三烛屋)。

ŋ—u　　五伍午 ˇŋ

y　　魚漁, ˏȵi, 女, ˇȵi。

21. 观察上述韵母对应关系,發現一些値得注意的特点:

(1) 客家話大体上保存了山攝开口一等(寒韵)和二等(山韵)的分别,例如:

寒韵　　干肝竿ˇkon, 寒ˏhon(但鼾ˇhian, 岸ŋanˀ),

山韵　　艰間ᶜkian, 眼ᶜŋian, 閑ᶻhan。

(2) 蟹攝开口一等(咍)和二等(皆佳)也保存了分立的殘迹。

咍韵　　开ᶜk'oi, 代t'oiˋ。

皆韵　　界介 kiaiˋ,

佳韵　　涯ᶻŋai, 懈ᶜhai。

(3) 江韵多讀 oŋ ok, 但知系字多讀 uŋ uk, 如椿ᶜtsuŋ, 窗ᶜts'uŋ, 双ᶜsuŋ, 啄 tukˏ, 近似东韵。上古江东不分,这兒似乎保存了上古音的殘迹。

(4) 鼻尾韵和入声韵里头, 元音 i ɵ e 和舌根音韵尾 -ŋ -k 不能互相結合, 所以古曾攝登韵和梗攝开口各韵(庚陌,耕,清昔,青錫)和少数合口韵(耕麦,清昔,青)字,原收-ŋ -k 尾,都变作-n -t 尾了,参看上列 en et、ɵn ɵt、in it 六个韵母的对应情况。但是"帛陌客咳"(梗开二陌)讀 et 或 ek 不很稳定。

(5) 有几个山攝开口韵字,韵尾照例应該是 -t 而实际讀音是-p: 扎札紮 tsapˏ, 軋 tsap₂(山开二黠),孽 ȵiap₂ (山开三薛),揑 ȵiap₂(山开四屑)。

(6) 有几对字,同屬一韵,声母發音部位相同或同在一組,可是韵母不同,有些似乎是为了避免同音以便于区别詞意,有些大概是受了粵方言或北方話的影响,例如:

緝(編緝)sipˏ:緝(偵緝)sitˏ(深开三緝韵)。

曲(曲折)k'iutˏ:曲(歌曲)k'iukˏ(溪母烛韵)。

踢 t'etˏ:剔 t'itˏ(透母梗开四錫韵)。

歷 lit₂:曆 lak₂(来母錫韵)。

法 fapˏ: 乏 fat₂(咸合三乏韵)。

席 sit₂:夕 sip₂(邪母梗开三昔韵)。

获 fet₂:划 vak₂(匣母梗合二麦韵)。

試看一个更突出的例子: 帮組梗攝开口二等陌韵字: 百柏伯 pakˏ, 迫 pitˏ, 拍 p'okˏ, 魄 p'akˏ, 白 p'ak₂, 帛 p'etˏ 或 p'ekˏ, 陌 metˏ 或 mekˏ。这些例子多少带有代表性,我們在未能深入調查以前,只好說:客家話韵母系統的演变可能受了外来的影响,所以显得这样繁杂。

22. 声調的对应

客家——北京	例　　字
阴平——阴平	花爸家他多江商張
阳平——阳平	华麻爬南圖狂楊常
上声——上声	摆狗斗飽土比米肚
去声——去声	教怕閉帝祭罵帽浪
阴入——阴平	八法搭托甲七擦撒益
——阳平	骨橘覚足鐲擲寂
——上声	角百曲脊
——去声	瀝率魄吃
阳入——阳平	拔乏突席夕石贖匣协
——去声	聶猎綠业胁岳逆亦譯获役續玉欲
——阴平	戚

調类的分合同声母清濁有关。在客家話，古平声字清声母今讀阴平，濁声母今讀阳平；入声分化为阴阳，也是同样道理。上声不分阴阳，但古全濁声母字大部分讀去声，古次濁声母字大部分讀阴平。古去声字今仍讀去声。这是客家調类演变的大概情况。可是很多字的讀音往往不服从这个基本規律，各地也有分歧。

比如古上声和去声字，梅县大埔两县的分派情况大体一致，五华却有不同，列表如下：

中古		梅县、大埔	五华	例字
上声	清	上声	上声	土祖古苦煮 始想本姐
	濁	去声		惰厦在亥尽辯善
	次濁	阴平	去声	笨紹艦部
			阴平	我魯馬美領
		阳平	阳平	燎拟努了
去声	清	去声	去声	做怕播界駕
	濁		上声	大餓座臥步助蛋
	清	上声		素訴賽懈宪蔡
	濁	阴平	阴平	輸顫飼
		阳平	阳平	薯惧寓和誼售彈

阴阳入也有些字不合一般条例，如匣 hap_2，狎 $ʔap_5$(匣母狎韵)；剧 $k'iak_5$，屐 $k'iak_2$(群母陌韵)；戚 $ts'it_2$(清母)，寂 sit_2(从母錫韵)；蜀 $tsuk_5$，屬 suk_2(禪母烛韵)：这类特殊变化原因待考。

三　客家方音特点

23. 客家方言各地語音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有一些分歧。客家方音的分歧可以分为两类：一，各县声韵系統略有出入，如梅县平远沒有卷舌声母，大埔却有 tʂ tʂ' ʂ ʐ；兴宁沒有-m -p 韵尾，im ip 变作 iuŋ iuk，am ap 变作 aŋ ak 等。二，各县的声韵配合关系不同，如梅县和大埔都有韵母 ui，但是梅县 ui 不和唇音声母相配，而大埔可以，例如：

梅县	大埔
杯 $_c$pi，	$_c$pui.
飞 $_c$fi文，$_c$pi白，	$_c$fui.

下面以梅县为中心，把各县声韵系統的重要差异作一比較，并指出相互間的对应关系。

24. 梅县和大埔：

①声母：(1)大埔保存了照二和照三的分别，照三讀 tʂ tʂ' ʂ，照二讀 ts ts's(参看 19 节)；

(2)梅县的 i-，大埔是 ʐ；

(3)山攝合口元韵喉音字，梅县讀 i-，大埔讀 v。

梅　县	大　　埔	条　　件	例　　字
ts ts‘ s	tʂ　tʂ‘　ʂ	章、知 組	ᶜ终众ˀ、ᶜ中ˌ虫 uŋ
	ts　ts‘　s	精、庄 組	ᶜ想 ioŋ、ᶜ庄 oŋ
i-	ʐ	以、影　母	ˌ阳、ᶜ央　oŋ
i-	v	山合三元韵 喉 音 字	ˌ袁ˌ园ᶜ远怨ˀ ᶜ冤 $^{an\ (梅)}_{ien\ (大)}$

②韵母：

大埔比梅县、兴宁、平远、五华多了五个韵母：æu æm æn æp æt。声和韵的配合关系也有不同，下面是梅县和大埔韵母差异的对应情形：

梅　县	大　埔	条　　件	例　　字
iau	æu	蕭韵(效开四)端組 和泥来母	ᶜ鳥 t，跳ˀ t‘，尿ˀ n，廖ˀ l
iam	æm	添韵(咸开四)端組 和泥来母	店ˀ t，ᶜ添 t‘，念ˀ n，ᶜlæm（水淺）
iap	æp	帖韵(同　上)	帖ˌ　牒ˌ　蝶ˌ　諜ˌ t‘
ian	æn	先(山开四)(声母同上)	ᶜ典 t，ᶜ天 t‘，ˌ年 n，ˌ蓮 l
iat	æt	屑韵(声母同上)	鉄ˌ t‘
u	iu	尤韵知組章組	晝ˀ(知)ᶜ周(章) $^{ts\ (梅)}_{tʂ\ (大)}$，ᶜ抽 $^{ts‘\ (梅)}_{tʂ‘\ (大)}$
i	ɿ	影母止开三之微韵	ᶜ医ᶜ衣意ˀ 梅 i 大 ʐɿ
i	ui	唇音声母后面	ᶜ杯貝ˀ p，配ˀ p‘，ᶜ每味ˀ m，ᶜ飞 f
e	ei	大埔 e 不能單独作韵母	ᶜ鷄个ˀ k，契ˀ k‘，蟻ˀ ŋ，細ˀ s
uon	uan	大埔只有 uan	ᶜ官ᶜ管罐ˀ k，ᶜ寬 k‘（梅又讀 ᶜk‘on）
ian	ien	舌根音后面	ᶜ間ᶜ肩ᶜ簡見ˀ k，ᶜ牵ˌ权 k‘，ᶜ眼 ŋ
iat	iet	同　　上	結ˌ 潔ˌ k，缺ˌ 竭ˌ k‘，热ˌ ŋ
au	o	豪韵(效开一)	ᶜ保 报ˀ p，ᶜ毛 冒ˀ m，ᶜ早 ts，ˌ曹 ts‘

25. 梅县和兴宁：

声母方面兴宁和大埔一样严格地保存了 tʂ tʂ‘ ʂ 和 ts ts‘ s 两套塞擦音和擦音的区别。梅县的 i-和兴宁的 ʐ 相当。例字参看上节梅县和大埔的声母对应表。

兴宁在韵母方面的特点是韵尾-m -p 消失，im ip 变为 iuŋ iuk；am ap 变为 aŋ ak；iam iap

变为 iaŋ iak。

梅县和兴宁韵母差异对应表

梅　县	兴　宁	对　应　条　件	例　　字
im	iuŋ	侵　　韵	˧林 l, ˦金禁˨ k, ˧禽 k', ˦侵 ts'
ip	iuk	緝　　韵	立₂ l, 集₂ 輯₂ s, 急˩ k
am	aŋ	談 咸 銜 覃 韵	˦担 t, ˦貪˧談 t', ˧南˧男 n, ˧藍 覽˨ l,
ap	ak	盍 洽 狎 合 韵	答˩ t, 踏₂ t', 杂₂ ts', ˧腊 l
iam	iaŋ	盐　严　添　韵	店˨ ˦点 t, ˦謙 k', ˧嫌 h, ˧廉 殮˨ l
iap	iak	叶　业　帖　韵	接˩ ts, 捷₂ ts', 业₂ ȵ, 协₂ h
un	in	唇 音 声 母 后	˦奔 本˨ p, ˧盆 噴˨ p', ˦蚊˧門 m, ˧文 v
eu	iu	k k' ŋ h p' m f t' n 声母后	˨狗 k, ˨口 k', 后˨ h, ˨偶 ŋ, ˨剖 p', ˨亩 m
ian	an	山(山开二) 删(山开二) 見系字	˦間 ˦奸 ˨簡 ˦艰 k, ˨眼 ˧顔 雁˨ ŋ
uon	on	山合一桓、合二删，見組	˦官 ˦关 ˦观 k, ˦寬 k', ˦棺 罐˨ k

26. 梅县和平远：

平远的声母系統和梅县相同，韵母的差异是：

梅　县	平　远	对　应　条　件	例　　字
au	eu	章、　知　　組	˦招 照˨ ts, ˦超 ˧潮 赵˨ ts', 兆˨ ˨少 少˨ 紹˨ s

27. 梅县和五华：

①声母：五华保存 tʂ 系和 ts 系的分别。

下列各字梅县和五华声母不同(曉母开口三等韵)：

例字：戏˨ ˨喜 ˦希，˦香 ˦乡 ˨响 向˨

梅县　　hi　　hioŋ

五华　　ʂɿ　　ʂoŋ

②韵母：

梅　县	五　华	对　应　条　件	例　　字
ian	an	山（山开二） 删（山开二） 見組	˦間 ˨簡 ˦艰 k, ˨眼 ˧顔 雁˨ ŋ
uon	on	桓删(山合一二)見組	˦官 ˦关 ˦观 ˦棺 罐˨ 慣˨ k, ˦寬 k'
ien	en	先（山开四）端組	˦顯 ˨典 t, ˦天 ˧田 ˧塡 电˨ 奠˨ 佃˨ t'

28. 此外，还有几个字，梅县，兴宁、五华、平远四县的讀音和大埔不同，梅县等地讀音显然是受了广府話的影响。

例字:	賀˃	褲˃	闊˛	客˛	去˃	˂苦
大埔:	ho	k'u	k'uat	k'ak	k'i	k'u
梅县、兴宁、五华、平远:	fo	fu	fat	hak 白	hi 白	fu 白
梅县				k'ak 文	k'i 文	k'u 辛苦

从語音上看，梅县平远是一派，大埔兴宁五华各自成一派。要了解客家方言内部的詳細情况，还需要进行更細致的調查。

四　客家方言詞汇特点

29. 客家方言的單音詞比普通話要多一些。根据初步的观察，就i、iu、im、in、ip、it、e、eu八韵按韵母为經、声母为緯来看，在343个詞中，复音詞不到七十个，如皮鉢[˧p'i pat˩]、鼻公[p'i˃ ˂kuŋ]、姊丈[˂tsi˂ ts'oŋ]、籬头[˧li˧ t'eu]等，其余的都是單音詞，例如：

被[˂p'i](被子)、　　皮[˧p'i](皮膚)、
知[˂ti](知道)、　　地[t'i˃](坟墓)、
印[in˃](圖章)……

由于單音詞較多，客家方言中的同音詞数量也很可观。例如：

①p'i˃有以下各义：a.屁；b.用鼻子聞；c.鼻涕。

②˂teu 有以下各义：a.喂家畜的木盆子，如猪˂teu。b.搬动或搬起，如˂teu 凳，˂teu 桌，˂teu 脚。c.促使小孩大小便时的那种动作，如˂teu 屎，˂teu 尿。d.量詞，如一˂teu 杓麻(杓麻是盛水的杓，用蒲壳制成)。

③teu˃ 有以下各义：a.双方互相較量；b.窩，如鳥 teu˃(鳥窩)，被 teu˃(被窩)；c.把两件东西合楯起来也叫 teu˃。

30. 客家方言中同义詞也非常丰富。有一些概念，在普通話中沒有客家話那样多的同义詞来表示。例如"打"，由于使用的工具和打的方法不同，就有下面这許多同义詞：

①打：一般用語。

②毆[˧eu]：用棍子打。

③沒[mut˨]：如"沒人"。

④挖[k'ok˩]：如"挖头"(打脑袋)。

⑤mak˨：如"mak˨ 狗"。

⑥ep˨：带有"压"的意思。

⑦˂siu：用細枝条打。

⑧kit˨：用細枝条打。

⑨vok˩：用巴掌打在臉上。

⑩˂tsem：用手背打。

⑪kuak˨：用手背打。

⑫ ˧ts'ui: 用拳头打(搥)。

31. 有一些詞,客家方言和普通話所指的意义范圍不同,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①普通話詞义范圍較广,客家方言詞义范圍較狹的。例如:

a. 杀[sat˩]: 普通話杀人,杀动物都叫"杀",客家方言杀人才叫"杀",杀其它动物不叫"杀"而叫"劏"[˧ts'ɿ],如"劏猪""劏狗"等。

b. 面[mien˨]: 普通話泛指一般粮食磨成的粉,如"小麦面"、"小米面"、"棒子面",也指粉末,如"藥面兒"、"粉笔面兒",也指"面条",如"炸酱面"。但是,客家方言只用来指"面条"。

c. 飯[fan˨]: 普通話泛指粮食煮成的食品,如"干飯"、"稀飯",客家方言"飯"只指"干飯"而言。

②客家方言詞义范圍較广,普通話詞义范圍較狹的。例如:

a. 爱[oi˨]: 普通話只指"喜爱",客家方言除表示"喜爱"外,还有"要"的意思。如"偃爱食飯"[˧ŋai oi˨ sɔt˩ fan˨](我要吃飯)。

b. 歇[hiat˩]: 普通話只指"休息"、"歇息",客家方言有两个意思:歇息和住宿。

c. 燒[˥sau]: 普通話只有"燃燒"的意思,客家方言除表示"燃燒"外,还有"緩和"的意思,如"着燒"[tsok˩˥sau](穿暖)。

b. 講[˥koŋ]: 普通話只指"講演"、"講課"等; 客家方言兼指一般的"說話""談話",如"講話"[˥koŋfa˨](說話);客家方言的"講"实际上包括普通話的"談""說""講"三个不同的詞义。

32. 有少数語詞普通話和客家方言在含义上有較大的距离。例如:

①走[˥tseu]: 客家方言的"走"等于普通話的"跑"。

②行[˧haŋ]: 客家方言"行"等于普通話的"走"。

③屋[vuk˩]: 客家方言的"屋"等于普通話的"房子"。

④房[˧foŋ]: 客家方言的"房"等于普通話的"屋子"。

⑤叫[kiau˨]: 客家方言的"叫"等于普通話的"哭"。

33. 有一些在普通話只能作为詞素,不能單独作为一个詞来使用,在客家方言却可以。例如"高兴"的"兴","願意"的"願","爽快"的"爽"……。

34. 客家方言詞彙中,保存了不少古汉語的語詞,这可以分两类情形:

①某些語詞,在普通話中現在一般已不常用于口語,只出現在書面語言或特殊詞組里(这类詞組結合很紧,有的也象复合詞)。但在客家方言中,这类詞却在口語中用得很普遍,例如。

a. 烏[˥vu]: 客家方言里黑顏色通称"烏",普通話一般称"黑",只在"烏云"中才用"烏"。

b. 面[mien˨]: 客家方言称臉为"面",普通話只有"露面""見面"等才用"面",一般称臉是不說"面"的。

c. 索[sok˩]: 普通話口語一般称"繩子",只在書面語言中有"繩索"一类的詞。

d. 食[sɔt˩]: 普通話一般称"吃",只在"食堂""食油"等用"食"。

e. 禾[˧vo]: 普通話一般称"稻子",只在書面語言中有"禾"这个詞。

②另外一些較古的語詞,是客家方言所特有的,在普通話的書面語言中也看不到了。客家方言也只保承了这些詞的音义,而沒有把書写形式繼承下来。这类古詞我們可以从前人所写的有关客方言的書中看到。例如《客方言》、《客話本字》、《嘉应州志》卷七《方言》,《岭外三州

語»等，都考証了不少客方言詞的来源，証明它們是“有案可稽”的古汉語詞(参看第2节)。下面只举几个例子：

a. 殕：《广韵》：食上生白毛，方武切。“殕”是虞韵字。虞韵字客家方言除見系字讀 i 外，全讀 u。食物發霉时表面生一層白色的毛，客家人叫“生殕”[˧saŋ ˇp'u]。ˇp'u 即古“殕”字。

b. 噍：《广韵》：嚼也，才笑切。“噍”是宵韵字。宵韵字客家讀 iau(捲舌音后为 au)。客家人管“咀嚼”叫 ts'iauˀ。ts'iauˀ 即古“噍”字。

c. 挼：《广韵》：两手相切摩也，奴禾切。“挼”戈韵字。戈韵客家方言全讀 o。客家人管掌心合在一起迴旋相切摩叫˩no，如˩no 粄。˩no 即古“挼”字。

d. 餿：《玉篇》：色求切，飯坏也。餿与餿同。《广韵》：飯坏，所鳩切。广韵里“餿”是尤韵字，尤韵客家方言念 eu 和 iu。飯不新鮮而带有酸臭味道时客家人管它叫“臭˧seu”

35. 客家人喜欢在外国傳入的物品名称上加“番”“洋”“紅毛”等字样，这跟閩、粤等方言有共同之处。例如：

“洋油”[˩joŋ ˩jiu](石油)，

“番蒜”[˧fan sonˀ]，

“紅毛灰[˩fuŋ ˧mau ˧foi](水泥)，

“番茄”[˧fan ˩k'iau](西紅柿)。

36. 由于地理环境关系，客家方言跟粤方言一样，对于“冰”“雪”这两个概念是分不清的。因此，“冰棍”叫“雪基[siet˩˧ki]。又由于客家地区华侨很多，一些与华侨生活有关的語詞也相应而生。例如“水客”[ˇsui k'ak˩]，“走水”[ˇtseuˇsui]，这两个詞是日常生活中很常用的。“走水”是指一种專門为华侨带錢、信件、物品，經常来往于侨居地与故乡之間的流动职业；“水客”是指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37. 由于过去的封建迷信，客家方言中有一些忌諱語。例如：

①“韭菜”說成“快菜”[k'uaiˀ ts'oiˀ]，因为“韭”与“久”同音。

②“舌头”說成“脷”[liˀ]，因为“舌”与“蝕”同音。

③“通書”說成“通贏”[˧t'uŋ ˩iaŋ]，因为“書”与“輸”同音。

④“猪血”說成“猪旺”[˧tsu voŋˀ]或“猪紅”[˧tsu ˩fuŋ]。

此外，还把“棺材”說成“長生板”；“生病”叫做“唔自然”，“开藥方”叫做“开丹底”……，这些都是出于“忌諱”的心理。

38. 客家方言因为与粤、閩等方言邻近，在詞彙上容易接受这些方言的影响，而产生互借的現象。例如“啱”[˧ŋam](对、剛剛)“㑩”[liak₂](能干)这两个詞显然是借自粤方言的。又如管“粥”叫˧moi，很可能是受閩南方言的影响，靠近客家的潮州話(屬閩南方言系統)管“粥”叫“糜”[˧mue]，跟客家方言的˧moi 音相近。有一些客方言的外来語借詞，也可能是通过粤、閩方言轉借过来的，例如“接吻”，閩南方言叫˧tsim(借自馬来語 chium)，客家方言也叫˧tsim。“番悝”，“番茄”等詞跟粤方言相同，也可能是互借的結果。

此外，客家方言跟其它各方言一样，有好些本方言特有的言詞，例如“脉个”(什么)，“秋晡日”(明天)，“厓”(我)，等等，这些就不一一列举了。

五　客家方言語法特点

39. 客家方言的語法結构，跟普通話比較，显示出“大同”中有些“小异”：

①在构詞方式上，客家方言中有一些跟普通話意义相同的复音詞，詞素的位置却跟普通話相反。这一类构詞方式跟吴、粤、閩南方言有相似之处。例如：

紧要[˧kin iau˩]（要紧）

閙热[ˇnau ȵiat₂]（热閙）

欢喜[˧fan ˇhi]（喜欢）

人客[˧ȵin kʻak₂]（客人）

塵灰[˧tsʻən ˧foi]（灰塵）

荣干[tsʻoi˩ ˧kon]（干荣）

兄弟[˧hiuŋ tʻi˩]（弟兄）

40. 客家方言的名詞有丰富的詞头、詞尾、詞腰等附加成分，比較常用的是：

①詞头：

“阿”[˧a]：用在对亲屬（特别是对長輩）的称呼上。例如“阿哥”，“阿爸”，“阿婆”，“阿姐”等。这个“阿”有时也加在人物排行的前面，例如“阿三”，“阿五”。

b. “老”[ˇlau]：用在对平輩或晚輩的称呼上。例如：“老妹”（妹妹），“老弟”（弟弟）。此外，这个“老”也可以象普通話那样加在姓氏的前面，表示亲热的意思，例如“老李”，“老王”。

②詞尾：

a. ˇe：相当于普通話的“兒”和“子”。例如：盘ˇne（盘兒），歌ˇe（歌兒），箱ˇŋe（箱子），鴨ˇpe（鴨子）。（参看16节。）

并非到处的客家話都有这个“e”尾，梅县的“e”在邻近几个县就不通用，例如兴宁、五华多用“里”[ˇli]，大埔、平远多用“子”[ˇtsɿ]。“子”是跟普通話相同的詞尾，受了書面語言的影响，应用地区不断扩展，在梅县現在也有不少人用“子”尾了，例如“妹子”和“妹ˇe”在梅县就用得同样普遍。

b. “头”[˧tʻeu]：用在无生物或时間詞的后面。例如“上晝头”（上午）、“下晝头”（下午）、“夜哺头”（晚上），“石头”、“磚头”等。

c. “牯”[ˇku]和“嫲”[˧ma]：这是一对用来表示性别的詞尾，“牯”主要用于四脚动物，也偶然用于人物，“嫲”則可用于一切动物。“牯”表阳性，“嫲”表阴性。例如：

狗牯[ˇkeu ˇku]	狗嫲[ˇkeu ˧ma]
牛牯[˧ȵiu ˇku]	牛嫲[˧ȵiu ˧ma]
猪牯[˧tsu ˇku]	猪嫲[ˇtsu ˧ma]
猫牯[˧ȵiau ˇku]	猫嫲[˧ȵiau ˧ma]

指人的如“老張牯”、“阿順牯”、“老二牯”、“阿三嫲”、“刘二嫲”等。这一类加“牯”“嫲”詞尾的指人名詞，前面大多另有詞头“阿”“老”等。

d. “公”[˧kuŋ]：这也是一个表示性别的詞尾，多用在两脚动物上面，表示阳性；与之相应的阴性詞尾仍是“嫲”[˧ma]。例如：

鳥公[ᶜtiau ₍kuŋ] 鳥嫲[ᶜtiau ₌ma]

鷄公[₍ke ₍kuŋ] 鷄嫲[₍ke ₌ma]

鴨公[ap˧ ₍kuŋ] 鴨嫲[ap˧ ₍ma]

这个“公”有时也用在一些无生物的后面，它所表示的意义很不稳定，有时有“大”的意义，例如“碗公”是指“大碗”，有时却无所指，似乎只作为某种物体的一个形态标志，例如“雷公”、“脚头公”(鋤头的一种)等。

③詞腰：客家方言中除詞头、詞尾外，还有一种嵌在語詞中間的附加成分，我們管它叫詞腰。例如：

a. “哺”[ᶜpu]：用在表示时間的語詞中，例如：

秋哺日[₍tsʻiu ᶜpu ŋit˧] (昨天)

听哺日[₍tʻin ᶜpu ŋit˧] (明天)

今哺日[₍kim ᶜpu ŋit˧] (今天)

b. “子”[ᶜtsɿ]：用在指人名詞的中間，例如：

妹子人[ᶜmoi ᶜtsɿ ₌ŋin] (女孩子)

男子人[₌nam ᶜtsɿ ₌ŋin] (男孩子)

41. 客家方言的人称代詞，有数和格两个語法范疇，表現方式如下：

①数：客家方言人称代詞單数变复数形式是在單数的后面加上“兜”[₍teu]或加上“ᶜten ₌ŋin (或ᶜten₌nɛ)”。例如：

	單　数	复　数
第一人身	₌ŋai (厓)	1. ₌ŋai₍teu, 2. ₌ŋauᶜten ₌ŋin
第二人身	₌ŋi (你)	1. ₌ŋi₍teu, 2. ₌ŋiᶜten ₌ŋin
第三人身	₌ki (佢)	1. ₌ki₍teu, 2. ₌kiᶜten ₌ŋin

“兜”單独用时有“一些”的意思，是一个数詞，例如“卖兜分偌”[maiˀ ₍teu₍pun₌ŋai](卖一些給我)。現在用作人称代詞多数詞尾的“兜”，多少还跟它的原义有关。

普通話人称代詞的詞尾“們”还能加在一些指人名詞的后面，以表示多数（例如“工人們”“同志們”），但是客家方言的詞尾“兜”和“ᶜten ₌ŋin”（或ᶜten ₌ne）却沒有这个功能。客家方言中沒有“同志兜”“工人兜”一类的說法，这一特点跟粤方言倒是相似的。

②格：客家方言人称代詞有“領格”。“領格”的表示方式可分單、复数：

a. 單数：人称代詞單数的領格有两种表示方法：

	主格	領　格
第一人称	₌ŋai	₌ŋa 或 ₌ŋai•ke
第二人称	₌ŋi	₌ŋia 或 ₌ŋie 或 ₌ŋi•ke
第三人称	₌ki	₌kia 或 ₌kie 或 ₌ki•ke

上述領格第一式是通过詞形的变化来表示的，这一种方式用于一般不强調“誰的”的句子里，例如：“我(的)老弟在广州”[₌ŋaᶜlau tʻaiˀ hoiˀ ᶜkuoŋ ₍tsu]。領格第二式是在主格的后面加上詞尾 •ke 来表示的。这个 •ke 相当于普通話的“的”，它用在强調“誰的”，即突出領有者的情况下。例如回答“这支鋼笔是誰的？”这一問話时，就用“₌ŋai keˀ ₍koŋ pit˧”(我的鋼笔)或“₌ŋai•ke₍koŋ pit˧”，而不大用“₌ŋa₍koŋ pit”。

第二式的詞尾 •ke 还可以用在名詞的后面，表示領有格，例如“pet˧˩kin•ke ˩kuŋ ˨˩ian”(北京的公园)，“˩tsuŋ kuet˧•ke˩t'u t'i˧”(中国的土地)。

b. 复数：人称代詞复数的領格只有一种表示方式，就是在主格后面加一个詞尾 •e 或 •ke。

	主格	領　格
第一人称	˨˩ŋai˩teu	˨˩ŋai˩teu •e 或 ˨˩ŋai˩teu •ke
第二人称	˨˩ȵi˩teu	˨˩ȵi˩teu •e 或 ˨˩ȵi˩teu •ke
第三人称	˨˩ki˩teu	˨˩ki˩teu •e 或 ˩ki˩teu •ke

例如 ˨˩ŋai˩teu •e vuk˧˩(我們的房子)，˨˩ȵi˩teu •ke˩su(你們的書)，˨˩ki˩teu•e hok˨˨˩t'oŋ(他們的学堂)。

42. 客家方言第一人称多数一般沒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普通話的“我們”和“咱們”在梅县話中都是 ˨˩ŋai˩teu。但是，在某些地方的客家話(如大埔、饒平等县)，还是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的。例如：

	大　埔
包括式	˩æn˩teu
排除式	˨˩ŋai˩teu

43. 客家方言的指示代詞，远指和近指的区分全靠声調，不同于普通話在声、韵方面有显著的差别(普通話近指是“这”[tʂə˥]，远指是“那”[na˥˩])。例如：

近　指	远　指
˩ke ˩le (这里)	ke˥˩ ˩le (那里)
˩ke tit˧˩ (这边)	ke˥˩ tit˧˩ (那边)
˩ke ˩teu (这些)	ke˥˩ ˩teu (那些)
˩ke ke˥˩ (这个)	ke˥˩ ke˥˩ (那个)

与此相反，普通話疑問代詞“哪”与指示代詞“那”只以声調来区别(“哪”念˩na，“那”念na˥˩)，而客家方言却有明显的声韵差别。例如：

疑　問	指　示
nai˥˩(ŋai˥˩)˩le (哪里？)	ke˥˩ ˩le (那里)
nai˥˩(ŋai˥˩)tit˧˩ (哪边？)	ke˥˩ tit˧˩ (那边)
nai˥˩(ŋai˥˩)˩teu (哪些？)	ke˥˩ ˩teu (那些)
nai˥˩(ŋai˥˩)ke˥˩ (哪个？)	ke˥˩ ke˥˩ (那个)

44. 客家方言表示动作时体的方式是在动詞的后面加上特定的詞尾。但不象普通話那样加“着”(进行体)和“了”(完成体)。

①表示动作已經完成的，在动詞后面加“˩e”。例如：

a. ˨˩ki ˨˩loi ˩e　他来了。

b. ˨˩ŋai sɔt˨˨ ˩e fan˥˩　我吃了飯。

c. ˨˩ŋai ˩lau t'ai˥˩ k'i˥˩ ˩e hok˨˨ ˨˩t'oŋ　我弟弟上学校去了。

②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在动詞后面加“˩ten”。例如：

a. ˨˩ȵi ˩na ˩ten　你拿着。

b. ˨˩ki k'on˥˩ ˩ten ˩su　他看着書。

c. ˧ŋai sət$_{2}$ ˇten fanˀ 我吃着飯。

③表示"試一試"的动作，在动詞后面加一个"阿哩"[ˇa ˇli]，例如：

kʻonˀ ˇa ˇli(看一看)　　ˇtsau ˇa ˇli (走一走)

sɿˀ ˇa ˇli (試一試)　　˧tʻam ˇa ˇli) (談一談)

45. 客家方言的形容詞在构詞法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在形容詞詞干后面加上一个衍声的重叠音节，使所形容的更生动活潑。有时也可以用一个名詞(多为人体器官)加上这种描写性的重叠音节，构成了一个形容性的詞語。这一类形容詞后面还要带一个ˇe，詞干和后面附加上去的衍声音节有一定的配合关系，不能够随便拼凑。例如：

酸 [ˇson]: ˇson ˇtiu ˇtiu ˇe

甜 [˧tʻiam]: ˧tʻiam tsit$_{2}$ tsit$_{2}$ ˇe

臭 [tsʻuˀ]: tsʻuˀ ˇpʻaŋ ˇpʻaŋ ˇe

舌 [sat$_{2}$]: sat$_{2}$ ˧lai ˧lai e(形容舌头伸出口外，很难看)

脚 [kiok$_{ɔ}$]: kiok$_{ɔ}$ kʻiaˀ kʻiaˀ ˇe(形容两脚張开)

背 [poiˀ]: poiˀ ˧ku ˧ku ˇe(形容弯背)

46. 客家方言里某些詞与詞之間固定的配搭关系跟普通話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現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动詞与宾語之間的配搭关系：

a. 客家方言凡是买液体的东西都不用"买"，而用"打" [ˇta] 这个动詞。例如"打油" [ˇta ˧iu]，"打酒"[ˇta tsiuˀ)等。

b. 客家方言凡是买肉类都不用"买"而用"割" [kot$_{ɔ}$] 这个动詞。例如"割猪肉" [kot$_{ɔ}$ ˇtsu ɳiuk$_{ɔ}$]，"割牛肉"[kot$_{ɔ}$ ˧ɳiu ɳiuk$_{ɔ}$]等。

②量詞与名詞、动詞之間的配搭关系：客家方言的量詞大致跟普通話一样，特殊的很少。但是，同是一个量詞，跟名詞或动詞之間的配搭关系却不尽相同。例如：

名詞或动詞	人	衣服	被子	歌	睡	来
普通話量詞	个	套	床，条	首	覚	次
客家話量詞	只 [tsak$_{ɔ}$]	身 [ˇsən]	番 [ˇfan]	条 [˧tʻiau]	liamˀ	摆 [ˇpai]

47. 客家方言在句法上有些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現在詞序上：

①"多"[ˇto]和"少"[sauˀ]：作副詞用的"多"[ˇto]和"少"[sauˀ]在客家方言中总是放在动詞的后面，这一点跟普通話不同，而跟粤方言相同。例如：

a. 食多点[sət$_{2}$ ˇto tit$_{2}$]　多吃一点。

b. 着多一件衫[tsok$_{ɔ}$ ˇto it$_{ɔ}$ kʻianˀ ˇsam]　多穿一件衣服。

c. 講少两句話[koŋˀ sauˀ lioŋˀ ˇki faˀ]　少說两句話。

②"倒"[ˇtau]：客家方言"倒"相当于普通話"看得到"的"到"，但是彼此在句子里的位置不一样。例如：

a. 买得anˀ多东西倒[ˇmai tek$_{ɔ}$ ˧anˀ ˇto ˇtuŋ ˇsi ˇtau]买得到这么多东西。

b. 看得ˇke場电影倒 [kʻonˀ tek$_{ɔ}$ ˇke ˧tsʻoŋ tʻi nˀ ˇianŋ ˇtau)看得到这場电影。

③ “去”[k‘iˀ]和“来”[ˌloi]：客家方言“去”或“来”一般总是放在宾語的前面，这跟粵、閩、吳方言是相同的。例如：

a. 厓去广州[ˌŋai k‘iˀ ˊkuoŋ ˌtsiu] 我到广州去。

b. 佢唔曾来北京[ˌki ˌm ˌts‘en ˌloi pet˧ ˌkin] 他沒有到北京来。

有时候，这类句子的后面还可以加一个补語性質的“来”[ˌloi]，这也可以当作語气詞看待。例如：

k‘iˀ naiˀ ˌloi？ 上哪兒去？

去 哪兒 来

k‘iˀ ˊkuoŋ ˌtsu ˌloi。上广州去。

去 广 州 来

④“添”[ˌt‘iam]：客方言有一个經常擱在句子最末了兒的虛詞“添”，它的用法和意义同粵方言的虛詞“添”[ˌt‘im]相似。例如：

a. 等下添[ˊten haˀ ˌt‘iam] 再等一会兒。

b. 看一摆电影添[k‘onˀ it ˊpai tienˀ ˊiaŋ ˌt‘iam] 再看一会兒电影。

c. 食一碗飯添[sɔt˨ it˧ ˊvon fanˀ t‘iam] 再吃一碗飯。

48. 双宾語的位置在客家方言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普通話的双宾語句，总是指人宾語在前，指物宾語在后。有的方言(如粵方言)恰恰相反，指物宾語在前，指人宾語在后。客家方言在这方面是“两可”的。例如：

a. 佢分厓五塊錢[ˌki ˌpun ˌŋai ˊŋ k‘uaiˀ ˌts‘ien] 他給我五塊錢。

b. 你分一支笔厓[ˌȵi ˌpun it˧ ˌki pit˧ ˌŋai] 你給我一支笔。

49. 比較句的特点——客家方言比較两种事物的方式和普通話不同。普通話是“甲＋比＋乙＋性状詞”，客家方言却是“甲＋比＋乙＋过＋性状詞”。例如：

a. 佢比厓过大[ˌki ˊpi ˌŋai ˊko t‘aiˀ] 他比我大。

b. 你比厓过肥[ˌȵi ˊpi ˌki ˊko ˌp‘i] 你比他胖。

c. 今晡日比秋晡日过冷[ˌkim ˌpu ȵit˧ ˊpi ˌtsiu ˌpu ȵit˧ ˊko ˌlaŋ] 今天比昨天冷。

50. 客家方言跟普通話同样有处置句，但普通話用“把”字把宾語提前，客家方言却用“将”字把宾語提前。这一点客家方言也是比較接近粵方言的。例如：

a. 佢将厓个茶杯打烂e[ˌki ˌtsioŋ ˌŋai keˀ ˌts‘a ˌpi ˊta lanˀ ˊe] 他把我的茶杯打破了。

a. 一定爱将淮河修好[it˧ t‘inˀ ˊoi ˌtsioŋ ˌfai ˌho ˌsiu ˊhau]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51. 普通話被动句中“被”和“給”这两个介詞，客家方言沒有。客家方言被动句用“分”[ˌpun]，相当于普通話的“被”或“給”；被动句的結构方式是跟普通話相同的。例如

我分佢打e一拳[ˌŋai ˌpun ˌki ˊta ˊe it˧ ˌk‘ian] 我給他打了一拳。

佢分狗咬e[ˌki ˌpun ˊkeu ˊŋau ˊe] 他被狗咬了。

参 考 資 料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論》

溫仲和: 《嘉应州志》

楊恭桓: 《客話本字》

罗翽云: 《客方言》

章太炎: 《岭外三州語》。《新方言》附录。

罗常培: 《临川音系》

罗常培: 《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論客贛方言的关系》見《語言与文化》附录。

梅县客話举例

心 开 花

ts'ien˥ kian˥ toŋ˧ p'u˧ m̩˨ sioŋ˧ k'oi˥,
千 間 当 鋪 唔 想① 开

ts'in˨ ȵian˧ t'uŋ˨ moi˧ k'ai˥ sak˨ foi˥;
情 願 同 妹 挌② 石 灰

tso˧ kian˥ k'ai˥ ko˧ iu˧ kian˥ tson˧,
左 肩 挌 过 右 肩 轉

ŋat˨ ŋa˨ sem˧ ts'ɿ˧ sim˥ fa˥ k'oi˥。
嚙 牙 嗲 齿③ 心 花 开。

注: ①唔想: 不想。②挌: 挑。③嚙牙嗲齿: 形容担子重挑得咬牙切齿。

唔怕路头長

pat˨ ȵiat˨ sip˥ ŋ˧ k'on˧ ȵiat˨ kuoŋ˥,
八 月 十 五 看 月 光

k'on˧ ten˧ li˥ ŋ˨ t'en˨ sui˧ soŋ˥;
看 (頂)① 鯉 魚 蹺② 水 上

li˥ ŋ˨ m̩˨ p'a˧ ts'oŋ˨ koŋ˥ sui˧,
鯉 魚 唔 怕 長 江 水

lien˨ moi˧ m̩˨ p'a˧ lu˧ t'eu˨ ts'oŋ˨。
恋 妹 唔 怕 路 头 長

①看頂: 看着。②蹺: 本是"跟从"的意思,此处指逆水而上。

哥子凿凿①, 嫂子白杓②

a˥ sun˧ t'uŋ˨ a˥ ȵi˧ he˧ lioŋ˧ hiuŋ˨ t'i˧。a˨ sun˧ he˧ ts'ien˨ oi˨ kiuŋ˨ ke˧,
阿 順 同 阿 义 系③ 两 兄 弟。阿 順 系 前 嫂④ 嫁⑤ 个⑥,

a˥ ȵi˧ he˧ heu˧ oi˥ kiuŋ˥ ke˧。heu˧ oi˥ tso˧ ȵin˨ m̩˨ kuŋ˥ t'au˧, ts'i˥ ka˥ ke˧
阿 义 系 后 嫂④ 嫂 个。后 嫂 做 人 唔⑦ 公 道, 自 家 个⑧

ts'in˥ sen˥ tsɿ˧ ts'iu˧ k'on˧ tso˧ pau˧ pi˧, a˥ ȵi˧ oi˧ mak˨ ke˧ ts'iu˧ mak˨ ke˧,
亲 生 子 就 看 做 宝 貝, 阿 义 爱⑨ (脉) 个⑩ 就 (脉) 个,

tui˧ a˥ sun˧ sim˥ kon˥ ts'iu˧ m˨ he˧ an˧ ioŋ˧。 a˥ sun˧ sət˥ m˨ pau˧, tsok˨ m˨
对 阿 順 心 肝 就 唔 系 口 样⑪ 。阿 順 食 唔 飽, 着 唔

sau⁻, han˩ sɿ˩ soŋ˩ ta˨ ki˩。 heu˧ oi˨ tsuŋ˨ sioŋ˧ hoi˧ si˧ a⁻ sun˧。iu⁻ it˨
烧⑫, 还 时 常 打 佢⑬。 后 嫂 总 想⑭ 害 死 阿 顺。有 一

pai˧, heu˧ oi˨ na˨ lioŋ˨ tsak˧ voŋ˩ t'eu˧ it˨ tsak˧ saŋ⁻ ke˧, it˨ tsak˧ suk⁻ ke˧,
摆⑮ 后 嫂 拿 两 只 黄 豆, 一 只 生 个, 一 只 熟 个,

suk˨ ke˧ pun⁻ a⁻ sun˧, saŋ⁻ ke˧ pun⁻ a⁻ ȵi˧, voŋ˧ ⑯ ki˩ lioŋ˧ ke˧ ȵin˩ to˧ t'ai˧
熟 个 分 阿 顺, 生 个 分 阿 义, □ 佢 两 个 人 到 大

su˧ luŋ⁻ tu˨ li˧ k'i˧, voŋ˩ t'eu˧ iuŋ˧ nai˩ t'un˩ ⑰ kin˧ k'i˧, k'on˧ man˧ ȵin˩ ke˧
树 窿 肚 里 去, 黄 豆 用 泥 □ 紧 去, 看 □ 人⑱

sien⁻ pau˧ ŋa˩, ts'iu˧ man˧ ȵin˩ sien⁻ tson˧ vuk˨ ha⁻。 haŋ˩ to˧ pan˧ lu˧,
先 暴 芽⑲, 就 □ 人 先 轉⑳ 屋 下㉑ 行 到 半 路,

a⁻ ȵi˧ k'on˧ to˧ kia⁻ ko⁻ ke˧ t'eu˧ tsɿ˧ ko˧ t'ai˧, ts'iu˧ t'uŋ˩ kia⁻ ko⁻ kau˧。ko˧
阿 义 看 倒 □㉒ 哥 个 豆 子 过 大㉓, 就 同 □ 哥 □㉔。过

e˩ ho˧ kiu˧, a⁻ sun˧ ke˧ t'eu˧ tsɿ˧ sien⁻ pau˧ ŋa˩, ki˩ ts'iu˧ tsau˧ kia⁻ me⁻ ke˧
了 好 久, 阿 顺 个 豆 子 先 暴 芽, 佢 就 照 □ 姆㉕ 个

fa˧ sien⁻ tson˧ vuk˨ ha⁻ k'i˧ e˩。kia⁻ me⁻ k'on˧ to˧ ts'i⁻ ka⁻ ke˧ ts'in⁻ sen⁻ tsɿ˧ mo˩
話 先 轉 屋 下 去 了。□ 姆 看 倒 自 家 个 亲 生 子(无)

tson˧ loi˩, ts'iu˧ miaŋ˧ ŋa⁻ m˩ mai˧ e˩, kiak˨ kiak˨ tseu˧ k'i˧ k'on˧。maŋ˩
轉 来, 就 命 (都)唔 □㉖ 了, □ □㉗ 走 去 看。 □

ti⁻ ts'ɿ˧ a⁻ sun˧ ts'ut˨ loi˩ heu˧, san⁻ sən˩ t'u˨ t'i˧ sɿ˧ e˩ fap˨, su˧ luŋ⁻ set˨
□㉘ 自 阿 顺 出 来(以后), 山 神 土 地 使 了 法, 树 窿 塞

pet˨ e˩。heu˧ oi⁻ ts'iu˧ voŋ˨ a⁻ sun˧ na⁻ it˨ pa˨ ts'ok˨ tsɿ˨ k'i˧ ts'ok˨ k'oi⁻ su˧ luŋ⁻
(掉)了。后 嫂 就 □ 阿 顺 拿 一 把 凿 子 去 凿 开 树 窿

loi˩, maŋ˩ ti⁻ ts'ok˨ k'oi⁻ loi˩ mak˨ ke˨ ia⁻ mo˩。tsuŋ˧ iu⁻ it˨ tsak˨ tiau⁻ tsɿ˧
来, □ □ 凿 开 来 (脉) 个 也(沒有)。总 有㉙ 一 只 鳥 子

pi⁻ ts'ut˨ loi˩, kiau˧ ten˧ "ko⁻ tsɿ˨ ts'ok˨ ts'ok˨, oi⁻ tsɿ˧ p'ak˨ sok˨", pi⁻ to˧
飞 出 来, 叫 頂㉚ "哥 子 凿 凿, 嫂 子 白 朽," 飞 到

pan˧ t'ien⁻ k'i˧ e˩。t'aŋ⁻ koŋ˨ mi⁻ ȵian˩ ke˧ ha˧ ki˩, ki˩ ia˧ ia˧ a⁻ tiau˧ ten˨ su˧
半 天 去 了。听 講 每 年 个 夏 季, 佢 夜 夜 都 掉 頂 树

va⁻ hoŋ˧, kiau˧ ten˨ "ko⁻ tsɿ˨ ts'ok˨ ts'ok˨, oi⁻ tsɿ˧ p'ak˨ sok˨", oi˧ kiau˧ tau˧ tsoi˧
杈 (上), 叫 頂 "哥 子 凿 凿, 嫂 子 白 朽", 爱 叫 到 (嘴)

kok˨ t'eu˩ ts'ut˧ hiat˧ tsaŋ˧ m˩ kiau˧。
角 头 出 血 (才) 唔 叫。

① 凿凿 前一"凿"字是名詞,即"凿子"; 后一字是动詞。意即哥哥用凿子来凿。②嫂子即母亲,"白朽"意即白費心思,沒有达到目的。③系 是。④前嫂 前母, 后嫂 繼母。⑤嫁 生育。⑥个 的。⑦唔 不。⑧自家个 自己的。⑨爱 要。⑩脉个 什么。⑪an˧样: 这样。⑫着唔燒: 穿不暖。⑬佢: 他。⑭总想: 一心想。⑮一摆: 一次。⑯von˧: 叫。⑰t'un˩: 用泥盖住。t'un˩紧, 即埋住。⑱man˧人: 誰。⑲暴芽: 發芽。⑳轉: 回。㉑屋下: 家里 ㉒kia⁻: 他的。㉓过大: 比較大。㉔kau˥: 換。㉕me⁻(姆): 母亲。㉖唔 mai˧: 不要。㉗kiak˨ kiak˨: 快快。 ㉘maŋ˩ ti⁻: 那里知道。㉙总有: 只有。㉚叫頂: 叫着。

第九章　粵方言

一　引言

1. 粵方言或称粵語，也叫作“广东話”。可是“粵”虽为“广东”的又称，“粵方言”却是一个語言学上的專名，不能拿“广东方言”或“广东話”来代替。因为第一，粵方言的分布范圍超出了广东省的界限，包括省外相当辽闊的地区；第二，广东省境內的汉語方言复杂，除粵方言外，还有客家方言（东北部的大部分县分），潮汕方言（韓江流域，东部沿海），海南方言（海南島大部汉族地区）等几种与粵方言距离很大的方言。这里所要談的“粵方言”，是指以广州話为中心的一个大方言，一般也叫作“广府話”，本地人称之为“白話”[pa:kɨ waɪ]的。这个方言分布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約一百来县。海外华侨操粵方言的，多半散居在南洋和北美。

粵方言內部分歧不大，按其分布区域，大略包括五个小系：

1. 粵海系——包括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和西江一带，
2. 欽廉系——包括欽州、廉州等地，
3. 高雷系——包括高州、雷州一带，
4. 四邑系——包括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邑，
5. 桂南系——包括广西南部梧州、容县、郁林、博白等地。

粵方言是汉語方言中与民族共同語差别較大的方言之一，長期以来在一定范圍內还形成了一种書面語言。粵方言区人民曾經創造了不少方言字，粵方言文学作品如民歌小說剧本在社会各阶層相当流行。粵語对白的电影，至今还在粵方言区上映。广州話或广府話在粵方言区享有相当高的权威，几乎带有标准音的意味。这种情况对于丰富和發展粵方言区人民的文化，曾經起过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无形中巩固了粵方言的特殊地位。从方言向民族共同語集中这一目标来說，方言的巩固意味着消磨过程的緩慢，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方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粵方言自然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長期地形成和發展下来的。研究粵方言，不能不追溯一下粵方言区人民的历史；只有了解了粵方言的历史背景，才能对粵方言的形成作出比較科学的解釋。

今天的粵方言区，大概是古代百粵杂居的中心地区。粵，一作越，百粵又作百越。《汉書》地理志注說：“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粵杂处，各有种姓。”《通考》輿地考古南越：“自岭而南，为蛮夷之地，是百越之地。”四庫全書《百越先賢志提要》，“南方之国越为大”。可見百粵包括很多部落，除汉族外还包括少数民族在內，而百越和吳越、甌越、閩越似曾有密切关系。（粵、越同音，《史記》作越，《汉書》作粵。）

百越之地很早就和中原發生接触了。《尚書》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注：“大傳說堯南撫交趾”。疏引《大戴礼》少閑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来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又同書禹貢：“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詩》大雅“江汉”：“江汉之滸，王命召虎。……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早在三代，就有了交趾、南海这些地名了。

三代以后，南北关系愈益密切。周惠王时，楚成王辟地千里，南海臣服。周安王时，楚悼王（公元前401—380）命吳起平百越。周显王时，越伐楚，“楚威王兴兵伐之，大敗越，杀王无彊，而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为王，或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搖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閩君，皆其后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楚威王杀越王无彊（公元前334年）以后，中原汉人开始向南越迁徙。

百越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也是为中国所征服以至归并于中国的过程。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剪定江南及百越。二十九年，越叛，使屠睢攻，将卒五十万，三年而复灭。于是再使任囂、赵佗击平之，謫戍五十万守之。武帝元鼎五年时又叛。次年武帝灭越，置以为郡。至是百越完全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百越不是或者說不完全是汉族。赵佗上書自称为“蛮夷大長老夫臣佗”。《汉書》严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說：“越方外之地，劗髮之民，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他們的風俗也和中原不同。汉高祖本紀十一年詔：“粤人之俗好相攻击。”

三代以降，中原汉族人民不断移居岭外。历史上第一次大移民是秦使任、赵平越后，謫戍五十万。这件事对粤人民的發展有重大意义。到汉初开始形成越汉杂居局面。《史記》南越傳載任囂死时对赵佗說：“南海东西数千里，頗有中国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武帝时南越相呂嘉反汉，还挑起越人和中国人之間的矛盾斗爭。他“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諸使乱。”自汉而后，特别是汉末唐末宋末，中原汉人更是不断的大量流入。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汉人相率南下，其中有一部分也来到了广东。东晋以后，北方外族迫境，朝廷的权貴們莫不向南方打主意，于是群雄鹿逐岭南，使得当时岭南的局面很混乱，割据兼并，烽火連綿。及至唐朝武德期間（公元618—626），岭南已有四十九州之多，政治局势是十分复杂的。

唐以两广安南为岭南道，分为广、桂、邕、容、安南五管，广置州郡，大事开發。这时岭南还被作为那些得罪于朝廷的文人学士們貶謫的地方，这对于当地文化的傳播，不无影响。值得提起的是現在粤方言区人民（特别是海外华侨）爱称自己为“唐人”，称中国为“唐山”，称中式便服为“唐装”，称汉語为“唐話”，这一傳統反映了唐代汉人大批南移两广的史实。

唐末，广州清海軍节度使刘隐的弟弟刘巖自立为帝，据有广、邕、容三管之地，这就是唐末五代十国之一的南汉。南汉虽只有几十年的光景（公元905—971），比起秦末的南越国来少几十年，但是这时候立学校，定法制，对于两广文化的建树，是有作用的。

南宋末年，北方元人迫境，成批的汉人因避免元軍，經由贛、閩等地輾轉入粤，其中有的定居在广东潮汕一带（屬閩南方言系統），也有不少到达了粤方言区。这一次的大移民使广东进一步汉化；据一些县志所載，广东的許多所謂“望族”，多是宋末随着皇帝逃难而来的。

清朝中叶以后，海禁大开，中国对外貿易日盛，广东成为我国出海要道，各地到广东来經商的人与日俱增，这又漸漸造成广东的繁荣局面。

总起来說，两广最初并不是汉族人民居住的地方，自周秦以来，汉人逐漸由北方南下，終于喧宾夺主，汉人与原来当地土著的比例日見悬殊；再加上汉人有着較高的文化，历代封建統治阶級又不断实行“同化政策”，就使得当地的土著汉化的程度越来越深。汉語随着汉人的迁移而进入两广地区，并非發生于一时一地，加以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慢慢地也就形成不同的方言，与北方汉語虽同出一源，彼此距离也就难免越来越显著了。

2. 造成粵方言的特殊地位的原因，固然主要应該从汉民族入粵的复杂过程中去寻找，但是，我們还不能不注意另外一个对方言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那就是民族混杂而产生的語言相互影响的結果。

既然粵方言区原非汉人所居，汉人到达以后，跟当地民族混杂在一起，在語言上就难免产生相互的影响。今天粵方言有些不同于一般汉語的語言現象，要是联系两广地区的历史及少数民族語言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历史上粵方言曾受当地其他民族語言影响的蛛絲馬迹来。

两广地区早期土著所操的語言屬于僮侗語系統，現在粵方言里含有某些与僮語共同的特点，可以看作是早期僮侗語在粵方言里留下的痕迹。虽然早期僮侗語的面貌目前我們还难以得到充分的認識，但是通过粵方言跟两广地区人口六百万以上的僮語的比較，的确可以看出一些相似的語言特征来①。

僮語里的汉語借字語音系統和粵方言極为相近。此外，粵方言区的四邑（台山、新会、恩平、开平）、两阳（阳江、阳春）和高州等地的方音中有一个舌边清擦音 ɬ，僮語方言里也有这个音，所配各字很一致。 m－、n－、l－ 等声母按汉語一般規律只能与阳調相配，但广州口語里如"乜"[mat˩]（什么）、"擰"[˨nɪŋ]（拿）、"啱"[˨ŋa:m]（不錯）、"𠱠"[˨lai]（最小、最后）等都讀阴調，这也与僮語相似。上述这些語音上类同的現象，多少可以說是僮語和粵語相互影响的遺迹。

粵方言"細想"叫"捻"[˧nam]，"玩"叫"撩"[˩liu]，"腹面"叫做"腩"[˩lam]，"擲"叫做"掟"[tɛŋ˧]，"抓住"叫"揿"[kam²]，"一塊"叫"一嚿"[jat˩ kau²]，这些詞都是汉語其他方言所沒有，而可能在僮語方言里找到。

粵方言构詞法有一个特点，即有一批双音詞，修飾性的詞素放在被修飾的詞素的后面，这一特点正是僮侗語构詞法的重要特点。例如粵方言把"客人"叫"人客"，把"干菜"叫"菜干"，把"公鷄"叫"鷄公"，把"公牛"叫"牛牯（牯即公的意思）……。西江、南路一带，类似的例子就更多。例如柚子叫"欉"或"碌欉"或"欉碌"，那明明是僮語的 luk⁸ puk⁸。一个人头圓圓的好象柚子叫做"卜碌头"，"卜""欉"同音，"卜碌"是"碌欉"的倒装。广东合浦的土話"小"叫做"尒"（音 nɛ），"小孩"叫做 nɛ ɛ 或 nuŋ ɛ，比較僮語 ŋe² "幼小"（luk⁸ ŋe² 小孩）和 nu:ŋ⁴ "弟妹"。

此外，我們从两广的地名上，也多少可以看出粵方言与僮語之間的关系来②。两广有許多地名都冠以"那"（罗）、"六"（"綠"、"淥"、"祿"、"蓼"、"陆"）、"南"、"板"、"都"、"古"等字样，这显然跟广西僮族聚居境內的地名是同一类型的。"那"，僮語 na²，田或水田；"六"僮語 lu:k⁸，峒，嶺，山谷；"南"，僮語 nam⁴ 或 ram⁴，水；"板"，僮語 ʔba:n³，村寨，自然村；至于"都"和"古"的語源，也許是僮語量詞 tu²（只，动物冠詞）和 ko¹（棵，植物冠詞）或 kou⁶（双、对），但作为地名的冠詞，暫时只好存疑。

粵方言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以及民族杂居等原因，一方面繼承并發展了許多古汉語中本質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一些非汉語的因素，从而构成它的方言特征。

3. 关于粵方言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国內学者曾零零星星地做过一些，如黄錫凌的《粵音韵彙》（中华書局，1941），岑麒祥的《广州音系概述》（广东建設研究專刊），赵元任的"粵語入門"

① 参看岑麒祥《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語言的交流和發展》。《中国語文》1953年4月号。

② 参看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第十九章，中华書局，1939。又，罗常培《語言与文化》第五章，64—69頁。

(英文版，哈佛大学，1947)和《中山方言》(史語集刊，1948)，王力、錢淞生的《东莞方音》及《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論、台山方音》(岭南大学学报)等。

此外，某些西洋傳教士及个别帝国主义学者为了傳教和通商而学習粤方言的方便，也写过一些粤方言字典或会話手册之类。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間，为了配合侵略的政策，以日文对譯的"粤語会話"一类的册子出版了不少。这些外国人的著作，其中有些虽也涉及粤方言的各个方面，作为方言材料，也有可供参考之处，但它們的科学价值，一般是很低的。

下面我們以广州話为代表，叙述广州語音，并介紹粤方言的詞彙及語法特点。粤方言的标音，都以广州方言为准。

二　广州音系

声、韵、調表

4. 20 声母表

唇音	p	p‘	m	f	
舌尖音	t	t‘	n	l	
舌叶音 }	ts	ts‘	s		
舌面前音 }	tʃ	tʃ‘	ʃ	j	
舌根音	k	k‘	ŋ		
圓唇音	kw	k‘w	w		
喉門音	0(零)		h		

注：舌叶音和舌面前音三对在广州不分，所以只算三个。

5. 53 韵母表

單元音	复元音		鼻尾韵			塞尾韵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a:k
	ai	au	am	an	aŋ	ap	at	ak
ɛ	ei				ɛ(:)ŋ			ɛ(:)k
œ	œ⊥y			œ⊥n	œ(:)ŋ		œ⊥t	œ(:)k
ɔ	ɔ(:)i	ou		ɔ(:)n	ɔ(:)ŋ		ɔ(:)t	ɔ(:)k
i		i(:)u	i(:)m	i(:)n	ɪŋ	i(:)p	i(:)t	ɪk
u	u(:)i			u(:)n	ʊŋ		u(:)t	ʊk
y				y(:)n			y(:)t	
鼻韵 m ŋ								

6. 声調表

調　　类	調　　值	例　　字
阴　　平	ㄱ 55 或 ㄴ 53	詩 ˉsi　　夫 ˉfu
阳　　平	ㅣ 21 或 ㄴ 11	时 ˏsi　　扶 ˏfu
阴　　上	ㅣ 35	使 ˇsi　　苦 ˇfu
阳　　上	ㅣ 13	市 ˎsi　　妇 ˎfu
阴　　去	ㅓ 33	試 siˋ　　富 fuˋ
阳　　去	ㅣ 22	事 siˊ　　父 fuˊ
上　阴　入	ㄱ 55	識 sɪkˌ　　忽 fatˌ
下　阴　入	ㅓ 33	洩 sitˇ　　法 fa:tˇ
阳　　入	ㅣ 22	食 sɪkˍ　　佛 fatˍ

声母說明和举例

7. p t k 是清塞音，p‘ t‘ k‘ 是送气的清塞音，音势——肌肉的紧張程度比相当的北京音要硬些，比相当的上海音要軟些。

ts ts‘ 是舌尖或舌叶頂着齿背或齿齦的塞擦音，發音部位略前略后，往往是受了韵母發音部位的影响。s 是同部位的擦音。tʃ tʃ‘ ʃ 比 ts ts‘ s 的部位略后，相当于北京音 tʂ tʂ‘ ʂ（ㄓ ㄔ ㄕ），而音色接近北京音 tɕ tɕ‘ ɕ（ㄐ ㄑ ㄒ）。为了便于比較粵音和京音，又为了帮助粵方言区人民学習普通話，这两套声母区别可以体現在标写的形式上，但是我們現在研究粵語，以广州音为标准，这个区别实际上并不存在。試比較宗 tsʊŋㄱ 和中 tʃʊŋㄱ，聪 tsʻʊŋㄱ 和充 tʃʻʊŋㄱ，笑 siuㅓ 和少（少年）ʃiuㅓ。

关于鼻音和边音，有两点应該注意。一、ŋ 声母和零声母的互換：广州人大多数保持二者的区别，ŋ 声母出現在阳調，零声母出現在阴調（除了少数語助詞如唉 a:iㅣ），但是近来大部分人把“爱”讀作 ŋɔiㅓ，“安”讀作 ŋɔnㄱ，而小部分人（如番禺县人）丢了 ŋ-，“牙菜炒牛肉”讀作 aㅣ tsʻɔiㅓ tsʻa:uㅓ auㅣ jɔkㅣ。二、n 和 l 的分混：广州人大多数对 n 和 l 分别是很清楚的，例如你 neiㅓ，和李 leiㅓ，但是也有極少数的人把 n-念作 l-，所以“你”和“李”都是 leiㅓ；另外一种情形是，l-發音时用力極松，听起来不大清晰，以致和 n- 相混，有 n-无 l-。

f 是唇齿清擦音，s 或 ʃ 是舌尖或舌叶抵着齿背或齦顎交界处的清擦音，h 是喉头或声門清擦音。w 是双唇、舌根濁擦音，j 是舌面中抵着硬顎的濁擦音，w 和 j 的摩擦都很輕微，作为声母是很短暫的輔音。

kw k‘w 是 k k‘ 的圓唇化，也可以說是 k k‘ 和 w 的結合輔音。

声母举例：

p　巴 paㄱ．把 paㅓ．霸 paㅓ．悲 peiㄱ．比 peiㅓ．秘 peiㅓ

p‘ 拋 p‘a:u˥. 跑 p‘a:u˧. 炮 p‘a:u˨. 鋪 p‘ou˥. 普 p‘ou˧. 鋪 p‘ou˨

m 麻 ma˩. 馬 ma˧. 罵 ma˩. 苗 miu˩. 秒 miu˧. 妙 miu˩

f 科 fɔ˥. 火 fɔ˧. 課 fɔ˨. 灰 fui˥. 賄 fui˧. 悔 fui˨

t 多 tɔ˥. 躲 tɔ˧. 剁 tɔ˨. 低 tai˥. 抵 tai˧. 帝 tai˨

t‘ 拖 t‘ɔ˥. 妥 t‘ɔ˧. 唾 t‘ɔ˨. 梯 t‘ai˥. 体 t‘ai˧. 替 t‘ai˨

n 呢 nei˥. 你 nei˧. 膩 nei˩. 奴 nou˩. 努 nou˧. 怒 nou˩

l 黎 lai˩. 礼 lai˧. 丽 lai˩. 牢 lou˩. 鲁 lou˧. 路 lou˩

ts 茲 tsi˥. 子 tsi˧. 恣 tsi˨. 嗟 tsɛ˥. 姐 tsɛ˧. 借 tsɛ˨

ʧ 支 ʧi˥. 止 ʧi˧. 至 ʧi˨. 遮 ʧɛ˥. 者 ʧɛ˧. 蔗 ʧɛ˨

ts‘ 雌 ts‘i˥. 此 ts‘i˧. 次 ts‘i˨. 妻 ts‘ai˥. 齐 ts‘ai˩. 砌 ts‘ai˨

ʧ‘ 蚩 ʧ‘i˥. 耻 ʧ‘i˧. 翅 ʧ‘i˨. 抄 ʧ‘au˥. 巢 ʧ‘au˩. 吵 ʧ‘au˧

s 思 si˥. 死 si˧. 四 si˨. 宵 siu˥. 小 siu˧. 笑 siu˨

ʃ 詩 ʃi˥. 史 ʃi˧. 試 si˨. 燒 ʃiu˥. 少 ʃiu˧(多少). 少 ʃiu˨(老少)

j 爷 jɛ˩. 野 jɛ˧. 夜 jɛ˩. 丘 jau˥. 蹂 jau˩. 幼 jau˨

k 基 kei˥. 紀 kei˧. 記 kei˨. 驕 kiu˥. 矯 kiu˧. 叫 kiu˨

k‘ 溪 k‘ai˥. 啓 k‘ai˧. 契 k‘ai˨. 求 k‘au˩. 舅 k‘au˧. 叩 k‘au˨

ŋ 牙 ŋa˩. 瓦 ŋa˧. 迓 ŋa˩. 俄 ŋɔ˩. 我 ŋɔ˧. 餓 ŋɔ˨

kw 瓜 kwa˥. 寡 kwa˧. 卦 kwa˨. 鍋 kwɔ˥. 果 kwɔ˧. 过 kwɔ˨

k‘w 誇 k‘wa˥. 跨 k‘wa˨. 規 k‘wai˥. 媿 k‘wai˨. 葵 k‘wai˩. 揆 k‘wai˧

w 蛙 wa˥. 华 wa˩. 話 wa˩. 威 wai˥. 毁 wai˧. 餵 wai˨

h 希 hei˥. 喜 hei˧. 气 hei˨. 虛 hœy˥. 許 hœy˧. 去 hœy˨

○ 丫 a˥. 屙 ɔ˥. 挨 a:i˥. 哀 ɔi˥. 凹 a:u˥、a:u˨. 欧 au˥

韵母說明和举例

8. 七个主要元音音位 a ɛ œ ɔ i u y 都可以單独作韵母用，照例一律是長的(沒有短的單元音韵母跟它們对立)，所以索性省掉長元音符号(:)。岑麒祥，黄錫凌二先生根据全部韵母中元音音素的音值，增加了三个元音符号 ɐ e o，这三个元音都不能單独构成韵母，ɐ 相当于短 a，e 只出現于 ei 一个韵母，o 只出現于 ou 一个韵母；e 的韵值接近 ɪŋ、ɪk 的 ɪ-，o 的音值接近 ʊŋ、ʊk 的 ʊ-。e 和 o 都是短的，同長元音 ɛ 和 ɔ相配，互相补充而沒有对立；可是短 a [ɐ] 和長 a [a:]在結合韵母中处处对立，同时音色相近，当作两个或一个元音音位看待都可以；要是当作两个音位看待，那一共就有八个元音音位了。此外，把 y 跟 u 并为一个音位，u 出現在唇音声母(除了 m) 和零声母后面而 y 出現在其他声母(除了 ŋ)后面，这样就减少了一个 y，只剩六个主要元音。按之实际，單元音韵母 y 只出現在 ʧ ʧ‘ ʃ j 后面，u 只出現在其他声母后面，u 和 y 当作一个音位看待还免强行得通；可是 u:n 和 y:n, u:t 和 y:t 彼此对立，就不可能合并，例如：

官 ku:n˥, 管 ku:n˧, 貫 ku:n˨; 涓 ky:n˥, 綣 ky:n˧, 絹 ky:n˨; 括 k‘u:t˥; 厥 k‘y:t˨。

此外，有人把 ei, ɪŋ, , ɪk 标作 ei, eŋ, ek; 把 œy[ɵy], œn[ɵn], œt[ɵt] 标作 oj, on, ot; 把 ou, ʊŋ, ʊk标写作 ou, oŋ, ok; 这样一来，元音音位系統就复杂化了：i, u, y, a:-a、ɐ, ɵ-œ。元音分

長短是粤音的重要特征之一。至于沒有長短对立的韵母，在标音时可以省去(:)号。

元音的音量和音色有一定的自然的关系。开元音的开口度是：長元音大而短元音略小；舌位的前后也有細致的差别，長 a 是前 a 而偏央，短 a 是略高的央元音 ɐ 而又偏后，有点兒接近 ʌ。同样道理，ɛ œ ɔ 的短音都比長音略高，œ 的短音比長音还要偏央，所以这三个短音按照实际音值可以标作 e ɵ o；而 ei œy [ɵy] ou 三个复元音也形成了一个系列，發音方法有共同的特点，舌位的移动都比較緩和。

高元音 i u y 基本上都是長的，短 i 和短 u 比長 i 和長 u更松(开口度略大，舌位略低)，只出現在 ɪŋ ɪk 和 ʊŋ ʊk 四个韵母。y 的出現頻率最小，只有長的而沒有短的。

从整个的韵母系統看，只有以 a 构成的韵母处处有長短的对立，跟各种韵尾的配合是完整的，其余六个主要元音所构成的韵母，都沒有長短的对立。所以为粤方言設計拼音方案，如果長短 a 采用两个不同的符号(比方說 a 和ɐ)，那么所有的長音符号(:)都可以省略，只消給予詳細的描写，預先掌握每个元音的特性(开口度的大小，長短等)就行了。如果这套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我們可以这样設計：

aa＝〔a:〕(單用仍作 a)

a＝〔ɐ〕

e＝〔e〕和〔ɛ:〕

œ＝〔ɵ〕和〔œ:〕

o＝〔o〕和〔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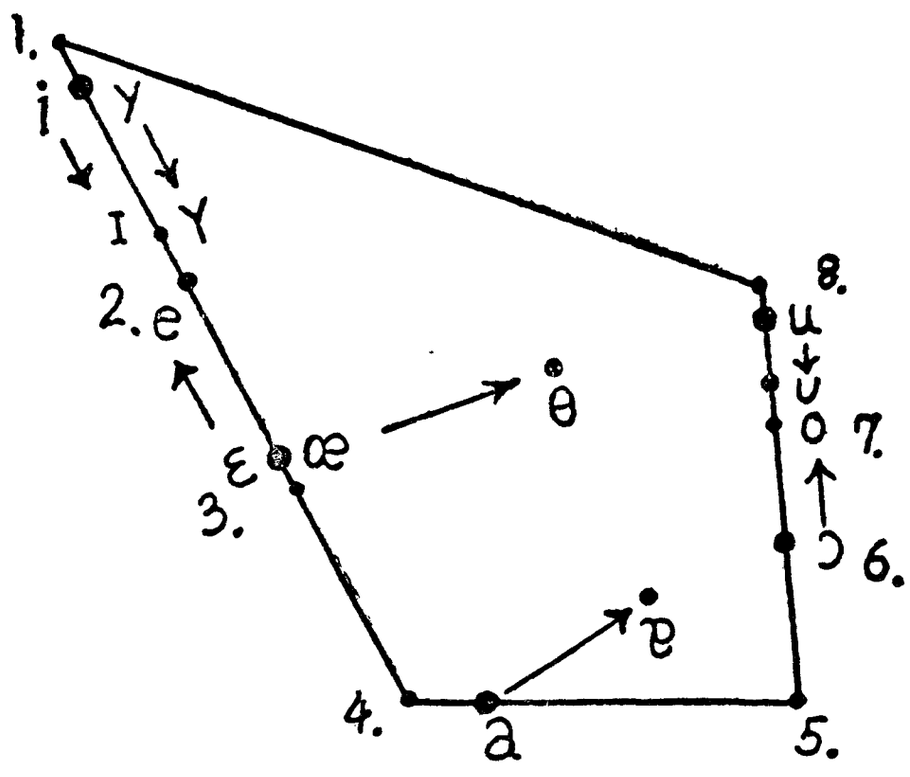
i＝〔i:〕〔ɪ〕和〔1〕

u＝〔u:〕和〔ʊ〕

y＝〔y:〕

i 有三个变体，其中 1 只出現在 ts ts' s 等声母后面，可以說是 i 略带嘶嘶的齿音，或 1(ʐ) 顎化而接近 i，据說这是西关人發音的特点。

这七个主要元音的舌位，比照八个标准元音，略如下圖所示：



1…8 表示标准元音。

• 粗点代表各元音音位。

• 細点代表各元音音位的变体。

9. 除單元音韵母以外，韵母依韵尾性質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以半元音-i -u -y 收尾的叫做复元音，較响亮的重音落在第一音素卽主要元音上面，第二音素卽韵尾表示复元音"动程"的趋向，实际上并沒有达到这类高元音的高度，在这層意义上我們管这些韵尾叫作半元音性的。复元音共有十个：收-i 的五个——a:i ai ei ɔ:i u:i，收-u 的四个——a:u au ou i:u，收-y 的一个——œy。以鼻音-m -n -ŋ 收尾的叫做鼻尾韵。以塞音-p -t -k 收尾的叫作塞尾韵或入声韵。这类塞音尾只有閉塞而沒有破裂。主要元音的音量在这两类韵尾前面也有差别：同样的長元音，a:m a:n a:ŋ 的 a:-比 a:p a:t a:k 的a:-要略微長些；同样的短元音，am an aŋ 的 a-比 ap at ak 的 a-也要略微長些。其他元音构成的鼻尾韵和入声韵也是同样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元音的長或短，輔音韵尾的發音也有强有弱，比如韵母 an ak，元音 a 是短的，韵尾-n 和-k 就是强的；韵母 a:n a:k，元音 a 是長的，韵尾-n 和-k 就是弱的。其余的韵母依此类推。鼻尾韵和入声韵完全相当，数目也完全相同，各有十七个。

m̩ 和 ŋ̩ 是两个鼻音韵母，一般只能独用，不与任何声母相拼，除了一个感嘆詞哼 hŋ̩˩。

10. 上面討論了元音和韵尾，沒有提到表示等呼的介音，卽韵头。处理粵語的韵母系統，介音这个术語已經不适用，因为介音实际上并不存在。i:u 和 u:i 二韵是复元音，第一音素較長較重，是主要元音，不同于一般的所謂介音。至于声母 kw k'w 里面的圓唇成分，只表示 k k' 的圓唇化，跟半元音性的介音性質也还是不很一样，例如关 kwa:n˥、骨 kwat˥、坤 k'wan˥、規k'wai˥、隙 k'wɪk˥，w 和 k k' 結合得很紧，构成了所謂結合輔音。

取消了介音，却添了 j 和 w 两个声母，这在粵語音节結构里是应該注意的。跟其他汉語方言一样，以 i- u- y-为主要元音构成的韵母或音节，零声母或 j w 声母不能区别詞义，不能构成音位上的差别，所以 i-和 ji-，u-和 wu-，y-和 jy- 并沒有对立，哪一种拼法都可以采用，只是 i- y- u-的拼法(零声母)显得更簡單些。岑、黃二先生都采用 ji- jy- wu-的拼法，但 uŋ 和 uk (卽ʊŋ 和ʊk)二韵不加声母 w-，这是符合于实际發音的，但在系統上有点兒不一致。(比較英語 east〔i:st〕"东方"和yeast〔ji:st〕"發酵"，ooze〔u:z〕"滤"和 woos〔wu:z〕"求爱"是对立的区别，不容許混同的，但参看 22 节。)

韵母举例：

[a] 丫椏 a˥、挨唉 a:i˥、坳凹 a:u˥、矮 ai˧、欧鷗 au˥、咸函 ha:m˩、含酣 ham˩、晏鷃 a:n˥、很恳 han˧、罌 a:ŋ˥、鶯 aŋ˥、押鴨 a:p˦、邑揖 jap˥、压押 a:t˦、日 jat˩、喫吃 ja:k˦、握挹 ak˥。

[ɛ] 爹 tɛ˥、希欺 hei˥、星腥 sɛ:ŋ˥、壁 pɛ:k˦。

[œ] 朵 tœ˧、虛圩 hœy˥、津尊 tsœn˥、香乡 hœ:ŋ˥、律栗 lœt˩、略掠 lœ:k˩。

[ɔ] 屙柯 ɔ˥、哀埃唉 ɔ:i˥、豪濠 hou˩、安鞍 ɔ:n˥、邦帮 pɔ:ŋ˥。

[i] 衣医 ji˥、夭腰 ji:u˥、盐炎 ji:m˩、烟咽 ji:n˥、英应 jɪŋ˥、叶业頁 ji:p˩、热齧 ji:t˩、益抑 jɪk˥。

[u] 烏污 u˥、偎煨 wu:i˥、寬欢 fu:n˥、空凶 hʊŋ˥、闊 fu:t˦、屋 ŋʊk˥。

[y] 于迂 jy˥、淵冤鴛宛 jy:n˥、月悅越穴粵 jy:t˩。

[m̩] 唔 m̩˩(否定詞，"不"也)。

[ŋ̩] 吾梧吳 ŋ̩˩、五午忤 ŋ̩˧、誤迕悟寤 ŋ̩˩、哼 hŋ̩˩。

辨别元音長短

街 ka:i˥*、鷄 kai˥*——行街 ha:ŋ˩ ka:i˥*、鷄湯 kai˥*t‘ɔ:ŋ˥。

考 ha:u˧、口 hau˧——考試 ha:u˧ si˧*、口試 hau˧ si˧*。

三 sa:m˥、心 sam˥。

飯 fa:n˩、粉 fan˧——食飯 sɪk˩ fa:n˩、食粉 sɪk˩ fan˧。

盲 ma:ŋ˩、盟maŋ˩——盲眼 ma:ŋ˩ ŋa:n˨、联盟 ly:n˩ maŋ˩。

夹 ka:p˩、急 kap˥——夹埋 ka:p˩ ma:i˩(夹在一起)、性急 sɪŋ˩ kap˥。

八 pa:t˩、七 ts‘at˥——八个 pa:t˩ kɔ˩、七个 ts‘at˥ kɔ˩。

黑 ha:k˥*、刻 hak˥——黑板 ha:k˥*pa:n˧、刻板 hak˥ pa:n˧。

精 tsɛ:ŋ˥、精 tsɪŋ˥——好精 hou˧ tsɛ:ŋ˥、精神 tsɪŋ˥ san˩。

听 t‘ɛ:ŋ˥、听 t‘ɪŋ˥——听見 t‘ɛ:ŋ˥ ki:n˩、听日 t‘ɪŋ˥ jat˩(明日)。

笛 tɛ:k˥*、敌 tɪk˩——吹笛 ts‘ui˥ tɛ:k˥*、敌人 tɪk˩ jan˩。

石 sɛ:k˩、食 sɪk˩——石油 sɛ:k˩ jau˩、食油 sɪk˩ jau˩。

开 hɔ:i˥、虛 hœy˥——开門 hɔ:i˥ mu:n˩、空虛 hʊŋ˥ hœy˥。

代 tɔ:i˩、队 tui˩——时代 si˩ tɔ:i˩、軍队 kwan˥ tui˧*。

翰 hɔ:n˩、倫 lœn˩——北明翰 pak˥ mɪŋ˩ hɔ:n˩(Birmingham)、
倫敦 lœn˩ tœn˥* (London)。

渴 hɔ:t˩、栗 lœt˥*——頸渴 kɛ:ŋ˧ hɔ:t˩、風栗 fʊŋ˥ lœt˥*。

落 lɔ:k˩、綠 lʊk˩——落叶 lɔ:k˩ ji:p˩、綠叶 lʊk˩ ji:p˩。

韵母 œ┴y, œ┴n, œ┴t

居然 kœy˥ jin˩	徐州 ts‘œy˩ tsau˥
春筍 ts‘œn˥ sœn˧	囷惇 lœn˩ tsœn˩(麻煩)
出力 ts‘œt˥ lɪk˩	蟋蟀 tsɪk˥ tsœt˥

韵母 y, y:n, y:t

著書 tsy˩ sy˥	处处 ts‘y˩ ts‘y˩, sy˩ sy˩
專船 tsy:n˥ sy:n˩	完全 jy:n˩ ts‘y:n˩
劝捐 hy:n˩ ky:n˥	旋轉 sy:n˩ tsy:n˧
雪月 sy:t˩ jy:t˩	决絕 k‘y:t˩ tsy:t˩

声調說明和举例

11. 广州話的声調分为平上去入四类，平上去各分为高低两种調值，入声分为高中低三种調值，習慣上叫做上平、下平，上上、下上，上去、下去，上入、中入、下入。入声的音节有 -p -t -k 收尾，調值比較短促。但按音高說，上入相当于上平，中入相当于上去，下入相当于下去。这样，广州話就只有六个声調。“上一”相当于一般所說的阴調，“下一”相当于一般所說的阳調，中入也是一种阴調，是从上入分化出来的，因此，我們現在管它叫“下阴入”，而把“上入”叫“上阴入”，九个声調用簡式声調符号表示如下：

	平	上	去	入 上	入 下
阴	˥ ˦	˧	˨	˥	˨
	55 或 53	35	33	5	33
阳	˩ ˩˥	˧˩	˩	˩	˩
	21 或 11	13	22	2 和 22	

阴平和阳平各有两个变体。阴平的調值是高平而末尾微降，阳平是最低的音高，从最低再向下降就会听不見，可是实际上給人"低降"的印象。上阴入和下阴入不但音高上有显著的差别，并且上阴入的音节絕大多数是短元音，下阴入的音节大多数是長元音。

声調举例：

ham　堪 ham˥、砍 ham˧、勘 ham˨、恰 hap˥、含 ham˩、頷 ham˧˩、憾 ham˨、合 hap˩。

-in　边 pin˥、扁 pin˧、变 pin˨、必 pit˥、鳖 pit˨、棉 min˩、免 min˧˩、面 min˩、灭 mit˨。

-œŋ　相 sœŋ˥、想 sœŋ˧、相 sœŋ˨、削 sœk˨、約 jœk˨、羊 jœŋ˩、养 jœŋ˧˩、样 jœŋ˨、藥 jœk˩。

-ɪŋ　兵 pɪŋ˥、丙 pɪŋ˧、柄 pɪŋ˨、逼 pɪk˥、壁 pɪk˨、明 mɪŋ˩、皿 mɪŋ˧˩、命 mɪŋ˨、泪 mɪk˥、覓 mɪk˨。

-œn　津 tsœn˥、准 tsœn˧、进 tsœn˨、卒 tsœt˥、輪 lœn˩、卵 lœn˧˩、論 lœn˩、律 lœt˨。

-ʊŋ　中 tsʊŋ˥、种 tsʊŋ˧、种 tsʊŋ˨、竹 tsʊk˥、重 tsʊŋ˩(重复)、重 ts'ʊŋ˨(輕重)、重 tsʊŋ˨(还，并且)、軸 tsʊk˨。

-yn　冤 jyn˥、婉 jyn˧、怨 jyn˨、乙 jyt˨、元 jyn˩、远 jyn˧˩、願 jyn˨、月 jyt˨。

fan　分 fan˥、粉 fan˧、瞒 fan˨、忽 fat˥、法 fa:t˨、焚 fan˩、奋 fan˧˩、份 fan˩、佛 fat˩。

-a:m　担 ta:m˥(动詞)、胆 ta:m˧、担 ta:m˨(名詞)、答 ta:p˨、談 t'a:m˩、淡 t'a:m˧˩(白)、淡 ta:m˩(文)、踏 ta:p˨。

-ɛŋ　听 t'ɛŋ˥、頂 tɛŋ˧、掟 tɛŋ˨、踢 t'ɛk˨、灵 lɛŋ˩、領 lɛŋ˧˩、定 tɛŋ˨、笛 tɛk˨。

-ɔŋ　汪 wɔŋ˥、枉 wɔŋ˧、矿 k'wɔŋ˨、国 kwɔk˨、王 wɔŋ˩、往 wɔŋ˧˩、旺 wɔŋ˨、获 wɔk˩。

fu　夫 fu˥、苦 fu˧、富 fu˨、扶 fu˩、妇 fu˧˩、父 fu˩。

-a　家 ka˥、假 ka˧、架 ka˨、麻 ma˩、馬 ma˧˩、罵 ma˩。

-ai　西 sai˥、洗 sai˧、細 sai˨、来 lai˩(白)、礼 lai˧˩、例 lai˩。

jau　休 jau˥、柚 jau˧、幼 jau˨、由 jau˩、有 jau˧˩、又 jau˩。

-ei　基 kei˥、几 kei˧、寄 kei˨、其 k'ei˩企 k'ei˧˩、技 kei˩。

-œy　衰 sœy˥、水 sœy˧、稅 sœy˨、誰 sœy˩、蕊 jœy˧˩、睡 sœy˩。

-ou　刀 tou˥、倒 tou˧、到 tou˨、逃 t'ou˩、肚 t'ou˧˩、道 tou˩。

下阴入的主要元音一般总是長的，壁 pɪk˨ 赤 ʧ'ɪk˨ 讀中平調是少数的特例。it 这一韵母照例是長 i，可是"必"讀短 i 或短 ɪ，是一个例外，都讀作上阴入；以短元音构成的阴入字，一般都讀高平調(上阴入)。

辨别高低調(阴阳調)

湯 t'ɔŋ˥、糖 t'ɔŋ˩——食湯 sɪk˩ t'ɔŋ˥、食糖 sɪk˩ t'ɔ:ŋ˧*

千 ts'in˥、錢ts'in˩——一千 jat˥ ts'in˥、一錢 jat˥ ts'in˩

此 ts'i˧、似 ts'i˧˩——如此 jy˩ ts'i˧、好似 hou˧ ts'i˧˩

苦 fu˥、 妇 fu˧ ——辛苦 san˥ fu˥、新妇 san˥ fu˧(～p'ou˥ 口語)
短 tyn˥、断 tyn˧ ——整短 tsɪŋ˥ tyn˥、整断 tsɪŋ˥ tyn˧(～t'yn˧)
賞 sœŋ˥、上 sœŋ˧——賞山 sœŋ˥ sa:n˥、上山 sœŋ˧ sa:n˥
带 ta:i˧、大 ta:i˨——带書 ta:i˧ sy˥、大書 ta:i˨ sy˥
够 kau˧、旧 kau˨ ——够咯 kau˧ lɔ˧、旧咯 kau˨ lɔ˧
見 kin˧、件 kin˨ ——一見 jat˥ kin˧、一件 jat˥ kin˨
句 kœy˧、具 kœy˨——一句 jat˥ kœy˧、器具 hei˧ kœy˨
百 pa:k˧、白 pa:k˨——百花 pa:k˧ fa˥、白花 pa:k˨ fa˥
錫 sɛk˧、石 sɛk˨ ——錫器 sɛk˧ hei˧、石器 sɛk˨ hei˧
約 jœk˧、藥 jœk˨ ——訂約 tɪŋ˧ jœk˧、食藥 sɪk˨ jœk˨
恶 ɔk˧、 乐 ŋɔk˨ ——恶做 ɔk˧ tsou˧、音乐 jam˥ ŋɔk˨
一 jat˥、 日 jat˨ ——十一 sap˨ jat˥、十日 sap˨ jat˨
織 tsɪk˥、直 tsɪk˨ ——織布 tsɪk˥ pou˧、直情 tsɪk˨ ts'ɪŋ˨
出 ts'œt˥、术 sœt˨ ——出街 tsœt˥ ka:i˥*、艺术 ŋai˨ sœt˨
足 tsʊk˥、續 tsʊk˨——知足 tsi˥ tsʊk˥、繼續 kai˧ tsʊk˨

変　調

12. 广州話声調，除了九个基本調外，还有两个变調，一个是高平变調，調值比原来的阴平略高，用 ˥* 来表示，另一个是高升变調，調值比原来的阴上稍为提高一点，用 ˦* 来表示。此外，入声也有一个变調，調值跟高升变調一样，只是短促一些，不另設調号(同用高升变調 ˦* 号)，因为从韵尾上可以知道这个声調是短促的。

这两种变調調值运用的情况如何，目前还沒有做过深入的考察，我們这里只就比較常見的一些現象举例說明。从功能或效果上說，广州話变調約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型，因变調而引起詞义或語法变化的——在某些情况下，变調牵涉到詞义或語法的变化，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下面談語法特点时还要交待(参看 47、50 两节)，这兒先举几个例子看看：

① 用变調表示微小，次要或带有輕視意义：

a. "人" jan˨：

一个人 jat˥ ko˧ jan˥*(孤零零地一个人)。

嗰个人 kɔ˦ kɔ˧ jan˥*(那个人，带有不尊敬的意味)。

b, "門" mun˨：

横門 waŋ˨ mun˦*

后門 hau˩ mun˦*

(以上两个 mun˦* 多少含有次要的意思，比較"正門"(tsɪŋ˧ mun˨)，"大門"〔ta:i˩ mun˨〕。)

c. "大" ta:i˩

咁大 kam˧ ta:i˩(这么大)

kam⊣ ta:i˥*(这么大而已)

kam⊣ ta:i˥*(这么小)

② 用变調表示形容的程度:

"紅"hʊŋ˩

紅紅哋 hʊŋ˩hʊŋ˥*tei˥(稍为有点紅,淡紅)

③ 用变調表示动作的完成:

"去"hœy⊣

我去嘅 ŋɔ˧ hœy⊣ la⊣(我去了,动作未完成)

ŋɔ˧ hœy˥*la⊣(我去了,动作已完成)

第二类型,变調而不引起詞义、語法变化的——因变調而引起詞义,語法变化的情况,在粤方言畢竟是个别的現象。至于变調而不引起詞义、語法变化的,那就相当頻繁了。这一类与語法无关的变調,我們还找不出一套系統的規律来。概括地說,約有以下几种現象:

① 高平变調(˥*):这一类变調为数不多,常見的例子如:

a. 两个阴平字連在一起,前一阴平变为高平变調的:

高山 kou˥ sa:n˥——→kou˥* sa:n˥

春天 ts'œn˥ t'in˥——→ts'œn˥* t'in˥

乡村 hœŋ˥ ts'yn˥——→hœŋ˥* ts'yn˥

ᴜ. 两个阴平字連在一起,后一阴平变为高平变調的:

医生 ji˥ saŋ˥——→ji˥ saŋ˥*

千金 ts'in˥ kam˥——→ts'in˥ kam˥*

西装 sai˥ tsɔŋ˥——→sai˥ tsɔŋ˥*

c. 一个阴平字和一个阴入字連在一起,前面的阴平字变为高平变調的:

高足 kou˥ tsʊk˥——→kou˥* tsʊk˥

心急 sam˥ kap˥ ——→sam˥*kap˥

分析 fan˥ sɪk˥——→fan˥*sɪk˥

(2) 高升变調(˧*):

这一类变調在全部变調中所占比重最大,几乎每一个声調在連讀时都有变为高升变調的可能。例如:

a. 凡是人的姓氏屬于阳平調的,在"亞""老"詞头后面,一律要变为高升变調。例如:

亞陈 a⊣ ts'an˩——→a⊣ ts'an˧*

亞刘 a⊣ lau˩——→a⊣ lau˧*

老林 lou˧ lam˩——→lou˧ lam˧*

老楊 lou˧ jœŋ˩——→lou˧ jœŋ˧*

b. 阳平字作为連續的后一音节时,有不少要变为高升变調的。例如:

拖鞋 t'ɔ˥ hai˩——→t'ɔ˥ hai˧*

書枱 sy˥ t'ɔi˩——→sy˥ t'ɔi˧*

公园 kʊŋ˥ jyn˩——→kuŋ˥ jyn˧*

黃皮(果名) wɔŋ˩ p'ɛi˩——→wɔŋ˩ p'ei˧*

楊桃 jœŋ˨ t'ou˨ ⟶ jœŋ˨ t'ou˧*

厨房 ts'œy˨ foŋ˨ ⟶ ts'œy˨ foŋ˧*

南洋 na:m˨ jœŋ˨ ⟶ na:m˩ jœŋ˧*

粉条 fan˧ t'iu˨ ⟶ fan˧ t'iu˧*

女人 nœy˩ jan˨ ⟶ nœy˩ jan˧*

往年 wɔŋ˩ nin˨ ⟶ wɔŋ˩ nin˧*

芥兰 ka:i˥ la:n˩ ⟶ ka:i˥ la:n˧*

澳門(地名) ou˥ mun˨ ⟶ ou˥ mun˧*

事头(老板) si˩ t'au˩ ⟶ si˩ t'au˧*

面盆 min˩ p'un˩ ⟶ min˩ p'un˧*

二胡 ji˩ wu˩ ⟶ ji˩ wu˧*

捉棋(下棋) tsʊk˥ k'ei˩ ⟶ tsʊk˥ k'ei˧*

着皮(穿皮衣服) tsœk˥ p'ei˩ ⟶ tsœk˥ p'ei˧*

白油(酱油) pak˩ jau˩ ⟶ pak˩ jau˧*

腊腸 la:p˩ ts'œŋ˩ ⟶ la:p˩ ts'œŋ˧*

食糖 sɪk˩ t'ɔŋ˨ ⟶ sɪk˩ t'ɔŋ˧*

藥丸 jœk˩ jyn˨ ⟶ jœk˩ jyn˧*

日头 jat˩ t'au˩ ⟶ jat˩ t'au˧*

上面所举例子的后一音节都是阳平，而前一音节可以是任何声調，可見阳平調作为第二个音节，变为高升变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其中以前一音节为平声(包括阴、阳平)时，后面的阳平变为高升变調的例子为最多；前一音节为阴上或入声(特别是阴入)时，后一音节的阳平字变为高升变調的畢竟很少。

c. 阳上字作为連讀的后一音节时，有少数变为高升变調的現象。例如：

老母(母亲) lou˩ mou˩ ⟶ lou˩ mou˧*

大女 ta:i˩ nœy˩ ⟶ ta:i˩ nœy˧*

实踐 sat˩ tsin˩ ⟶ sat˩ tsin˧*

書友(同学) sy˥ jau˩ ⟶ sy˥ jau˧*

龙眼(桂园) lʊŋ˩ ŋan˩ ⟶ lʊŋ˩ ŋan˧*

南华李(一种李子) na:m˩ wa˩ lei˩ ⟶ na:m˩ wa˩ lei˧*

d. 阴去作为連讀的后一音节时，有少数变为高升变調的現象。例如：

書架 sy˥ ka˥ ⟶ sy˥ ka˧*

金鋪 kam˥ p'ou˥ ⟶ kam˥ p'ou˧*

魚片 jy˨ p'in˥ ⟶ jy˨ p'in˧*

小販 siu˧ fa:n˥ ⟶ siu˧ fa:n˧*

映相(照相) jɪŋ˧ sœŋ˥ ⟶ jɪŋ˧ sœŋ˧*

太太 t'a:i˥ t'a:i˥ ⟶ t'a:i˥ t'a:i˧*

大概 ta:i˩ k'ɔi˥ ⟶ ta:i˩ k'ɔi˧*

e. 阳去作为連讀的后一音节时，有不少变为高升变調的：

鷄蛋 kai˥ tan˩——→kai˩ tan˧*

归队 kwai˥ tœy˩——→kwai˥ tœy˧*

宵夜 siu˥ jɛ˩——→siu˥ jɛ˧*

鞋样 ha:i˨ jœŋ˩——→ha:i˩ jœŋ˧*

开会 hɔi˥ wui˩——→hɔi˥ wui˧*

随便 ts'œy˩ pin˩——→ts'œy˨ pin˧*

姨丈 ji˩ tsœŋ˩——→ji˨ tsœŋ˧*

海味 hɔi˧ mei˩——→hɔi˧ mei˧*

拐杖 kwai˧ tsœŋ˩——→kwai˧ tsœŋ˧*

雨帽 jy˨ mou˩——→jy˨ mou˧*

被面 p'ei˨ min˩——→p'ei˨ min˧*

領事 lɪŋ˨ si˩——→lɪŋ˨ si˧*

笑話 siu˩ wa˩——→siu˩ wa˧*

地下 tei˩ ha˩——→tei˩ ha˧*

腊味 la:p˩ mei˩——→la:p˩ mei˧*

列傳 lit˩ tsyn˩——→lit˩ tsyn˧*

上面都是連讀第二个音节变为高升变調的例子。此外，也偶然有前一音节变为高升变調的，例如：

絨衫　　jʊŋ˩ sa:m˥→jʊŋ˧*sa:m˥

絨褲　　jʊŋ˩ fu˩→jʊŋ˧*fu˩

黃沙(地名)　wɔŋ˩ sa˥→wɔŋ˧*sa˥

橙汁　　ts'an˩ tsap˥→ts'an˧*tsap˥

画报　　wa˨ pou˩→wa˧*pou˩

房門　　fɔŋ˩ mun˩→fɔŋ˧*mun˩

③短促的高升变調：

这一类变調为数不多，較常見的有：

a. 下阴入字作为連讀后一音节时，有一部分变为高升变調。例如：

花塔　fa˥ t'a:p˩→fa˥ t'a:p˧*

牙擦　ŋa˩ ts'a:t˩→ŋa˩ ts'a:t˧*

燒鴨　siu˥ ŋa:p˩→siu˥ ŋa:p˧*

請帖　ts'ɪŋ˧ t'ip˩→ts'ɪŋ˧ t'ip˧*

蝴蝶　wu˩ tip˩→wu˩ tip˧*

b. 阳入字作为連讀第二音节时，也有少数讀为高升变調的。例如：

風栗(栗子)　fʊŋ˥ lœt˨→fʊŋ˥ lœt˧*

賞月　　sœŋ˧ jyt˨→sœŋ˧ jyt˧*

木盒　　mok˨ hap˨→mʊk˨ hap˧*

白鶴　　pak˨ hɔk˨→pak˨ hɔk˧*

依上所述，可見：①粵語的变調絕大多数出現在連讀的后一音节，作为連讀的前一音节时，

变調的很少。②所有的变調几乎都出現在名詞上，其它詞类極少發現变調的例子。这两点也可以算是粵語变調現象的特点。

如果再把上述各項变調条例拿来实际运用一下，看看它們在口語中出現的情况，可以总括出几种不同的情况：

①有一些字以变調为常，即使不跟别的字連讀，也常是念变調的。例如：

橙 ts'an↓→ts'an1*　　梨 lei↓→lei1*

桃 t'ou↓→t'ou1*　　画 wa↓→wa1*

②有一些字虽然單独用时念原調，但是作为某些双音詞的后一音节时，就非变調不可。例如：

太太 t'a:i→ t'a:i1*　　不說 t'ai→ t'a:i→

拐杖 kwai1 tsœŋ1*　　不說 kwai1 tsœŋ↓

事头 si→ t'au1*　　不說 si→ t'au↓

③有一些变調的字是"两可"的，例如：

"大概"可以念 ta:i↓ k'ɔi→，也可以念 ta:i↓ k'ɔi1*

"状况"可以念 tsɔŋ↓ foŋ→，也可以念 tsɔŋ↓ fɔ:ŋ1*

"直情"可以念 tsɪk↓ ts'ɪŋ↓，也可以念 tsɪk↓ ts'ɪŋ1*

也有个别字虽然变調不变調都可以，但不变調时可能有不同的意义，而变調后意义就固定下来，因此还是以变調为常。例如：

"牙擦"念 ŋa↓ ts'a:t1* 时只能作刷牙的器具講，念 ŋa↓ ts'a:t→ 时还可以作形容詞用（表示一个人很爱表現）。

④有一些字在双音詞中虽然已經变了調，但是在特别的場合却又恢复念本調。例如：

"公园"念 kʊŋ1 jyn1*。但在"越秀公园"却念本調：jyt↓ sau→ kʊŋ1 jyn↓。

"南洋"念 na:m↓ jœŋ1*，但在"南洋群島"却念本調：na:m↓ jœŋ↓ k'wan↓tou1。

"白鶴"念 pak↓ hɔk1*，但在"白鶴洞"（地名）却念本調：pak↓ hɔk↓ tʊŋ1*

从这一类例子，我們可以进一步看出粵方言的变調多在双音詞的后尾音节上，象"南洋群島"中的"洋"和"白鶴洞"中的"鶴"所以不变調，显然是因为它們后面还有别的音节的緣故。

⑤有个别的字在連讀中如果不变調，会發生詞义的混淆，因而也就以变調为常了。例如：

"食糖"念 sɪk↓ t'ɔŋ1*，如果不变調，就会与"食堂"sɪk↓ t'ɔ:ŋ↓ 混淆。

"日头"（白天）念 jat↓ t'au1*，如果不变調，就会与"日头"（太阳）jat↓ t'au↓ 混淆。

"腊腸"念 la:p↓ ts'œŋ1*，如果不变調，容易与"立場"lap↓ ts'œŋ↓ 混淆（尽管"腊""立"元音有長短之分，仍然有引起誤会的可能）。

变　音

13. 日常口語里很少有連讀变音的習慣，下面只談談常見的一些变音現象。这类現象在粵語里所占地位并不显著。

(1)同化作用

①順同化：

今日 kam1 jat↓→kam1 mat↓

琴日(昨天)k'am˩jat˨→k'am˩ mat˨

唔好 m˨ hou˧→m˨ mou˧

唔系(不是) m˨ hai˨→m˨ mai˨

②逆同化

閂門 san˥ mun˩→sam˥ mun˩

(2)音的增減

①音的增加——实际上也是由于同化作用而引起的。例如:

有去冇呀?(有沒有去呀?) jau˧ hœy˧ mou˧a˧?→jau˧ hœy˧ mou˧ wa˧?

边处人呀?(哪兒人呀?)pin˥ sy˧ jan˩a˧?→pin˥ sy˧ jan˧ na˧?

②音的縮減

a. 数詞从"二十"到"九十"这八个整数后面跟有余数或量詞时,"十"一定要縮減音素。这留在后面"語法特点"里談("数量詞的特点"),現在先举两个例子来看看:

二十三 ji˨ sap˨ sa:m˥→ji˨a˨ sa:m˥(jia˨ sa:m˥)

三十个 sa:m˥ sap˨ kɔ˧→sa˥a˨ kɔ˧(sa:˥ kɔ˧)

b. 数詞"二"前面有表序数的詞头"第",后面有量詞时,由于前面"第"的韵尾与"二"的韵母相同(都是 i),連讀起来"二"的韵母就往往被前面的音节"吞沒"了,这时"二"已不再独立成为一个音节,只需把"第"的韵母稍为拉長一点就行了。例如:

第二个 tai˨ ji˨ kɔ˧→tai:˨ kɔ˧

第二間 tai˨ ji˨ kan˥→tai:˨ kan˥

第二处 tai˨ ji˨ sy˧→tai:˨ sy˧

第二趟 tai˨ ji˨ t'ɔn˧→tai:˨ t'ɔn˧

第二种 tai˨ ji˨ tsʊŋ˩→tai:˨ tsʊŋ˩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的意义与一般作为序数的第二已經不尽相同,它总是带有"另外的"、"别的"等意思。例如"第二个"可作"另外的一个"講,"第二間"可作"别的一間"講,"第二种"可作"另外一种"講,"第二趟"的意思又略有不同,可作"下一次"講("第二趟再来"等于"下一次再来")。至于眞正表示序数的"第二",一般倒是不产生音的減縮,例如"第二名"念成 tai˨ ji˨ mɪŋ˩。

c. 数詞"几多"〔kei˩ tɔ˥〕跟后面的量詞連讀时,"多"往往被省去,而把"几"的韵母拖長一些。例如:

几多斤 kei˩ tɔ˥ kan˥→ke:i˩ kan˥

几多本 kei˩ tɔ˥ pun˩→ke:i˩ pun˩

几多錢 kei˩ tɔ˥ts'in˩*→ke:i˩ ts'in˩*

几多位 kei˩ tɔ˥ wai˩*→ke:i˩ wai˩*

d. 动詞后面带了完成体詞尾"咗"〔tsɔ˩〕,如再跟上一个否定副詞"未"〔mei˨〕时,連讀起来中間的"咗"往往变成 ɔ˩*,声母被省去了。例如:

食咗未 sɪk˨ tsɔ˩ mei˨→sɪk˨ ɔ˩ mei˨

睇咗未 t'ai˩ tsɔ˩ mei˨→t'ai˩ ɔ˩ mei˨

做咗未 tsou˧ tsɔ˩ mei˨→tsou˧ ɔ˩ mei˨

瞓咗未 fan˧ tsɔ˧ mei˨→fan˧ɔ˧ mei˨

e. 此外还有个别双音詞連讀时前面音节的韵母和后面音节的声母被縮減了的。例如：

乜嘢(什么)mat˥ jɛ˨→mi˥ɛ˨(mɛ:˨)

未曾　　mei˨ ts'aŋ˩→mi˨ aŋ˩(mi:aŋ˩)

历史比較音韵

語音的演变是緩慢的，但是經过千百年的逐漸积累，古今的語音系統就有了很大的差别，而現代各方言由于長期的平行發展和互相影响，彼此間也有了很大的距离；但是語音演变具有严格的規律性，所以如果我們能正确地运用比較方法，就能發現古今語音演变的綫索和現代各方言間的語音对应关系。下面叙述广州音和北京音的对应关系，并引証中古音作簡單比較。

14. 声母的对应

广州—北京	例　　字
p—p	巴波悲边彼榜表八(帮母)；鼻病备(並母去声)。
p'	品迫(帮)。
m	秘(帮)。
p'—p'	抛潘飄普頗怕(滂母)；皮朋平貧(並母平声)。
p	抱倍棒(並母上声，粤白話音)；編遍(帮)。
m—m	媽摩眉謀模民門买妹末(明)。
u	微文尾晚味务問望物袜(微)。
p	剝(帮)。
f—f	夫非翻分方風福法(非敷)；房父飯(奉)。
k'	枯科奎魁寬苦款庫課况(溪母合口)。
x	呼花灭欢婚荒忽虎火霍(曉母合口一二等)。
ɕ	熏勛訓(曉母合口三四等)。
t—t	刀丹低得打吊(端)；大杜道(定母去声)。
t'	特踏突(澄母)。
tʂ	秩(知)。
t'—t'	他拖胎摊梯禿討(透母)；談田头(定母平声)。
t	淡娣悌弟(定母上声，粤白話音)。
n—n	拿奴年南能泥娘乃內鬧(泥娘)。
l—l	拉来流老魯冷力例类落(来)。
k—k	高該岡根哥姑关官(見母今京音开合口)；共跪(群)。
tɕ	基金交斤驕居君(見母今京音齐撮)；近巨(群，今京音齐撮)。
k'—k'	咳楷靠叩抗夸困(溪母开合口)，葵狂(群母开合口，平声)。
tɕ'	溪啓(溪母今京音齐撮口)；其求琴勤权瓊穷，臼柏勇(群母今京音齐撮口，平声，上声粤白話音)。

广州—北京	例字
k	概給給我。
ɕ	吸(曉)。
ŋ—〇	俄遨翱鏖偶碍岸額顎(疑母,开口)。
i-	牙崖顏肴銀岩咬蟻眼雁(疑,京音齐齿)。
n	牛倪霓齧(疑,京音齐齿一部分)。
u-	危巍嵬瓦我魏伪臥外(疑,京音合口)。
y-	岳乐(疑,京音撮口)。
h—x	黑好海很汉(曉,开口);厚寒豪賀鶴(匣,开口)。
ɕ	希虾軒兄凶(曉,京音齐撮);鞋系下(匣,京音齐齿)。
k‘	开康刻可考口孔肯看客(溪,开口)。
tɕ‘	輕乞巧气去圈犬券劝(溪母,京音齐撮)。
ts—ts	資灾租宗子早左作(精);澤罪(从母仄声)。
tɕ	尖积蔣祭借接进爵(精,京音齐撮);賤絕(从母仄声)。
tʂ	知朱中珍庄周專(知照);直濁助(澄床,仄声)。
ʂ	寺嗣飼祀(邪母仄声);頌訟誦俗(床母仄声)。
ɕ	謝袖序象續夕席習襲(邪母仄声,京音齐撮)。
tɕ‘	瞧。
ts‘—ts‘	雌猜粗餐倉(清,少数穿母字);殘从才層(从母平声)。
tɕ‘	妻秋千妾取趣(清,京音齐撮);樵牆全(从母平声)。
tɕ	踐伐坐(古从母上声,粤白話音)。
tʂ‘	叉車抄抽春初昌穿(徹穿);陈柴(澄、床母平声)。
ʂ	奢始豕弛杉設哂矧刷(审);柿(禪)。
s	似賜賽塞速松(邪母仄声部分字,心母,开合口)。
ɕ	斜邪嗅祥詳翔徐巡循暹肖(邪母平声,少数心母字,京音齐撮)。
tʂ	診疹柱重。
s—s	私顯三苏孙酸森扫薩遂(心,少数邪母字,京开合口)。
ɕ	西消修先心惜写須宣雪(心,京音齐撮)。
ʂ	詩書山沙时树繩食事(审,一部分禪母字);樞(穿)
tʂ‘	成乘常晨愁蟬垂船唇崇(禪床母平声)。
ts‘	岑涔(少数床母字)。
j—〇	妖姻研严叶因幽有羊(影、喻、疑母开口三等)。約跃藥孕(影、喻、疑母等合口三等)。 鴛淵元員园远院月悅閱(影、喻、疑母合口三等)。 丸紈芄完宛婉(匣、影二母合口)。 恩翁育浴玉涌勇用兒耳二貳。 人忍柔日入讓仍繞染热(日)。
ɕ	休欣昕衅賢弦形刑型現(曉匣二母开口三等)。

广州—北京	例	字
	玄悬穴炫眩衒县(曉匣二母合口三等)。	
tɕ	丘圻蚯欽泣泅(溪母开口三等韵)。	
n	虐拟逆蘖孽(疑母开口三等)。	
w—u-	蛙窩歪威弯溫挽往王旺(影喻母合口一二四等)。	
y-	云匀允韵醞运暈永垣(喻母合口三等)。	
i-	遺尹穎(喻影母合口三等韵)。	
x	湖华回还黄宏毁禍惑坏(匣母合口)。	
ʯ	荣嶸(少数喻母合口字)。	
kw—k	挂寡乖怪关刮归鬼过瓜。	
tɕ	季悸軍均掘肩坰迥(見)。	
x	轟(曉)。	
kw'—k'	夸跨框筐亏困坤(溪)。	
k	規(見)。	
tɕ	菌(見)	
tɕ'	群裙(群)。	

15. 韵母的对应

广州—北京	例	字
i—i	衣医椅意移以义宜疑(影喻疑母,支脂之微各韵开口)。	
ɿ,ʅ	資子此思知至痴池詩始(精組知系支脂之微韵开口)。	
ɚ	兒而耳尔邇二貳(日母,支脂之微各韵开口)。	
ɤ	厠(初母之韵)。	
u—u	烏姑苦呼夫富妇府父(見系,模韵,及非組虞尤幽各韵)。	
y—u	朱主注褚書暑恕庶树竪(知系,魚虞二韵合口)。	
y	迂紆於于余餘魚語雨裕遇(影、喻、疑母,魚、虞韵)。	
a—a	巴怕馬打拿拉渣茶沙洒(帮、端、知系,麻韵开口二等)。	
ia	丫家假价卡虾霞下夏(見系,麻韵开口二等)。	
ua	瓜寡卦夸跨蛙画(見系,麻佳合二)。	
ɔ—o	波玻播坡婆頗破魔磨(帮組戈合一)。	
uo	多躲惰駝妥挪懦罗左錯(端、精組, 歌开一, 戈合一); 果裹螺騾过和禍(見、匣母, 戈韵)。	
ɤ	哥歌个科可課訶河賀(見系,歌韵及少数溪母戈韵)。	
u	助阻初鋤楚梳蔬。	
œ—uo	朵(少数端母戈韵合一)。	
ye	靴(少数曉母戈合三)	
ɛ—ɤ	遮者蔗車扯奢賒蛇舍社(照組,麻开三)。	
ie	爹些写卸邪斜嗟姐借謝(端、精組,麻开三)。	
a:i—ai	拜派戴带太乃債柴晒(帮組合口呼及端、知系开口呼,皆夬二韵)。	

广州—北京	例字
ie	皆偕街解介戒鞋諧蚧械(見匣母,皆夬开口)。
uai	快筷塊(溪母皆夬合口)。
	乖拐怪夬怀槐淮坏(見匣母,皆夬合口)。
a	大拉。
ei—ei	悲卑被备披眉美媚非(帮組合口呼,支脂微各韵)。
i	比臂鼻皮麋地你离基希(支脂之微开口)。
ɿ	四肆(精組脂韵)。
a:u—au	包飽抛猫矛鬧考爪抄稍(肴韵)。
iau	交絞較敲巧孝效校咬(見系肴韵)。
ou	肘帚(尤开三)。
ua	抓(肴开二)。
ou—au	报袍毛帽刀討脑老高好(豪)。
ou	都(模合一)。
o	模。
y	驢(鱼合三)。
uo	做(模韵)。
u	布普模都徒奴路租苏(模韵),母(唇音侯韵)。
ai—i	米低批泥例鶏妻西系(齐祭开口)。
ɿ	制滞世逝誓(知系开口呼齐祭二韵)。
ei	肺費沸廢痱吠(非組廢韵等)。
uei	輝揮暉徽麾危魏(曉母、疑母合口呼支脂微)。威偉位归鬼桂窺愧葵(見系合口呼支脂微各韵)。
ɔi—ai	哀代胎奈来該开海灾采(咍韵及見系精組开口呼泰韵)。
uai	外(灰韵合一)。
ei	内。
œy—y	居拘女呂許取徐須緒(見系端、精組音魚虞合口)。
ei	雷壘累类淚。
uo	騾(戈合一)。
uai	衰帅(脂合三)。
u	除厨櫥躇(澄母魚虞二韵)。
uei	堆对推退追崔吹水誰睡(端、知系合口呼支脂微灰合口)。
ui—ei	杯輩陪配煤梅每妹(帮組合口呼灰泰二韵)。
uei	灰恢詼魁奎隈回会(見系灰韵及曉匣母合口呼泰韵)。
uai	会(会計)劊儈鱠(溪母泰合)。
au—ou	欧狗口耦后斗头楼抽收(見、端系尤幽开口)。
iou	牛九久救究流刘酒秋修(見組精組来母尤幽二韵)。
u	亩浮(侯尤开口)。

广州—北京	例字
ɨu—iau	驕乔轎妖耀焦悄樵宵表飄瓢漂苗叫窈堯曉尿聊刁挑調掉消（見精系帮組，宵开三，蕭开四）。
au	朝超潮兆昭燒紹饒（知系宵韵）。
iou	丢
a:m—an	胆担貪談南藍斬衫（端、照組泥来母咸攝开口一二等）。
ian	监减鑒咸鹼銜陷餡艦（見系咸銜二韵）。
ən	参（参差）。
am—an	庵鵪暗酣含涵撼頷甘堪（見系覃談二韵）。
ən	針斟枕怎沉鴆深森审任（知系侵开三）。
in	音今金禁琴禽侵林（見系精組来母侵韵）。
yn	寻。
a:n—an	难兰餐山班攀反丹摊（端知系开口呼及帮系合口山开合一，删开合一、寒开一），凡帆范犯泛（梵）。
ian	奸間艰柬簡閑嫻眼雁（見系山删开口）。
uan	灣关鰥慣摜还患宦幻（見系山，删合口）。
an—ən	恩根很恳奔分珍陈身人（見系痕开一，帮組文合三，魂合一，照組日母眞开三）。
in	因斤謹勤銀亲宾貧敏民（見系帮組欣开三，眞开三）。
un	吞飩褪昏婚惛閽葷盹蠢（端組痕开一及曉母魂合一）；溫魂餛混衮滾昆坤困（見系魂合一）。
yn	熏勛燻醺訓（曉母文韵合三）；云蕴运均君軍郡裙窘群（見系文諄合三）。
a:ŋ—əŋ	崩朋孟冷耕坑横（庚开二，耕开三，登开一）。
aŋ	棒。
iŋ	硬。
aŋ—iŋ	杏幸鶯悻（匣影母庚耕韵）。
əŋ	登等灯騰藤能增（端系登开一），盟（明母庚开三）。
ən	肯（溪母登开一）。
uŋ	轟薨訇宏弘泓浤（曉匣母耕合二）。
ɛŋ—iŋ	餅柄病釘厅頂听惊頸鏡精井輕贏影灵领（帮組合口呼，見系端系开口呼庚清青蒸等韵）。
əŋ	正郑城声（知系开口呼清蒸二韵）。
œn—in	津进尽秦信邻吝（精組来母眞韵）。
un	敦鈍論倫諄准春蠢唇順（魂合一諄合三）。
ən	榛臻（照組臻韵）。
yn	訊。
œŋ—aŋ	張章掌帳丈昌商賞上尚（知系阳韵）。

广州—北京	例　　字
iaŋ	疆强香餉牆相想娘良(見系精組及泥来母阳韵)。
uaŋ	窗双霜(照組江韵)。
ɔn—an	安干赶刊看寒罕汉岸(見系寒韵)。
ɔŋ—aŋ	当湯郎岡康帮龐方房盲(端、見組来母、帮系,唐合一,江开二,阳开合三等韵)。
uaŋ	荒恍晃匡筐况望庄床(曉溪母唐阳合口及一部分照組阳韵开口)。
	光胱洸广矿鄺皇王黄(見系唐阳合口)。
iaŋ	江豇講降絳洚巷項(見系江韵)。
im—an	占詹蟬禪嬋閃陕冉染(知系盐添严开口)。
ian	掩点店添念廉兼謙欠遣(見、端系盐添严开口)。
in—ian	言边篇棉典天年連坚先(先合四,仙开三,元开三等韵)。
yan	軒(古少数曉母元韵开三)。
an	然燃扇搧善蟮纏展战(知系仙韵开三)。
ɪŋ—iŋ	英京卿平明丁精青經兴(見、端系开口呼及帮組合口呼庚开合三,清开三,青开四,青合四,蒸开三等韵)。
əŋ	成誠呈程征蒸澄升(知系开口三等清蒸二韵)。
ən	貞偵禎楨認(一部分知母清韵及日母眞韵)。
yŋ	琼茕兄(一部分溪曉母清韵合三)。
uŋ	荣。
in	勁。
un—an	般搬半伴潘判叛盘瞞滿(帮組桓韵合一)。
uan	碗官观管灌寬欢款桓換(見系桓韵)。
ən	本盆門們悶燜懣(帮組魂合一)。
uŋ—uŋ	东董通同农龙公空紅鍾(东合一,东合三,冬合一,鍾合三)。
	翁嗡蓊滃(影母东合一)。
əŋ	捧碰猛風峰封逢鳳(帮組东鍾韵)。
yŋ	穷穹邛凶兇詾匈胸雄(群曉喻母东合三,鍾合三)。雍邕癰勇踊拥庸傭用佣(影喻母鍾合三)。
yn—uan	端短团暖乱鑽川酸專窜(端系桓合一,照組仙合三)。
yan	鴛元园捐眷权全宣犬劝(見系元合三,先合四)。
un	尊遵村存忖寸孙損(精組魂合一)。
a:p—a	答踏杂納腊榻眨插霎(端、知系盍洽狎等韵)。
ia	狭峡侠夹袷狎匣甲鴨(見系洽狎二韵)。
i	集。
ap—i	緝葺輯揖及立粒笠急吸(見系端系緝韵)。
ɿ	十拾执汁湆湿(知系緝韵)。

广州—北京	例字
ɤ	合盒閣鴿盍瞌闔溘嗑(見系合盍二韵)。
u	入。
ei	給。
a:t—a	八札杀察达捺辣發(帮、端、知系音黠鎋二韵及一部分帮系合口月韵),法乏(乏韵,原收-p)。
ia	戛压揠瞎(見系黠鎋二韵)。
ua	刮鴂滑猾(見系合口呼黠,鎋二韵)。
at—i	一笔弼匹密吉七膝乞迄(見系端、精、帮組开口呼質韵及一部分櫛韵)。
ɿ	質窒实失日姪蛭虱室(知系开口呼質韵及一部分櫛韵)。
u	不弗拂怫物忽窟凸突(帮系物韵及一部分端知系見組沒韵)。
ɤ	核闔覈咳(見系照組开口呼麦,錫,德,櫛。韵尾-k 变为-t 大概起于异化作用)。瑟(审母櫛韵,北京 sɤˀ)。
a	伐筏閥罰拔(帮系月韵合口)袜韈靺(見組沒韵)。
y	屈郁橘鷑(見系物术二韵)。
o	佛。
ua	袜。
a:k—o	伯帛舶迫魄陌默墨(帮組开口呼陌三,麦二,德一諸韵)。
ai	白百柏麦摘窄宅柏拆脉(一部分帮組及知系开口呼陌麦德韵)。
ɤ	革格客責澤策特德得勒克(見系端系开口呼陌麦德等韵)。
ei	賊北肋黑塞(一部分曉組端系帮組开口呼陌麦德等韵)。
uo	或惑蜮耄摑(匣母見母德韵合一)。
ua	划画(古匣母麦韵合二)。
ia	吓。
ɛk—i	脊席錫劈笛踢壁(見系端系帮組开口呼昔三，錫四，职三，陌三等韵)。
ɿ	吃只尺赤石(一部分知系开口呼昔錫职等韵)。
œt—i	栗慄溧(一部分来母开口呼質韵)。
u	术述出黜(知系术韵合三)。
y	邮恤戌律聿(一部分来母精組术韵)。
œk—uo	琢啄卓桌酌着绰爍鑠(知系开口呼覚藥二韵)。
ye	略掠却爵鵲約跃籥(見系端系开口呼藥韵)。
iau	脚雀削藥鑰瘧(一部分見系端系开口呼藥韵)。
ɔt—ɤ	割葛轕喝曷褐鞨蝎鶡(見系曷韵)。
ɔk—o	博駁莫寞幕膜漠(帮組覚鐸二韵)。
u	朴璞扑 (少数帮組覚韵)。

广州—北京	例 字
uo˝	捉朔鐸踱托託諾落作索(端、知系覚韵及开口呼鐸韵)。国幗郭廓获镂(見系合口呼德鐸麦等韵)。
ye	覚确搉榷岳獄乐学(見系覚韵)。
iau	角壳(一部分見組覚韵)。
ɤ	恶各閣涸顎愕鶚鄂噩鹤(見系鐸韵)。
ip—ie	叶接聶猎妾协貼蝶业怯(見、端系叶开三,帖开四,业开三)。
ɤ	涉攝懾歙折輒(知系叶韵)。
ian	歉(見母謙开二,上声字广州話变成入声的特例。)
in	腌(影母盐韵开三,广州話又讀 im。)
it—ie	噎結鉄节切杰列別灭歇(見端系帮組薛屑月等韵开口)。
ɤ	哲折浙撤徹徹設舌热(知系薛韵)。
i	必。
ɿ	秩。
ɪk—i	益积昔夕碧激滴壁息力(見、端系帮組开口呼昔三，錫四，职三等韵)。
ɿ	釋式适职直飭陟殖食(知系开口呼昔錫职等韵)。
ie	液。
y	域。
ut—o	勃渤沒歿撥鉢潑末秣茉(帮組末韵合一)。
uo	括聒闊活(見系末韵)。
ei	沒(沒韵)。
uk—u	屋谷哭独禿录福篤僕烛(見、知系帮組合口呼屋一，沃一，烛三等韵)。
	辱溽縟(日母合口三等屋烛二韵)。
y	菊鞠麴曲綠蓄續局(見系泥、精組合口呼三等屋烛二韵)。
	育玉獄浴欲慾郁(疑喻影母合口三等屋烛二韵)。
ou	粥軸妯熟(一部分知系合口呼一等屋沃二韵)。
iou	六(少数来母屋韵合三)。
yt—uo	夺脫撮輟啜拙茁說(端、精組末韵合一,及知系薛韵合三)。
ye	决訣抉血穴薛雪月越闕(見系及心母屑合四,薛合三,月合三)。
ie	劣。
i	乙。
ɱ—u	唔(此字由"无"字变来,屬微母奠韵)。
ŋ—u	五伍午梧吳蜈悟晤(疑母模韵)。

16. 声調的对应

广州—北京	例 字
阴 平——阴平	衣夫姑巴波拖賒釵非分(清声母平声)。

广州—北京		例
阴　平——阴平		移扶余麻婆蛇柴肥焚(濁声母平声)。
阴　上——上		椅府暑把頗妥舍摆匪粉(清声母上声)。
阳　上——上		以母語馬我裸野买忍(次濁声母上声)。
	去	斂妇蚌旱舅社践愤(全濁声母上声)。
阴　去——去		意富飫霸破唾舍肺粪(清声母去声)。
阳　去——去		义父遇罵惰射卖媚份(濁声去母声)。
上阴入——阴平		一逼滴剔激匹湿屋哭禿(清声母入声)。
	阳平	昔卽击吉职質竹叔菊(清声母入声)。
	上	笔給戟卜篤嘱骨(清声母入声)。
	去	邑辟稷緝式不祝畜(清声母入声)。
下阴入——阴平		八答法插杀鴨刮鴸接撥(清声母入声)。
	阳平	搏格閣国結覚責(清声母入声)。
	上	塔髮鉄甲雪眨尺(清声母入声)。
	去	客魄各柝确霍作切妾泄(清声母入声)。
阳　入——阳平		白拔渤佛讀突十舌学(全濁声母入声)。
	去	末莫麦密覓灭力列日热(次濁声母入声)。

三　粤方音特点

17. 粤方言内部的語音一致性是相当大的，可是各地也还存在一些不同程度的距离。根据有限的材料，这里簡单地叙述一下粤方言内部比較显著的一些語音分歧。

18. 声母方面

(1) 总的說来，广州的声母系統是粤方言中最簡單的，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广州的声母各地都有，只是个别声母在不同地区的实际音值略有出入罢了。例如鼻音声母 m n ŋ 在中山、台山、开平等地方音，都是后面略带濁塞音的 m^b n^d $ŋ^g$。

(2) 塞擦音粤方言区各地都只有一套，音值大都跟广州相近，是 ts ts‘ 或 ʧ ʧ‘；只有順德这一套塞擦音比較特别，实际音值是 c c‘；这两个音乍听起来象是介乎 k k‘ 与ʧ ʧ‘之間，但实际上沒有摩擦作用。

(3) 擦音在粤方言区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只有 s 或 ʃ，以广州音为代表，邻近广州各县如南海、三水及粤西各县都屬于这一类；另一类是除了 ʃ 外另外还有一个边擦音 ɬ(来自古心母)。广东西南角高州、廉州以至于广西南部都有 ɬ；四邑的台山、开平等地也有 ɬ。有 ɬ 声母的地区，占全部粤方言区域約在一半左右。

(4) 台山端芬地区声母有两点比較特别的現象：

①鼻音声母分为两套，在 a 元音前面是純鼻音 m-、n-、ŋ-，在 a 以外的韵母前面是 mb- nd- ŋg-。

②有 tɬ tɬ‘ 二声母，但只出現在 ɿ 韵母的前面。如“字自”端芬念 $tɬɿ^2$，“詞辞”端芬念 $_{\text{s}}tɬ‘ɿ_{1}$。

(5) 廉州鼻音声母除 m- n- ŋ- 外，多一个 ɲ-，这个 ɲ- 声母的历史来源与 ŋ- 不一样，例如"热肉而"(古日母)等字在廉州話都讀 ɲ-。

19. 从历史比較的角度看，粤方言区各地的声母，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分歧現象：

①凡有边擦音 ɬ 的地区，这个 ɬ 的来源是一致的，即古心母。至于中古审禪母的字仍念 s 或 ʃ。例如台山"心"ᶜɬim，"三"ᶜɬam，"蕭"ᶜɬiau。

②古精知照三組在粤方言区絕大多数地方都混同了，念 ts ts' s 或 tʃ tʃ' ʃ (順德 c c' s)。唯有台山、开平比較特别，精組独立，念 t (精母及从母去入声)，t' (清母及从母平上声)，ɬ (心母)；知、照两組仍混为 tʃ tʃ' ʃ。

③古端組在絕大多数地方都念 t t' n l，唯有台山、开平比較特别，端組失去了舌尖塞音 t t'。古端母及定母去入两調的字讀零声母或喉塞音 [ʔ]。如台山"知" ᶜʔi，"冬" ᶜʔəuŋ，"刀"念 ᶜʔou，"地"念 i²，"笛"念 iakₓ；古透母及定母平上两調的字讀 h-，如"同"ˢhəuŋ，"天"ᶜhɛn，"泰" haiᵓ，"淡"ˢham。此外，新会、江門、南海九江、鶴山等地的端組也丢掉了一个送气的塞音 t'。即端母及定母去入字仍念 t，而透母及定母平上字却念 h。

④粤方言各地都有 ŋ 声母，但这个 ŋ 声母的来源彼此不完全一致。广州大致是古疑母一、二等字及部分影母开口一、二等字念 ŋ，如"我、偶、眼外、安欧"；至于疑母三、四等字，在广州却是極少念 ŋ- 的。这一情况在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大致情况是：

a. 台山、开平一带 ŋ- 声母来源最广，除广州念 ŋ- 的疑母字都念 ŋ- 外，古日母字及一部分古疑母三等字在台山也念 ŋ-，如"日热而"(日母)，"疑驗原"(疑母三等)。

b. 中山疑影两母字分得很清楚：古疑母字除一二等跟广州一样念 ŋ- 外，三四等也有念 ŋ- 的，如"愚""严"在中山都念 ŋ- 声母；至于古影母字，在中山不能念 ŋ-，"安""欧"等影母字在中山都是零声母。

c. 东莞与广州大致相同，但疑母合口字广州念 ŋ- 的，在东莞念 w-。例如"外"广州 ŋɔi²，东莞 wi²。

d. 廉州、高州等地疑母一二等字念 ŋ-，三四等不念 ŋ-，大致与广州相似；但影母字不念 ŋ-，如"安欧"在阳江(屬高州)、合浦(屬廉州)都是零声母。

⑤古日母字在粤方言区有两类不同的念法，一类是 j-，以广州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州及粤西大部分地区都屬于这一类，高州地区阳江等地的方音也屬于这一类型。"热日肉"等字在这些地方都念 j-。另外一类是把日念成鼻音 ɲ-(或ɲ-)，以台山为代表的四邑系和以合浦为代表的廉州系都屬于这一类型。例如"日热肉"等在台山都念 ŋ-(与疑母混)，在合浦都念 ɲ-(不与疑母混)。此外，中山日母有一小部分念 ŋ，主要是在高元音的前面，如"饒""热"等字，另外大部分日母字仍念 j-，如"肉日若"等。

⑥古非組字在粤方言一般都念 f-。但是，在中山却有少数念 h- 的。这些从非組来的 h- 声母后面都跟着 u-或以 u 为主要元音的韵母。如"扶"ˢhu，"奉"huŋᵓ，"福"hɔkₓ，"闊"hutₓ。

⑦古見母字在粤方言区大都念 k-，但是，在东莞有少数很特别的例外，即把古見母字念为 k'，如"該"ᶜk'wi，"盖"k'wiᵓ。

⑧古喻母字在南海九江有很多念成 h- 的，例如"夷叶演巷羊"等字。

20. 韵母方向

广州的韵母系統在粤方言中是比較复什的。广州有而其他各地沒有的韵母比較多，其他

各地有而广州沒有的韵母比較少。

广州的前园唇元音y- 系(包括 y yn yt)和 œ- 系(包括 œ œy œn œŋ œt œk)在其他地方并不齐全,有的地区全部沒有,有的地区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大致情况是:

①四邑系、高州系和廉州系各地大都沒有 y- 和 œ- 的韵母。例如广州 y 韵在台山、阳江并入 i 韵,在合浦并入 u 韵; 广州的 œy 在台山并入 ui 韵, 在阳江并入 ei 韵, 在合浦并入 u 韵。广州其他各以 y 或 œ 为主要元音的韵母,在上述三地也都改念别的韵母。

②东莞方音有 y 韵,但沒有 yn yt;有 œ 韵和 œŋ 韵,但沒有 œy œn œt œk。

③中山方音有广州全部 -y 韵母(y yn yt);广州所有的 œ-韵母,œ œŋ œk 这三个在中山方音都有,但是 œy œn œt 这三个在中山方音却沒有。

21. 广州的 a- 韵母,有 a 和 a:两套(或 ɐ 和 a 两套), 可是,其他地方不一定都有两套,有的根本只有一套,有的在某些 a- 韵有两套,在另外一些 a- 韵只有一套。大致情况是:

①四邑系完全不分 a 和 a:,因此, 在台山、开平、新会等地,"敗敝"同音,"彭朋"同音,"百北"同音。

②东莞方音 a- 也沒有两套,元音尾韵里只有 a:i a:u 而无 ai au;鼻尾韵里只有 an a:ŋ 而沒有 a:n aŋ;入声韵里只有 at a:k ap 而沒有 a:t ak a:p。东莞方音的所有 a- 韵母, 与广州并不完全相符。例如广州、东莞虽都有 a:ŋ 韵母, 但广州念 a:ŋ 韵的字在东莞并不念 a:ŋ, 如"盲爭耕",广州讀 a:ŋ,而东莞讀 ɛŋ;东莞念 a:ŋ 韵的字, 在广州不念 a:ŋ 而念 a:m, 如"感南衫"。

③廉州系和粤海系增城、鶴山、三水等地,元音尾韵都不分 a-和a:-两套。广州的 a:i 韵字在这些地方仍念 ai 韵,广州的 ai 韵却念 ei。如"低西溪", 合浦都念 ei。至于鼻尾韵和入声韵中的a元音,在这些地方大致还是分开 a- 和 a:-两套的。廉州只是沒有 a:n 与 an 之分, 其余如 a:ŋ 与 aŋ、a:k 与 ak 都有两套。

④中山和高州各地(如阳江)大致与广州一样,所有含 a 元音的韵母, 都有 a- 和 a:- 两套的分别。

22. 广州 ji- 或 i- 或 ʔi- 沒有对立現象, 例如"衣" ˏji, "厭" jimˎ。但在四邑系的台山、开平等地,由于 t 声母的字变成了零声母或喉塞音,因此,"地"念 iˀ, 而"衣"念 ˏji, 形成 i-, ji-不同音位。同样道理,"店"念 ʔiamˎ 而"厭"念 jiamˎ, "刁"念 ˏʔiau 而"腰"念 ˏjiau。

23. 粤方言区絕大部分都有鼻音自成音节的韵母 ŋ̍, 只有高州一带的方音缺少这个韵母, 如"吳五"等字在阳江都念成 uŋ。

24. 粤方言区各地方音,有少数韵母是广州音系中所沒有的。例如:

①ɛ- 系韵母在广州比較少, 只有 ɛ (实际音值近似 iɛ)ei ɛŋ ɛk 这几个, 而其他地方却比广州多。例如高州系的阳江有 ɛu (九久丘), ɛn (免扁匾), ɛm (今禁琴), ɛt (只出現在口語), ɛp(急及給)等; 廉州系的合浦有 ɐu(标小逃), ɛm(店添欠), ɛp (帖业接), ɛt (必杰)等; 台山的获海、新昌等地有 ɛu (妖消条), ɛn (片見扇), ɛt (灭列設)等。以上这些 ɛ- 韵在广州都念 i-。

②中山和台山端芬有 ia 韵,在广州都念为 ɛ(ie),例如"姐野蛇爹"。

③中山方音有 om op, 这两个韵母只出現在喉、牙音。中山的 om 韵在广州并入 am(ɐm), 如中山"金" ˏkam, "甘" ˏkom, 广州都念 ˏkam。中山的 op 韵在广州并入 ap(ɐp), 例如中山

"急" kap$_1$, "鴿" kop$_2$, 广州都讀 kap$_3$。

④台山有 iam iap ɐuŋ ɐuk iaŋ iak 六个韵母，其他各地沒有。这些韵母与广州方音的对应情况大致是：

a. 台山的 iam iap 相当于广州的 im ip。例如"厭廉店"广州念 im, 台山念 iam; "接涉叶"广州念 ip, 台山念 iap。

b. 台山的 ɐuŋ ɐuk 相当于广州的 ʊŋ ʊk。例如"冬中共"广州念 ʊŋ, 台山念 ɐuŋ; "木鹿木"广州念 ʊk, 台山念 ɐuk。

c. 台山的 iaŋ 韵母相当于广州的 œŋ ɛŋ 两韵; 台山的 iak 相当于广州的 œk ɛk 两韵。例如"娘唱"在广州念 œŋ, 台山念 iaŋ, "郑艇"广州念 ɛŋ, 台山也念 iaŋ。"略削"广州念 œk, 台山念 iak, "石尺"广州念 ɛk, 台山也念 iak。

⑤东莞的鼻尾韵比其他地方多一个 -ŋ̣ 尾，收 -ŋ̣ 尾有 øŋ̣ iŋ̣; 入声韵相应的比其他地方多一个 -t̚ 尾，收 -t̚ 尾有 øt̚ it̚。这四个特殊的韵母与广州方音的对应情况大致是：

a. 东莞的 øŋ̣ 韵相当于广州的 yn 韵，例如"船远存尊"。

b. 东莞的 iŋ̣ 韵相当于广州的 in im 两韵。例如"烟片展典"广州念 in, 东莞念 iŋ̣; "廉严甜謙"广州念 im, 东莞也念为 iŋ̣。

c. 东莞的 øt̚ 韵相当于广州的 yt, 例如"劣决血"。

d. 东莞的 it̚ 韵相当于广州的 it ip 两韵。例如"灭热竭歇"广州念 it, 东莞念 it̚; "接业帖"广州念 ip, 东莞也念 it̚。

25. 从历史比較的角度看，粤方言区的韵母，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分歧現象：

①古止攝开口韵在广州是 ts ts' s(或 ʧ ʧ' ʃ)j 后面念 i, 其他声母后面念 ei。旁的地方却有所不同，例如：

a. 廉州系和中山不論什么声母，止攝开口韵一律是 i。例如"之思碑基尼"在合浦和中山都念 i, 广州却分为两套："之思"念 i, "碑基尼"念 ei。

b. 高州系与广州大致相同，止攝开口韵分别念 i ei 两韵; 但是，念 ei 的在阳江一带要比广州多一点，即精組字在广州应念 i 韵，而在阳江一带也并入 ei 韵，如"子辞司"在阳江都念 ei。至于知照組的止攝开口韵字，在阳江仍与广州一样念 i。

②古假攝开口三等麻韵字在广州念 ɛ(ie), 而在中山和台山端芬等地，却念成 ia, 似乎更好地保存了古麻韵开口三等的性質。例如中山"爹" $_{c}$tia, "借" ʧia^{3}, "写" ^{c}sia。

③古流攝侯尤幽三韵在粤方言大都相混，但在台山侯韵念为 au (与广州同)，而尤、幽两韵却分别念为 au、iu 两韵，大致尤韵庄組念 au 韵，如"愁瘦"，庄組以外念 iu 韵，如"組秋休"; 幽韵 m- 声母念 au 韵，如"謬繆"，j- 声母念 iu 韵，如"幼幽"。

④古效攝开口一等(豪韵)和二等(肴韵)字在粤方言区絕大部分有分别，但是，在台山有混讀的現象，例如"保、飽"在台山端芬念成 ^{c}pau, 而在广州"保"念 ^{c}pou, "飽"念 ^{c}pa:u。

⑤古效攝开口三四等(宵、蕭韵)字在粤方言区大都念 iu, 但在廉州系却念为 ɛu, 例如合浦"标" $_{c}$pɛu, "挑" $_{c}$t'ɛu, "燒" $_{c}$sɛu。

⑥古遇攝合口一等(模韵)广州除喉、牙音外都不念 u, 而念成 ou, 如"浦" ^{c}p'ou, "都" $_{c}$tou, "租" $_{c}$tsou。但是，在中山却一律念 u, 如"布"pu^{3}, "土" ^{c}t'u, "組" ^{c}tsu。在这一点上，中山方音更接近古音系統。

⑦古遇攝合口三等(魚、虞韵)在廉州系大都念 u, 而在广州却大多念 y œy 两韵(只有非組及庄組例外)。例如合浦方音"虛"念 ᶜhu,"巨"念 ku², "書"念 ᶜsu, "魚"念 ˧hu。从主要元音看,廉州念 u 比广州念 y œy 似乎更接近古音系統。但是廉州却沒有把"三等"的痕迹(i-)也保存下来,这一点跟其他地区仍是一样的。

⑧古蟹攝咍、灰两韵在粤方言大多是分开的,但在东莞方音却相混了,主要念成 ui, 如"代""队"东莞都念 tui², "在""罪"东莞都念 ʧui², 这是比較特别的; 更特别的是灰、咍两韵及泰韵开口字,在 k k'○ 声母后面东莞念成 ʷi 韵, 其中半元音 w 是从 -ui 中的 u 变来的。例如"該盖"都念 kwi, "哀爱"都念 wi。此外, 东莞上述几个韵在 f 声母后面都念成 i 韵, 例如"灰"念成 fi。

⑨东莞方言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就是古咸攝不再保持 -m -p 尾, 咸攝开口一二等(談盍、咸洽、銜狎) 的字在东莞念成 aŋ ak 两韵, 例如"南感衫"都是 aŋ, "合臘狹"都是 ak。此外,因为"变入"調的影响, 一部分入声字失去 -k 尾而变成开尾韵 a, "塔甲鴨"东莞都念 a。咸攝开口三四等(盐叶、严业、添帖) 字在东莞念成 iŋ iʇ 两韵, 例如"廉严甜"都是 iŋ, "接业插"都是 iʇ。至于咸攝合口三等的凡、乏两韵,粤方言一般都不保持 -m -p 韵尾, 东莞也沒有例外,把它們念成 ɛŋ ɛ("变入")两韵,如"凡范"念 ɛŋ, "法"念 ɛ。总起来說,古 -m -p 韵尾的字,在东莞目前只剩下深攝的侵緝两韵保持 -m -p 韵尾了,如"林金心"在东莞念 am(或 ɐm), "立十吸"在东莞念 ap(或 ɐp)。除此以外,东莞就沒有别的 -m -p 尾的韵母了,这在粤方言里是比較特别的。

⑩古宕攝合口字, 在 k- k'- 声母后面, 有好些地方已不能保持半元音 -w-, 因此, 广州的"狂"[˧k'wɔŋ] 在开平、中山、新会江門、南海九江、鶴山、順德、台山等地都念为 ˧k'ɔŋ, "光"[ᶜkwɔŋ]在中山、江門、台山等地同样也念 ᶜkɔŋ。

⑪古宕攝开口三等(阳藥)字在广州舒声念 œŋ, 入声念 œk; 在四邑系台山、开平等地却念成 iaŋ、iak 两韵。四邑这个特点更接近古韵母系統。例如"娘羊唱"广州讀 œŋ, 台山讀 iaŋ; "略着約"广州讀 œk 韵,台山讀 iak。

⑫古深攝字(侵輯)广州念 am(ɐm) ap(ɐp), 在四邑系的台山大部分地区都念 im ip, 例如"林心金"广州是 am, 台山是 im; "立十入"广州是 ap, 台山是 ip。在这一点上,四邑也比較接近古韵母系統。

26. 声調方面

粤方言各地調类数目頗有出入,除广州及其同支系的方言多为九个声調以外,也有少于九个,也有多于九个的,最少的有六个(如中山),最多的有十个(如广西博白)。例如:

①中山只有六个声調: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相当于广州的上阴入)、阳入(相当于广州的下阴入和阳入)。

②合浦(廉州系)有七个声調: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上阴入、下阴入、阳入。

③东莞有八个声調:阴平、阳平、阴上、阳上、去声、阴入、阳入、变入(相当于广州下阴入中的低元音字)。

④阳江(高州系)有九个声調: 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促阳平(只出現在口語中)、促上声(相当于广州的下阴入)、促阴去(相当于广州的上阴入)、促阳去(相当于广州的阳入)。(以上名称按調值相配。)

⑤台山、开平、新会江門(都是四邑系)等地有九个声調：阴平(包括阴去)、阳平、阴上、阳上、去声、阴入一(相当于广州的上阴入)、阳入二(相当于广州的下阴入)、阳入一(相当于广州的阳入)、阳入二(相当于广州的阳入)。

平声在粤方言区各地都分阴阳，阴平与古清声母配，阳平与古濁声母配，这一点是最一致的；上声不分阴阳的有中山、南海九江、阳江、合浦等地；去声不分阴阳的有四邑及中山、东莞等地；入声一般都分阴阳，其中阴、阳各分两类，古清声母字分化为阴入一、阴入二，古濁声母字分化为阳入一、阳入二的有台山、开平、新会江門等地。阳江虽有四个入声，但其中有一个只出现在口語，从历史比較的角度看，只有三个入声能找到历史淵源。东莞的入声有一个变入是其他地方沒有的，变入字的韵尾塞声 -p、-t、-k、-ʔ 都沒有了，变成开尾韵的样子，例如"甲塔鴨"都念 a 韵而不念 ap 韵。

古上声次濁声母的字，在四邑系台山、开平、新会江門等地分化得很厉害，念成阴上、阳上、阴去、阳去四类。古次濁声母的入声字，也常念成阴調，例入江門"麦落物"念阴入二，而在广州，这些字都是念阳入的。

就調值看，各地最少的只有四类，如中山有高平(˥55)，高降至低(˧51)、低升(˨13)、半低平(˨22)。最多的有八类，例如东莞有低降回升再降(˧˩2132)、低平(˨11)、半低升半高(˨24)、半低升中平(˨23)、中平降低(˧˩332)、半高(44˧)、半低(˨22)、半低平升半高(˨˧224)。广州、中山、东莞、台山、阳江、合浦六地的調类、調值列一个綜合表如下：

調类 / 調值 / 地点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一	阴入二	阳入一	阳入二	促阳平
广州	˥或˧ 55 53	˨或˩ 21 11	˥ 35	˨ 13	˧ 33	˩ 22	˥ 5	˧ 33	˧ ˩ 2' 22		
中山	˥ 55	˧ 51	˨ 13		˩ 22		˥ 55	˩ 22			
东莞	˧˥ 2132	˩ 11	˨ 24	˧ 23	˧ 332		˧ 44	˨˧ 224	˩ 22		
台山	˧ 33	˩ 22	˥ 55	˩ 21	(˧ 33)	˧ 32	˥ 55	˧ 33	˩ 32	˩ 22	
阳江	˧ 33	˧ 42	˩ 11		˨ 35	˧ 54	˨ 45	˩ 11	˥ 55		˧ 42
合浦	˥ 44	˧ 33	˨ 13		˩ 11		˧ 3	˨ 13	˩ 11		
附注							阴入一在广州是上阴入，在合浦是中阴入，在东莞是阳阴去。	阴入二在广州是下阴入，在合浦是阴阳入，在东莞是变阳入，在江是促上声。	除台山分为阳入一、阳入二外，其余各地都是阳入，在广州、中山、东莞、合浦、江阳是促阳去。		只有阳入的个調在阳江的口語，都出现不出汉写字的音节。

四　粤方言詞彙特点

27. 普通話許多复音詞，在粤方言是單音詞，例如：

眉[mei↓]	(普通話)眉毛
味[mei┘]	味道
色[sɪk˥]	顏色
尾[mei↗]	尾巴
云[wan↓]	云彩
窗[ts'œŋ˥]	窗戶

28. 普通話有很多带"子"尾的詞，在粵方言除小部分仍加"子"外，多数不加"子"尾。例如:

盒[ha:p┘]	盒子	椅[ji↗]	椅子
鞋[ha:i↓]	鞋子	鼻[pei┘]	鼻子
扇[sin┤]	扇子	梯[t'ai˥]	梯子
箱[sœŋ˥]	箱子	梳[sɔ˥]	梳子
鴨[ŋap┘]	鴨子	釘[tɛŋ˥]	釘子

下面几个例子是粵方言和普通話一样，也加"子"的:

日子[jat┘ tsi↗]	筷子[fa:i┤ tsi↗]
法子[fa:t┤ tsi↗]	獅子[si˥ tsi↗]

从以上两項，可以推想粵方言單音节詞要比普通話多，这是粵方言比普通話更接近古汉語的表現。下面第 34 节方言所保留的古代語詞，也充分显示出这一特征。

29. 有一些复音詞粵方言与普通話在詞素結合的次序上恰好顛倒。其中一部分接近閩、客方言，同僮侗語族諸語言有类似的現象。例如:

欢喜[fun˥ hei↗]	(普通話)喜欢
紧要[kan↗ jiu┤]	要紧
齐整[ts'ai↓ tsɛŋ↗]	整齐
挤拥[tsai˥ jʊŋ↗]	拥挤
宵夜[siu˥ jɛ↗]	夜宵
人客[jan┘ ha:k┤]	客人

30. 有一些詞語粵方言跟普通話虽然形式一样，但是彼此的意义却不尽相同，有的两者詞义的范圍广狹不同，有的甚至彼此所代表的意义完全不相干。例如:

肥[fei↓]——粵方言兼指人和动物，作为与"瘦"对立的形容詞；普通話只能用来指动物，不能用来指人。

水[sui↗]——粵方言也可以用来指"雨"，"下雨"可以叫"落水"。

面[min┘]——粵方言單指切成条形的"面条"，普通話还可以用来指碾成粉末的东西，例如"胡椒面兒"(粵方言叫"胡椒粉")。

无綫电[mou↓ sin┤ tin┘]——普通話可以用来指"收音机"，粵方言却不能。北方人說"买一架无綫电"，广州人听了会覚得奇怪："无綫电怎能买呢？"沒想到"无綫电"在普通話是"收音机"的同义詞。

馬蹄[ma↗ t'ai↗*]——粵方言用来指北方人叫作"荸薺"的一种水果；馬的蹄子叫ma↗ t'ai(不变調)。

有个别語詞，粵方言跟普通話在意义上甚至完全相反。例如：

屋[ŋuk˥]——相当于普通話的“房子”；

房[fɔŋ˧*]——相当于普通話的“屋子”(房間)。

31. 有一些粵方言詞，其构詞成分一部分跟普通話相同，另一部分却不相同。这类詞有很多是复合詞，也有是單純詞的。例如：

电船[tin˧ syn˨]	(普通話)汽船
單車[ta:n˥ ts'ɛ˥)	自行車
白油[pa:k˨ jau˧]	酱油
手袜[sau˧ ma:t˨]	手套
火烛[fɔ˧ tsuk˥]	火灾
火船[fɔ˧ syn˨]	輪船
矜貴[kɪŋ˥ kwai˩]	珍貴
番薯[fa:n˥ sy˧]	白薯
湿碎[sap˥ sui˩]	零碎
几多[kei˧ tɔ˥]	多少

32. 解放前由于封建迷信，粵方言区人民对某些詞語会引起“不吉利”的联想有所忌諱，便改換旁的說法。这种造詞心理有点象北方話管醋叫作“忌諱”，管鷄蛋叫作“鷄子兒”，但造詞方法并不相同。例如：

猪紅[tsy˥ huŋ˥]——即“猪血”，因忌“血”而改称。

猪潤[tsy˥ jœŋ˧]——即“猪肝”，因“肝”“乾”同音，不吉利，換了个意义相反的“潤”。其他动物的肝同样也叫“潤”。

猪脷[tsy˥ lei˨]——即“猪舌头”，因“舌”“蝕”同音，不吉利，改作“脷”。其他动物的舌头也叫“脷”。試比較北京話的“口条”。

吉屋[kat˥ ŋuk˥]——即“空屋”，粵方言“空”“凶”同音，不吉利，改称“吉”。

通胜[t'uŋ˥ sɪŋ˩]——即“通書”(北方人又称“皇历”)，因“書”“輸”同音，不吉利，改称“胜”。

胜瓜[sɪŋ˩ kwa˥]——即“絲瓜”，因“絲”与“輸”音近，不吉利，改称“胜”。

遮[tsɛ˥]——即“伞”，用“伞”与“散”同音，不吉利，改称“遮”。

33. 粵方言区人民終年不見下雪，因而有“冰雪不分”的錯覚，反映在語言里就使得有关冰雪的詞語混同起来，例如：

雪条[syt˩ t'iu˧]	(普通話)冰棍
雪糕[syt˩ kou˥]	冰淇淋
雪屐[syt˩ k'ɛk˨]	冰鞋
雪柜[syt˩ kwai˨]	冰箱
雪藏[syt˩ ts'ɔŋ˨]	冰鎮
雪花[syt˩ fa˥]	雪花
落雪[lɔk˨ syt˩]	下雪
雪山[syt˩ sa:n˥]	雪山

可見粵方言把“冰”“雪”两个概念都用“雪”来表示，普通話叫“冰”的粵方言也叫“雪”，至于普通話的“雪”，粵方言也还叫“雪”。粵方言“雪”的詞义扩大了(参看 30 节)。

此外，广州人常把“过江”叫做“过海”[kwɔ˧ hɔi˨]，又有“江”“海”混淆的現象。这使我們联想到香港九龙的居民，他們大半是操粵方言，習慣于“过海”的生活，把这个日常用語带到广州来了。連珠江两岸的摆渡也叫作“过海”。当然，广州人要是到了新的环境，例如在武汉，經常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間，就不一定把渡过滾滾大江叫做“过海”，他們一定会跟着别人說“过江”的。

34. 粵方言保存了一批古詞，多数是單音节的，在外地人听起来，不免会有古雅或冷僻的感覚，但是，在粵方言区这些詞語却是日常口語离不开的。下面是些比較常見的例子：

行[haŋ˩]走	飲[jam˧]喝
頸[kɛŋ˧]脖子	話[wa˩]說
翼[jɪk˩]翅膀	将[tsœŋ˥]把
食[sɪk˩]吃	睇[t‘ai˧]看
着[tsœk˩]穿	企[k‘ei˧]站
无[mou˩]沒有	斟[tsam˥]叙談
面[min˩]臉	粥[tsʊk˥]稀飯
今朝[kam˥ tsiu˥]今天	审愼[sam˧ san˩]謹愼
衫褲[sam˥ fu˧]衣服	卒之[tsut˥ tsi˥]終于
夜晚[jɛ˧ ma:n˨]晚上	竹篙[tsʊk˥ kou˥]竹竿
斯文[si˥ man˩]文雅	旧时[kau˧ si˧*]从前

35. 粵方言区地近海洋，对外貿易較早，又与香港、澳門两地为邻，居住在港、澳的广东人有两百万以上，他們經常跟外国人接触，免不了給自己的方言带来一些外国語詞。加上海外华侨操粵方言的人也特别多，他們从海外回来，也不免把所見所聞，連同表达概念的語詞也带回家乡。由于上述原因，粵方言中的外来語詞，比任何汉語方言都要多，这些外来語詞过去在日常交际中用得很普遍，可是解放以后大为减少，有些逐漸廢弃，而采用普通話了。

下面分别举些粵方言中比較常用的外来語：

(1)直接音譯的外来語：

粵方言	英語	普通話
波[pɔ˥]	(ball)	球
仙[sin˥]	(cent)	銅元
咭[k‘at˥]	(card)	卡片
鎚[p‘aŋ˥]	(pan)	鎚鍋
咪[mai˥]	(mile)	哩
泵[pam˥]	(pump)	抽水器
嗲[ma:k˥]	(mark)	牌子、商标
吠[t‘a:i˥]	(tire)	車胎
冷[laŋ˥]	(laine 法語)	毛綫
吉他[kit˩ t‘a˥]	(guitar)	六弦琴

花臣[fa˥ san˧]	(fashion)	花样,方法,姿态
拍嗲[pat˥ na˧]	(partner)	舞伴
多士[tɔ˥ si˧]	(toast)	烘过的面包
咕喱[ku˥ li˥]	(coolie)	苦力
色士風[sɛk˥ si˩ fʊŋ˥]	(saxophone)	一种金屬的有簧管的乐器
朱古力[tsy˥ ku˥ lɪk˥]	(chocolate)	巧克力糖
花士令[fa˥ si˩ lɪŋ˩]	(vaseline)	凡士林
听尼时[t'ɪŋ˥ ni˩ si˩]	(tennis)	网球

(2) 有一些外語語詞是两个輔音相連的,在粵方言把它們音譯过来时,为了迁就汉語缺乏复輔音的發音習慣,便在两个輔音之間加上一个元音。例如:

士担[si˩ ta:m˥]	(stamp)	邮票
士店[si˩ tim˥]	(steam)	蒸汽
士的[si˩ tɪk˥]	(stick)	手杖
士巴拿[si˩ pa˥ na˧]	(spanner)	手起子,螺旋鉗
菲林[fei˥ lam˧]	(film)	軟片,胶卷

(3) 音譯外来語,外加"說明"的:

單音节詞加"說明"的:

酒吧[tsau˧ pa˥]	(bar)	酒店
恤衫[sœt˥ sa:m˥]	(shirt)	襯衣
蛋撻[ta:n˩ t'a:t˩]	(tart)	一种加鷄蛋的甜点心
扮带[pa:n˥ ta:i˧]	(band)	吊带
車卡[ts'ɛ˥ k'a˥]	(car)	車箱
啤牌[p'ɛ˥ p'a:i˧]	(pair)	扑克牌

多音节詞加"說明"的:

見蓮丸[kin˩ lin˩ jyn˧]	(quinine)	金鷄納
梳化椅[sɔ˥ fa˩ ji˧]	(sofa)	沙發
法兰絨[fa:t˩ la:n˥ jʊŋ˧]	(flannel)	法兰絨
咖喱粉[ka˥ lei˥ fan˧]	(curry)	一种做菜的配料
泡打粉[p'au˥ ta˧ fan˧]	(powder)	發酵粉
打卜成[ta˧ pɔk˩ sɪŋ˧]	(boxing)	拳賽

(4) 簡化外来語詞原有的复輔音或音节,以适应汉語发音的習慣。例如:

咪[mai˥]	(microphone)	麦克風,扩音器
籮[lɔ˥]	(gross)	十二打(144个)
骨[kwat˥]	(quarter)	一刻鐘
燕梳[jin˩ sɔ˥]	(insurance)	保險
呔[t'a:i˥]	(necktie)	領巾,領带
咪仙[mai˥ sin˥]	(streptomycin)	連霉素

从以上的外来詞看来,粵方言吸收外来語詞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但是有一个总的原則,就

是要对自己方便。一个外来詞要是意譯更方便，自然就用意譯(意譯外来詞大多跟普通話一样，因此沒有举例)，不能意譯的就用音譯，單純音譯不容易理解的就配上(前加或后加)"說明"。就是完全音譯的外来詞，也还是尽量照顧群众使用的方便。例如 streptomycin 最初有人譯作"史特列杜迈仙"，后来还是省作"迈仙"或"咪仙"，也有人索性改为意譯，把它叫做"肺針"，因为这种藥主要是治肺結核的。

粵方言有些音譯外来詞，在普通話里已經有了通行的詞，例如"燕梳"和"保險"，"巴士"和"公共汽車"，"士担"和"邮票"等。这些新詞有的已經在粵方言区通行无阻，有的虽然一时还不能和粵方言原有的音譯詞并駕齐驅(例如"襯衣"与"恤衫")，但是，随着普通話的进一步推广，普通話在粵方言区的影响逐步加强，无疑地，将会有更多汉語各方言通用的詞被吸收到粵方言里来，代替某些不够理想的音譯詞。至于那些粵方言特有的外来詞，特别是能反映粵方言区人民的經济生活的，将繼續作为粵方言詞彙中的一部分而保留下去，有的甚至还会被吸引到民族共同語里来，用以丰富全民語的詞彙。例如"咖哩粉"一詞，現在北方也已經普遍通用了。

36. 粵方言还有許多自己独特的方言詞，这些方言詞長期积累下来，由于缺乏調查研究，对它們的来源还不能作出很好的說明。其中有的可能是受兄弟民族語言的影响，但更多的語詞还应該說是适应本方言区人民的生活需要，反映本方言区的經济、文化特色而由人民群众創造出来的。由于方言文学發展的需要，粵方言区人民群众还造了許多方言字，这些方言字在人民生活中扎下了根，用書面形式表現了濃厚的地方色彩。

下面举些方言字或用同音代替的办法来表达的方言語詞：

粵方言	普通話	粵方言	普通話
嘢[jɛ↓]	东西	剷[tʻɔŋ˥]	杀
餸[sʊŋ→]	菜(下飯的)	嬲[nau˥]	生气
梘(鹼)[kan↓]	肥皂	諗[nam↓]	想念
喼[kip˥]	箱子(箧)	攞[lɔ↓]	拿
搵[wan↓]	找	冚[kʻam↓]	盖
嘥[sa:i˥]	浪費	瞓(睏)[fan˥]	睡覚
嗌[ŋai→]	叫、喊	揹[mɛ˥]	背(动詞)
靚[lɛŋ→]	漂亮	呃[ŋak˥]	騙
嚟[lɛk˥]	能干	孖[ma˥]	一双
乜[mat˥]	什么	啩[kwa→]	吧(語气詞)
咁[kam↓]	这样	喇[la→]	了(語气詞)
嚿[ɪɔ→]	吧(語气詞)	嘅[kɛ→]	的(詞尾、語气詞)
啲[ka→]	呀(語气詞)	咯[lɔ→]	啦(語气詞)

以上是些方言字，在方言文学作品里都用得很普遍。

还有不少方言詞虽然用的是共同的汉字，但是所代表的却不是汉字原来的意义，只不过借用同音字来代表另一个方言詞罢了。例如：

蚊[man˥]——元　　点[tim↓]——怎么样

探[tʻa:m→]——騙　　重[tsʊŋ→]——还

矛[ma:u↓]——野蛮　　扯[tsʻɛ↓]——回家

晒[sa:i⊣]——完全
滋油[tsi⅂ jau⅃]——慢吞吞
零舍[liŋ⅃ sɛ⊣]——分外
标青[piu⅂ ts'ɪŋ⅂]——突出
譖气[ts'am⅃ hei⊣]——囉嗦
是但[si⅃ ta:n⅃]——随便
直情[tsɪk⅃ ts'ɪŋ⅂]——簡直、眞正
正話[tsɪŋ⅃ wa⅃]——剛才
响[hœŋ⅄]——在
孤寒[ku⅂ hɔn⅃]——吝嗇
論尽[lœn⅃ tsœn⅃]——麻煩，累煩
閉翳[pai⅂ ŋai⊣]——憂悶
沙塵[sa⅂ ts'an⅃]——驕傲自大
而家[ji⅃ ka⅂]——現在
開交[na:u⅃ ka:u⅂]——吵架

37. 粤方言有不少形象化的諧謔語，例如：

打斧头[ta⅄ fu⅄ t'au⅃]——揩油
甩晒鬚[lat⅂ sa:i⊣ sou⅂]——丢臉
电灯胆[tin⅃ taŋ⅂ ta:m⅄]——不通气
劏死牛[t'ɔŋ⅂ sei⅄ ŋau⅃]——用强力硬掠夺他人财物
算死草[syn⊣ sei⅄ ts'ou⅄]——很吝嗇
一旧飯[jat⅂ kau⊣ fa:n⅃]——愚笨，不灵活
东莞腊腸[tʊŋ⅂ kun⅄ la:p⅃ ts'œŋ⅄]——又短又大
老鼠拉龟[lou⅃ sy⅄ la:i⅂ kwai⅂]——无从下手。

五　粤方言語法特点

名　詞

38. 名詞中常用的詞头詞尾有以下几个：

①“阿”[a⊣]：相当于普通話的“老”，放在亲屬称呼或姓名的前面。例如：

阿哥[a⊣ kɔ⅂]　　阿嫂[a⊣ sou⅄]
阿明[a⊣ mɪŋ⅃]　　阿高[a⊣ kou⅂]

②“仔”[tsai⅄]：放在名詞后面，主要用来表示“小”的意思，类似普通話的“子”“兒”，普通話帶有“小”义的“子”“兒”尾在粤方言中大都可以用“仔”来对譯。沒有“小”义的“子”“兒”就不一定能对譯，例如“日子”不能譯为“日仔”，“領子”不能譯为“領仔”。

下面例子里“仔”都帶有“小”义：

刀仔[tou⅂ tsai⅄]，　　椅仔[ji⅄ tsai⅄]，
鴨仔[ŋa:p⊣ tsai⅄]，　　衫仔[sa:m⅂ tsai⅄]，
箱仔[sœŋ⅂ tsai⅄]，　　狗仔[kau⅄ tsai⅄]，
石仔[sɛk⅃ tsai⅄]，　　耳仔[ji⅄ tsai⅄]，

“仔”有时也用来表示輕蔑的意思，这只限于指人。例如：

啞仔[ŋa⅄ tsai⅄]——啞巴
孤寒仔[ku⅂ hɔn⅃ tsai⅄]——吝嗇鬼

也有一些“仔”仅仅作为名詞的标志，不帶有任何附加意义。这多半是用在指人物中的青、

少年，也有个别是指物的。例如：

男仔[na:m˩tsai˧]——男孩子

女仔[nœy˨˧tsai˧]——女孩子

肥仔[fei˩tsai˧]——胖子

靚仔[lɛŋ˧tsai˧]——漂亮的小伙子

歌仔[kɔ˥tsai˧]——歌兒

烟仔[jin˥tsai˧]——香烟

③“佬”[lou˧]：加在名詞或动宾結构后面，表示“成年男子”，其中多加在体力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后面，相当于普通話的“匠”“师”等。例如：

泥水佬[nai˩sui˧lou˧]——泥水匠

耕田佬[ka:ŋ˥t‘in˩lou˧]——庄稼汉

打石佬[ta˧sɛk˩lou˧]——石匠

飞髮佬[fei˥fa:t˧lou˧]——理髮师

补鞋佬[pou˧ha:i˩lou˧]——补鞋匠

有时“佬”也加在形容詞或地名的后面，带有輕蔑的意思。例如：

傻佬[sɔ˩ lou˧]——傻男人

孤寒佬[ku˥ hɔn˩ lou˧]——吝嗇的男人

三水佬[sa:m˥ sui˧ lou˧]——三水县男人

外江佬[ŋɔi˩ kɔŋ˥ lou˧]——外地人

④“婆”[p‘ɔ˩]：与“佬”相对，表示“成年女子”。例如：

表示行业的：

洗衫婆[sai˧ sa:m˥ p‘ɔ˧*]——洗衣服的女人

車衫婆[ts‘ɛ˥ sa:m˥ p‘ɔ˧*]——車衣服的女人

烟仔婆[jin˥ tsai˧ p‘ɔ˩]——卖香烟的女人

事头婆[si˩ t‘au˩ p‘ɔ˩]——女店主，女主人

带有輕蔑意思的：

肥婆[fei˩ p‘ɔ˩]——胖女人

衰婆[sœy˥ p‘ɔ˩]——倒霉的女人

癲婆[tin˥ p‘ɔ˧*]——瘋婆子

八卦婆[pa:t˧ kwa˧ p‘ɔ˧*]——好管閑事的女人

⑤“女”[nœy˧]：用来指小女孩或年輕的姑娘，跟指男孩子的“仔”尾相对。例如：

乖女[kwa:i˥ nœy˧]——乖巧的女孩子

嚟女[lɛk˥ nœy˧]——能干的女孩子

精女[tsɪŋ˥nœy˧]——聪明的女孩子

带有輕蔑意思的：

衰女[sœy˥ nœy˧]——倒霉的女孩子

傻女[sɔ˧ nœy˧]——傻女孩，傻姑娘

⑥“妹”[mui˥*]：跟“女”差不多，由“妹妹”的“妹”[mui˩]轉化而成。可以加“女”的大致都

能換为"妹"[mui˥*]。但是"妹"用于小女孩的較多，特别是用来称呼自己的妹妹。因此，"姐妹"的"妹"和詞尾的"妹"往往交織在一起。例如：

傻妹[sɔ˩ mui˥*]——傻女孩，傻妹妹

乖妹[kwa:i˥ mui˥*]——乖巧的女孩，乖巧的小妹妹

加在專有名詞的后面，这个"妹"就純粹是詞尾了。例如：

湖北妹[wu˩ pak˥ mui˥*]——湖北姑娘

香港妹[hœŋ˥ kɔŋ˧ mui˥*]——香港姑娘

39. 粵方言名詞表示动物性别的方式跟普通話不一样，不是在动物的前面加上性别限制，而是在动物的后面加上特别的詞素"公"[kʊŋ˥]和"嫲"[na˧]。例如：

鷄公[kai˥ kʊŋ˥]	公鷄	狗公[kau˧ kʊŋ˥]	公狗
鷄嫲[kai˥ na˧]	母鷄	狗嫲[kau˧na˧]	母狗
猫公[ma:u˥ kʊŋ˥	公猫	馬騮公[ma˨ lau˥*kuŋ˥]	公猴
猫嫲[ma:u˥ na˧]	母猫	馬騮嫲[ma˨ lau˥*na˧]	母猴

个别植物名称，也可以加"公""嫲"以示性别。例如：

木瓜公[mok˩ kwa˥ kʊŋ˥]——公木瓜

木瓜嫲[mok˩ kwa˥ na˧]——母木瓜

"公""嫲"一般不大用于指人的場合。但是，仍有个别表示男性的名詞后面加"公"的。例如：

伯爷公[pa:k˧ jɛ˥*kʊŋ˥] 老大爷

盲公[ma:ŋ˩ kʊŋ˥] 瞎了眼睛的男人

衰公[sœy˥ kʊŋ˥] 倒霉的男人(与"衰佬"同义)

至于"嫲"，用在指人的名詞除了"婆嫲"[pʻɔ˧ na˧]一詞以外，还沒遇見第二个。"婆嫲"指成年妇女，其中的"嫲"严格說来跟"鷄嫲"的"嫲"不完全一样，因为"婆"本身已表明了性别，无須再另加性别說明了。"婆嫲"恐怕只能說是由两个表阴性的有关詞素构成的一个复音詞。

40. 粵方言的名詞，表示領有格的方式跟普通話不一样，不是加"的"而是加詞尾"嘅"[kɛ˧]。例如：

北京嘅馬路[pak˥ kiŋ˥ kɛ˧ ma˨ lou˩]——北京的馬路

41. 粵方言的名詞一般不能重叠，只在表示"逐指"的时候，才有些个名詞可以重叠。例如：

jat˩ jat˩ 日日	nin˩ nin˩ 年年
jan˩ jan˩ 人人	sy˧ sy˧ 处处

代　詞

42. 粵方言的人称代詞有單、复数之分，但是不象普通話加"們"来表示复数，而是用詞尾"哋"[tei˩]来表示的：

	單数	复数
第一身	我[ŋɔ˨]	我哋[ŋɔ˨ tei˩]
第二身	你[nei˨]	你哋[nei˨ tei˩]

第三身　佢[k'œy˨]　　佢哋[k'œy˨ tei˩]

普通話表示多数的詞尾"們"还可以加在表人的名詞后面，如"同志們"、"同学們"、"农民們"等等，但是粵方言的"哋"却只能加在人称代詞后面，不能加在名詞后面，例如不能說"同志哋"、"农民哋"。

43. 粵方言的人称代詞，跟普通話一样有"領有格"，但是表現方式与普通話不同，普通話加"的"，粵方言加"嘅"。(参 40)例如：

	單数	复数
第一身	我嘅[ŋɔ˨ kɛ˦]	我哋嘅[ŋɔ˨ tei˩ kɛ˦]
第二身	你嘅[nei˨ kɛ˦]	你哋嘅[nei˨ tei˩ kɛ˦]
第三身	佢嘅[k'œy˨ kɛ˦]	佢哋嘅[k'œy˨ tei˩ kɛ˦]

44. 粵方言的人称代詞第一身多数沒有"包括式"与"排除式"的区分(即普通話"我們"与"咱們"之分)，一律用"我哋"(我們)来表示。例如：

我　哋　系　广　州　人，
ŋɔ˨ tei˩ hai˩ kwɔŋ˥ tsau˥ jan˩。

你　哋　系　北　京　人，
nei˨ tei˩ hai˩ pak˥ kɪŋ˥ jan˩。

你　哋　系　上　海　人，
k'œy˨ tei˩ hai˩ sœŋ˩ hɔi˥ jan˩。

我　哋　大　家　都　系　中　国　人，
ŋɔ˨ tei˩ ta:i˩ ka˥ tou˥ hai˩ tsʊŋ˥ kwɔk˦ jan˩。

45. 粵方言的指示代詞有近指远指两类，近指用"呢"[ni˥]，远指用"嗰"[kɔ˧]，"呢"相当于普通話的"这"，"嗰"相当于普通話的"那"。例如：

呢个[ni˥ kɔ˦]	这个
嗰个[kɔ˧ kɔ˦]	那个
呢处[ni˥ sy˦]	这兒
嗰处[kɔ˧ sy˦]	那兒
呢的[ni˥ ti˥]	这些
嗰的[kɔ˧ ti˥]	那些
呢陣[ni˥ tsan˩]	这时
嗰陣[kɔ˧ tsan˩]	那时

……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普通話与粵方言表示"近指""远指"只是詞彙的不同。可是表示方式的指示代詞，两者就有較大的差别了。"这样"和"那样"两个不同的概念，粵方言同用一个"咁样"[kam˧ jœŋ˧]来表示，在普通話中却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例如：

我	咁	样	睇		
ŋɔ˨	kam˧	jœŋ˧	t'ai˥。	我这样看。	
佢	咁	样	做	唔	啱
k'œy˨	kam˧	jœŋ˧	tsou˧	m˩	ŋa:m˥。

他这样(那样)做不对。

你　咪　咁　样　对　我，　好　嗎？

nei˨　mai˨　kam˧　jœŋ˧　tui˧　ŋɔ˨，　hou˧　ma˩？　你别这样对待我，好嗎？

形容詞

46. 粵方言有个别形容詞，往往通过变調而产生詞义上的变化，并表示不同的程度。例如：

①長[ts'œŋ˩]

咁長[kam˧ ts'œŋ˩]——这么長

如果"長"念成高平变調，意义就变成"短"了：

咁長[kam˧ ts'œŋ˥*]——这么短

如果要进一步表示"短"的程度，还可以在"長"变成高平变調之后加以重叠。例如：

咁長長[kam˧ ts'œŋ˥*ts'œŋ˥*]——这么短短的

如果把"長"念成高升調，意思虽然还是"長"，但是却带有"只有这么長"的語气：

咁長[kam˧ ts'œŋ˧]——这么長而已

和"長"同样因变調而起詞义变化的还有：

②大[ta:i˨]

咁大[kam˧ ta:i˨]——这么大

咁大[kam˧ ta:i˥*]——这么小

咁大大[kam˧ ta:i˥*ta:i˥*]——这么小小的

咁大[kam ta:i˧]——这么大而已

③多[tɔ˥]："多"的变化情况跟上述两例不大一样，它除了变調以外，韵母也起变化。例如。

咁多[kam˧ tɔ˥]——这么多

如果把"tɔ˥"变为"tœ˥*"，就变成少的意思了：

咁多[kam˧ tœ˥*]——这么少

重叠后的"多"，"少"的意思就更加强了：

咁多多[kam˧ tœ˥*tœ˥*]——这么一丁点兒

如果要表示"只有这么多"的意思，同样只要把"多"变为高升就得：

咁多[kam˧ tɔ˧]——这么多而已

47. 粵方言的形容詞可以重叠，重叠的方式跟普通話形容詞的重叠大致相同，但粵方言的形容詞重叠后有其特殊的声調变化，以表示形容的程度。例如：

①單音形容詞的重叠：

白白[pa:k˨˩˧*pa:k˨]	热热[jit˨˩˧*jit˨]
紅紅[hʊŋ˩˩˧*hʊŋ˩]	凉凉[lœŋ˩˩˧*lœŋ˩]
長長[ts'œŋ˩˩˧*ts'œŋ˩]	靚靚[lɛŋ˧˩˧*lɛŋ˧]

可以看出，重叠后第一个音节都讀高升变調。这种声調变化是有作用的，第一音节变为高升变調以后，程度上跟原来的單音詞大有不同。"白白"是"很白"的意思，"紅紅"是"很紅"的意思。

如果單音形容詞重叠后，后一个音节变为高升变調，再加上一个詞尾"哋"，那么，这时附加上的意思，恰恰和上述情况相反，不是带来了"很"的程度，而是带来了"略""稍微"等冲淡原有程度的意思。例如：

白白**哋**[pa:k⊣ pa:k˩˧*tei˥]——略白

紅紅**哋**[hʊŋ˩ hʊŋ˩˧*tei˥]——略紅

肥肥**哋**[fei˩ fei˩˧*tei˥]——略肥、略胖

長長**哋**[ts'œŋ˩ts'œŋ˩˧*tei˥]——略長

靚靚哋[lɛŋ⊣ lɛŋ⊣˧*tei˥]——稍微有点兒漂亮

②双音形容詞的重叠:

稳稳陣陣[wan˥ wan˥ tsan˩ tsan˩]——妥妥当当

頻頻倫倫[p'an˩ p'an˩ lan˩ lan˩]——匆匆忙忙

立立乱乱[lap˥ lap˥ lyn˩ lyn˩]——乱糟糟

顛顛廢廢[tin˥ tin˥ fai⊣ fai⊣]——瘋瘋顛顛

双音形容詞重叠后不起声調变化,表示的意思是加强形容的程度,相当于形容詞前面加一个状語"好"[hou˥](很)。

48. 粤方言形容詞表示比較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重叠形容詞及其声調变化(参上节),另一种是加上表示比較程度的状語,一般用"重"[tsuŋ˩]表示比較級,用"至"[tsi⊣]表示最高級。例如:

呢朵花紅[ni˥ tœ˥ fa˥ hʊŋ˩]	这朵花紅
嗰朵花重紅[kɔ˥ tœ˥ fa˥ tsuŋ˩ hʊŋ˩]	那朵花更紅
嗰朵花至紅[kɔ˥ tœ˥ fa˥ tsi⊣ hʊŋ˩]	那朵花最紅

动　詞

49. 粤方言动詞有时体的語法范疇,表現"体"的方式主要依靠动詞后面加詞尾。常見的表示"体"的詞尾有以下几个:

①表示动作剛剛开始的"开始体",用"起嚟"[hei˥ lai˩]或"起上嚟"[hei˥ sœŋ˧ lai˩]。例如:

佢	喊	起	嚟	
k'œy˧	ha:m⊣	hei˥	lai˩。	他哭起来。
佢	嗌	起	上	嚟
k'œy˧	ŋa:i⊣	hei˥	sœŋ˧	lai˩。 他叫起来。

如果动詞要带宾語,那么,宾語就插在"起"的后面。例如:

佢	嗌	起	我	嚟	
k'œy˧	ŋa:i⊣	hei˥	ŋɔ˧	lai˩。	他叫起我来。
佢	打	起	佢	細	佬	上	嚟
k'œy˧	ta˥	hei˥	k'œy˧	sai⊣	lou˧	sœŋ˧	lai˥。

他打起他弟弟来。

②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进行体",用"紧"[kan˥]、"开"[hɔi˥]这两个詞尾。例如:

佢	食	紧	飯	
k'œy˧	sɪk˩	kan˥	fa:n˩。	他吃着飯。
佢	食	开	飯	
k'œy˧	sɪk˩	hɔi˥	fa:n˩。	他吃着飯。

我　睇　紧　書
ŋɔ↗　t'ai↑　kan↑　sy↑。
我　睇　开　書　} 我看着書。
ŋɔ↗　t'ai↑　hɔi↑　sy↑。

③表示动作还沒有完成，但已失去动作性，只保持存在、持續状态的“持續体”用“住”[tsy↓]。例如：

你　只　手　攞　住　乜　野？
nei↗　tsɛk↓　sau↑　lɔ↑　tsy↓　mat↑　jɛ↗？　你的手拿着什么？

“持續体”和“进行体”在普通話里同样用詞尾“着”来表示，沒有什么区别，但在粵方言中却是不混的。

④表示动作已經完成的“完成体”，用“咗”[tsɔ↑]。例如：

佢　冲　咗　凉
k'œy↗　ts'uŋ↑　tsɔ↑　lœŋ↘。他洗了澡。

老　王　出　咗　街
lou↗　wɔŋ↑*　ts'ut↑　tsɔ↑　kai↑。老王上了街。

我　做　咗　一　日　功　課
ŋɔ↗　tsou↓　tsɔ↑　jat↑　jat↓　kuŋ↑　fɔ↓。我做了一天功課。

⑤表示經历过某一动作、行为的“經历体”，用“过”[kwɔ↓]。例如：

我　去　过　上　海
ŋɔ↗　hœy↓　kwɔ↓　sœŋ↓　hɔi↑。我到过上海。

佢　食　过　蛇　肉
k'œy↗　sɪk↓　kwɔ↓　sɛ↓　juk↓。他吃过蛇肉。

呢　牌　我　冇　睇　过　大　戏
ni↑　p'a:i↓　ŋɔ↗　mou↓　t'ai↑　kwɔ↓　ta:i↓　hei↓。这一向我沒看过粵剧。

⑥表示某种已經中断的动作、行为恢复进行，或是使某种事物回复原来的状态的“回复体”，用“翻”[fa:n↑]。例如：

你　織　翻　你　嘅　冷　衫　啦
nei↗　tsɪk↑　fa:n↑　nei↗　kɛ↓　laŋ↑　sa:m↑　la↑。你还是織你的毛衣吧！

我　食　翻　我　嘅　飯
ŋɔ↗　sɪk↓　fa:n↑　ŋɔ↗　kɛ↓　fa:n↓。我(恢复)吃我的飯。

你　睇　翻　你　嘅　書
nei↗　t'ai↑　fa:n↑　nei↗　kɛ↓　sy↑。你(恢复)看你的書。

唔　該　你　閂　翻　度　門
m↓　kɔi↑　nei↗　san↑　fa:n↑　tou↓　mun↘。請你关(回)那扇門。

等　我　着　翻　件　衫
taŋ↑　ŋɔ↗　tsœk↓　fa:n↑　kin↓　sa:m↑。等我穿(回)一件衣服。

这个“翻”是由“返”的意思轉化而来的，虽然已經作为詞尾，多少还保留着“返回”的意思。有的人索性就把“翻”写作“返”，这也未尝不可。

有时候，"翻"的"回复"意味微乎其微，几乎令人覚察不出，这时我們只能把它作为动詞的一个形态标志来看待。例如：

写　翻　的　嘢

sɛ↑ fa:n↑ ti↑ jɛ↗ 写点兒东西。

睇　翻　出　戏

t'ai↑ fa:n↑ ts'ut↑ hei↓ 看一出戏。

这个"翻"也还可以当副詞用，主要是修飾形容詞，表示"再"的意思。例如"長翻"[ts'œŋ↓ fa:n↑](再長)，"紅翻"[hʊŋ↓ fa:n↑](再紅)。

⑦ 除了以上几种比較明显的"体"以外，粵方言还有一个动詞詞尾"亲"[ts'an↑]，它所表示的附加意义，不單純屬于上述任何一种"体"的范圍。动詞带上了"亲"表示的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种：

表示一种动作在比較急遽的情况下完成，完成后仍繼續存在。带这个"亲"的动詞多数是表示感受的。由形容詞轉化而来的动詞也常常带上"亲"。例如：

我　吓　亲

ŋɔ↗ ha:k↓ ts'an↑. 我受惊(現在还在惊)。

佢　鹿　亲

k'œy↗ luk↓ ts'an↑. 他挨燙了一下(現在还沒好)。

你　要　因　住，唔　好　冷　亲　嘢

nei↗ jiu↓ jan↑ tsy↓, m̩↓ hou↑ laŋ↗ ts'an↑ pɔ↓. 你要小心，别受凉。

这一类带"亲"的动詞一般不带宾語，对譯为普通話可在动詞的前面加"被"、"挨"、或"受"。

表示一个动作触及一个物体，急遽地完成，"亲"后面一定跟着被动作所触及的物体作为宾語。例如：

佢　撞　亲　度　門

k'œy↗ tsɔŋ↓ ts'an↑ tou↓ mun↓. 他撞着一扇門。

我　打　亲　佢　只　眼

ŋɔ↗ ta↑ ts'an↑ k'œy↗ tsɪk↓ ŋa:n↗. 我打着他一只眼。

只　狗　咬　亲　人

tsɪk↓ kau↑ ŋa:u↗ ts'an↑ jan↓. 一只狗咬着人。

这一类"亲"对譯为普通話，一般可以在动詞后面加"着"。

c. 表示一个动作(被动或自动)一經完成，馬上就会引起一种相应的后果，叙說时这个动作不一定已經完成或者正在进行，也可能是过去的經驗的复述，也可能是一种带眞理性的事实的說明。这类"亲"的后面一般都跟上一个副詞"就"或"都"，跟上"都"的还带有"每次"的意思。例如：

嗰　个　細　佬　哥　碰　亲　就　喊

kɔ↗ kɔ↓ sai↓ lou↓↾* kɔ↑ p'ʊŋ↓ ts'an↑ tsau↓ ha:m↓. 那个小孩一碰就哭。

我　嘅　手　郁　亲　就　痛

ŋɔ↗ kɛ↓ sau↑ jœk↑ ts'an↑ tsau↓ t'ʊŋ↓. 我的手一动就痛。

以上"亲"后面跟着"就"的例子，对譯为普通話时只要把"亲"去掉，在动詞前面加上"一"字

就行了。

下面是“亲”后面跟着“都”的例子：

食　亲　都　唔　自　在

sɪk˩ ts'an˥ tou˥ m˩ tsi˩ tsɔi˩. 每次吃都不舒服。

嗌　亲　都　唔　应

ŋai˧ ts'an˥ tou˥ m˩ jɪŋ˧. 每次叫都不应。

睇　亲　戏　都　要　咁　夜　先　返　嚟。

t'ai˧ ts'an˥ hei˧ tou˥ jiu˧ kam˧ jɛ˩ sin˥ fa:n˥ lai˩. 每次看戏都要这么晚才回来。

这一类有“每次”的意义的“亲”，对譯为普通話时，只要把“亲”去掉，在动詞的前面加上“每次”。

总起来說，“亲”这个动詞詞尾所表示的語法意义是相当复杂的，它是一种特殊的“完成体”，但是，我們却很难找到一个單純表示动作已經完成的“亲”，而且，許多用“亲”的地方，并不能用另外的表示完成体的詞尾来替代(如“踢亲”絕不能說是“踢咗”)，因此，我們不能够簡單地把“亲”說成就是“完成体”的詞尾。上述最后一类带有“每次”的意义的“亲”，多少带有状語的性質，很接近副詞，但是我們也不宜把它归到副詞里去，因为“副詞”是一个能够独立运用的詞，而“亲”却永远不能离开动詞而独立。

50. 粵方言动詞的“体”除了通过加动詞詞尾来表示外，还可以利用动詞本身变調的方式来表示。例如：

食(sɪk˩)

我　食　啦

① ŋɔ˩ sɪk˩ la˩. 我吃啦(sɪk˩ 不表示动作完成)

② ŋɔ˩ sɪk˥* la˧. 我吃过啦(sɪk˥* 表示动作已完成)

来[lai˩]

佢　来　啦

① k'œy˩ lai˩ la˧. 他来啦(lai˩ 不表示动作完成)

② k'œy˩ lai˥* la˧. 他已經来啦(lai˥* 表示动作已完成)

去[hœy˧]

我　琴　日　去　广　州

① ŋɔ˩ k'am˩ mat˩ hœy˧ kwɔŋ˥ tsau˥. 我昨天上广州去(hœy˧ 不表示动作完成)

② ŋɔ˩ k'am˩ mat˩ hœy˥* kwɔŋ˥ tsau˥. 我昨天到了广州(hœy˥* 表示动作已完成)

由此可見，把动詞的声調变为高升变調，可以达到表示“完成体”的目的。

假如动詞本身是一个阴上調，已經具有高升的調性，也仍然可以遵循上述变調規律，把調子的收尾再升高一点，就可以表示“完成体”了。例如：

我　飲　咯

ŋɔ˩ jam˥ lɔ˧. 我喝啦(jam˥ 不表示动作完成)

ŋɔ˩ jam˥* lɔ˧. 我喝过啦(jam˥* 表示动作已完成)

51. 粵方言的助动詞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重叠。重叠后加上“哋”尾，表示程度微弱的意思，有点象形容詞作状語用。例如：

佢　会　会　**哋**　打　波

k'œy˨ wui˨ wui˧* tei˧ ta˥ pɔ˧. 他有点兒会打球。

我　敢　敢　**哋**　食　辣　椒

ŋɔ˨ ka:m˧ ka:m˧* tei˧ sɪk˩ lak˩ tsiu˥. 我有点兒敢吃辣椒。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助动詞重叠后第二个音节都必須讀高升变調，跟單音形容詞表示程度微弱时的变調情况完全一样，这一点值得注意。（普通話助动詞是不能够重叠的，我們不能說"他会会打球"，"我敢敢吃辣椒"。）

数量詞

52. 粵方言的数詞，从"二十"到"九十"这八个十位整数，讀起来一定要起連音变化，变化的結果是縮減了原有的音节，后面的"十"[sap˩]变成 a˩（二十的"十"也可以念成 ɛ˩）：

二十[ji˩ sap˩]——ja˩（或 jɛ˩）

三十[sa:m˥ sap˩]——sa˥a˩

四十[sei˧ sap˩]——sei˧a˩

五十[ŋ̍˨ sap˩]——ŋ̍˨a˩

六十[lʊk˩ sap˩]——lʊk˩a˩

七十[ts'at˥ sap˩——ts'at˥a˩

八十[pa:t˧ sap˩]——pa:t˧a˩

九十[kau˧ sap˩]——kau˧a˩

这些整数的縮減形式一般都带有零数，零数不發生音变。例如：

二十四[ji˩ sap˩ sei˧]——ja˩sei˧

三十九[sa:m˥ sap˩ kau˧]——sa˥a˩kau˧

53. 粵方言在称数法上还有一个跟普通話不同的地方，就是百位以上的数詞，次一級的数目用簡称法。例如：

一　百　三　---百三十

jat˥ pa:k˧ sa:m˥.

二　千　六　斤　二千六百斤

ji˩ ts'in˥ lʊk˩ kan˥.

一　万　九　蚊　一万九千元

jat˥ ma:n˩ kau˧ man˥.

按照普通話的称数法，"一百三"应該是"一百零三"，"一百三十"是不能省去后面的"十"的，特别是在后面加上量詞的时候，更不能省。如"二千六百斤"絕不能說成"二千六斤"。

此外，粵方言数詞如果領先的是"一"，这个"一"也經常省略，例如"一百三十"可以說成"百三"，"一千五百斤"可以說成"千五斤"。

粵方言区人民在計算时間的时候，習慣于把五分鐘叫做一个字，"三点五分"叫"三点一个字"，"三点二十五分"叫"三点五"。因此，同北方人談話时，容易引起誤会，究竟"三点五"指的是"三点五分"呢，还是"三点二十五分"？不过，这一特点并非粵方言所特有，閩、客方言同样也把五分鐘叫一个字的。

54. 粵方言有一个表示“一些”的泛指数詞“的”[ti˥], 这个“的”有比較特殊的用法，即單独作为名詞的定語，不需要数詞“一”或指示詞的配合，例如：

的 粥 冻 咗　　(这)些粥凉了。
ti˥ tsuk˥ tuŋ˧ tsɔ˩。

的 嘢 好 貴　　(一)些东西很貴。
ti˥ jɛ˩ hou˩ kwai˧。

的 細 佬 哥 唔 听 話　　(那)些小孩不听話。
ti˥ sai˧ lou˩ kɔ˥ m̩˩ t‘iŋ˥ wa˨˩。

55. 粵方言表示約数的数詞与普通話不同，常用的是“零”[liŋ˩]和“几”[kei˩]例如：

十 零 人　　十来人
sap˨˩ liŋ˩ jan˩。

二 百 零 本 書　　二百多本書
ji˨˩ pa:k˧ liŋ˩ pun˩ sy˥。

四 千 几 架 單 車　　四千多輛自行車
sei˧ ts‘in˥ kei˩ ka˧ tan˥ ts‘ɛ˥。

五 万 几 蚊　　五万多塊錢
ŋ˩ ma:n˨˩ kei˩ man˥。

除了“零”“几”以外，还有一个表示“多一点”的約数“松”[suŋ˥]和一个表示“上下”的約数“度”[tou˩]。“松”的用法跟其他的約数一样，放在整数的后面。“度”的用法却有点不同，不直接跟在数詞后面，而要放在名詞后面，如果省去名詞，就放在量詞后面。例如：

二十松蚊[ja˧suŋ˥man˥]——二十塊錢多一点

三十松本書[sa˥a˧suŋ˥pun˩sy˥]——三十本書多一点

十五蚊度[sap˧ŋ˩man˥tou˩]——十五塊錢上下

八百公里度[pat˧pa:k˧kuŋ˥li˩tou˩]——八百公里左右

56. 粵方言的量詞与普通話的量詞有好些不同，如表距离的“甫”[p‘ou˧]（相当于十里），表树木的“坡”[p‘ɔ˥]（相当于“棵”），表动量的“云”[wan˨˩]、“輪”[lœn˨˩]等，都是普通話里沒有的；就是那些粵方言与普通話共有的量詞，彼此跟名詞（或动詞）之間的配合关系也不尽相同。例如：

名　詞	狗	船	桥	甘 蔗	树	尿
粵方言量詞	隻 [tsɪk˧]	隻 [tsɪk˧]	道 [tou˨˩]	轆 [luk˥]	坡 [p‘ɔ˥]	督 [tuk˥]
普通話量詞	条	条	座	节	棵	泡

名、动　詞	烟	刀	酒	老 鼠	去(动)	罵(动)
粵方言量詞	口 [hau˩]	張 [tsœŋ˥]	罇 [tsœn˥]	竇 [tau˧]	云(动量) [wan˨˩]	餐(动量) [ts‘a:n˥]
普通話量詞	根，支	把	瓶	窩	回	頓

57. 粵方言的量詞前面如果是数詞“一”时，这个“一”可以省去，量詞本身就包含了“一”的意思。例如：

本書[pun˧ sy˥]———一本書

朵花[tœ˧ fa˥]———一朵花

副　詞

58. 粵方言的副詞有很多跟普通話不同的，比較常用的有：

① 否定副詞：

a. 咪[mai˨]——相当于普通話的“不要”“别”。例如：

你咪去嘍[nei˨ mai˨ hœy˧ la˧]——你别去了。

咪成日嘈声巴閉[mai˨ sɪŋ˩jat˩ ts'ou˧ sɪŋ˥ pa˥ pei˧]——别整天吵吵鬧鬧。

b. 唔[m˩]——相当于普通話的“不”。例如：

我唔食粥嘅[ŋɔ˨m˩sɪk˩ tsʊk˥kɛ˧]——我不吃粥的。

你点解唔去？[nei˨ tim˧ka:i˧m˩ hœy˧]——你干嗎不去？

c. 冇[mou˧]——相当于普通話的“沒有”。例如：

你冇錢咩？[nei˨ mou˥ ts'in˧mɛ˥*]——你沒錢嗎？

我冇讀大学[ŋɔ˨ mou˥ tʊk˩ ta:i˩ hɔk˩]——我沒有念大学。

d. 唔使[m˩sai˧]——相当于普通話的“不必”、“不用”。例如：

今日唔使翻学[kam˥ mat˩ m˩ sai˧fa:n˥ hɔk˩]——今天不用上学。

我唔使你帮手[ŋɔ˨m˩ sai˧nei˨pɔŋ˥ sau˧]——我不用你帮忙。

粵方言的否定副詞一般都可以單独回答問題，但“咪”“唔”这两个否定副詞却不能够。

② 时間副詞：

a. “而家”[ji˩ka˥]和“家下”[ka˥ha˨]——这两个詞都相当于普通話的“現在”。例如：

而家你去边度[ji˩ka˥ nei˨ hœy˧ pin˥ tou˩]——現在你上哪兒去？

家下我有的冷[ka˥ha˨ ŋɔ˨jau˨ ti˥laŋ˨]——現在我有点兒冷。

b. “正話”[ts'ɪŋ˧ wa˩]和“就至”[tsau˩ tsi˧]——这两个詞都相当于普通話的“剛才”。例如：

佢正話走咗[k'œy˨ tsɪŋ˧wa˩ tsau˥ tsɔ˧]——他剛剛走了。

我就至来[ŋɔ˨ tsau˩ tsi˧ lai˩]——我剛剛来。

c. “呢牌”[ni˥p'a:i˩]——相当于普通話的“近来”。例如：

呢牌佢冇来[ni˥ p'a:i˩ k'œy˨ mou˨ lai˩]——近来他沒来。

呢牌天气好冷[ni˥ p'a:i˩t'in˥hei˧ hou˥ laŋ˨]——近来天气很冷。

d. “先牌”[sin˥p'a:i˩]、“先个牌”[sin˥ kɔ˧p'a:i˩]、“先个駁”[sin˥kɔ˧ pɔk˧]——这三个詞都相当于普通話的“前些时”。例如：

先牌我返咗屋企[sin˥p'a:i˩ ŋɔ˨fa:n˥tsɔ˧ ŋʊk˥k'ei˧]——前些时我回了家。

先个牌合作社有花生卖[sin˥ kɔ˧p'a:i˩ hap˧tsɔk˧ sɛ˨jau˨fa˥ saŋ˥ ma:i˩]——前些时合作社有花生卖。

先个駁你去咗边处？[sin˥ kɔ˧pɔk˧ nei˨hœy˧ tsɔ˧pin˥ sy˧]——前些时你上那兒去

了？

e. “旧陣时”[kau˩tsan˩si˥*]——相当于普通話的“从前”。例如：

旧陣时我肥过而家[kau˩tsan˩si˥*ŋɔ˧fei˩kwɔ˩ji˩ka˥]——从前我比現在胖。

旧陣时你唔識我[kau˩tsan˩si˥*nei˧m̩˩sɪk˥ŋɔ˧]——从前你不認識我。

f. “不溜”[pat˥lau˥]——相当于普通話的“一向”。例如：

佢不溜都系咁样嘅 [k‘œy˧pat˥lau˥tou˥hai˩kam˧jœŋ˥kɛ˥]——他一向都是这样ㄇㄧ。

广州不溜都唔热[kwɔŋ˧tsau˥pat˥lau˥tou˥ m̩˩jit˩]——广州一向都不热

③ 程度副詞：

a. “重”[tsʊŋ˩]——相当于普通話的“更”、“还要”，例如：

东北重冷过北京 [tʊŋ˥pak˥tsʊŋ˩laŋ˧kwɔ˩pak˥kɪŋ˥]——东北比北京还要冷。

我支笔重好写过你支 [ŋɔ˧tsi˥pat˥tsʊŋ˩hou˧sɛ˧kwɔ˩nei˧tsi˥]——我这支笔比你那支更好写。

b. 零舍[lɪŋ˩sɛ˩]——相当于普通話的“格外”、“特别”。例如：

今日零舍冷[kam˥mat˥lɪŋ˩sɛ˩laŋ˧]——今天特别冷。

呢个人零舍罗嗦[ni˥kɔ˩jan˧*lɪŋ˩sɛ˩lɔ˥sɔ˥]——这个人特别罗嗦。

c. 乜滯[mat˥tsai˩]——相当于普通話的“差不多”，“几乎”。例如

佢食飽乜滯[k‘œy˧sɪk˩pa:u˥mat˥tsai˩]——他差不多吃飽了。

我冇飲乜滯[ŋɔ˧mou˩jam˧mat˥tsai˩]——我几乎沒喝。

d. “得滯”[tak˥tsai˩]——相当于普通話的“太”。例如：

我只脚痛得滯[ŋɔ˧tsɪk˩kœk˩t‘ʊŋ˩tak˥tsai˩]——我的脚太痛了。

的柿生得滯[ti˥si˧saŋ˥tak˥tsai˩]——这些柿子太生。

④ 范圍副詞：

a. “含巴郎”[ha:m˩plaŋ˩]或[ha:m˩pa˩laŋ˩]——相当于普通話的 “全都”、“总共”。例如：

佢含巴郎攞晒咯[k‘œy˧ha:m˩plaŋ˩lɔ˧sai˩lɔ˩]——他全都拿光了。

呢度含巴郎有几多錢？ [ni˥tou˩ha:m˩plaŋ˩jau˧kei˧tɔ˥ts‘in˧*]——这兒总共有多少錢？

呢的含巴郎都系你嘅[ni˥ti˥ha:m˩plaŋ˩tou˥hai˩nei˧kɛ˩]——这些全都是你的。

b. “晒”[sai˩]——相当于普通話的“全”、“都”、“光”、“完”，和“含巴郎”意义相近。例如：

食晒的嘢[sɪk˩sai˩ti˥jɛ˧]——吃光(这)些东西。

攞晒畀佢[lɔ˧saɪ˩pei˧k‘œy˧]——全拿給他。

睇晒本書[t‘ai˧sai˩pun˧sy˥]——看完(这)本書。

c. “埋”[ma:i˩]——有扩充范圍的作用，大致相当于普通話的“連…也”，普通話沒有适当的單詞可以对譯。例如：

食埋呢碗啦[sɪk˩ma:i˩ni˥wun˧la˥]——連这碗也吃下去吧。

攞埋我嗰分[lɔ˧ma:i˩ŋɔ˧kɔ˧fan˩]——連我那分也拿了。

这个“埋”有时用作处所副詞，表示“靠近”的意思。例如：

唔該你企埋的[m˩kɔi˥nei˩k'ei˩ma:i˨˩ti˥]——請你站近一点。

行埋我呢处来[ha:ŋ˨˩ma:i˨˩ŋɔ˩ni˥sy˧˥lai˨˩]——走近我这兒来:

"埋"加上"便",又有"里面"的意思,例如:

埋便嗰張床系我嘅[ma:i˨˩pin˨˩kɔ˩tsœŋ˥ts'ɔŋ˨˩hai˨˩ŋɔ˩kɛ˧˥]——里面那張床是我的。

d. 添[t'im˥]——放在謂語后面,大致相当于普通話的"再",有扩充范圍的作用。例如:

食一碗添就够啤[sɪk˨˩jat˥wun˩t'im˥tsau˨˩kau˧˥la˧˥]——再吃一碗就够了。

畀两蚊佢添啦[pei˥lœŋ˩man˥k'œy˩t'im˥la˥]——再給他两塊錢吧!

有时,"添"的用法很空虚,放在句末,只表示一种語气(往往有慨嘆的意思),这时跟"再"的意思完全无关。例如:

你重咁神气添![nei˩ tsʊŋ˨˩ kam˧˥ saŋ˨˩hei˧˥ t'im˥]——你还那样神气!

佢嚟过你添![k'œy˩ lɛk˥kwɔ˧˥ nei˩ t'im˥]——他比你还行呢!

e. "淨系"[tsɪŋ˨˩ hai˨˩]——当副詞用时相当于普通話的"只有"、"都是"、"只是"等。例如:

今日淨系你一个人喺屋企呀! [kam˥ mat˨˩ tsɪŋ˨˩ hai˨˩ nei˩ jat˥ kɔ˧˥ jan˨˩ hai˩ ŋʊk˥ k'ei˩ a˨˩]——今天只有你一个人在家。

呢的猪肉淨系肥嘅 [ni˥ ti˥ tsy˥ jʊk˨˩ tsɪŋ˨˩ hai˨˩ fei˨˩ kɛ˩]——这些猪肉都是肥的。

你淨系咁样点得嗦?[nei˩ tsɪŋ˨˩ hai˨˩ kam˩ jœŋ˩ tim˩ tak˥ ka˧˥]——你只是这样怎么成呀?

上述副詞有几个在句子里的位置比較特别(埋、添、晒、乜滯、得滯)。(参64)

⑤語气副詞

a. "梗"[kaŋ˩]——相当于普通話的"一定"。例如:

我天日梗来[ŋɔ˩ t'in˥ jat˨˩ kaŋ˩ lai˨˩]——我明兒一定来。

今日梗会落雨[kam˥ mat˨˩ kaŋ˩ wui˩ lɔk˨˩ jy˩]——今天一定会下雨。

b. "是但"[si˨˩ ta:n˨˩]——相当于普通話的"随便"。例如:

我是但都好[ŋɔ˩ si˨˩ ta:n˨˩ tou˥ hou˩]——我随便都可以。

你是但攞一件啦[nei˩ si˨˩ ta:n˨˩ lɔ˩ jat˥ kin˨˩ la˥]——你随便拿一件吧。

c. "特登"[tak˨˩ taŋ˥]——相当于普通話的"故意"。例如:

我特登呃你之嘛[ŋɔ˩ tak˨˩ taŋ˥ ŋak˥ nei˩ tsi˥ ma˧˥]——我故意騙你罢了。

你咪特登同我为难啦 [nei˩ mai˩ tak˨˩ taŋ˥ t'ʊŋ˨˩ ŋɔ˩ wai˨˩ na:n˨˩ la˥]——你别故意跟我为难吧。

d. "唔通"[m˨˩ t'ʊŋ˥]——相当于普通話的"难道"。例如:

唔通你眞系要走?[m˨˩ t'ʊŋ˥ nei˩ tsan˥ hai˨˩ jiu˧˥ tsau˩?]——难道你眞的要走?

唔通我眞系傻瓜?[m˨˩ t'uŋ˥ ŋɔ˩ tsan˥ hai˨˩ sɔ˨˩ kwa˥]——难道我眞是傻瓜?

e. "横掂"[wa:ŋ˨˩ tim˩*]——相当于普通話的"横竪"、"反正"。例如:

横掂我系唔去嘅[wa:ŋ˨˩ tim˩*ŋɔ˩ hai˨˩ m˨˩ hœy˧˥ kɛ˩]——反正我是不去的。

横掂而家都赶唔切咯 [wa:ŋ˨˩ tim˩*ji˨˩ ka˥ tou˥ kɔŋ˩ m˨˩ ts'it˨˩ lɔ˧˥]——反正現在已經来不及了。

介　詞

59. ①有关时間、地点的

2. 喺[hai1]、响[hœŋ1]——这两个介詞都相当于普通話的"在",例如:

你喺边处做嘢?[nei1 hai1 pin1 sy4 tsou2 jɛ1]——你在哪兒工作?

你响广州住咗几多日?[nei1 hœŋ1 kwɔŋ1 tsau1 tsy4 tsɔ1 kei1 tɔ1 jat2]——你在广州住了几天?

②有关被动、处置的:

a. "畀"[pei1]——相当于普通話的"被","讓"或"給"。例如:

我畀只狗咬咗一餐[ŋɔ1 pei1 tsɪk2 kau1 ŋa:u1 tsɔ1 jat1 ts'a:n1]——我給(一)只狗咬了一頓。

你畀边个踢亲?[nei1 pei1 pin1 kɔ4 t'ɪk4 ts'an1]——你被誰踢了?

b. "将"[tsœŋ1]、械[k'a:i4]——这两个介詞都相当于普通話的"把"; "将"用得比較普遍,"械"用的地方較少,城市里面很少人說"械"。例如:

你将我件衫撕烂咗嘅[nei1 tsœŋ1 ŋɔ1 kin2 sa:m1 si1 la:n2 tsɔ1 la4]——你把我(这)件衣服撕破了。

佢械条毛巾来做抹枱布[k'œy1 k'a:i4 t'iu2 mou2 kan1 lai2 tsou2 ma:t4 t'ɔi1 pou4]——他把一条毛巾来做抹桌布。

③有关方法的:

"同"[t'ʊŋ2]、"同埋"[t'ʊŋ2 ma:i2]——这两个詞能当介詞用,也能当連詞用。当介詞用时都相当于普通話的"跟"或"替"。例如:

唔該你同我倒杯滾水[m4 kɔi1nei1 t'ʊŋ2 ŋɔ1 tou1 pui1 kwan1 sui1]——劳駕您替我倒一杯开水。

你同埋我抄的嘢,好嗎?[nei1 t'ʊŋ2 ma:i2 ŋɔ1 ts'au1 ti1 jɛ1, hou1 ma2?]——你替我抄点东西好嗎?

連　詞

60. 粵方言的連詞大多数与普通話相同,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是普通話里沒有的。例如:

a. "定"[tɪŋ4]、"定系"[tɪŋ4 hai2]、"抑或"[jɪk4 wa:k2]——这三个連詞大致相当于普通話的"还是"、"或者"。例如:

我去定你去呀?[ŋɔ1 hœy4 tɪŋ4 nei1 hœy4 a4?]——我去还是你去呀?

呢支笔系你嘅定系我嘅?[ni1 tsi1 pat1 hai2 nei1 kɛ4 tɪŋ4 hai2 ŋɔ1 kɛ4]——这枝笔是你的还是我的?

你中意食飯抑或食粥?[nei1 tsʊŋ1 ji4 sɪk2 fa:n2 jɪk4 wa:k2 sɪk2 tsʊk4]——你喜欢吃飯还是喜欢吃粥?

b. "夹埋"[ka:p4 ma:i2]、"同埋"[t'ʊŋ2 ma:i2]——这两个連詞都相当于普通話的"和"、"与"等。例如:

我夹埋你都系广东人[ŋɔ1 ka:p4 ma:i2 nei1 tou1 hai2 kwɔŋ1 tʊŋ1 jan2]——我

和你都是广东人。

北京同埋广州都系大城市[pak˥ kɪŋ˥ t'uŋ˩ ma:i˩ kwɔŋ˧ tsau˥ tou˥ hai˩ ta:i˩ sɪŋ˩ si˧]——北京和广州都是大城市。

c. "事关"[si˩ kwa:n˥]——大致相当于普通話的"因为"、"由于"，但"因为"常与"所以"前后呼应，"事关"常是独用的。例如：

事关我有錢呢！[si˩ kwa:n˥ ŋɔ˧ mou˩ ts'in˧ nɛ˥]——因为我沒有錢呀！

事关天日就到期嘭[si˩ kwa:n˥ t'in˥ jat˩ tsau˩ tou˧ k'ei˩ la˧]——因为明天就到期了。

"事关"除表示"因为"外，有时还带有"問題在于…""这件事关系到…"的意思，这就跟字面上的含义相近，而不單純是連詞了。例如：

事关我唔作得主呢！[si˩ kwa:n˥ ŋɔ˧ m̩˩ tsɔk˧ tak˥ tsy˥ nɛ˥]——問題在我作不了主呀！

事关人命，唔好太是但嚟[si˩ kwa:n˥ jan˩ mɪŋ˩, m̩˩ hou˧ t'a:i˧ si˩ ta:m˩ pɔ˩]——事情关系人命，不要太随便呀！

前句的"事关"多少还与"因为"近似。后句"事关人命"中的"事关"，就不能譯作"因为"了，这个"事关"在普通話里也有，但意味很不相同。

d. "免至"[min˧ tsi˧]——相当于普通話的"以免"。例如：

着多件衫，免至冷亲[tsœk˩ tɔ˥ kin˩ sa:m˥, min˧ tsi˧ laŋ˧ ts'an˥]——多穿一件衣服，以免受凉。

行快的，免至搭唔到車[ha:ŋ˩ fa:i˧ ti˥, min˧ tsi˧ ta:p˧ m̩˩ tou˧ ts'ɛ˥]——走快一点，以免乘不上車。

e. "若果"[jœk˩ kwɔ˧]——相当于普通話的"如果"，例如：

你若果唔来，我就自己去嘭[nei˧ jœk˩ kwɔ˧ m̩˩ lai˩, ŋɔ˧ tsau˩ tsi˩ kei˥*hœy˧ la˧]——你如果不来我就自己去了。

若果今晚有事，我就来搵你傾[jœk˩ kwɔ˧ kam˧ ma:n˧ mou˧ si˩, ŋɔ˧ tsau˩ lai˩ wan˧ nei˧ k'ɪŋ˥]——如果今晚沒事，我就来找你談。

f. "于是乎"[jy˥ si˩ fu˩]——这是一个文言虛詞，在粵方言普通应用于口語，相当于普通話的"于是"。例如：

于是乎我就去搵佢[jy˥ si˩ fu˩ ŋɔ˧ tsau˩ hœy˧ wan˧ k'œy˧]——于是乎我就去找他。

准备咗几个月，于是乎考中咗大学[tsun˧ pei˩ tsɔ˧ kei˧ kɔ˧ jyt˩, jy˥ si˩ fu˩ ha:u˧ tsuŋ˧ tsɔ˧ ta:i˩ hɔk˩]——准备了几个月，于是考上了大学。

語气詞

61. ①表示完成語气的：

"咯"[lɔ˧]、"嘭"[la˧]——这两个語气詞都可以对譯为普通話的語气詞"了"。例如：

我哋等你好耐咯[ŋɔ˧ tei˩ taŋ˧ nei˧ hou˧ nɔi˩ lɔ˧]——我們等你多久了。

我食飽飯嘭[ŋɔ˧ sɪk˩ pa:u˧fa:n˩ la˧]——我吃飽飯了。

②表示决断和肯定語气的:

"嘅"[kɛ˧]——相当于普通話的句末的"的"。例如:

咁样做系唔啱嘅[kam˧ jœŋ˧ tsou˧ hai˧ m̩˧ ŋa:m˥ kɛ˧]——这样做是不对的。

呢件事干我有把握嘅[ni˥ kin˧ si˧ kɔn˧ ŋɔ˨˩ jau˨˩ pa˨˩ ŋak˥ kɛ˧]——这件事我有把握的。

③表示疑問語气的

a. "咩"[mɛ˥]——疑問句里常用的語气詞,有时带有惊諤或反詰的語气。对譯为普通話,勉强可用"嗎"。例如:

佢会講广州話咩?[k'œy˨˩ wui˧ kɔŋ˨˩ kwɔŋ˨˩ tsau˥ wa˨˩ mɛ˥]——他会說广州話嗎?

你唔去睇戏咩?[nei˨˩ m̩˧ hœy˧ t'ai˨˩ hei˧ mɛ˥]——你不去看戏嗎?

带反詰語气的:

你咕我唔知咩?[nei˨˩ ku˥ ŋɔ˨˩ m̩˧ tsi˥ mɛ˥]——你以为我不知道嗎?

唔通我成日瞓觉咩?[m̩˧ t'uŋ˥ ŋɔ˨˩ sɪŋ˧ jat˧ fan˧ ka:u˧ mɛ˥]——难道我整天睡覚嗎?

b. "㗎"[ka˧]——常用于选擇問句,对譯为普通話,有时可以不用語气詞,有时可以加"呀"。例如:

佢系唔系你細老㗎?"k'œy˨˩ hai˧ m̩˧ hai˧ nei˨˩ sai˧ lou˧ (ɾ*) ka˧]——他是不是你弟弟?

你究竟去唔去㗎?[nei˨˩ kau˧ kɪŋ˨˩ hœy˧ m̩˧ hœy˧ ka˧]——你究竟去不去呀?

你会不会㗎?[nei˨˩ wui˧ m̩˧ wui˧ ka˧]——你会不会呀?

"㗎"有时也用来表示决断語气。例如:

呢个人好抵死㗎![nei˥ kɔ˧ jan˨˩*hou˨˩ tai˨˩ sei˨˩ ka˧]——这个人眞該死?

④表示提醒語气的

a. "嘅"[pɔ˧]、"囉嘅"[lɔ˧pɔ˧]——这两个語气詞在提醒中有时带有劝告的味道。普通話里这样的句子一般不在句中用語气詞,但是,有时在句外另加上一个"ha˨˩!"。例如:

你唔好唔記得嘅[nei˨˩ m̩˧ hou˨˩ m̩˧ kei˧ tak˥ pɔ˧]——你别忘記了,ha˨˩!

你天日一定来囉嘅[nei˨˩ t'in˥ jat˧ jat˥ tɪŋ˧ lai˧ lɔ˧ pɔ˧]——你明天准来,ha˨˩!

b. "喎"[wɔ˨˩]——这个語气詞在提醒中带有叮囑的口吻,常用在傳达别人的吩咐。普通話沒有适当的語气詞可以对譯。例如:

佢叫你快的来喎[k'œy˨˩ kiu˧ nei˨˩ fa:i˧ ti˥ lai˧ wɔ˨˩]——他叫你快点兒来。

你媽媽話你要小心的喎[mei˨˩ ma˧ ma˥*wa˧ nei˨˩ jiu˧ siu˨˩ sam˥ ti˥ wɔ˨˩]——你媽媽說你得小心点兒。

⑤表示揣測語气的:

a. "啩"[kwa˧]——相当于普通話的"吧"。例如:

今日唔会落雨啩[kam˥ mat˧ m̩˧ wui˧ lɔk˧ jy˨˩ kwa˧]——今天不会下雨吧。

你唔会出去啩[nei˨˩ m̩˧ wui˧ ts'ut˥ hœy˧ kwa˧]——你不会出去吧。

b. "嘞啩"[lɔ˧ kwa˧]——相当于普通話的"了吧"。例如:

你嘅病好的嘞啩[nei˨˩ kɛ˧ pɛŋ˧ hou˨˩ ti˥ lɔ˧ kwa˧]——你的病好一点了吧。

佢天日总会来嘞哇[k'œy↗ t'in→ jat↓ tsʊŋ→ wui↓ lai↓ lɵ↓ kwa↓]——他明天总会来了吧。

⑥表示祈使語气的

"啦"[la→]——表示一种委婉的祈使語气。普通話一般可以用"吧"来对譯，也可以不用語气詞。例如：

唔該你快的去啦[m̩↓ koi→ nei↗ fa:i↓ ti→ hœy↓ la→]——劳駕您快点兒去吧！

請你天日再来啦[ts'iŋ↗ nei↗ t'in→ jat↓ tsoi↓ lai↓ la→]——請您明天再来吧！

唔該你同我倒杯茶啦[m̩↓ koi→ nei↗ t'ʊŋ↓ ŋɔ↗ tou↓ pui→ ts'a↓ la→]——請你替我倒杯茶。

⑦表示"无所謂"語气的：

"之嘛"[tsi→ma↓]——相当于普通話的"罢了"，有时带有輕蔑的意思。例如：

我差佢两蚊之嘛[ŋɔ↗ ts'a→ k'œy↗ lœŋ↗ man→ tsi→ ma↓]——我該他两塊錢罢了。

佢啱啱教書之嘛[k'œy↗ ŋa:m→ ŋa:m→ ka:u↓ sy→ tsi→ ma↓]——他剛剛教書罢了。

⑧粵方言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語气詞"啫"[tsɛ'→]。这个"啫"所表示的語气比較复杂，有时带有提醒对方，有时带有輕蔑的意味，有时只是一种口头禪，沒有附加意义。这个"啫"的韵尾略带紧喉作用，这也是比較特别的，因为粵方言音位系統里并沒有喉塞音收尾的韵母。例如：

琴晚我撞見你老豆啫[k'am↓ ma:n↗ ŋɔ↗ tsoŋ↓ kin↓ nei↗ lou↗ tau↓ tsɛ'→]——昨天晚上我碰見你父亲呢！（提醒对方的語气）

呢个問題好簡單啫[ni→ kɔ↓ man↓ t'ai↓ hou↗ kan↗ tan→ tsɛ'→]——这个問題很簡單！（带有輕蔑的語气）

这个"啫"有时用得很濫，却沒有任何語法上的作用。例如：

我好恨食糖啫[ŋɔ↗ hou↗ han↓ sik↓ t'ɔŋ↗ tsɛ'→]——我很想吃糖。

点解你成日睇住我啫[tim↗ ka:i↗ nei↗ si:ŋ↓ jat↓ t'ai↗ tsy↓ ŋɔ↗ tsɛ'→]——干嗎你整天看着我呀！

一般人不大用"啫"，除非为了表达某种輕蔑的語气。

句　法

62. 量詞与名詞的結合

普通話里，量詞一般总是和数詞或指示詞結合在一起，然后作为名詞的定語。在粵方言，用不着跟数詞或指示詞在一起，量詞本身就可以跟名詞結合，作为名詞的定語，这种詞組結构作为主語出現在句首是比較特别的。例如：

支笔	系	边	个	㗎	
tsi→ pat→	hai↓	pin→	kɔ↓	ka↓?	（这）支笔是誰的？
朵花	几	靚！			
tœ↗ fa→	kei↗	lɛŋ↗*！			（那）朵花多漂亮！
唔 該	你	同	我	嚟	本書	来。
m̩↓ koi→	nei↗	t'ʊŋ↓	ŋɔ↗	lɔ↗	pun↗ sy→	lai↓。	劳駕您替我拿本書来。

63. 数量补語和指人宾語的位置

普通話里，动詞的后面如果带有数量补語和指人宾語，一般总是指人宾語直接跟在动詞后面，再加上数量补語（例如“我看了你一下”，“他教訓了我一頓”）。可是，粤方言里数量詞补語和指人宾語的位置都比較灵活，孰前孰后有一定的自由。例如：

①指人宾語在前，数量补語在后：

佢　嗌　咗　我　一　輪

k'œy↗ ŋai↤ tsɔ↗ ŋɔ↗ jat↰ lœn↓。　　他叫了我一回。

阿　三　瞄　咗　佢　一　眼

a↤ sa:m↰ miu↰ tsɔ↗ k'œy↗ jat↰ ŋan↗。　　阿三瞄了他一眼。

我　見　过　佢　三　次

ŋɔ↗ kin↤ kwɔ↤ kœy↗ sa:m↰ ts'i↤。　　我見过他三次。

②数量补語在前，指人宾語在后：

佢　打　咗　一　餐　佢　細　佬

k'œy↗ ta↗ tsɔ↗ jat↰ ts'an↰ k'œy↗ sai↗ lou↗。　　他打了他弟弟一頓。

我　想　睇　一　下　佢

ŋɔ↗ sœŋ↗ t'ai↗ jat↰ ha↗ k'œy↗。　　我想看他一下。

我　問　咗　一　声　你　大　佬

ŋɔ↗ man↓ tsɔ↗ jat↰ sɪŋ↰ nei↗ ta:i↓ lou↗。　　我問了你哥哥一声。

但是，如果数量补語指的是时間，那就只能放在指人宾語的后面。例如：

我　等　咗　你　三　日

ŋɔ↗ taŋ↗ tsɔ↗ nei↗ sa:m↰ jat↤。　　我等了你三天。

这句話不能說成“我等咗三日你”。

64. 某些副詞在句中的位置

粤方言的副詞，一般也象普通話一样，放在动詞或形容詞的前面作为状語。例如：

你　行　得　太　慶

nei↗ ha:ŋ↓ tak↰ t'a:i↓ mɔ↰。　　你走得太慢。

呢　件　衫　好　靚

ni↰ kin↓ sa:m↰ hou↗ lɛŋ↤。　　这件衣服很漂亮。

可是，另外有少数副詞，它們的位置却不在被修飾的动詞或形容詞的前面，而是在被修飾語的后面，甚至于在句子的末尾，这是粤方言詞序中的一大特点。下面是几个常用的位于动詞或形容詞后面的副詞：

① 先[sin↰]

a. 我　行　先，　你　等　一　陣　来

ŋɔ↗ ha:ŋ↓ sin↰, nei↗ taŋ↗ jat↰ tsan↓ lai↓。　　我先走，你等一会兒来。

b. 你　食　先　唔　使　客　气

nei↗ sɪk↓ sin↰, m̩↓ sai↗ ha:k↤ hei↤。　　你先吃，甭客气。

c. 唔　該　你　斟　杯　茶　畀　我　先

m̩↓ kɔi↰ nei↗ tsam↰ pui↰ ts'a↓ pei↗ ŋɔ↗ sin↰。　　劳駕您先倒一杯茶給我。

d. 我　去　街　买　嘢　先，

ŋo↗ hœy↤ ka:i↰ ma:i↗ jɛ↗ sin↰　　我先上街买东西，

你　跟　住　就　来　啦！

nei↗ kan↰ tsy↤ tsau↤ lai↓ la↰！　　你随后就来吧！

上面四个例子里，前两个例子"先"紧跟在动詞的后面，后两个例子"先"就跟动詞隔开了，所以从整句的意义上看，"先"是作为整个謂語的状語的。有时，"先"也出現在动詞前面，就含有"才"、"再"的意思了。例如：

a. 我　返　屋　企　先　同　你　傾

ŋo↗ fa:n↰ ŋuk↰ k'ei↗ sin↰ t'uŋ↓ nei↗ k'ɪŋ↰。　　我回家再跟你談。

b. 你　十　一　点　先　去　瞓　都　唔　迟

nei↗ sap↤ jat↰ tim↗ sin↰ hœy↤ fan↤ tou↰ m̩↓ ts'i↓。你十一点鐘才去睡也不迟。

② 添[t'im↰]——"添"是表示扩充范圍的一个副詞，前面已經談过。这个"添"在句法中也有它的特点，就是經常放在宾語、补語的后面或句子的末尾。例如：

a. 食　的　添，咪　客　气

sɪk↤ti↰t'im↰ mai↗hɐ:k↤hei↤.　　再吃一点，别客气。

b. 等　一　陣　添，我　就　来　嗱

taŋ↗jat↰tsan↤t'im↰, ŋɔ↗tsau↤lai↓la↤.　　再等一会，我就来了。

c. 买　几　斤　香　蕉　添，好　嗎？

ma:i↗kei↗kan↰hœŋ↰tsiu↰t'im↰, hou↗ma↤？　　再买几斤香蕉好嗎？

③ 住[tsy↤]——"住"除了作为动詞"体"的标志以外（見 49 节③），还可以作为动詞的状語，可是要放在动詞的后面，表示"先"的意思。这类句子在动詞前面一般另有否定副詞作为状語，和这个置于后面的"住"呼应，构成"先别""先不要"等意思。

a. 咪　嘈　住，有　事　慢　慢　講

mai↗ts'ou↤tsy↤, jau↗si↤ma:n↤ma:n↰*kɔŋ↗.　　先别鬧，有事慢慢講。

b. 唔　使　同　我　买　票　住

m̩↤sai↗t'uŋ↓ŋɔ↗ma:i↗p'iu↤tsy↤.　　先不要替我买票。

有时"住"和"先"同时出現在复合句，彼此前后呼应，往往两者都在句末，受"先"修飾的动詞往往由于在前一分句已出現过而省去。例如：

a. 唔　好　去　住，等　佢　嚟　咗　先

m̩↤ hou↗ hœy↤ tsy↤, taŋ↗k'œy↗lai↓tsɔ↗ sin↰.　　先别去，等他来了再(去)。

b. 咪　講　住，等　落　咗　堂　先。

mai↗kɔŋ↗tsy↤, taŋ↗lɔk↤tsɔ↗t'ɔŋ↓sin↰.　　先别說，等下了課再(說)。

④ 翻[fa:n↰]——"翻"除了作为动詞"体"的标志外(見 49 节⑥)，有时也当副詞用。当副詞用的"翻"要放在被修飾語的后面。例如：

a. 呢　条　褲　長　翻　一　寸　就　啱　嗱

ni↰t'iu↓fu↤ts'œŋ↗fa:n↰jat↰ts'yn↤　tsau↤ŋa:m↰la↤.　这条褲子再長一寸就合适了。

b. 呢　塊　布　顏　色　淡　翻　的　就　好　嗱

ni↰fa:i↤pou↤ŋan↓s k↰t'am↗　fa:n↰ti↰tsau↤hou↗la↤.　这塊布顏色再淡一点就好了。

⑤ 过头 [kwɔ⊣t'au↓]——"过头" 相当于普通話的 "太"，經常放在被修飾語的后面。例如：

a. 食 得 多 过 头 会 疴 肚

sɪk↓tak˥tɔ˥kwɔ⊣t'au↓wui˩ ŋɔ˥t'ou˩. 吃得太多会拉肚子。

b. 坐 得 远 过 头 睇 唔 清 楚

ts'ɔ˩tak˥jyn˩kwɔ⊣t'au↓t'ai˧ɱ↓ ts'ɪŋ˥ts'ɔ˧. 坐得太远看不清楚。

⑥ 乜滯 [mat˥tsai↓]，得滯 [tak˥tsai↓] ——这两个副詞的作用前面已經談过（参 58 节③）。它們在句中的位置总是放在最末尾。例如：

a. 佢 有 錢 乜 滯

k'œy˩mou↓ts'in↓mat˥tsai↓. 他几乎沒有錢。

b. 呢 牌 我 有 睇 見 佢 乜 滯。

ni˥p'a:i↓ŋɔ˩mou↓t'ai˩kin⊣ k'œy˩mat˥tsai↓. 这一向我几乎沒有看見他。

c. 你 細 佬 百 厭 得 滯

nei˩sai⊣lou˩pa:k⊣jim⊣tak˥tsai↓. 你弟弟太頑皮了。

d. 我 琴 晚 迟 瞓 得 滯

ŋɔ˩k'am↓ma:n˩tsi↓fan⊣ tak˥tsai↓. 我昨天晚上睡得太迟了。

⑦ "多"[tɔ˥]和"少" [siu˧]——这两个形容詞用作状語时，也要放在动詞的后面。例如：

a. 唔 該 你 畀 多 的 我

ɱ↓kɔi˥nei˩pei˧tɔ˥ti˥ŋɔ˩. 請你多給我一些。

b. 你 喺 处 住 多 两 日 先 走 啦。

nei˩hai˧sy⊣tsy↓tɔ˥lœŋ˩jat↓ sin˥tsau˧la˥. 你在这兒多住两天再走吧。

c. 入 少 一 次 城 可 以 慳 翻 唔 少 錢。

jap↓siu˧jat˥ts'i⊣sɪŋ˧hɔ˧ji˩han˥fa:n˥ɱ↓siu˧ts'in˥. 少进一次城可以省下不少錢。

d. 飲 少 的 酒 对 身 体 有 好 处。

jam˥siu˧ti˥tsau˧tui⊣san˥t'ai˧jau˩hou˧ts'y⊣. 少喝点酒对身体有好处。

65. 双宾語的位置

粵方言双宾語的位置跟普通話不一样，普通話是指人宾語在前，指物宾語在后，而粵方言恰恰相反。例如：

a. 佢 畀 三 本 書 我。

k'œy˩pei˧sa:m˥pun˧sy˥ŋɔ˩. 他給我三本書。

b. 你 老 豆 唔 肯 畀 錢 你 咩？

nei˩lou˩tau↓ ɱ↓haŋ˧pei˧ts'in˧nei˩mɛ˥？ 你父亲不肯給你錢嗎？

有时因为指物宾語太長，就在两个宾語之間加一个"过"字。例如：

c. 我 畀 二 万 五 千 六 百 三 十 蚊 过 佢。

ŋɔ˩pei˧ji↓ma:n↓ŋ˩ts'in˥lɔk↓pa:k⊣sa˥a↓man˥kwɔ⊣k'œy˩. 我給他二万五千六百三十元。

d. 你 畀 三 本 公 仔 書 同 埋 两 張 連 环 圖 过 你 細

nei˩pei˧sa:m˥pun˧kʊŋ˥tsai˧sy˥t'ʊŋ↓ma:i↓lœŋ˩tsœŋ˥lin↓wa:n↓t'ou↓kwɔ⊣nei˩sai⊣

佬吓？

lou˨˩mɛ˥？你給你弟弟三本小人兒書和两張連环圖嗎？

有时也遇到指人宾語在前，指物宾語在后的句子，但这种句子有着特别的含义：或是为了强調宾語的人物，或是根本表示一种与一般双宾語句子不同的意思。例如：

a. 我 畀 佢 嘢 又 唔 系 畀 你 嘢

ŋɔ˨˩pei˨˩k'œy˨˩jɛ˨˩jau˩˧ m˩˧hai˩˧pei˨˩nei˨˩jɛ˨˩. 我給他东西，又不是給你东西。

b. 我 借 佢 錢 之 嘛，关 你 乜 事 啫？

ŋɔ˨˩tsɛ˧˨k'œy˨˩ts'in˨˩tsi˥˧ma˧˨, kwa:n˥˧nei˨˩mat˥˧si˩˧tsɛ'˥. 我借他的錢罢了，关你什么事？

第一个例句，說話者要强調給东西的对象是"佢"（他）而不是"你"。第二个例句，虽然形式上好象是一个动詞带两个宾語，一指物，一指人，但是，事实上这两个宾語之間的关系不是一般双宾語的"直接"（指物）、"間接"（指人）的关系，而是領有（佢）与被領有（錢）的关系，对譯为普通話就很清楚地看出来"借佢錢"实际上是"借他的錢"而不是"借錢給他"。如果我們要表示"借錢給他"，那末，还是要說成"借錢佢"。因此，象"我借佢錢"这样的結构，严格說来并不是双宾語。粵方言双宾語位置指物在前而指人在后是带有普遍性的一个規律。

66. 比較句

粵方言比較句的方式，除了跟普通話一样用"甲＋比＋乙＋形容詞"（如"我比你高"）以外，另外还有一种普通話所沒有的方式：甲＋形容詞＋过＋乙，例如：

a. 我 大 过 你。

ŋɔ˨˩ta:i˩˧kwɔ˧˨nei˨˩. 我比你大。

b. 今 日 暖 过 琴 日。

kam˥˧mat˩˧nyn˨˩kwɔ˧˨k'am˩˧mat˩˧. 今天比昨天暖和。

c. 坐 飞 机 快 过 坐 火 車。

ts'ɔ˨˩fei˥˧kei˥˧fa:i˧˨kwɔ˧˨ts'ɔ˨˩fɔ˨˩ts'ɛ˥. 坐飞机比坐火車快。

如果形容詞后面还带有补語，这个补語就擱在句子的最末尾，跟形容詞不連在一起。例如：

d. 牛 大 过 猪 好 多。

ŋau˩˧ta:i˩˧kwɔ˧˨tsy˥˧hou˨˩tɔ˥. 牛比猪大得多。

e. 社 会 主 义 好 过 資 本 主 义 千 万 倍。

sɛ˨˩wui˨˩tsy˨˩ji˩˧hou˨˩kwɔ˧˨tsi˥˧pun˨˩tsy˨˩ji˩˧ts'in˥˧ma:n˩˧p'ui˨˩. 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好千万倍。

67. "去"和"来"的位置

以"去"或"来"这两个动詞作謂語的句子，粵方言通常用"主語＋去或来＋宾語"的方式来表示，而普通話一般用"主語＋上或到＋宾語＋去或来"的方式。例如：

a. 我 去 北 京。

ŋɔ˨˩hœy˧˨pak˥˧kiŋ˥. 我上北京去。

b. 你 去 边 处？

nei˨˩hœy˧˨pin˥˧sy˧˨？你上哪兒去？

e. 天 日 你 来 我 哋 屋 企 啦。

t‘in˥jat˨nei˧˩lai˨ŋɔ˧˩tei˨ŋʊk˥k‘ei˧˩la˥. 明天你上我們家来吧。

d. 我 家 姐 琴 日 来 广 州 嘅。

ŋɔ˧˩ka˥tsɛ˥k‘am˨mat˨lai˨. kwɔŋ˧˩tsau˥kɛ˧˩. 我姐姐昨天到广州来的。

普通話里，現在也常听見“我去上海”，“你来北京”一类的句子，这显然是受了南方方言的影响。“去北京”比“上北京去”要簡潔一些。方言中这类語法构造，在汉語規范化的过程中，也未尝不可以被吸收，用以丰富民語共同語的語法。不过，也有一些在普通話是难以接受的。例如，普通話只說“我上街去”，很少人說“我去街”。

68. 疑問句

粤方言的疑問句，也有一个跟普通話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利用肯定否定的方式表示疑問的时候，可以把宾語放在肯定詞与否定詞中間。例如：

a. 佢 知 我 来 唔 知？

k‘œy˧˩tsi˥ŋɔ˧˩lai˨ m˨˩tsi˥？ 他知道不知道我来？

b. 你 去 佢 处 唔 去？

nei˧˩hœy˨˦k‘œy˧˩sy˨˦ m˨˩hœy˨˦？ 你去不去他那兒？

c. 你 食 糖 唔 食

nei˧˩sɪk˨˩t‘ɔŋ˧˩* m˨˩sɪk˨˩？ 你吃不吃糖？

d. 你 要 呢 本 書 唔 要？

nei˧˩jiu˨˦ni˥pun˧˩sy˥ m˨˩jiu˨˦？ 你要不要这本書？

普通話里虽然有时也听見“你吃飯不吃”一类的句子，但到底沒有“你吃不吃飯”来得自然。

粤方言也不仅仅有上述隔开肯定与否定的方式，肯定与否定連說也同样合乎口語習慣。例如：

你 去 学 校 唔 去？

nei˧˩hœy˨˦hɔk˥ha:u˨˩ m˨˩hœy˨˦？ 你上不上学校去？

也可以說

你 去 唔 去 学 校

nei˧˩hœy˨˦ m˨˩hœy˨˦hɔk˥ha:u˨˩？

参 考 資 料

陈慧英、白婉如：《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較》，見《方言和普通言丛刊》5—101頁，中华，1958。

附录：广州話举例

1. 北風同日头

pak˥ fʊŋ˥ t‘ʊŋ˨ ma:i˨ jat˨˩ t‘au˧˩, jau˧˩ jat˥ ts‘i˨˦ hai˧˩ sy˨˦ tsaŋ˥ lœn˨˩ k‘œy˧˩ lœŋ˧˩

北 風 同 埋① 日 头 有 一 次 啲 处② 爭 論 佢③ 两

kɔ˨˦ tsi˥ tsʊŋ˥ pin˥ jat˥ kɔ˨˦ pun˧˩ si˨˦ ta:i˨˩。 sɪk˥ tsɪk˨˩ kɔ˧˩ tsan˨˩ si˧˩*, jau˧˩ jat˥ kɔ˨˦

个 之 中 边 一 个④ 本 事 大。 适 值 个 陣 时⑤ 有 一 个

jan˩, tsœk˧ tsy˩ jat˥ kin˩ nyn˨ nyn˨ kɛ˧ ts'œŋ˩ p'ou˧, hai˧ kɔ˧ sy˧ kɪŋ˥ kwɔ˧。k'œy˨
人 着 住⑥一 件 暖 暖 嘅⑦長 袍 喺 嗰 处⑧經 过。 佢

lœŋ˨ kɔ˧ tsau˩ ts'ɪŋ˩ jyn˧ lap˩ jœk˧, jy˩ kwɔ˧ pin˥ kɔ˧ jau˨ pun˧ si˩, naŋ˩ sin˥
两 个 就 情 願 立 約 如 果 边 个 有 本 事 能 先

sai˧ tak˥ kɔ˧ kɔ˧ jan˩ ts'œy˩ tsɔ˧ k'œy˨ kɔ˧ kin˩ p'ou˧*, tsau˩ syn˧ pin˥ kɔ˧ kɛ˧
使 得 嗰 个 人 除 咗⑨佢 嗰 件 袍 就 算 边 个 嘅

pun˧ si˩ ta:i˩。pak˥ fʊŋ˥ kam˧ tsau˩ jʊŋ˩ tsœn˩ k'œy˨ kɛ˧ lɪk˩ lai˨ ts'ui˥ la˧。sui˨
本 事 大。北 風 咁⑩就 用 尽 佢 嘅 力 来 吹 啦。誰

tsi˥ k'œy˨ jyt˩ fa:t˧ ts'ui˥ tak˥ ka:u˥ kwa:n˥, kɔ˧ kɔ˧ jan˩ jyt˩ fa:t˥ la:m˧ sat˧
知 佢 越 發 吹 得 交 关 嗰 个 人 越 發 攬 实⑪

k'œy˨ kin˩ p'ou˧, wai˩ tsy˩ k'œy˨ kɛ˧ san˥ pɔ˧, tsœt˥ tsi˥ kin˧ tak˥ tou˥ hai˩ m̩˩
佢 件 袍 園 住 佢 嘅 身 嘞⑫ 卒 之⑬見 得 都 系 唔

tsai˧ tak˥ kwɔ˧ kɛ˧ lɔ˧, pak˥ fʊŋ˥ tsau˩ m̩˩ tsai˧ la˧。kɔ˧ tsan˩ si˧*, kɔ˧ kɔ˧ jat˩
制 得 过 嘅 咯⑭北 風 就 唔 制 啦。嗰 陣 时 嗰 个 日

t'au˧ tsau˩ sai˧ ts'œt˥ hou˧ nyn˨ kɛ˧ jit˩ hei˧。kɔ˧ kɔ˧ ha:ŋ˩ lou˩ kɛ˧ jan˩, tsɪk˥
头 就 使 出 好 暖 嘅 热 气。嗰 个 行 路 嘅 人 即

hak˥ tsau˩ tsœŋ˥ k'œy˨ kɔ˧ kin˩ p'ou˧ t'yt˧ lak˥ tsɔ˧。kam˧ jœŋ˧ nɛ˥, kɔ˧ kɔ˧ pak˥
刻 就 将 佢 嗰 件 袍 脫 甩 咗。⑮咁 样 呢, 嗰 个 北

fʊŋ˥ tsau˩ kam˧ t ˩ tsiu˧ jɪŋ˩, wa˩ kɔ˧ kɔ˧ jat˩ t'au˧ hai˩ lɛk˥ kwɔ˧ k'œy˨ tsi˩
風 就 襟 住⑯照 認 話⑰嗰 个 日 头 喺 啦⑱过 佢 自

kei˥ lɔ˧。
己 咯。

① 同埋：和。② 喺：在，喺处：在那兒。③ 佢即他。④ 边一个：哪一个：⑤ 个陣时：那时候。⑥ 着住：穿着。⑦嘅，相当于普通話的詞尾"的"。⑧ 吓处：那兒。⑨ 除：脫，"咗"是完成体詞尾，"除咗"即"脫下"。⑩ 咁："这样"或"那样"。⑪ 攬实：摟紧。⑫ "嘞"是語气詞。⑬ 卒之：終于。⑭ "唔制得过嘅咯"意思是"来不过了"。⑮ 脫甩咗：脫掉了。⑯ 襟住：被迫。⑰ 話：說。⑱ 嚟：能干。

2. 鷄

kai˥ kʊŋ˥ tsai˧, mei˨ wa:n˥ wa:n˥, tsou˩ jan˩ sam˥ p'ou˧ sam˩ ka:n˥ na:n˩。
鷄 公 仔, 尾 弯 弯, 做 人 心 抱① 甚 艰 难。

tsou˧ tsou˧ hei˧ san˥ tou˥ wa˩ ŋa:n˧, ŋa:n˨ lœy˩ m̩˩ kɔn˥ jap˥ ha˩ ka:n˥。ha˩ ka:n˥
早 早 起 身 都 話 晏②, 眼 泪 唔 干 入 下 間③。下 間

jau˨ kɔ˧ tʊŋ˥ kwa˥ tsai˧, man˩ ŋɔn˥ jan˩ lou˨ jɛ˩ tsy˧ tɪŋ˩ tsɪŋ˥? ŋɔn˥ jan˩ jau˩ wa˩
有 个 冬 瓜 仔, 問 安 人 老 爷 煮 定④蒸? 安 人 又 話

tsy˧, lou˨ jɛ˩ jau˩ wa˩ tsɪŋ˥, tsɪŋ˥ tsɪŋ˥ tsy˧ tsy˧ m̩˩ tsʊŋ˧ ŋɔn˥ jan˩ lou˨ jɛ˩ ji˧,
煮, 老 爷 又 話 蒸, 蒸 蒸 煮 煮 唔 中 安 人 老 爷 意,

ta:i˩ tsa˩ la˧ jim˩ jau˩ wa˩ ha:m˩, sau˧ ka:p˧ t'iu˥ jim˩ jau˩ wa˩ t'a:m˨, sa:m˥
大 揸⑤(擱)盐 又 話 鹹, 手 甲 挑 盐 又 話 淡, 三

tsiu˥ ta˧ la:m˩ sa:m˥ t'iu˩ ka:p˧ mʊk˩ kwan˧, sei˧ tsiu˥ kwai˩ la:n˩ sei˧ t'iu˩
朝 打 烂 三 条 夹 木 棍, 四 朝 跪 烂 四 条

k'wan˩。kam˧ hou˧ sɛk˩ t'au˩ pei˧ nei˨ kwai˩ paŋ˥。wa:ŋ˩ jau˩ na:n˩, tim˧ jau˩
裙。咁 好 石 头 畀 你 跪 崩。横 又 难, 掂 又

na:n˩, pat˥ jy˩ sɛ˧ mɪŋ˩ lɔk˩ jam˥ ka:n˥。jan˩ wa˩ jam˥ ka:n˥ t'iu˩ lou˩ hou˧, ŋɔ˨
难, 不 如 舍 命 落 阴 間。人 話 阴 間 条 路 好, 我

wa˩ jam˥ ka:n˥ t'iu˩ lou˧ hou˧ ka:n˥ na:n˩。
話 阴 間 条 路 好 艰 难。

① 心抱即"兒媳妇"。② 晏: 迟，晚。③ 下間: 厨房。④ 定: "还是"。⑤ "揸"是量詞，相当于普通話的"把"。

3. 月光光

jyt˨ kwoŋ˥ kwoŋ˥, tsiu˧ ts'i˩ t'oŋ˩, nin˩ sa˥ a˥ man˩ tsak˧ pan˥ loŋ˩。pan˥ loŋ˩ hœŋ˥,
月 光 光，照 池 塘，年 卅 晚 摘 檳 榔。檳 榔 香

tsak˧ tsi˧ kœŋ˥, tsi˧ kœŋ˥ la:t˨, ma:i˩ p'ou˩ tat˨, p'ou˩ tat˨ fu˧, ma:i˩ tsy˥ t'ou˩。
摘 子 薑，子 薑 辣，买 葡 突①。葡 突 苦，买 猪 肚。

tsy˥ t'ou˩ fei˩, ma:i˩ ŋau˩ p'ei˩。ŋau˩ pei˩ pok˨, ma:i˩ liŋ˩ kɔk˧, liŋ˩ kɔk˧ tsim˥,
猪 肚 肥，买 牛 皮。牛 皮 薄，买 菱 角，菱 角 尖，

ma:i˩ ma˩ pin˥。ma˩ pin˥ ts'œŋ˩, tiŋ˧ ŋʊk˥ lœŋ˩。ŋʊk˥ lœŋ˩ kou˥, ma:i˩ tsœŋ˥
买 馬 鞭。馬 鞭 長，頂② 屋 梁。屋 梁 高，买 張

tou˥。tou˥ ts'it˥ ts'ɔi˧, ma:i˩ lɔ˩ koi˧, lɔ˩ koi˧ jyn˩, ma:i˩ tsɪk˧ syn˩。syn˩ lau˨
刀。刀 切 菜，买 蘿 盖。蘿 盖 圓，买 只 船。船 漏

tai˧, tsam˧ sei˧ lœŋ˧ kɔ˧ fa:m˥ kwai˧ tsai˧。jat˥ kɔ˧ p'ou˩ t'au˩, jat˥ kɔ˧ tsam˩
底，浸 死 两 个 番 鬼 仔③。一 个 浮④ 头，一 个 沉⑤

tai˧。jat˥ kɔ˧ nei˩ ma;i˩ mun˩ sin˧ tai˧, jat˥ kɔ˧ pin˧ sɪŋ˩ t'iu˩ jau˩ tsa˧ kwai˧。
底。一 个 匿 埋⑥ 門 扇 底，一 个 变 成 条 油 炸 鬼。

① 葡突: 即苦瓜。② 頂，或作"起" hei˧。③ "番鬼仔"是粵方言区旧时对外国人的一般称呼，带有不大礼貌的意味。④ 浮，文言讀 fau˩。⑤ 沉，此处讀 tsam˩，一般讀 ts'am˩。⑥ 匿埋: 藏在。

4. 月光月白

jyt˨ kwoŋ˥ jyt˨ pa:k˨, sy˩ mɔ˥ t'au˥ lɔ˩ pa:k˨。ma:ŋ˩ kʊŋ˥ t'ai˧ kin˧, ŋa˩ lou˧
月 光 月 白，鼠 摸① 偷 蘿 卜。盲 公 睇 見，啞 佬

ŋa:i˧ ts'a:k˨。pai˥ sau˧ ta˩ lɔ˩, pai˥ kœk˧ tsui˥ ts'a:k˨。pai˥ tsai˧ tsʊk˥ tou˧, mou˩
嗌② 賊。跛 手 打 鑼，跛③ 脚 追 賊。跛 仔 捉 到，冇

ŋa˩ p'ɔ˩ ŋa:u˩ k'œy˩ lœŋ˩ ta:m˨。
牙 婆 咬 佢 两 啖④。

① 鼠摸: 小偷。② 嗌: 叫喊。③ 跛脚，广州話，外地或作"折脚" tsit˧ kœk˧。④ "啖"是动量詞，相当于普通話的"口"。

第十章　閩南方言

一　引　言

閩方言和閩方言区人民的历史背景

1. 閩方言內部比較复杂，非但閩南、閩北不能通話，就是閩南或閩北內部也还有許多次方言或土語。一般人把閩方言分为閩南次方言和閩北次方言，也許是过于粗略的划分。近来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認为閩語应分为五个次方言区：閩东以福州为代表，閩南以厦門为代表，閩西以長汀为代表，閩北以建甌为代表，閩中以永安为代表。

在閩語还沒有进行全面調查以前，要确定它有几个次方言是不容易的。二十多年前叶国庆認为福建全省的方言，如果根据"互相能听懂为一系"的原則，可以分为九个支系②：

1）長汀、武平、上杭、永定，

2）龙岩、宁洋，

3）厦門、龙溪、海澄、長泰、漳浦、云霄、詔安、东山、南清、平和、晋江、南安、金門、同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

4）莆田、仙游、大田，

5）閩侯、閩清、長乐、福清、永泰、連江、罗源、宁德、霞浦、福安、屏南、福鼎、寿宁，

6）建甌、建阳、政和、浦城、宗安、松溪，

7）永安、沙县，

8）順昌、将乐、邵武、光澤，

9）南平、尤溪。

此外，还有溪口一地方言介乎 1、2 两系之間，漳平一地方言介乎 2、3 两系之間。

从这个支系表可以看出 3、5 两系范圍最广，現在一般人所指的閩南次方言就是 3 系，閩北次方言就是 5 系。其余各系，除 1 系屬客家話系統外，都可以按粗略的分类法，划入閩南、閩北两个次方言。至于更科学的划分，那就有待于以后的調查研究了。

閩方言的分布范圍大大超出了福建省的界限。就目前所知道的，广东省的潮汕地区，海南地区（小部分除外），浙江南部的溫州地区和舟山群島，以及台灣全省極大部分的汉人，都屬于閩方言的活动范圍。此外，广西（？）、江西、四川等省的局部地区，也有說閩方言的。南洋群島各地数百万的华侨，也以閩方言为日常交际語之一。

造成方言內部分歧的基本原因，应該从历史上去寻找綫索。因此，关于閩方言的形成，有必要联系閩方言区人民的历史，作一番探討。可惜目前史料缺乏，这一历史背景还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發。

据近几十年来一些人的零星研究，大都認为現在閩方言区的人民是历史上或因"征蛮"，或

---

② 叶国庆：《閩南方音与十五音》。中山大学《历史語言研究所周刊》八集 85、86、87 期，1929.

因"避乱",或因"謫遣",陆續从中原地带迁移过来的。从史籍和現存的許多巨姓族譜看来，中原人民迁移入閩的过程，大概始自秦汉，盛于晋、唐，而以宋为極。《周礼》夏官职方氏:"掌四夷、八蛮、七閩、五戎、六狄之人民"。注:"閩，蛮之别种也;七，周所服国数也"。这說明閩在周代是由七个部落組成的。四庫全書百越先賢志提要中說越国为楚所灭后，諸子散居，其中的东越无稽和东海王瑤，所居就是閩地，在"百越"范圍以內。

秦汉时就有中原汉人迁移入閩，这可以从秦始皇命王翦統大兵定江南后立四郡一事得到証明。当时的四郡是閩中、南海、桂林、象郡。閩中也就是現在的福建。又据潮州民族考，潮州在秦时就已經有了中原汉人。秦时發兵五十万屯南岭，当时有一个叫史祿的将領，把他的家屬留下在揭岭(今揭阳县)，后来他的部下也大多留寓潮州，足見潮州从那时就开始有秦兵后裔了。汉武帝时，使路德博平南越，置九郡: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崖、儋耳。珠崖、儋耳就是現在的海南島。可見屬閩方言活动范圍以內的海南島，从汉时就有中原去的汉人了。

历史上的事实跟汉語諸方言(特别是东南諸方言)的形成及發展有重大关系的，不能不首推东晋的"五胡乱华"(304—439A.D.)。当时由于异族的入侵，北方汉人相率离乡背井，播迁于大江东西，五岭南北。这一来，閩、粤等地就成为他們避难落戶之地了。晋代永嘉之乱有所謂"衣冠八族"移殖到閩地。唐武后时又有大批人自光州固始县随着陈政陈元光父子到福建来"征蛮"。此后閩、粤常为貶謫仕宦之地。文学家韓愈貶刺潮州，曾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阳路八千"詩句，潮阳就是現在潮汕地区的一个县城。

到了宋代，金、元相繼迫境，中原局势又复动蕩不安，这时大批皇室人員，相率避乱南下，入閩的就更多了。公元 1276 年，宋端宗在福州卽位，后为元兵所迫，奔走于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最后死于厓山。端宗死后，帝昺立，元兵又从海上来犯，应战不利，投海而死。这一段时期从北方来了不少忠义之士，力圖保駕御敌，史称有軍兵七十万，民兵三十万之多。这些人后来眼看中原淪于异族，大都不忍北返，留寓閩、贛、粤等地，从此閩方言区的福州、泉州、漳州、潮州等地，又成为大批宋室遺民定居之地了。

明末，郑成功据守台灣杭清，带了不少人从福建渡海南去，后来这些人散居南洋群島各地，从此菲律宾、馬来亞、爪哇等地都有了閩方言区来的人民，世世代代，至今达数百万人。而台灣省內絕大部分汉人的語言屬閩方言系統，原因亦在于此。

閩語形成于何时并沒有記載。但从閩語跟广韵以及汉語其他方言的比較上，似乎可以看出一点消息。中古汉語和上古汉語相比，在語音上有两个很大的变化，卽唇音和舌音的分化。"古无輕唇音"，广韵中唇音还沒有分化，而唐季沙門守溫的三十六字母中，唇音已分化为重唇和輕唇两类:重唇"帮滂并明"，輕唇"非敷奉微"。"古无舌上音"，而广韵已有舌头舌上之别，除"端透定"外还有"知徹澄"。这种語音变化表現在閩方言以外的所有汉語方言中。閩語內部复杂，特别是南北語音差别較大，但有一种能区别于其他各方言的特点，就是輕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試以厦門話和福州話为例:

例字	分(非)	鋒(敷)	縛(奉)	知	徹	持(澄)
厦門	˂pun	˂p'aŋ	pok˲	˂ti	t'iat˃	˱ti
福州	˂pun	˂p'aŋ	ɾuɔ?˲	˂ti	t'ie?˃	˱ti

可以說閩語是直接繼承了上古汉語的声母系統，沒有参与中古时期这方面的語音演变。这个

特点应該在唐代已經开始表現。鍾独佛說唐时已有"福佬"之称，可作为唐代漸已形成閩方言的另一証明。

閩南話

2. 閩南方言分布在福建省南部厦門、漳州、泉州三市和龙溪、晋江、龙岩(一部分)等專区，單就福建一省来說，人口約有一千万左右。此外广东东部潮汕地区、海南島以及雷州半島部分地区，浙江南部的溫州、平阳、玉环和舟山群島，江西的鉛山、上饒、玉山，广西中南部和四川境內的局部地区，也都屬于閩南方言的活动范圍。台灣全省的汉人几乎都說閩南方言，再加上南洋群島如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地的华侨中以閩南人及广东潮汕、海南等地的人为多，因而，閩南方言在华侨聚居的地区，自然也成为当地主要的交际工具之一了。据一般的估計，广义的閩南方言拥有人口至少在三千万人左右。

閩南方言分布的地区广，但是一向彼此并沒有断絕来往，因此各地閩南話还可以互相通曉，方音的差异不能掩盖共同的来源。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閩南話的內部，由于历史、地理等等原因，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分歧。根据有限的一些調查报告，閩南話似乎可以分为下面几个小方言区(或称"土語群")：

1) 福建南部：这是閩南方言的"正宗"或核心，以厦門話为代表。

2) 潮汕：这是广东东部邻近福建一大片地区几百万人民所操的方言，以潮州話为代表。

3) 海南：这是海南島二百多万汉人共同的交际工具。除个别县分外，絕大部分海南人都說这种屬于閩南方言的海南話，以文昌話为代表。

4) 浙江南部：这是浙南溫州地区平阳、玉环、洞头、泰順(主要是泗溪区) 等县以及舟山群島一带約一百万人所操的方言，以平阳話为代表。

台灣省的閩南方言，跟以厦門为中心的閩南話基本上一致，可以归入第一类。

以上閩南方言的四个支系，就語音系統看，彼此接近的程度是：浙南閩語最接近厦門話，潮汕次之，海南距离較远。例如鼻化韵特别丰富，在浙南閩語与潮汕方言都很显著，海南話却沒有；而送气声母(k'、ts'等)的失落，却又构成了海南方音的特殊色彩。

拿整个閩南方言来說，自然还是应該以厦門話为代表。一則厦門話比較集中地体現了閩南方言的特点，二則厦門話的通行范圍最广。目前已經出版的有关閩南方言的著作，也以厦門話的材料較多。

《十五音》

3. 《十五音》是一百多年前研究閩南方音的一部書。早在十八世紀末年，泉州人黃謙以泉州話为根据，写出了一部《彙音妙悟》(1800)，后来漳州謝秀嵐有感于彙音妙悟"悉用泉音，不能达于外郡"，又将它改編成为《雅俗通十五音》。这两部方音韵書对閩南音作出了細密而正确的分析，主要是为当时的劳动人民服务。黃謙在彙音妙悟的序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話，可以看出作者写書的动机：

> 今所謂韵書者，自魏李登之韵書始。嗣是而切韵，集韵，广韵諸書，不能枚举。然而疆域既分，乡音各异，山陬海澨，与中州之声韵迥殊，况閩省喉齶，嘄喃，加以輕唇，正齿，撮口之音并缺，故临文撰觚，声律不諧，应酬失次。吾泉富知园先生少熟等韵之書，壯游燕辽之

地，諸仔既該，群音悉解。爰輯为閩音必辨一書。于唇，喉，齿，舌，分别厘然。乡里后生熟复之，可无为方言之所域矣！乃客有曰："是編以字而正音，何如因音以識字，使农工商賈，按卷而稽，无事載酒問字之劳乎？"予喜其見解之辟，輯成一編，以五十字母为經，以十五切音为緯，以四声为梳櫛，俗字土音，皆載其中……

象这样"使农工商賈，按卷而稽，无事載酒問字之劳"的方言韵書，出現在一百多年以前，实是难得。十五音出版以后不久，侵入閩南地区的帝国主义傳教士为了通商和傳教，陆續写了一些关于閩南話的著作，这些著作所收入的材料，大多数是根据十五音。后来在漳州泉州一带流行的民間歌曲，如十七字詩，采茶歌等（这类書都有厦門会文堂書局的石印本），莫不以十五音为依据，可見十五音对于閩南的民間文学，也有影响。

十五音"因音求字"，而"俗語俗字，所不經見者，亦出其中"。或者說，十五音以本地"孔子白"——讀書音为依据，而兼收"土話"。十五音的內容及其使用方法，是"以十五音为經，五十字母为緯，……看某声在何字母，以十五音切之，呼以平仄四声，然后因以得其字"。

五十个字母（即韵母代表字）是（注厦門音）：

君[kun]	坚[kian]	金[kim]	規[kui]
嘉[ka]	干[kan]	公[kɔŋ]	乖[kuai]
經[kieŋ][keŋ 漳]	观[kuan]	皆[kai]	巾[kun][kin 漳]
姜[kiɔŋ]	甘[kam]	瓜[kua]	江[kaŋ]
兼[kiam]	交[kau]	迦[kia]	檜[kue]
监[kã]	艍[ku]	胶[ka]	居[ku][ki 漳]
丩[kiu]	更[kẽ]	褌[kũi]	茄[kio]
梔[ki]	薑[kiũ][kiɔ 漳]	惊[kiã]	官[kũã]
鋼[kŋ̍]	伽[kei]	間[kãi]	姑[kɔ]
姆[m̩]	光[kŋ̍]	閂[kũãi]	糜[kãi]
曛[kiãũ]	箴[kam]	爻[kãũ]	扛[ki]
牛[gi˜]			

十五个切母（即声母代表字）是：

柳[lui]	边[pian]	求[kiu]	去[k'u]
地[te]	頗[p'o]	他[t'a]	曾[tseŋ]
入[lip][dzip 漳]	时[si]	英[eŋ]	門[bun]
語[gu][gi 漳]	出[ts'ut]	喜[hi]	

此外所謂"八音"就是八个声調。十五音的每个"字母"（即韵母）可以有八音。例如"君"字有下列八音：

君、滾、棍、骨

群、滾、郡、滑

十五音的"呼音法"，是反切法的最高阶段，如"縮"（作"忍"講），柳君切，讀 ˌlun；"黾"，边君切，讀 ˌpun，……这样規定了反切的上下字，再进一步就可以發展为注音字母了。

十五音問世以后，閩南方言的研究日有进展，不久，汕头的《潮声十五音》，福州的《戚林八音》和《正音通俗表》相繼出版，这不能不說是十五音在起着先驅的作用。几十年来，除外国傳

教士写的几本方言字典外，較有参考价值的几部有关閩南方言的著作，是：

盧戇章：中华新字漳泉語通俗教科書(1916)

厦語社：厦門話罗馬字拼音方案

厦語入門

指南針(定期刊物)

罗常培：厦門音系(1930)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厦語社"的創設。这个研究厦門話的团体在 1920 年創立后，陆續出版了一些方言通俗讀物，在过去的扫盲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面关于厦門方音的分析，将以罗常培先生的厦門音系为主要根据；关于閩南方言其他支系的語言特点的分析，参考了最近的一些紀录报告。

二　厦門音系

声、韵、調表

4. 15 或 18 声母表

双唇音	p 悲	p' 披	b 糜	(m 盲)
舌尖音	t 知	t' 絺	l 离	(n 連)
舌根音	k 飢	k' 欺	g 宜	(ŋ 硬)
喉　音	?, ○伊			h 義
舌叶音	ts 渣	ts'差	(dz 而)	s 紗
	(ʧ 支)	(ʧ' 痴)	(dʒ 兒)	

注：按照音位原理，b 和 m，d l n 和 dz，g 和 ŋ 都不分，比前人所謂十五音要减少一个。

5. 57 韵母表

开尾和 -i -u 尾韵 16 个：

單元音	a 阿	ɔ 烏	o 窩	e 挨	i 衣	u 于
复元音	ai 哀	au 欧	iu 优	ui 萎		
齐　齿	ia 爹	io 腰	iau 妖			
合　口	ua 娃	ue 花	uai 乖			

鼻尾韵 14 个：

开	am 庵	an 安	aŋ 江	ɔ(:)ŋ 翁
齐	im 音	in 因	iᵊŋ 英	
	am 盐	ian 烟	iaŋ 香	ioŋ 鴦
合	un 溫	uan 冤	uaŋ 权	

鼻化韵 12 个：

單	ã 监	ɔ̃ 摸	ẽ 嬰*	ĩ 丸
复	ãi 爱	ãu 蝥	iũ 鴦	ũi 梅
齐	iã 影	iãu 猫		
合	ũa 鞍	uãi 杆		

塞尾韵 13 个:

开	ap 压	at 折	ak 握	o(:)k 屋
齐	ip 揖	it 一	ɪ^{ə}k 益	
	iap 叶	iat 潔	iak 鑠*	iok 約
合	ut 忽	uat 曰		

鼻韵 2 个: m 姆 ŋ 秧

注: 字下加横綫表示白話音。* 表示出現頻率很小。

6. 声調表

調类	調值	例 字
阴平	˥ 55	心 ˏsim
阳平	˧ 24	时 ˧si
上声	˩ 51	眼 ˇgan
阴去	˨˩ 11	見 kĩ˒
阳去	˧ 33	岸 hũa²
阴入	˧ 32	迄 k'it$_3$
阳入	˥ 5	兀 gut$_2$

声母說明和举例

7. p t k 比北京的 p t k 稍硬，比苏州、上海的 p t k 要軟些。 p' t' k' 跟一般方言相同，但比吳音軟些。

b g 發音部位接触輕，破裂弱，是很軟的，跟吳語略带送气的 b' g'（清塞濁流）的音彩有显著的差别，跟湘語的 b g 差不多。

l 是舌尖中的边音，舌头用力極軟極松，舌两旁的通气空隙很小，所以听起来好象是略带閉塞的 d。厦門人学外国語也往往用"老"字注 d 音。l 和 n 是同一音位的有条件的变体: 与口韵(包括鼻尾韵和塞尾韵)相拼时讀 l (如老 ˇlo)，与鼻化韵相拼时讀 n (如年 ˧nĩ, 两 ˇnĩũ)。在極大多数情形之下，b和 m, g 和 ŋ 也是互換的: 无 ˧bo, 面 mĩ², 名 ˧mĩã; 牙 ˧ga, 硬 ŋĩ², 誤 ŋɔ²。所以 b–m, l–d–n, g–ŋ 只算三个音位，这个簡化趋势限于厦門和浙南平阳。

ts ts' 近似北京 ts ts', ʧ ʧ' 比北京的 tɕ tɕ' 稍前。ts ts' 出現在 a ɔ o e u ŋ 前面; ʧ ʧ' 出現在 i 或 i- 韵母前面，是一种顎化現象。这兒把 ʧ 当作 ts 的变体，ʧ' 当作 ts' 的变体，只有一套塞擦音。

dz(或 dʒ)在一般人的讀音里并不存在，他們把 dz 一律讀作 l。据說厦門音分两派: 一派(少数)同漳州，有 dz; 一派(大多数)同泉州，把 dz 和 l(d)混同了——沒有dz, 只有l。

s 是舌尖舌叶混合音，大概跟开合韵相拼时讀 s, 在 i 或 i-韵母前讀 ʃ 或 sj(象俄語的軟 s)，但顎化程度不象 ʧ ʧ' 那么利害。

按照新定的厦門方言罗馬字归納为 18 个音位(ts 和 ʧ, ts' 和 ʧ', dz 和 dʒ 合并)，而按照《十五音》归納为 15 个音位(b d g 和 m n ŋ 不分)。从語音的演变历史看来，b 和 m 同出于明母，l d 和 n 同出于泥、娘、来三母，g 和 ŋ 同出于疑母，彼此間确有密切的关系。并且 m n ŋ 大部分用在口語鼻化韵的前头，而 b d g 却沒有跟鼻化韵相拼的; 所以十五音把它們併作

門、柳、語三音，是完全正确的。不过，b d g 后面的韵母如果是从"阳韵"消变而成的鼻化韵，固然除了使元音本身鼻化以外还可以使前面的声母鼻化而成 m n ŋ；可是从"阴韵"消变而成的鼻化韵，鼻化的力量并不如"阳韵"的强，它們不但有时保持單純的口韵，甚至前面的声母也不受影响，所以"麻"字就有 ba、ma 两种讀音。厦門語音的輔音音位系統还有进一步調查研究的必要。

声母举例(先注讀音，次注話音。标音参照漳州音，不完全服从厦門音位系統。例字参考甘为霖編《厦門音新字典》，1933 年 4 版。)

p　芭疤葩 pa˥　飽 pau˩、pã˩　豹霸壩 pa˩　趴杷爬琶 pa˧　罢耙 pa˨　暴 po˨、pa˨　百 pɪk˨、pa?˨

p‘　抛 p‘au˥、p‘a˥　疱 p‘au˨、p‘a˨　怕 p‘a˩　扑 p‘ɔk˨、p‘a?˨　派 p‘ai˩　暴 p‘ɔk˥、p‘ak˥　扳攀 p‘an˥　盼 p‘an˩　抱 p‘au˨　皮 p‘i˧、p‘e˧　被 p‘i˨、p‘e˨　崩烹 p‘ɪŋ˥　俾倂 p‘i˥　篇 p‘ian˥

b(m)　麻蔴痲 ba˧　錨猫 biau˧、ba˧　覓 bɪk˥、ba˨　密 bat˥　埋 bai˧　眉楣 bi˧、bai˧　木 bɔk˥ bak˥　墨 bɪk˥、bak˥　蛮閩 ban˧　万 ban˨　芒忙 bɔŋ˧　未 bi˨、be˨　某 bɔ˩

母姆 bɔ˩、m̩˩　馬 mã˩　麻痲 mã˧　毛 mɔ˧、mau˧　冒 mɔ˨、mau˨　罵 mã˨、me˨　帽 mo˨　每 mũi˩

唐 tɔŋ˧、taŋ˧　罩 tau˩、ta˩　帳 tiɔŋ˩、ta˩　胆 tam˩、tã˩　担 tam˩、tã˩　答搭 tap˨、ta?˨　值 t‘it˥、tat˥　歹 tai˩　带戴蒂遞 tai˩　台 tai˧　大怠代 tai˨　独濁 tɔk˥、tak˥

他 t‘a˥、t‘ã˥　坦 t‘an˩、t‘ã˩　苔抬 t‘ai˧　踢 t‘ik˨、t‘at˨　叠 t‘iap˥、t‘a?˥　太泰 t‘ai˩　貪探 t‘am˩　潭 t‘am˧　炭 t‘an˩

l(n)　挪 lo˧、la˧　来 lai˧、lai˩　六 liɔk˥、lak˨　覽 lam˩　男 lam˧　濫檻艦 lam˨　懶 lan˩　朗 lɔŋ˩、laŋ˩　力 lɪk˥、lat˥

拿那 na˩　乃奶妳 nai˩　泥尼 ni˧　娘 liɔŋ˧、niũ˧　軟 luan˩、nn̩˩　郎 lɔŋ˧、nŋ˧　蛋 tan˨、nn̩˨

家加佳假 ka˥　交 kau˥、ka˥　江 kaŋ˥、ka˥　甘 kam˥、ka˥　归 kui˥、ka˥　吉 kiat˨、ka˥　教 kau˩、ka˩　监 kam˥、ka˥　解改 kai˩　介界届戒丐 kai˩　角 kak˨　感 kam˩　干 kan˥

脚 k‘iɔk˨、k‘a˥　巧 k‘au˩、k‘a˩　扣 k‘ɔ˩、k‘au˩　开 k‘ai˥　凱 k‘ai˩　溉慨概 k‘ai˩　确 k‘ak˨　鏗 k‘ian˥、k‘ãi˥　砍 k‘am˩

g(ŋ)　牙衙枒 ga˧　崖涯獃呆 gai˧　碍艾 gai˨　岳乐 gak˥　岩 gam˧　戇 gɔŋ˨、gam˨　眼 gan˩　岸 gan˨　雁 gan˨　詣揑 ge˩　羿艺 ge˨　月 gʊat˥、ge?˥　逆額 gɪk˥　义 gi˨

阮 guan˩、ŋ̃˩　雅 ŋa˩　刈艾乂 ŋai˨　肴淆 ŋãu˧　五午 ŋɔ˩　吳 ŋɔ˧　噓 hu˥、ha˩　下 ha˩　孝 hau˩、ha˩　夏厦下 ha˨　海 hai˩　孩諧鞋 hai˧　甘邯 㪚 ham˥　咸含銜函 ham˧　番 hʊan˥、han˥

○(?)　丫亞 a˥　抑 ɪk˨、a˩　唉 ai˥、a?˨　沃 ak˨　屋 ɔk˨、ak˨　安 an˥　汪 oŋ˥、aŋ˥

過軋 at˥　凹 au˥　鍋 o˥、e˥　郁 ut˩、ɪʔ˥　意忆溢臆隘 ɪk˩　伊依 i˥

ts(ʧ)　查咱渣 tsa˥　早 tso˅、tsa˅　灾栽 tsai˥　庄 tsoŋ˥、tsŋ˥　全 tsuan˩、tsŋ˩　遭 tso˥　做 tso˧　朱孜資諸 tsu˥　陣 tin˧、tsun˧　前 tsian˩、tsun˩　查渣 tsa˩、tse˩　斋 tsai˥、tse˥　这 tse˅　姊 tsia˅、tsi˅　坐 tso˧、tse˧　罪 tsue˧、tse˧　絕 tsuat˥、tsɪʔ˥　疾 tsit˥、tsik˥　爭征貞精僧 tsɪŋ˥　之支枝 tsi˥　長 tioŋ˅、tsiaŋ˅　汁接 tsiap˧

ts'(ʧ')　叉岔 ts'a˥　吵 ts'au˅、ts'a˩　嘴 ts'ui˩　草 ts'o˅、ts'au˅　凄妻栖 ts'e˥　吹炊 ts'ui˥、ts'e˥　千 ts'ian˥、ts'ɪŋ˥　亲 ts'in˥、ts'iŋ˥、ts'ĩ˥　蚩痴 ts'i˥　生 sɪŋ˥、ts'ĩ˥　車 ku˥、ts'ia˥　初粗 ts'o˥　娶取 ts'u˅

dz(dʒ)　而兒 dʒi˩　字 dʒi˧　染 dʒi˅　然燃 dʒian˩　热 dʒiat˥　掠 dʒia?˥　任 dʒim˧　日 dʒit˥　柔 dʒiu˩　热 dzua?˥　汝女 dzu˅(dz 是漳州音，厦門讀 l。)

沙紗 sa˥　洒耍傻 sa˅　硝 siau˥、sa˥　三衫 sam˥、sã˥　相 sioŋ˥、sã˥　西犀 se˥、sai˥　私师獅 su˥、sai˥　史駛使屎 su˅、sai˅　山 san˥　星 siŋ˥、san˥　屑 siat˧ sap˧　雪 suat˧ sep˧　杀 sat˧　垂 sui˥、se˧　世势 se˅、si˅　社 sia˧

韵母說明和举例

8. 六个元音音位 a ɔ o e i u 的音值如下：

[a] 含有三个音值：單用或在 ai, uai, au, iau, ã, ãĩ, ũãĩ, an, ian 几韵中舌位比第四标准元音稍后；在 ia, ĩã, ũã, ãũ, ĩãũ, uan, aŋ, iaŋ, at, ak 几韵中近于中 A；在 ua, uaŋ, uat, am, iam, ap, iap 几韵中是中A和后 ɑ 之間的音。

[ɔ] 含有两个音值：單用和 ɔ:ŋ 中的 ɔ 因軟顎紧張，咽头挤压，听起来音色很暗很深；在 ɔ̃, iɔŋ, ɔ:k, iɔk 几韵中跟第六标准元音相当。ɔ:ŋ ɔ:k 的長音符号(:)可省。

[o] 偏央，唇不很圓，單用更偏前。严式可作 o˧。

[e] 同第二标准元音。入声韵 iat 的 -a- 比第三标准元音稍高稍后，严式可作 ɛ˩˧，比 ian 韵中的 -a- 差得远，所以可以作为 e 的附屬音。也有人把 ian, iat 标写为 iæn, iæt 或 ien iet 的。

[i] 含有五个音值：在鼻化韵 iã, ĩũ, ũĩ, ãĩ, ũãĩ 中相当于标准元音第一号 i；在 ĩ 韵比标准的 i 稍后，在含 i- 和 -i 的韵母和 im, ip 两韵中变成松的 ɪ；在 ɪŋ ɪk 二韵中 i 变得更低，并且有复元音化的傾向，所以各家标法不一致：iɛŋ iɛk, ɪŋ ɪk 或 eŋ ek；在 in, it 两韵中有从高变低，从紧变松的趋势。所以严式可作[i], [i˧], [ɪ], [iə], [iɪ] 五种。

[u] 含有四个音值：單用和 iu, ĩũ, ãũ, ĩãũ 的韵尾同第八号标准元音，而唇形略展开；u- 和 -u 变得很松，近似 ʊ, 在 ue 和 uai 中几乎接近 o；在 un, ut 两韵中，比 ʊ 稍前，并且从 ʊ 到 -n 或 -t 有过渡音 ə。四种音值都是長縫式的合口，唇形不很圓。严式可作 u꜀, ʊ꜀, o, ʊ˧꜀ᵊ。

韵母 ŋ 同 p t ts 各組声母相拼时，舌位变动很显著，往往带有近似 ə 的輕微过渡音，或者比 ə 偏高偏后，介乎 ə 和 ɤ 之間的一种音。用小 ə 标也可以：ᵊŋ。

厦門音的韵头(介音)只有齐齿 i- 和合口 u- 两类。这两个韵头的音量不象北京音的那

样短，沒有变成輔音性的 j 和 w 的傾向。所以 ia, io, iu, ua, ue, ui 几韵并不是前短后長的二合音，却也跟前長后短的 ai, au 两韵不同，它們前后两个元音音素的長短是差不多的。厦門輔音韵尾有六个：鼻音尾 -m -n -ŋ 和塞音尾 -p -t -k, 同广州音一样，但一般發音很輕微，沒有广州音那样清楚。所以在口語里，-m -n -ŋ 的大部分有变成鼻化音[~]的傾向，-p -t -k 的大部分有变成喉門关閉作用[ʔ]的傾向。沒有变的，-m -p 和 -ŋ -k 还比較稳固，-n 和 -t 在連詞中易起同化作用。例如：

新妇 sin˥ pu˦——sim˥ pu˦

身命 sian˥ biŋ˦——siam˥ biŋ˦

这种現象是閩語的一个特征。韵尾的同化还容易观察，进一步是声母因同化作用而至于消失。例如：

相及 sã˥ kap˥——→sã˥ ap˥

給我 ka˦ gua˩——→ka˦ ua˩

出去 ts'ut˦ k'i˨——→ts'ut˦ i˨

剃头刀 t'i˨ t'au˧ to˥——→t'i˨ au˧ to˥

二十三 li˦ tsap˦ sã˥——→li˦ ap˦ sã˥

我要出去 gua˩ bɐʔ˦ ts'ut˦ k'i˨——→gua˩ ɐ˨ ts'ut˦ i˨

厦門的鼻化韵可以說是一种純鼻韵。这种鼻化韵却不容易受下字的同化作用。鼻化韵的来源大部分由于韵尾 -m -n -ŋ 的消变。这不單是韵母本身的鼻化，甚至声母也受到影响，所以"敢" ˂kã 的声母 k-，"餅" ˂pĩã 的声母 p-，"山" ˂sũã 的声母 s-，也都有半鼻化的傾向。而鼻化韵前面的 b-, l-, g- 三个声母一律成 m- n- ŋ-，更是声母鼻化的确实証明。

m̩ 和 ŋ̩ 两个鼻韵，跟吳、粵方言中的同类的音相比，作用要大得多。m̩ 只跟 h- 相拼，如"媒" "茅" [˧hm̩]。至于 ŋ̩ 韵除了不跟 b l g ŋ 相拼外，可以不用元音为介，直接跟其他声母相拼。不过因为声和韵的發音部位的差异，音值也往往不同。大致前面沒有声母时略有喉部关閉作用，如"黃"[˧ʔŋ̩]；跟 p, t, ts 三組相拼，因为声和韵發音部位距离較远，中間产生一个过渡的流音[ɵ˦˩]，如"方" ˂pᵊŋ，"当" ˂tᵊŋ，"贓" ˂tsᵊŋ；跟 k 系相拼时，虽然舌位变动不大，可是听起来仍带有过渡性的流音，如"光" ˂kᵊŋ，"劝" k'ᵊŋ˩，"荒" ˂hᵊŋ。

韵母举例如下：

a 丫阿椏亞 a˥　子仔 tsu˩(文)、a˩(白)　抑 ɪk˦(文)、a˩(白)　百 pɪk˦(文)、pɐʔ˦ 麻蔴 ba˧　魔 mɔ˥(文)、ba˥(白)　叉岔差 ts'a˥　牙芽衙枒 ga˧　下 ha˦、ha˩ 虾 ha˧　厦 ha˦　家加佳假 ka˥　脚 k'iɔk˦(文)、k'a˥(白)　馬 ma˩　雅 ŋã˩　把 pa˩　趴 pa˧　沙 sa˥　他 t'a˥、t'ã˥

o 于烏嗚恶 ɔ˥　欧嫗謳 ɔ˩　胡壺湖 ɔ˧　母姥亩拇某 bɔ˩　謀眸模漠摸母 bɔ˧ 慕茂貿 bɔ˦　初粗 ts'ɔ˥　楚趣 ts'ɔ˩　厝醋錯措 ts'ɔ˨　吳梧 gɔ˧　悟誤 gɔ̃˦　五午 ŋɔ˩、gɔ˦　我 ŋɔ̃˩、gua˩　呼 hɔ˥　虎吼滸 hɔ˩　浮茅弧猴糊 hɔ˧　高 kɔ˥、kɔ˥ 姑沟 kɔ˥　口苦 k'ɔ˩　寇褲 k'ɔ˨　努魯 lɔ˩　冒帽 mɔ˦

o 窩蝸 ɔ˥　祆 ɔ˩　奥 ɔ˨　无 bu˧、bɔ˧　帽摩 bɔ˦　楚 ts'ɔ˩ ts'ɔ˩　操臊澡 ts'ɔ˥ 草 ts'ɔ˩　鵝熬翱訛 gɔ˧　臥 gɔ˦　荷河禾和 hɔ˧　戈歌高糕 kɔ˥　科苛 k'ɔ˥ 可考

k'o∨ 老 lo∨ 保堡宝 po∨ 报播飚 po˩ 波坡頗 p'o˥ 梭 so˥ 刀多 to˥ 朵島倒躲 to∨ 叨滔拖掏掏 t'o˥ 可 k'o∨ 道 to˧

e 裔曳医 e˩ 迷 be˩ 制祭济 tse˩ 齐臍 tse˩ 妻 ts'e˥、ts'e∨ 詣 ge∨、ge˧ 羿艺 ge˧ 携兮奚蹊畦谿 he˩ 系係繫 he˧ 鶏 ke˥ 計 ke˩ 溪 k'e˥ 啓 k'e∨ 礼 le∨ 犁泥 le˩ 敝 pe˩ 負 hu˧、pe˧ 皮 p'i˩、p'e˩ 西 se˥ 低 te˥ 地 te˧、te˩ 茶 te˩、ts'a˩ 梯 t'e˥ 体 t'e∨

i 伊依衣医 i˥ 米尾美 bi∨ 微眉糜 bi˩ 之支巵 tsi˥ 指止姊紙姐 tsi∨ 蚩痴 ts'i˥ 齿侈 ts'i∨ 翅刺 ts'i˩ 試 si˩、ts'i˩ 宜疑仪 gi˩ 希熙 hi˥ 喜 hi∨ 彼 pi∨、hi∨ 而兒 li˩ 二 li˧ 基飢期奇 ki˩、˥ 起 k'i∨ 企 k'i˧ 李理 li∨ 卑悲 pi˥ 丕披胚 p'i˥ 詩尸絲施 si˥ 知 ti˥ 庇 pi˩ 池馳治 ti˩ 耻 t'i∨

u 圩迂菸芋于 u˥ 居 ku˥、u˥ 宇寓羽寓雨予与 u∨ 淤汚 u˥、˩ 雨 u˩、u∨ 余于予 u˩ 侮舞武 bu∨ 巫誣无亡毋 bu˩ 务 bu˧ 趋雛蛆雌 ts'u˥ 魚漁愚禺 gu˩ 虚墟俘敷夫 hu˥ 愈乳茹汝你尔 lu∨ 如俞愉萸孺 lu˩ 車居 ku˥ 矩举 ku∨ 据句 ku˩ 区驅 k'u˥ 去 k'u∨ 富 hu˩、pu˩ 妇 hu˩、pu˩ 胥舒需書师輸獅私 su˥

ai 哀挨 ai˥ 埋 bai˩ 釵猜 ts'ai˥ 崖呆 gai˩ 海駭 hai∨ 皆該 kai˥ 开楷 k'ai˥ 歹 tai∨、lai∨ 买 mãi∨ 卖 mãi˧ 乃奶 nai∨ 刈艾 gai˧ 派沛 p'ai˩ 篩 sai˥ 西 se˥、sai˥ 大 tai˧ 太 t'ai˩

au 凹坳 au˥ 抄 ts'au˥ 孝 hau˩ 絞狡姣 kau∨ 敲 k'au˥ 巧 k'au∨ 閙 lau˧ 茅矛 mau˩ 咬 ŋau∨ 肴 ŋau˩ 乐 ŋau˧

iu 憂攸 iu˥ 友酉有右 iu∨、iu˧ 繆 biu˩ 州周舟 tsiu˥ 秋 ts'iu˥ 休 hiu˥ 柔 liu˩ 求 kiu˩

ui 威葳 ui˥ 委偉唯 ui∨ 炊吹 ts'ui˥ 危 gui˩ 伪 gui˧ 妃非輝飞 hui˥ 規 kui˥ 亏 k'ui˥ 蕊累 lui∨ 水 sui∨

ia 夜 ia˧ 遮 tsia˥、lia˥ 奢 ts'ia˥ 斜 ts'ia˩、ts'ia˩、sia˩ 靴 hia˥ 些賒 sia˥ 捨写舍 sia∨ 爹 tia˥

io 么腰 iau˥、io˥ 摇姚窑 iau˩、io˩ 描 biau˩、bio˩ 招椒 tsiau˥、tsio˥ 少 siau∨、tsio∨

iau 笑 ts'iau˩、ts'io˩ 哨 siau˩、tsio˩ 秒邈渺 biau∨ 尧 giau˩ 梟枵邀囂 hiau˥ 么夭枵 iau˥ 嬌驕 kiau˥ 标 piau˥

ua 娃蛙洼蝸 ua˥ 瓦話画 ua˧ 花 hua˥ 瓜 kua˥ 夸 k'ua˥ 籮 lo˩、lua˩

ue 灰 hue˥、hua˥ 外 gue˧、gua˧ 来蔍 lue˩ 鋭来 lue˧ 偎 ue˩ 秽 ue˩ 貝 pue˩、pua˩ 恢 k'ue˥

uai 歪 uai˥ 孬 uai˧(坏) 聩 huai˩ 槐淮匯怀 huai˩ 坏 huai˧ 乖 kuai˥ 拐夬蒯 kuai∨ 快 k'uai˩

am 庵諳菴腌 am˥ 黯晻暗 am˩ 頷 ham˩、am˩ 参 ts'am˥ 蚕慚 ts'am˩ 岩 gam˩ 甘邯 ham˥ 监甘 kam˥ 堪嵌 k'am˥ 男藍 lam˩ 三衫杉 sam˥ 耽躭聃担 tam˥

an 單丹 tan˥ 摊 t'an˥ 盞 tsan∨ 安 an˥ 蛮閩 ban˩ 眼 gan∨ 岸 gan˧ 汉 han˩

干 kanㄱ　看 k'anㄴ、k'uãㄴ

aŋ　尨 baŋㄴ　缸行远 haŋㄴ　江杠 kaŋㄱ　人 linㄴ、laŋㄴ　邦帮 paŋㄱ　龐馮 paŋㄴ

o(:)ŋ　通湯 t'oŋㄱ　冬当 toŋㄱ　松 soŋㄱ、saŋㄱ　送 soŋㄴ、saŋㄴ　篷 p'oŋㄴ　汪翁 oŋㄱ　郎农 loŋㄴ　空康匡 k'oŋㄱ　盲 boŋㄴ

im　音阴 imㄱ　斟箴針 tsimㄱ　深侵 ts'imㄱ　今金 kimㄱ　欽衾 k'imㄱ　飲 imˇ　林 limㄴ　心 simㄱ　沉 timㄴ

in　因茵 inㄱ　泯敏憫 binˇ　珍 tinㄱ、tsinㄱ　眞津 tsinㄱ　亲 ts'inㄱ　人 linㄴ　新 sinㄱ　宾 pinㄱ

iŋ[ieŋ]　英嬰鶯 iŋㄱ　明盟名 biŋㄴ　爭征貞精僧 tsiŋㄱ　青清蜻 ts'iŋㄱ　迎凝 giŋㄴ　兄亨烹兴 hiŋㄱ　經耕庚 kiŋㄱ

iam　閹醃奄 iamㄱ　炎簷 iamㄴ　占佔針 tsiamㄱ　斂 liamˇ

ian　淵胭姻烟焉 ianㄱ　勉冕娩免 bianˇ　箋 tsianㄱ　仙先 sianㄱ　典展 tianˇ　天 t'ianㄱ　輦撚 lianˇ

iaŋ　漳 tsiaŋㄱ

ioŋ　央殃秧 ioŋㄱ　張 tioŋㄱ、tiũㄱ　長 tioŋˇ(長幼)、tioŋㄴ、tŋㄴ(長短)　掌奖桨 tsioŋˇ、tsiũˇ　将 tsioŋㄴ　常 sioŋㄴ　腸 tioŋㄴ、ts'iaŋㄴ、tŋㄴ　香 hioŋㄱ　强 kioŋㄴ　凉 lioŋㄴ、liaŋㄴ　上 sioŋㅓ

un　殷恩昷溫 unㄱ　允尹隐 unˇ　吻蚊捫 bunˇ　門聞文 bunㄴ　銀 gunㄴ　紛婚熏芬 hunㄱ　閏 lunㅓ

uan　冤灣 uanㄱ　盌皖 uanˇ　晚 buanˇ　元頑原 guanㄴ　番欢 huanㄱ　暖軟 luanˇ　寬 k'uanㄱ

uaŋ　鈁 hoŋˇ huaŋˇ

ap　鴨押 akㅓ　合 hapㄱ　插 ts'aʔㅓ、ts'apㅓ　甲 kakㅓ　恰 k'aʔㅓ　塌 taʔㅓ　納腊 lapㄱ　答 tapㅓ　塔 t'aʔㅓ

at　曷軋 atㅓ　察 s'atㅓ　喝瞎豁 hatㅓ　割葛 katㅓ　渴 k'atㅓ　辣 latㄱ　獺 t'atㅓ　达 tatㄱ

ak　沃握 akㅓ　岳乐 gakㄱ　学 hakㄱ　确 k'akㅓ

o(:)k　屋 okㅓ　木 bokㄱ、batㄱ、bakㄱ　幅福 hokㅓ　哭告恪壳 k'okㅓ　鹿 lokㄱ、lakㄱ　槖 t'okㅓ、lakㅓ　濁 tokㄱ、lokㅓ　北 pokㅓ、pakㅓ

ip　邑挹 ipㅓ　岌 gipㅓ　翕 hipㅓ　急級給及 kipㅓ　立粒 lipㄱ

it　一乙 itㅓ　密 bitㄱ　迄 gitㅓ　乞吃 k'itㅓ　蝕 sitㄱ　直 titㄱ

ik[iek]　益忆 ikㅓ、itㅓ　麦脈脉默 bikㄱ　石 sikㄱ　迹跡蹟 tsikㅓ　革 kikㅓ　力历 likㄱ　得摘德滴 tikㅓ　役 ikㄱ

iap　叶頁 iapㄱ　汁接 tsiapㅓ　业 giapㄱ　頰协 hiapㄱ

iat　謁咽 iatㅓ　悅閱 iatㄱ　篾 biatㄱ　节折 tsiatㅓ　噛 giatㅓ

iak　爆 p'okㄱ(文)、piakㄱ p'iakㄱ(白)

iok　六陆 liokㄱ、lakㄱ　叔夙倏 siokㅓ　竹筑 tiokㅓ　畜 t'iokㅓ　約 iokㅓ　育藥 iokㄱ　旭勗郁畜 hiokㅓ

ut　尉軋苑 utㅓ　屈 k'utㅓ　聿 utㄱ　卒 tsutㅓ　秃 t'utㅓ　忽 hutㅓ

uat　　挖 uat˩　曰粤越 uat˥　劣捋 luat˩　闊 k'uat˩　髮發法 huat˩　月 guat˥　末妹沫 buat˩

鼻化韵和以 -ʔ 收尾的入声韵，大都是白話音，不一一举例，下面第 13 节專門討論。

声調說明和举例

9. 厦門音有阴平、阳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共七个声調，各家所記調值虽大体近似，但不完全一致，下面采用两种記录，以資参考：

阴平 ˥$_{55}$(˧$_{44}$)	弯 uan	軍 kun	丁 tiᵊŋ	宗 tsoŋ
阳平 ˧$_{24}$(˧$_{25}$)	园 uan	群 kun	亭 tiᵊŋ	藏 tsoŋ
上声 ˩$_{51}$(˩$_{53}$)	远 uan	滾 kun	等 tiᵊŋ	总 tsoŋ
阴去 ˩$_{11}$(˨$_{21}$)	怨 uan	棍 kun	訂 tiᵊ̀ŋ	壯 tsoŋ
阳去 ˨$_{33}$(˨$_{22}$)	緩 uan	近 kun	定 tiᵊŋ	状 tsoŋ
阴入 ˩$_{32}$	挖 uat	骨 kut	的 tiᵊk	作 tsok
阳入 ˥$_{5}$(˧$_{4}$)	越 uat	滑 kut	笛 tiᵊk	族 tsok

変調和輕声①

10. 厦門話变調以二字連讀为基础，上字变調，下字不变：

(1)上字阴阳平变同阳去而略高：

山水 san˥˦ sui˩

差不多 ts'a˥˦ put˩˧ to˥

危机 gui˧˦ ki˥

无(遇)好 bo˧˦ tu˧˧ ho˩

(2) 上字上声变同阴平：

水流 sui˩˧ liu˧

豈有此理 k'i˩˧ iu˩˧ ts'u˩˧ li˩

(3) 上字阴去变同上声而略低：（˩或 ˨）：

故事 ko˩˨ su˩

(4) 上字阳去变同阴去而略高：

父母 pe˩˦ bu˩

(不)見笑 bue˩˦ kian˩˨ siau˩

(5) 上字阴入(收 -p -t -k)变同阳入：

結实 kiat˩˧　it˥

不得已 put˩˧ tɪk˩˧ i˩

(6) 上字阳入变同阴去或阳去而較短：

学習 hak˥˩ sip˥

讀册(書)人 t'ak˥˩ ts'eʔ˩˧ laŋ˧

---

① 參看葛德純：《厦門声調与句子結构及英語教学的关系》，厦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957；調值依据罗常培：《厦門音系》，22—28 頁。

按照上述变調規律，机械地运用起来只有句尾的一个音节才能保持原調不变。例如：

iㄱㅏ ɱㅓㄴ tsaiㄱㅏ iãㅅㄱ liㅅㄱ siㅓㄴ tsitㄱㄴ eㅓㅏ hoㅅㄱ hakㄱㄴ sɪŋㄱ。

伊　唔　知　影　你　是　一　个　好　学　生。

这似乎表示一句話不論長短，所有字都得变調，除了末尾的一个。可是实际上一个較長的句子里有些音节是重讀或輕讀的，有些音节构成复詞或詞組应該有停頓，这样就产生了与詞法和句法相适应的"連調变化"，就不止全句末尾的一个音节保持本調了。每个与意义組合相适应的气呼群需要来一下小小的停頓，这样的气呼群才是連詞变化的基本單位——調組，不变調的音节大都是末尾一个或停頓前面的一个音节，可以叫作調組的核心。一个長句子里可停頓可不停頓的地方，說話的人在一定限度內有选擇的自由——受感情和風格的支配。先看几个簡单的例子：

unㅅㅏ aㅅㄱ kiãㅅ

匀　兒　行　（慢慢走啊。）

tsiaʔㄱ •beʔ

吃　未？（吃了么？）

"行"、"吃"是句子的核心，不变調；"未"是語助詞——句子的附加成分，讀輕音（与阴去調值相似）。又如：

a) kaiㅅㄱ hɔŋㄴㅅ iㅅㄱ laiㅅ, iㄱㅏ siɔŋㅅㅏ siɔŋㅅㅏ laiㅅㅏ tsʻeㅓ •guaㅅㄴ。

解　放　以来　伊　常　常　来　找　我

b) kinㄱㅏ aㅅㄱ litㄱ, litㄱㄴ tauㅅ tsinㄱㅏ teㅅ。

今　兒　日　日　头　眞　短。

c) iㄱㅏ •naㄱㄴ ɱㅓㄴ kʻiㄴ, guaㅅㄱ tsiuㅓㄴ ɱㅓㄴ siaㅅㄱ pʻueㄱ kʻiㄴㅅ hoㅓ •iㄱㄴ。

伊　若　不　去，我　就　不　写　批（信）去　（給）伊。

这三句里头"来"、"日"、"去"两次出現，第一次在停頓前面不变調，第二次紧連下字就得变調（来、去是助动詞）。此外还有一些重要条例：

（1）在表示領屬关系或修飾关系的eㅅ"的"讀輕音时，前面的一个音节都不变調。如

guaㅅ •e tsʻeʔㅓ。我的册（書）。

aŋㅅ •e tsʻeʔㅓ 紅的册。

kɔŋㅅㄱ ɪŋㄱㅏ bunㅅ •e laŋㅅ講英文的人。

siㅓㄴ hitㄱ punㅅㄱ lɪkㄱ •e tsʻeʔㅓ, ɱㅓㄴ siㅓㄴ hitㄱ punㅅㄱ aŋㅅㅏ tsʻeʔㅓㄱ peㅅ •e。

是　（那）本　綠（的）册，不　是　那　本　紅　册　皮（的）。

ʻauㅅㄱ ʻbeㅓㄴ ʻkauㄴㅅ tsunㅅ kauㄴ •e siㅅㅏ tsunㅓ。

（还）未　到　船　到　（的）时　（候）。

（2）指示詞往往重讀（并不是特别加强），不变調：

hitㄱ (l)eㅅㅏ laŋㅅ, tsinㄱㅏ lauㅅㄱ sitㄱ。

那　个　人，眞　老　实。

tsitㄱ kiㄱㅏ tsuㅓㄴ laiㅅㅏ tsuiㅅㄱ pitㅓ siㅓㄴ patㄱㄴ laŋㅅㅏ eㅅ。

这　支　自　来　水　笔，是　别　人　的。

第二句 e˩ 有双重作用，除表示領屬关系外还表示肯定語气，所以重讀；“别人”的“人”是代詞性的，在 e˩ 前照例要变調。

指示詞和名詞之間的量詞都得变調，如：

这領衫 tsit˥ niã˩˧ sã˥，　　这条褲 tsit˥ tiau˩˧ k'ɔ˩，

这粒球 tsit˥ liap˥˩ kiu˩，　　这从树 tsit˥ tsaŋ˩˧ ts'iu˧，

这支烟 tsit˥ ki˥˧ hun˥，　　这尾魚 tsit˥ be˩˧ hi˩。

指示詞多数式在單数式后面加“几”kui˩˧，或者說 tsia˥ e˧“这些”，hia˥ e˧“那些”。

(3) 直接引語的主句謂語(如“講，問，答”)不变調，間接引語的主句謂語必須变調。例如：

a) i˥˧ kəŋ˩ gua˩˧ m̩˧˩ k'i˩。伊說：“我不去”。

b) i˥˧ kəŋ˩˧ gua˩˧ m̩˧˩ k'i˩。伊說我(轉述者)不去。

sian˥˧ sĩ˥˧ mŋ̩˧ ·gua˩˨：li˩ tsa?˥˩ lit˥ u˧˩ k'uã˩ ·kĩ˩ ·i˥˩ ·bo ˩˨？

先　生　問　我，“你　昨　日　有　看　見　伊　无？”(先生問我：“你昨兒看見了他么？”

sian˥˧ sĩ˥、mŋ̩˧˩ gua˩˧ k'uã˩˧ tiŋ˩˧ lit˥、u˧˩ k'uã˩ ·kĩ˩ ·i˥˩ ·bo ˩˨。

先　生　問　我　看　頂　日　有　看　見　伊　无。(先生問我前兒个看見他沒有)。

(4) 代名詞重讀时不变調：

kiã˩ si˧˩ li˩ p'a?˧ ·p'ua˩ ·e，　m̩˧˩ si˧˩ gua˩ p'a?˩ ·p'ua˩ ·e。

鏡　是 你 拍(打) 破　(的)，(不) 是　我　拍　破　的。

(5) 謂語前的状語(副詞)重讀时略有停頓，不变調，例如：

gun˩ sit˥˩ tsai˧ tsin˥˧ bo˩˧ ɪŋ˩。

我們　实　在　眞　无　閑

i˥˧ uan˩˧ tsuan˩ si˧˩ tsit˥˧ (l)e˩˧ sin˥ ·e laŋ˩。

伊　完　全　是　一　个　新　(的) 人。

常用的副詞还有絕对 tsut˥˧ tu˩，眞实 tsiã˥˧ sit˥，所以 so˩˧ i˩，永远 ɪŋ˩˧uan˩，显明 hian˩˧ bɪŋ˩(显然)，特别 tɪk˥˩ piat˥，常常 sioŋ˩˧ sioŋ˩，罕 han˩˧lit˥，当然 toŋ˥˧ lian˩，还是 iau˩˧ ku˥。

11. 輕声——上述連調变化以二字連讀为基础，上字变調而下字不变，是語音的节奏問題；輕声現象恰好相反，輕声字是位于核心字末尾的輕音节，不論舒促一律变阴去 ˩11 或 ˧21，服从一定的語法結构，中心詞語是意义和語句的核心。比如：

li˩ ·sian˥˩ ·sĩ˥˩ si˧˩ nan˩˧ e˩˧ ɪŋ˥˧ bun˩˧ sian˥˧ sĩ˥。

李　先　生　是　咱們　的　英　文　先　生

“李先生”以“李”为調組核心，“先生”是后附的称号，讀輕声(甚至縮减为 sian˩)；第二个“先生”是有具体意义的体詞，按一般变調处理。可見“先”这个字有三种讀法：sian˥ 是本調，sian˥˧ 是变調(核心字前面的)，sian˥˩ 是輕声(核心字后面的)。所有的代名詞和一部分代詞性或副詞性的詞素或語法成分都有同样的情形，如：

ᶜ我：gua˩ m̩˧˩ k'uã˩。我不看。(我，重讀。)

hɔ˧˩ gua˩˧ k'uã˩。給我看。(我，变調。)

t‘e?˧˥ hɔ˧˩ •gua˨˩。拿給我！（我，輕声。）

˧来: i˥ mi˧˩ lai˧。伊不来。

be?˧˥ k‘i˨˥ lai˧˦ ts‘ŋ̍˧˦ tɪŋ˨。爬起来床頂。（爬上床来。）

be?˧ •k‘i˨˩ •lai˧˩。爬起来。（爬上来。）

核心詞后面的輕音条例很繁复，下面是比較显著的几項，大都以三字連讀为基础：

（1）句尾以代詞构成的詞組，如：

ts‘ap˧ •i˥˩ •k‘i˩ •bo。管伊去呢。（别理会他。）

gun˨ •a˩ bo˧˦ le?˥ kɔŋ˨ •li˨˩ •la。我們并不在講你啊。

（2）副詞性的后附成分，如

pua?˥ •lo •k‘i。跌落去。（跌下去。）

k‘ia˧ •k‘i •lai。企起来。（站起来。）

tsau˨ •ts‘ut •k‘i。走出去。（跑出去。）

kiã˧ •lip •lai。行入来。（走进来。）

tiam˨ •to?。点着。（点上火。）

p‘a?˧ •sit。拍熄。（打熄，灭火。）

（3）句尾表示疑問或反詰的否定詞，如

be?˥ tsia?˥˩ hun˥ •bo? 要食烟不？（be?˥ 重讀，略有停頓，不变調。）

be?˥ bue˨ •m̩? 要买不？

k‘i˨ •lai •be? 起来未？

bo˧˦ hit˥ le˧˦ laŋ˧, •u •bo? 沒有哪个人，有么？

tsiu˧˩ si˧˩ an˨˥ ni˥, •si •m̩? 就是这样，是么？

（4）句尾表示未完成（祈使）或完成的謂語形式：

lai˧˦ k‘i˩ •ɔ＝kiã˧ ɔ˨。去吧＝行啊（走罢）。

ts‘ut˧ •k‘i •la。出去了。

he˨˥ ts‘ia˥ kau˩ •la。火車到了。

k‘uã˩ •kĩ •la。看見了。

（5）名詞尾和动量詞詞組：

hit˥ le˧˦ a˨˥ pui˧ •e。那个肥（胖）子。

tsia?˥ tsit˥˩ •tsui˨˩ •a。食（吃）一小嘴（口）。

tan˨ •tam •po •ku •a。等淡薄久仔。（等一会兒。）

tan˨ •tsit •tiam •a •ku •a。等一点仔久仔。（等一下。）

（6）表示被动意义的后附成分：

p‘a?˧ •tio •la。拍（打）中了。

kiã˥ •tio。惊着。（吃惊。）

kiã˥ •si。惊死（吓坏了）。（比較 kiã˥˦ si˨ “怕死”。）

kiã˥ •si •laŋ。惊死人。（極可怕。）

（7）有些表示时間的日常用語，核心在前，如 lit˥ •si 日时（白天），mi˧ •si 晚时（晚上）。（但昨日 tsa?˥˩ lit˥，頂日 tɪŋ˨˥ lit˥ “前兒个”。）

上述輕声不但使一个气呼群的核心显得突出，并且能够表示細微的意义区别，至少也使語句避免單調。輕声跟一般的連調变化形成相反的对照，一个气呼群只有一个核心音节保持原調，这个核心音节可以是一个單音詞（如指示詞），也可以是两个以上的音节的头一个（后加成分讀輕声）或末一个（一般变調的基本类型）。輕声和变調在汉語各方言繁簡不同，在厦門話（代表閩南話）几乎是最頻繁的，应用在遣詞造句上能使語句結构多样化。調的組合是閩南話的基本特征之一。最后，讓我們看一下單音形容詞三叠形式的"調組"結构：

第一音节（阴平、阳去、阳入）变同阳平，第二音节按一般規律变調，第三音节保持原調，如 kŋ˧ kŋ˧ kŋ˥ ·a 光光光啊（很亮），p'aŋ˧ p'aŋ˧ p'aŋ˥ ·a 芳（很香）；tua˧ tua˨˩ tua˧ ·a 大（很大），taŋ˧ taŋ˨˩ taŋ˧ ·a 重（十分沉重）；pe?˧ pe?˨˩ pe?˥ 白（雪白），sit˧ sit˨˩ sit˥ ·a 很（結）实。

第一第二音节（阴上、阴去、阴入）按一般規律变調，第三音节保持原調，如 sui˥ sui˥ sui˨ ·a 眞美，ho˥ ho˥ ho˨ ·a 好極了；sue˨ sue˨ sue˨˩ ·a 細（很小），tsiã˨ tsiã˨ tsiã˨˩ 很正（确）；p'ɔk˥ p'ɔk˥ p'ɔk˧ ·a 很（淵）博。

第一第三音节保持原調（阳平），第二音节按一般規律变阳去，如 ĩ˧ ĩ˧ ĩ˧ ·a 圓溜溜，aŋ˧ aŋ˧ aŋ˧ ·a 紅紅的。

比方說 hit˥ le˧˧ sin˥˧ niũ˧ tsŋ˥˧ ka?˥ sui˨˥ sui˨˥ sui˨ ·a "那个新娘装（？打扮）得多美啊"，要是不按照变調規律說，就不可能正确地傳达神情。变調同音量有較密切的关系，比如一个單音形容詞重迭三次，中間的一次就要短些；可是变調同音势（加重加强）沒有显著的关系。变調和輕声在語义和語法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在实用語音学或实驗語音学上也是一个比較艰难的課題。

文白讀音的分歧

12. 每一个方言都有文白讀音的分歧，但是在这方面沒有一个方言赶得上閩南話的。閩南話讀書音和白話音几乎各自形成了一个語音系統。为什么会有这样严重的讀書音和白話音的分歧呢？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閩南話在語音上与民族共同語有着很大的距离，加上閩南的方言文学不很發达（比不上吳方言和粵方言），閩南人說的是閩南方言，看的写的却是全民共同的文学語言，这样，讀書时模仿"官話"發音以迁就書面語言，但是，方音是自成系統的，只要是用方言念書，尽管竭力模仿"官話"發音，仍然不能不服从方言本身的發音習慣，結果就产生了一方面仍以方音为基础，一方面又受"官話"影响而經过一定程度"改造"的讀書音。長期以来，这套讀書音跟白話音形成了双軌并存的現象，白話音代表閩南話自身發展長期形成的方言独特面貌，讀書音却表現出"向民族共同語靠攏"的趋势，因此比較接近于"官話"的系統。由于文学語言对方言的影响不断加强，目前閩南話已經有不少讀書音与白話音交錯的現象，有的原来只能用以念書的音現在也用到口語里来了，这也就相对地減少了文白之間的分歧。但是，就日常交际来說，至少目前話音仍占主导地位。我們研究閩南話，都非从話音入手不可；如果只从讀書音出發，看不到那些在文字上难以表达的口語，那就无从認識閩南話的全貌了。

閩南話的讀書音和白話音有相当整齐的对应規律，罗常培先生在《厦門音系》中曾經把它归納为三大項，每項又分为若干条：同声异韵十七条，同韵异声两条，声韵俱异两条（厦門音系41—49頁）。最近陈垂民同志在《厦門話讀音和話音分歧的初步整理》一文（中山大学科学討

論会油印稿，1957)中对厦門話的文白异讀作了更詳細的分析，我們就根据他所归納的結果，把厦門話的讀書音和白話音的对应关系举例叙述如下：

13. 韵母的对应

(1) 单复元音(阴声韵)的对应

字音		話音	例　字
a	——	e	啞把馬假下牙(麻)
		ua(少)	沙鯊痧(麻)
e	——	ue	鷄齐細(齐)
		ui(个别)	气(微)梯(齐)
		ai(个别)	师獅(脂)使(之)
		i(个别)	弟(齐)
i	——	ia	寄騎奇蟻欺(支)
		e	皮糜(支)未尾(微)
		ua(个别)	倚紙(支)
		ai(个别)	利眉(脂)知(支)
		ui(个别)	气(未)几(微)
		ue(个别)	底抵(齐)地(脂)
o	——	e	伙坐貨禍个(戈)
		ua	破簸歌拖舵(歌)
		au	到扫老草操(豪)
ɔ	——	au	偷鈎搜楼口走(侯)
			瘦(宵)助(魚)
		ue(少)	初疏梳(魚)
		ua(个别)	我(歌)磨(戈)
u	——	ɔ	无敷斧雨芋(虞)
		ia(少)	車举居(魚)
		iu(个别)	树蛀(虞)
		ua(个别)	娶(虞)徙(支)
ai	——	ua	带賴盖蔡泰(泰)
		ue	买卖解蟹鞋(佳)
		e(少)	戴袋灾(咍)
au	——	a	飽抛胶孝吵(肴)
iu	——	au	流刘九朽晝(尤)
		u	舅旧久有(尤)
iau	——	io	表漂庙釣桥(宵)叫尿挑蕭(蕭)
ui	——	e	飞(微)脆(祭)推退妹儡(灰)
ue	——	e	倍佩灰匯(灰)稅岁(祭)
ua	——	ue	花瓜(麻)話(夬)画(挂)

阴声韵的讀書音和白話音的对应关系不外是單韵和單韵（例如 a～e），單韵和复韵(例如 e～ue, au～a)，复韵和复韵(例如 iu～au)三种，文白变讀的范圍始終沒有超出阴声韵本身系統以外。

(2) 鼻尾韵和鼻化韵(阳声韵)的对应

字音		話音	例字
am	——	ãⁿ	担胆敢三衫籃(談)
iam	——	ĩⁿ	鉗鹼染閃(盐)添甜(添)
an	——	ũãⁿ	單炭壇寒岸(寒)山晏(山)
		ɪŋ(少)	簡揀眼閑(山)
ian	——	ĩⁿ	边天見燕(先)篇鞭綿(仙)
		ɪŋ(少)	肩茧前(先)
		an(少)	田牵(先)瓣(山)
		ĩãⁿ(少)	燃件(仙)健(元)
		in(少)	面淺(仙)眠(先)
uan	——	ũãⁿ	盘官半寬欢(桓)
			腕晚(元)傳泉(仙)閂(删)
		ŋ̍	穿轉全串(仙)算管断酸(桓)
		ĩ(个别)	园(仙)丸(桓)
		ũãĩ(个别)	关慣(删)
un	——	ŋ̍	門問頓損村孙(魂)
iaŋ	——	ĩãⁿ	呈成聖餅(淸)命丙京惊(庚)
			定庭(青)
ɪŋ	——	ĩⁿ	彭撐更生(庚)星醒青(青)晶姓(淸)
		an(少)	肯等曾層(登)
		in(少)	輕(淸)屏(青)藤(登)
oŋ	——	aŋ	东通公葱桶馮(东)旁芒莽(唐)
			房望網(阳)港江窗(江)
		ŋ̍	湯康倉光广(唐)霜床装状(阳)
ioŋ	——	ĩũⁿ	張梁章姜唱(阳)
		ɪŋ	龙种用胸拱(鍾)
		iaŋ(少)	亮响娼(阳)
		ŋ̍	長丈向(阳)
		aŋ(个别)	虫甕(东)

阳声韵的讀書音改为白話音，除一部分保留-n 和-ŋ 尾外，其余都变为鼻化音。閩南話的鼻化韵大都用在話音里，主要与讀書音的鼻尾韵对应。

(3) 塞尾韵(入声韵)的对应

字音		話音	例字
ap	——	a?	踏搭合(合)匣鴨(狎)插閘(洽)

iap	——	ue?	俠狹莢笠(帖)
		a?	貼叠(帖)腊猎(叶)
		i?(个别)	碟(帖)接(叶)
		ia?(个别)	蝶(帖)頁(叶)
at	——	ua?	割渴葛撒辣(曷)
uat	——	ua?	鉢撥潑闊活末(末)刷刮(鎩)
		e?	雪絕(薛)月(月)缺(屑)
iat	——	i?	裂薛舌折(薛)鉄蔑(屑)
		at	結节(屑)揭(月)别(薛)
		uat(个别)	閱热(薛)撇(屑)
ok	——	ak	木讀瀑扑目(屋)剝角駁(覚)
		o?	落昨錯薄索鶴(鐸)
ık	——	e?	白客帛格(陌)麦册脉隔(麦)
		ia?	壁只亦易(昔)錫璧(錫)
		at(少)	瑟虱栗(櫛)力値(职)
iok	——	ık	竹菊叔(屋)綠局曲(烛)
		io?(少)	略約着(藥)

入声韵的讀書音改为白話音，絕大部分都是由 -p、-t、-k 韵尾改为-? 韵尾，只有少数仍保留-p、-t、-k 尾。

14. 声母的对应

(1) 同部位的对应

字音	話音	例　字
t‘	t	苧甜恬

以上字音和話音的發音部位是一样的，只是發音方法有送气与不送气之分。

(2) 近部位的对应

字音	話音	例　字
s	t	事
	t‘	篩
ts	t	滓注轉推
	t‘	柱
ts‘	t‘	釵窗
h	k‘	呼
k	h	裘
g	h	蟻岸
t	ts‘	田
ts	l	遮皺

以上字音和話音的發音部位比較接近，有的是舌尖齿音和舌尖齿龈音对应，有的是舌根音和喉音对应。在發音方法上大都是擦音和塞音相对，或是塞擦音和塞音相对。

(3) 远部位的对应

字音	話音	例　字
h	p	飞斧反妇吠肥
h	p‘	沸伏紡

这一类字在普通話中都念唇齿音 f; 閩南話沒有 f 声母，所有普通話的 f 在閩南話都念成双唇塞音，这正是“輕重唇不分”的特点； 讀書音用 h(u)代替了普通話的 f。

15. 声調的对应

(1) 讀書音的阴平，白話音也是阴平。例如:

例　字	东	功	空	汪	烘	光	初
讀書音	toŋ	koŋ	k‘oŋ	oŋ	hoŋ	koŋ	ts‘ɔ
白話音	taŋ	kaŋ	k‘aŋ	aŋ	haŋ	kŋ	ts‘ue

(2) 讀書音为阳平，白話音也是阳平。例如:

例　字	房	唐	留	眉	長	毛	圓
讀書音	poŋ	toŋ	liu	bi	tioŋ	mo	uan
白話音	paŋ	tŋ	lau	bai	tŋ	mŋ	ĩ

(3) 讀書音为上声，在白話音中大部分也是上声，小部分改为阳去。例如:

讀書音和白話音都是上声:

例　字	榜	把	早	許	久	馬	胆	紡
讀書音	poŋ	pa	tso	hu	kiu	ma	tam	ho
白話音	pŋ	pe	tsa	k‘o	ku	be	tã	p‘aŋ

讀書音为上声，白話音为阳去:

例　字	有	耳	瓦	想	雨	远
讀書音	iu	hi	ua	sioŋ	u	uan
白話音	u	hi	hia	sĩũ	ho	hŋ

(4) 讀書音为阴去，白話音也是阴去的。例如:

例　字	破	半	冻	痛		送	命
讀書音	p‘o	puan	toŋ	t‘oŋ	[illegible]	soŋ	bɪŋ
白話音	p‘ua	pũã	taŋ		kĩ	saŋ	bĩã

(5) 讀書音为阳去，白話音也是阳去的。例如:

例　字	被		梦	利	断	助	硬	柱
讀書音	p‘i	ɔɪ	boŋ	li	tuan	tso	gɪŋ	tsu
白話音		be	baŋ	lai	tŋ	tsau	gĩ	t‘iau

(6) 讀書音为阴入，在白話中大部分也是阴入，小部分改为阳入。

讀書音的阴入，白話音也是阴入的:

例　字	壁	搭	貼	結	割	薛	节
讀書音	pɪk	tap	t'iap	kiat	kat	siat	tsiat
白話音	pia?	ta?	ta?	kat	kua?	si?	tsue?

讀書音为阴入，白話音为阳入的：

例　字	夹	喀
讀書音	kiap	k'ɪk
白話音	kue?	k'ak

(7) 讀書音为阳入，白話音大部分也念阳入，小部分念阴入。

讀書音和白話音都是阳入的：

例　字	别	拔	密	蠟	学	目	十
讀書音	piat	puat	bit	liap	hat	bok	sip
白話音	pat	pui?	bat	la?	?o?	bak	tsap

讀書音为阳入，白話音为阴入的：

例　字	瞌	粕	伏	落
讀書音	ap	pɔk	hok	lok
白話音	k'ue?	p'o?	p'ak	lak

从上面的情况看来，讀書音和白話音之間在声調方面并沒有多大分歧，除一小部分上声改阳去以及阴入和阳入之間有部分交錯現象外，其余調类、調值都沒有什么变异。

以上是就声、韵、調三方面列举讀書音与白話音之間的对应关系。有很多例子都只是在韵母一方面或声母一方面有分歧，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一部分是声母和韵母同时有分歧的，也还有个别文白异讀的字在声、韵、調三方面都不相同的。例如：

声母韵母不相同的：

例　字	黃	园	舌	鞋	鹼	飼	下
讀書音	hɔŋˊ	uanˊ	siatˀ	haiˊ	hamˊ	suˋ	haˋ
白話音	ŋˊ	hŋˊ	tsi?ˀ	ueˊ	kiamˊ	ts'iˋ	?eˋ

声母、韵母、声調都不相同的：

例字	沸	伏	朽	瓦	雨
讀書音	hutˀ	hokˋ	hiuˇ	uaˇ	uˇ
白話音	p'uˀ	p'akˀ	auˋ	hiaˋ	hɔˋ,huˋ

厦門話的文白异讀情况略如上述，其中韵母方面表現最为突出，声母方面分歧較少，声調就更少了。閩南話其他地点方言同样有文白异讀的情况，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

历史比較音韵

16. 閩南音和古音比較

閩南語音的声母和韵母保存了一些古老的特点，分别說明如下：

(1) 白話音重唇輕唇不分，輕唇讀作重唇，跟錢大昕所說的古无輕唇音相符合。但是讀書音輕唇轉变为 h 母。例如：

帮母：布豹播貝秘扁兵伯本北——p;
滂母：葩鋪票篇盼潑匹片——p‘;
並母：步傍便畔倍別白——p;
　　菩膨被皮抱——p‘;
非母：方風飞斧分反——p;
　　廢方非夫付反放風發福—— h;
敷母：芳藩蜂仆紡——p‘;
　　肺費敷副仆丰泛芳沸拂—— h;
奉母：飯房馮父吠妇佛伏——p;
　　帆浮縫——p‘;
　　妃防浮凡煩防吠父梵伐佛—— h;

現代方言一般都不保存非母和敷母的分别，可是閩南話显然还保存这个分别。輕重唇不分，而非敷二母有别，这都会使我們联想到上古音，覚得閩南音沒有經过中古唇音分化的过程，而是从上古音直接繼承下来的。

（2）舌头舌上音不分，有舌头而无舌上。例如舌头音：端都 t，透偷 t‘，定从 t、头 t‘；舌上音：知爹 t，徹詫 t‘，澄治 t、程 t‘；这个特征也符合錢大昕所說的古无舌上音。

（3）齿头正齿不分，有齿头无正齿，正齿音二三等也不分。例如齿头音：精賛 ts，清娶噪 ts‘，从昨 ts，心絮 s，邪随 s；正齿音：照（庄）鄒 ts，蔗（章）ts，穿（初）楚 ts‘，車（昌）ts‘，床（崇）渣 ts，射（船）s，柴（崇）ts‘，审（生）沙 s，赦（書）s，禪垂 s。这一点跟南方几个方言相近，而跟北方話不同。

（4）次濁明微字音变 b，疑母变 g，泥娘来变 l，但在鼻化韵前仍讀 m n ŋ。日母字音变 l 或 dz，例如：

明母：麻迷眉民忙目木——b，
　　馬門罵名命滿——m，
微母：忙尾未无微文物——b，
　　問物晚——m，
泥黏 n，娘来弩罗 l；
日母：惹 dz，耳 n，人 l。

（5）全濁“并奉定澄群从床”七母多半变为不送气清音，小半变为送气清音，这一点跟普通話平声变送气清音，仄声变不送气清音不同，而与客家話一律变送气清音也不同。

（6）曉匣，心邪，审禪三組，清濁无别，但匣母話音多变零声母，与喻母相似。心邪审禪一小部分由 s 变为 ts ts‘。

（7）韵母方面，宕通相混，梗曾无别，豪讀同歌，侯讀同模，“騎寄崎蟻”尚存支部故音，“熊”口語保存上古-m 尾，唇音声母后面保存合口，都是閩南音的特点。

17. 閩南音和北京音比較

以下分声母、韵母和声調三項，指出閩南音和北京音的重要对应关系。因为閩南話的語音現象很复杂——白話音和讀書音，口韵和鼻韵，几乎形成了两个重叠的系統，和連詞中發生大量的同化作用，所以这兒的比較只能指出基本的对应条例，而不管細微的枝节。

18. 声母的对应

(1) 閩南話未經顎化的 k k‘ h 相当于北京音 tɕ tɕ‘ ɕ(只出現在齐齿和撮口韵前面):

	閩南	北京
机器	ˌki k‘iˀ	ˌtɕi tɕ‘iˀ
机械	ˌki haiˀ	ˌtɕi tɕieˀ
捐献	ˌkuan hianˀ	ˌtɕyan ɕianˀ
驅遣	ˌk‘u ˇk‘ian	ˌtɕ‘y ˇtɕ‘ian
謙虛	ˌk‘ian ˌhu	ˌtɕ‘ian ˌɕy
玄虛	˧hian ˌhu	ɕyanˀ ɕy
坚决	ˌkian kuat˩	ˌtɕian ˧tɕye
缺陷	k‘uat˩ hamˀ	ˌtɕ‘ye ɕianˀ
解决	ˇkai kuat˩	ˇtɕie ˧tɕye
学系	hak˨ heˀ	˧ɕye ɕiˀ

(2) 閩南音 ts ts‘ s dz 相当于北京音的一部分 ʂt ʂ‘ ʂ ʐ。

	閩 南	北 京
正式	tsiãˀ sɪk˩	tʂəŋˀ ˇʂʅ
时事	˧si suˀ	˧ʂʅ ʂʅˀ
上饒	sioŋˀ ˧dziau	ʂaŋˀ ˧ʐau
实質	sit˨ tsit˩	˧ʂʅ ˧tʂʅ
燃燒	˧dzian ˌsiau	˧ʐan ˌʂau
車站	ˌts‘ia ˇtsam	ˌtʂ‘ɤ tʂanˀ
城市	˧sĩã ts‘iˀ	˧tʂ‘əŋ ʂʅˀ
生产	ˌsɪŋ ˇsan	ˌʂəŋ ˇtʂ‘an
忍受	ˇdzim ˇsiu	ˇʐən ʂouˀ
山水	ˌsan ˇsui	ˌʂan ˇʂuei
手势	ˇts‘iu seˀ	ˇʂou ʂʅˀ

以上的两地的声母源于古正齿音(照組)和日母。

北京另一部分的 tʂ tʂ‘ ʂ 相当于閩南的 t t‘, 源于古舌上音(知組):

	閩 南	北 京
朝朝	ˌtiau ˌtiau	ˌtʂau ˌtʂau
郑重	tɪŋˀ tioŋˀ	tʂəŋˀ tʂuŋˀ
迟迟	˧ti ˧ti	˧tʂ‘ʅ ˧tʂ‘ʅ
朕兆	timˀ tiauˀ	tʂənˀ tʂauˀ
珍重	ˌtin tioŋˀ	ˌtʂən tʂuŋˀ
忠直	ˌtioŋ tit˨	ˌtʂuŋ ˧tʂʅ
追逐	ˌtui tiok˨	ˌtʂuei ˧tʂu
竹箸	tɪk˩ tiˀ	˧tʂu tʂuˀ
猪砧	ˌti ˌtiam	ˌtʂu ˌtʂan

筑宅	tiɔk$_5$ t'ik$_2$	$_{\subset}$tʂu $_{\subset}$tʂai
抽召	$_{\subset}$t'iu tiau^2	$_{\subset}$tʂ'ou tʂau^3

(3) 閩南 b l (d)相当于北京音 m n:

	閩 南	北 京
美妙	$^{\subset}$bi biau^2	$^{\subset}$mei miau^3
明灭	$_{\subset}$biŋ biat$_2$	$_{\subset}$miŋ mie^3
慕名	bɔ^2 $_{\subset}$biŋ	mu^3 $_{\subset}$miŋ
难能	$_{\subset}$lan $_{\subset}$liŋ	$_{\subset}$nan $_{\subset}$nəŋ
女尼	$^{\subset}$lu $_{\subset}$li	$^{\subset}$ny $_{\subset}$ni
男女	$_{\subset}$lam $^{\subset}$lu	$_{\subset}$nan $^{\subset}$ny
农奴	$_{\subset}$lɔŋ $_{\subset}$lɔ	$_{\subset}$nuŋ $_{\subset}$nu
廿年	liap$_2$ $_{\subset}$lian	nian^3 $_{\subset}$nian

以上的两地的声母源于古明泥二母。閩南的 b 也相当于北京的 u-, 源于古微母, 例如"誣无侮武舞务霧勿物袜微尾未味晚万文紋蚊聞吻問亡網忘妄望"等。又, 閩南音 d、l、n 是同一音位的变体, n 只出現在鼻化韵前面, 而 d 和 l 可以自由变讀, 所以北京的两个音位 n 和 l 在閩南話里混同了。

(4) 閩南的 g 相当于北京的零声母和 n:

	閩 南	北 京
疑义	$_{\subset}$gi gi^2	$_{\subset}$i i^3
迎迓	$_{\subset}$giŋ $^{\subset}$ga	$_{\subset}$iŋ ia^3
昂昂	$_{\subset}$gɔŋ $_{\subset}$gɔŋ	$_{\subset}$aŋ $_{\subset}$aŋ
傲岸	$_{\subset}$go gan^2	au^3 an^3
語言	$^{\subset}$gu $_{\subset}$gian	$^{\subset}$y $_{\subset}$ian
五月	gɔ^2 gɐʔ$_2$	$^{\subset}$u ye^3
逆	gik$_2$	ni^3
牛	$_{\subset}$gu	$_{\subset}$niou
凝	$_{\subset}$giŋ	$_{\subset}$niŋ
虐	giɔk$_2$	nye^3

(5) 閩南白話音 p 和 p'(一部分), 和讀書音 h 相当于北京音 f:

	閩 南	北 京
分开(白)	$_{\subset}$pun $_{\subset}$k'ui	$_{\subset}$fən $_{\subset}$k'ai
房間	$_{\subset}$paŋ $_{\subset}$kiŋ	$_{\subset}$faŋ $_{\subset}$tɕian
放假	paŋ^3 $^{\subset}$ke	faŋ^3 $^{\subset}$tɕia
肥肉	$_{\subset}$pui baʔ$_5$	$_{\subset}$fei ʐou^3
吃飯	tsiaʔ$_2$ pŋ^2	tʂ'ʅ^3 fan^3
輕浮	$_{\subset}$k'in $_{\subset}$p'u	$_{\subset}$tɕ'iŋ $_{\subset}$fou
拜佛	pai^3 put$_2$	pai^3 $_{\subset}$fo
心腹	$_{\subset}$sim pak$_5$	$_{\subset}$ɕin fu^3

裂縫	li?$_2$ l'aŋ^2	lie^3 feŋ^3
方法	(讀)$_c$hɔŋ huat$_3$	$_c$faŋ ^{c}fa
分發	$_c$hun huat$_3$	$_c$fən $_c$fa
夫妇	$_c$hu hu^2	$_c$fu fu^3
紛煩	$_c$hun $_s$huan	$_c$fən $_s$fan
肺腑	hi^3 ^{c}hu	fei^3 ^{c}fu
丰富	$_c$hɔŋ hu^3	$_c$fɔŋ fu^3
吩咐	$_c$huan hu^3	$_c$fən fu^3
犯法	huan^2 huat$_3$	fan^3 ^{c}fa
仿佛	^{c}hɔŋ hut$_3$	^{c}faŋ fu^3
發福	huat$_3$ hɔk$_3$	$_c$fa $_c$fu
防風	$_s$hɔŋ $_c$hɔŋ	$_s$faŋ $_c$fɔŋ
反复	^{c}huan hɔk$_2$	^{c}fan fu^3

閩南人学習普通話应該記住一个公式：閩南白話音 p 或 p', 讀書音 h, 就相当于北京音 f, 例如"富"pu^3, hu^3, 北京讀 fu^3; 如果閩南讀書音 h, 白話音不是 p 或 p', 那么閩南的 h 恰好就是北京的 x, (按音位系統說是相当的，只是音值或發音部位略有差别)，例如厦音"化"[hua^3, hue^3], 灰[$_c$hue], 悔[^{c}hue], 活[huat$_2$]。

19. 韵母的对应

厦門和北京的韵母系統差别很大，所以韵母的对应关系是錯綜复杂的。北京有 ɿ ʅ y ɤ ei ou 几韵，閩南沒有。閩南有 ɔ, 带-m 尾的韵，鼻化韵，入声韵，北京都沒有。

(1) 厦門 u 相当于北京 ɿ, 如厦音資 $_c$tsu, 此 ^{c}ts'u, 思 $_c$su。(在閩南其他地点，这个音比較接近北京，泉洲是 ɿ, 南安是 i。)

(2) 厦門 i, u 或 e 相当于北京 ʅ, 例如厦音时 $_s$si, 市 ts'i^2, 致 ti^3, 迟 $_s$ti, 事 su^2, 势 se^3。

可是北京有一大部分的 ʅ 是从入声韵轉变而来的，例如厦音执 tsip$_3$, 汁 tsip$_3$, 湿 sip$_3$, 十tsip$_2$, 直 tit$_2$失 sit$_3$, 日 lit$_2$, 織 tsik$_3$, 識 sik$_3$, 这些字在北京讀翹舌音拼 ʅ。

(3) 厦門 u 相当于北京 y, 例如厦音呂 lu^2, 居 $_c$ku, 拘 $_c$k'u, 虚 $_c$hu, 聚 tsu^2, 趋 $_c$ts'u, 需 $_c$su。(在閩南其他地点，这个音比較接近北京，泉州是 ɯ, 漳州是 i。) 可是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对应情况也就不同：一，在閩南 p 或 h，北京 f 声母后面，两地都讀 u, 例如"夫妇富府"; 二，閩南 t 組声母，北京 tʂ 組声母后面，厦門讀 u 或 i, 北京讀 u, 例如厦音除 $_s$tu, 猪 $_c$ti。

与此相关，厦門的 uan 和 un 相当于北京的 yan 和 yn 二韵，例如厦音权 $_s$k'uan, 軍 $_c$kun。(比較龙岩 $_s$kian, $_c$kin。)

可是北京有一部分 y 是从入声韵轉变而来的，例如厦音綠liɔk$_2$, 玉 giɔk$_2$, 郁hiɔk$_3$, 律lut$_2$, 这些字北京都讀 y 韵。与此相关，北京的 ye 也是从入声韵轉变而来的，試比較厦音决 kuat$_3$, 缺 k'uat$_3$, 雪 suat$_3$, 絕 tsuat$_2$, 学 hak$_2$, 虐 giɔk$_2$。

(4) 厦門舌齿音后面的 ia, 舌根音后面的 o, 相当于北京的 ɤ:

	遮	者	車	奢	賒	蛇	社	惹
厦門	$_c$tsia	^{c}tsia	$_c$ts'ia	^{c}sia	$_c$sia	$_s$sia	sia^2	^{c}dzia
北京	$_c$tʂɤ	^{c}tʂɤ	$_c$tʂ'ɤ	$_c$ʂɤ	$_c$ʂɤ	$_s$ʂɤ	ʂɤ^3	^{c}ʐɤ

	哥	箇	科	可	何河和
厦門	ˌko	koˀ	ˌk‘o	ˈk‘o	ˈho
北京	ˌkɤ	kɤˀ	ˌk‘ɤ	ˈk‘ɤ	˧˥xɤ

可是厦門的 ik 也相当于北京一部分 ɤ(从入声韵轉变而来的):

	得	忒	勒	革	客	黑	则	测	色
厦門	tikˌ	t‘ikˌ	lik₂	kikˌ	k‘ikˌ	hikˌ	tsikˌ	ts‘ikˌ	sikˌ
北京	˧˥tɤ	t‘ɤˀ	lɤˀ	˧˥kɤ	k‘ɤˀ	ˈxɤ	˧˥tsɤ	ts‘ɤˀ	sɤˀ

但是在唇音后面,厦門 ik 却相当于北京的 o, 例如:

	伯	拍	墨
厦門	pikˌ	p‘ikˌ	bik₂
北京	˧˥po	p‘oˀ	moˀ

(5) 厦門 ue(少数 e),ui 和北京 ei, ui(uei)相当:

	陪	內	魁	飞	岁
厦門	pue²	due²	ˌk‘ue	ˌpe	sueˀ
北京	˧˥p‘ei	neiˀ	ˌk‘uei	ˌfei	sueiˀ

“陪內魁”屬古灰韵,“飞”屬古微(归)韵,“岁”屬古祭韵。

	梅	堆	推	雷	摧	肥	归	輝	虽	錐	亏
厦門	˧˥bũĩ	ˌtui	ˌt‘ui	˧˥lui	ˌts‘ui	˧˥hui	ˌkui	ˌhui	ˌsui	ˌtsui	ˌk‘ui
北京	˧˥mei	ˌtuei	ˌt‘uei	˧˥lei	ˌt‘suei	˧˥fei	ˌkuei	ˌxuei	ˌsuei	ˌtsuei	ˌk‘uei

“梅堆推雷摧”屬古灰韵,“肥归輝”屬古微(归)韵,“虽錐”屬古脂(追)韵,“亏”屬古支(为)韵。这几韵都是合口呼:在唇音后面北京音沒有保存合口的性質(指“陪飞梅肥”等等),厦門音却保存合口,这也是厦門方音的一个特点(只有“飞”字丢了合口)。这几韵的演变,有的原屬一韵后来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韵(如灰韵),有的原屬于不同的韵而后来混同了,还看不出明确的条件来。

(6) 厦門讀音 o, 話音 au(泉州 io)相当于北京 ou。

	投	头	漏	鈎	扣	后	奏	凑	嗽
厦門讀音	˧˥to	˧˥t‘o	lo²	ˌko	k‘oˀ	ho²	tsoˀ	ts‘oˀ	soˀ
話音	˧˥tau	˧˥t‘au	dau²	ˌkau	k‘auˀ	au²	tsauˀ	ts‘auˀ	sauˀ
北京	˧˥t‘ou	˧˥t‘ou	louˀ	ˌkou	k‘ouˀ	xouˀ	tsouˀ	ts‘ouˀ	souˀ

(7) 厦門 o 相当于北京 u, 这类字很多:

	哺	鋪	母	都	奴	路	姑	苦	五	呼
厦門	ˈpo	ˌp‘o	ˈmo	ˌto	˧˥lo	loˀ	ˌko	ˈk‘o	go²	ˌho
北京	ˈpu	ˌp‘u	ˈmu	ˌtu	˧˥nu	luˀ	ˌku	ˈk‘u	ˈu	ˌxu

厦門还有少数字讀音 u, 話音 o, 在北京是 y, 例如雨 hu², ho², 許 ˈhu, ˈk‘o。

(8) 厦門带-m 尾的韵母 am iam im, 在北京以-n 收尾。例如厦音担 ˌtam, 貪 ˌt‘am, 南 ˧˥lam, 藍 ˧˥lam, 甘 ˌkam, 堪 ˌk‘am, 酣 ˌham, 簪 ˌtsam, 参 ˌts‘am, 三 ˌsam, 严 ˧˥giam, 林 ˧˥lim, 金 ˌkim, 欽 ˌk‘im, 吟 ˧˥gim, 朕 tim²(北京 ʈʂənˀ),琛 ˌt‘im(北京 ˌts‘ən), 森 ˌsim (北京 ˌʂən),任 dzim²。

(9) 厦門入声韵在北京音的轉变情形，列举如下：

厦音—京音	例　字　（只注厦門音）
ap—a	答 tap$_2$ 塌 t'ap$_2$ 納 lap$_2$ 拉 lap$_2$ 杂 tsap$_2$ 霎 sap$_2$
ia	恰 k'ap$_2$ 压 ap$_2$
ɤ	鴿 kap$_2$ 合 hap$_2$
iap—ie	蝶 tiap$_2$ 帖 t'iap$_2$ 聶 liap$_2$ 刼 kiap$_2$ 怯 k'iap$_2$ 业 giap$_2$ 协 hiap$_2$ 捷 tsiap$_2$
	窃 ts'iap$_2$
ɤ	涉 siap$_2$
ip—i	立 lip$_2$ 及 kip$_2$ 吸 k'ip$_2$ 翕 hip$_2$ 集 tsip$_2$ 輯 tsip$_2$
ɿ	执 tsip$_2$ 汁 tsip$_2$ 湿 sip$_2$ 十 tsip$_2$
at—a	軋 at$_2$ 瞎 hat$_2$ 豁 hat$_2$ 刺辣 lat$_2$ 八 pat$_2$ 杀 sat$_2$
ie	結 kat$_2$ kiat$_2$ 力栗 lat$_2$ lık$_2$ 歇 hat$_2$ 别 pat$_2$ piat$_2$
ɤ	喝 hat$_2$ 核 hat$_2$ 葛割 kat$_2$ 渴 k'at$_2$ 克 k'at$_2$
iat—ie	别 piat$_2$ 撇 p'iat$_2$ 灭 biat$_2$ 列 liat$_2$ 結 kiat$_2$ 絜 k'iat$_2$ 血 hiat$_2$ 节 tsiat$_2$
	切 ts'iat$_2$
ɤ	哲 tiat$_2$ 徹 t'iat$_2$ 設 siat$_2$ （北京 tʂɤ, tʂ'ɤ, ʂɤ）
it—i	笔 pit$_2$ 匹 p'it$_2$ 蜜 bit$_2$ 吉 kit$_2$ 七 ts'it$_2$
ɿ	失 sit$_2$ 日 dzit$_2$ 直 tit$_2$
ut—u	不 put$_2$ 勿 but$_2$ 黜 t'ut$_2$ 骨 kut$_2$ 忽 hut$_2$ 出 ts'ut$_2$ 术 sut$_2$ 戌 sut$_2$
y	律 lut$_2$ 屈 k'ut$_2$
o	佛 put$_2$
uat—o(uo)	鉢 puat$_2$ 潑 puat$_2$ 末 buat$_2$ 掇 tuat$_2$ 說 suat$_2$
ye	决 kuat$_2$ 缺 k'uat$_2$ 雪 suat$_2$ 絕 tsuat$_2$
ie	劣 luat$_2$
ak—uo, o	沃幄渥握 ak$_2$ 目木墨漠 bak$_2$ 落 lak$_2$ lɔk$_2$ 扑仆 p'ak$_2$ p'ɔk$_2$
ye	岳嶽乐 gak$_2$ 学 hak$_2$
ɔk—u	扑 p'ɔk$_2$ 目 bɔk$_2$ 督 tɔk$_2$ 鹿 lɔk$_2$ 哭 k'ɔk$_2$ 伏 hɔk$_2$ 速 sɔk$_2$
o, uo	北 pɔk$_2$ 托 t'ɔk$_2$ 国 kɔk$_2$ 作 tsɔk$_2$
iɔk—ye	掠略 liɔk$_2$ 謔 hiɔk$_2$ 約 iɔk$_2$
y	綠 liɔk$_2$ 菊 kiɔk$_2$ 曲 kiɔk$_2$ 玉 giɔk$_2$ 郁 hiɔk$_2$ 鞠 kiɔk$_2$ 局剧 kiɔk$_2$ 旭 hiɔk$_2$
	畜蓄 hiɔk$_2$ 育浴欲 iɔk$_2$
u	竹 tiɔk$_2$ 畜 t'iɔk$_2$ 烛 tsiɔk$_2$ 触 ts'iɔk$_2$ 叔 siɔk$_2$ 辱 dziɔk$_2$
ik—i	壁 pik$_2$ 碧 p'ik$_2$ 覓 mik$_2$ 的 tik$_2$ 力 lik$_2$ 击 kik$_2$ 隙 k'ik$_2$ 即 tsik$_2$
	織 tsik$_2$ 赤 ts'ik$_2$ 識 sik$_2$

上面的两地韵母对应条例，如果运用广义的音位观点，还可以簡化些。比如北京 ɿ 只同 tʂ tʂ' ʂ 相拼，是 i 的一种变体，所以厦門的 ip it ik 可說是相当于北京的 i（包括 ɿ）。又，北京 e 和 ɤ 是同一音位的变体，e 只出現在 i 和 y 的旁边，所以厦門的 at iat 相当于北京的 ɤ 和 ie。

（北京声母如果是舌根音，韵母便是 ɤ；韵母如果是 ie，声母便是舌根音經过顎化而变成的舌面音。）

20. 声調的对应

声調的比較，应該首先分别調类，看出两地調类的分化和合并情形，然后才能按照两地相当的調类，分别比較每一調类的調值。厦門和北京的声調比較如下：

調类	平		上	去		入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厦門	˥ 55	˧ 24	˨ 51	˩ 11	˧ 33	˧ 32	˥ 5
北京	˥ 55	˧ 35	˨˩ 214	˥˩ 51		（阴阳上去）	
举例	边	駢	扁	变	便	八百	拔麦

厦門話上声也不分阴阳，古全濁声母字基本上变同阳去，但有小部分仍讀上声。

三 閩南方音特点

21. 声母方面

（1）潮州、浙南同厦門一样，l 和 d 不分音位，但 p—b, k—g 这两对清濁相配的塞音仍然齐备。海南（文昌）的 b d g 的实际音值带有喉部肌肉的紧縮，略似吳語区浦东川沙南滙的 ʾb ʾd ʾg。（浙南以溫州专区平阳县部分地区的閩語为代表。）

（2）海南方言沒有送气塞擦音，ts‘ 声母大部分讀 s。例如："差"sa˧，"慈"si˩。

此外，海南方言沒有送气塞音 [t‘] [k‘]，只保留一个不純粹的 p‘，这个 p‘ 的实际音值介乎 p‘ 与 pf‘ 之間，略带摩擦。送气音消失可以說是海南方音的又一特点。

（3）厦門和浙南鼻音 m n ŋ 与塞音 b d g 趋于混同，在潮州却沒有。下面的例子潮州話必須讀鼻音或边音：

美妙	muiˀ˨	miauˀ˧
男女	lam˧˥	nɯŋˀ˨
昂昂	ŋaŋ˧˥	ŋaŋ˧

22. 韵母方面：

（1）厦門方音沒有舌尖元音 ɿ。这一特点同海南方音是一致的，可是潮州話和浙南閩語都是有 ɿ 韵母的。

	厦門	海南	浙南	潮州
資	tsu˥	tsi˧	tsɿ˥	tsɿ˧
此	ts‘uˀ˨	siˀ˩	ts‘ɿˀ˨	ts‘ɿˀ˨
思	su˥	si˧	sɿ˥	sɿ˧

（2）厦門方音保存了鼻音韵尾-m、-n、-ŋ，在其他各地不完全一样：潮州地区潮州市保存了-m 尾，但-n 尾一律变同 -ŋ 尾；澄海、汕头一带却連-m 和-n 都变同-ŋ，因此就只有一个-ŋ 尾；浙南保存了-n、-ŋ 尾的区别，却沒有了-m尾；海南島文昌方音完整地保存了-m、-n、-ŋ，但东南岸的万宁一带沒有-m。例如：

	厦門	浙南	潮州	澄海	文昌	万宁
休	lim˧	lin˧	lim˥	liŋ˥	liom˩	lin˩
边	pian˥	pian˥	pieŋ˧	piaŋ˧	pien˧	pien˧
平	piaŋ˧	pieŋ˧	p'eŋ˥	p'eŋ˥	p'eŋ˩	p'eŋ˩

（3）厦門方音保存了韵尾-p、-t、-k，这在其他各地也不完全一样。潮州地区潮州市保存-p尾；-t尾失落，讀同-k尾，除此以外还多出了一个-ʔ尾。澄海一带-p尾失落，-t尾变同-k尾；海南島文昌有-p、-t、-k、-ʔ四个韵尾，而万宁一带失去了-p尾，保存-t、-k、-ʔ尾。最特别的是浙南閩語，全部丢了-p、-t、-k尾，古入声韵的字一律变为-ʔ尾；这个-ʔ尾由于阴入、阳入的区别，紧喉作用有强弱不同，实际上有-ʔ和-'两种。例如：

	厦門	浙南	潮州	澄海	文昌	万宁
答	tap˧	taʔ˥	tap˨	tak˨	tap˧	tak˧
得	tɪk˧	tieʔ˥	tik˨	tik˨	tit˧	tit˧
識	sɪk˧	sieʔ˥	pak˨	pak˨	bak˧	bak˧
血	hiet˧	xieʔ˥	hueʔ˨	hueʔ˨	ueʔ˧	ueʔ˧

（4）厦門口語中有丰富的鼻化韵，这一特色也同样体現在潮州和浙南。可是海南沒有鼻化韵。例如：

	厦門	浙南	海南	潮州
見	kĩ˩	kĩ˩	kĩ˨	ki˨
边	pĩ˥	pĩ˥	pĩ˧	pi˧

23. 声調方面

厦門有七个声調，除上声外，平、去、入各分阴阳。这在整个閩南方言可算是具有普遍性的。浙南和海南都同样具备七个声調。可是，潮州一带却有八个声調，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例如：

例字	厦門	浙南	潮州	海南
詩	阴平 ˥$_{55}$	阴平 ˥$_{55}$	阴平 ˧$_{33}$	阴平 ˧$_{33}$
时	阳平 ˨$_{24}$	阳平 $_{24}$˨	阳平 ˥$_{55}$	阳平 ˩$_{11}$
死	（阴）上 ˩$_{51}$	上声 ˩$_{453}$	阴上 ˩$_{53}$	上声 ʔ˩$_{21}$
是	（阳去 ˧$_{33}$）	（阳去 ˩$_{31}$）	阳上 ˨$_{35}$	（阳去 ˩$_{53}$）
四	阴去 ˩$_{11}$	阴去 ˩$_{11}$	阴去 ˨$_{214}$	阴去 ˨$_{24}$
事	阳去 ˧$_{33}$	阳去 ˨$_{31}$	阳去 ˩$_{11}$	阳去 ˩$_{53}$
失	阴入 ˧$_{\underline{32}}$	阴入 ˩$_{\underline{54}}$	阴入 ˩$_{\underline{31}}$	阴入 ˧$_{\underline{4}}$
食	阳入 ˥$_{5}$	阳入 ˨$_{\underline{24}}$	阳入 ˧$_{\underline{4}}$	阳入 ˩$_{\underline{21}}$

海南有一种特别的現象，上声字由于調值短促，一律带上了輕微的喉塞-ʔ。这現象不但为閩南方音中所仅見，在汉語其他各方言中也是少見的。例如：

海南"剪"tsienʔ˩　"感"kamʔ˩　"仰"ŋiaŋʔ˩

24. 連讀一般必須变調，这是閩南方言共同的特征。厦門变調前面已經談过，現在把潮州和浙南两地連讀变調規律扼要介紹如下：

潮州和浙南的两字連讀变調規律中，有一个与厦門一致的共同特点，就是无論第二个音节是什么声調，第一个音节都必須变調，拿第一音节阴平为例：

潮州：第一音节阴平在任何声調之前一律变中升 ˧˥：

a. 阴平＋阴平：帮凶[paŋ˧˥ hioŋ˧]

b. 阴平＋阳平：家庭[ke˧˥ t'eŋ˥]

c. 阴平＋阴上：思想[sɿ˧˥ siaŋ˦]

d. 阴平＋阳上：灯泡[teŋ˧˥ p'a˧]

e. 阴平＋阴去：哀告[ai˧˥ kau˨]

f. 阴平＋阳去：灾难[tsai˧˥ laŋ˩]

g. 阴平＋阴入：呼吸[hu˧˥ k'ip˩]

h. 阴平＋阳入：吹笛[ts'ue˧˥ tek˧]

浙南：第一音节阴平，在阴平前变中平 ˧₃₃，在其他声調前变同阳去：

a. 阴平＋阴平：風光[xɔŋ˥˧ kɔŋ˥]

b. 阴平＋阳平：風潮[xɔŋ˥˦ tiau˨]

c. 阴平＋上声：風水[xɔŋ˥˦ sui˦]

d. 阴平＋阴去：風气[xɔŋ˥˦ k'i˩]

e. 阴平＋阳去：風度[xɔŋ˥˦ tɔ˨]

f. 阴平＋阴入：風色[xɔŋ˥˦ sie?˦]

g. 阴平＋阳入：風俗[xɔŋ˥˦ siɔ'˨]

以上是潮州、浙南的阴平字作为第一个音节时的变調情况，其中两地不同的是：浙南"阴平＋阴平"时前一阴平变为原来七个基本調值以外的中平調，其余的都变为"阳去"，而潮州却无論后一音节为何調，前面的阴平一律变为原来八調以外的新調值：˧˥。这一分歧不但表現在阴平为第一音节的連讀变調中，同样也表現在其它各調作为第一音节的連讀变調中。潮州的两字連讀变調結果，第一音节多变为八調以外的新調（只有"阳平变阴去""阳入变阴入"等項除外）；而浙南閩語两字連讀变調中，上字的变化除了个别例外，仍沒有脫离原来七个調类的范圍。

下面我們把潮州和浙南两字連讀上字变調的基本情形分别綜合列表如下：

潮州、浙南的两字連讀变調現象都是以上字变調为主，下字变調極少：

a. 潮州两字連讀只有当下字是阴上，而前面的音节又是阴上、阴去或阴入时，下字才需要由原来的阴上調变为低降調（˩˨）。例如：

永远　ioŋ˥˦　ieŋ˩˨

跳舞　t'iau˨˦　bu˩˨

不免　puk˩˥　mieŋ˩˨

b. 浙南閩語两字連讀只有当下字是阳平、上声、阳去、阴入等調时才需要变下字的調值，規律大致是：

下字是上声或阴入則变为阳去（上字不变），例如：

作者　tsɐ?˦ tɕia˨˦

留給　liu˨ kie?˩˨

潮州两字連讀上字变調表

下字声調 / 上字变調 / 上字原調	阴 平 ㄐ 33	阳 平 ㄱ 55	阴 上 ㄟ 53	阳 上 ㄐ 35	阴 去 ㄐ213	阳 去 ㄴ 11	阴 入 ㄐ 21	阳 入 ㄐ 4
阴　平 ㄐ 33	ㄐ 23	ㄐ 23	ㄐ 23	ㄐ 23	ㄐ 23	ㄐ 23	ㄐ 23	ㄐ 23
阳　平 ㄱ 55	阴去	阴去	阴去	阴去	阴去	阴去	阴去	阴去
阴　上 ㄟ 53	ㄐ 24	ㄐ 24	ㄐ 24	ㄐ 24	ㄐ 24	ㄐ 24	ㄐ 24	ㄐ 24
阳　上 ㄐ 35	ㄐ 21	ㄐ 21	ㄐ 21	ㄐ 21	ㄐ 21	ㄐ 21	ㄐ 21	ㄐ 21
阴　去 ㄐ 213	ㄟ 42	阴上	阴上	ㄟ 42	ㄟ 42	ㄟ 42	ㄟ 42	阴上
阳　去 ㄴ 11	ㄴ 12	ㄴ 12	ㄴ 12	ㄴ 12	ㄴ 12	ㄴ 12	ㄴ 12	ㄴ 12
阴　入 ㄐ 21	ㄐ 3	阳入	阳入	ㄐ 3	ㄐ 3	ㄐ 3	ㄐ 3	阳入
阳　入 ㄐ 4	阴入	阴入	阴入	阴入	阴入	阴入	阴入	阴入

浙南两字連讀上字变調表

下字声調 / 上字变調 / 上字原調	阴　平 ㄱ 55	阳　平 ㄐ 24	上　声 ㄟ453	阴　去 ㄴ 11	阳　去 ㄐ 31	阴　入 ㄟ 54	阳　入 ㄐ 24
阴　平 ㄱ 55	ㅓ 中平	阳去	阳去	阳去	阳去	阳去	阳去
上　声 ㄟ 453	ㅓ 中平	ㅓ 中平	ㅓ 中平	阳平	阳平	ㅓ 中平	阳平
阴　去 ㄴ 11	ㅓ 中平	上声	阴平	上声	上声	阴平	上声
阴　入 ㄟ 54	ㄐ 23	阴入	ㄐ 23	阴入	阳入	阳入	阴入
阳　平 ㄐ 24	阴					去	
阳　去 ㄐ 31							
阳　入 ㄐ 24							

下字是阳平或阳去則变为阴去(上字不变),例如:

脫落　　t'ɒㄴ　loㄐL

全部地　tsuanㄐL　p'ɔㄐ　teㄐL

三个音节以上的变調規律,潮州、浙南两地一样，都是先以第一、第二两音节为一个單位,再以第二、第三两音节,第三、第四两音节为一个單位……,然后每一个單位都按照上述两字連讀变調規律处理。例如:

三字連讀変調:

	潮州			浙南		
浙江省	tsik˨˦	kaŋ˦˦	sẽ˥	tɕ'ie˥˦	kaŋ˧˨	sieŋ˥
做木师	tso˩˨	bak˦˦	sai˦	tsue˨˩	bɐ'˨˦	sai˧

結果是第一、第二音节都変了調,第三音节沒有変。

四字連讀変調:

	潮州				浙南			
莫名其妙	mok˦˨	meŋ˧˨	k'i˧˨	miau˦	bɐ'˨˦	bien˨˦	ki˨˦	biau˩
八月十五	poik˩˦	gue?˦˨	tsa˦˨	ŋou˦	pue i˥˧	ge'˨˦	ts'ɐ?˨˦	gɔu˩

結果是第一、二、三各音节都変了調,第四音节沒有変。

25. 讀書音与白話音的分歧这一特色,在厦門音系中表現得很突出,在其他各地同样也有所表現,不过程度不同罢了。浙南閩語比較接近厦門音系,文白异讀的程度較厉害;潮州,海南两地程度上輕一些,沒有到达"文、白各成体系"的地步。海南方言所以文、白异讀不象其他閩南方言那样厉害,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釋,就是海南方言在韵母中沒有鼻化韵母,因为鼻化韵母在閩南方言中主要是作为話音出現的,阳韵字的文白异讀往往就表現在文言的鼻音韵尾轉为話音的鼻化。海南方音沒有鼻化韵,正好說明文白异讀沒有形成双重的語音系統。

四 閩南方言語法特点

閩南話在語法方面有不少特点,下面就詞法和句法两方面叙述,主要仍以厦門話为依据,旁及潮州、浙南及海南地区的閩南話,挂一漏万是在所难免的。

詞 法

26. 利用双声叠韵方法构成复音詞,在汉語中是常見的。閩南話也运用了这一方式作为派生新詞的手段之一。其中多数是形容詞。例如:

双声:	ts'in˦ ts'ai˨	随便
	t'it˦(ts'it˧)t'o˦	玩耍
	ts'i?˦ ts'ap˦	参与
叠韵:	ut˧ tsut˦	懊恼貌
	bi?˧ ts'i?˦	失意貌
	im˧ t'im˧	阴險貌

也有一些詞是兼用双声和叠韵两种方式构成的。这如同北京話的"嘰哩咕嚕""劈裂破落"一样:前两个音节和后两个音节是叠韵;第一和第三音节,第二和第四音节是双声,这样构成一种所謂拟声詞。閩南話里这类拟声詞是很丰富的。例如:

k'in lin k'oŋ loŋ	搬移东西的声音
p'in lin p'oŋ loŋ	槍声、泅水声
ki li ku lu	說話或类似的声音
tsi li tsiau liau	雀叫声

p‘i li p‘iak liak　　破裂声

27. 重叠构詞法——利用同一音节的重叠，末尾加上一个表示动作的詞，构成一种拟声詞或表示情貌行为的詞語。例如：

hua hua hau↘　　吼，喧嘩声
tok tok sĩũ↘　　想，处心积虑
piaŋ piaŋ kio˩　　叫，击物声
kim kim k‘ũã˩　　看，望穿秋水

28. 利用特殊的詞素派生新詞——閩南話有一些比較特别的詞素，这些詞素可以派生許多新詞，主要是派生新的名詞：

①“师”[sai˥]：这是“师父”的簡称，作为对于各行业劳动人民的尊称，加在动詞的后面，构成一个新的名詞。例如：

做木师　　tsue˨˩ bak˥˧ sai˥
做塗师(泥水匠)　tsue˨˩ t‘ɔ˧˧ sai˥
剃头师　　t‘i˨˩ t‘au˧˧ sai˥

这个“师”在各地閩南話中普遍应用。譯成普通話大概相当于“匠”“員”等，但是在普通話“木匠”并不含有尊敬的意思，閩南話說“做木师”却含有尊敬的意思。

②“仙”[sian˥]：这是对劳动輕微，或不务正业，生活閑散的人的称呼，含有輕視的意味。例如：

吃酒仙　　tsia?˥˩　tsiu↘˩　sian˥
看命仙　　k‘ũã˨˩　mĩã˧˧　sian˥
賭　仙　　kiau↘˩　sian˥
風水仙　　hɔŋ˥˧　sui↘˩　sian˥

③輕音节 e：相当于普通話的“的”，許多动宾結构都可以加 e 而构成一个名詞。例如：

看門的　　k‘ũã˨˩　mŋ˧ e
开車的　　k‘ui˥˧　ts‘ia˥ e
織布的　　tsit˧˩　ɡɔ˨ e
做衫的　　tsue˨˩　sã˧ e

此外，閩南話还有一个用以构成时間詞的特别詞素 tsun˧（恞，陣），这个詞素潮州話用得非常多，讀作 tsuŋ˥。下面就以潮州話为例：

tsi↘˨　tsuŋ˥　　（这恞）　現在
tsa↘˨　tsuŋ˥　　（早恞）　剛才
t‘au˥↘　tsuŋ　　（头恞）　剛才　（近过去）
hɯ↘˨　tsuŋ˥　　（許恞）　那时

29. 利用特有的方言詞加上普通話或古老的單音同义詞构成一个新詞。例如：

p‘ue˥˧　sin˨　　批　信
ts‘u˨˩　t‘e?˧　　厝　宅
pui˧˧　paŋ˨　　肥　胖

“批”“厝”“肥”可以說是閩南方言詞。“信”“宅”“胖”却是普通話的同义詞。

30. 單音詞加上一个相应的量詞，构成新詞。例如：

tsua˨˥	tĩũ˥	紙張
hun˥˦	ki˥	熏支 （烟支）
ts‘iu˧˩	tsaŋ˧	树樅
sŋ̍˥˦	tiau˧	霜条 （冰棍）
tsun˧˦	tsia?˨	船只

这类构詞方式在普通話也常見。不过，具体的实例在閩南話与普通話却有所不同，例如“船只”“紙張”等在普通話和閩南話里都有，但是“烟支”“树樅”（普通話对譯应該是“树棵”）在普通話里却沒有。

31. 复音詞和合成詞的特殊构成方法——-閩南話的复音詞和合成詞，构成方式跟普通話有所不同：

①由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詞素构成的复音詞，在閩南話里詞素的次序多半与普通話不同。例如：

ts‘ian˥	ts‘iu˥	千秋 （秋千）
k‘ɔŋ˥	kian˨	康健 （健康）
kiau˥	k‘i˥	蹺蹊 （蹊蹺）
hũã˥	hi˨˩	欢喜 （喜欢）
ian˨	tsian˨	延迁 （迁延）
lau˨	liat˥	鬧热 （热鬧）

②有些閩南話的偏正式合成詞，結构方式是主要成分（正）在前，附加成分（偏）在后。这与普通話剛好相反。例如：

ts‘ai˩˧	sue˥	菜蔬 （蔬菜）
la?˥˦	lit˥	历日 （日历）
ue˧˦	t‘ua˥	鞋拖 （拖鞋）
hɔŋ˥	t‘ai˥	風颱 （颱風）
laŋ˧˦	k‘e?˨	人客 （客人）

③表示动物雌雄性的詞素，閩南話一律放在动物名称的后面。例如：

kue˥˦	bu˨˩	鷄母 （母鷄）
kue˥˦	kak˨	鷄角 （公鷄）
gu˧˦	kaŋ˥	牛公 （公牛）
gu˧˦	bu˨˩	牛母 （母牛）
ti˥˦	kɔ˥	猪哥 （公猪）

閩南話这一类顚倒詞素的构詞方式，在北方方言中很少見，而在南方粤、客方言中可以找到同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种构詞法跟僮侗語族各語言（僮、黎、侗、水語等）是很接近的。

指代詞

32. 指示事物的代詞，閩南話不是用“这”“那”来表示“近指”和“远指”，而是通过[ts-]

[h-]这两个声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有很整齐的区别。例如：

这	tsi˥, tse˥	那	hi˥, he˥
这个	tsit˩ e˩	那个	lit˩ e˩
这里	tsia˩	那里	hia˩
这些	tsia˥ e˩	那些	hia˥ e˩
这样的	tsia?˩, tsua?˩	那样的	hia?˩, hua?˩
这会兒	tsit˩˧ tsun˩	那会兒	hit˩˧ tsun˩

浙南閩語有一套完整的指示代詞，除單純的指示代詞“这、那”有两种形式以外，还有指远近，指上下，指內外的形式。

这 tɕi˥, tɕie?˥ 那 xi˥, xie?˥

tɕi˥, xi˥ 加在名詞前面，中間一定还要加量詞；tɕie?˥, xie?˥ 也許是指示詞和量詞的結合体，加在名詞前面，一概不再加量詞，如：

tɕi˥ ge˩˨ laŋ˩ 这个人； lɕie?˥ laŋ˩ 这人，

tɕi˥ puɐn˩˨ ts˧˥ 这本書； tɕie?˥ ts˧˥ 这書。

指远近、上下、內外的形式如下：

远近：tse˨ 这里， tɕi˥ kɐ?˥ （这角）

xe˨ 那里， xi˥ kɐ?˥ （那里）

上下：tieŋ˥˧ ke˩ 頂个 （上面那个），

e˥˨ ke˩ 下个 （下面那个）；

內外：lai˩˨ ge˩ 內个 （里面那个），

gua˩˨ ge˩ 外个 （外边那个）。

33. 閩南話的人称代詞，單数变复数大多数地方都有特殊的形态，而不是加“們”。單、复数同为單音节，但其間語音变化相当整齐。例如：

	厦門	潮州	浙南
我	gua˩	ua˥	guɐ˥
你	li˥	lu˥	lu˥（有的地方說 li˥）
伊	i˧	i˦	i˧
我們	gu(a)n˥	u(a)ŋ˥	gu(a)n˥
你們	lin˥	niŋ˥	lien˥
伊們	in˧	iŋ˦	ien˧

潮州單数变复数比較特别，但一般都是通过加鼻音尾。潮州沒有[-n]韵尾，所以一律加[-ŋ]尾；浙南閩語沒有 in 韵，只有 ien 韵，因此，“伊”变“伊們”也就从[i˧]变为[ien˧]了。

人称代詞这一形态变化，在閩南方言里具有極大的普遍性。但海南島上的閩南話，在这一点上却跟一般閩南方言不一样，而是通过加“人”来把單数变复数，这样，复数人称代詞就不再是一个單音节詞，而是双音节詞了。例如：

我	gua?˨	我人	gua?˨ nan˨
你	lu?˨	你人	lu?˨ nan˨
伊	i˦	伊人	i˦ nan˨

閩南話人称代詞第一身复数也有"排除式"与"包括式"的区别，例如：

	厦門	潮州	浙南	海南
我們	gun˨	uŋ˨	guan˨	gua?˩ nan˩(我人)
咱們	lan˨(俺)	naŋ˨(俺)	lan˨(俺)	nan˩ nan˩(侬人)

閩南話單数人称代詞表示領有时可以不加結构助詞"的"，只用人称代詞的复数式直接加名詞就可以了。例如：

gun˨ hu˧˥ dzin˧˨ laŋ˧ (我們妇人家) 我的女人

i˥ si˧˥ gun˨˨ hau˧˨ sĩ˥ (伊是我們后生) 他是我的男孩

lin˨ ta˥ pɔ˥ laŋ˧ (你們男人家) 你的丈夫

gua˨ si˧˥ lin˨ sian˥˨ sĩ˥ (我是你們先生) 我是你們的先生

这种用法只限于对面談話，表示亲屬关系和师徒关系，不分單复数。至于复数人称代詞如果要表示領有关系，那还是得加一个"的"[e˧]字。例如：

tse˨˥ si˧ lan˨˥ e˧˨ dim˧˨ bu˧ 这是咱們的任务。

名　詞

34. 几个名詞詞尾：

A. "仔"

閩南話有一个相当于普通話"兒""子"的詞尾，就是"仔"。这个"仔"是从"兒子"的意思引申出来的(例如潮州話"我仔"是"我的兒子"的意思)，作为名詞的詞尾，就带有附加的語法意义。从語音上看，这个詞尾实际包括两个不同的字：

a. 表示"小"，但不念輕音。如：

厦門：桌仔 [to˧ a˨]　　帽仔 [bo˧˥ a˨]

潮州：椅仔 [i˥˩ kiã˥˧]　　手布仔 [ts'iu˥˩ pou˨˧ kĩã˥˧]

浙南：鼎仔 [tĩã˥˧ a˥˨]　　碗仔 [ũã˥˧ a˥˨]

海南：牛仔 [gu˩ kia?˨]　　衫仔 [sa˧ kia?˨]

b. 表示"討厭""輕視"，不念輕音。如：

厦門：戏仔 [hi˩˧ a˨]

潮州：走鬼仔(丫环) [tsau˥˩ kui˥˩ kĩã˥˧]

这一类有貶义的"仔"，只能加在指人的名詞后面；加在物件后面的"仔"，如"桌仔""椅仔"等，就沒有什么"討厭"或"輕視"的意味。

c. 表示詞类的改变：一个动詞或形容詞由于加上了"仔"尾，就变成了名詞。如果把"仔"去掉，仍然恢复原来的詞类。例如：

厦門：gɔŋ˧ a˨(戇仔，傻孩子)

潮州：p'ai˥˩ kĩã˥˧(不务正业的浪蕩子。p'ai˥ 原为形容詞)

浙南：goŋ˨˩ kə̃˥(戇仔，"戇"是呆，傻的意思)

海南：ho?˨ kia?˨(好仔，与 p'ai?˨ kia?˨ 相对)

一个詞組，加上“仔”尾以后，也可以轉化成为一个名詞，如潮州話的“敗家子”[pai˩˨ kə˧˥ kiã˥]，“短命仔”[to˥˩ mia˩˨ kiã˥]等。

d. 有些跨类的詞，加上詞尾“仔”以后，就固定屬于名詞一类，不能再跨别的类了。例如：

锯 [ku˩]可以作名詞用：“一支锯”，也可以作动詞用：“锯柴”。锯仔 [ku˩˧ a˥]就只能是名詞了。

刷 [bin˥]可以作名詞用：“一支刷”，也可以作动詞用：“刷衫褲”。刷仔 [bin˥˧ a˥]就只能是名詞了。

e. 不表示任何附加意义，只是作为名詞的一个标志。例如：

厦門：兄弟仔 [hiã˧˧ ti˧˩ a˥]

潮州：鼎仔(炒菜的鍋) [tiã˥˩ kiã˥]

浙南：姐妹仔(較年輕) [tɕi˥˧ mũi˨˩ a˥]

海南：婧姊仔(姑娘) [da˧ boa?˨ kia?˨]

这一类不带附加意义的“仔”，沒有固定的应用范圍。各种方言都有类似的情况，但彼此的具体应用不同。例如在普通話“嫂子”“鏡子”都加詞尾“子”，閩南話却沒有“嫂仔”（那样就有“小”的意思）、“鏡仔”的說法；相反地。像“兄弟仔”“姐妹仔”等在閩南話普遍应用，普通話却沒有“兄弟子”“姐妹子”的說法。

B. “挈”

閩南話带有“細小”意义的詞尾中，除“仔”外还有一个“挈” [niu?˧]。这个“挈”比起“子”来，所包含的“小”义更强，有“極小”的意思。“挈”的来源可能是“幼子”的意义的引伸，現在海南話称小孩子做 niau?˨ kia?˨(挈仔)，多少还可以看出这个詞尾的本义。不过，閩南話“挈”的应用有一定的限制，它只能放在“仔”的后面，进一步加强小的程度，形成“名詞＋仔＋挈”的格式。这个“挈”在厦門倒沒有。例如：

潮州：奴仔挈(很小的小孩) [nou˧˥ kiã˥˥ niu?˧]

浙南：椅仔挈(很小的凳子) [i˥˧ kə̃˥˧ niu˧]

海南：牛仔挈(很小的牛) [gu˩ kia?˨ niau?˧]

C. “头”

“头”这一詞尾所表示的附加意义比較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

a. 加在物体的后面，表示这个物体是“塊”形的，“短”的。例如：

椅头 [ĩ˥˧ t‘au˨] （指方而短的椅子）

磚头 [tsaŋ˧˧ t‘au˨] （指截成方塊的磚）

b. 加在人物的后面，有“为首者”的意思。例如：

和尙头 [hue˨˧ sĩu˧ t‘au˨] （指和尙的当家者）

囝仔头 [gin˥˧ a˥ t‘au˨] （指小孩的为首者）

c. 表示詞类的改变：一个动詞或形容詞一經加上“头”以后，就变成了名詞。例如：

暗头 [am ˩˧ t‘au˨]

甜头 [tĩ˨˧ tau˨]

看头 [k‘ũã˩˥ t‘au˨]

食头 [tsia?˧˩ t‘au˨]

d. 仅仅作为名詞的一个組成部分，沒有附加别的意义。例如：

日头 [litㄱㄴ t'auㄴ] （太阳）

菜头[ts'aiㄴㅅ t'auㄴ] （蘿卜）

35. 閩南話的名詞可以重叠，表示"每一个"的意思，例如：

人人 [lanㄴㅏ lanㄴ] （每一个人）

日日 [litㄱㄴ litㄱ] （每一天）

如果要表示"逐个"的意义，經常不是用重叠的方式，而是另加"逐"字。例如：

逐項[lakㄱㄴ haŋㅓ] （样样）

逐人[lakㄱㄴ lanㄴ] （人人）

③表示亲屬关系的詞不重叠，例如：

哥[koㄱ] 不說"哥哥"

爸[paㄱ] 不說"爸爸"

对面称呼自己的亲屬时，往往加"阿"[aㄱ]，說成"阿爸""阿嬸"；对别人談到自己的亲屬时，則加"我們"，說成"我們爸"[gunˇ paㄱ]（等于"我的爸爸"），"我們哥"[gunˇ koㄱ]（等于"我的哥哥"）；称呼别人的亲屬时，加"你們"、"伊們"（他們），說成"你們哥"、"伊們哥"。

动　詞

36. 体的表現：动詞"体"的表現方式如下：

A. 現在进行体在閩南話不用"动詞＋着"这种方式，却在动詞的前面加一个特殊的状語来表示。例如：

厦門：iㄱㅏ tiˇ deˇ hakㄱㄴ sipㄱ

伊（正 在）学 習 （他正在学習。）

iㄱㅏ tuˇaㅓdeㅓ t'akㄱㄴ ts'eʔㅓ

伊（正 在）讀 册 （他正念着書。）

潮州：iㄱ tsiãㅅㅅ loˇㅅ tsiaʔㄱㅅ puŋㅣ

伊 （正 在） 食 飯 （他正在吃飯。）

iㅓ tuˇㅏ tuˇㅏ loˇㅏ ukㅓ

伊 （正 在） 睡 （他正睡着覚。）

浙南：iㄱ kuㄱㅅ xeㅣ kɔŋˇㅏ ueㅓ

伊 （正 在） 講 話（他說着話。）

guaˇㅓ kuㄱ t'ɐ'ㅅㄴ tsɿㄱ

我 （在） 讀 書 （我讀着書。）

海南：iㅓ tsinㅣ naㅓ koŋʔㅣ u

伊 （正 在） 講 話 （他正在說話。）

B. 現在完成体一般不用"动詞＋詞尾"（如普通話"吃了"飯）的方式，却用动詞加上一个与动作的完成有关的补語来表示。比如你問一个厦門人說："你吃了飯沒有？"他的回答是：guaˇ tsiaʔㄱㄴ paˇ（我吃飽），意思就是"我吃了"。

这个表示方式在厦門一带可以說是唯一的，可是潮州、浙南等地的閩南話，除了用动补結

构表示完成外，仍然有“动詞＋詞尾”这一方式，例如：

潮州：uaˎ tsia?˧˥ lauˊ mueˀ（我吃了粥。）

浙南：guaˎ maiˀ tɕiaˊ liauˎ

我　飯　吃　了。

海南：lu?˩ tsia?˩ mue˩ la˧ bo˩

你　食　（飯）　了　无？（你吃了飯沒有？）

C. 过去完成体，閩南話一般不用“动詞＋过”的方式，而是在动詞前面加一状語“batˀ”（或讀 bakˀ，相当于“曾”）来表示。比如，你問一个厦門人說：“你到过北京沒有”？他就这样回答：

guaˎ batˀ k'i˩。（我去过）。

或者 guaˎ m̩˧ batˀ k'i˩（我沒去过）。

这一过去完成体的表示方式在其他各地的閩南話同样适用。不过近来受了普通話的影响，有些地方“我去过”这样的說法也逐漸抬头了。例如潮州話“你去过上海阿无？”“我去过”，这样的对話也常可听到了。

总的看来，閩南話的“体”，基本上沒有采用“动詞＋詞尾”这个形式，而是用动詞前加状語，或动詞后加补語的方式来表示的。

37. 动詞重叠——閩南話的动詞可以重叠，重叠后有两种不同的作用：

A. 表示“全部地”“所有都”的意思。例如：

tsioŋˀ tsiaˎ e˧˥ ũãˎ siuˀ˧ siuˀ k'iˎˀ laiˊ.

将　这　些　碗　收　收　起　来。（把这些碗全收起来）

puŋ˧ ka?˧˥ iˀ tsia?˥˩ tsia?˥˩ lo?˥˩ k'i˩.

飯　甲　伊　食　食　落　去。（把飯全吃下去）

B. 表示“試一試”的意思。例如：

guaˎ sueˎˀ sueˎ k'ũã˩.

我　洗　洗　看。

guaˎ ts'i˩˧ ts'i˩˧ k'uã˩.

我　試　試　看。

閩南話沒有中間嵌“一”字的动詞重叠式，象普通話“看一看”、“尝一尝”。厦門話另有一种表示“短暫”、“尝試”的特别方式，那就是在动詞的后面加“k'ũã˩˧ mãi˩”，例如：

guaˎ tsia?˧˥ k'ɛ̃a˩˧ mãi˩.（我吃一吃看。）

这个“k'ũã˩˧ mãi˩”在浙南、潮州、海南等地的閩南話里都沒有。

形 容 詞

38. 衍音的丰富——閩南話形容詞往往用衍音的形式表示程度的加强，最常見的是在單音形容詞后面加一个重叠的音节，或是加一个双声叠韵的双音节作附加成分，以表示“很”“極”的意思。例如

紅：aŋ˧ koŋˎ koŋ˩　（很紅）

白：ɬeˀ˥˩ ts'aŋˀ ts'aŋˀ　（很潔白）

密：ɬatˀ˥˩ tsiuˎ tsiu˩　（密得很）

幼：iuɹ˨ mĩ˧˦mĩ˧　　（研成細末，極細）

好：hoˇ diˇˀ siˇ　　（样样很好）

滑：kut˥ lut˥ sut˥　　（很滑）

潮州話除了表示“很”的程度有与厦門話类似的衍音情况外，表示“淡”的色彩或味道的，另外有一种特别的附加成分附在形容詞的后面。例如：

aŋ˥˧ hũãĩʔ˧˦ aŋ˥˧ hũãĩʔ˧　　（微微有点紅）

ŋ˥˧ hũãĭʔ˧˦ ŋ˥˧ hũãĭʔ˧　　（微微有点黃）

tiəm˥˧ tsʻiʔ˧˦ tiəm˥˧ tsʻiʔ˧　　（微微有点甜）

kiəm˥˧ tsʻiʔ˧˦ kiəm˥˧ tsʻiʔ˧　　（微微有点鹼味）

凡是带上 hũãĩʔ˧、tsʻiʔ˧ 这一类附加成分的形容詞，都必須用 xyxy 的格式重叠起来，不能够單說 aŋ˥˧ hûâĭʔ˧，而一定要說 aŋ˥˧ hũãĩʔ˥˩ aŋ˥˧ hũãĭʔ˧。

39. 形容詞的重叠——閩南話形容詞可以重叠，表示加强程度。單音形容詞可以重叠两次，第一次重叠表示“进一步”，第二次重叠表示“極”“很”。例如：

aŋ˧(紅)，aŋ˧˦ aŋ˧(很紅)，aŋ˧ aŋ˧˦ aŋ˧　（極紅）。

suiˇ(美)，suiˇˀ suiˇ(很美)，suiˇˀ suiˇˀ suiˇ(極美)。

潮州話，只能重叠一次，沒有重叠两次的形式。例如：

tsiˇ˧˨ koˇ˨˩ bak˥ ou˧˦ ou˧(这塊墨很黑。)

这　塊　墨　烏　烏。

uaˇ kaiˀ sã˧˦ toˀ kʻaŋ˧˦ kʻaŋ˧(我的口袋空空如也。)

我　的　衫　袋　空　空。

浙南閩語除上述重叠形式外，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重叠法，就是在中間加一个“xianˇ”(显)字，結果仍是表示“很”“極”的意思。如：

ke˥˩ xianˇ ke˥(多显多，卽很多)

tĩ˥˩ xianˇ tĩ˥(甜显甜，卽很甜)

seˀ˨˩ xianˇ seˀ(細显細，卽很細)

数量詞

40. 閩南話量詞和普通話的有很多不同，例如“魚”称“尾”而不称“条”，“牛”称“只”而不称“头”等。下面举些例子：

名詞		魚	車	树	衫	卵	笔	信、批	灯	飞机	机器	箱
量詞	普通話	条	輛	棵	件	个	支	封	盞	架	架	只
	厦門話	尾 beˇ	頂 tɪŋˇ	欉 tsaŋ˧	領 nĩãˇ	粒 liapˀ	欉 tsaŋ˧	張 tiuˀ	泡 pʻa˧	只 tsiaʔ˧	張 tĩuˀ	奇 kia˧

“树”称“欉”，箱子称“奇”，都是很特别的。

41. 称数法：

A. “一”的省略

閩南話称数时开头的“一”字有时可以省略，例如“一千元”可以說成“千元” [tsʻianˀ ĩ˧]

或"一千塊"[tsit˥ ts'ian˥ k'uai˩],"一角五分"可以說成"角半"[kak˧˥ pũã˩]。

B. 余数的称法主要是在数詞后面加一个"外"字,例如:

五十外人[gɔ˧ tsap˥˩ gua˧ lan˨˧](五十来人)。

四百外只猪[si˩˧ pa?˧˥ gua˧ tsia?˥ ti˥](四百多头猪)。

此外,厦門話有"連"字,潮州話有"蹺"字,也都是表示余数的。例如:

厦門:二十連岁[li˧ tsap˥˧ lian˨˧ hue˩](二十来岁)。

潮州:三十翹銀[sã˧˧tsap˧˨ k'iɵu˧˧ ŋɯŋ˥](三十多元)。

C. "加減"和"淡泊仔"

"加減"和"淡泊仔"是比較特别的数詞,用法如下:

a. "加減"表示約数,大致相当于普通話的"或多或少,"例如:

厦門:li˨ ke˥ kiam˨ tsia?˥˩ tsit˥ kũã˩

你 加 減 吃 一 些。(你多少吃一点吧。)

潮州:lɯ˨ ke˧˨ kiɵm˨ k'ie?˧ ti?˥˧ kĩã˩

你 加 減 挼 滴 仔。(你多少拿一点。)

b. "淡泊仔"表示小量,相当于普通話的"一点兒",这个詞只在福建省內的閩南話才有,不見于潮州、浙南、海南等地,(这些地方各有其表示小量的方言詞)。例如:

問:li˨ u˩ tsia?˥˩ hun˥ bo˧?

你 有 食 熏 无 (你抽烟嗎?)

答:gua˨ u˩ tsia?˥˩ tam˩ po?˩ a˩.

我 有 食 淡 泊 仔。 (我抽一点兒。)

副 詞

42. 表示否定的副詞:

A. "唔"[m˧˩]:相当于普通話的"不",可以做謂語。这个"唔"在潮州和浙南也有。例如:

厦門: gua˨ m˧˩ tsia?˥ (我唔食,即我不吃)。

潮州: ua˨ m˩ k'ɯ˨ (我唔去,即我不去)。

浙南: i˥ m˩ lai˨ (伊唔来,即他不来)。

海南語沒有"唔","不"与"无"同样用 bo˩。

B. "无"[bo˨]:相当于普通話的"沒有",各地都有。例如:

厦門: gua˨ bo˨˧ tsia?˥˩ hun˥ (我无食熏、即我沒抽烟)。

潮州: ua˨ bo˥˧ t'õi˨˧ kĩ˨ (我无睇見,即我沒看見)。

浙南: gua˨ bo˨˩ k'ũã˩˨ tieu'˨ (我无看着,即我沒有看到)。

海南: gua˩ bo˩ tsia?˧ mue˩ (我无食糜,即我沒有吃飯)。

海南由于"无""不"都用 bo˩ 表示,"沒有"就用"无有"[bo˩ u˨]表示,"无"單用时还是当"不"講的多,如 gua?˩ bo˩ bak˧(我不懂),gua?˩ bo˩ tai˧ (我不知)等。

C. "未"[be˧]:这是一个表示未然的否定副詞,相当于普通話的"还沒有"。这个否定副詞各地都有,只是語音不尽相同。例如:

厦門: gua˨ iau˨˥ be˧ k'i˩˧ ka?˧ i˥˧ kɔŋ˨ (我还沒去跟他說)。

潮州：ua˧ hã˨ bue˨˩ tsia?˦ lo˨ （我还沒吃呢）。

浙南：gua˧ ɐ?˦ bue˨˩ tɕia˨˩ mai˥ （我还未吃飯）。

海南：gua?˨ bue˨ toi?˨ min˨ （我还沒洗臉）。

D. “婹”[bue˦]：是“不会”的合音，用以表示“不可能”的否定副詞，相当于普通話的“不会”。这个“婹”也是各地都有的，只是發音略有差别。例如：

厦門：i˦ bue˦˩ lai˨ （伊婹来，即他不会来）。

潮州：ua˧ boi˨˩ tã˨˩ p‘ou˧˩ t‘oŋ˦˩ ue˨ （我婹咀普通話，即我不会說普通話。）

浙南：gua˧ bue˨˩ koŋ˧˩ ue˨ （我婹說話）。

43. 表示必然和或然的副詞：

A. “定着”[tiã˦˩ tio?˥]：跟普通話的“必定”、“一定”相当。潮州話是 tiã˨˩ tie?˦，浙南閩語是 tsuɵn˧˩ tĩã˨ （准定）。例如：

厦門：bin˨ na˦ lit˥˩ gua˧ tĩã˦ tio?˥˩ lai˨ （明天我一定来。）

潮州：lɯ˧ tiã˨˩ tie?˦ k‘ɯ˨ （你一定去。）

浙南：gua˧ tsuɵn˧ tĩã˨ kɐ’˨˩ li˧ koŋ˧ （我准定对你說。）

潮州有一个很特别的 ŋe˨˦ hõũ˧（音同“硬虎”），也是“一定”“必然”的意思。例如：

ua˧ ŋe˨˦ hõu˧˩ lai˥ （我一定来）

B. k‘iam˧ ts‘ai˧：跟普通話的“也許”大致相当，这个副詞在厦門話用得很普遍，浙南讀 k‘ian˧˩ ts‘a˧，不見于潮州和海南。例如：

厦門 i˥ k‘iam˧˥ ts‘ai˧˥ m̩˨ lai˨.（他也許不来。）

li˧ k‘iam˧˥ ts‘ai˧˥ bue˦˩ ho˧.（他也許不会好。）

浙南 gua˧ k‘ian˧˩ ts‘a˧ lai˨, bo˨˩ tiã˨˩ tieu˨.（我也許来，沒一定。）

44. 表示疑問的副詞：

kã˧：这个疑問副詞用在詢問未成的事实。它后面如果跟有否定詞“唔”[m̩˦]，就相当于普通話的“难道”，否則相当于普通話的“也許”（也有点类似北京話的“敢情”）。

厦門：li˧ kã˧ jau˧ m̩˦ tsai˥˩ tsit˦ haŋ˦˩ tai˦˩ tsi˦?（你难道还不知道这件事？）

an˥ nĩ˦ kã˧˥ bue˦ iŋ˨˩ e˨.（这样也許不行吧。）

潮州：lɯ˧ kã˧˩ m̩˨ pak˨ i˦˩ a˨?（你难道不認識他嗎？）

lɯ˧ kã˧˩ tsia?˦˩ pa˧˩ puŋ˨ ua˨.（你也許吃过飯了吧。）

浙南：lɯ˧ kə̃˧˩ m̩˨˩ tsai˥ le˦.（你敢情不知道吧。）

浙南 kə̃˧ 这样用法要少些。

45. 表示重复的副詞：

ko?˨˦：这个副詞既与普通話的“又”相当，又与普通話的“再”相当。例如：

ko?˨˦˥ tsia?˥˩ tsit˥˩ ũã˧ （又吃一碗）

ko?˨˦˥ k‘ũã˨˩ tsit˥˩ pai˧ （再看一次）

这个 ko?˨˦ 在福建以外的閩南話沒有。比如潮州話，仍用“又”“再”这两个詞，分别来表示已成事实的重复和未成事实的重复。例如：

潮州：lɯ˧ iu˨ lai˦ （你又来）

ua˧ tsai˨˩ tsia?˦ tsek˦˨ ũã˧˩ （我再吃一碗）

46. 表示范圍的副詞:

kan˥ na˧: 这是一个特别的范圍副詞,大致相当于普通話的"只"。例如:

i˥ kan˥ na˧ e˧ koŋ˨˦ tua˧ ue˧. (他只会說大話)

kan˥ na˧ tsia˨ e˧ tsiu˧˩ kau˩ la˧(只要这些就够了)

潮州話、海南話省去前面的 kan, 只說成 na, 意思仍是"只"。例如:

潮州: ua˨ na˩ tsia?˧˩ tsek˧˩ ũã˨ tĩã˩. (我只吃一碗)

海南: gua?˩ na˩ u˨ ŋou?˩ kak˧ ti˩. (我只有五角錢)

句　法

47. 以名詞为中心詞的詞組,有两种比較特别的結构格式:

①形容詞——量詞——名詞。例如:

tua˧ tsia?˧˥ gu˨	大只牛
sue˩˧ tsaŋ˨˦ pit˨	細檔笔
tua˧ sĩ˩˧ mɵŋ˨	大扇門
sue˩˧ p'a˥˧ tiaŋ˥	細泡灯

这类詞組的形容詞常見的只有"大""細",其他形容詞不能随便这样用。像"紅間厝""白頂帽"就沒有听見說过。(比較 32 节"指代詞"。)

③量詞——名詞。

閩南話里量詞不需与数詞或指示詞結合,而可以直接跟名詞結合。例如:

潮州 tsia?˩˥ gu˥ pui˥˨ tso?

只　牛　肥　絕。(这只牛很肥。)

gua˨ to?˧˩ tie?˧˩ ki˧˧ pik˩

我　擇　着　枝　笔(我檢到一支笔)

48. 指示詞一般都要加在量詞前面,才能够跟名詞結合,沒有"指示詞——名詞"这样的結构(例如普通話"这牛""那書"等),只有指示詞+量詞+名詞(但参看 32 节"指代詞"), 例如:

tsit˧˥ e˨˧ laŋ˨ tsin˥ gau˨　这个人眞能干。

hi˨ tsia?˧ gu˨ tsin˥ tua˧ 那只牛眞大。

49. 以形容詞为中心詞的詞組,有两种比較特别的結构:

①名詞(或名詞性詞組)+形容詞:个别的名詞或名詞性詞組可以用来作为形容詞的状語,以表示"很""極"的意思。例如:

厦門: si˨˥ laŋ˨˧ kam˨　死人鹹

潮州: si˨˧ pe˨˧ tiam˥　死父甜

浙南: kt̃ã˥˧ ts'a˨˩ p'ai˨　棺柴坯(坏)

③形容詞+"得"或"到"+特别补語:作为謂詞的形容詞,如果要加强它的程度, 往往不用前加状語的形式,而用后加一个特别补語来表示。这个补語各地所用的不一致,但意义总是类似普通話的"要命"(如"热得要命"),作用总是达到尽量夸張的目的。下面以厦門、潮州为例:

厦門: ho˨˥ ka?˩ be?˩ si˨ a˨

好　(得)　要　死　了。(好极了)

hũã˥ hi˨˧ ka?˩ be?˩ si˨ a˨

欢　喜（得）要　死　呀。（喜欢得很）

潮州：su˧˦ hok˧ˈ kau˨˩ k'au˨˩ pe˧

舒　服　到　哭　父。（舒服得很）

zua?˧ˈ kau˨˩ k'au˨˩ puŋ˧

热　得　哭　（　）。（热得很）

厦門話还可以在 be?˩ si˨（要死）外再加一个 ua?˥（活）字，用前加后补的形式来表示，形成：ua?˥˧ be?˩＋形容詞＋si˨。例如：

i˥ san˨˧ ka?˩ ua?˥˧ be?˩˧ kiã˥ si˨

伊　瘦（得）活　要　惊　死。（他瘦得很厉害）

lŋ˧˦ laŋ˩ ua?˥˧ be?˩˧ ho˨ si˨

两　人　活　要　好　死。（两个人好得要命）

浙南閩語除上述加强形容程度的办法外，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形式，就是在形容詞后面加上一个 xian˨（显）作为补語。例如：

tua˩˧ xian˨（很大）

kũɔ̃˩˧ xian˨（很高）

这种形容詞詞組后面也还可以再加上原有的形容詞，成为 x＋xian˨＋x，結果仍是达到增强程度的目的（見 39 节）。

50. “程度副詞＋形容詞＋量詞”这样的詞組在普通話很少見，可是在閩南話却普遍用作謂語。例如：

厦門：tsi˨˧ tsaŋ˧˦ pit˩ tsin˥ sue˩˨ tsaŋ˧.

这　欉　笔　眞　細　欉。

潮州　tsi˧˦ liap˧ˈ nɯŋ˧˦ siaŋ˧˦ tua˩˧ liap˧.

这　粒　卵　（最）大　粒。

这类詞組中的形容詞，常見的只有“大”、“細”、“幼”几个，一般形容詞是不能这样用的。

51. “动詞＋补語”的詞組，补語可以重叠。例如：

厦門：gua˨ tsioŋ˥ sã˥ pan˨˧ ts'e?˩ t'ak˥˧ liau˧ liau˨.

我　将　三　本　册　讀　了　了。（我把三本書全讀完了。）

潮州：ua˧ tsiaŋ˧˦ kiã˧˦ sã˩ uk˧ˈ tik˧ˈ tik˧。

我　将　件　衫　燙　直　直。（我把一件衣服燙得笔挺。）

这种动补結构，多半是一种“使成式”（如普通話“打破”“拉長”），补語重叠后有表示“全部地”“徹底地”的意义。如“讀了了”表示“一字不漏地讀完”，“燙直直”表示把衣服燙得沒有一点皺痕，整个兒笔挺。

52. 閩南話个别形容詞可以带宾語，这是普通話里所沒有的。例如：

厦門：i˥ tsin˥ gau˧˦ ts'ĩũ˩˥ kua˥

伊　眞（能干）唱　歌。（他很会唱歌）

潮州：i˧ sia˧˦ k'ia˧˦ t'iou˨˩ bu˧˦

伊（最）（能干）　跳　舞。（他最会跳舞）

这种能带宾語的形容詞，常見的只有表示“能干”这个意义的詞，其他形容詞带宾語还未見过。

53. “有无句”的特殊結构——閩南話以“有”“无”为謂詞的句子应用得相当广泛，“有”“无”不但能带名詞宾語，而且还能以另一个动詞或动宾結构为宾語。例如：

厦門：i˥ u˧ k‘ũã˩　（伊有看）

gua˥ bo˧˨ t‘ak˥　（我无讀）

i˥ u˧ t‘ak˥˨ ts‘e?˩　（伊有讀册）

gua˥ bo˧˨ tsia?˥˧ tsiu˥　（我无食酒）

潮州：ua˥ u˧˧ tsia?˧　（我有食）

ua˥ bo˥˥ t‘õi˥　（我无睇，看）

i˧ bo˥˥ tsia?˧˧ puŋ˩　（伊无食飯）

ua˥ u˧˧ t‘õi˥˨ hɪ˧　（我有看戏）

浙南：gua˥ u˩˧ k‘ɯ˩　（我有去）

gua˥ bo˧˧ k‘ɯ˩　（我无去）

lɯ˥ u˩˧ k‘ũã˩˨ tieu˧ bo˧?　（你有看着无）

gua˥ bo˧˧ k‘ũã˩˧ tieu˧　（我无看着）

海南：i˧ u˥ xu˧　（伊有去）

gua?˩ bo˩ ki˧　（我无見）

gua?˩ bo˩ tsia?˧ ia˩ tsi?˩　（我无食椰子）

lu?˩ u˥ mo˩ dien˧ o?˩　（你有看电影）

此外，“有”“无”还可以当补語用，例如：

問：li˥ k‘ũã˩˧ u˧ a˩ bo˧?　（你看有还是无）

答：k‘ũã˩˧ bo˧.　（看无）

54. 比較句——閩南話比較两样事物，有特殊的表現形式：

①表示甲过超乙，閩南話除了也采用普通話的“甲比乙 x”（例如“我比你高”）以外，还有不同于普通話的句式：

A. 厦門話常用这样一种句式：甲＋較＋謂詞＋乙，例如：

gua˥ •e pit˧ k‘a?˥ ho˥ li˥ •e pit˧.

我 的 笔 較 好 你 的 笔。

i˥ k‘a?˥ kũãi˧˨ gua˥.

伊 較 高 我。

但是浙南一般只說

gua˥ pi˥˨ i˥ kɐ?˧ kũi˧.

我 比 伊 較 高。

厦門話形容詞“大”“高”等后面带有宾語，已經具有动詞的性質了。

B. 潮州話、海南話因受粵方言的影响，有这样的比較句式：甲——謂詞——过——乙，例如：

潮州: gu˥ tua˩˨ kue˧˦ tɯ˥

牛　大　过　猪。(牛比猪大)

kim˥˨ zik˥ zua?˥˨ kue˧˦ tsa˨˩ zik˥

今　日　热　过　昨　日。

海南: pak˥ keŋ˥ kua˩ kue˧ hai?˩ lam˩

北　京　寒　过　海　南。

loi˩ tok˩ nan˩ xau?˩ ke˥ kue˧ miau˩ tok˩

黎　族　人　口　多　过　苗　族。

②表示"相同",一般都用"甲及乙平(或平平)+謂詞"的句式。例如:

厦門: tiũ˥ sã˥ kap˥ʟ di˨˧ si˩ pi˧˦ kũãi˧.

張　三　及　李　四　平　高。

潮州: ua˨˩ ka?˥˨ lɯ˨˩ pẽ˥˩ tsoi˩˨ hue˧.

我　(及)　你　平　多　些。

浙南: lan˨˩ nŋ̍˩ʟ gɐ˧ʟ laŋ˧ pi˧ʟ pi˩ʟ kũi˧.

我們　倆　个　人　平　平　高。

海南: gua?˩ kaŋ˩ lu?˩ pe˩ pe˩ ti˥ hai?˩ lam˩ nan˩.

我　共　你　平　平　是　海　南　人。

表示"相似"的,各地用詞不同,但格式相同。例如:

潮州: i˥ kiã˧˥ sã˥ ts'iŋ˥˩ ts'iẽ˧˥ lɯ˨˩ kai˥.

伊　件　衫　(亲　像)　你　的。(他那件衣服像你的)

浙南: tɕi˨˩ nŋ̍˩ʟ gɐ˧ʟ laŋ˧ tɕiɐŋ˥ tɕ'iɐŋ˥˧ tɕiũ˩.

这　倆　个　人　眞　亲　像。

海南: i˥ u˨˩ diam?˩ kia?˩ sut˥ lu?˩.

伊　有　点　仔　(像)　你。(他有点兒像你)

③表示"甲不及乙",一般用"甲+輸过+乙"的格式。例如:

厦門: be˨˩ kiã˧ su˥ ke˩˧ gu˧

馬　行　輸　过　牛。(馬走不过牛。)

或 be˨˩ kiã˧ k'a?˥˧ su˥ gu˧ (馬行較輸牛)。

潮州: tsia?˥˨ huŋ˨˩ kua?˩ su˥˩ kue˧˧ tsia?˥˨ puŋ˩.

食　粉　葛　輸　过　食　飯。(吃白薯不如吃飯。)

海南: kia˩ lou˥ su˥ kue˨˩ tse˧ sia˥.

行　路　輸　过　坐　車。(走路不如坐車。)

但是浙南: gua˨˩ m̩˩ʟ tɐ'˧ lɯ˨˩.

我　不　値(及)你

如果这类句子还需要带一个形容詞来說明甲不如乙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形容詞就不能像普通話那样放在句末(例如"我不如你好"不能翻成閩南話"我輸过你好"),却另有一种表示方法:甲+无(或"无有")+乙+謂詞,例如:

厦門: gua˨˩ •e pit˥ bo˧˥ li˨˧ •e pit˥ ho˨˩.

我 的 笔 无 你 的 笔 好。(我的笔比不上你的。)

潮州: gua˥ kõi˧˩ ts'u˨ bo˧˥ lɯ˥˩ kõi˧˩ ts'u˨ ho˥.

我 間 厝 无 你 間 厝 好。(我这間房子不如你那間好。)

浙南: gua˥ bo˨˩ lɯ˥ xia˥ kũi˨.

我 无 你 (那样) 高。

海南: lu?˩ kai˩ sa˧ bo˩ u˥ gua?˩ kai˩ ho?˩。

你 的 衫 无 有 我 的 好。(你的衣服不如我的好。)

这种句式其实在普通話也是有的,不过普通話把"无"說成"沒有"(或"沒")罢了,例如·"我的笔不如你的好"也可以換一种說法:"我的笔沒有你的好"

55. "被动"和"处置"的表示形式

①閩南話的被动式不是象普通話那样用一个專門表被动关系的"被"字来表示,而是用一个表示"給"的意义的动詞来兼任,这个"給"在被动式中只当助动詞用,在主动式中仍然是一个动詞。例如:

厦門: 主动式:i˥ ho˧ gua˨˧ tsit˥˧ pun˨˧ sin˥ ts'e?˨.

伊(护) 我 一 本 新 册。(他給我一本新書。)

被动式:i˥ ho˧ laŋ˨˩ p'a?˨˧ tsit˥˧ e˧.

伊(护) 人 拍 一 下。(他被人打了一下。)

潮州: 主动式:i˧ puŋ˧˩ ua˥˩ tsek˥˧ ki˧˩ pik˨.

伊 分(給) 我 一 枝 笔。

被动式:i˧ puŋ˧˩ naŋ˥˧ leŋ˥˩ lo?˥˧ hai˥.

伊 (分) 人 (攏) 落 海。(他給人推下海。)

浙南: 主动式:gua˥ xɐ?˥ lɯ˥ tɕie'˨˩ tə˩˨ gən˨.

我 (給) 你 一 塊 銀。(我給你一塊錢。)

被动式:gua˥ xɐ?˥ i˥ ma˩ tɕie'˨˩ ku˩ k'u˩.

我 給 伊 罵 一 句 去。(我被他罵了一句)

海南: 主动式 lu?˩ pan˧ i˧ ua˩ doi˩ tsi˩?

你 (分) 伊(多 少) 錢? (你給他多少錢?)

被动式 lu?˩ pun˧ i˧ xau˧ xu˨˩ ua˩ doi˩ tsi˩?

你 (分)伊 偷 去 (多 少) 錢?(你被他偷去多少錢?)

②閩南話"处置式" (卽普通話"我把你打了一頓"的所謂"把字句") 有两种不同的表現方法:

A. 跟普通話采取同样的結构形式,只是把"把"字換成"将"字。例如:

厦門: tsioŋ˥ gu˨ k'an˥ t'sut˩ k'i˩.

将 牛 牽 出 去。

潮州: i˧ tsiaŋ˧˩ kai˥˩ ũã˥ k'a˨˩ p'ua˨.

伊 将 个 碗 (扣) 破。(他把一个碗打破了。)

浙南: kɐ'˨˩ i˥ lia˨ lai˧.

将 伊(抓) 来。

海南: gua?˩ tsiaŋ˧ ua˩ mue˩ tsia?˧ liau?

我　将　碗　糜　食　了。(我把一碗飯吃完了)

潮州話除了用"将"字外,还用"对"字来表示处置:

i˧ tui˨˦ liap˧˦ nɯŋ˩ k'a˨˦ p'ua˩ k'ɯ˧.

伊　对　粒　卵　(扣)　破　去。(他把一个蛋打破了。)

B. 把宾語提到最前面,后面跟"ka?˩ i˥"(把它)来表示处置,句子結构是:宾語+ka?˩ i˥+动詞,例如:

厦門: gu˩ ka?˩ i˥ k'an˥ ts'ut˧ k'i˩

牛 (将它) 牵　出　去。(把牛牵出去。)

潮州: sã˧ ka?˩ i˧ siu˧ k'i˧˨ lai˧

衫 (将 它)收　起　来。(把衣服收起来)

浙南: mai˥ kʁ'˩˨ tɕia˩ ·ɲ (kʁ'˩˨ i˥ 往往省掉 i˥)

飯　(将) 吃 (掉)。

海南: mue˩ ka?˩ i˧ tsia?˧ liau?˩

糜 (将 它) 食　了。 (把飯吃光)

这一类用"ka?˩ i˥"的处置式,以命令句为多,主語一般总是隐去的。

56. "去北京"一类的句子

普通話"我上北京去"(或"我到北京去")一类的句子,閩南話都說成"我去北京",这一点跟粤方言是一致的。例如:

厦門: li˨ k'i˩˦ tɵ?˧ lo?˧ (→tro?˧)?

你　去　(哪　兒)?　(你上哪兒去?)

gua˨ k'i˩˦ pak˥˧ kiŋ˥.

我　去　北　京。 (我上北京去。)

潮州: lɯ˧ k'ɯ˨˦ ti˩˧ ko˨?

你　去　地　塊?　(你上哪兒去?)

ua˧ k'ɯ˨˦ sũã˧˦ t'au˥.

我　去　汕　头。 (我上汕头去。)

浙南: lɯ˩ k'ɯ˩ to?˧ kʁ?˧?

你　去　(哪　兒)?　(你上哪兒去?)

gua˧ k'ɯ˩ xaŋ˩ tɕiu˥.

我　去　杭　州。 (我上杭州去。)

海南: lu?˩ xu˩ de˨?

你　去 (哪兒) (你上哪兒去)

gua?˩ xu˩ koi˧.

我　去　街。 (我上街去。)

当第一人称作主語时,还有一种說法,就是用"来去"代替"去"。例如:

厦門: gua˨ lai˩˧ k'i˩ tsia?˥ puŋ˧.

我　来　去　食　飯。(我吃飯去)

潮州：ua˧ lai˥˩ k'ɯ˨˦ tõi˧˥ hi˨。

我　来　　去　　睇　　戏。（我看戏去）

“来去”含有“将要”的意思，表示一种意向，現在正开始行动。“我来去食飯”，意思是“我現在正要去吃飯”。

这种句子除了第一人称当主語外，也还可以用在隐去主語的命令、催促别人的句子。例如：

lai˨˦ k'i˩; lai˨˦ k'i˩ tsia?˥˩ puŋ˧.

来　去，　来　去　　食　　飯.（去！去吃飯。）

如果用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作主語，就不能用“来去”代替“去”了。例如不能說“你来去吃飯”，“他来去吃飯”。但是，“你和我一同去”却可以說成“你和我一同来去”，因为这里面有了“我”的分兒。例如潮州話：

niŋ˧ ka?˥˩ uŋ˧ tso˨˦ bu˥˧ lai˥˥ k'ɯ˨.

你們　及　我們（一　同）　来　　去。（你們和我們一同去。）

57. 詢問句

詢問句，一般不是在句末加語气詞（例如普通話的“你去嗎？”），而是用肯定加否定，即“选擇問”的方式来表示。例如：

厦門：li˨ u˧ t'ak˥˩ ts'ɵ?˨ a˥ bo˨˦?

你 有　讀　　册　（阿）无？（你有沒有念書？）

潮州：lɯ˧ ãi˨˦ k'ɯ˨ a˥ m˨˦?

你　爱　去（阿）唔？（你要去嗎？）

浙南：lɯ˧ mai˥ tɕia˨ liau˧ a˧ bɵ˩?

你　飯　吃　了（阿）未？（你飯吃了沒有？）

海南：dziat˥ lai˩ u˧ dziu˩ kok˩ a˩ bo˨?

这　里　有　邮　局（阿）无？（这里有邮局嗎？）

連接肯定与否定的“阿”（意思是“还是”）也可以省去，厦門、浙南、海南話省去“阿”的比較普遍，可是潮州話很少省去“阿”的。例如：

厦門：li˨ u˧ k'ũã˩˦ hi˩ bo˨˦?

你 有　看　戏　无？（你有看戏嗎？）

海南：lu?˩ xu˨ mo˩ dien˨ o?˩ bo˩?

你　去（看）电　影　无？（你看电影去嗎？）

58. 动詞状語的次序

修飾动詞的状語一般可以放在动詞的前面，也可以放在动詞的后面。例如：

厦門：li˨ sian˥ kiã˨.

你　先　行。（你先走。）

（或）li˨ kiã˨˦ tai˧˩ sian˥.

你　行　在　先。（你先走。）

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个动詞的状語都可以随便挪前挪后的。例如：

潮州：① lɯ˧ sõi˧˩ tsia?˥.

你　先　食。（你先吃。）

不能說：lɯ˩ tsia?˨˦ sõi˦。

② lɯ˩ tsia?˨˦ ke˦˨ ko˩。

你　食　（多）塊。（你多吃点兒。）

不能說：lɯ˩ ke˦˨ tsia?˨ ko˩。

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結构，就是把状語放在句子的末尾。例如：

潮州：ua˩ tsia?˨˦ tsek˨˦ ũã˩ tĩã˩.

我　食　一　碗（定）。（我才吃一碗。）

浙南：k'ia˥ tɕie'˧ e˨ kə̃˥ t'ɔ̃˥.

企　一　下　子（添）。（再站一会兒。）

浙南閩語的"添"用法完全和粵方言一样。

参 考 資 料

罗常培：《厦門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

吳仲平：《厦門話的語法特点》。《方言与普通話集刊》第一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附录：厦門話举例

会　話

指示代詞：

这个	tsit˥ e˧, tsi˥ e˧.	那个	hit˥ e˧.
这些	tsit˥ kua˨, tsia˨.	那些	hit˥ kua˨, hia˨ e˧.
什么	sim˥ mi?˥	什么物件	sim˥ mi?˥mĩ˩ kiã˦.
这兒	tsit˥ lai˥, tsia˧.	那兒	hit˥ lai˥, hia˧.
哪兒	tət˥ lə˩, trə˨, trɔ˨.	什么所在	sim˥ mi?˥ so˥ tsai˥.

1. 这是什么？ tsit˥ e˦ si˦ sim˥ mi?˥？
2. 这是一張桌。桌是一件物件。tsi˥ e˦ si˦ tsit˦ tĩũ˥ to?˦.
   to?˦ si˦ tsit˦ kiã˦ mĩ˦ kĩã˦.
1. 那个呢？那是什么？ hit˥ e˧ ni˩？ hit˥ e˧ si˦ sim˥ mi?˨？
2. 那是一扇門。門也是一件物件。hit˥ e˦ si˦ tsit˦ sĩ˩ mᵉŋ˧。 mᵉŋ˧ ia˦ si˦ tsit˨ kiã˦ mĩ˥ kiã˦.
1. 这些是什么？ tsia˨ e˧ si˦ sim˥ mi?˥？
2. 这些是笔 tsia˨ e˧ si˦ pit˦.
1. 那些是什么？ hia˨ e˧ si˦ sim˥ mi?˥？
2. 我不知影。你知影这两支是什么笔呢？ gua˨ m̩˦ tsai˥˨ iã˨. li˨ tsai˦ iã˨ tsit˥ nᵉŋ˩ ki˦ si˦ sim˥ mi?˥ pit˦ ni˩？
1. 我不知影是什么笔。我想大概是鉛笔。gua˨ m̩˦ tsai˦ iã˨ si˨ sim˥ mi?˥ pit˦. gua˨ siũ˨ tai˦ k'ai˦ si˦ ie˧˨ pit˦.
2. 不对。我想这些是毛笔（水笔），那些是鉛笔。毛笔在这兒。鉛笔在那兒。 m̩˩ tio?˦.
   gua˨ siũ˨ tsia˨ e˧ si˦ mɔ˨ pit˦(tsui˥ pit˦), hia˨ e˧ si˦ ien˦ pit˦. mɔ˦ pit˦

ti˧ tsia˩。 ien˧ pit˧ ti˧ hia˩.

1. 不在这兒在哪兒呢？ bo˧ ti˧ tsia˩, ti˧ tro˨ ni˩？

2. 鉛笔在那兒。ien˧ pit˧ ti˧ tro˨。

1. 哪兒啊？ tro˨ a˨？

2. 在阿三那兒。ti˧ a˧ sã˥ hia˩.

1. 阿三！ 鉛笔在你那兒嗎！ a˧ sã˥！ ien˧ pit˧ ti˧ li˥ hia˩ ma˩？

2. 在吶，在我这兒。ti˧ e˧, ti˧ gua˥ tsia˩。

1. 你有几支鉛笔啊？ li˨ u˧ kui˥ ki˧ ien˧ pit˧ a˩？

2. 我有——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五支，六支，七支，——我有七支——不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我沒有七支鉛笔，我只有六支。这六支是我的笔，这些是我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伊的。gua˨ u˧—tsit˧ ki˥, n˚ŋ˧ ki˥, sã˧ ki˥, si˨ ki˥, go˧ ki˥, lak˥ ki˥, ts'it˥ ki˥—gua˨ u˧ ts'it˥ ki˥—m̩˩ tio?˧, m̩˩ tio?˧—tsit˧, n˚ŋ˩, sã˥, si˥, go˧, lak˥—gua˨ bo˧ u˧ ts'it˥ ki˥ ien˧ pit˧, gua˨ tsi˥ u˧ lak˧ ki˥。 tsit˧ lak˧ ki˥ si˧ gua˧ e˧ pit˧, tsia˨ e˧ pit˧si˧ gua˨ e˩, m̩˩ si˧ li˨ e˩, ia˩ m̩˩ si˧ i˥ e˩。

1. 啊呀，这兒到处是紙！ a˩ ia˩, tsia˩ ke˨ ke˩ si˧ tsua˨！

2. 什么紙？ sim˥ mi?˥ tsua˨？

1. 我不知影。我想大概是报紙。 gua˨ m̩˩ tsai˥ iã˨。 gua˨ siũ˧ tai˧ k'ai˩ si˧ po˩ tsua˨。

2. 报紙有多少張呀！ po˩ tsua˨ u˧ tua˧ tsue˧ tiũ˥ a˩？

1. 有——一張，两張，三張，四張，五張，六張，七張，八張，九張，十張——籠总有十張。u˧—tsit˧ tiũ˥, n˚ŋ˩ tiũ˥, sã˥ tiũ˥, si˩ tiũ˥, go˧ tiũ˥, lak˥ tiũ˥, ts'it˥ tiũ˥, pue?˧ tiũ˥, kau˥ tiũ˥, tsap˨ tiũ˥—loŋ˧ tsoŋ˨ u˧ tsap˥ tiũ˥。

2. 看报紙有什么新聞？ k'uã˨ po˨ tsua˨ u˧ sim˥ mi?˥ sim˧ bun˩？

1. 請等候。这兒有灯无？ 开灯来看。ts'iã˨ t'iaŋ˨ hau˧. tsia˩ u˧ tiəŋ˥ a˧ bo˩？ k'ui˧ tiəŋ˥ lai˨ k'uã˩。

2. 我知影这兒原来有两泡灯的。gua˨ tsai˧ iã˨ tsia˩ guan˧ lai˩ u˧ n˚ŋ˧ p'a˧ tiəŋ˥ e˩。

1. 那两盞灯在哪兒呢？阿呀，这是什么呀？ hit˥ n˚ŋ˧ p'a˧ tiəŋ˥ ti˧ tro˨ ni˩？ a˩ ia˩, tse˥ si˧ sim˥ mi?˩ a˩？

2. 这是一張椅。tse˥ si˧ tsit˥ tiũ˥ i˨。

1. 啊，不是，这是一張桌。呀，灯在这兒。a˩, m̩˩ si˧, tse˥ si˧ tsit˥ tiũ˥ to?˧. a˩, tiəŋ˥ ti˧ tsia˩.

2. 开灯呀。k'ui˨ tiəŋ˥ a˩。

1. 开灯啦，看看！ 你看那些物件。这些不是报紙，这些是包物件的紙。k'ui˨ tiəŋ˥ la˩, k'uã˩ k'uã˩！ li˨ k'uã˩ hia˨ e˧ mi˧ kiã˧. tsia˨ e˩ m̩˩ si˧ po˩ tsua˨, tsia˨ e˩ si˧ pau˧ mĩ˧ kiã˧ e˧ tsua˨.

2. 看，那些不是鉛笔，也不是毛笔，也不是鉄（鋼）笔。这些是几双筷子。k'uã˨, hia˨ e˩ m̩˩ si˧ ien˧ pit˧, ia˧ m̩˩ si˧ mo˧ pit˧, ia˧ m̩˩ si˧ t'it˥ pit˧. tsia˩ e˩ si˧ kui˥ siaŋ˥ ti˧ o˩。

第十一章　閩北方言

一　引　言

1. 閩北方言分布于閩江南北，以福州、福清、古田、福安、寿宁——即福建省的东北区为中心，所以也可以叫閩东北方言。

閩北話的研究，最早的要推戚参軍《八音》一書。戚氏定远人，生于嘉佑万历間，去今已三百多年。戚氏后有太史林碧山《字义》一卷，系增删戚書而成，乾隆間学海堂刻合訂本，号《戚林八音》。近人的著作有陶燠民的《閩音研究》(1930)。

閩北方言一般都以福州話为代表，至于閩北方言內部的分歧現象，尚无系統的調查报告，只好略而不談。

二　福州音系

声、韵、調表

2. 15 声母表

双唇音	p	p‘	m	
舌尖音	t	t‘	n	
	ts	ts‘		s
舌根音	k	k‘	ŋ	x
另声母	○			
(变音	β	z、ʒ	ɳ)	

3. 46 韵母表

單元音	i u y a ɛ œ ɔ
开尾韵	ie ia ua uɔ yɔ
-i、-u、-y 尾韵	(ei) uěi ai uai
	iěu eu(-ɛu) au iau ou
	øy(-ɘy)
鼻尾韵	aŋ
	iŋ-eiŋ(-aiŋ) ieŋ iaŋ
	uŋ-ouŋ(-auŋ) uaŋ uoŋ
	yŋ-øyŋ(-ɘyŋ) yoŋ
塞尾韵	a?
	i?-ei?(-ai?) ie? ia?
	u?-ou?(-au?) ua? uo?
	y?-øy?(-ɘy?) yo?

鼻　韵　　m(—n̩ —ŋ)

注: 括弧表示不作独立韵母計算。ɔu 并入 au 或 ou, iɔŋ 并入 iaŋ, iɔʔ 并入 iaʔ, 没有列入。

4. 声調

調类	調值	例字
阴平	˥44	丹 ˩taŋ
阳平	˩52	談 ˧˥taŋ
上声	˨31	胆 ˩˧taŋ
阴去	˩213(或˨13)	旦 taŋ³
阳去	˩242(或˩353)	淡 taŋ²
阴入	˨23	答 taʔ₃
阳入	˥4	达 taʔ₂

声母說明和举例

5. 双唇,舌尖,舌根三組声母，同北京音差不多。ts ts' x 在开合韵前面讀 ts ts' x, 在齐撮韵前面讀 tɕ tɕ' ɕ, 后者是鄂化現象。β z ʒ ɳ 四个音只出現在連讀音变里，是基本声母系統中所沒有的。戚氏声母歌訣: "柳边求气低,波他曾日时，鶯家語出喜，打掌与君知", 除了"鶯"字和末句五字,恰好是十四个。举例如下:

p	边 pieŋ˥,	弼 pei?˨,	比 pi˩,	縛 puɔ?˥,	
p	波 p'ɔ˥,	僻 p'ei?˨,	匪 p'i˩,	批 p'ie˥,	
m	蒙 muŋ˩,	密 mi?˥,	迷 mi˩,	卖 ma˩,	
t	低 tɛ˥,	敌 ti?˥,	知 ti˥,	池 tie˩,	題 tɛ˩,
t'	他 t'a˥,	剔 t'ei?˨,	持 t'i˩,	啼 t'ɛ˩,	天 t'ieŋ˥,
n	日 ni?˥,	暱 ni?˥,	泥 ni˩,	励 na˩,	
l	柳 lieu˩,	栗 li?˥,	梨 li˩,	丽 la˩,	楼 leu˩文
k	求 kieu˩,	極 ki?˥,	姑 ku˥,	鷄 kie˥,	旗 ki˩,
k'	气 k'ei˩,	屐 k'i?˨,	苦 k'u˩,	稽 k'ie˥	溪 k'ɛ˥.
ŋ	語 ŋy˩,	逆 ŋi?˥,	倪 ŋɛ˩,	拟 ŋi˩,	吸 ŋei?˨.
x, ɕ	胁 xei?˨,	喜 ɕi˩,	稀 ɕi˥,	法 xua?˨,	呼 xu˥.
ts, tɕ	曾 tseiŋ˥,	寂 tɕi?˥,	挤 tsɛ˩, ˩,	資 tɕy˥,	慈 tɕy˩.
ts', tɕ'	出 ts'ou?˨,	戚 ts'ei?˨,	妻 ts'ɛ˥,	痴 tɕ'i˥,	笑 tɕ'ieu˩.
s	时 si˩,	席 si?˥,	絲 si˥,	詞 sy˩,	西 sɛ˥.
O	話 ua˩,	以 i˩,	如 y˩,	忍 yŋ˩,	淵 yɔŋ˥.

韵母說明和举例

6. 福州話的韵母系統,跟声調系統是互相依存的: 在升調、升降調或降升調的条件下，一个單元音便变成复元音,一个較高較关的元音便变成較低較开的元音。这个独特現象等到叙述

声調时再一并举例說明。上面韵母表里有十二个韵母放在括弧里，都是受声調影响而产生的变体，并不独立成韵。鼻韵也只是一个音位的三个变体：否定詞"伓"和所連音节的声母的發音部位相适应。鼻尾(阳)韵和塞尾(入声)韵相对当，数目相同。

ɵ是个半低央元音，舌位的高低跟œ和ɔ相当；从系統上看，ɵ是œ的偏央的变体，ø—œ—ɵ构成一个音位。据陶燠民氏的描写，ɔ的部位偏央，那就会接近ɵ了，这一点尚有待深入調查研究。(作为œ的变体的ø和ɵ只出現在øy, ɵy, øyŋ, ɵyŋ, øy?, ɵy? 几韵——卽ø和ɵ只出現在y的前面。而所謂偏央的ɔ˕只出現在 uɔ, yɔ, uɔŋ, yɔŋ, uɔ?, yɔ? 几韵——卽只出現在u和y的后面。所以ɵ和ɔ实际上是互补的，并不在同样的語音环境之下出現，这又牵連到o, o或o˧只出現在u的前面：ou, ouŋ, ou?。如果这个观察是正确的話，那么韵母系統里所用的符号就可以簡單化，用o˧代表o和ɔ，用ø代表ɸ和œ。ɵ的音值似乎游移于œ和ɔ之間，在系統上应屬于ɸ，但实际音值有时接近ɔ˕。作为單元音韵母，ɔ和œ是不相混的。)

i 之 tɕi˥, 知 ti˥, 痴 tɕ'i˥, 詩 si˥, 碑 pi˥, 兒 i˩。

u 孤 ku˥, 烏 u˥, 某 mu˩.

y 須师 sy˥, 居 ky˥, 資 tɕy˥, 詞 sy˩, 魚 ŋy˩。

a 嘉家 ka˥, 阿 a˥, 飽 pa˩, 牙 ŋa˩。

ɔ 歌高 kɔ˥, 袄 ɔ˩, 婆 pɔ˩.

œ 初 ts'œ˥白、ts'u˥文, 梳 sœ˥, 驢 lœ˩。

ɛ 西 sɛ˥, 街 kɛ˥, 低 tɛ˥, 牌 pɛ˩。

eu 沟 keu˥ 文、kau˥ 白, 勾 keu˥, 欧 eu˥, 条 teu˩。

øy 催 ts'øy˥、ts'uei˥。

ai 开 k'ai˥, 皆 kai˥, 獅 sai˥, 梯 t'ai˥, 哀 ai˥。

au 郊交 kau˥, 包 pau˥。

ĭe˧ 鷄 kie˥, 池 tie˩, 施 sie˥, 移 ie˩, 肺 çie˩。

ĭĕu 燒 sieu˥, 嬌 kieu˥, 妖憂 ieu˥。

ĭa 迦 kia˥、ka˥, 也 ia˩。

ŭa 花瓜 kua˥, 蛙 ua˥。

ŭɔ 过 kuɔ˩, 鍋 kuɔ˥, 科靴 k'uɔ˥。

ŭĕi 杯 puei˥, 輝 xuei˥, 龟 kuei˥, 皮 p'uei˩白、p'i˩ 文, 賽 suei˩。

uai 歪 uai˥, 乖 kuai˥, 埋 muai˩, 怪 kuai˩。

yɔ˕ 桥 kyɔ˩。

iŋ 宾 piŋ˥, 金 kiŋ˥, 貞 tiŋ˥, 因 iŋ˥。

eiŋ 灯 teiŋ˥, 更 keiŋ˥文、laiŋ˩白, 針 tseiŋ˥, 鶯 eiŋ˥。

uŋ 春 ts'uŋ˥, 君 kuŋ˥, 分 xuŋ˥文、puɔŋ˥白, 房 puŋ˩。

ouŋ 江 kouŋ˥ 文、kɸyŋ˥ 白, 恩 ouŋ˥, 酸宣 souŋ˥。

yŋ 銀 ŋyŋ˩, 宫 kyŋ˥, 忍雍 yŋ˩, 斤恭 kyŋ˥, 熏 xyŋ˥。

ɸyŋ 东 tɸyŋ˥白、tuŋ˥,文, 工 kɸyŋ˥白、kuŋ˥文。

aŋ 山 saŋ˥, 干 kaŋ˥, 安 aŋ˥, 邦 paŋ˥, 彭 p'aŋ˥。

ĭeŋ 天 t'ieŋ˥, 兼 kieŋ˥, 烟 ieŋ˥, 玄 çieŋ˩。

ĭaŋ 声 siaŋ˥白、siŋ˥文, 惊 kiaŋ˥, 兄 çiaŋ˥白、çiŋ˥文。

ŭaŋ 欢 xuaŋ˥, 官 kuaŋ˥, 半 puaŋ˩, 横 xuaŋ˧, 圈 k'uaŋ˥。

ŭɔŋ 光 kuɔŋ˥, 方 xuɔŋ˥, 汪冤 uɔŋ˥。

y̆ɔŋ 香 çyɔŋ˥, 捐 kyɔŋ˥, 淵央 yɔŋ˥, 張 tyɔŋ˥, 言 nyɔŋ˧。

i? 譯 i?˥, 橘 kei?˩, 席 si?˥, 寂 tɕi?˩, 戚 ts'ei?˩。

ei? 八 pai?˩ 貼 t'ai?˩。

u? 物 u?˥, 郁 ou?˩, 出 ts'ou?˩。

ou? 骨 au?˩, 确 kau?˩, 刷 sau?˩, 博 pau?˩。

y? 菊 kɸy?˩, 乞 k'ɸy?˩, 筑 ty?˩, 欲 y?˩, 熟 sy?˩。

øy? 角 kɘy?˩, 壳 k'ɘy?˩。

a? 粒 la?˩, 达 ta?˩, 渴 k'a?˩, 压 a?˩。

ie? 壁 pie?˩白、p'ei?˩文, 薛 sie?˩, 徹 t'ie?˩。

ia? 益 ia?˩白、ei?˩文。

ua? 曰 ua?˥, 挖 ua?˩, 脫 t'ua?˩文、t'aŋ˩白, 法 xua?˩。

uɔ? 局 kuɔ?˥, 越 uɔ?˥, 国 kuɔ?˩。

yɔ? 尺 tɕ'yɔ?˩, 剧 k'yɔ?˩, 弱 yɔ?˥。

入声韵尾是喉塞音或十分輕微的 -k, 也可以标写为 k, 如叶 iek˥, 越 uɔk˥; 有时受高前元音的影响, 古 -t 尾还保存古音的痕迹, 如僻 p'eiʈ˩, 密 miʈ˥。鼻音韵尾只有一个 -ŋ, 有时受前元音的影响, -ŋ 有变为 -ɳ 的傾向, 如限 aiɳ˧, 爛 aiɳ˩, 店 taiɳ˩, 硬 ŋaiɳ˧.

戚氏«八音»的韵母数目跟上面所說的不同(入声韵除外)。戚氏韵母歌訣云: "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謌须金杯,孤灯光輝燒銀釭; 之东郊,过西桥; 罗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其中金同宾,梅同杯,遮同奇; 这样,單韵复韵和阳韵共計得三十三部。其分配异于今韵約有两点:(一)戚書未立伻韵(m—n—ŋ),林碧山«字义»始增此部。(二)戚書析"杯輝秋燒"为四部,按今音則"杯輝"混同,"秋燒"合并。

声調說明和举例

7. 福州話有七个声調。阴去和阳去都是緩慢曲折的調形: 阴去的曲折并不很显著; 阳去是升降調,略高略低因地因人不同,这种調形在汉語方言里比較罕見。阴入也是一种升調。升調,降升調和升降調都能影响元音的音質,使單元音复化, 使半高半低的單元音或复元音变得低些开些。这是福州語音的一个特点。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声調和元音音質的关系:

阴平 ˥ 44	阳平 ˧ 52	上声 ˩ 31	阴去 ˩ 213	阳去 ˧ 242	阴入 ˩ 23	阳入 ˥ 4
衣 i	姨 i	以 i	意 ei	异 ei		
音 iŋ	人 iŋ	引 iŋ	印 eiŋ	泳 eiŋ	壹 ei?	亦 i?
鶯 eiŋ	閑 eiŋ	撜 eiŋ	爛 aiŋ	限 aiŋ	厄 ai?	夹 ei?
烏 u	无 u	武 u	塢 o˥u	务 o˥u		
溫 uŋ	文 uŋ	稳 uŋ	慍 ouŋ	問 ouŋ	屋 ou?	勿 u?
恩 ouŋ	行 ouŋ	影 ouŋ	饅 auŋ	筦 auŋ	恶 au?	痿 ou?

迂 y	余 y	雨 y	飫 øy	預 øy		
雍 yŋ	庸 yŋ	忍 yŋ	涌 øyŋ	用 øyŋ	郁 øy?	辱 y?
崔 tsʻøy	雷 løy	髓 tsʻøy	碎 tsʻəy	擂 ləy		
棕 tsøyŋ	紅 øyŋ	鬆 søyŋ	甕 əyŋ	洞 təyŋ	角 kəy?	讀 tøy?
朱 tɕyo⊢	桥 kyo⊢	主 tɕyo⊢	注 tɕyo	祚 tɕyo		
淵 yo⊢ŋ	羊 yo⊢ŋ	养 yo⊢ŋ	恙 yoŋ	漾 yoŋ	約 yo?	藥 yo?
呵 o	河 o	襖 o	奥 o⊤	傲 o⊤		
梳 sœ	驢 lœ	魯 lœ	œ⊤	œ⊤		
捱 ɛ	鞋 ɛ	矮 ɛ	æ	æ		
窩 uo	盂 uo	娲 kuo	墓 muo⊤	妈 uo⊤		
汪 uo⊢ŋ	黄 uo⊢ŋ	往 uo⊢ŋ	怨 uoŋ	望 uoŋ	国 kuo?	越 uo⊢?
憂 iĕu	由 ieu	有 ieu	幼 ieu	又 ieu		
烟 ieŋ	炎 ieŋ	偃 ieŋ	燕 ieŋ	焰 ieŋ	燁 ie?	叶 ie?
蛙 ua	划 ua	踝 kua	撾 kua	話 ua		
弯 uaŋ	頑 uaŋ	晚 uaŋ	窜 uaŋ	万 uaŋ	穵 ua?	活 ua?
惊 kiaŋ	营 iaŋ	仔 kiaŋ	鏡 kiaŋ	定 tiaŋ	益 ia?	額 ŋia?

从上面的例子看来，元音受升調或曲折調的影响而起音質的变化，可以归納为三类：

1）i-, u-, y-, 复元音化变为 ei-, ou-, øy-,

2）øy-, ou-, ei-, 变为 əy-, au-, ai-,

3）eu, o⊢, œ, ɛ, 变为 ɛu, o, œ⊤, æ。

但是末了六行的例子：三合元音，以 ĭ- ŭ- 为介音的韵母，和以 a 为主要元音的韵母，都不起变化。

調値同韵母有自然的关系，这在福州話里表現得很突出。但是我們可不要机械地理解这种現象。比如福清話同福州話很接近，調类也完全相同，可是福清話沒有升調和曲折調，韵母也还是起同样的变化，就是在阴去，阳去，阴入三个声調里，元音也照样要复化和低化，例如(1)阴平：音 iŋ↘51，(2)阳平：人 iŋ⌐44，(3)上声：引 iŋ↘31，(4)阴去：印 eiŋ⌟11，(5)阳去：咏 eiŋ↘41，(6)阴入：壹 ei?⊣3，(7)阳入：亦 ɪ?⌐5。所以正确地說，在閩北方言（以福州和福清为典型代表），調型(包括調类和調値)同韵母有一定的相互依賴关系。

輔音同化

8. 两个音节相連，按照第一音节是元音收尾或輔音收尾，第二音节的声母受其影响而起同化作用，第二音节的声母經同化后發生音質的变化，但仍保持原来的發音部位，偶尔也有完全弱化以至于消失的。下面按照第二音节声母的發音部位，分别叙述其同化条例如下：

（甲）上字开尾韵，下字声母 p-, pʻ- 变 β-, 例如

枇杷 pi↘ pa↖→pi βa,

土匪 tʻu↘ pʻi↘→tʻu βi,

买卖 mɛ↘ ma↖→mɛ ma(不变)。

上字鼻尾韵，下字声母 p-, p‘ 变 m-，例如

棉袍 mieŋ˥ po˧˥→mieŋ mɔ,

黄蜂 uɔŋ˧ puŋ˥→uɔŋ muŋ,

風帽 xuŋ˥ mɔ˧→xuŋ mɔ(不变)。

(乙) 上字开尾韵，下字声母 t-, t‘-, s- 变 l-或 ɹ- 或 d-，例如

戏台 xie˩ tai˧→çie lai,

課程 k‘uɔ˩ t‘iaŋ˧→k‘uɔ liaŋ,

波浪 p‘ɔ˥ lauŋ˩→p‘ɔ lauŋ(不变),

大脑 tuai˧ nɔ˩→tuai nɔ(不变),

水仙 tsuei˩ sieŋ˥→tsuei lieŋ。

上字鼻尾韵，下字声母 t-, t‘-, l-, s- 变 n-，例如

皇帝 xuɔŋ˧ ta˩→xuɔŋ na,

甜湯 tieŋ˧˦ t‘ouŋ˥→tieŋ nouŋ,

便利 pieŋ˧ lei˩→pieŋ nei,

男女 naŋ˥ ny˩→ naŋ ny(不变),

新詩 siŋ˥ si˥→siŋ ni。

(丙) 上字开尾韵，下字声母 k-, k‘-, x-, ç- 弱化以致消失，例如

米缸 mi˩ kouŋ˥→mi ouŋ,

布褲 puɔ˩ k‘ou˩→puɔ ou,

礼仪 lɛ˩ ŋi˦→lɛ ŋi(不变)

西風 sɛ˦ xuŋ˥→sɛ uŋ,

大喜 tuai˧ çi˩→tuai i,

圖画 tu˦ ua˩→tu ua(不变)。

上字鼻尾韵，下字声母 k-, k‘-, x-, ç-, ○-, 变 ŋ-，例如

战国 tɕieŋ˥ kuɔʔ˩→tɕieŋ ŋuɔʔ,

輕气 k‘iŋ˦ k‘ei˩→k‘iŋ ŋei,

汉魏 xaŋ˩ ŋuei˩→xaŋ ŋuei(不变),

品行 p‘iŋ˩ xaiŋ˧→p‘iŋ ŋaiŋ,

謙虛 k‘ieŋ˦çy˥→k‘ieŋ ŋy,

中央 tyŋ˥ yɔŋ˥→tyŋ ŋyɔŋ,

(丁) 上字开尾韵，下字声母 ts-, ts‘- 变 z-，例如

祖宗 tsu˦ tsuŋ˥→tsu zuŋ,

芥菜 kai˩ ts‘ai˩→kai zai,

上字鼻尾韵，下字声母 tɕ-, tɕ‘- 变 ŋ- 或 ɳ-，例如

限制 aiŋ˧ tɕie˩→eiŋ ŋiɛ.

清唱 tɕ‘iŋ˥ tɕ‘yɔŋ˩→tɕ‘iŋ ŋyɔŋ,

凡因同化而产生的濁輔音如 β-, l-, d-, z-, ʒ-, m-, n-, ɳ-, ŋ-, 發音是很松很軟的，其中 l-有时近似微微卷舌而不顫动的 ɹ 或濁塞音 d。

变調和变音

9. 两个音节相連，第一个音节的声調往往發生变化，这是閩方言(包括閩南和閩北)和浙南吳語(如永康話)的共同特点。福州話的变調条例大概分为四項，分述如下：

10. 上字屬阴平阴去阳去，其变調屬于同一类型，如下表所示：

下字声調 / 上字变調 / 上字本調	阴平	上声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去	阳入
阴平、阴阳去	阴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阴平	阳平	阴平

①上字阴平例：

阴平＋阴平——不变：

殷商 yŋ˥ suɔŋ˥→yŋ˥ nuɔŋ˥.

阴平＋上声→阳平＋上声：

思想 sy˥ suɔŋ˩→sy˧ luɔŋ˩,

風雨 xuŋ˥ y˩→xuŋ˧ ŋy˩.

阴平＋阴去→阳平＋阴去：

宗教 tsuŋ˥ kau˩→tsuŋ˧ ŋau˩,

阴平＋阴入→阳平＋阴入：

偏执 p'ieŋ˥ tsei?˩→p'ieŋ˧ ȵei?˩

阴平＋阳平——不变：

天文 t'ieŋ˥ uŋ˧→tieŋ˥ ŋuŋ˧,

阴平＋阳去→阳平＋阳去：

軍队 kuŋ˥ tuei˨→kuŋ˧ nuei˨,

阴平＋阳入——不变

驅逐 k'y˥ ty?˥→k'y˥ ly?˥

②上字阴去例：

阴去＋阴平→阴平＋阴平：

退婚 t'ɵy˩ xuɔŋ˥→t'øy˥ uɔŋ˥,

阴去＋上声→阳平＋上声：

信仰 seiŋ˩ ŋyɔŋ˩→siŋ˧(或˥?) ŋyɔŋ˩,

阴去＋阴去→阳平＋阴去：

記忆 kei˩ ei˩→ki˧ ei˩,

阴去＋阴入→阳平＋阴入：

气压 k'ei˩ a?˩→k'i˧ a?˩

阴去＋阳平→阴平＋阳平：

透明 t'au˩ miŋ˧→t'au˥ miŋ˧.

阴去＋阳去→阳平＋阳去:

怨恨 uoŋ˩ xouŋ˥→uoŋ˧ ŋouŋ˥.

阴去＋阳入→阴平＋阳入:

太極 t'ai˩ ki?˥→t'ai˥ i?˥,

战略 tɕieŋ˩ luo?˥→tɕieŋ˥ nuo?˥.

③上字阳去例:

阳去＋阴平→阴平＋阴平:

技师 kei˥ sy˥→ki˥ ry˥,

阳去＋上声→阳平＋上声:

电影 tieŋ˥ iŋ˩→tieŋ˧ ŋiŋ˩.

阳去＋阴去→阳平＋阴去:

外套 ŋuei˥ t'o˩→ŋuei˧ ro˩(或 ro˩),

阳去＋阴入→阳平＋阴入:

卸职 çia˥ tsei?˩→çia˧ zei?˩.

阳去＋阳平→阴平＋阳平:

动情 touŋ˥ tɕiŋ˧→tuŋ˧ ʒiŋ˧,

阳去＋阳去→阳平＋阳去:

妒忌 tou˥ kei˥→tu˧ ei˥,

阳去＋阳入→阴平＋阳入:

事业 søy˥ ŋie?˧→sy˧ ie?˧(或 sy-e?),

11. 上字屬上声,倘下字为阴平、上声、阴去、阴入、阳去,則轉为"变上",倘下字为阳平、阳入,則保持原来上声不变。"变上"的調值由半高升至高,約为 $_{145}$。

上声＋阴平→变上＋阴平(有时不变):

审查 siŋ˩ tsa˥→siŋ˧ tsa˥,

上声＋上声→变上＋上声:

影响 iŋ˩ çyoŋ˩→iŋ˧ ŋyoŋ˩.

上声＋阴去→变上＋阴去:

解放 kai˩ xuoŋ˩→kai˧ xuoŋ˩,

上声＋阴入→变上＋阴入:

礼节 lɛ˩ tɕie?˩→lɛ˧ ʒie?˩,

上声＋阳平——不变

古琴 ku˩ k'iŋ˧→ku˩ iŋ˧.

上声＋阳去→变上＋阳去:

想像 suoŋ˩ ts'uoŋ˥→suoŋ˧ ɳuoŋ˥,

上声＋阳入——不变:

典籍 tieŋ˩ tɕi?˧→tieŋ˩ ɳi?˧,

12. 上字阴入变調規則如下表:

下字声調 / 上字变調 / 上字本調	阴平	上声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去	阳入
阴　　入	变上	变上	阳入	阳入	上声	阳入	上声

阴入＋阴平→变上＋阴平:

鞠躬 køy?˧ kyŋ˥→ky˧˥ yŋ˥.

阴入＋上声→变上＋上声:

色彩 sei?˧ ts'ai˩→sei˧˥ zai˩,

阴入＋阴去→阳入＋阴去:

答应 ta?˧ eiŋ˩→ta?˥ eiŋ˩,

但是有时阴入＋阴去→阳平＋阴去:

尺寸 ts'uɔ?˧ ts'uɔŋ˩→ts'uɔ˧˥ zuɔŋ˩.

阴入＋阴入→阳入＋阴入:

一切 ei?˧ ts'ei?˧→i?˥ ts'ei?˧.

但是有时阴入＋阴入→阳平＋阴入:

拍劫 p'a?˧ kie?˧→p'a˧˥ ie?˧(打劫)。

阴入＋阳平→上声＋阳平:

测量 ts'ai?˧ luɔŋ˧˩→ts'ai˧˩ luɔŋ˧˥,

但是有时阴入＋阳平→阴平＋阳平:

拍球 p'a?˧ kieu˧˥→p'a˥ ieu˧˥,

阴入＋阳去→阳入＋阳去:

不慎 pou?˧ seiŋ˧˨→pu?˥ seiŋ˧˨

但是有时阴入＋阳去→阳平＋阳去:

僻地 p'ei?˧ tei˧˨→p'i˧˥ tei˧˨.

阴入＋阳入→上声＋阳入:

說服 suɔ?˧ xu?˥→suɔ˩ u?˥,

鉄实 t'ie?˧ si?˥→t'ie˩ ri?˥,

但是有时阴入＋阳入→阴平＋阳入:

烛盒 tsuo?˧ xa?˥→tsuo˥ a?˥.

13. 上字为阳平或阳入,其变調屬于同一类型,如下表所示:

下字声調 / 上字变調 / 上字本調	阴平	上声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去	阳入
阳平、阳入	阴平	上声	上声	上声	上声	上声	阴平

①上字阳平例:

阳平＋阴平→阴平＋阴平:

疑心 ŋiˊ siŋˊ→ŋiˊ riŋˊ,

阳平＋上声→上声＋上声:

苹果 piŋˊ kuoˇ→piŋˇ ŋuoˇ,

阳平＋阴去→上声＋阴去:

顽固 ŋuaŋˊ kouˋ→ŋuaŋˇ ŋouˋ,

阳平＋阴入→上声＋阴入:

鹹鴨 keiŋˊ aʔˋ→keiŋˇ ŋaʔˋ.

阳平＋阳平→上声＋阳平:

流行 lieuˊ xeiŋˊ→lieuˇ eiŋˊ(流 lauˊ 白)

阳平＋阳去→上声＋阳去:

仁义 iŋˊ ŋieˆ→iŋˇ ŋieˆ,

阳平＋阳入→阴平＋阳入:

明白 miŋˊ peiʔˊ→miŋˊ meiʔˊ,

②上字阳入例:

阳入＋阴平→阴平＋阴平:

月光 ŋuoʔˊ kuoŋˊ→ŋuoˊ uoŋˊ,

阳入＋上声→上声＋上声:

盒仔 aʔˊ kiaŋˇ→aˇ kiaŋˇ.

阳入＋阴去→上声＋阴去:

瀑布 puʔˊ puoˋ→puˇ βuoˋ,

阳入＋阴入→上声＋阴入:

物質 uʔˊ tseiʔˋ→uˇ tseiʔˋ

阳入＋阳平→上声＋阳平:

石头 sieʔˊ t'auˊ→sieˇ rauˊ,

阳入＋阳去→上声＋阳去:

絕妙 tsuoʔˊ mieuˆ→tsuoˇ mieuˆ,

阳入＋阳入→阴平＋阳入:

学習 xouʔˊ siʔˊ→xouˊ riʔˊ.

14. 上面所举連字变調的例子，同时也显示了声母的同化。变調同时变元音的例子比較少些,約有以下几种情形:

复元音变單元音例:

厚薄 kauˆ poʔˊ→kaˊ βoʔˊ,

贅武 tauˆ uˇ→taˊ uˇ,

急 keiʔˋ;急急 kiʔˊ keiʔˋ,

那些 çiˇ neiʔˋ(→niʔˊ) kiaŋˇ,

欺 k'iaˊ;欺侮 k'iˉˆ xouˆ,

汽車 k'ei˨(→k'i˥) tɕia˧,

妒忌 tou˨(→tu˨˧) kei˧˦,

差不多 ts'a˧˦ pou˨˧(→mu˨˧)to˥,

元音音質变化例:

一定 i˨˧ tiaŋ˧(→teiŋ˧),

巷 haiŋ˧:巷仔 høyŋ˧˦ kiaŋ˨,

帝王 ta˨(→tɛ˧)uoŋ˧,

构思 kau˨ sy˧→keu˧ ry˧

笨 puoŋ˧ 又讀 pouŋ˧.

开尾韵与塞尾韵互換例:

太 k'a˨→k'a˨˧,

早 tɕia˨→tɕia˨˧

也 ia˨→ia˨˧

买布 mɛ˨(→mɛ˨˧) puo˨˩,

塞尾韵变开尾韵:

索性 so˨˧ (→so˧)seiŋ˨,

元音变鼻尾韵:

那个 çi˨(→çiŋ˧)pei˨,

"伓" ma˧ 由开尾韵变为塞尾韵,同时元音音質也發生变化:

不公平 ma˧(→mɛ˨˧)kuŋ˧ paŋ˧,

不合适 ma˧(→mɛ˨˧)xa˧(xa˨˧)sei˨˧(吃亏),

不爽快 ma˧(→mɛ˨˧)souŋ˨˧ k'uai˨˩(悶悶不乐),

不記 ma˧(→mɛ˨˧)kei˨˩(忘記)。

15. 文白异讀和一字又讀的現象在福州話里也是很复杂的,特别是近年来受了北方話或普通話的影响,新的变化正在層出不穷。这兒只举几个例子:

反映輕重唇不分的: 飞 puei˧白, çi˧文,放 pouŋ˨, xuaŋ˨, 分 puoŋ˧, xuŋ˥, 腹 pou˨˧, xou˨˧, 复 p'ou˨˧, xau˨, 飯 puoŋ˨, xuaŋ˨.

反映舌头舌上不分的: 虫 t'yŋ˧, t'øyŋ˧, 重 tyŋ˧, t'yŋ˧(～叠), tɸyŋ˧, tɵyŋ˧ (～量)。

反映古全濁塞音(并定群諸母)不論平仄都变清音不送气, 而偶然也有变清音送气的: 皮 p'uei˧, p'i˧, 同 tøyŋ˧, tuŋ˧, 大 tuai˧, tai˧, 弟 tie˧, ta˧, 定 tiaŋ˧, teiŋ˧, 讀 t'øy˨˧, tu˨˧, 穷 k'ieu˧, kyŋ˧。

三 閩方言詞匯特点

16. 閩南和閩北方言在語音方面有些共同的重要特点, 我們認为是閩方言未分化时期的語音特点的保存。至于詞彙方面,閩南和閩北也有一些共同的詞語,其中一部分可能是閩方言的共同遺产, 另一部分也許是分化以后或在分化过程中互相影响或借貸的結果。現在閩南人和閩北人談起話来不能互相了解,閩南和閩北互异的成分(包括語音和詞彙)几乎压倒了,虽然

并沒有淹沒了相同的成分。下面叙述閩方言詞彙的特点分为三項：1.南北相同，2.南北近似，3.南北不同。此外閩南或閩北所特有的詞語，彼此也許有一部分相同或相似的，因缺乏材料，不能并列以資比較，暫附在后面，以供将来深入調查的参考。（閩南以厦門話为代表，閩北以福州話为代表，除非另外注明出处。）

17. 南北同源詞，讀音往往不同，但符合各自的音变規律。这类詞大多是單音，相当于普通話的双音詞（单純詞或合成詞），还有些跟普通話相当的詞在意义上起了或大或小的变化，也有些是普通話所沒有的。例如：

閩　南	閩　北	普　通　話
目 bak_2	$m\varepsilon?_2$	眼睛
面 bin^2	$mei\eta^2$	臉，面孔
名 $_{\subseteq}mia$	$_{\subseteq}mia\eta$	名字
命 mia^2	$mia\eta^2$	命运
口 $_{c}k'a$ 腿，上下腿	$_{c}k'a$ 动物小腿以下部分	脚，腿
口 $^{c}k'au$	$^{c}k'au$	（專指动物，亦用于門口，港口）
耳空 hi^2 $_{c}k'a\eta$	$^{c}\eta ei$ $_{c}k'o\eta$ ⌐ → $_{c}\eta i$ $_{c}k'o\eta$； $_{c}\eta ei$ $_{c}kia\eta$ → $_{c}\eta i$ $_{c}ia\eta$（耳仔）	耳朵
青盲 $_{c}ts'i$ $_{\subseteq}m\tilde{i}$	$_{\subseteq}ts'a\eta$（$_{c}ts'ia\eta$）$_{\subseteq}ma\eta$	瞎子（《后汉書》：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避世乱。）
公亲 $_{c}ko\eta$ $_{c}ts'in$	$_{c}kun$ $_{c}ts'i\eta$	居間調停者
飯 bun^2	$puo\eta^2$	（干）飯
面 $m\tilde{i}^2$	$mie\eta^2$	面条
菜 $ts'ai^3$	$ts'ai^3$ 亦指海菜，吃菜＝吃素，	蔬菜，素菜
箸 ti^2	$t\o y^2$	筷子
盧 $_{\subseteq}hui$	$_{\subseteq}xai$ 与“壳”同音	陶器
桌 $to?_3$	$tou?_3$	桌子
椅 ^{c}i	^{c}ie, ^{c}ie $^{c}kia\eta$ → ^{c}ie $^{c}ia\eta$（椅仔）	椅子，凳子，
厝 $ts'u^3$	$ts'u\ɔ^3$	房屋，住屋
風櫃 $_{c}ho\eta$ kui^2	$_{c}x\imath\eta$ $^{c}kuai$	風箱
批 $_{c}p'ue$	$_{c}p'ie$	信
册 $ts'e?_3$	$ts'a?_3$，書册 $_{c}tsy$ $za?$	書，書本
鴨 $a?_3$	$a?_3$	鴨子
虎 ^{c}hu	^{c}xu 文，老虎 ^{c}lau ^{c}xu	老虎
菠棱菜 $p\varepsilon?_3$ $_{c}lie\eta$ $ts'ai^3$（浙南）	$_{c}p\ɔ$ $_{\subseteq}lei\eta$ $ts'ai^3$ → $_{c}p\ɔ$ $_{\subseteq}dei\eta$ $^{c}\eta ai$	菠菜
菜头 $^{c}ts'ai$ $_{\subseteq}t'au$	$ts'ai^3$ $_{\subseteq}dau$ (t'-)	蘿卜

金瓜 ˌkim ˌkue	ˌkiŋ ˌŋua (k-)	南瓜
月 ge?₂	ŋuɔ?₂	月亮
云 ₅hun	₅xuŋ	云彩
报水 poˀ ˋtsui	poˀ ˋzuei (ts-)	告密
坏 ˋp'ai	ˋp'ai	歹，坏，下流
拉颯 lap₂ sap₋	la?₂ sa?₋	不清潔，垃塌
清气 ˌts'iŋ k'iˀ	ˌts'iŋ k'eiˀ	清潔
細膩 sueˀ diˉ	sɛˀ leiˉ	小心，客气，細气，細致，精明
齷齪 ɐ?₋ ts'ɐ?₋(浙南)	ɔ?₂ ts'uɔ?₋	齷齪，可恶，調皮
拍 p'a?₋，拍岔 p'a?₋ tsˋeˀ（打岔）	p'a?₋ 拍人，拍球，拍針（注射）	打
相拍 ˌsio p'a?₋	ˌsøyŋ p'a?₋	打架
曝 p'ak₂	p'uɔ?₂	晒
講 ˋkɔŋ	ˋkouŋ	說
担 ˌtã	ˌtaŋ	挑（担）
脫，褪 t'ŋˀ	t'aŋˀ	脫（衣，帽）
炊 ˌts'e	ˌts'ɸy	蒸
食 tsia?₂	si?₂	吃
行 ₅kiã	₅kiaŋ	走
睏 k'unˀ	k'uɔŋˀ	睡
惊 ˌkiã	ˌkiaŋ	怕，害怕
企 k'iaˉ	k'ɛˉ, k'ieˉ	站，立
暗 amˀ	aŋˀ, 天暗＝天黑（黄昏）	暗，黑
烏 ˌɔ	ˌu, 天烏（雨前烏云密布）	黑色
厚 kauˉ	ˋkauˉ, 嘴厚 ˋtsuei gauˉ（沒有胃口）	厚，濃
厚 厚菜	濃 ₅naŋ, 濃茶 ₅naŋ ₅tɛ	濃，艳
肥 ₅bui	₅puei	肥，胖，
細 sueˀ	sɛˀ，細汉＝小孩	小
瀏 ts'iŋˀ	ˋts'eiŋ	凉（水凉，飯菜冷了）
寒 ₅kuã	₅kaŋ	寒冷（天气冷）

有几个外来詞，很可能是由閩南傳入閩北的，可是其中閩北的 ˌtsyŋ 显然是直接从馬来語借来的：

閩南	閩北	馬来語
濫斧 lamˉ ˋp'u	ˌlam ˋpu	lampu(英語lamp)大盖洋灯
洞葛 tɔŋˀ kat₋	ˌtuɔŋ ka?₂	tongkat 手杖
口 ˌtsim	ˌtsyŋ ˌtsieu（亲嘴）	chium 接吻

18. 有一些詞，南北形式近似，但是詞素只是部分地相同，意义上也有細致的出入，应該說是同中有异。例如：

閩南	閩北	普通話
鼻 $p'i^{2}$	$p'ei^{3}$, $p'ei?_{2}$	鼻子
,,	pei^{2}	鼻涕
,,	pei^{2}	聞，嗅
身軀 $_{c}sin\ _{c}k'u$	身 $siŋ$,身体 $_{c}siŋ\ t'ai^{2}$文	身体
头毛 $_{ʂ}t'au\ _{ʂ}mŋ$	头髮 $_{ʂ}t'au\ xuɔ?_{ɔ}$ → $_{ʂ}t'au\ uɔ?_{ɔ}$文，$_{ʂ}t'au\ puɔ?_{ɔ}$ → ～ $\beta uɔ?_{ɔ}$白.	头髮
猫鼠 $_{c}niã\ ^{c}tsu$	老鼠 $lau^{2}\ ^{c}ʒy$ (ts'-)	老鼠
狗蟻 $^{c}kau\ hia^{2}$	紅蟻 $_{ʂ}øyŋ\ ie^{2}$	螞蟻
物配 $mue?_{2}\ p'ue^{3}$ (潮州)	飯配 $puɔŋ^{2}\ p'uei^{3}$生活光景	菜（飯"菜"）
火船 $^{c}he\ _{ʂ}tsun$	車船 $_{c}ts'ia\ _{ʂ}zuŋ$(s-), $_{c}ts'ia\ duŋ^{2}$,	輪船
灶脚 $tsau^{3}\ _{c}k'a$	灶前 $tsɔ^{3}\ _{ʂ}reiŋ$ (s-)	厨房
脯 $^{c}pɔ$	$^{c}p'uɔ$ 杏脯	干
	$_{c}pa$: 牛肉干 $_{ʂ}ŋu\ lieu?_{ɔ}\ _{c}pa$	干兒
□ $_{c}ta$, 喉干 $_{ʂ}au\ _{c}ta$	$_{c}ta$, 曝干 $p'uɔ?_{2}\ _{c}ta$ (晒干)	干燥
暢 $^{c}t'iɔŋ$	甚暢 $_{c}tsiŋ\ ^{c}t'iaŋ$	乐，暢快
	舒暢 $_{c}ts'y\ ^{c}t'iaŋ$	
□ $_{c}ŋiã$ 胳肢窩掌心痒	$_{c}ŋiau$ 哈痒	痒，肉麻
□ $tsiã^{2}$	$syɔŋ^{2}$, $_{ʂ}suɔŋ$, 惊痒 $_{c}kiaŋ\ _{ʂ}zuɔŋ$(怕痒), $_{c}ŋiau\ _{ʂ}ŋiau\ zyɔŋ^{2}$（虫咬針刺而痒）	一般的痒
曉 $_{c}hiau$	$ɛ?^{2}\ ^{c}xieu$	曉得
事迹 $tsi^{2}\ tsia?_{ɔ}$	$tai^{2}\ kie?_{ɔ}$ → $tai^{2}\ ie?_{ɔ}$	事情
作息 $tso?_{ɔ}\ sit_{ɔ}$	作田 $tsuɔ?_{ɔ}\ _{ʂ}ts'eiŋ$	种田，劳动
知影 $_{c}tsai^{c}iã$	知道 $_{c}ti\ tau^{2}$ → $_{c}ti\ dau^{2}$.	知道
行踏 $_{ʂ}kiã\ ta?_{2}$	行脚 $_{ʂ}kiaŋ\ _{c}k'a$	走路恣态，行踪
	行企 $_{ʂ}kiaŋ\ k'ie^{2}$.	行止

19. 南北不同的詞，其中有少数来源不明，例如：

閩南	閩北	普通話
头家 ˧˩t'au ˥ke	老板 ˥lau ˥peiŋ	老板
猫 ˥niãⁿ	˧˩ma	猫兒
鷹 ˥ɪŋ	˥eiŋ文, ˥iŋ zɛu², ˥lau yɔʔ₂ .	老鷹
窗 ˥t'aŋ	檻門 k'aʔ₂ ˧˩muɔŋ	窗戶
电罐 tian² kuan³	开水瓶 ˥k'ai ˥zuei ˧˩βi'ŋ, 热水瓶 iʔ₂ ˥zuei ˧˩βiŋ	热水瓶
哺 pɔ²	嚼 tsiaʔ₂	咀嚼（食物）
芳 ˥p'aŋ	香 ˥xiaŋ	香
嗇 siapˌ	甚□ ˥tsiŋ sɔ³	吝嗇
古意 ˥kɔ i³ （杜甫«登兗州城楼»：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躊躇）。	老实 ˥lau siʔˌ → ˥lau riʔˌ	厚道，老实
心适 ˥sim sikˌ	透脚 t'au³ ˥k'a	称心
	爽快 ˥suŋ k'uai³	好玩
离經 ˧˩li ˥kiŋ	差甚远 ˥ts'a ˥tsiŋ ˥xuɔŋ	差得远
嘜头 bak₂ ˧˩t'au （英語 mark＋头）	牌头 ˧˩pɛ ˧˩dau(t'-)	商标
□ baʔˌ	肉 nyʔ₂	肉
□ ˥liŋ	□ ˧˩neiŋ	奶
□ batˌ	□ ɪɛʔ₂ ˥mɛ～˥xuɔ 不識貨	識
□ niʔˌ	□ ˥nei	眨(眼)
	□ k'ai³	閉(眼)
□ biʔˌ	□ ˧˩mɛ	躲
□ lim²	啜 ts'uɔʔˌ	飲，喝
□ gian³	疼 tiaŋ³	爱，疼

20. 閩南特殊詞彙举例：

˥pai, ˥pãi, ˥paŋ：回，次。u² tsit₂～有一回。

pian³ bin² 变面：賴賬，翻臉

mit₂ kiã² 物件：东西

lau² k'ui² 漏愧：羞丑，丢臉（«詩»：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tai²、ti² 在，～˥sian 在先

tam² pɔʔ₂ 淡薄：少量，少許（«唐書»盧鈞傳：鈞与人交，始若淡薄，既久乃益固。）

tiɔkˌ kuatˌ 得决，的括：得意，棒

tu³ tioʔ₂：遇着

ˌt‘au k‘akˌ 头壳:头,脑袋

ˌt‘o ˏk‘a 塗脚:脚下,地上

ˏlia tioʔˌ 迾着:遮着,遮起来

loˋ ɪŋˀ 路用:用途,用处

loˀ soˀ:討厭

ˏtsau 走:跑

ˏsiau 俏:瘋。ˏk‘i～起俏:發瘋

siəŋˋ teˀ 性地:脾气

k‘amˋ:盖起

k‘aʔˌ:較,更。k‘aʔˌ tuaˀ 較大,更大

kepˌ keʔˌ:各部,完全

kikˌ ˏsim 辣心:苦脑(«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hoˀ:給,被,惹起。

外来的借詞:

ˏpa ˈsatˌ 巴剎:市場。馬来語 pasar(源于阿拉伯語)

ˏma ˌta ˏa:警察。馬来語 mata-mata

ˏlo ˏkun 老君:医师。馬来語 dukun

toˀ ˌloŋ 道郎:帮助。馬来語 tolong

tsikˏ:支票。英語 ckeque

sapˏ ˌbun 雪文:肥皂。馬来 sabon(英語 soap?)

goˀ ˏk‘a k‘iˋ 五脚忌:上有楼層的行人道。馬来 gokhaki

kikˏ ˏa 極仔:黃油蛋糕。英語 cake

ˏgam:好,潮州、海南 ˏŋamˏŋam。粵方言 ˏŋam 啱

hamˋ plaŋˋ:全部,一股脑兒。粵方言 hamplaŋ 含巴郎

浙南平阳閩語借自溫州吳語的例子:

ˌbien ˌtoŋ 名堂

xəˋ sieʔˌ 貨色

ˏxuə ˌt‘au 花头

21. 閩北特殊詞彙举例:

ˏpuə 晡:晚

ˌpaŋ tiʔˏ 平达:整齐

ˏp‘ieu 漂:漂亮

ˌmaŋ ˏts‘ieu 蛮笑:开玩笑

mɛʔˏ ˏtsieu 目胴:眼睛

mɛʔˏ ˏtsuei 目水:眼力

mɛʔˏ ˏtsai 目滓: 眼泪

taʔˌ ˏtsai 压紙:上坟用的紙錢

taŋˋ 旦:白天(不單用)

ˏtiaŋ 鼎:鉄鍋

ˏtøyŋ 冻:冷(指东西)

t‘aˋ 屜:抽屜

ˏt‘aŋ 摊:摊子

t‘aŋˋ 炭:木炭

ˏt‘ouŋ 湯:热水;溫泉

tsauʔˌ t‘aʔˌ 作塌:糟塌

tsuəʔˌ ˏtieu 作刁:恶作剧

ˏts‘ei 飼:喂

sai?˩ 色:顏色
si?˨ ˧nøyŋ 食人:要命
˥siŋ sɐy˩ 心緒:心思
suɔ?˩ 索:繩子
suɔŋ˩ 相:相片
˥sy ˧ouŋ 斯文:文雅
˥nai pai˩ 礼拜:星期
˥naŋ 涎:口水
˧naŋ ˥muei ˥siŋ 兰尾星:螢火虫
nouŋ˨, lauŋ˨ 嫩:幼小(指兒童,动植物)
kaŋ˨ ŋuɔŋ˨ 甘願:願意
˥kuɔŋ 光:亮

不知本字的詞:

˥ma ˧hu 蜻蜓
˥ty ˧tyŋ 蚯蚓
˧a ˧i 蟬
˥uɔŋ ˧p'ɛ 虾蟆
nɔ?˩ 东西
˥pa 能干
p'ua?˨ 跨
˥p'uɔŋ 餿
˥mouŋ 着慌
mi?˨ 淹
taiŋ˩ 結实
taŋ˨ 錯
tauŋ˨ 遺失
˥teu 攪和
˥k'a la?˩ 修理
˥k'a ˧lieu 玩兒 tsuɔ?˩～开玩笑
˥k'yŋ ˥k'uaŋ 夸口
au?˩ 熨
˥ieu 細
uɔ?˩ 澆
˥kɔ 糕:發酵过的糕
˥kuei 粿:沒發酵过的糕
˧kuɔ 鍋:鋁鍋(比較 ˥tiaŋ 鉄鍋)
˧ku 糊:浆糊
k'a?˨ ta?˨ ˥ts'ia 脚踏車:自行車
k'a?˩ ts'yɔ?˩ 客鵲:喜鵲
˥xuŋ 粉:粉末,面兒
ei˨ 味:气味
eiŋ˩ 应:答应
˧i tsau˨ 胰皂:肥皂,胰子
yɔŋ˩ sei?˩ 样式:样子,式样
˧øyŋ 容:容縱,寵

˥tie 进
˧t'a i杀
˥t'au 擤
˥t'iaŋ 疼
˥t'ie 撕
˥na ˥ts'ia 骯髒
nau?˩ 蹓躂
˥nia 夹杂
nia?˩ 舔
˥nøy 打瞌睡
˧tsiaŋ 淡
˥tsyŋ 猜
˥ts'uɔŋ 蹲
˥kaŋ 着凉
˥kieu 縮
kɔ?˨ ˧lauŋ 漱
ky?˨ 稠
˥ou ˥mei 好玩
˧ouŋ 長久

四 閩北方言語法特点

22. 关于閩北方言的語法特点,近来有些零星的报道,讓我們多少能够窺見閩北和閩南方言有許多相同和互异的地方,值得今后加强注意, 搜集更丰富而有系統的例証。下面分詞法、

詞类和句法三項举例。这一部分要是跟上一章閩南方言語法特点参照对比，閩方言南北异同諸点是不难發現的。

詞　法

23. 單音重叠构成名詞，相当于普通話后加“子”尾或“兒”尾，例如牌牌 pɛ˧˥pɛ˧(牌子)，瓶瓶 piŋ˧˥piŋ˧(瓶子)，杯杯 pui˥ pui˥(杯子)，袋袋 tai˨˩ tai˨(袋子)，簿簿 puɔ˨˩ puɔ˨(簿子)，盒盒 a?˥ a?˥→a˥a?˥(盒子)，罐罐 kuaŋ˨˩ kuaŋ˨(罐子)，棍棍 kuŋ˨˩ kuŋ˨(棍子)，盖盖 kai˨˩ kai˨(盖兒)。这些例子叫我們联想起西南官話里也有同样現象，这不可能是互相影响，却不妨說是汉語的一般特征，在閩北方言和西南官話里平行發展的結果，所以也不同于所謂偶合。还有些叠音名詞却是福州話所特有的，如 xua˧ xua˧ 八哥，tsie˧˥ tsie˧ 麻雀，碎碎 ts‘øy˨˩ ts‘øy˨(粉末)，空空 k‘ɸyŋ˥˩ k‘øyŋ˥˩(窟窿)。

24. 这兒附带介紹一下莆田話的实詞重叠形式。莆田話据初步了解大概介乎福州話和厦門話之間，可是重叠法的广泛运用(屬于构詞或构形性質暫不加区别)，不是其他姊妹方言所能比拟的。形容詞、名詞、动詞、助动詞都可以重叠，并表示附加的語法意义。例如：

單音形容詞照例都可以重叠，如長長，肥肥，輕輕，寒寒，热热，幼幼，烏烏，紫紫，辣辣，平平，香香……。这样的重叠式可以用作名詞的前加修飾語，也可以用作句子的謂語。

双音形容詞重叠第一个音节，如直直截，認認眞，馬馬虎，正正派，狡狡猾，高高兴，敗敗兴，普普通，奇奇特，文文明，野野蛮，麻麻煩，大大方，可可怜，小小器，节节儉，复复杂，浪浪漫，落落后，进进步。只有極少数的双音形容詞不能应用这样的重叠法，如清楚，爽快，和气(只能重叠为清清楚楚，清清爽爽，和和气气，跟普通話一样)，和一些較文雅的書面語，如繁瑣，优美，卓越。

少数單音名詞也可以重叠，重叠以后就同形容詞一样，往往作謂語用，如：張三人柴柴(骨瘦如柴)，他臉清清，人猴猴(瘦得像个猴子)，孩子蛋蛋(圓圓胖胖像个蛋)。另一种重叠式專作名詞的前加成分，表示难聞的气味，如酒酒味(你一身酒酒味，大概剛才酒喝多了)，人人味(天热，人多，一屋子人人味)，柴柴气(新飯桶装飯，飯总是柴柴气)，飯飯气(飯快要餿的气味)。

單音动詞大多可以重叠，可是重叠以后作謂語用时必須带有前加或后附成分，如：我們去走走，你穿穿看，我們談談一会兒。重叠动詞中間也可以插入“一”，但并不表示动作的短暫，而是一种特殊的动宾結构，如躺一躺(躺一会兒或睡一小覚)，撮一撮(抓一小撮)。

一部分双音动詞重叠，表示稍微或一下的意思，如：商商量(商量一下)，交交涉(交涉一下)，討討論(稍稍討論討論)，休休息(略微休息休息)。还有一些双音动詞重叠后表示程度的加强，如佩佩服(很佩服)，輕輕視(很輕視)，尊尊重(很尊重)，这些不妨当作形容詞看待。大多数动詞不能这样重叠。

助动詞也往往能重叠表示“非常”的意思，如：能能做事情(很能做事情)，敢敢說話(非常敢于說話)①。

25. 福州話有些派生詞的詞头詞尾跟閩南方言不同，例如：

a. “司父”(师父?)相当于閩南話的“师”，如：

木司父 mu?˥ sa˥ au˨ 木匠

① 本节例子未标音，采自林文金《莆田話的詞重叠式》，《方言与普通話集刊》第一本，136—139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剃头司父 t'ie˨ t'au˥ sa˧au˥ 理髮师

厨司父 tuo˥ sa˧ au˥ 厨师傅

b. 有几个表示时間的詞素，不能單用：

ouŋ˥(久)：tsi˧ ouŋ˥ 現在

tsi˧ ma?˨ ouŋ˥(这么久)=t'a˨ deiŋ˧ 剛才

xi˧(或 xy˧)ouŋ˥ 那时

xi˧ ma?˨ ouŋ˥(那么久)剛才(近过去)

旦 taŋ˨，表示白天，不能單用(白天叫"日中"ni?˧ touŋ˧)：

明旦 mieŋ˥ naŋ˨˩(t-)明天，

今旦 kiŋ˧ naŋ˨˩(t-)今天。

晡 muɔ˧，表示晚上：

暝晡 maŋ˥˧ muɔ˧˥ 晚上，

半晡 puaŋ˨˩ muɔ˧ 黃昏，

明旦晡 mieŋ˥˥ naŋ˨˧ muɔ˧ 明晚。

暝 maŋ˥(晚?)表示时間：

一暝晡 suɔ?˨˧ maŋ˥ muɔ˧ 昨晚，

去年暝 k'ɔ˨˩ nieŋ˥˥ maŋ˥ 去年，

暝年暝 maŋ˥ nieŋ˥˥ maŋ˥ 明年。

26. 与时間詞有一定連带关系的是一日三餐的名称，这在福州話也显得很特殊：

食早 sie?˧ tsa˨ 早飯

食□ sie?˧ tau˨˩ 午飯

食暝 sie?˧ maŋ˥ 晚飯

27. 單音詞加上一个相应的量詞，构成新詞，这跟閩南話相似。例如：

tsai˨˧ tiaŋ˧ 紙張

ts'ieu˨˥ ŋɛ˨ 树椏(树棵)

tsy˧˩ za?˨(ts'-)書册(書本)

piŋ˧ tøy˥ 冰条(冰棍)

可是"船" suŋ˥ 后面不能附加量詞；熏仔 huŋ˧˥ ŋiaŋ˨(k-)(烟支)的詞形近似粤方言的"烟仔" jin˧ tsai˩，而不同于閩南方言"熏支"。

28. 有些复音詞和合成詞，形式上大体接近閩南方言，但个别具体的詞偶有不同。

a. 复音詞或并列式合成詞的詞素次序跟閩南方言相同的，例如：

ts'ieu˧ ts'ieŋ˧ 或 ts'ieŋ˧ ts'ieu˧ 秋千　千秋

k'aŋ˧ ŋiaŋ˥(k-)康健

xuaŋ˧ ŋi˨(x-)欢喜

nau˥˥ ie?˧ 鬧热

可是口語里只說"拖" t'ua˧，不說"迁延"或"延迁"；閩南話"蹊蹺"或"蹺蹊"在閩北很少人懂得。

b. 偏正式合成詞的結构形式接近閩南方言，如：

ɛ˥ lia?˨ 鞋□(拖鞋)

xuŋ˧ nai˧(t'-)風台(台風)

nøyŋ˥˧ ŋa?˨(k'-)人客(客人)

c. 表示动物雌雄性的詞素一律放在动物名称的后面,如:

鷄母	kie˧˥ muɔ˩	母鷄
鷄角	kie˧˥ (k)ɵy?˨	公鷄
牛母	ŋu˥˧ muɔ˩	母牛
牛公	ŋu˥˧ køyŋ˧˥	公牛
猪母	ty˧˥ muɔ˩	母猪
猪角,猪公	ty˧ kɵy?˨, ~køyŋ˧˥	公猪
犬母	k'eiŋ ˩˧ muɔ˩	母狗
犬雄	k'eiŋ˩ xyŋ˥	雄狗

詞　类

29. 福州話的指示詞,同厦門話是很接近的,基本形式近指是 ts-, 远指是 x-:

这只(个)	tsi˩ tsie?˨,	那只(个)	xi˩ tsie?˨,
这些	tsi˩ nei?˨ kiaŋ˥,	那些	xi˩nei?˨ kiaŋ˥,
这兒	tsi˩˧ køy˧,	那兒	xuaŋ˧ xœ˥,
这边	tsi˩ peiŋ˧,	那边	xi˩ peiŋ˧,
这时候	tsi˩ si˧ xau˧,	那时	xi˩ ouŋ˥, sia˩˧ si˥ xau˧。

表示方式的指示詞:

这么	tsuŋ˩ ŋuaŋ˥,
这样的	tsuŋ˩ ŋuaŋ˥˧ ki˥(其),
那样的	xouŋ˩ ŋuaŋ˥˧ ki˥。

30. 人称代詞單数形式同閩南方言一致,复数形式就差得远了。

我	ŋuai˩,	儂家各人	naŋ˥ ŋa˧ kau?˨ nøyŋ˥(我們),
你	ny˩,	你各人	ny˩ kau?˨ nøyŋ˥(你們),
伊	i˧(他),	伊各人	i˧ kau?˨ nøyŋ˥(他們)。

人称代詞表示領有关系一般加詞尾 ki˥(其):

我的 ŋuai˩ ki˥, 你的 ny˩ ki˥, 伊的 i˧ ki˥。

31. 疑問代詞表示方位和方式的有以下几个:

哪兒	tie˩˧ xœ˥, tieŋ˧˥ nœ˥,
哪边	tie˩˧ suɔ?˧ peiŋ˧,
什么	xie˩ nɔ?˨,
怎么	tsuɔŋ˩ ki˥,
怎么着	tsuɔŋ˩˧ tsuɔŋ˩˧ tsɔ˩。

32. 名詞詞尾"仔"kiaŋ˩ 本义是"兒子",作为构詞成分往往表示"小"。这个詞尾也出現在閩南方言区的潮州、浙南和海南。例如:

鷄仔	kie˧˥ kiaŋ˨˩	小鷄
褲仔	k'u˨˩ kiaŋ˨˩	短褲
熏仔	xouŋ˧(或 xuŋ˩)kiaŋ˨˩	香烟
船仔	suŋ˨˩ kiaŋ˨˩˦	舢舨
車仔	ts'ia˧˥ kiaŋ˨˩	人力車

(比較 kiaŋ˨˩ 單用表示"少許": sie?˧ ni?˨˩ kiaŋ˨˩ 吃一点兒。)

33. 外国輸入的品种,名称前面加一个"番"字,这是閩、粵、客各方言通用的一个詞头,例如:

番柿	xuaŋ˧˥ k'ei˩˥	西紅柿
番薯	xuaŋ˧˥ sy˨˩	白薯
番椒	xuaŋ˧˥ tsieu˧	辣椒

可是"土豆"叫作番仔薯 xuaŋ˧˥ kiaŋ˨˩ sy˨˩, 是"番仔"和"薯"合成的,同时"仔"也表示"小"的意思。

34. 亲屬称呼,向别人引称自己的亲屬总在前面加一个伊 i˧,当面称呼却可有可无。例如

伊爹 i˧ tie˧, 伊媽 i˧ ma˧。

35. 动詞表示进行、过去和尝試的方法比較灵活,沒有十分固定的形式。例如

i˧ tsia˧ tuɔ˩˥ nøy?˨˩ tøy?˧ 他在讀,表示讀的动作正在进行, tsia˧ tuɔ˩˥"正在"可以省略,單在动詞前加 nøy?˨˩"正在"也就够了。但 nøy?˨˩ 不能單用。

ŋuai˨˩ sie?˧ kuɔ?˨˩ lau˨˩ 我食过了(我吃过了),kuɔ?˨˩ 可省。

ŋuai˨˩ k'ɔ˨˩˥ kuɔ˨˩˦ lau˨˩ 我去过了,kuɔ˨˩ 可省。

sie˨˩˦ laŋ˨˩ 洗一洗,laŋ˨˩ 表示尝試。

k'aŋ˨˩ luɔ?˨˩ k'aŋ˨˩ 看一看。

36. 形容詞的衍音有两种主要手段,用后加成分表示程度的加强,用前加成分表示程度的減弱。例如:

øyŋ˩˥ ki˧ kie˧˥ 很紅,

pa?˧˦ ts'ia˧ ts'ia˧˥ 很白,

kuɔŋ˧˥ t'uɔ?˨˩˦ t'uɔ?˨˩ 光禿禿;

ts'iŋ˨˩ niŋ˨˩(ts'-)øyŋ˩˥ 微紅,

mœ˨˩ mœ˨˩ kuɔŋ˧ 微光(亮)。

37. 福州話的量詞同普通話和閩南方言都有差别,这兒只举几个例子:

头 t'au˩˥: 魚,蒼蠅,动物不論大小都叫"头"。

架 ka˨˩: 一架車,汽車; 一架床。

兜 tauŋ˥: 一兜树(一棵树)。

粒 la?˧: 指圓的东西,如卵,珠(子),橄欖,炸彈。

把 pa˨˩: 一把笔,一把旗。

張 tuɔŋ˧: 一張信(一封信)。

盞 tsiaŋ˨˩: 一盞灯。

条 tieu˩˥: 一条(根)草,一条綫。

38. 称数法有些值得注意的特点。比方說，一千五百 suɔ?˧ ts'ieŋ˥ ŋou˨ pa?˧是全称，簡称說千五 ts'ieŋ˥ ŋou˨，"一"与"百"必須同时省略。整数而沒有尾数的，"一"不能省略：一千 suɔ?˧ ts'ieŋ˥。余数在数詞后面加 kuei˨（音同"鬼"）：五十鬼人 ŋou˨(→ŋu˨)sei?˥ kuei˨ nøyŋ˩(五十余人)。

39. 否定副詞有唔 ŋ˩(連讀作 iŋ˨)，沒 mɔ˨，尚未 kuŋ˨ mɔi˥，不会mɛ˥。例如

唔食　iŋ˨ sie?˥。(不吃)

我沒看見　ŋuai˨ mɔ˨ k'aŋ˧˥ kieŋ˨。

我尚未食呢　ŋuai˨ kuŋ˨ mɔi˥ lie˥(sie?˥) le˥。

伊不会来　i˥ mɛ˥ li˩。

肯定副詞表示必然和或然(可能)的用一定 i?˧ tiaŋ˨＝包 pau˥，或者 xøy?˥ ts'ia˨，例如

明旦(天)我包(一定)去 mieŋ˩(→miŋ˨)taŋ˥ ŋuai˨ pau˥(或 i˥ tiaŋ˨)k'ɔ˨。

明旦我或者会去 mieŋ˩˥ taŋ˥ ŋuai˨ xøy?˥ ts'ia˨ a˩˧(ɛ?˥) k'ɔ˨。

40. 表示疑問的副詞 kuŋ˥ mɛ˥(难道不)往往跟句尾語气詞 ma˥連用：

你难道不曉(得)这樁事迹么？ ny˨ kuŋ˥ mɛ˥ xieu˨ tsi˥ tsɔŋ˩ tai˩˥ ie˧ (＝kie?˧)ma˥？(你难道不知道这件事么？)

表示重复的副詞 pou˩ 相当于普通話的"又"，和"再"（tsai˨ 或 kai˨）有区别，如 pou˩˥(pu˨) sie?˥ suɔ?˧˧ uaŋ˨(又吃一碗)。

句　法

41. 以名詞为中心的詞組，福州話有两种格式跟普通話一样：指示詞＋量詞＋名詞，和指示詞＋名詞，例如

这只人　tsi˧˧ tsie˧ nøyŋ˩(这个人)，

这人　tsia˨ nøyŋ˩。

但是 tsia˨ 可能是 tsi˨ tsie˨ 的合音，那么第二种格式"指示詞＋名詞"实际上是从第一种变来的，这就同閩南方言一致了。

值得注意的是，福州話"大，嫩"两个形容詞相当于閩南方言的"大，細"，可以放在"量＋名"格式前面，在結构上同指示詞用法相似，例如

大头牛　tua˩˥ t'au˩˧ ŋu˩˧(一头大牛)

嫩把笔　nauŋ˩(→nouŋ˥)pa˨ pei?˧(一支細笔)

大扇門　tua˩˥ sieŋ˧˥ muɔŋ˩(一扇大的門)

嫩盞灯　nauŋ˩(→nouŋ˥) tsieŋ˥ teiŋ˥(一盞小灯)

42. 有几个成語性質的名詞或名詞詞組可以放在形容詞前面作为修飾語，例如

死人坏　si˨ nøyŋ˩˧ ŋai˨(坏透了頂)，

死人高　si˨ nøyŋ˩˧ keiŋ˥˥(高極了)，

棺材高　kuaŋ˥ ts'ai˩˥ keiŋ˥˥(非常高)。

"死"字也可以放在形容詞后面，連同其他語气詞构成謂語形式，如

热快死了　i˥ puɔ?˥ si˨ ɔ?˧。(puɔ?˥"快要")

咸死了　keiŋ˩ si˨ ɔ?˧。

43. “程度副詞＋形容詞＋量詞”的詞組可以作謂語用，例如

这(粒)卵最大粒 tsia˩ nauŋ˥ tsɔ˩(→tsœ˥)tua˥˨ na?˧(这个蛋个兒眞大)。

44. 动补結构，补語利用形容詞的重叠，表示动作的結果或完成，例如

东西做坏坏了 nɔ?˧ tsɔ˩ ŋai˩ ŋai˩ lɔ?˧。

衣裳熨平平了 i˧ suɔŋ˥ au?˧ paŋ˥˧ paŋ˥ lɔ?˧。

45. “有、无”謂語式，就是动詞前面加“有”或“无”，可以說是一种現在完成体，表示动作剛才完成或已經完成；即使是过去的事，也可以用这种格式表現近在眼前的回忆况味。例如

我有看 ŋuai˩ ou˥(→u?˧)k‘aŋ˧˨。

我无看 ŋuai˩ mɔ˩(→mɔ?˧)k‘aŋ˧˨。

46. 表示差别的比較句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甲＋謂語＋乙”和“甲＋ka?˧＋乙＋謂語”，如

伊高我 i˧ keiŋ˥ ŋuai˩(他比我高)。

兎跑快烏龟 t‘au˩ pie˩ k‘a˩ u˧ kuei˧(兎子跑得比烏龟快)。

伊較我高一个头 i˧ ka?˧ ŋuai˩ keiŋ˥ suɔ?˧ ka?˧(→a?˧)t‘au˥(他比我高一个头)。

表示相同的比較句往往在形容詞謂語前面加上叠音副詞平平 paŋ˥˧ paŋ˥，同同 tøyŋ˥˧ tøyŋ˥，齐齐 tsie˥˧ tsie˥，□□ ts‘iŋ˥˨ ts‘iŋ˥(差不多)，例如

我跟你平平(或同同)高 ŋuai˩ køyŋ˧˨ ny˩ paŋ˥˧ paŋ˥(或 tøyŋ˥˧ tøyŋ˥)keiŋ˥(我跟你一般高)。

我跟你 ts‘iŋ˥˧ ts‘iŋ˥ 高(我跟你差不多高)。

我跟你齐齐中国人 ŋuai˩ køyŋ˧˨ ny˩ tsie˥˧ tsie˥ tyŋ˧ kuɔ?˧ nøyŋ˥(我同你都是中国人)。

表示“不如”的比較句，有带或不带形容詞謂語的两种格式，例如

我无你高 ŋuai˩ mɔ˩ ny˩ keiŋ˥(我沒你高)。

我輸你 ŋuai˩ suɔ˥ ny˩(我不如你)。

47. k‘øy˩ 相当于普通話的“給”，表示主动时后面跟有双宾語，表示被动时后面要有动补結构說明一定动作的結果，例如

主动：你給我一本書 ny˩ k‘øy˩ ŋuai˩ suɔ?˧ puɔŋ˩ tsy˧.

被动：瓶給我拍(打)破了 piŋ˥ k‘øy˩ ŋuai˩ p‘a˩ p‘uai˧˨ ɔ?˧.

48. 处置式用“将”表示，相当于普通話的“把”。如果处置者是人，主語和“将”都可省略，例如

風将树吹倒 xuŋ˧ tsiaŋ˧ ts‘ieu˩ ts‘uei˥ to˩.

将瓶拍(打)破了 tsiaŋ˧ piŋ˥ p‘a?˧˨ p‘uai˧˨ ɔ?˧(“将”字可省)。

“瓶拍破了”有“被打破”的意思，当作处置式而不当作被动式，因为这个句子还可以換一种說法，就是“瓶”放在主語的地位，接着加上“将伊”或 ka?˧ i˧：

piŋ˥ tsiaŋ˧ i˧ p‘a˩ p‘uai˩ ɔ?˧.

puɔŋ˧˨ ka?˧ i˧ tu˧ lie?˧(s-)lɔ˩ k‘ɔ˩(飯把它都吃下去)。

49. 和东南各方言相似，“去”后面可以直接跟宾語或补語表示动作的目的，例如

ny˩ k‘ɔ˩ tieŋ˧˥ nœ˥? 你去哪兒?

ŋuai˩ k‘ɔ˩ pœ?˧ kiŋ˧, 我去北京。

ŋuaiɴ kʻɔɴ sieʔ˥ puoŋˬʌ˩. 我去吃飯。

主語如果是第一或第二人称——对話的双方，往往用“来去”代替“去”：

ŋuaiɴ liɴ kʻɔɴ kʻaŋˬʌ˩ xiˬʌ˩. 我(来)去看戏。

命令式或祈使式句子里，“来去”或“去”一样可用：

liɴ kʻɔɴ sieʔ˥ puoŋˬʌ˩. (“来”可省)去吃飯吧。

50. 詢問句要求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往往利用动詞(單音节)的重叠，而第二个音节同“唔” ŋɴ (不)合成一体：

nyˬʌ˨ kʻɔɴ ŋɔɴʔ 你去不去？

nyˬʌ˨ sieʔ˥ nieʔ˥？ 你食不食(吃)？

nyˬʌ˨ kʻaŋˬʌ˨ ŋaŋˬʌ˩？ 你看不看？

nyˬʌ˨ tʻøyʔ˥ nøyʔ˥？ 你讀不讀？

nyˬʌ˨ kiaŋɴ ŋiaŋɴʔ 你行不行(＝走)？

如果动詞是双音节，重叠时就不能跟否定副詞 ŋɴ 合成一体，如

nyˬʌ˨ kʻaʔ˥ lieuɴ ŋɴ kʻaʔ˥ lieuɴʔ 你玩兒不玩兒？

如果动詞后面跟有宾語，或者問話的意思不是要求干脆肯定或否定的答复，那么詢問句就不用上述的重叠式，而加上助动詞和語气詞，如

nyˬʌ˨ ouʌ tʻøyʔ˥ tsy˥ maʔ˥？ 你有讀書么？

nyˬʌ˨ puɔɴ kʻaʔ˥ lieuɴ maʔ˥？ 你要玩兒么？

51. 福州話在語法方面还有許多跟閩南方言类似的特点，这兒不一一列举了。从語法特点上看，閩北和閩南方言也显示了特别亲密的关系，尽管二者之間有那么大的距离。

附录：福州話举例

送友人 souŋˬʌ˨ ieuˬʌ˨ iŋɴ　　李白 liˬʌ˨ peiʔ˦

青山横北郭 tsʻiŋ˦ saŋ˦ xuaŋɴ ɾɵyʔ˩ kuɔʔ˩,

白水繞东城 peiʔ˦ tsueiˬʌ˨ nauˬʌ˨ tuŋ˦ siŋɴ。

此地一为别 tsʻyˬʌ˨ teiʌ eiʔ˩ ueiɴ pieʔ˥

孤蓬万里征 ku˦ xuaŋʌ uaŋʌ liˬʌ˨ tsiŋ˦。

浮云游子意 pʻeuɴ xuŋɴ ieuɴ tsyˬʌ˨ eiˬʌ,

落日故人情 louʔ˩ niʔ˦ ku˦ iŋɴ tsiŋɴ。

揮手自兹去 xuei˦ sieuˬʌ①˨ tsyʌʌ tsy˦ kʻɸyˬʌ,

蕭蕭班馬鳴 sieu˦ sieu˦ paŋ˦ maˬʌ˨ miŋɴ。

① 手 siĕuˬʌ˨(文)，tsʻiĕuˬʌ˨(白)。

月割耳朵儿

月是大，奴是細 ŋuoʔ˦ seiʌ tuaiʌ，nuɴ seiʌ saˬʌ,

拜你索百零八拜 ɾaiˬʌ nyɴ suoʔ˦ ɾaʔ˩ liŋɴ ɾaiʔ˩ ɾaiˬʌ。

金鳥仔 kiŋ˥ tsou˨ kiaŋ˨, tau˥˧ p'o˥ p'o˥,

三岁孩兒会唱歌 saŋ˥ hueiˇ haiˇ iˇ aˇ ts'uoŋˇ ko˥。

你是爸奶教奴唱 niˇ peiˇ paˇ neˇ kaˇ nuˇ ts'uoŋˇ,

是奴腹里① 通朧哥 seiˇ nuˇ pou˥˧ tieˇ t'uŋ˥ luŋ˥ **ko˥。**

(連讀) tsiŋ˥ niouˇ iaŋˇ, tou˥˧ p'o˥ βo˥,

saŋ˥ ŋueiˇ aiˇ eiˇ aˇ ʒuŋ˥ ŋo˥。

niˇ neiˇ pa˥ neˇ kaˇ nuˇ zuoŋˇ,

si˥ nuˇ puŋˇ noˇ ruŋˇ nuŋ˥ ŋo˥。

① 腹里,肚里 pu˥ tieˇ; 肚皮 pu˥ loˇ。

金 鸟 儿

你是爸奶教奴唱月 nuˇ biˇ to˥ kiaŋˇ toˇ xeiŋˇ ŋuo˥˧,

月其耳仔掏还奴 ŋuo˥˧ biˇ ŋeiˇ kiaŋˇ toˇ xeiŋˇ nuˇ。

(連讀) ŋuo˥ siˇ tuaiˇ, nuˇ siˇ zaˇ,

paiˇ nyˇ suoˇ βaˇ riŋˇ peiˇ paiˇ。

nuˇ iˇ to˥ iaŋˇ toˇ(h)eiŋ˥ ŋuo˥˧

ŋuo˥ iˇ ŋi˥ iaŋˇ toˇ(h)eiŋ˥ nuˇ。

第十二章　綜　論

一　方音研究

1. 調查一个地点或地域的方言，記录一定分量的詞語，經过細密的語音分析，初步归納这个方言的音位系統（声韵調及其配合），着重說明一些語音特点，这是描写語音学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是完成得好，可以給普通語音学和語文教学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資料。比如說，許多方言沒有濁塞音和濁塞擦音，这些方言区的青少年要是学習其他民族語言，往往用近似的不送气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来替代同部位的濁音，这就不可能收到滿意的学習效果。方言区的人民学習汉語标准音，語文教师要是不能認識和掌握方音和标准音的發音异同，教学过程中就不能自覚地帮助学生糾正偏差和克服困难。

2. 联系方音和北京語音，找出二者間严密的对应关系，这就屬于比較音韵学的范圍了。为了帮助推广普通話，这項工作近年来受到一定的重視，这无疑地是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可是这个工作究竟發揮了多大的作用，还沒有作出全面的經驗总結。

汉語人口約占全人类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汉語方言复杂很少有其他民族語言能以比拟的。我們应該重視这个方言复杂現象，同时也必須强調汉語內部的一致性是汉語各方言的共同基础。任何語言或方言都曾經經过漫長的曲折的演变或發展过程，因而彼此間的对应关系往往是錯綜的和繁瑣的，有些历史綫索給埋沒了，不容易全完發現了。語文工作者为了普通話的推广和現代汉語的規范化要作出很多很大的努力，要做到深入淺出，在实踐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才能作出更多的貢献。

比較音韵学是根据古代文献里保存的語言材料（假使有的話），把一个語言的較古的各个阶段研究清楚，然后联系这个語言的現阶段，再根据現阶段的各个方言的实际語音，推測較古阶段的語音內容，这样就能找出这个語言的演变和分化的历史綫索——內部發展規律。古代历史文献和現代方言口語是两項同样重要，但是性質不完全相同的語言材料，所以处理的方法和技巧也不能完全相同。同样的材料，由于处理手腕的高低，会得出精粗不同的結果来。下面举几个重要条例，說明汉語分化为現代各方言的历史綫索，借以認識各方言的共同特征和个别特点。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們不妨采用近三十年来的習慣，以中古（隋唐）切韵广韵音系为出發点。

3. 舌根音發音部位的保持和变迁——中古牙喉音 k k‘ g ŋ x ɣ（見溪群疑曉匣）在开口三、四等韵和少数合口三等韵（魚融）前面，北方話、吳語、湘語、贛語基本上变为舌面音，而閩語、粵語和客家話一律保持原来的舌根部位（客家也偶有变舌面音的）。至于这些輔音个别的特殊变化（如塞音变塞擦音，濁音变清音，x 变 h，ŋ 的消失，等等），这兒暫不作詳細的討論。这个音变規律儼然把汉語划分为两个大方言。最显著的是止攝开口三等韵字，例如：

表一：

	（微）	几	豈	祈	希	（脂）肌	器
广州	ᶜkei	ᶜhei	₅k‘ei	₍hei	₍kei	hei˧
梅县	ᶜki	ᶜk‘i	₅k‘i	₍hi	₍ki	hi˧

	厦門	ˈki	ˈk‘iˈk‘ai	˧˩ki	˨˧hi	˨˧ki	k‘i˩
	福州	ˈki	ˈk‘i	˧˩ki	˨˧hi	˨˧ki	k‘ɛi˩
	苏州	ˈtɕi	ˈtɕ‘i	˧˩dʑi	˨˧ɕi	˨˧tɕi	tɕ‘i˩
	長沙	ˈtɕi	ˈtɕ‘i	˧˩tɕi	˨˧ɕi	˨˧tɕi	tɕ‘i˩
	双峰(湘)	ˈtɕi	ˈtɕ‘i	˧˩dʑi	˨˧ɕi	˨˧tɕi	tɕ‘i˩
	南昌	ˈtɕi	ˈtɕ‘i	˧˩tɕ‘i	˨˧ɕi	˨˧tɕi	ˈtɕ‘i
	北京	ˈtɕi	ˈtɕ‘i	˧˩tɕ‘i	˨˧ɕi	˨˧tɕi	tɕ‘i˩
	西安	ˈtɕi	ˈtɕ‘i	˧˩tɕ‘i	˨˧ɕi	˨˧tɕi	tɕ‘i˩
	成都	ˈtɕi	ˈtɕ‘i	˧˩tɕ‘i	˨˧ɕi	˨˧tɕi	tɕ‘i˩
	南京	˨˧tɕi	ˈtɕ‘i	˧˩tɕ‘i	˨˧ɕi	˨˧tɕi	tɕ‘i˩
表二:	(支)	寄	奇	騎	技	义	戏
	广州	kei˩	˧˩k‘ei	˧˩k‘ei	kei˨	ji˨	hei˩
	梅县	ki˩	˧˩k‘i	˧˩k‘i	k‘i˩	ɲi˩	hi˩
	厦門	ki˩	˧˩ki	˧˩k‘i	ki˨	gi˨	hi˩
	福州	kie˩	˧˩ki	˧˩k‘ɛ	k‘ɛi˨	ŋie˨	xie˩
	苏州	tɕi˩	˧˩dʑi	˧˩dʑi	dʑi˨	ɲi˨	ɕi˩
	長沙	tɕi˩	˧˩tɕi	˧˩tɕi	tɕi˨	ɲi˨	ɕi˩
	双峰	tɕi˩	˧˩dʑi	˧˩dʑi	dʑi˨	ɲi˨	ɕi˩
	南昌	tɕi˩	˧˩tɕ‘i	˧˩tɕ‘i	tɕ‘i˨	ɲi˨	ɕi˩
	北京	tɕi˩	˧˩tɕ‘i	˧˩tɕ‘i	tɕi˩	i˩	ɕi˩
	西安	tɕi˩	˧˩tɕ‘i	˧˩tɕ‘i	tɕi˩	i˩	ɕi˩
	成都	tɕi˩	˧˩tɕ‘i	˧˩tɕ‘i	tɕi˩	ɲi˩	ɕi˩
	南京	tɕi˩	˧˩tɕ‘i	˧˩tɕ‘i	tɕi˩	i˩	ɕi˩
表三:	(之)	己	欺	其	忌	疑	喜
	广州	ˈkei	˨˧hei	˧˩k‘ei	kei˨	˧˩ji	ˈhei
	梅县	ˈki	˨˧k‘i	˧˩k‘i	ˈk‘i	˧˩ɲi	ˈhi
	厦門	ˈki	˨˧k‘i	˧˩ki	ki˨	˧˩gi	ˈhi
	福州	ˈki	˨˧k‘i	˧˩ki	kɛi˨	˧˩ŋi	ˈxi
	苏州	ˈtɕi	˨˧tɕ‘i	˧˩dʑi	dʑi˨	˧˩ɲi	ˈɕi
	長沙	ˈtɕi	˨˧tɕ‘i	˧˩tɕi	tɕi˩	˧˩ɲi	ˈɕi
	双峰	ˈtɕi	˨˧tɕ‘i	˧˩dʑi	dʑi˨	˧˩ɲi	ˈɕi
	南昌	ˈtɕi	˨˧tɕ‘i	˧˩tɕ‘i	tɕ‘i˨	ɲi˩	ˈɕi
	北京	ˈtɕi	˨˧tɕ‘i	˧˩tɕ‘i	tɕi˩	˧˩i	ˈɕi
	西安	ˈtɕi	˨˧tɕ‘i	˧˩tɕ‘i	tɕi˩	˧˩ɲi	ˈɕi
	成都	ˈtɕi	˨˧tɕ‘i	˧˩tɕ‘i	tɕi˩	˧˩i	ˈɕi
	南京	ˈtɕi	˨˧tɕ‘i	˧˩tɕ‘i	tɕi˩	˧˩i	ˈɕi

在前高元音前面，舌根音变为舌面音，是很自然很寻常的。这个規律在北方話、吳、湘、贛方言可以說得到了全面的貫徹。至于每一音素和个别字音的特殊变化，都是服从各方言自己的內

部規律的，如吳、湘方言 g 变为 dʑ 保存原来的濁音色彩，福州話去声字的韵母 i 讀 ɛi(或 ei)，北京話 ŋ 声母变为零声母，等等。

在二等韵前面，这些舌根音的演变区域縮小了。在吳、湘、贛方言只是部分地貫徹，在官話区也有个别的特例。下面举假攝麻韵(开二)和蟹攝皆(开二)佳(开二)韵为例：

表四：	(麻)	嘉	衙	霞
	广州	ˌka	ˌsŋa	ˌsha
	梅县	ˌka	ˌsŋa	ˌsha
	厦門	ˌka	ˌsga	ˌsha
	福州	ˌka	ˌsŋa	ˌsxa
	苏州	ˌtɕiɒ	ˌsŋɒ	ˌsɦiɒ
	長沙	ˌtɕia	ˌsia	ˌsɕia
	双峰	ˌtɕio	ˌsŋo	ˌsɣio
	南昌	ˌka, ˌtɕia文	ŋaˀ, iaˀ文	ˌsxa
	北京	ˌtɕia	ˌsia	ˌsɕia
	西安	ˌtɕia	ˌsia	ˌsɕia
	成都	ˌtɕia	ˌsia	ˌsɕia
	南京	ˌtɕio	ˌsio	ˌsɕio

表五：	(皆)	皆	揩	諧
	广州	ˌka:i	ˌhʻa:i	ˌsha:i
	梅县	ˌkiai	ˌkʻai	ˌsai
	厦門	ˌkai	ˌkʻai	ˌsai
	福州	ˌkai	ˌkʻai	ˌsxai
	苏州	ˌtɕiɒ	ˌkʻɒ	ˌsɦiE
	長沙	ˌkai	ˌkʻai	ˌsxai
	双峰	ˌka	ˌkʻa	
	南昌	ˌkai	ˌkʻai	ˌkai
	北京	ˌtɕie	ˌkʻai	ˌsɕie
	西安	ˌtɕiɛ	ˌkʻɛ	ˌsɕiɛ
	成都	ˌtɕiai	ˌkʻai	ˌsɕiai
	南京	ˌtɕiai	ˌkʻɛ	ˌsɕiai

表六：	(佳)	佳	街	涯	蟹
	广州	ˌka:i	ˌka:i	ˌsŋa:i	ˌha:
	梅县	ˌka	ˌkai	ˌsŋai	ˌhai
	厦門	ˌka	ˌkai	ˌsgai	ˌhai
	福州	ˌka	ˌkɛ	ˌsŋai	ˌxai
	苏州	ˌtɕiɒ	ˌkɒ	ˌsiɒ	ˌhɒ
	長沙	ˌtɕia	ˌkai	ˌsia	ˌxai
	双峰	ˌka	ˌka	ˌsŋa	ˌsɣa(!)

南昌	ˌka	ˌkai	ŋaiˀ	ˈxai
北京	ˌtɕia	ˌtɕie	˧ia	ɕieˀ
西安	ˌtɕia	ˌtɕiɛ	˧ia	ˈɕiɛ
成都	ˌtɕia	ˌkai	˧ia	ˈɕiai
南京	ˌtɕio	ˌtɕiai	˧io	ˈɕiai

乍一看，上面有些例子很不规则。要解釋每一个特例，还需要一番努力。比方，“佳”和“街”古膜切，本来是同音字，可是現代方言里只有广州和双峰保存了两个字的同音，其余各处都不是同音。現代口語里，“街”使用頻率很大，“佳”几乎成了个僻字，但是这个事实还远不够說明二字分道揚鑣的原因。如果說古时已有方音的差别，那也需要具体材料的印証。

4. 两套塞擦音和擦音的分混——古照穿牀审禪代表两套塞擦音和擦音：舌尖后音 *tʂ tʂʻ dʐ ʂ（庄初崇生）和舌面音*tɕ tɕʻ dʑ ɕ ʑ（章昌船書禪）。这两套声母古代反切上字大体系統不混，而在現代方言里也能找到清楚的反映。下面举西北方言和客、贛方言为例：

表七：流攝开三：

（照二）	縐宥	愁尤	瘦宥
梅　县	tsiuˀ	˧seu	seuˀ
南　昌	tsɛuˀ	˧tsʻɛu	sɛuˀ
西安、三水	tsouˀ	˧tsʻou	souˀ
呼和浩特	tsɛuˀ	˧tsʻɛu	sɛuˀ

（照三）	周尤	丑有	守有	酬尤	寿宥
客家大　埔	ˌtʂiu	ˈtʂʻiu	ˈʂiu	˧tʂʻiu	ʂiuˀ
梅　县	ˌtsu	ˈtsʻu	ˈsu	˧su	suˀ
南　昌	ˌtsəu文	ˈtsʻəu	ˈsəu	˧tsʻɛu(?)	səuˀ
	ˌtɕiu又	ˈtɕʻiu又			ɕiuˀ又
三　水	ˌʈou	ˈʈʻou	ˈʂou	˧ʈʻou	ʂouˀ
呼和浩特	ˌtʂɛu	ˈtʂʻɛu	ˈʂɛu	˧tʂʻɛu	ʂɛuˀ

表八：遇攝合三

（照二）	阻語	初魚	鋤魚	助御	梳魚
梅　县	ˈtsʅ	ˌtsʻʅ	˧tsʻʅ	tsʻʅˀ	ˌsʅ
南　昌	ˈtsu	ˌtsʻu	˧tsʻu	tsʻuˀ	ˌsu
西　安	ˈtsou	ˌpfʻu	˧pfʻu	pfuˀ	ˌfu
三　水	ˈtsɥ	ˌtsʻɥ	˧tsʻɥ	tsɥˀ	ˌsɥ

（照三）	諸魚	处語	書魚	薯魚
客家大　埔	ˌtʂu	ˈtʂʻu	ˌʂu	ʂuˀ
梅　县	ˌtsu	tsʻuˀ	ˌsu	suˀ
南　昌	ˌtɕy	ˈtɕʻy, ˈtsʻu文	ˈɕy, ˈsu文	ɕyˀ, suˀ文
西　安	ˌpfu	ˈpfʻu	ˌfu	fuˀ
三　水	ˌtsɥ	ˈtsʻɥ	ˌsɥ	sɥˀ

表九：　遇攝合三

(照二)	罟虞	雛虞	数遇	
客家大埔	ˌtsʻɿ	ˏtsʻɿ	sɿˀ	
南昌	ˌtsʻu	ˏtsʻu	suˀ	
西安	ˌpfʻu	ˏpfʻu	fuˀ	
三水	ˌtsʻou	ˏtsʻou	syˀ	
(照三)	主麌	輸虞	殊虞	竪麌
客家大埔	ˌtʂu	ˌʂu	ˏʂu	ˌʂu
梅县	ˌtsu	ˌsu	ˏsu	suˀ
南昌	ˌtɕy	ˌɕy	ɕyˀ	ɕyˀ
西安	ˌpfu	ˌfu	ˏfu	fuˀ
三水	ˌtsɥ	ˌsɥ	ˏsɥ	sɥˀ

以上的例字，以尤韵字的反映为最清楚：韵母相同，声母不同。魚韵字的声母区别，在西安三水已經泯灭了。虞韵字西安也不能反映任何区别，三水还能从韵母的不同間接反映声母的区别。客贛方言在这方面也并不很一致。北京音照系一律变为舌尖后音（但"鄒阻所"等字声母是舌尖前音）。

5. 舌上音的演变——这兒所說的舌上音就是知徹澄三母，中古音值假定为 *ʈ ʈʻ ɖ。按照清錢大昕的說法，上古沒有舌上音，中古的舌上音是从上古舌头音端透定[t tʻ d]分化出来的。分化的条件是舌头音在三等韵前面的 j 化，tj tʻj dj>ʈ ʈʻ ɖ。这一套輔音在各方言的演变情形不同，現在單說北京話和閩方言所經历的路程。北音的历程是曲折的。

上古	中古	現代
*tj tʻj dj	>*ʈ ʈʻ ɖ	>tɕ tɕʻ (dʑ) >tʂ tʂʻ.

从上古到中古，一部分舌头音因 j 化而变为舌上音：*tj tʻj dj>*ʈ ʈʻ ɖ；这样知撤澄[*ʈ ʈʻɖ]跟照穿牀三等[*tɕ tɕʻ dʑ]部位相同；現代北京音这两套声母跟照穿牀二等[*tʂtʂʻdʐ]也完全合并了。舌面音变为舌尖后音，現代方言里还能找到一些实例，如北京"荣容" ˊiuŋ>ˊʐuŋ，沈阳話"用"讀ʐuŋˀ 或 zuŋˀ。

知徹澄的讀音在閩語里仍然保持了跟端透定不分的上古情形，我們說閩語里这些声母的历程是簡單的直綫的，因为我們找不到其他的历史材料和現代方言材料可以使我們作不同的推測。将来深入調查閩語，未尝不可能發現新的語言材料，使我們对这个問題能有更深刻的認識。下面是止攝开合口三等知組例字：

表十： 例字	知	痴	持	迟	追	槌	墜
福州	ˌti	ˌtɕʻi(?)	ˏtʻi	ˏti	ˌtuei	ˏtʻuei	toiˀ
北京	ˌtʂɿ	ˌtʂʻɿ	ˏtʂʻɿ	ˏtʂʻɿ	ˌtʂuei	ˏtʂʻuei	tʂueiˀ

6. 韵母系統——韵母包括韵头(介音)、韵腹(主要元音)和韵尾三部分。韵母的結构有四个主要类型：單元音，复元音(收-i、-u、-y、-ɯ 半元音尾)，阳韵(收 -m、-n、-ŋ 鼻音尾)，和入声韵(收 -p、-t、-k、-ʔ 或带紧喉作用，也有不带任何輔音尾而自成一个調类的)。

描写一个方言的語音結构，要注意这个方言自身的特征，同时也尽可能照顧历史的源变和联系其他方言，特别是北京語音。比方說，介音的实际音值在各方言有显著的差异，在北方話

里是半元音性的;在吳語里却和声母結合得較紧,变成声母的形容性的附加成分了。粵語里我們增加了 j 和 w(包括 kw k'w),就不需要 i- u- 作介音了。粵方言的 iu ui 等韵母,重音落在第一音素上,所以第一音素 i-、u- 是主要元音,而第二音素 -u、-i 是韵尾。

各方言的元音音位数目也有显著的参差,例如(不計舌尖元音):

北京　i u y e a o ɤ

西安　i u y e o a ẽ ã (e ẽ=æ ãe)

武汉　i u y ɣ a ə o

苏州　i ɪ u y E ø o æ a ɒ ɣ

長沙　i u y e a o ɣ ə

南昌　i u y ɛ a o ə

广州　i u y ɛ œ ɔ a a:

厦門　i u e o ɔ a ĩ ẽ ɔ̃ ã

福州　i u y ɔ œ ɛ a

梅县　i u e o a

元音数目跟韵尾数目的多少有連带关系;韵尾数目減少,元音数目就会增加,这个演变規律可以說是"互相补偿"。但是閩南方言的情形很特殊;元音和韵尾的数目都有增加。吳方言的元音数目比較多,多半起于韵尾的消变。有些地区鼻音韵尾的消变还遺留下元音鼻化的痕迹,但是多数地区这种鼻化痕迹也无影无踪了。

7. 元音的演变和对应——韵母系統复杂,如果單純地从現代各方言的对应关系来理解元音或韵母的共同来源和分化过程,手續是非常麻煩的,往往要利用假設或推测,以致迷失方向。这兒举些簡單例子来說明这个問題。

表十一:

	歌	蛾	过	科	多	駝	朵	妥
北京	ˌkɤ	˧˩ɤ	kuoˀ	ˌkʻɤ	ˌtuo	˧˩tʻuo	ˇtuo	ˇtʻuo
西安	ˌko	˧˩ŋo	kʻuoˀ	ˌkʻuo	ˌto	˧˩tʻo	ˇto	ˇtʻo
汉口	ˌko	˧˩ŋo	koˀ	ˌkʻɔ	ˌto	˧˩tʻo	ˇto	ˇtʻo
苏州	ˌkəu	˧˩ŋəu	kəuˀ	ˌkʻeu	ˌtəu	˧˩dəu	ˇteu	ˇtʻəu
長沙	ˌko	˧˩o	koˀ	ˌkʻo	ˌto	˧˩to	ˇto	ˇtʻo
双峰	ˌkʊ	˧˩ŋʊ	kʊˀ	ˌkʻʊ	ˌtʊ	˧˩dʊ	ˇtʊ	ˇtʻʊ
南昌	ˌko	ŋoˀ	kuoˀ	ˌkʻuo	ˌtɔ	˧˩tʻɔ	ˇto	ˇtʻo
广州	ˌkɔ	ŋɔˀ	kwɔˀ	ˌfɔ	ˌtɔ	˧˩tʻɔ	ˇtœ, ˇtɔ	ˇtʻɔ
厦門	ˌko,ˌkua	˧˩go,ŋˀ	koˀ	ˌkʻo	ˌto	˧˩to	ˇto	ˇtʻo
福州	ˌkɔ	˧˩ŋɔ	kuɔˀ	ˌkʻuɔ	ˌtɔ	˧˩tɔ	ˇtɔ	ˇtʻɔ
梅县	ˌko	˧˩ŋo	kuˀ	ˌkʻo	ˌto	˧˩tʻo	ˇtɔ	ˇtʻo

这八个字的韵母原来是相同的呢,还是原来不相同的,如果不利用历史材料,我們可能陷入"猜謎"的工作。韵書的分类是"歌蛾多駝"屬歌韵(开口一等),"过科朵妥"屬戈韵(合口一等):主要元音相同,但有开合之分,合口带有介音-u-。主要元音的音值还不能断定,但是既屬于一等,大概是較暗較洪的音。根据整个中古音系,再参考日譯汉音和吳音、朝鮮譯音和越南譯音,

我們假定中古音值是：歌[a]，戈[ua]。可是現代方言，从音位的观点上說，很少保存前 a 和后 a 的区别。所以 a 和 ua 两个音值只是一种"拟测"或"拟构"。

8. 声調系統——中古音系的調类有四个：平上去入。从中古發展到現代，各方言的調类起了不同的分化和合并。平上去入各分化为阴阳两个調，决定于声母的清濁。以后的分合，也与声母的清濁，送气和不送气有密切的关系。粤語阴入依元音的長短分化为二調，是一个較突出的現象。粤語保存了完整的調类，濁声母却一律清音化，阳平变为送气，阳上去入变为清音不送气（阳上白話音也讀送气）。吳語保存了声母的清濁和声調的阴阳，也有少数地区起了新的变化。几个主要方言的調类列表如下：

北京和各主要方言声調对照表

古調类 / 古声母 / 例字 / 調类 / 調值 / 地名	平			上			去			入			声調数目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春秋天高	平群	名牛	短小体好	老鳥	巨抱	快唱	半笑	共大动路	八德百不	目日	白达	
北京	阴平 ˥ 55	阳平 ˧˥ 35		上声 ˨˩˦ 214			去声 ˥˩ 51			阴阳上去	去	阳平	4
开封	阴平 ˧˥ 24	阳平 ˥˩ 41		上声 ˥ 55			去声 ˥˧ 31			阴平		阳平	4
揚州	阴平 ˩˧ 21	阳平 ˧˥ 35		上声 ˥˩ 53			去声 ˥ 55			入声 ˧ 3			5
貴阳	阴平 ˥ 55	阳平 ˥˩ 31		上声 ˥˩ 42			去声 ˧˥ 13			阳平			4
桂林	阴平 ˥ 44	阳平 ˩˧ 21		上声 ˥˧ 54			去声 ˨˩˦ 213			阳平			4
苏州	阴平 ˥ 44	阳平 ˧˥ 24		上声 ˥˩ 41	阳去		阴去 ˧˩˧ 513	阳去 ˥˩ 331		阴入 ˥ 4		阳入 ˧˥ 23	7
溫州	阴平 ˥ 44	阳平 ˥˩ 31		阴上 ?˥˩ 54	阳上 ?˧˥ 24		阴去 ˥˩ 42	阳去 ˩˧ 11		阴入 ˧˥ 23		阳入 ˩˧ 12	8
長沙	阴平 ˧ 33	阳平 ˧˥ 13		上声 ˥˩ 41	阳去		阴去 ˥ 55	阳去 ˩˧ 21		入声 ˧˥ 24			6
双峰	阴平 ˥ 55	阳平 ˧˥ 23		上声 ˩˧ 21	阳去		阴去 ˧˥ 35	阳去 ˧ 33		阳平多 阴平少			5
南昌	阴平 ˥˩ 42	阳平 ˧˥ 35	阴去	上声 ˨˩˦ 412	阳去	上声	阴去 ˥ 55	阳去 ˥˩ 31		入声 ˥ 5			6
梅县	阴平 ˥ 44	阳平 ˩ 11		上声 ˧˥ 31			去声 ˥˩ 42			阴入 ˩˧ 21		阳入 ˧ 4	6
广州	阴平 ˥ 55	阳平 ˩˧ 21		阴上 ˧˥ 35	阳上 ˧˥ 13		阴去 ˧ 33	阳去 ˩ 22		阴入 ˥ 5, ˧ 33		阳入 ˧ 2, ˩ 22	9
福州	阴平 ˥ 44	阳平 ˥˩ 52		上声 ˥˩ 31	阳去		阴去 ˥˩˧ 213	阳去 ˥˩˧ 242		阴入 ˧˥ 23		阳入 ˧ 4	7
厦門	阴平 ˥ 55	阳平 ˧˥ 24		上声 ˥˩ 51	阳去		阴去 ˩ 11	阳去 ˧ 33		阴入 ˧ 32		阳入 ˥ 5	7
潮州	阴平 ˧ 33	阳平 ˥ 55		阴上 ˥˩ 53	阳上 ˧˥ 35		阴去 ˨˩˦ 214	阳去 ˩ 11		阴入 ˨˩ 31		阳入 ˧ 4	8

二　方言詞彙

9. 方言詞彙的搜集还缺少一套簡便的系統的方法。各方言都有一些不同于普通話的特殊詞語，所以很难制訂一个普遍适用而无重大漏洞的調查大綱。所謂方言不同于普通話的詞彙，含有多种多样的意义。比如福州人把"螢火虫"叫作兰尾星 [ˌsnaŋ ˈmuei (ˌsiŋ→) ˌliŋ]，构詞原料完全不同。有些地方管这种小飞虫兒叫作火螢虫(揚州)，亮火虫兒(成都)，火螢光光(溫州)，夜火虫(南昌)，火兰虫，(梅县)，文(蚊？)火仔(广东阳江)，火螢(厦門)，火夜姑(潮州)……这些叫名兒牵涉到构詞原料和构詞方法两方面，姑且不去理会它的感情色彩。螢火虫是一个通名，不同方言区的人多半也懂得。調查工作者得注意一个方言詞的应用頻率(不同年齡、不同阶層、不同場合)，修辞色彩(有些只用于民歌)，有沒有平行的各色各样的同义詞或詞組(包括成語)，等等。單就上面这个例子看，所有方言的构詞原料和方法大体上都是符合現代汉語的共同特征的，單說"螢"字却沒有人听得懂了。又如"玉米"和"向日葵"，要是在全国范圍內进行調查，每个詞画一幅地圖，我們相信准能揭示一些新鮮的語言現象。

要克服方言詞彙調查的困难，我們必須深入現場，跟当地居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爭取發音合作人的主动积極的合作，逐步掌握这个方言，做到能够体会和判別任何特殊方言詞的含义和色彩。方言詞彙的研究，对于划分方言，汉語詞彙發展，和現代汉語的詞彙規范化，都能提供重要的参考資料，說明和解决汉語詞彙学上有关的許多問題。特別是，方言詞彙的差別在人們互相交际时可能造成严重的隔閡和誤会，所以在各方言区推广普通話，必須給予深刻的注意。

10. 詞彙的發展和傳播，經常受到社会生活各种因素的推动和影响，所以詞彙的方言界限，要比語音的方言界限更不稳定，更难划分。可是我們从汉語詞彙最稳固的核心部分，發現家畜雌雄性別的詞形和第三人称代詞几乎把汉語分成了南北两大派。

动物的雌雄性，北方方言一般总在动物名称前面加上"公、母"或"雌、雄"，吳方言在这一特点上接近北方話，可是浙南各地(如溫州)却接近东南各方言。东南各方言一般总在动物名称的后面附加"公、母，""牯、婆"(湘、贛)，"角"(雄性，閩北)，"𡎴"(雌性，粵)。家畜的豢养跟农业經济几乎是同样的古老和悠久。构詞原料(如粵方言的"𡎴"，"項"，"媛")和构詞方法的差別反映了古老的方言分歧。(参看 17 节。)

人称代詞可以算是基本詞彙的核心部分，这类詞的各种形式在語法系統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汉語各方言人称代詞的第一第二身大致相同，第三身却分成了南北两大派。北方方言差不多到处都說"他"。湘語的"他"可能是从北方輸入的，偏僻地区往往另有說法，例如洞口黃桥的 ˈtʂl (其？文言讀 ˌdʐl)。閩、粵、客、贛显然另成流派，可是各自的內部还是相当一致的。吳方言区各地"异說紛紜"，有些地方說"伊"，似乎跟閩方言相通。

11. 地理气候是产生方言詞彙差別的一个显著的因素。粵、客方言不分冰和雪，把冰也叫作雪。閩南方言不分冰和霜，把冰也叫作霜。广州話冰棍兒叫作雪条[syt˩ ˧t'iu]，冰鎮汽水叫作雪藏汽水[syt˩ ˧ts'ɔŋ hei˩ ˈsui]，冰琪淋叫作雪糕[syt˩ ˌkou]。这是詞彙反映了生活环境的不同。又如广东人洗澡叫冲凉，閩南人叫冲水，江浙人叫滔浴[ho?˩ io?˨]或汰浴[da²² io?˨]，这也多少反映了生活細节上的不同。

12. 广东和閩南处在亞热带，城市街道两旁的人行便道好像走廊，楼層突出，行人走在下面可以避雨。广州人給这种人行道創造了一个新詞：騎楼底[˧˥k'ei ˧˥lau˩˧* ˥˧tai]。閩南和潮汕一带却借用了馬来語 gokhaki：厦門 ˥˩go ˥˩k'a ki˨˦，潮州 ŋou˨˦ ˥˩k'a ki˥˨，梅县 ˥˧ŋ ˥˩ka ˥˩ki。这个馬来語借詞是华侨从南洋带回来的，首倡者是閩南人还是客家人，似难断言，可是新詞在邻近方言傳播是不难想像的。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新詞的旅行有一定的路綫，例如“胶卷”、“襯衣”和“商标”这三个詞，粤語借用了英語的 film, shirt 和 mark，只流傳在广东境內：

普通話	胶　卷	襯　衣	商　标
广　州	˥˩fei ˧˥lɐm	sut˨ ˥˩sa:m	mak˨ ˧˥t'au(嘹头)
梅　县	˥˩fui ˧˥lim	sut˧ ˥˩sam	mak˨ ˧˥t'ɷu
潮　州	˥˩hui ˧˥lim	sut˨ ˥˩sã	(牌)
厦　門	(胶卷)	(內衫)	(标头)

13. 梅县客家話接受了好些粤方言詞。例如广州話：嘛嘛地[˧˥ma ˧˥ma˩˧* ˥˧tei]“差不多，还好”，唔着数 [m˨˦ tsœk˧ sou˨˦]“不上算”，倫俊[˧˥lœn tsœn˨˦]“麻煩”，稳陣[˥˧wan tsan˨˦]“稳妥”，好閑[˥˧hou ˧˥han]，轆[lʊk˨]“滾”，影相[˥˧jɪŋ ˥˧sœŋ]“照相”，这些詞在梅县話里都能听到，只是發音完全服从了客家的語音系統。

有些方言詞的傳布好像不翼而飞似的，長期傳布的历史旅程不易追踪寻迹。每个詞有自己的特殊分布領域，例如“削”(削水果，去皮)是全国通用的一个詞，可是溫州、潮州、广州、阳江人說“批”；“租”(租房子)也是全国通用的，可是北京、济南、西安人說“賃”，厦門、潮州梅县人說“稅”。这类方言同义詞差不多到处都有，不妨再举几个：踏和踩，走、行和跑；站、立和企；稠(粥)、糨、粘、黏、厚、濃、釅(茶)……。方言詞彙关于同义詞和多义詞的产生和發展可以提供丰富的資料。汉語的詞彙倉庫是异常丰富的。詞彙丰富的源泉之一是方言間的互借和交流，这样就使方言趋向統一和集中；同时各方言往往从一組同义詞里挑选这个或那个，使各有專职，明确分工。要研究語义的發展、引申和轉变，从方言里也可以找到多种多样的例証。

14. 汉語名詞前面附加量詞是汉語結构的特征之一。各方言对量詞的选擇却往往不一致。一般認为量詞是名詞的轉化。人們按照一个特定事物的形象或功用，在事物名称的前面安上一个相适应的量詞，使意义或概念的表达更明朗化。这类量詞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終于一般化了，抽象化了，变成了名詞的标志，虽然沒有完全失掉具体形象的意味。普通話的“个”，吳、閩方言的“只”，可以說是量詞最一般化的典型例子。这一發展过程，从形像思維到抽像思維，是詞彙学問題，也是語法学問題，值得作为一个历史語法的專題，深入研究。这兒不妨从詞彙学的观点举几个例子，讓我們看一下各方言怎样选擇不同的量詞的：

名詞：	量　　詞
門：	扇，爿[˧˥ba](溫州)，度[tou˨˦](广州)。
桥：	道，座，排或爿(溫)，度(粤、客、湘、贛)，条(閩)。
花：	朵，蕊(閩南)，˧˥puo(福州)，˥˧tson(梅)。
树：	棵，个(西安)，株[˥˩ts˩](溫)，兜(長沙、阳江、福州)、˥˩p'ɔ(广、梅)，欉(閩南)。
魚：	条，个(济南)，只(南昌)，头(福)，尾(閩南)。
猪：	条，口(济南)，个(济南、西安、汉口)，只(楊州、苏州、客、贛、广、閩南)，头(溫、福)，根[˥˩kan](成都)。

車:　　輛，个(成都)，架(汉)，挂(楊)，部(吳)，把(長)，頂(厦)，張[ˌtiẽ](潮州)。

15. 人們运用形象思維，給日常事物或新鮮事物取个生动的名字。汉語方言里这类詞兒很丰富，不妨按"創制方法"分类举例如下：

拟声：木拖鞋，济南叫呱打板兒，苏州叫 mo?₂ dʑiɪ?₂ go?₂ 或 mo?₂ dʑio?₂。

避諱：猪舌头，"舌"和"折"(折本，折、常列切)各方言大都同音，所以北方許多地方(包括北京)叫口条，无錫叫猪賺头 ˌtsɥ dzɛ²•de，溫州把猪口舌[ˌtsiʿkʻau dʑieˌ]叫 ˌtsiʿkʻau dʑiaŋ²(賺，贏利也)，广州叫猪腎 [ˌtsy lei²]，南昌叫招財 [ˌtsɛuˌtsʻai]，苏州叫門槍 [ˌmənˌtsʻiaŋ]。鷄蛋，北京叫鷄子兒，广州叫鷄春[ˌkai ˌtsʻœn]；鷄蛋黃兒，阳江叫紅銀[ˌhuŋ ˌŋan]，潮州叫卵仁[nɯŋ² ˌzin]。所謂避諱，有时是为了避免同音詞所引起的不愉快的联想，有时也是为了滿足含有积極意义的心理活动。

显喻：荸薺，一作葧臍，本草綱目称烏芋，現在成都叫慈菇兒，苏州也叫地栗(見本草)，潮州叫薺葱[ˌtsi ˌtsʻaŋ]，广州叫馬蹄。麻臉，广州叫豆皮 [tau² ˌpʻei] (梅县同)，阳江叫花面 [ˌfa min²]，潮州叫斑皮 [ˌpõi ˌpue]。(花面和斑皮算作描写法也許更妥当些。)

隐喻：电影戏剧的說明書，閩、客方言叫本事，粵方言却創造了或者采用了"戏桥" [heiˀ ˌkʻiuɿ*]。

描写：駝背，济南叫"罗鍋背"，西安"背鍋子"，洛阳"揹揹鍋兒"，开封"罗鍋兒"，福州"弯腁" [ˌuoŋ ˌpʻiaŋ→ˌuoŋ ˌmiaŋ]，潮州腰□[ˌie ˌku]。瘧疾，北方多叫"打摆子"，"發瘧[iauˀ]子"，西安、洛阳、开封叫"放牛"，洛阳又叫"發半响子"，南昌、武汉、河南信阳叫"打皮(脾)寒"，苏州"三日头"，溫州"打潮"[ˈtɛ ˌdʑie]，福州"拍腹寒" [pʻaʔ˩ pouʔ˩ ˌkaŋ]，潮州"北寒"[ˌpakˌkuã]。描写是一种綜合方法，比如談天，聊天，閑談，南北各地有許多不同的說法，这兒只举几个突出的例子，如东北叫"嘮嗑"或"閑嗑打牙"，山东"拉呱"，西安"咭閑的" [pʻianˀ ˌxan•ti]，成都"摆龙門陣"，广州"打牙較"[ˈta ˌŋa kaːuˀ]，閩南"拍嘴鼓" [pʻaʔ˩ ˈtsui ˈkou(潮州音)。

16. 前人研究方言詞彙，致力于考求本字，对詞源学的建立有一定的意义。可是他們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滿足好古的雅兴。他們只知道詞彙的繼承性，却不懂得詞彙的發展和創新。他們的历史观念是片面的，窄小的，所以至多只能做到考古証今，而不能更进一步，通过古今的互相印証和啓示，为現代語言的詞彙的丰富化和規范化服务。他們从事詞源的考釋，也不能遵循严格的語音規律，只是含糊其詞用"一音之轉"来搪塞，这是方法上的幼稚和錯誤。今后方言詞彙的搜集和研究，必須根据辯証的發展观点，运用历史的比較方法，为汉語詞彙学和詞源学提供資料，說明問題，給現代汉語的詞彙規范化作出貢献。

17. 下面选了 20 个方言詞，例 1—9 显示动物雌雄和幼小的不同名称，例 10—11 显示复音詞和單音詞的互相轉化，例 12—13 比較新旧詞形的演变，例 14—17 是四个常用單音詞，例 18—20 是第三身人称代詞的單数、复数和領屬格式。这些例子上文多半引用过了，这兒就不再說明。

20 个方言詞对照表：

地　名	1	2	3	4	5	6
1. 北　京	公牛	母牛	公猪	母　猪	公狗	母狗
2. 济　南	犍子，公牛	母牛，牸卡[ʂɿˀʂniou]	公猪	母　猪	牙狗[ʂiaᶜkou]	母狗
3. 西　安	犍牛[ᶜtɕianʂȵiou]	女牛[ᶜveʂȵiou]	牙猪[ʂȵiaᶜpfu]	母　猪	牙狗	母狗
4. 成　都	公牛	母牛	公猪	母　猪	公狗	母狗
5. 汉　口	公牛	母牛[ᶜmonʂniou]	公猪[ᶜkuŋᶜtɕy]	母　猪	公狗	母狗
6. 揚　州	公牛	母牛[ᶜoʂniou]	公猪	母　猪	公狗	母狗
7. 苏　州	雄牛	母牛[ᶜmuʂȵiøy]	雄猪	老母猪	公狗，雄狗	母狗，雌狗
8. 溫　州	牛牯	牛娘	雄猪	猪　娘	雄狗	草狗娘兒
9. 長　沙	牛公、公子，牯子	牛婆子、婆子	猪公、公子	猪婆、婆子	狗公子，狗牯子	狗婆子
10. 南昌宜春	牛牯 宜	牛婆 宜	猪牯 宜	猪　婆	狗公	狗婆
11. 梅　县	牛牯[ʂȵiuᶜku]	牛嫲[ʂȵiuʂma]	猪牯	猪　嫲	狗牯	狗嫲
12. 广　州	牛牯[ʂŋauᶜku]	牛嫲[ʂŋauᶜna]	猪哥[ᶜtsyᶜko]	猪　嫲	狗公	狗嫲
13. 阳　江	牛公	牛嫲	猪郎[ᶜtsiʂloŋ]	猪　嫲	狗公	狗嫲
14. 福　州	牛公	牛母[ʂŋuᶜmuo]	猪角[ᶜty kɵyʔ˩]	猪　母	犬雄[ᶜkʻeiŋʂhyŋ]，犬公[ᶜkʻeiŋᶜkøyŋ]	犬母[ᶜkʻeiŋᶜmuo]
15. 厦　門	牛公	牛母	猪哥，猪公	猪　母	狗公	狗母
16. 潮　州	牛牯[ʂguᶜkou]①	牛母[ʂguᶜbo]	猪哥[ᶜtɯᶜko]	猪　母	狗牯[ᶜkauᶜkou]，狗公[ᶜkau ᶜkoŋ]	狗母

① 关于吴、湘、赣、客家、粤、闽諸方言动物名称，参看以上各章节：六54，七15，八40，九39，十一28。

7	8	9	10	11	12	13
1. 公鷄	母鷄	小鷄	翅膀	秋千	螢火虫	电影
2. 公鷄	母鷄	小鷄	翅膀	秋千	螢火虫	电影
3. 公鷄	母鷄	鷄娃	翅膀	秋[$_{c}$tɕ'iou]	螢火虫	电影
4. 鷄公	鷄母	小鷄	翅膀兒	秋千	螢火虫兒	电影
5. 公鷄	母鷄	小鷄,鷄娃	翅膀[ts1$^{\flat}$^{c}faŋ]白,[ts1$^{\flat}$^{c}paŋ]文	秋千	螢火虫	影戏
6. 公鷄	母鷄	小鷄子	翅膀	秋千	火螢虫,螢火虫	电影
7. 公鷄,雄鷄	母鷄,老婆鷄	小鷄	翅膀	秋千	螢火虫	电影,影戏
8. 雄鷄	草鷄	鷄兒	翼[ie$_{2}$]	千秋	火螢光光[^{c}hu$_{c}$iaŋ$_{c}$ko$_{c}$ko]	影戏[^{c}iaŋ sl$^{\flat}$]
9. 鷄公	鷄婆	鷄崽子	翼翅[ie$^{\flat}$ts'a$^{\flat}$]	秋千	螢火虫	电影
10. 雄鷄,鷄公	鷄婆	鷄崽子	翅膀	秋千	夜火虫[ia^{2}^{c}ɸuo$_{ς}$ts'uŋ]	电影
11. 鷄公	鷄嫲(下过蛋的),鷄媛(未下蛋的)	鷄子[$_{c}$ke^{c}ts1]	翼	千秋	火兰虫	电影
12. 鷄公	鷄㚒(下过蛋的),鷄項[$_{c}$kai^{c}hoŋ](未下蛋的)	鷄崽[$_{c}$kai^{c}tsai]	翼[jɪk$_{2}$]	千秋[$_{c}$ts'in$_{c}$ts'au]	螢火虫[$_{ς}$jɪŋ^{c}fo$_{ς}$ts'uŋ]	映画戏[^{c}jɪŋ ^{c}wa hei$^{\flat}$],电影[tin^{2} ^{c}jɪŋ]
13. 鷄公	鷄㚒	鷄崽	翼	千秋	文火仔[$_{ς}$mɐn $_{ς}$fo tsai]	电影
14. 鷄角	鷄母	鷄仔[$_{c}$kie^{c}kiaŋ]	□[si?$_{2}$]	秋千[$_{c}$ts'iu $_{c}$lieŋ(ts'—)]	兰尾星	影戏[^{c}ouŋ xie$^{\flat}$],电影[tieŋ^{2}^{c}(ŋ)iŋ]
15. 鷄角	鷄母(下过蛋的),鷄賴[$_{ς}$lua](未下过蛋的)	鷄仔	翼	千秋	火螢	映戏
16. 鷄安[$_{c}$koi$_{c}$aŋ],槍鷄[$_{c}$tɕ'iẽ$_{c}$koi]	鷄母[$_{c}$koi ^{c}bo](下过蛋的),鷄媛[$_{c}$koi nua$^{\flat}$](未下过蛋的)	鷄仔[$_{c}$koi ^{c}kiã]	□[sik$_{2}$]	秋千[$_{c}$ts'iu $_{c}$ts'ieŋ]	火夜姑[^{c}xue $_{c}$me $_{c}$kou]	电戏[^{ς}tieŋ hi$^{\flat}$]

14	15	16	17	18	19	20
1. 欠	跨	蹲[ᶜtun]白	稠(粥～)	他	他們	他的
2. 欠,該	跨	蹲[ᶜtun]	稠	他	他們	他的
3. 欠	跨	□□ [ᶜkouᶜtɕiou]	稠	他	他們	他的
4. 臧[ᶜtsaŋ]①	趺[ˌtɕʻia]	□到[kʻuˀ•to]②	粘[ɳiɛnˀ](黏?)	他	他們	他□[ᶜtʻa•ŋi]
5. 該	趺[ˌtɕʻia]	□到[ˌkʻuᶜtau]	粘[iEnˀ]	他	他們	他的
6. 差,該,欠	跨	蹲[ᶜtən]	稠[ᶜtsʻɤɯ]	他	他們	他的
7. 欠,該	跨,豁[huɒ?]	蹲[ᶜten], □[ˌbu]	粘[ˌnɪ],(黏), 厚[ɦøyˀ]	俚,俚耐	俚篤	俚□[ᶜligəʔ₂]
8. 欠	□□[bieˀ(調1) koˀ]	□[ᶜtɕiau]	坚[ᶜtɕi](粘?)	其	其里	其□[ˌgi ˌgei]
9. 欠,該	□[ˌka]	□[ˌku]③	粘[nienˀ]	他	他們	他的
10. 該	□[kʻaˀ]	蹲[ᶜtun]	結[tɕitɔ]	佢	佢們	佢个[ˌtɕʻie koˀ]
11. 爭①	□[kʻiamˀ]	蹲	□[ˌneu]	佢 [ˌki]	佢兜	佢个[ˌkiᶜkai(一ke),ˌka, ˌkie]
12. 差,珍[ᶜtsan] 欠[himˀ	□[lamˀ]	踩[ᶜmau]	□[kitɔ]	佢 [ˢkʻœy]	佢地	佢嘅
13. 欠	踏[namˀ]	□[ᶜpɐu]	□[kɐtɔ]	其 [kʻeiˀ]	□ [kiɛkɔ]	其个[keiˀkoˀ], kiɛkɔ(亲屬称呼前)
14. 欠[ᶜkʻie]	□[ᵖʻuaʔ₂]	□[ᶜtsʻuɒŋ]	□[kvʔ₂]	伊	伊各人	伊其 [ᶜi ˌki]
15. 欠	伐[huaʔ₂]	□[ˌkʻu]	□[kapɔ]	伊	伊□ [ᶜin]	伊厄[ᶜi ˌe]
16. □[tsuaʔɔ]	伐[huaʔ₂]	□[ˌkʻu]	□[kɯkɔ]	伊④	伊人[ᶜin, ᶜi•naŋ]	伊□[ᶜi •kai]

① 河南新乡ᶜtaŋ ② 河南汲县:庫墜kʻuˀ•tui ③ 洛阳ˌkuʦɿ ④ 关于东南各方言人称代詞,参看以上各章节:五44,50,六56,七19,八41,九42—44,十33,十一30。

三　方言語法

18. 近年来汉語語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和收获，可是关于整个科学体系和有些重大問題，还沒有得到一致公認的結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观点上和方法上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偏向和缺点。馬氏文通(1898)出版以来，欧洲語言的語法体系几乎变成了汉語語法学家的桎梏，有些人往往自覚地或不自覚地搬弄欧洲語言的語法体系和語法規則来套在汉語語法的头上。这样張冠李戴，削足适履，当然是行不通的。还有些人打算首先建立語法的一般理論，然后順利地解决汉語語法的具体問題。所謂一般的語法理論，应該是一切具体語言的語法規則的概括，可惜語言科学还沒有發展到这个阶段。有些人甚至憑借主观臆造的抽象理論来企圖闡釋汉語語法現象，这种企圖不消說是要落空的。这两种治学态度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現，值得我們吸取經驗教訓。

1949 年解放以来，在党的語文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全国規模地展开了汉語方言調查和少数民族語言調查，累积了丰富的語言材料。有些人認为汉藏語系的比較研究成熟之后，才能巩固地建立汉語語法的科学体系。这个想法比上述二种要切近实际一些，可是汉語語法体系的建立也决不能等待汉藏語系比較研究的成熟。最現实最直接的輔助应当是汉語自己的方言語法。汉語各方言在語法細节上經常显示一些特点，可以帮助闡釋民族共同語的有关語法現象。我們的工作程序应該由近及远，不应該一味地舍近圖远。

19. 詞序或語序是分析汉語語法的重要依据，主謂結构是句子的基本形式，动宾結构是謂語的主要类型。可是方言口語里詞序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說不过他"，方言里有不同的說法：話伊勿过(吳)，話不佢贏(贛)。又如"吃了飯沒有？"上海話是"阿曾吃过飯勒？"或"飯阿曾吃过勒？"其实北京口語也有"說他不过"和"飯吃了沒有？"，只是沒有"說不他过(或贏)"。可見动詞和宾語的次序在各方言并不完全相同。要是机械地强調詞序，这类句式就很难得到一致的理解了。

20. 以上各章介紹个别方言的語法特点时，由于材料的零星和局限(沒有通过有計划的調查)，处理手續不很一致。同样的語言材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例如人称代詞，在第五章吳方言放在詞彙部分处理，同时又放在語法部分处理，可是在以后各章只放在語法部分处理，因为吳語有 31 个調查点的材料，而其他方言只根据一二調查点的材料。語法分析不能离开詞义的正确理解。比如"贏"的意思是"胜过"，我們可以說"贏不了他"，"比不过他"，可是"贏不过他"就不大像話。方言語法的調查研究应該能够帮助建立現代汉語語法的体系，可是后者沒有完整地建立以前，方言語法的調查研究就有更多的困难。以上各章处理方言語法特点时，大体上分成詞法和句法两部分，詞法包括构詞法和詞类，句法包括詞組和句式。

构詞法和构形法是两个不同性質的語法范疇。例如"叫名兒"，"应景兒"，"凑趣兒"……这个"兒"尾屬于构詞性質；"慢慢兒(地)走"，"好好兒(地)說"，"高高兒(地)举起来"……这个"兒(地)"尾是状語的构形形素。可是汉語語法并不具有印欧語的"狹义的形态"，所以目前把构詞法和构形法分别处理，从理論上說是正确的，可是在实际运用中会增加些麻煩。所以构詞法和构形法目前不妨在描写各个詞类时从形式、語序和用度上着眼分别叙述，在統一的系統里安排具体項目。

21. 語法結构是語言最稳固的本質部分，所以汉語方言間的語法結构可以說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别仅表現在細节上。由于語法的强大的稳固性，方言区的人民在学習普通話的过程中，掌握了語音和詞彙以后，还可能保持一些方言語法的習慣。例如普通話含有双宾語的句式，直接宾語(指物)在后而間接宾語(指人)在前：給我点兒錢。东南各方言的語序大都相反。一个吳語区的人，在北京住了許多年，当然不会再說"撥一眼銅鈿我"，可是稍不經心，还会說出"給点兒錢我。"所以普通話的教学决不能忽視方言語法的特点。

22. 表示領屬关系的"的"(我"的"書)，北方話大体相同，只是發音上略有差别：tə, ti, 或輕或重；东南各方言却自成一群，大都是舌根音声母构成的一个音节：苏州 gɵʔ₂，溫州 ˩gei，南昌 koˀ，梅县 ˂kai，广州 kɛˀ，阳江 koˀ，福州 ˩ki(連讀 ˩i 或 ˩ŋi)，潮州 ˂kai，厦門 ˩e，一般都讀輕音，只有粵語照例重讀。

23. 动詞的"体"，表示完成的"了"(吃"了"飯)和表示持續的"着"(看"着"書)，南北的差别就不是很整齐的，讀音或輕或重也值得注意。(照例讀輕声的不标調)

了：西安 ˂liau，成都 lo，揚州 laʔ˩，苏州 tsɿ，溫州 ˂ba，長沙 taˀ，南昌 ˂liɛu，梅县 ˂kʻoi，广州 ˂tsɔ，阳江 ˂tou，福州 ˂nau，潮州 ˂liau，厦門 lu。

着：济南 tʂɿ，西安 ˂tʂa，成都、汉口 ˂tau，揚州 tsaʔ˩，˩tɔ，梅县 ˂ten，广州"紧"˂kan、"开"˂hɔi，阳江 ˂kan，福 luɔʔ₂，厦 ˂lə。苏州"看着書"要說成"勒浪看書"[lɒʔ(或 ləʔ)lɒŋ kʻøˀ ˂sɥ]。

各方言也和北京口語一样，动作(或状态)的完成或持續还可以采用所謂詞彙手段来表达：已經吃过飯，吃完飯；正在看書，还沒看完。

24. "給"这个动詞一般要求双宾語：我給他一本書。与"給"平行的方言同义詞有：把(武汉、長沙、南昌)，撥 pɵʔ˩(苏)，haˀ(溫)，分 ˂puŋ(厦、潮、梅)，畀 ˂pei(广、阳)，kʻœyˀ(福)。各方言往往采用同一个詞来表示被动关系，但是長沙用 ˩lau。普通話表示被动关系除"給"以外还有"被、叫、讓"三个同义詞，这些在方言里都能找到。处置式句子各方言所采用的詞稍有不同：把，拿(拏)，将；閩、粵、客方言都用"将"。这些助动詞的發展有人作过專題研究。

25. 并列連詞，北京口語有"跟，同，和"(˩xɣ 或 xanˀ)三个，北方通用。比較苏州"搭" taʔ˩，溫州 kʻuoˀ，广州"同埋" ˩tʻʊŋ ˩mai，阳江 tɐŋ²，梅县 ˩tʻen，福州"共" køyŋ²，潮州"共" kaŋ²，"及" kaʔ˩，厦門"及" kapˍ₂。

26. 五四以来，由于翻譯文学的發达，汉語在句法上多少受了欧洲語言的影响。这方面还少有人作專題研究。一个語言的語法受外来影响，不是不可能的。两个語言或方言，由于双方人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和交往頻繁，一个人口較多而占优势的語言或方言在語法上也会影响一个人口較少的語言或方言。我們遇到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溫州話(代表浙南吳語)表示形容詞程度的加强，有两种格式：在形容詞后面附加"显"，或者形容詞重迭并在中間插入"显"。这一特点也同样出現在浙南平阳閩語里，浙南閩語屬于閩南方言系統，可是厦門、潮州話里沒有相同的或类似的現象。操閩語的人在浙南占少数，他們的話受周圍吳語影响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当地的生活环境里，操閩語的人更需要学習吳語，而操吳語的人并不怎么需要学習閩語。所以我們推測在这一語法特点上，浙南閩語是受了邻近吳語的影响(参看第十章 39、49 节)。例如：

溫州話　　：浙南平阳閩語：普通話

大显 du²ᶜɕi　　：tua² ᶜxian：很大

高显 ₍kɤ ᶜɕi　　：₍kũɔ̃ ᶜxian：很高

用力显 io² li₂ ᶜɕi　　：落力显 lo?₂lɐ?₂ ᶜxian；卖力

多显多 ₍tuᶜɕi ₍tu　　：₍ke ᶜxian ₍ke：很多

甜显甜 ₌di ᶜɕi ₌di　　：₌tĩ ᶜxian ₌tĩ：很甜

灵显灵 ₌liŋ ᶜɕi ₌liŋ　　：₌lieŋ ᶜxian ：聪明，伶俐

靜显靜 ʤiŋ² ᶜɕi ʤiŋ²　　：tɕieŋ² ᶜxian tɕieŋ²：靜悄悄

可是溫州話遇到双音形容詞时習慣于只在后面加“显”，不怎么应用重迭式，而浙南閩語却照样应用重迭式，这似乎說明这一語法特点在浙南閩語里进一步地發展了，应用的領域扩大了。例如：

（溫）斯文显 ₍si ᶜmai ᶜɕi：（閩）斯文显斯文 ₍sɿ ₌buen ᶜxian ₍sɿ ₌buen。

（溫）神气显 ₌zaŋ tsʻɿ² ᶜɕi：（閩）神气显神气 ₌sien kʻi² ᶜxian ₌sien kʻi²。

27. 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帮助建立現代汉語描写語法的科学体系。二者相輔相成，可以互相啓發和补充。我們在討論方言詞彙时，提出方言詞彙可以丰富普通話的詞彙；关于方言語法，却不能采用同样的提法。这是不是說，方言語法絕不容許侵犯普通話呢？我們反对在文学作品里濫用方言土語，可是如果以为方言和标准語間存在着河水不犯井水的疆界，那就是机械地理解民族共同語的發展了。方言逐漸被消磨，最終必然消融在統一的民族語言里，这是个長期的过程。这时期方言区会涌現出許多詩人和作家。他們在創作中（包括口头創作）会不知不覚地带来一些优美細致的方言語法特点，从这些丰富多采的創作里产生偉大的不朽的作品，自然会得到全国人民热烈的欢迎。标准語可以接受欧洲語法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完全拒絕自己方言語法的影响。方言語法滲入标准語，正是表現方言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文艺創作的空前高漲。我們不能在标准語和地方方言之間划一条鴻沟或者筑一道万里長城，二者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一个特殊类型，可以說是毛澤东主席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公式之一。方言分歧复杂使我們感到斗爭任务的艰巨，但不再使我們感到煩惱，因为这里面蘊藏着无限丰富的語言科学的資源，等待着我們去勘探、开采和熔煉。

統一書号：　9060・398
定　　价：　(9)2.50元